张宪文 主编

8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⑧日军官兵日记

王卫星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⑧ 日军官兵日记

王卫星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72册/张宪文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5

ISBN 978-7-214-12792-1

Ⅰ.①南… Ⅱ.①张… Ⅲ.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Ⅳ.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4753号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册)**

主　　编　张宪文
责任编辑　何民胜　王保顶　等
封面设计　陈　娶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 304毫米　1/32
印　　张　1 308.25　插页288
字　　数　37 678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2792-1
定　　价　8000.00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　　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何秉孟

委　　员：蔡文兰　孙　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　正　杨　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王　正　杨　群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张海鹏

委　　员：王桧林　王效贤　关　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鹍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誉顾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朱步楼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李恩涵　张海鹏　杨永建

周世康　荣维木　徐康英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谭汝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卫星　张　生

张连红　杨夏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陈沈张　陈宝珠　张建宁　李继锋

杨　斌　松冈环　林伯耀　孟国祥　经盛鸿

姜良芹　胡菊蓉　郭必强　高晓星　曹必宏

翻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奕红　文俊雄　叶　琳　吕　斌

刘玉飞　朱圆圆　汪　平　汪丽影　沈　琳
陈　娟　李　斌　李茉莉　谷肖梅　沈　岚
吴立新　何慈毅　罗　锋　罗文文　罗萃萃
杨夏鸣　郑寿康　赵仲明　奚欣华　袁静文
郭整风　崔　巍　蒋　耘　雷国山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张　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　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　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赵仲明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奕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沈　琳　南京大学讲师
陈　娟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雷国山　南京大学讲师
吕　斌　南京大学讲师
李　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立新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郭整风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罗　锋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胡菊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曹必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郭必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杨　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蒋　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陈宝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文俊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沈　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王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崔　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李继锋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张建宁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罗萃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孟国祥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谷肖梅　东南大学副教授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袁静文　中国医科大学副教授
刘玉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奚欣华　安徽大学副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和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

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水溺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等。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的官兵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老妇、未成年的幼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进行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全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48 412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法律，对日军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败国，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

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而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甚至不断地散布歪曲战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们甚至全面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殁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首相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要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

义，因而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去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 年 11 月，在美国的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满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不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和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的错觉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的、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试图改变军事自卫队的性质，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日本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事

件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人民行动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如此浩大的史料将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

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的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记录、审问武藤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 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

文更为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广大的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市档案馆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编纂完成。该史料集是一项较大型的

学术工程，从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到出版，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支持。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社会各方面及市民、海外学者朋友，以及编委会成员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十分敬佩和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史料集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辛勤的工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册说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许多日本官兵被派往中国。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作为加害方的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因此，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亲历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一些日军官兵利用战斗的间隙，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纪录下来。战后，少数日军官兵的日记被公布于众，而更多的日记则仍埋没于民间。近些年来，在日本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些原日军官兵的日记终于被陆续发现并在日本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原日军官兵，出于良知和正义感，将自己多年保存的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日记公之于众，以警示后人。

2003年，编者专程前往日本，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在日本学者的大力帮助下，编者收集到了数十位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原日军官兵的日记。在这些日军官兵的日记中，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

战后，部分日记的作者对自己的日记进行了整理，绝大多数人在整理时只是在原日记上添加了注释，并没有改动日记的内容。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日记出自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册《日军官兵日记》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八册。所收录的日记按照参与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战斗序列排序。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为了忠实于原文，所有的日记均未做修改，以保持日记的原貌。对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则采取省略的方式处理，并注明“略”、“前略”、“中略”、“后略”等字样。对日记中明显的错误，如人名、地名等在翻译时

予以了订正;对一些原意不清的内容,则保持原文,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

在本册的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笠原十九司先生等日本学者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虽经编者多方努力,但仍无法与少数日记作者一一取得联系。因此,在本册出版之际,望相关日记作者与编者联系,以便支付相应稿酬。

语言的翻译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字斟句酌,永无止境。在翻译过程中,尽管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但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另外,对日记中一些日军的军事术语,编者虽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注释,但难免也存在差错,希望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王卫星

2005 年 5 月

目　　录

本册说明 …… 1

一、军部、华中派遣军 …… 1

1. 畑俊六日记(节录) …… 1
2. 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 …… 6
3. 附:石射猪太郎日记 …… 16

二、华中方面军司令部 …… 20

1. 松井石根阵中日记 …… 20
2. 附:松井石根“支那事变日志拔萃” …… 190

三、上海派遣军 …… 200

1. 饭沼守日记 …… 200
2. 上村利道阵中日记 …… 243
3. 中岛今朝吾日记 …… 272
4. 佐佐木到一日记 …… 306

5. 木佐木久日记 …… 323
6. 增田六助日记 …… 355
7. 增田六助手记 …… 362
8. 上羽武一郎阵中日记 …… 365
9. 东史郎日记 …… 392
10. 北山与日记 …… 474
11. 牧原信夫日记 …… 528
12. 林正明日记 …… 625
13. 小原孝太郎日记 …… 632
14. 高岛市良日记 …… 688

一、军部、华中派遣军

1. 畑俊六日记(节录)

编者注:畑俊六,陆军大将,1926年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1927年起任陆军教育总监,1938年2月14日,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1938年)1月29日

从今天起直到2月6日,将出差去北海道和弘前地区,视察第七师团和第八师团的教育情况。

随着支那战役告一段落,支那派遣军的军纪风纪日渐败坏,好像发生了不少抢劫、强奸之类部队最忌讳的行为。在这种状况下,将征召的预备役兵撤回国,派现役士兵替换他们。另外,上海方面的松井大将应该由现役军官替换,军司令官、师团长也有必要分批由现役军官替换。我将该意见呈报给大臣,并且在出差前去面见大臣。我建议说,西尾、梅津两位中将可以胜任南北两军①司令官。没想到,当我于2月5日傍晚抵达青森时,总部来了特使并带来文件。从文件得悉,次官和军务局长推荐我接任松井,并让西尾接替我。接到这个内部通知,我着实有些慌了神。不管怎样,我先回东京,于是,2月6日,我又赶回

① 即日军华北派遣军和华中派遣军。

上野。刚回到上野即接到大臣马上要面见我的通知，于是立即去官邸面见大臣，大臣又对我提出上述要求。上海方面，方面军和两军[1]司令部的协调，总之是很不愉快的，但在目前情况下，用现役军官来替换他们是妥当的。

2月7日

无论是哪位(教育)总监，二二六事件以来每隔半年就替换，更迭极为频繁。这次与自己相关，还不能太任性，没办法，只能决心服从这个命令。今天上午11时，我又去拜见了大臣，回复说我接受命令，当时也没别人在场。

2月8日

今天上午10时，大臣有命让我去一趟，于是我又去拜见了大臣。大臣说，原先考虑到不久北方要进行战役，此时，南方部队进行整改不太适宜。但是，华中方面的三个司令部各打自己的算盘，任意行事。松井最初还说不需要如此多的军队，而近来却提出，相对于作战来说，自己来的目的主要是处理战斗以后的事情，并且说与其在华中建立比华北更大的政权，不如南主北从。而柳川司令部则从未考虑过政权问题，认为在南方只留三个师团就够了，其他部队全部调遣到北方去。殿下的司令部的意见是继续作战。这三个司令部就这样各持己见，很难对他们进行统一指挥。因此，现在参谋本部的意见是，兵力问题暂不考虑，当务之急是尽早地替换司令部。因此，决定让我尽快出发。我说，我很理解这个情况，但这毕竟不是替换少尉或中尉，不能操之过急。

(中略)

2月14日

今天上午11时，对昭和12年[2]度的教育状况进行上奏。接着，于

---

① 即华中方面军所属的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

② 即1937年。

11时50分举行了任命我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亲补仪式(华中是陛下提议的)。

2月16日

今天上午11时去拜谒陛下,陛下赐予我充满关爱的话语。真是诚惶诚恐。对于陛下厚爱,我回答如下:

"得到陛下如此关爱,令在下惶恐不安。必将不负陛下厚望,尽心尽力奉行谕旨。"

陛下接着问:"你将作何打算呢?"

对此,我是这样回答的:

"为完成本军之新使命,在下将兢兢业业,决不蛮干。并且竭力避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最终完成大任。另外,对所属部队明令军纪,准备新战役的训练也将与两个指导方针相一致。"

陛下听完我的回答,一个劲儿点头赞许。接着又问:"你将怎样对待华中政权呢?"

于是我回答说:"在下将努力且因地制宜进行指导。"

陛下又问:"是否有将那儿建成第二个满洲国的意图呢?"

我回答道:"在下没有。"

于是陛下大声说道:"很好。"

拜谒就这样结束了。

(中略)

2月18日

今天早上6时30分,我乘飞机上路赴任。来为我送行的有,从上海来东京接我的池谷少佐,偕同的参谋名越少佐、安藤中将及其下属总监部的干部,陆军省的今村、木村两位少将等。昨天下了雨夹雪,今天虽然放晴了,可西北风还是很大。飞机摇晃得很厉害,我有些不知所措。不过,飞行一个多小时后,在福冈稍稍休息了15分钟。又飞了不到两个半小时,便抵达吴淞机场了。乘车去了临时住宿处花园饭店。沿途依旧是

战斗刚结束的情景，一片废墟。能见到的人只是军人和少许租界里的日本人。复兴前景颇为渺茫。

2月19日

上午9时，我来到司令部所在地，受到接待并拜谒了殿下[①]。殿下是昨天下午6时来上海的，因为我未接他而一脸不快。他问副参谋长武藤大佐：这儿是上海派遣军的战场，又是来接任派遣军的，应该有人来迎接我。为何无人来接呢？大佐辩解道：因为昨天下午4时30分左右才抵达上海，没接到通知，而且尚未到司令部去，因此没有去迎接。于是殿下表示理解（其实司令部人员去迎接了）。就这样，拜谒殿下，向殿下报到，做亲补到任致词，祝贺殿下取得辉煌战功。同时我致歉说：因昨天下午4时30分才抵达上海，今天是第一次进司令部，所以未能亲自去迎接殿下，请求殿下谅解。

11时30分，接到原军司令官松井移交的文件。看上去他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原来的事业。他向大臣用信件方式送去交接文书，表示为了整顿军队，用现役军官替换军司令官是正确的。他还向次长说了视察时的想法。这些都表明他一直不甘心。

2月21日

今天下午2时，松井大将、塚田[②]少将以及其他两三名原幕僚乘“瑞穗丸”号凯旋回国。

2月20日

今天下午3时，柳川第十军司令官乘“东京丸”号凯旋回国，我去送别。

2月23日

今天下午3时，朝香宫殿下乘“吉野丸”号凯旋回国，我去送行。他

---

① 指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因系皇族，故称其为殿下。

② 塚田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陆军少将。

赐予我关切的话语,要我注意身体。今天起我进驻松井大将居住过的官邸。刚到任时,我暂时住在饭店里,现在乍一住进这个地方还感觉有些不习惯。由于松井大将不甘心,殿下似乎也想继续干一阵子。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到任都没有好脸色。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4 年 12 月 8 日。]
(罗萃萃 译)

2. 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

编者注：冈村宁次，陆军大将。时任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后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这是他撰写的战地感想录，并于战后进行了整理和摘要。由于这是按日记的形式记录的感想，因此按日记类收录于此。

关于日期后面的英文字母的意义，作者本人所做分类如下：

A 战场上的军纪风纪

B 统帅(已烧毁)

C 统制

D 生死观

E 个人见解、他人评价

F 日支关系

G 关于共产党

1938 年 7 月 13 日　(上海)　A

到达中支那[1]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后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据最近在湖口附近捕获的中国军官供称：被日军抓住也是死，退却也会被督战队枪毙，因此惟有拼死顽抗了。

上海也有相当数量的俘虏被用来做苦力，待遇也好不到哪里。

我制定了倒蒋爱民的口号(原注：中国军队主力乃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他地方军的战斗力则大为逊色。故务必以消灭蒋之嫡系部队为主要目标，其次就是爱民。这是我制定的口号。)，不从者诛，而无辜良民则应

---

① 当时日本所称的中支那，指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仁慈相待。我想，方针虽定，但如何统率上述已沾染恶习的下属官兵，恐怕是今后的难题。此方针务必推行，不得有误。

7月18日 （潜山） A

第六师团长稻叶中将是一位公正直率之士。他在反省自己师团精神上的缺陷时指出："由于过分强调战斗至上主义，纵然骁勇无与伦比，难免轻视了掠夺、强奸等有损武德之行为；虽内部团结一致，但排他意识强烈，缺乏对待配属部队与自己部队一视同仁的态度。"等等。

8月6日 （九江） A

我国政府屡次声明尊重外国人权益，也传达到军队。然而仍有官兵不贯彻执行。九江也有人公然进驻英国人私宅。还有的联队企图进入美国人的房子住宿，经宪兵阻止才作罢。今日英、美等国舰长经我获准得以在九江上岸，不知他们是否能够满意我们对维护他们的公私两方面的权益所做出的努力。假如没有宪兵监督，还不知因鲁莽行为而出现什么后果。此例可作为我8月3号记载的"缺乏对外观念"的一个证据。

8月3日 （九江） A

迄今为止我所观察到的日本军官兵在精神上的缺陷大致归纳如下：

(A) 违反神武精神，进行掠夺、强奸的仍然不绝其人；

(B) 不理解本次事变性质，对待俘虏、良民怀有敌意，缺乏爱心。此类下级官兵不在少数，致使我所制定的爱民方针毫无成果；

(C) 缺乏爱护公物观念，武器、器材的缺损、丢弃现象严重；便携式行军帐篷半年就坏，无法使用；防毒面具因被当作枕头，很快便失去其功能；

(D) 不愿露营，贪图室内生活。

从(A)(B) 两项可以反映出我国国民依然是岛国根性，缺少国际观念和对外思想，还没有形成在大陆发展的根基。那些在满洲、北支那的不良国人所表现出的无谓的优越感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C)项反映

了国人公德低劣这向来具有的通病。

（1945年11月21日追记：今后，被困在岛国的日本人，其岛国根性恐怕日益严重。）

8月18日 （九江） A

今日吉本参谋长去对岸巡视时发现：小池口附近的台湾混成旅团（波田支队）原田大队风纪紊乱，掠夺、强奸频频发生。更有甚者，有人趁附近村庄村长集中之时，剥夺他们的服装，并占为己有，还实施强奸。甚至还有人将正在参加机场建设的村长之妻女轮奸。村长大怒，致使机场建设受挫。还有人贪污飞机场苦力工薪，还有驻九江士兵私自过江施暴。我倒蒋爱民标语四处张贴，却不见成效。

于是，我和参谋长商量后，决定将九江宪兵全部派往对岸，悉数逮捕案犯，交军法会议审判。同时，将九江特务机关主力派往对岸恢复安抚建设工作。

8月23日

五十岚宪兵队长来说：他调查了小池口发生的上等兵以下三人的轮奸事件，女孩并无太大的反抗，且不打算起诉。因只有提出控告，强奸罪名才能成立，否则不能立案，所以打算按不予起诉处理，军法务部长也是这个意见。

对此，我口头勉励他说："我也知道强奸罪必须有控告方。然而这是平时发生于国内的处理办法，战时则要三思而后行。说到底，我们军人必须坚持神武精神，而神武精神是战场上军人行为的基本准则，比法律更重要。再说，被害者担心日后报复，且置身于刀枪之下，只得违心放弃控告。宪兵应该洞察被害者心情，说服她们控告才对。所以犯人必须严肃处理。"对此吉本参谋长表示同意。自南京战役以来，我皇军就是这样一步步丧失我爱民之武德，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名曰圣战，如果丧失神武精神，圣战又从何谈起？从宪兵到法官早已忘却整体意义上的神武精神。

（追记：1940年2月，我回到国内，对阿南陆军次官提及申诉立案强

奸罪问题，建议改成战地强奸罪（无论有无申诉）。阿南次官不愧为正义之士，立刻表示同意并答应着手修改。其后我赴北支那就任时，看到了陆军刑法修正条例，确有战地强奸罪在内。其间历时竟两年，人们对此事如此漠不关心，令人愕然。）

今日，与我宿舍相邻的山坡上，有第九师团部队驻扎露营，与之前驻扎在此的波田支队相比全然不同。北陆兵与南九州兵相异如此之大令我惊奇。后者以骁勇善战闻名，然而在驻扎地却军纪败坏，掠夺、强奸大有人在。背囊弃于镇江不带来，帐篷成了背包的代用品，破损严重，无法遮风避雨。防蚊帽破破烂烂，有人早已将它扔掉。他们要求住宿于民家，未获批准，只得露宿。

然而，前者虽说出征日数超过后者，军风却与平日相差无几，井然有序。帐篷修补得整整齐齐，露宿时营地肃静规范。出发时的行军也是有条不紊，等等。总之两者天壤之别。这一方面与指挥官的措施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南九州和北陆民情的差距之大。

从战场心理看，有些干部认为性命都朝不保夕了，于是松懈军纪管理，统帅不严。因提倡战斗至上主义，故即使犯罪，只要立有战功，就不予追究。如今这种陋习盛行，却仍能保持军纪严明的军队尤显宝贵。

8月30日　A

第六师团之勇猛威震敌军上下。官兵态度端正，礼仪规范，无疑是我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然而犯强奸罪者之多却令人头疼。稻叶师团长和牛岛旅团长也为杜绝此事煞费苦心。之所以久禁不止，据说是因为士兵们躲过干部视线，私自到附近村庄找女人。更有人采取恶劣犯罪手段，先纵火，然后趁乱物色妇女。

该师团已有从军慰安妇三十余名。关于慰安妇从军之事，这也是日俄战争时代没有的现象。第一次上海事变①之际，我任军副参谋长。（陆军）仿效海军做法，设立了慰安妇制度（战时公然这样做恐怕这是首次），

---

① 1932年一·二八事变。

之后强奸罪灭迹。众人还为此高兴过一阵。而今这支军队虽有从军慰安妇，强奸罪却未减少。慰安妇不仅第六师团有，其他兵团普遍都有。

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在满洲听东北老人说，义和团事件时，欧美等联合军队极尽烧杀抢掠之事，惟独日本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让人敬佩不已。然而这次战争，日本官兵行为与从前判若两人。

9月22日　A

宪兵报告中有一段与蚌埠中国妇女(40岁)的对话记录。说是中国士兵虽然抢劫但不强奸，日本士兵虽然不抢劫但强奸。问她哪个更好一些，她说惟有天主教神父可以依赖。看来日中两国民众的合作前途遥遥无期，破坏安抚工作的正是这些不良士兵。

9月26日　A

根据宪兵的报告，判刑类别中最多的是殴打长官和强奸两种。而且犯人年龄为33岁的人居多。该年龄段的人理应都是服过兵役的人，由此可推定他们现役时代军队教育有问题。不过既然他们复员已久，社会责任亦不可推诿。更何况许多人是从社会上直接征召入伍的，与其追究军部罪责，我认为更应该从国民罪责的角度进行反省。

更有甚者，屡屡有人将那些残酷行为拍照寄回家乡，实在是疯狂之极，只能说是对神武精神的亵渎。最近来前线的中村军务局长说，最近国内邮局根据邮件法没收的这类照片已达数百张之多。喜欢炫耀他人不知之事，也是国民根性之一，是好奇心的一种。与此相同的还有喜欢批评别人，喜欢传播流言蜚语。

应该消除错误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彻底改善现行的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

9月28日　A

收到通告一份，说是现在散布在战场上未回收的邮件袋总数达40万个，且生产新品十分困难，致使野战邮递发生困难。大家都说邮件是战场上最大的慰藉，然而战地各部队的善后工作却是如此不注意。

缺乏公德意识之国民性在此也可窥一斑了。

10月2日 A

观察并总结官兵的言行，就日俄战争、义和团事变以来的精神衰退，将个人见解归纳如下。

不过，考虑到绝大部分官兵是非现役军人，且应征入伍后即奔赴战场，所以此事与其追究军方罪责，不如更应该判定这是整个国民的罪责。事实上被判刑的多是应征入伍的退役兵。

(1) 服从长官意识下降；

(犯罪统计、言谈态度、敬礼等)

(2) 性道德观念卑劣；

(强奸、随军慰安妇)

(3) 原本缺乏公德意识，近来愈发加剧；

(无论多么贵重的武器，只要有一点缺损，立刻遗弃，不送往修理部门；流行偷盗其他部队马匹；慰问用军需品半路丢失。)

(4) 干部中多有贪污、受贿者；

(5) 出现借口处理困难而杀戮俘虏的恶习。

我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比如，滥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等等，但主要原因是国民公德意识低下在战场上的反映。

自明治维新以来，我国几十年来一直名列一等国家之列，这无疑得益于我们引进了欧美文化。但是，由于发展步伐太快，有些有害的外来思想中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部分，也被囫囵吞枣地引进了。而我们传统精神反而被束之高阁，这不能不让人痛心。我们的祖先对待外来文化无一不是加以细嚼慢咽，待消化之后，才将其融合进我们传统精神的。对比起来我们远不如古人。

例如，我们还没有理解政治道德、选举道德的真谛，就制定了形式上的选举，过快地推行普选，难免使选举有商品化之嫌。

我们无视性道德，一味讴歌恋爱自由。在对国家、家庭的道德方面，日本人的确称得上世界第一。然而在社会道德、社会训练方面，日本人却十分落后。在有社会管理、有社会秩序、有社会组织的国度呼吁民主

还可以理解。但在一无所有的国度里，徒然强调形式上民主的人决不是真正的学者、有识之士。

（1945年11月24日追记：这一点在战后今天的日本，我感觉仍然适用。）

我们这些倡导传统精神的人，并不只强调岛国日本的优越性，还要反省一般日本国民的缺陷，在八纮一宇的大前提下，重视关爱其他民族，并以此教育我们的后代。

现在的倾向是，不顾我国传统精神、传统习惯、家族制度、米饭传统、人口过剩等特殊性，只想进口外国学问，并以此为据，将政治、经济、文化来一个世界性的涂改。

虽然如此，幸而在战场上，我们在对国家、家庭、家乡、战友等的表现与战前相差无几。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应该重新分析这些外来思想和传统精神，改善国民教育，确立社会教育，让国民在自律自戒、国民道义方面有一个飞跃性发展。

10月10日 （第十一军司令部） A

星子兵站司令友清大佐报告说，兵站附近的村长联名请愿，说是只要我们停止杀戮、强奸、放火、抢牛这四件事，其他要求都能同意。实在可怜可叹。

我立刻派宪兵赴当地调查获悉，至今已有强奸案二十余起，犯人都没有绳之以法。宪兵碰巧抓了一个强奸现行犯，结果他所属的部队长前来求情说，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请求宽大处理，并予以释放。看来，管理不严的干部大有人在，尤其是后方部队和老兵部队。

（1945年11月24日追记：当时如此猖狂的强奸、掠夺现象，究其原因，应该是占领南京后暴行的余波。由于我严厉取缔，第二年后渐渐减少。再过两三年，无论南方北方，全军在这个问题上面貌一新，此类案件很少发生了。一方面可说是军纪整顿取得成效，更主要的是因为下级官兵素质提高了，或者说是老兵没有了，军队全部换成了现役的、年轻的补充兵员。也就是说，前者都是我前面提及的那些个人主义全盛时代的□□□□□□□满洲事变爆发以来□□□□□风靡全国的时代长大的

一代人。

然而事物总是利弊相伴的。另一方面，以满洲事变为转机，军国主义开始盛行，民主和平思想受到压制，这也是事实。在战后的今天，由于联合国军队过分地干涉和指导，现在国内又开始消灭军国主义，盛行民主主义，连共产党都公然横行起来。这种风潮一方面有其必然性，但是考虑到前述战时表现，看国民道义变迁——日清①、日俄、义和团事变时期国民道义最好，支那事变②时最差。其后两三年稍好——我们应当反省，政府和国民都要密切关注急剧变化时期的副产物。）

11月4日(武昌第十一军司令部) A

根据我至今为止的观察发现，三十五六岁以上的老兵战斗意志并不很强，而二十七八岁以下的现役兵、补充兵都很勇敢。我认为其原因如下：

前者：

其成长时期正值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盛行，朝野上下充斥国际主义思潮。没有人关心大陆开发这类事。他们成长于这种时代，结婚生子，内心容易受家庭牵挂。

后者：

从国体明征运动③到满洲事变，日本精神已经恢复。后者成长于这种时代。他们尚无妻室，或虽有一两个孩子，但斗志昂扬。

有违法行为的人，多数是三十四五岁的人，上述理由也是佐证。

一两天前，武昌某兵站汽车中队的士兵，翻墙进入一家封了门的外国人家，搬走了里面的家具。对其中队长进行调查时，说是进城前进行过多次教育。然而，仍不能免除其疏于督导之罪。该事件显示，必须加强国民对外国的认识。

---

① 指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

② 即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

③ 日本于1935年前后开始的，以军部为主，明确天皇绝对地位，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运动。

11月19日　A

综合各种情报得知，我军官兵被捕，被敌方俘虏收容所收容的人数已相当多了。大部分是伤者，但也有不少健康的人。

俘虏多且不说，与以往战役不同的是，现在人的想法与以往不同。从前即使被俘，也绝不会泄露我军内部情报，如今不少人一旦当了俘虏，立刻就轻易地把我军的编制、位置、指挥官等一一说了出来，这在法律上属于投敌行为。欧美思想的侵蚀也由此可见一斑。

与其说是我严禁滥杀俘虏之劣迹，倒不如说各部队由于需要人手搬运体弱士兵的背囊及行李等物品，自然有俘虏随军。而现在部队已不需要大规模转移，但是让俘虏随军同行已成一种风气。因没有形而上的自觉，从而导致形而下的必然！

11月20日　A

占领汉口时，中国人、外国人都根据我军占领南京时的大屠杀行径，预计我军还会有同样的暴行。结果，军纪意外地严明，从而大大稳定了民心。然而，进城才两三天，第六师团等几个部队又出现了几起强奸事件。顿时谣言四起，造成市内混乱。实在遗憾。

我在进驻武汉前，就极力减少进城兵力。进驻汉口的只有第六师团的两个大队。而且在进城之前，对第六师团进行了十分严格的教育。然而官兵们一年来养成的恶习，不是那么容易彻底改正的。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就这样沾染上了污点，不能不令人遗憾。

大多数受害者是在外国传教士处避难的人。为了防止再受到侵害，这些外国传教士到宪兵处告状，并说要把事件向全世界宣布。今天发布我军的安抚规定时，我重申了严禁此类行为的命令。

12月29日　A

关于战场上的缺乏公德现象，还表现在只顾自己，而不管是否给其他部队添麻烦这种利己主义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另外再列举最近的实例如下：

(1) 频频发生盗马事件；一旦发现马匹数量不够，就会在夜里偷其他

部队的马匹。这似乎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军司令官宫殿下的坐骑，正副两匹都是在第二军司令部被盗的。目前正在严查，暂时还无下落。就连军纪是全军第一的第九师团，在由马洄岭向其他地方换防时，也顺带牵走了第一〇六师团的几匹马。更有甚者，有人以武力威胁其他部队的看马士兵，强抢其马匹。

(2) 截取邮件和给养。

(3) 通信队必须给每根电线杆贴上“日本军用”的标识，才能防止其他部队盗用，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4) 自从进入戒备状态以来，各部队出于安抚爱民需要，在自己防区内尽量少砍伐树木。可一旦行军到其他防区，就大肆砍伐，从而引起部队之间的摩擦。

[(特别资料)战史资料之三《冈村宁次大将战地随想录》，
日本厚生省回国后援局，1954 年。]

(谷肖梅　译)

3. 附:石射猪太郎日记

编者注:石射猪太郎,时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石射猪太郎虽不是日本军方人员,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职位的重要性,因此将其日记附录于此。

(前略)

(1938年)1月1日　周六

上午10时,在政府机关集合,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结束后去皇宫觐见,平生首次走过了二重桥。在庄严的气氛中拜见了天皇。

去三直宫大人府上登记了姓名。在去皇太后陛下御所的途中,遇上了可怕的汽车长龙而中途折返。下雨。

礼子穿上和服,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陪孩子们玩纸牌等。

平安无事的正月,收到一些贺年明信片。

禁止官吏发贺年明信片是近卫内阁所做的惟一的好事。

1月2日　周日

趁着天晴,上午9时55分,和元子一起去热海,车里相当拥挤。

热海挤满了新年来休养的人。在停车场请人帮我给各处打电话,终于找到了一家叫做大伊豆的小房子。

坐汽车去箱根湖畔兜风,富士山很漂亮,归途想爬十国岭,因为风大而无法呼吸,没有成功,以为差点没命了。

浸泡在澡堂的热水里,上来后又去泡,请人按摩。

决定邀请坚介兄(山田坚介;元子的二哥)来做客,寄出速递明信片。

1月3日　周一

忘却公务,心情愉快。

收到坚介兄电报,说他会来。我去火车站迎接,与他走岔了。

中午吃葱拌金枪鱼火锅。

下午4时左右,三人开车去伊东兜风。

留下坚介兄和元子,我一人回家,到家已是晚上10时多了。

头脑好像很爽快。

1月4日　周二

天气比昨晚更加寒冷。

聚集在大臣的官邸交换名片。伯鹤(大岛伯鹤,说书名家)前来助兴,还有各种余兴活动。

德国大使来访,作了阶段性汇报,支那①方面对承认满洲国和设置特殊机构等条件表示不满。

决定紧急派大鹰(正次郎)总领事去青岛。攻打青岛的十日战斗正在进行中。

元子回到家中,说她去了箱根,由于无法忍受寒冷,所以逃回来了。

1月5日　周三

非常寒冷。

三省②会同讨论有关处理事变的铁的原则。只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

蒋介石及国民党似乎答应媾和。那样的条件居然也心甘情愿地投降,他们是群傻瓜。

晚上在山水楼,我们一家和敏郎夫妇一起吃支那菜。礼子最喜欢吃"涮来爽"。周藏和敏郎夫妇一起逛银座。

---

① 当时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带有轻蔑的语气。

② 指陆军省、海军省及外务省三省。

1月6日　周四

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三省又集中开会。

支那似乎在向英美等国征求有关日支[1]媾和是否可行的意见，他们不知道所谓的最后五分钟。

昭和维新能否成功，对日本来说是个转折点。

1月7日　周五

《改造》1月号上登载的末次（信正）内务大臣的对话录，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

各地的驻外使馆分别发来报告，基调是要把白人赶出东亚。

如果得意忘形而乱说一气的话会贻误邦交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不忠之臣。

厚生省成立。这个名字像是借用了牛奶店的名字。

中日实业公司高木（陆郎，中日事业副总裁）氏来访，他说他在松井司令官的鼓动下，将于近期赴支那。

台拓木村锐市氏来谈有关乡君的事。

中村嘉寿（海外贸易振兴会理事长）氏来访，欲请假前往美国。

1月8日　周六

蒋介石大概不会媾和了吧。川越（茂，驻支那）大使希望中支那出现新政权。我也这么想。

三省集中开会讨论青岛周边地区的处理纲要。柴山大佐因为忙于准备北支那[2]之行，由河村（参郎，步兵）中佐代为参加会议。

周作民由汉口回到上海，讲述了国民政府要人的近况。他说宋子文

---

① 即日中。

② 即中国华北地区。

(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白崇禧态度强硬,汪(兆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何(应钦,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等人则倾向于媾和,蒋依然是政府的中心。共产党军队虽然受到压制,但他们对人民战线派的青年们做的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此事堪忧。

元子打扮了一番,和千濑子(元子之妹,赤津千濑)、千代子一起去看戏。

晚上,山田(坚介)兄来访。

1月9日　周日

周日还要出席联络会议,在会议上解释了对支那的根本方针这一御前会议议题。最啰嗦的是贺屋(兴宣)、末次、多田(骏,参谋)次长。广田等人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所以无需费心。(末次用让人不舒服的口气说:你们很喜欢用铁的原则、从大局出发等字眼啊。)

下午4时,平弥(山田坚介的长子)的结婚仪式开始。我第一次去了目黑的雅叙园这个地方。在仪式结束后晚宴开始的时候,女方的伯父石坂氏因脑贫血而倒下,在座的人一片混乱。9时多回到家中。

(下略)

[伊藤隆、刘杰编:《石射猪太郎日记》,
中央公论社(东京),1993年7月版。]
(李斌　译)

二、华中方面军司令部

1. 松井石根阵中日记

昭和 12 年[①] 8 月 15 日— 昭和 13 年 2 月 28 日

编者注：松井石根，时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

前　　言

昭和 12 年 7 月，在中国北方卢沟桥拉响了日支之战[②]的导火索。其后，在河北地区，两军之间的争执最终还是未能化解。政府最终下定决心，于 7 月上旬动员第五师团、第六师团和第十师团，将这三个师团人马派往北支那。并与从朝鲜和满洲增援的部队，即第二十师团、热河独立混成旅团和机械化兵团会合，阻击从张家口到保定沿线以内的支那军，以确保北支那的治安。

在那之后的 8 月 10 日，驻守上海的大山海军中尉和一名水兵被支那保安射杀。同时，上海周边地区的支那军队，对我海军陆战队的挑衅活动也是日甚一日。最终，自 8 月上旬以来，该地区的日支两军也动真格地进入了交战状态。彼此凭借飞机轰炸对方，战局不断扩大。我军也不断向该地区增派部队，专门守护保留地。

---

① 即 1937 年。

② 当时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带有轻蔑的语气。“日支之战”即日中之战。

自7月上旬以来，我一直在富士山中山别墅安静地修身养性。时而去东京向政府及陆军当局陈述我的意见，不断敦促他们下决心。尽管政府早在一个月前就以重大决定讲话这一形式，向国内国民发表了声明，表明了对时局的态度。但实际上，政府内部并没有坚定其决心。虽然举国上下群情振奋，掀起了捐款和慰问的高潮，可是，上层财政界和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阶层，他们对时局的态度，我觉得远没有下定决心。

偶然有一天，即14日下午，陆军次官送来了让我火速去东京的电报，我便急忙出山，于当晚10时30分抵达陆相官邸，拜访了杉山陆相。我这才知道政府为了协助上海海军，已下决心火速整编一支上海派遣军派往支那。不过，陆军尚未决心将主战场放在中支那地区①，尽管没有充分满足海军的要求，但还是应他们的要求，决定向上海派兵。不过只是作为增援部队。因此，我所了解的派遣军的兵力仅限于第十一（缺一联队）、第三两个师团，另外还有若干直属部队。

向中支那派兵一事表明，政府已放弃了以前的在局部解决问题、不扩大战事的对支方针，并通过在支那全面开战，逼迫南京政府反省，迫使其全面恢复日支关系。对于这一行动计划，海军方面的态度是强硬的。但是，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对此行动的方针还未定夺，依旧努力想实现陆军的作战目的，即企图控制支那北部。其间，因政府当局的态度尚未明确，所以意见还未统一。例如，外务当局对外交交涉尚存一丝希望，他们那种尽量回避武力逼迫的意识尚未泯灭。就目前这种局势看，我觉得政府和军部对于今后形势发展的态度是杞人忧天。

8月15日

上午10时，我奉御旨被召进宫去，接受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补这一光荣使命。回首往日，自前年因陆军内部纠纷，我决定引退以来，已过去了两个年头。两年来，我努力从陆军内部这个是非之地摆脱出来，期望通过贯彻大东亚主义政策，对国内外重大局势做出贡献。并决心毕生为大东亚协会的运动努力工作。为此，我于昭和10年秋至11年春，两

---

① 当时日本所指的“中支那”为长江中下游区域。

次游历了满洲国和支那南北，察看了那儿的局势。同时，为促使支那朝野的反省和我国国民的觉醒尽了微力。至今，我一天都不能忘却东亚运动。可那以后，日支关系却每况愈下，日趋恶化。最近的形势如前所述，使我痛心地感到几乎成了不得不举起铁锤逼迫支那当局反省的局面。正当政府当局和国内外为寻求对策而焦虑之际，委任我统率上海派遣军，解决整个支那问题的重任。如此荣耀，无与伦比。特别是我因此获得了实现多年抱负的机会。没有比这更让我感慨的事了。我将不顾一身毁誉褒贬，置生死于度外，全身心地完成此重任。

我从宫中告辞出来，接着去了闲院、伏见、梨本、朝香、东久迩等各宫以及大宫御所，对他们进行礼节性拜访。在拜见梨本元帅时，他恳切并切实地就陆军对于局势的方针，开诚布公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令我诚惶诚恐。他的意见要领如下：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陆军一再向海外出兵，然而，无论是西伯利事件①，还是山东事件等，陆军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真是为陆军感到痛惜。

关于这次时局，就我所见，很难想像支那北方战斗的胜负，能够对解决整个支那问题产生有效的影响。一定要注意着眼于全局的策略和战略，真正达到此行出征的目的。云云。

殿下还赐予了关爱我的话语，让我感激涕零。我受赐回来后仔细揣摩了令旨，觉得其中的想法和我的担心是一致的。

昨晚，我给尚留在中山别墅的文子②发了电信，催其回到东京去。今早，陪伴文子和花火速回京，并命她们要万无一失地做好一切准备。

8 月 16 日

上午 10 时，我去了参谋本部。总长殿下奉命下旨，向我授权。我谨接受的上海派遣军的任务如下：

扫荡上海附近敌军，占领西方要地，保护居住在上海的居留民③。

---

① 原文如此。似指 1918 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事件。

② 松井石根之妻。

③ 指日本侨民。

该任务消极至极，只相当于前述的政府声明之附属物，令人不胜遗憾。关于同海军的协定和司令部机构的组建也不尽人意。因为，首先是陆战队的指挥关系不明确。其次是对完成任务至关重要的宣传机构不完备，等等。我察觉到，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参谋本部当局特别是第一部部长对上海派遣军缺乏足够的热情所致。于是，我去见了本间第二部部长，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敦促他对此事进行研究。同时，我还见了陆相，将上述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陆相能够认真考虑并做出努力。我的意见要领如下：

现在的局势是，放弃了不扩大战局的方针，进入了全面解决支那问题的阶段。也就是说，需要考虑对整个支那的政策以及我军的作战。要全力以赴将南京政府作为目标，采用武力和经济手段进行逼迫，使今秋迅速向全面解决的阶段迈进。如果我陆军依然一味沿袭过去的方法，顾忌对俄关系以及其他对外关系，左顾右盼断然回避作战，反而会使将来的国策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且，我陆军的传统精神和作战方针是基于速战速决、把握重点进行今后的作战，这是极其重要的。根据这种见解，我不主张往山东派遣一个师团。像山东这样的地方，即使暂时放弃，我国权益将来还是能够充分得到保障的。现在最紧要的是，要为作战目的动用兵力。

根据以上理由，我军应该以迅速进攻南京为目的，向中支那派遣必要兵力（约五个师团），必须一举推翻南京政府。而且，对南京政府一方面采取武力逼迫手段，另一方面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施压，可以说这样更为有效。根据这个见解，如能封锁支那海岸线的话，是达到目的最容易的方法。因此，我认为那时我国政府再宣战将更为有利。但是，通过宣战进入战争状态，必须让国际联盟及其他中立各国相信，这样做本来就是为了减少我国的损失，而且，通过宣战对迅速解决以后的困局是极为有利的。

况且，这样做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到对国内形势产生的影响。目前，虽然我国朝野对局势态度极为振奋，但是，今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逐渐失去热情。虽然，前一年的事不足为例，但这种结果是很明显的。因此，这样做对巩固全国国民目前这种对时局的决心，使其毫不动摇地等待下诏令声明宣战是颇为有用的。加上，支那朝野一直误认为，这几

年我国对支那实行的政策是军部的阴谋活动，是以侵略主义为基础的。因此，通过此举让支那发现和认识我国一贯坚定不移的政策，从而认识到本次时局变化的根本原因。我这种感情对于英美和其他各国也是一样的。即，通过下诏令对外明确我国政策，并宣告我国正义皇道的精髓。通过宣告，不仅对外显示了我国独自的对支关系，对今后所有的国际关系也是极为有利的。云云。

对以上的意见，杉山陆相本人似乎没有异议。但是，由于参谋本部的意向与此相悖，所以陆相也没有表示同意，反而提醒我，在陆军军部以外的地方，这种言行要小心谨慎。看出陆相也尚未下决心，真令我万分遗憾。

结束了上述事项后，下午 2 时 30 分，我又拜访了米内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对于目前的时局，海相的见解和我上述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令我颇为欣慰。希望他能全心全意地指导今后的政策。

军令部总长特地接见了我，对我关爱有加，让我十分不安。特别是谈到与海军的协作问题，他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帮助我，真令我感动不已。

我还对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次长，就军队今后的宣传工作，陈述了与海军紧密协作的必要性。当讲到希望海军向军司令部派遣合适人选，特别提到犬冢大佐是最合适人选时，基本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这令我甚感宽慰。

8 月 17 日

早上 9 时，应前外相有田的要求，我去东京俱乐部拜见了他。据他讲，出于同驻上海各国协调关系这个目的，广田外相将派遣有田去上海。他听了昨天广田的劝告，今天是特地来征求我的意见的。于是我说：

关于上海方面的对支外交，目前军部的意向是积极主张采取自重主义态度。希望有田氏这次上海之行，能够尽早认识到这一点，不要受到支那言论的迷惑。

另外，像有田氏这种身份，如果是代表政府并以这种资格去上海的话，反而容易招致来自内外的疑虑。如果要去，宁可以公派大使身份，代

替川越去为好。我是这样考虑的。

有田氏基本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又主动与广田外相相约，希望得到明确答复。

10时，我又进了宫，宫中恩赐了我下述关爱之语、一千日元和一包点心。天皇对我如此厚爱，我感恩不尽。

现委任联卿统帅上海派遣军，鉴于目前世界之大势，务必尽快击溃敌军，令皇军威震天下。决不可辜负对你的信赖。

遵循皇命，我回答如下：

接此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之大命，并受赐如此关爱圣旨，实在是诚惶诚恐，感激不尽。我将根据圣旨奉命战斗。必定发扬光大我皇军惟仁惟威之精神。希望天皇放心。

接着，陛下又就为完成派遣军任务，如何制定方针问题进行了询问。对此，我是这样回答的：

为完成派遣军任务，特别要与海军紧密协作。此外，不仅要与我国驻外使节密切联系，还要与各国外交使团以及列国军队紧密联系。期望和各方协同来迅速恢复上海周边地区的治安。

当我接旨回答完毕后，陛下给予恩准并表示十分满意。于是我便退了出来。

接下来是皇后陛下恩准接见我，并赐予我圣旨如下：

此行担任上海派遣军之重任，想必十分辛苦，切记注意休养身体。希望完成此任。

于是，我又将前番回答照样奉答后，同样得到皇后陛下恩准后便退了出来。

11时，我去了总监部拜访了教育总监，又如此这般地将前番那些关于今后对支政策及陆军作战意见陈述了一遍。寺内大将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并约定一定鞭策杉山陆相，让他努力付诸行动。

12时40分，我又拜访了内阁总理大臣官邸，一一拜见了首相以下的各位阁僚，并且将我的前述意见概要地陈述了一遍。对此，尽管首相没有明确表态赞同与否，但可以认为首相基本没有异议。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担任关系左右今后局势的重任，担心我的体力是否能够坚持到底。

最后，在与诸阁僚共进午餐时，我又极力将自己对时局的见解陈述了一番。餐后，我又找到广田外相，将昨日对有田氏讲过的那番话又讲了一遍。并且进一步说，根据我抵达上海后的形势，我将还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每当我提建议，广田外相权衡利弊后基本同意我的建议。

另外，在提及派遣军的宣传工作时，我表示希望得到外交官员的协作，并建议约请大使馆参事官和上海总领事馆领事帮助派遣军司令部从事这项工作。这点也得到了外相的许可。

下午2时，我来到亚洲协会，会见了末次大将、建川中将、高木陆郎、下中、桥本、西原等，向他们表述了我的主张，并希望他们开展活动。对于我的建议，末次大将表示同感，并约定今后一定做出努力。接着，我对末次大将要求道：在出征在外期间，希望末次大将能够全权代理协会工作。这也得到了末次大将的同意。

另外，在我和外相会谈时，我说起要有人负责上海的宣传和外交工作，并提议任用佐藤安之助氏和萱野长治氏，这是我心里一直思忖的方案。幸运的是，盐野法相也在座。于是，我和广田外相希望对这两人进行特别的保释处理，结果法相爽快地答应了。

下午3时，我又去会见了我的幕僚，和他们在一起商讨了目前的形势以及我所接受的派遣军的任务和指示。我提出了以下几项将来与当局交涉的条件：

1. 宣传工作的机构领导至少是少将，并设为特别机构。

2. 对于上述工作，希望得到海军和外务的协作。关于约请适当人员帮助派遣军司令部从事工作一事，由派遣军司令部贯彻执行。

3. 计划约请佐藤、萱野和冈田尚为派遣军司令部工作。

4. 在派遣军接受的命令中，尚存在与海军协作不足之处，特别存在陆战队指挥权不明确的问题。也就是说，战斗期间是否不再委任前线高级指挥官？应该对指挥关系进一步明确化。

接着，我又对幕僚和各级指挥官谈了关于随着今后时局进展，我国的政策和派遣方针，以此促使他们理解派遣军行动。

附记：

今日将天皇赐予我的黄金饰品分成三份，一份留着自己戴，一份送

给两位师团长，剩下的一份分发给了派遣军司令部职员，以此共享皇恩。

8月18日

上午9时30分，集合了从第三、第十一师团来的联络参谋，举行宣读圣旨仪式，并对司令部职员进行了简单的训话。

11时，邀请本庄和阿部两位大将来派遣军司令部。当我向他们谈了自己的见解后，我感到阿部略微同意我的看法。可本庄还是坚持不扩大方针。于是，我拜托他们今后进一步进行研究，以指导我陆军当局今后的方针。这个目的我也达到了。

中午，陆相在官邸设宴为三位长官饯行。闲院宫殿下也亲临宴会，还请了幕僚及司令部的许多人员。陆相亲自致词。致词的主要意思是：在支那时局方面，日本已放弃了不扩大方针，现在已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听此言，我感到陆军当局终于开始渐渐强硬起来了。我也就此话题发表讲话，声明必须积极地在上海方面作战。我是利用致词来鼓励大家。

结束时，我又在其他场合向总长殿下表示说，最终还是必须宣战的。

下午3时，我要求在参谋本部与次长，总务部长，第一、第二部部长会面。并向他们开陈布公地、全面地谈了自己的时局对策和作战意见。当局没讲什么意见。第一部部长开始没讲什么话，但我确定他还是没有赞同我意见的意向。因此，只能促使他们做进一步研究。关于特设宣传机构一事的要求，也只答应以驻上海大使馆武官为中心这个程度。我的意见没有立即得到同意。

总之，对于上海派遣军，参谋本部的意见基本是非常消极的。对于这种跟不上形势的态度，我深感遗憾。我已下定决心去东京，正式提出登陆上海后局势之对策和我的建议。我将停止这种非正式的陈述意见活动。

今晚，早川海城馆有一个送别大亚洲协会同仁的欢送会。与会的二十多位同仁诚心诚意地欢送我出征上海。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大局问题及大东亚建设事业的成功，我真心实意地怀着热忱的希望。对于同仁们的厚爱，我表示了深切的谢意。同时期望同仁们今后要支持我，要尽量

指导国内朝野。

8 月 19 日

上午 9 时，我与家人及赶来送行的亲戚们诀别后便踏上了征途。

10 时，带领司令部一行参拜了明治神宫，祈求神明保佑我们。中午，我们一行在司令部会餐。大家共同举杯欢呼大元帅陛下万岁，并祈祷派遣军武运亨通。

12 时 30 分，我带领司令部参谋长以下的职员二十来人，从派遣军司令部出发了。途中还对宫城方向进行了遥拜，最后抵达东京站。

近卫首相、陆海两相、寺内总监、大角大将、内山和柴两位老将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来为我们送行。下午 1 时，火车由东京向名古屋方向发出。我真是感慨万千啊。

下午 6 时 30 分，我们抵达名古屋车站。第三师团长藤田和大岩市长等前来迎接我们。当晚我们下榻于八藤馆。西原少将和相泽等一直把我们送到名古屋。当晚，我会见了第三师团长，听说战斗动员状况良好，我便放心了。

8 月 20 日

早上 6 时，我们去了八事山墓地，向祖先及双亲之灵汇报了情况，并祈求他们的保佑。然后与三原、樱井、木村等知己告别。

上午 7 时，从八藤馆出发去参拜热田神宫，在那儿祈求武运隆盛。9 时从热田出发。10 时登上军舰“足柄”号。11 时起锚，和第三师团先遣队一起向长江口进发。

自昨天从东京出发以来，目睹了沿线各站民众都热情地欢送出征部队。现在我等又从家乡名古屋港出发了。此次出征壮举，我将率领第三师团，该师团中有我原先入伍的部队步兵第六联队，还率领着我曾统率并且训练过两年的第十一师团。一想到我多年的心愿和关于支那的抱负，我便感到非常的快慰，禁不住心潮彭拜。伊藤次郎左卫门送给我一把刀。关谷 惣助和河野甚七等人一直把我们送上码头。

上午 11 时 30 分，第五战队[1]由三木少将指挥。除了巡洋舰“足柄”、“那智”、“羽黑”、“摩耶”号和第二水雷战队旗舰“神通”号外，还有 10 艘驱逐舰。舰队浩浩荡荡地从热田港出航了。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徐徐微风沿着甲板送我们踏上征途。此行人员是派遣军司令部和由第三师团长藤田中将率领的第三师团先遣队（以步兵四个大队和炮兵一个大队为骨干）。

8 月 21 日

昨天一直平稳航行，随着逐渐进入东海，越发风平浪静了，海面真是平静如镜，于是我信口吟诵道：

东海如矶航路易，和平来兮亚洲定。

三木司令官和武田舰长诚心诚意地运送我们，让我感动万分。下午，全体陆海军干杯祝愿武运隆盛。

夕阳逐渐沉下海去，海面越发平静起来。今天恰好是八月十五满月时分，一轮明月渐渐从东方升起。只见满空星辰顿失光辉，而海面却在银色月光的照耀下闪起粼粼波光。真是心旷神怡至极，不觉又吟诵起来：

夜驾艨艟渡东海，满天明月思悠悠。
宣扬皇道是此秋，十万貔貅四百洲。

这诗采用了大正天皇所作诗的韵。我将这诗写下来送给了三木司令官和武田舰长。

8 月 22 日

凌晨 2 时，舰队驶入马鞍群岛临时停泊。

---

① 即日本海军第五舰队。

小林海军少将率领的第九战队①所运载的第十一师团各队已先抵达该锚地。两个师团的先遣队在江口安全会合。樱井大佐率领的碇泊场部队也于昨天抵达。早上6时，受命先遣往上海与第三舰队进行联系并制定登陆计划的西原大佐和芳村中佐回来了。我便与幕僚们一起商讨登陆计划。

昨天在海上我和幕僚们研究的登陆计划是：两师团以并列队形在川沙镇附近登陆。目的是直捣上海后方，并堵截敌军退路以捕获敌军。但是，西原大佐带来的登陆上海方案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方案是：第三师团从吴淞南方地区、第十一师团从川沙镇附近登陆。目的是从前后方向包围和进攻敌军。尽管估计到从吴淞附近登陆直插敌军中部非常困难，但可以利用五百多名海军陆战队兵士作为登陆掩护部队，利用他们的军舰火力掩护进行强攻。

幕僚意见不统一，双方争执不休。我考虑到在这种形势下，必须与海军紧密协同作战，同时还必须尽快直接救出侨民使其脱离险境，觉得西原大佐带来的上海方案是可行的，于是决定采用第二方案。但是，参谋长及其部属们不通晓支那情况，一味想采用学院派的作战方案，轻视派遣军的实际任务。特别是他们还藐视支那军，一个劲儿主张用战略行动击败支那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目前形势的结果。目前，派遣军的先遣部队以现有的兵力至少要与七个师以上的支那军队作战。对这种形势不能过于乐观。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好应了目前的处境。于是，我依据该计划准备下达命令。上午9时，将两位师团长召集到“足柄”号军舰上，向他们传达了命令。同时，就上述登陆计划要领进行了说明，并一再训示，按该计划作战估计困难不小，一定要谨慎为之。另外，考虑到支那方面的便衣队和上海本地人的对日情绪，官兵必须随时警惕自己周围情况。摄取水及农作物时，要严加提防，看是否被支那人投了毒。最后，我举杯祝愿两师团武运隆盛，并向他们辞行。

两位师团长特别是山室师团长，态度坚决，眉宇之间显示出决心，他辞别前发誓一定勇猛作战。藤田中将从容不迫的态度也是令人称道的。

---

① 即日本海军第九舰队。

下午3时，我们离开“足柄”号军舰，换乘巡洋舰“神通”号（第二水雷战队旗舰）。当晚9时离开锚地，向长江方向溯行。半夜来到ビルブイ附近后，又改乘驱逐舰“绫波”号继续航行。

两个师团的部队各自在临时锚泊地马鞍换乘第一、第二水雷战队的军舰，于下午5时后，逐渐向吴淞方向逆流而上。

8月23日

凌晨2时，我又改乘第八战队旗舰“由良”号驶入吴淞锚地，受到司令官南云少将的欢迎。南云少将是去年来的，是亚洲协会的同仁，我们是老熟人了。南云少将是此次登陆作战的指挥。他将指挥第八战队和第一水雷战队，直接协同派遣军作战。因此，他的协作从公私两方面对我都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登上该舰舰塔观察两个师团的作战情况。此时，两个登陆地附近彼此响起猛烈的炮火声。吴淞镇附近还燃起了大火。这是我掩护舰队的炮击所为。海军从昨天下午起，就开始炮击和轰炸两个登陆地周围地区了。他们在上海七了口附近和杭州湾乍浦沿岸进行骚扰，以分散敌军注意力。今早又直接协助登陆作战，刚才开始的炮击就是他们所为。特别是他们为了直接掩护第三师团登陆，派遣500名将士协同作战，其热情、诚恳令人十分感动。

凌晨3时，第三师团在陆战队（附属步兵第四十三联队之一中队）的掩护下开始登陆。击退约两个中队的敌军步兵（附属炮兵）后，强行陆续登陆。

上午8时，师团司令部最后登陆。运输部队也登陆完毕。第二登陆梯队于上午10时从吴淞栈桥登陆。

第十一师团计划于凌晨2时开始登陆，比原计划晚两个小时（这是因为必须换乘船只等原因所耽搁的）。凌晨3时50分开始登陆。7时左右，第一梯队的运输部队从川沙镇两侧地区的浅滩附近强行登陆。登陆后只遇到敌军微弱的抵抗。

今天第二梯队没有登陆。

尽管敌军的抵抗部队很多，但由于我两个师团的将士奋勇作战，所

以敌军均遗弃尸体撤退了。两个师团加在一起，我方仅有死伤四十余名的损失。总之，两个师团均按计划成功登陆，这是全体将士勇敢作战的结果。另外，自昨天起就一直是晴天，加上适逢涨潮，真感谢上天的保佑，使我们得以利用满潮这个有利的登陆条件。

今天，两个师团最终都占领了预定地段，各自牢牢地获得了登陆地前方的地盘，为今后的进攻做好了准备。

我随即发电报向参谋总长汇报了登陆成功的战况，同时，还向紧密协作的第三舰队长官致电表示感谢。两个师团也各自庆祝胜利。幕僚们举杯高呼三声大元帅陛下万岁。

8月24日

清晨，旗舰“由良”号从吴淞锚地起航，前往上游的川沙镇。此行是视察第十一师团的战况和登陆情况。首先派遣军参谋前往师团司令部直接联络。

第十一师团的第二梯队于昨天深夜抵达锚地。由于登陆地附近是很大的浅滩，所以除凌晨三四点满潮时间外，其他时间只适合用小艇靠岸，从而各队登陆速度就迟缓了。到中午，第二登陆梯队也仅有八成人员成功登陆。各种必需品和弹药、粮食等，也只运出必要的一部分。特别是登陆地附近的居民几乎全避难去了，留下的一部分人的态度也极为可疑。就是说，这些留下来的人是进行阻击的便衣队。随着师团部队向前推进，与后方的联络和军需给养供应越发显得困难。最后不得不从海军那儿借来劳力运输给养。但终因人员不足，成效甚微。为此，好不容易插入敌后的师团，结果却不能迅速挺进，真是不甚遗憾。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准备好登陆和给养供应的人员和工具。

第三师团从凌晨起共受到两次敌军袭击。最后还是在傍晚击退了敌军，基本挺进到预定地段。在吴淞镇尚有少许敌军，利用坚固的房屋和若干枪炮进行抵抗。他们占领着附近一些地区，从侧面向第三师团射击，致使第三师团行动艰难。而且，他们还试图阻击黄浦江出入口处的小艇，对岸的浦东地区还有方位不明的炮兵，不时地从背后攻击我师团，这不仅使师团行动明显受阻，还威胁着前后方的联络路线。

为此，我于傍晚再次乘“由良”号返回吴淞锚地临时停泊。

8月25日

今天，我一直待在吴淞锚地，等候两个师团作战进展情况的报告。

第十一师团的步兵第四十三联队（缺第三大队）于昨天傍晚占领了浏家镇。其他部队的主力从川沙镇根据地出发，从昨天下午开始向罗店镇挺进。昨夜，在罗店镇北方地区，遇到了敌军相当兵力的袭击，但是敌军被击退了。今早继续向前挺进，并于中午占领了罗店镇。一部分部队追击三百余名向刘家行方向撤退的残敌。主力则为进攻嘉定做准备。

昨天上午，由于登陆工具不足及滩涂水浅的原因，要将未登陆的人马和物资全部运上岸，工作还是相当艰难的。经过一番拼搏，全体人员终于登上了岸。上岸人员陆续向罗店镇方向追赶。今晨以来，锚地人员继续登陆。

军部①命令第十一师团迅速进攻嘉定。

第十一师团自登陆以来，已伤亡人员约四百余名。师团参谋下坂少佐也在登陆后即被敌军飞机击中身亡。据说师团长以下的死亡人员均以土掩盖之。

第三师团昼夜不停地继续进攻。逐渐将黄浦江沿岸地区的战线向前推进。然而，顽强地坚守在吴淞镇附近的敌军炮兵和步兵，依然不断从背后向师团射击，而且前方的敌军今天一直到下午都在不断地增加兵力，并发动攻击，因此，我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自登陆以来，第三师团已有百余名士兵战死。死伤总数达三百余名。

由于正面敌军人数不详，而以吴淞西南江湾镇为中心的地区，现在约有两万兵力。加上敌军占领了从闸北东端一直到大场镇的阵地，其西方南翔镇附近也有阵地，且自昨天以来不断派兵来增援嘉定。

由于上述情况，第三师团最终决定在今夜进攻吴淞镇。

---

① 指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8月26日

今天我依然滞留在锚地，注视两个师团的战况，并督促部署后续人马登陆。

第十一师团的战况：

第十一师团报告说，自前天夜里以来，已先后占领了罗店镇和浏家湾镇。这个情报是误报。其实，今天中午，步兵第四十三联队（缺第三大队）依然在浏家湾镇南方地区，和约有两个联队（也许俘虏夸大其词）的敌军进行交战。同一时间，师团的主力部队尚滞留在罗店镇附近，攻击兵力不详的敌军。师团前进迟缓，与后方给养供应困难有关。

于是，我又督促碇泊场司令部，从上海调拨一些小汽艇及人员过来，协助登陆和陆地运输。幸运的是，先遣队的剩余人马和部分辎重抵达了。由于他们的协助，到傍晚时分，登陆速度加快，联络线的给养补充也越发容易了。

该师团又动员了部分人马，于今天傍晚抵达锚地，从而师团兵力不断壮大起来。

第三师团的战况：

第三师团依然驻守着昨天的阵地，保持着战线，仅仅向正面的西方稍微挺进了一些。但是，如昨天报告所述，沿着江岸的挺进情况尚不能如愿。

特别是吴淞镇附近的情况依然如故，背后不断受到攻击的威胁。在目前情况下，师团尚不能立即在该地发动进攻。因为处于这种境况，登陆地附近因此也不断遭到袭击，更甚之，这种状况已妨碍了今后的登陆行动。所以，必须督促第三师团进攻吴淞镇。但要使进攻成功，必须得到海军的协助。为此，今天不断征询海军方面的意向。师团正面方向估计有一个师的敌军，加上江湾镇附近的敌军，估计总共有两个师左右的敌军。为此，幕僚中有人提议说，调遣第十一师团的部分兵力过来，协助进攻吴淞镇。不过这个建议会过早地从根本上动摇派遣军的作战方针，所以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依然继续贯彻海军（或者借助舰队炮火掩护）协助第三师团夺取吴淞镇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不得已延长时间，并再等待一些时日。

总之，对于进攻吴淞镇的战斗，联想起以前下元旅团的失败历史，不仅是幕僚，我也觉得有些怯阵。首先，师团一直在奔忙着追赶前面的敌军，现在要他们立即来进攻吴淞镇，我感到他们缺乏斗志和干劲。所以，现在必须尽力督促他们。

今天受到了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小矶朝鲜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香月祝贺登陆成功的贺电。

今天，海军方面收到来自上面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根据上面评议结果，停止派遣军去山东作战，但决定必须撤走青岛居留民。另外，又接到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为了迅速解决北支那战斗，参谋本部要整编一支方面军。（寺内大将司令官）决定新近派遣第十六师团以及特设第一〇八和第一〇九三个师团，编成第一军（香月）和第二军（西尾）。

对于我派遣军，昨天也来电告知说，要为我军增加部分重炮和攻城炮。但是，关于第十一师团的一个联队和第十四师团的派遣，尚未有电报指示。看来参谋本部还未下决心派兵增援我军。我感觉到，参谋本部的基本对华作战方针，依然是将重点放在北支那，这个意图丝毫未变。对当局顽固不化地继续坚持这种作战方针，不禁令我十分遗憾。

大使馆武官原田少将建议我向当局发电报，汇报自己目前对敌军情况的判断。

但是，根据我的判断，与江南地区的支那军作战，必须要有相当大的进攻决心。

8 月 27 日

今天依然在吴淞锚地等待后续人马到来。

第十一师团战况：

第十一师团依然停留在昨天的战线位置等待后方补足给养。目前主要工作是侦察敌情。

罗店镇具有相应的防御设施，加上敌军不断向此处和嘉定进行增援，所以，目前那儿的敌军兵力不详。

今天，各部队的行李和人马基本上都登陆了。骑兵中队也登陆了。辎重兵一个中队预定今夜抵达停泊地点。

据从第十一师团回来的军部参谋说，25 日那天，我工兵曾一度攻入罗店镇，但由于遭到敌军进攻而败退了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是由于给养军需不足和我步兵部队前进迟缓导致的。

而且，据说前线部队携带的口粮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只能从居民家中找些米煮粥充饥。

第三师团方面的战况：

第三师团同样也呆在昨天的阵地，进行侦察敌军的工作。该师团对面的敌军攻势也稍许缓和了。虽然已占领了左翼方面的殷行镇，使战线向前推进了一些。但是，向这个方向过早地推进的话，只起到扩大战线的作用。所以，必须提醒他们注意。

吴淞镇和其西北地区，敌军方面好像来了增援部队。尽管师团正在做攻击这方面敌军的准备，遗憾的是，他们至今还未拿出进攻方案。

虽然海军方面有希望增援部分陆战队兵力，但看来今天是来不了了。

迄今为止，该师团的死伤人数已达五百左右，战死者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今天来了第六十八联队的部分人马和联队炮①，随着登陆结束，兵力也逐渐增多。

8 月 28 日

今天仍然滞留在锚地。

第十一师团的战况：

今晨，在海军炮火攻击之后，第十一师团开始向罗店镇发起进攻。中午时分占领了该镇及其西方和南方地区。现在部队正在做推进的准备。

敌军主力部队向大场镇方向撤退，另一部分队伍向嘉定方向撤退了。估计敌军有五六个团的兵力。

---

① 日军战时编制的一个步兵联队有三个步兵大队，在三个步兵大队之外，还设有一个山炮中队、一个速射炮中队和一个通信队。其中山炮中队又叫“联队炮”。

浏河镇方面情况依旧。虽然师团打算强行进攻，却没有什么成效。

第三师团战况：

该师团依旧固守目前的阵地，做进攻吴淞镇的准备。今夜，敌军向我阵地发起了进攻，但被我军击退了。第三师团企图进攻吴淞镇，但由于该师团兵力不足且敌军阵地坚固，所以，未能如愿进攻。为此，决定从月浦镇和杨行镇调来有力部队，协助第三师团进攻吴淞镇。我将这个意图通知了第十一师团，让他们做好准备。然而，多数幕僚的意见是，不如直接让第十一师团进攻吴淞镇，这样会更有利。但我考虑到第三师团的名誉，还是决定让该师团实施进攻。第十一师团只需要抽出部分兵力协同作战即可。对上述的作战计划，还是要依靠海军的紧密协作。由海军从吴淞镇北方江岸方面进攻吴淞镇。不过，我看出海军方面不希望其陆战队来协同作战，所以也就不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了。

派遣军司令部的剩余人员今天也全过来了，我会见了各部部长，大家精神都很好。

8 月 29 日

今天，我乘坐的“由良”号驶向川沙镇江岸。当我视察过第十一师团的根据地情况后，便于傍晚时分又返回吴淞锚地。

第十一师团方面战况：

第十一师团今天还守着原先的阵地，正在做今后向前推进的准备。

今天，先遣队剩余人员全部登陆。在海军的协助下，根据地的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由于水上路线的设定和从上海调拨来的小蒸汽艇和小火轮也到了。所以，登陆效率明显提高。现在可以根据潮起潮落情况进行调节，整天进行登陆行动。

第三师团战况：

第三师团昨天一整天都受到敌军的攻击，但最后还是击退了敌军。步兵第六联队联队长在战斗中阵亡。

第三师团通过与海军协作进行侦察后决定，于后天即 31 日凌晨，从江岸方向强攻吴淞镇。第十一师团届时将派出强有力的步炮部队协同作战，并且命令他们扫荡吴淞炮台和宝山县城附近的敌军。

连日来，第三师团的登陆地点整天受到敌军来自吴淞镇方向和新近设在江湾镇附近的炮火的轰击，不仅登陆困难，而且运输船的船长被炸死，船员也不断出现死伤。有一阵子，货物和人员的登陆行动不得不停止下来，暂时停泊在吴淞锚地。

今天，军直辖的高射炮部队、无线电信部队也登陆了。高射炮部队直接由第三师团长指挥，执行根据地附近的防空任务。

本来整个派遣军的运输队伍就像一条蚯蚓。由于打头的是海军运输船队，所以，先头部队离后续部队越来越远。登陆一个星期以来，今天，整个先遣队总算集结在一起了。幸好这段时间没有受到敌军大规模进攻，部队能够占领预定计划中的地段，因此，部队便得以在此完成集结的任务了。这次登陆战的成功，我将士的英勇奋战自不必说，很多情况还得益于上天的保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军给予我们的大力协助，特别是第三师团受益最多。

8月30日(向杉山陆相提出我的建议)

第十一师团的情况：

昨天以来一直视察该师团的长参谋今天回来了。他汇报说，28日攻打罗店镇的战斗异常艰苦。和地①联队长亲自举着军刀冲上去砍杀了数名敌军。好不容易才阻击了敌军，保住了该镇的东南地区。但是，他们的正面还有多达两万人的敌军。更何况从嘉定来的增援部队也和这些敌军会合了。目前敌军正和我军对峙着，随时准备反击我军。而我军由于已受命抽调主力部队去扫荡吴淞镇方面的敌军了。所以，目前该师团只好从浏河镇方面调遣第四十三联队本部的炮兵中队。剩下的一个大队退而占领汤宅南方地区，增援该师团的右翼。

这样，第四十三联队(缺第一大队)炮兵一中队于半夜从罗店镇出发，经过月浦镇附近向吴淞镇进发了。

第三师团方面情况：

第三师团目前仍守在原地，做明天攻打吴淞镇周围地区的准备。我

---

① 原文如此。应为日军步兵第四十四联队长和知鹰二。

们正谋求由近藤海军少将指挥的第八水雷战队与我们紧密协同作战。

该师团应急动员起来的补充人员，今晨已陆续抵达吴淞锚地。除了部分物品外，人员已全部登陆。庆幸的是，至此已增加足够的攻击吴淞镇的兵力。

由于上述行动，第三师团的情况暂时有所好转。估计今后可以通过进攻吴淞镇，逐步巩固附近的根据地。但是，第十一师团的情况今后将更加困难和危急，需要认真研究并根据形势做出判断。我已命令幕僚们，要研究和判断整个形势。同时，我也给陆相写了私人信件要求说：考虑到上海南方形势，有必要增加一个师团的兵力。

几天前，驻南京的英国大使许阁森氏与陆军武官等人，乘车沿南京—上海公路去上海的途中，被某架飞机上的机关枪击中而身受重伤。可能这是我海军飞机射击的。但是，昨天也有支那飞机上印着太阳标记冒充我军飞机这个事实。因此，到底是哪家飞机所为，现在真相尚未弄明。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实是：最近，支那共产党不但袭击日军，还袭击上海租界里其他国家的人。另外，前天有一艘美国商船フーバー号，临时停泊在吴淞下游的长江时，被支那军的飞机击中，有人员伤亡，这也是事实。关于今后共产党的活动，我们是很难掌握他们的行踪的。自然，关于上述英国大使受伤事件很难断定就是我军所为。不仅如此，就算是我军开枪射击的，不发出警告而穿越正在进行战斗的战场的内外人员，挨了战斗之杖，也是在所难免的。我国并没有必要慌慌张张地表示遗憾，事情的性质并非如此。我觉得我国政府、上海使馆和海军的态度显得过于慌张了。

另外，从前些日子起，每天都有几艘英国商船出入上海港。其中还有被英国军舰护卫进港的认为是“汽油”船的船只。英国船现在还在利用支那搞进口活动，这也是事实。然而我觉得，由于战争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英国船只的进口活动，将随着支那军需品的匮乏而越发频繁。因此，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必须采取封锁手段实行沿岸封锁。基于上述原因，必须通过大使馆武官，督促他们再一次提出我的意见。因为现在海军所实行的封锁是极其消极的，成效甚微。

8月31日

今天仍在吴淞锚地观察第三师团进攻吴淞镇的情况。

第十一师团情况：

第十一师团今天仍在原地为今后的进攻做准备。

幸好敌军没有攻入浏河镇，这是最让我担心的事。目前，我第一水雷战队的两艘驱逐舰已抵达浏河河口附近，在配合那儿的部队作战。

计划协同第三师团进攻吴淞镇的第四十三联队，今天正逼近狮子林炮台，攻打那儿的敌军。

第三师团方面战况：

在第八水雷战队、第八战队的有力炮击和飞机轰炸后，鹰森大佐率领的第六十八联队（缺第二大队）炮兵一中队，于上午10时乘发动艇从吴淞镇北方江岸登陆，并占领了该地段。他们一整天都在清除顽强抵抗的敌军，然后又从炮台镇附近向吴淞镇西侧推进。

正面的敌军依然保持着从吴淞炮台、商船学校附近到西方大金家村附近的战线。现在已是深夜了。

从昨天起一直进行研究，我向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陈述了我对江南方面作战形势的判断。主要内容是，支那军与从津浦方面调来的陈诚部队合在一起，估计有十五六个师的兵力。他们正在寻机开始进攻我军。要重创这种大军团，我军至少还需要五个师团兵力。并提出，首先需要派遣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以及待命中的第十四师团过来。我的这种判断已经向第三舰队和川越大使通报，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为此，我想请他们分别向外务和海军陈述这个意见。

南京政府于前天即29日，发布中俄互不侵犯条约（21日缔结）。其内容和以前俄国与其他西欧各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基本相同。但是，根据我大使馆武官得到的情报证实，俄中之间同时还达成了秘密协定。实际上两国之间等于缔结了攻守同盟协定。

9月1日

仍在吴淞锚地，观察进攻吴淞炮台战况。

第十一师团方面情况：

形势没有变化。

今晨以来，浅田支队（第四十三联队）进攻了狮子林炮台附近的敌军，傍晚时分便占领了该炮台。

今天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第十二联队炮兵一大队）接到了参谋本部的来电，主要内容是让其回归派遣军。

第三师团方面情况：

鹰森联队今晨以来一直在进攻，中午时分占领了商船学校附近及大金家村附近。但是，守卫炮台的敌军相当顽强，他们死守炮台。直到日暮，我海军前来增援并从背后向其射击，才终于占领了该炮台。

这两三天，几乎见不到敌军在吴淞右岸发起反击了。只是江湾镇附近的炮兵（重炮）在妨碍我登陆行动。不过，这的确使登陆行动受阻，登陆速度明显迟缓了。可第三师团的后续部队业已抵达吴淞，正急等着登陆。鉴于这种情况，只好临时将粮草和其他物资改从上海杨浦栈桥码头卸上岸。这需要在海军的监视下进行。

今晨，参谋次长给军参谋长发来了关于昨天所提出意见的回电。主要意思是，根据派遣军的任务和现在的实际情况，不能立即同意我的意见。还通报说，第十四师团目前已被派往支那北方。这一来，除了仅仅让天谷支队回归第十一师团外，目前的方针和以前没有任何变化。为此，我更加为参谋本部的固执己见而深表遗憾。我只好决定静观形势，顺其自然。

另外，第三师团昨天正在攻打吴淞镇时，适逢一艘法国炮舰从黄浦江口驶来。该舰明显试图阻挠我发动艇航行。而且，该舰上似乎还有人用“手枪”向我小艇射击。根据这种情况判断，显然是支那军搭乘法国军舰来视察战况的。看到这种恶作剧的行为，第三舰队便立即向川越大使通报，要求向法国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并且，还通告说，如果今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我陆军将不能保证法国舰船的安全。

这两三天来，支那空军的势力逐渐减弱，我想一定是缺少炸弹了。不过，听日本电台广播说，根据前面提到过的俄中秘密条约，苏联最近从新疆方面派来了七十余架飞机增援支那军。虽然真假难断，但毫不怀疑的是这种事将来一定会出现。我深切地感到我军必须特别警惕这种

情况。

9月2日

今早在吴淞锚地。上午10时看见日章旗[1]飘扬在吴淞炮台上，感觉无限欣慰。今天一整天都在锚地等待着第六十八联队、第四十三联队向宝山方面挺进的战事进展情况的报告。

第十一师团情况：

该师团今晨遭到敌军攻击，尔后击退了敌军。浏河镇方面战况无变化。

浅间支队早上开向狮子林炮台东南方，尔后继续推进。月浦镇情况尚不明，不过好像从该镇到东部地区江岸还有相当多的敌军。

第三师团情况：

吴淞支流左岸几乎没有敌军来袭，铁道栈桥附近的登陆行动也顺利多了。

驻守支流左岸的第六十八联队于今晨占领了吴淞炮台，并占据了其西部直至大金村沿线。前方敌军依旧在尹家宅附近抵抗。逃进宝山的五百余敌军仍然占据在城内。

第三师团长尽量避免强攻宝山守备军，而是采用宣传手段劝降。恐怕不会见效的。

第三师团的后续兵团昨天已抵达吴淞锚地。因为登陆进展不顺，所以一直在等待时机。因为今晨占领了吴淞炮台，所以他们得以通过商船学校码头登陆。而且还在海军的援助下，修理该栈桥并清除危险物。下午，第十八联队也可开始登陆了。

在此，军部命令第三师团长，等第二十九旅团登陆完毕后，即以其为主力占领杨行镇。然后向刘家行和顾家宅推进。命令驻守吴淞支流右岸的部队，在原地逐步将其战线向西方扩展。不过，据观察，第二十九旅团开始推进的时间，最快也要到5日早上。

接到来电说，被遣往青岛的天谷支队，于今天半夜抵达吴淞锚地回

---

① 日本国旗。

归第十一师团。该师团可以用自行携带的登陆工具，从吴淞镇北侧登陆。然后迅速击退月浦镇附近的小股敌军，向罗店镇推进。计划为从背后攻击该敌军的师团长属下配备坦克一个中队。该部队最迟也得在5日早上出发。

另外，计划浅间支队协助天谷支队从月浦镇北方地区回到罗店镇。

本来，总支队原来受命去扫荡宝山城周围的。因计划不能如愿顺利实施，只好决定放弃原来的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扫荡宝山城也需要该支队的援助。

我还命令第三师团占领公大飞机场西部地区。不过，根据目前形势，今天是不能实施的。另一方面，飞机场设备基本完善，我侦察机也于昨天抵达锚地。因此，我命令第三师团为抵达的步兵第十八联队第二中队配备野战炮一个中队。再为之配备直属军部的坦克一小队，从杨浦镇码头登陆。我正在与该方面的海军磋商，希望该部队由该方面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属下指挥，进攻沈家巷镇东部的敌军阵地，占领该地周围地区。如果该部队的陆战队状况允许的话，实现上述目标后再返回第三师团。因为，估计部队一旦向该方面增援，今后恐怕不能撤回。所以，尽量少派兵力，只派能够达到目的的兵力就行了。但以后当派遣军的攻击方向转移时，我的意图是对吴淞支流右岸的进攻，尽量将正面控制在铁道（吴淞—上海）西部，避开江湾镇，进攻其西部的大场镇。

9月3日

今天依旧在吴淞锚地。

一、第十一师团战况：

形势没有变化。罗店镇前方敌军正在逐渐增加兵力包围我右翼。

浏河镇方面的敌军依然没有发起进攻。但为了防守根据地，还是派遣第十一师团的一中队，部署于长江沿岸。

用了一天时间，浅间支队终于推进到沙龙口一线。但遗憾的是，在那儿遭到敌军阻击，前进速度极其缓慢。

天未亮，天谷支队便抵达吴淞锚地。接着便立即从吴淞镇北部登陆。然后开始做推进的准备。今晨在军舰上会见了天谷少将，并给他下

达了命令。告诉他师团正望眼欲穿地期盼着支队的到来，命令他立即向月浦镇方向挺进，进入处于师团正面的敌军侧面。

二、第三师团方面：

今晨对宝山城附近的敌军进行飞机劝降宣传。如果到下午 2 时还不听劝告便实施进攻。但敌军丝毫没显露出动摇的姿态，于是从下午开始炮击。虽然多少向前进攻了一些距离，但该师团进攻宝山的斗志并不昂扬。如果他们一天都不能积极进攻的话，便会拖延天谷支队的进入。于是我一直与第三师团长谈到夜里，让他必须尽快攻打宝山城，为天谷支队开辟前进道路。

可是，今天第三师团还是向我汇报了明天继续散发劝降传单的打算。我觉得这是有损于我派遣军威信的做法，便予以否定。

谈到协助攻打公大方面的陆军部队力量单薄问题，我觉得海军方面情绪不佳。我便命令大家，一定要更加认真细致地研究该方面的进攻战术问题和兵力使用问题。

9 月 4 日

今天在吴淞锚地。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战况：

全局无变化。有报告说，罗店镇前面之敌的进攻虽然尚未停止，但规模逐渐缩小。从每当我炮击时敌军炮火便沉默下来这点看来，敌军士气已日渐衰落。所以对于这个方向，至少暂时可以放心了。

浅间支队从月浦镇北部各个地方向江岸推进，并与部署在那儿的敌军持续交战。战斗相当激烈，两个大队的队长一死一伤，炮弹也用尽了。得知这是该支队前进速度迟缓的原因。因此，今晚必须再从吴淞为他们补充炮弹，并于明天让浅间支队和天谷支队协同作战。

在锚泊地所有大小发动艇的努力之下，天谷支队战斗部队于今天中午全部登陆。登陆后他们便打算立即前往战场。但由于宝山县城及其西部的敌军依然没有撤退，没办法，只好延迟到明天再出发。

二、第三师团战况：

吴淞支流右岸的敌军因缺乏粮食而士气日益低落。

宝山县城及其西南部的敌军依然继续顽强抵抗。师团用第六十八联队(缺第一大队)对敌军进行攻击,到傍晚时分,逐渐逼近其西部河岸阵地。但最后还是没能击败敌军,又要过一夜了。我得知师团打算进攻宝山县城的战斗再延迟到明天,我感觉这对天谷支队的推进行动很不利。于是为了进一步督促该师团,我于下午3时命令他们继续快速攻打宝山县城。另外,还调遣刚刚登陆的臼炮大队临时归第三师团长指挥,协助攻打宝山县城。

关于公大飞机场方面进攻问题,为了缓和海军情绪,我特地派芳村参谋去第三舰队寻求他们的谅解。于是,进攻公大飞机场方面,又整整增加了第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的兵力。至此,圆满地完成了和陆战队协同进攻的准备。预定6日即后天拂晓开始发动进攻。

为了振奋全军士气,我想尽快将军司令部迁上岸,设置在水产学校附近。从前天起,就抓紧做迁移工作了,由于通信设备尚未完善,迁移工作也就一直未能如愿。暂时留下一艘运输船,于是决定先搬到那艘船上,然后停靠在该地点的江岸边,已经抓紧做了这个准备。

五郎从上海来了,带来了冈田尚的书信。据说他很好,现在在上海。不过很快又要回东京了。

9月5日

今天在宝山城前面的船上观察战事进展情况。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罗店镇和浏河镇方面没有变化。

天谷支队于上午8时在吴淞炮台西北地区摆开阵势,从第十八联队的中部地区向前推进,独自一边压制敌军,一边向其西部的西门大街方向推进。其行动值得赞赏。

浅间支队依然在沙龙江沿线等待天谷支队打进来。该师团剩余的辎重,今天开始从贵阳湾根据地登陆。

二、第三师团情况:

吴淞支流右岸的形势没有变化。第六十八联队主力已逐步将敌军驱逐出支流右岸。但曹家沙东侧桥头,直到傍晚还是没能夺取。

步兵第二十九旅团中的半数人马，已于昨天在张家上附近集结。但因第三十四联队尚未登陆，师团长不仅没有让部队进入支流右岸，也决定不攻打宝山县城。尽管天谷支队独自推进到了西门大街，可协同作战方面因此自然就有很多遗憾了。昨天这种情况有轻视军部命令的事实。调查原因之后，我觉得为了今后的行动，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总之，今天的战况，由于第三师团的消极态度，拖延了天谷支队的进攻行动。第三师团向杨行镇方面推进的准备也不无遗憾。

昨夜，军直属的重炮兵部队抵达了吴淞锚地，便立即开始登陆。估计明天战斗部队基本可以登陆完毕。

公大方面的进攻部队，又增加了步兵二中队。现在正在与海军紧密合作，做明天攻打公大的准备。

9月6日(占领宝山城)

今天依然在宝山城江边观察战况。

今夜“由良”号军舰遭到敌军飞机的轰炸，有三枚炸弹落于军舰侧翼的海上(约30公斤的炸弹)，其碎片炸伤了两名水兵。我却全然不知，一直在沉睡中，真是可笑至极。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罗店镇、浏河镇方面无变化。

今晨以来，天谷支队击败了宝山城西部的敌军，到傍晚时分，基本上攻进了吴淞支流沿线。

在这次战斗中，投降的敌军共约五百名。但后来发现他们有抵抗的意图，便全部枪杀了。

今晚，登陆完毕的野战重炮兵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将配备给天谷支队，这样，进攻正面敌军将会更加顺利。

二、第三师团情况：

吴淞支流右岸依然如故。

进攻公大飞机场的步兵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今天派部分人马从江岸方向、而主力则从杨桥浦方向向敌军阵地发起进攻，并夺取了预计中的第一线地区。

在吴淞支流右岸协助天谷支队，基本打进了支流一带。从凌晨起，用臼炮和榴弹炮对宝山城进行猛烈轰击后，开始按计划实施进攻。11时左右，首先是占领了西南门方面，接着又占领了南门和东南门方面的城墙。然后一天都在扫荡城内的残余敌军。

这样一来，今天可以说派遣军已经占领了吴淞支流右岸一带地区，确保了根据地。然而，对于正面敌军的殊死拼搏，与此相反，第三师团却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以至于耽误了进攻的日期。这给了敌军构筑和加强后方阵地的时间，致使攻打月浦镇的时日也要延迟。

参谋本部的西村少将前天抵达这儿，来视察作战情况。据他说，对目前的作战，参谋本部方面并没有改变原先的方针。他们的意图还是首先解决支那北方问题，将剩下的余力用于江南方面。我再次为他们的自大妄为和食古不化而扼腕。我还是就在江南作战的我军立场进行了说明，并恳切地表示，至少要暂时派一个师团给我军，这样对西部和南部，对确保上海都是至关重要的。和他约定一定妥善处理将来的事宜。另外，我还陈述了自己对派遣军今后形势的判断，当然还说了当我军任务完成后，还必须击败妄图对我军进攻和防守的敌军等等。

9月7日

自前天以来所期待的事，今天终于实现了。傍晚时分，我转乘商船“瑞惠”号前往吴淞炮台南侧的商船学校码头附近。在这儿和第三师团的联络就容易多了，非常适合全盘指挥作战。

第十一师团方面战况：

罗店镇、浏河镇情况依旧。

天谷支队还不断驱逐前面的残敌。到傍晚时，已推进到支流右岸的王家宅、余家宅和梅家宅一带。并确实与推进到北部贵家宅（江岸）和顾家宅一带的浅间支队联络上了。但敌军的抵抗非常顽强，不能一举进攻月浦镇，实在很遗憾。如果明天有重炮兵来增援，乐观的估计是可以达到目的的。师团的辎重几乎全部从贵阳湾上岸了。

第三师团方面情况：

依然在吴淞支流右岸。

今天，饭田大队刚接近敌军阵地便损失惨重，进攻根本不能如愿。

第十八联队（缺第三大队）和第六十八联队主力一起，在吴淞支流左岸地区越过支流向前推进。傍晚时分与天谷支队联络后便推进到王家宅、余家宅、金家祠堂、沈家宅一带。一直到傍晚，战斗都处于胶着状态。但是，尽管军部前天命令师团，要将第二十九旅团的全部兵力都用来进攻，可由于师团长不舍得用兵，致使战况没什么进展。更甚者，结果还使天谷支队不能顺利攻打月浦镇，实在令人遗憾。我认为这是因为第三师团不了解我军今后的作战方针所致。明晨要派西原大佐去师团长那儿，向他详细传达军部意图并督促他执行任务。

今天，将配备给第三师团的臼炮复归军部直辖指挥了。我将其中一个中队部署在吴淞镇北部地区，占领面向浦东方向的阵地。另外还控制着高射炮，将其配备给师团和碇泊场司令部，以此完善根据地的空防系统。

今天在军舰“由良”号上与南云司令官及其部下一起干杯辞行。自搭乘这艘军舰半个月以来，舰组人员都以诚相待，热情地帮助我们，干杯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希望今后第八战队继续和我们密切合作。

9月8日（派遣军增加兵力）

昨夜，难得安心地酣睡了一夜。今晨待在船上观察根据地形势和登陆情况。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嘉定东部地区敌军正不断增加炮兵（也有15厘米加农炮）。并且，其兵力已向左翼方向移动。夜里，敌军还进行了飞机轰炸，试图进攻罗店镇。不过，据报告说，第十一师团士气旺盛，击退了每一次进攻。但来自这方面敌军的压制对派遣军的威胁最大。即便如此，由于从贵阳湾附近根据地通往该地的道路尚未修好，所以无法将重炮运往该地。不得已，只好让军部直辖的机关枪大队的一个中队离开车马，明早乘驱逐舰前往贵阳湾，直接增援第十一师团。

天谷支队与浅间支队已扎扎实实地在一起合作了，他们击退了增援月浦镇东部地区的敌军。到傍晚时，又向前推进了一些。但是，因为那

儿敌军抵抗顽强，加上地势险恶，炮兵观测不到准确目标，炮击效果不佳，所以进攻不能顺利进行。

今夜，除了为天谷支队增加野战炮大队外，今晨还为他们增加了迫击炮大队（缺一个中队）。另外，军部直辖的机关枪大队（缺一个中队），今夜也要行军去增援该支队，以此协助天谷支队实施进攻计划。

二、第三师团方面情况：

吴淞支流右岸的部队一如既往。

支流左岸地区第三师团的进攻行动，原来是由位于其右翼的第六十八联队（缺一个大队）实施的，现在由第三十四联队的一个大队代替实施。第十八联队并列部署在第三十四联队的左边做进攻准备。军部今晨派西原大佐去第三师团长那儿，向他说明军部的作战意图，并就今后进攻计划概略地给他下了命令，督促他一定要坚决快速地攻打杨行镇。但是师团长很不情愿向这方面派兵。因此，向这方面的进攻，不能取得理想的突破性成果，实在是一大憾事。今晚还要进一步向他通报第十一师团主力方面和天谷支队艰苦作战的情况，以此督促他实施进攻行动。

今天，第六十八联队将兵力集结在宝山县东南地区，作为军部（两个大队）和师团（一个大队）的预备部队。

进攻公大飞机场方面的清水支队，今晨得到了一个迫击炮中队的增援（配备了一个军部直辖的部队），并果断采取进攻行动。到傍晚时分，已推进到军工路一带，夺得两座敌军工事。为此，几天来一直在公大飞机场待命的我侦察机中队，从今天起便能够开始进行飞行活动了。该支队的进攻成功是伟大的。

今天，参谋总长又来电了，要为我军派遣增援部队。电文如下：

一、正在开往支那北部的野战重炮兵一个大队，正改变航向从海上向你部开进，预计一两天内便可抵达。

二、后备步兵十个大队和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其中四个步兵大队由军舰运送，预计于10日左右抵达你部。

三、重藤少将指挥的台湾守备步兵四个大队、山炮一个大队（两个中队）。

上述第一项部队抵达后，将仍然由同一军舰送往吴淞。抵达日期未定。

这样一来，我军总共增加了一个师团的兵力。对当局至今的苦心，我是尽量体谅的。

但现在他们又决然地完全改变了以往的方针。对他们这种对江南战场如此专制的态度我还是感到很遗憾。不过，致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原田少将不断提意见和西村少佐上次来视察的结果。总之，我军现在已拥有了完成任务至少需要的兵力了，这还是令人欣慰的。我又于今天向参谋总长去电，告诉他预计今后的会战可能会出现5000人左右的伤亡情况（现在约有2500人左右），所以，增援部队除了补缺会战的伤亡人数外，会战之后即需要大量人力。所以要求上述增援部队尽量在9月中旬抵达我部。

从前些天开始，两个师团的士兵中都出现了少数痢疾患者。昨天，天谷支队中出现了约六十名严重的痢疾患者。怀疑他们是染上了伤寒病，现在正在对他们进行防疫检查。

军兵站的各个部队正在登陆。其中一部分已登陆完毕，其余还在继续登陆。

今天给七夫和文子寄了书信和一个封套。没有要求再增加送什么物品。

九月初秋吴淞锚地偶感

东天告晓日晨扬，江岸遥野旭旌飞。
忽闻重殷雷声响，王洲十万救四民。

九月初六宝山县城夺取后

旭旌飞处观月台，可怜重炮雷声迹。
时迎雅客含欢秋，残月出悬宝山城。

9月9日

今天在“瑞惠”号。军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员，在水产学校修好之前，

均在此办公。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战况：

罗店镇方面敌军的攻势基本萎靡不振了。今天，陆海军的飞机轰炸了敌军嘉定及其东部的阵地，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这些战果对振作第十一师团全体将士士气起到的作用是显著的。

今早8时30分，增援该方面军的机关枪中队乘水雷艇抵达贵阳湾并在那儿登陆。登陆后便立即赶往罗店镇。另外，改变航线驶向上海来的后备大队中的两个大队，傍晚时分乘军舰抵达贵阳湾。他们也立即开始登陆。他们将作为守备罗店镇的部队隶属第十一师团。

至此，近日来一直令人忧虑的形势，基本不用再担心了。

天谷支队从今晨起，便一直在进攻月浦镇及敌军的东部阵地。但仅仅推进了几百米，进攻不能如愿地顺利进行。该支队自登陆以来，已出现相当大的损耗。缺乏饮用水，外加炎热的酷暑，都是出现巨大损耗的原因。痢疾患者的出现必定影响了进攻斗志。

二、第三师团方面情况：

由于兵力得不到补充和进攻气势不振，第二十九旅团的进攻只离开原地一点，真是很遗憾。他们的行动大大地影响了天谷支队的进攻行动。新增援该师团的军部直辖的12厘米榴弹炮联队一个大队和轻渡河材料一个中队也抵达了。根据全局形势，指挥他们立即进攻杨行镇。该师团开始给予了第六十八联队过重的任务，却不舍得派用第二十九旅团，导致现在这种结果(第六十八联队伤亡过半)。

受命攻打公大方面的第十八联队的饭田大队，今早进行了勇猛的强攻，到中午已夺得敌军三处工事了，成绩斐然。然而，在这期间，大队长及三个中队长和大队副官等都将自己的荣耀保持到了最后一刻。该大队的干部们身先士卒的勇敢精神令人感动不已。尽管如此，将士们进攻士气依然不衰。听到这一报告真让我感动的不禁潸然泪下。于是命令师团长要嘉奖他们。同时，为了增援该大队，傍晚时分调第三十四联队的一个中队前往该地。主要是为了防备失去工事的敌军再对那里进行反攻。

在这次战斗期间，海军从江上用炮火协助战斗。但陆战队的行动却

不很迅速，令人遗憾。在第三舰队长官的命令下，他们才慢腾腾地在部分战线上向前推进了一点而已。本来就不能指望海军陆战队在陆地战斗。今后一定要好好指导陆战队的陆地作战行动。

由于上述的行动，公大飞机场就此便掌握在我军手中。从下午开始，许多陆海军的飞机也可以开始在此活动了。这全都归功于饭田支队出色的英勇作战。

根据今天得到的东京亚洲协会通报得知，上个月 22 日，震樊元重新担任天津大亚洲协会会长，东野俊就日支提携、防共等问题发表声明。得悉这个消息真是不胜欣喜。另外，根据中谷武世的来电得知，他深深感到虽然我军得到支那北方的权益较晚，但必须搞好治安工作，特别是思想工作。今后必须逐渐在这方面下工夫。得知他持这种想法，我也很满意。中谷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他提出应该和北支那军民一起商讨开展亚洲运动。对他的这种想法我也很满意。

我们所期待的是，我们要扩大兴亚运动的呼声。等将来江南的战事告一段落后，我还希望在江南发动相应的兴亚运动。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所以，对原田少将大概地讲了这个计划。

9 月 10 日(第一次登陆)

凌晨 1 时收到中央的电报。指示将临时再派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师团来增援我军。这达到了我预期的要求，为此我十分满意。当我得知这只不过是临时援兵。如果我军任务和以往无异还行，但听说最迟到 10 月底，那时只留下两个师团，其他主力还要转向奔赴北支那时，我感到非常震惊。这样的话，我军的进攻任务将会完成得很不彻底，攻打敌军行动将半途而废。特别是对于上海北部地区，没有两个师团的防守，是不能确保上海，不能保护人民安全的。况且，考虑到这将会大大损害皇军的威信，不禁感到十分焦虑。不过我还是乐观地认为，不管怎样，眼下拥有的兵力，已经可以实施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了，这还是令人很宽慰的。以后的事到那时自然会得到解决的。于是，今天我立即登陆来到设置在原水产学校的军司令部。根据本次增援部队情况，和幕僚们商讨今后的作战方针。幕僚认为大多数人的态度是消极的，缺乏

开始阶段的斗志。为此，我命令大家必须好好考虑和研究鼓舞士气的方法。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的情况：

罗店镇方面没有大的变化。来增援的机关枪中队已平安抵达。另外，后备大队也在今晚从贵阳湾登陆完毕。他们立即被指示去罗店镇后方。因此，该方面的情况暂时令人放心。

天谷支队和浅间支队协作，在傍晚时分基本占领了月浦镇，不过还没有完全夺取敌军阵地。进攻行动还在继续进行。因此，首先在这方面也给人以愁眉渐开之感。

二、第三师团方面战况：

步兵第二十九旅团的进攻仅仅推进了五六百米，还没能占领杨行镇。真为他们进攻仍然迟缓感到遗憾。

占领公大飞机场西部地区后，因为敌军还继续从正面向我飞机场射击，所以那儿还不安全。因此海军方面提出希望扩大这方面的战果。但我军如果再向这方面抽调兵力的话，对整个形势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敦促幕僚们要慎重细致地研究这方面的对策。

对前些天出现的伤寒疑似患者进行细菌检验后证实，他们患的的确是伤寒。万幸的是现在这个病没有怎么扩散。今天收容的患者约有百名左右，主要是天谷支队的士兵。其次是第六十八联队主要在宝山城方面活动的士兵。看来原因与敌军没有关系，主要与饮用了吴淞支流的河水有关。患病死亡三十余人后，已没有新的死亡了。现在大多数患者的病情已趋好转。军医部长督促大家一定要万无一失地做好隔离和消毒等工作。

目前，正在努力督促经理部长和第三科研究解决给养的供应问题，特别是水的供给问题。幸运的是，恰好今天大使馆日高参事来访，便拜托他：希望居住在上海的日本国人用送水船向吴淞和贵阳湾供水。

九月七日转乘瑞惠号

应悦优轮名瑞惠　本是蓬莱来往船

王洲来镇江南秋　满月沃野今欲捻

9月11日(转移到水产学校)

今天中午就要离开“瑞惠”号,转移到设置在水产学校校址里的军司令部。几天来,那儿一直在做安置工作。这些天来,船长以及部下在我们乘船期间一直精心照料我们,特别是在分别之际,又热情地将床、椅子和桌子赠送给我们。承蒙他们的关照,原本只能遮风挡雨的司令部,现在也便于居住了。船上的男服务生川井矶原来一直在“蓬莱”号上工作,前年,在我来往于台湾之间时认识了我,于是他特地要求跟随我来战场为我服务。我答应他的要求,让他跟随在我的左右。

离开该船之际,就今后派遣军的作战事宜,我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陆军大臣,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

一、感谢他为我军增加了两三个师团。

二、然而,这些增援部队最迟必须在10月底之前开赴北方。从大演习的战术上考虑,从目前形势看,还不能立即按这个决定执行。

三、根据我军的任务规定,我军至少要将敌军赶到常熟、苏州、嘉定一带以外,利用地形和政治、经济压力,进攻江南重地。只要目前形势无大的变化,仅靠派遣军少量的兵力来防守上海西部周围地区,显然会使派遣军形势发生逆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最初的困境中。

四、因此,11月底前,派遣军至少要保持五个师团的兵力。实现上述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五、为此,请迅速召开陆海军参谋会议,从根本上决定今后的作战方针。紧要的是要彻底改变参谋本部负责人顽固不化的方针。总之,必须更换负责人。

另外,根据参谋本部的要求向总部发电,汇报了就目前局势制定的作战方案。总之,我现在还是尽量按照该部的意见和希望制定今后的作战计划,并于傍晚时分电告。该方案本来就存在许多我自己也不满意之处。还有幕僚们出于糊涂的想法,消极应付参谋本部的地方。我尽量排除这些做法,竭力在尽可能尊重中央意见的同时,使方案接近我自己的要求。方案大致如下:

一、等第一〇一师团来到之后,用六个师团攻打大场镇和南翔一带。然后尽可能地继续攻打嘉定。将敌军阻击在太仓、安亭以西地区。

二、然后，大体占领嘉定、南翔附近一带。那儿的防守线将根据当时情况决定。

三、对于浦东地区，将使用后续兵团的部分部队，逐渐对其进行扫荡。

重藤支队将于14日左右抵达。关于如何使用该支队问题，幕僚们意见不一。有的建议用于浦东，有的建议用于公大方面。我则根据将来的需要，正考虑着使用方法。主导想法是决定派它前往第十一师团方面。其登陆地点，将根据今后月浦镇方面的形势再做决定。

鉴于为了确保公大飞机场的安全和便于增援我军的部队登陆，觉得必须开放上海、吴淞路。为此，我做出一个非常英明的决断：让步兵第五旅团长指挥的步兵第六联队（缺一个大队）一个重炮大队和野战重炮两个大队，同以前的饭田支队联合起来，攻打并占领殷行镇—沈家镇一带，并临时由军部直辖管理。另外，吴淞支流右岸以前的防守区域，让小田兵站司令官带领一个步兵大队和后续的两个大队（缺两个中队）来防守。

还有，为了对抗由浦东方面向上海，特别是向杨桥浦附近射击的敌军炮火，希望在杨桥浦附近部署一个臼炮中队。

（今天，向七夫和文子发了电信。又向亚洲协会发了电信，要求他们派遣鹿子木博士去北支那。）

一、第十一师团战况：

罗店镇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后备大队已逐渐向右翼及内侧集结。另外，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小队正在从右翼方面进攻练塘一带。到傍晚时分，基本能够攻进唐宅和王宅一带。

向月浦镇方面的进攻，虽然一整天没什么进展，但现在已基本包围了月浦镇，形成可以一举攻下之势。

二、第三师团战况：

吴淞支流右岸形势一如既往。

对杨行镇的进攻很不顺利，甚为遗憾。但现在也基本形成了包围其东南部，再进一步便可形成夺取之势了。

现在，军部仍然将第六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作为军部的预备队外，剩余部队仍归属师团长指挥，并督促他发起进攻。

前些天，计划在宝山城南部修筑飞机场，现在正在侦察之中，看来在那儿设机场是有希望的。除了使用海军的一千余人外，还派第三师团六百名辎重兵前去增援，以此快速建设陆海军共用的飞机场。估计陆军用的飞机场在几天内便可以完成。

今天，我军又新增加了飞行集团司令部的一个中队和一个侦察战斗中队。

9月12日

在陆上安静地睡了第一夜。6时起床洗漱后，就向遥远的东方遥拜祈祷，并在校园内设置的小亭内进行思考。虽然亭边花草均已荒芜，但是野花依然绽放着笑脸，夹竹桃也在盛开，不禁令人思绪万千。于是有感而吟诵道：

江南由来艳丽地　　苏扬佳人竞妍桃
仁侠王洲成登峰　　开花似媚夹竹桃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情况：

罗店镇方面无变化。

天谷支队于今晨终于占领了月浦镇。他们一边追击敌军，一边将战线推进到月浦镇西部半里地外的东钱桥和张宅一带。因为月浦镇东边的桥梁被破坏了，所以，炮兵不能跟随过去。为此，特派架桥部队的一个中队去搭建浮桥，以便让车辆渡河。

浅间支队按照师团长的要求，快速进发到罗店镇。根据我的旨意同天谷支队合作，扫荡罗店镇东部的敌军。

二、第三师团方面情况：

上野旅团一早便占领了杨行镇，然后追击敌军，将战线推进到杨行镇西部约三千米的颜十房一带。但因敌军还在附近抵抗，所以未能继续推进。

第五旅团片山理一郎指挥的部队，今天下午向后备大队交代了守备任务后，正在做推进准备。总之，月浦镇和杨行镇的敌军，好像在昨夜

利用黑夜掩护撤退了。我两师团随后即占领了该阵地，但是已延误了追击的时间。我军缺乏昂扬斗志与地形和气候也有关系。为此，深感遗憾。

歌曰：

悬挂月杨半腰间，

天谷、上野流连五天。

总之，这已成为现实情况了，需要好好考虑今后的对策。

根据侦察机的侦察报告得知，今天中午敌军正在从月浦镇和杨行镇向西南方向撤退。可以看见从大场镇向南翔行驶的汽车队列。总之，毫无疑问，敌军的阵线已全面崩溃了。

9月13日

今天在水产学校校址里的军司令部。傍晚开始下起的小雨，入夜以来已下得相当大了。因宿舍漏雨闹腾了一会儿。不过，这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下雨，令人感觉到满目花草都显得生机盎然。将士也如同解除了饥渴似的，人人都充满喜悦。不过我担心夜里天气转凉会不断出现腹泻患者。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情况：

罗店镇方面基本无变化。只是和知联队的一个大队和炮兵一个大队现在依然在向练塘一带进攻，目前情况不明。

天谷支队（浅间联队长）正在追击前面的敌军，已经将战线推进到淑里桥、小顾宅、西毛巷、北字宅一带。不过，前面的敌军依然在顽强抵抗，因此，不能顺利向前挺进。

二、第三师团情况：

第三师团主力正在追击敌军。他们经过北藩径、颜十房推进到宝宅一带。但是，颜十房一带的敌军抵抗很顽强，敌军至今还占据着从顾家宅、东方陈宅、王宅附近到蔷里、十二房、周家巷一带的阵地。因此，我军进攻不能如愿以偿。

吴淞支流右岸根据地前面的正西面，还有五六百名敌军正向这边逼近并进行抵抗，并在夜间袭击刚接管阵地的后备部队。敌军先后袭击了

两次，估计敌军约三百余名，不过都被我军击退了。

守在江湾东部地区的饭田支队，他们前面的敌军大清早就没见踪影，因此，他们开始不断向前推进。片山支队已停止前些天开始的进攻计划了，并从淞沪铁道东侧地区一下子就前进到了江湾镇。然后，又从陆家桥（铁道沿线）推进到盛家宅、齐家宅一带。并受命准备进攻江湾镇。今天下午2时30分，该支队从防守线出发，到傍晚时分已推进到前面所提到的被命令抵达的地区。江湾镇东侧及紧邻着的东部地区还有敌军阵地，敌军还固守在那里。前些天暴发的伤寒病，已不再有新的患者了。虽然各个部队还出现腹泻患者，但为数不多。军部命令第三科一定要努力保证供应水。委托住在上海的日本国人，希望他们为我们供水一事，至今还没有消息。

接到建川中将来的电报。得知军部目前逐渐重视南京方面的作战了。不过，不会影响派遣军今后的作战。

今天冈田从上海来指示说，让我做好回东京的准备。

我从今早起也开始腹泻了。一天只是喝粥、休息，到下午便痊愈了。这使我更加担忧水的问题。

9月14日（重藤支队抵达）

今天时有阴雨，到傍晚时天气转晴。半弦月清澈明亮。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情况：

罗店镇附近无变化。

天谷、浅间支队又向前推进了一些。浅间支队占领了金宅、重家宅。但天谷支队前面的敌军依然在顽强抵抗。该支队已出现高达八九百人的伤亡（其中包括两百左右的伤寒病人和腹泻病人）。由于这个原因，天谷支队的进攻行动也不能顺利进行，只是一直和师团保持着联络。今天该支队按照先前的命令，又归属师团长指挥了。

今早，重藤支队抵达贵阳湾后立即开始登陆。今天我又将重藤少将叫到军司令部，向他详细说明了今后军部的方针，并且命令他与第十一师团合作，首先击溃前方敌军。

虽然重藤支队的应急动员兵力现在只有四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

中队。不过，正在九州进行动员的补充人员将会在两三天之内抵达。另外，台湾方面还要拉来千余劳力，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补充给养。这样，可以断定该部队将具有相当的活动能力。再说，重藤是经我多年调教的、很有前途的将领。

二、第三师团的情况：

第三师团主力由于前面的敌军依然顽抗，因而进攻乏力。

片山支队的情况依然如故。虽然江湾镇附近的敌军兵力并不强大，但是，不仅其阵地异常坚固，而且敌军逐渐向阵地两翼扩展地盘。因此，形势并不乐观。不过，其左翼方面的敌军已经撤退。从而海军陆战队得以与饭田大队联系，大部分都向松飓路一带前进了。

吴淞附近根据地守备区域未出现异常情况，只是昨夜有敌机空袭。我高射炮予以反击，但徒劳无功。不过敌机的空袭也未得逞。

偶　　感

月浦杨行既失守，市政楼上旭旌举。
妖云一过慈雨来，淞沪风物皆欲苏。

川上天山订正

月浦杨行一击摧，旭旌更雁市朝台。
妖云一过南风至，淞沪物情苏色来。

今天第一次拜托文子发了一封书信。在信中向各地驻守部队司令部预备医院表示慰问。并发书信给建川和西原，将一切都拜托他们了。

9月15日(终日间断小雨，温度偏低)

今天是接受重大使命以来第一个月的纪念日。

我军自从登陆以来，至今为止，基本占据了预定地盘。而且进攻大场镇、南翔、嘉定的工作也准备就绪。这全仰仗着天皇的威严和光芒，真令我感恩不尽。不过，在此期间，两个师团死伤人员共有4200名，军马损失300匹。令人悲哀不已。我们发誓今后将重振士气，一旦增援师团

抵达，即进行决战。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罗店镇方面无变化。敌军曾从右翼袭击，但被我击退。

左翼（原天谷、浅间支队）由北曹和南曹附近向吴家宅和吴家桥一带进发。但在左翼边缘的部队还滞留在南毛巷，与固守在正面附近的何家店、曾家巷的敌军对峙着。

今天敌军有一个团兵力从刘家行来增援罗店镇南部阵地，在我炮兵的炮火打击下，敌军伤亡惨重。

二、第三师团情况：

师团主力继续进攻前方敌军。右翼边缘方面，已派骑兵联队向小舍宅、威家宅开进。还派步兵第二十九旅团向北潘径、火烧场、小朱宅、杨木桥一带开进。其左翼部队尚还滞后，停留在养家塘、张宅一带。另外，虽然派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前进至其左翼，并占领了新宅、贺宅一带。但由于炮兵弹药（主要是榴弹）不足以及受气候干扰等原因，目前处于停止前进状态。如果不再增加兵力，我觉得继续向刘家行、顾家宅一带开进是困难的。

吴淞根据地和片山支队方面形势没有变化。江湾镇附近地区的敌军依然固守阵地，且每天向两翼扩展阵地，威胁着我方。

今天，参谋本部派遣来的有末少佐抵达我军部。从他所说的话看来，参谋本部注意力转向北方的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他们只是在考虑将来形势变化而已。这一来，我也安心了，并且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心。这次得到了增援兵力，我将利用这些兵力，将部队至少要推进到苏州、常熟和松江一带。

七夫那儿来了电报，是关于左藤的事。

9月16日（时有小雨）

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今天一直惦记着前线将士的情况，还督促会计部长制定计划保证给养供应。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反复研究今后的作战计划。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情况：

大体上没什么变化。

师团长要重藤支队向中央集中，这是为了从中央往外攻击。这也是借鉴了以往向两翼进攻的经验，现在只是一个劲地扩大正面地盘。他的这种战术也多是考虑到为了对付兵力无法计数的敌军。

另外，原天谷支队伤病员很多，特别是因为霍乱流行，导致部队在突破前线后，又不得不向后方集结。现在采取彻底的防疫措施是绝对正确的。为了查清发病原因，以便采取善后措施，今天军部派了防疫人员去该部队。

另外，师团的左翼部队，第四十四、第四十三联队都归第一旅团指挥，夺取了马桥和北塘口的敌军阵地。不过，随后的进攻行动并没有顺利展开。

二、第三师团方面情况：

师团主力已开进到金家湾和杨家宅一带，但两翼的战况没有进展。因此，军司令部认为有必要增强该部队的兵力。特别要抽调出配备给片山支队的重炮大队、独立工兵中队以及第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第三十四联队的一个中队给师团长，由他指挥。还要让作为军部预备队的第六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重新归属该师团。

另外，为了增强片山支队力量，今天将守备根据地的第六联队的一个大队重新归属该支队，并且又增援给该支队一个后备步兵大队。但是，正面敌军的兵力也在不断加强，经常还试探着袭击我方薄弱之处，所以形势并不乐观。

今天，又新来了五个后备步兵大队。因此我派其中两个大队去守备吴淞河左岸根据地；派一个大队守备吴淞河右岸；派一个大队给片山支队。剩下的一个大队留下来作为军部的预备队。

根据第二课判断的形势表明，敌军正频繁地在全线增加兵力。好像似乎敌军企图将大场、南翔、嘉定一带作为第一战线进行决战。不过，两师团前面的敌军依旧在顽强抵抗，现在很难判断敌军的真正意图。

9月17日(终日小雨，时而间歇)

今天还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每天我都要向东方祈祷，希望天气尽

快晴朗，可毫无效果。这让我心神不宁，日夜都在惦记着将士们的健康。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情况：

罗店镇方面没有大的变化。

重藤支队正在向川沙镇方面集结兵力。其部分兵力为了摸清敌军情况，已前往川沙镇西部约一里①处的吴家宅、南樊宅附近。

师团右翼部队已占领了马桥和南塘口。另外，浅间支队今天采取夜袭行动，夺取了马家宅。

天谷支队方面今天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出现新的霍乱患者。现在正采取严密的防疫措施。

二、第三师团方面情况：

主力以及片山支队都没有变化。

有末少佐今天出发去东京，我托他向东京方面转达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派遣军未来作战的建议：

今后，派遣军主要还是继续在苏州、嘉兴一带作战。因为这里是扼住江南地区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要地。必须控制住该地区，掐断该地区与南京政府的联系。如果最基本的进攻都完成不了，那么，以后调用兵力就非常困难。最终，派遣军为了完成任务还必须增兵。虽然这样做也行，可是会严重损害派遣军的威信。因此，如果北方局势迫使派遣军中途停止战斗，用尽量少的兵力以消极态度进行作战的话，我军宁可放弃上海，这样才有利于保持军威。

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军的作战会延长到12月上旬。如果实在不得已要减少派遣军兵力的话，至少也要留下5个师团和12个后备步兵大队。

（二）我军对目前形势的判断：

现在敌军正不断增加兵力，目前已增到43个师了。今后还要增援20个师左右的兵力，并且摆出与我军在大场、南翔、嘉定一带决战的架势。敌军还试图将常熟、苏州、嘉兴一带，以及其后方的江阴、无锡、杭州

---

① 日本的长度单位。1里＝3.924公里。

一带作为最后阵地进行抵抗。最终以南京东南地区作为反攻阵地，逐渐进入持久消耗战状态，打持久消耗战。

此外，作为我个人意见，写了有关今后攻占南京的作战方针以及有关用兵的想法，一并作为给次长的参考捎往东京。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作战方针：

用派遣军的主力部队，从江南地区的太湖两侧地区及南京东面和南面，以包围之势攻打南京。

再用一部分兵力占领杭州，占据浙东地区。

还有部分兵力占领江北地区的通州、扬州、浦口等要地，以此掐断与支那北方的联系。

（二）所用兵力编排：

方面军司令部一。

特配备一个强有力的参谋机构。

第一军　主要有两个野炮师团、一个山炮师团为主力部队。

主要从太湖以北开往南京东面进行作战。

第二军　配备一个野炮师团和一个山炮师团。

主要从太湖以南开往南京南面作战。

独立山炮一个师团。

占领杭州，占据浙东地区。

军直辖部队：

配备一个重炮旅团和其他攻城炮兵。

后备步兵约有十五个大队。

铁道兵一个联队。

其他略。

方面军的兵站监部一。

兵站各部队除了增加一些始终需要的物品外，特别要为水路兵站配备必要的人员和物资。估计运输这些物资的小船大部分可以在当地征缴到。

作战时期：

第一期　自12月中旬至1月下旬

攻打江阴、无锡、湖州，攻进常州、宜兴和广德一带。

第二期　自2月上旬至2月下旬

占领镇江、句容、溧水和宁国一带。

第三期　自3月上旬至3月下旬

攻打南京。

上述作战计划，是以12月上旬前占领福山、常熟、苏州、嘉兴一带为基础的，是为了连续作战而制定的方案。今后，可以根据派遣军计划的成功情况，来缩减作战时期。

除了上述作战计划外，今后为了派遣军，还要敦促当局考虑补充人员、弹药。10月中旬还需要补充大约五千人。因为攻打浦东会涉及到国际关系问题(浦东地区有很多外国工厂。主要考虑到，在攻打南市时，有很多士兵和民众会逃进各个租界而引起混乱)。我希望尽量在上海西部地区决战，使浦东及南市的敌军自动撤退，以减轻这些地区的武力压力。为此，我曾让人事先告之我海军及侨民，尽管他们感到不满，也应持忍耐的态度。

另外，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目前我军最值得称赞的战术是包围战。可是，派遣军面对的是数量庞大、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如果采取包围进攻战术的话，其结果只会不断扩大我军正面战线，削弱我军的突击能力。为此，我顺带说明，我军宁愿优先考虑中央突破的进攻战术。

此外，我军中还有很多霍乱患者及大量伤员。这些都是最令人担忧的事，却又都是已经发生了的实际情况。今后必须更加小心提防，努力完成派遣军之重任。谨请总长殿下向上面陈情。

到今天为止，我所了解的军中伤亡情况是：根据15日的调查，我军伤亡人数已达5500余名。此外，各种病患者也超过了500名。死亡总数达2000余人，真令人扼腕痛惜啊。

9月18日

早晨以来一直断断续续地下着小雨，阴霾沉重。今天我又面向东方祈祷天晴了。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情况：

无大变化。

军部正指示该师团攻打正面敌军，尽最大努力将敌军尽可能远地向西逼退。不过，当初军部是命令该师团攻打嘉兴的，只是后来根据情况变化而顺延了。其后，军部为了今后的作战，期望该师团迅速击退正面敌军，为此，不断下达内部指示，该师团也一直执行着这些指示。我认为有必要让该师团明确军部希望其不断取得进展的意图，不过，我也不想再督促他们了。现在想来，该师团自始至终都在极其艰苦地作战。加上如今天谷支队又出现了众多伤病员，也该体谅他们的处境了。因此，今天我特地忍住，没有再敦促他们，还将我的想法告诉同僚，特意提醒他们要妥善处理该师团的事。

今夜，该师团部分兵力偷袭了马家桥(宅)。因为利用了雨天和夜幕掩护，所以轻易地达到了目的，有些收获。

二、第三师团情况：

该师团正面局势没有变化。不过，军部认为推进目前战线对准备今后的作战是必要的。尽管前天为第三师团主力方面增加了步炮兵，却因为连续阴雨，至今都还没有做好进攻准备，导致出现了目前这种特殊局势。

片山支队方面也无变化。

今天飞行兵团司令部和战斗一中队特地从台湾赶来增援派遣军，他们一抵达即开始登陆。随后便命令他们前往位于宝山城南面正在修建中的飞机场做飞行准备。此外，后备步兵大队中尚未到达的部队今天也陆续抵达了。于是，我又为重藤支队配备了一个山炮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这两支队伍从贵阳湾登陆后就归属于重藤支队了。

今夜敌机来空袭了两次，只有一架飞机，炸了宝山城和杨行镇附近后便离去了。尽管我军用高射炮和机关枪进行了反击，但没有击中。由此也看出我军高射炮队素质不行，今后必须大力加强训练。

天气阴霾，心情甚是忧郁。真可曰：

执拗妖氛自西起，一云过去一云迷。
东方旭晖昭乎辉，光被暗暝照苍生。

又曰：

汗了戎衣四十年，兴亡如梦大江流。
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

上述诗为旧作改写而成。

几天来，可闻鸟语歌声。时而可见不知从何处来的山羊和狗，悠闲地走进庭院。见到此情此景，不觉吟道：

鸟飞来，山羊来，狗也来。
主人必定也快要来。

又曰：(叹息支那人还不归来)

我君主是来者不拒的，
大唐民众尚不知我君主谕旨。

9月19日

连日来一直阴雨绵绵，今天终于放晴了。见到久违的太阳，心情真是爽啊。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第十一师团决定在明天即20日发动进攻，攻打前方敌军。为此，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即，将罗店镇西北部的守备任务交给重藤支队，将师团所有兵力集中在罗店镇南端及东部地区，从狭小的正面突破敌军阵地。选择的进攻路线是罗店南方小堂子、北朱宅以及蒋家宅一带。我觉得这种路线太消极了，可鉴于师团目前状态，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重藤支队派一部分兵力守护罗店镇西北部地区，主力部队决定从其北部更远的约六七公里处的陈宅、张家宅和沈家村附近，向西南方向的敌军发起进攻。今天已经发起了进攻，据傍晚时分传来的报告说已占领了沈家宅。

原天谷支队的霍乱疫情，今天没有继续出现新的患者，但伤病员还是相当多的。天谷少将从昨天开始也患上了赤痢，被收容进月浦镇的野

战医院。不过，今天他的病情没有加重，已不用担心了。

二、第三师团情况：

战况无变化。昨天，敌军从正面全线进行反攻，但被我击退。不过师团因此失去了迅速攻破正面敌军的气势。尽管师团长不断敦促部下占领刘家行，可我相信不会一切如愿的。据说，今天师团召开幕僚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两三日内暂不进攻。对于这方面的进攻，如果没有新的增援部队（25 日应该有 2000 人员抵达）是很难实施的。不可否认的是，这都是因为正面战线太长而导致各处兵力都很薄弱。

片山支队方面无变化。

根据值贺飞行司令官的报告获悉，宝山南部飞机场的修建工作进展得不太顺利，到修完还需要一个星期。看来需要再派后备步兵一个大队让该少将指挥，以便加速修建飞机场。今天是从东京出发以来的一个月纪念日，当然要做诗一首，曰：

莅战阵不顾生还，一死固期报君国。
踟蹰未断帷幕臣，祈无辱皇军威武。

9 月 20 日

今天仍然是个大晴天，早晚渐感秋意。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该师团因未完成准备，原定今天进攻正面之敌的计划延期到明天实施。只是重藤支队正将敌人向西南方步步逼退。目前已牺牲了约二百名官兵，不能再盲目强攻了。

二、第三师团情况：

战况完全没有变化。

根据下午飞机侦查结果可知，从今早开始，两个师团前方的敌军一齐开始陆续撤退。于是，我便命令两师团进行追击。第十一师团追击到唐家宅（罗店西部约两公里处）南北一带；第三师团攻进了广福（刘家行西部约三公里处）、陈家行（广福东南部约三公里处）一带。一部分兵力强的部队已攻进了蕴藻浜南部地区。虽然接着准备攻打大场镇，但由于

今天两师团正面的敌军一直在坚守阵地，从而未能实施追击。

由于东宝山城医院的痢疾患者不断增加而无法看护了，对此需要进行特别研究。

今天，大使馆田尾书记官和新近承担派遣军司令部部分工作的冈崎总领事来访。于是，我委托他们将以下内容传达给川越大使：

一、浦东地区及南市一直有敌军，他们屡次三番炮击我海军及居留民，从而造成很大损害。但因为该地区有很多英美等各国的工厂和仓库等，而且南市还聚集了大量避难民众，由于一直考虑要避免伤害民众和避免损害列国利益，所以至今为止，我军还在犹豫是否展开进攻。不过，可以设想，随着今后形势发展，最终自然会毅然决然地攻打这些地区的。关于这一点，务必请大使向各外国使馆通报。转告他们因各国没有尽到监督执行停战协议的责任，才导致了现在这种局面的。希望各国采取妥善的处理措施。

二、目前有许多英国商船在黄浦江下游转移锚泊地来上海，这都是按照支那方面的意愿出现的情况。该地区是我军今后攻打浦东时最危险的地段。为了避免危险，我军希望上述商船在长江主流下游地区转移锚泊地。如果这些船不听本军警告，依旧在目前这个地区停泊，并在将来的战斗中受到损害，我军将一概不负责任。加上由于船舶临时停泊在该锚地，不仅妨碍了我军行动，船上众多的支那人也能够从那儿很方便地监视我军行动。自然，我会因此担心敌军了解我军的军事行动，这对我军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英国船只在该锚地停泊一事，是对我军不利，而对敌军有利。这一点必须提醒英国注意。

三、目前，杨树浦的支那人将自己的粮食以英国人的名义转移出去，我军正就此事在交涉中。如果根据调查粮食是属于支那人的，我军只要控制住目前作战的需要量外，其他的粮食允许他们转移出去。不过，将来上海外国人居住区及南市方面的难民如果出现粮荒，日军是不会轻易以援助形式发放粮食或采取其他措施的。这点也要事先让美国方面认同。

另外，关于第三项的事宜，东京发来一封没署名的电报，这封出处不明的给参谋长的电报说，希望只要不影响我军作战，允许将大米转移出

去。由于情况蹊跷，已下命令调查该电报了。

今天根据武官（原田熊吉）的报告，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法国总领事之间，正在就将南市临时归法国和西班牙租界管理一事进行协商。由于这件事可以防止南市受到破坏，避免难民逃入租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计划，因此可能会达成协议。有意见认为应尽快轰炸南市，截断其经济源头。关于这一点，幕僚也认为，无论从人道主义看，还是为了避免将来产生国际纠纷，该行动可以放缓到最后时刻。首先，如前所述，我们要善意地事先敦促各国，特别是敦促法国考虑这件事。总之，关于上述事宜，我已命令齐藤博士敦促大使馆和海军方面共同协商研究。

今天是中秋节，傍晚时分天气十分晴朗，八月十五夜清月高。吟曰：

述　怀

月照阵营千里明，战马嘶处有孤影。
炮声息后满野寂，暂倚破窗听虫声。

又　述　怀

月照阵营旌旗鲜，孤影在处鬼气醒。
剑戟暂敛满夜寂，斜笪赐刀怀忠灵。

又

露珠散，身心舒，中秋好明月。

又怀故乡

月儿明，高高挂，悬凌扬枝头。

9月21日（追击命令失败）

天气晴好，有时阴。现实中的江南局势一直这样持续着，实在让人郁闷。

一、第十一师团的情况：

3时，右翼的重藤支队逐渐向敌军逼近。该支队已进攻到旋陆宅、新

徐宅、蒋宅一带，但伤亡甚多。

今早以来，该师团一直在进攻罗店东南部的敌军。到傍晚时，开进到巽家宅、周家宅、金家村、朱家宅一带。不过，这以后的战况没有进展。

今天派西原去该师团视察情况。据他观察，该师团士气高昂，将士们一心准备着进攻。得知这点，颇为安心。不过，炮兵弹药缺乏，特别是榴弹的补充差强人意。为此，我命令部下敦促第三课不能在弹药补充方面再出现遗憾。

二、第三师团情况：

战况没有进展。

概要如下：根据飞机侦察，敌军撤退的情况是不属实的。两师团前方的敌军，丝毫没有出现动摇的迹象。尽管督促两师团加紧进攻，但由于连日来的疲惫和多少出现一点的怯战情绪，使得战况一直未有进展，真是遗憾至极。

一旦增援部队抵达，看情况一举突破正面敌军也不是不可能的。倒是昨日军部轻率地下达追击命令，还将追击目标规定在相距甚远的西部，这实在是不明智之举，今后必须注意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昨日我也曾对这个命令心存疑虑，但是，一心只想着激励这两个师团，也就采纳了这个提案并下达了命令。这也是我的败笔。

今天又有新的英国船只临时停泊在黄浦江下游。为了威胁他们，我军向船只附近水域发射了几发迫击炮弹。其中两艘船立即起锚逆流而去，炮击达到了目的。但还有一艘船仍然顽固地滞留在原地。这些都是2000吨级的在沿岸航线行驶的船，船上有很多支那人。因为他们占据在便于侦查我军行动的位置上，今后必须设法将他们驱逐出该地区。

昨天，上海居留民团团长及船津辰一郎、三菱银行的吉田氏等来造访军司令部，带来了一些慰问品。藉此，我也向他们通报了我军的作战情况。并告诉他们，我军为了一举歼灭上海周围的敌军，希望我国居留民必须忍耐相当长时间，看来，在他们回去时已能够很好地谅解这点了。

陆军省毛利中佐通报说，德川侯寄赠给我部五桶白鹰酒。另外，西木愿寺庙及其他地方也送来了赠品。全国各地纷纷向我和我军将士发来感谢信和电报。

露珠散，身心舒，武士志高如皎月。

9月22日

天气依旧不放晴，时有小雨，令人焦躁不安。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由于第十一师团很难在正面发动进攻。因此，将重藤支队的位置让给骑兵联队，主力则转移到罗店西北部地区。师团主力开始向罗店东南地区发动进攻。其右翼方面大致已进入到了荻河一带。但该河流是一条宽20米的障碍，使得之后的进攻没能顺利进行。

左翼方面特别是位于最左端的第十二联队的正面，敌军依然在顽强抵抗，致使进攻行动未取得丝毫成效。至今该地区的敌军还固守在东部远处的何家店和曹家巷一带(罗店东南方约一里)。

二、第三师团情况：

第三师团根据周密计划，决心在今后五天里，要连续地一鼓作气将敌军驱逐出去，进而攻入刘家行、顾家宅一带。不过，虽然今天已开始发动了进攻，战线却基本未见改观。前些日子金家宅因敌军发起反攻，还被敌军占领过，现在也只夺回了一部分。

片山支队方面情况无变化。

半夜里，曾有两百余名敌军对吴淞河右岸根据地守备部队进行攻击，守备后备部队给予反击，不过也只让敌军丧失21名人员。

第一〇一师团昨夜抵达吴淞锚地，今晨开始登陆。

师团长伊东中将今晨与其幕僚前来拜访。于是我命令他们，要该师团做好准备，一旦集结完毕，即从吴淞河两岸地区进入第三师团的左翼地区。还提醒他们随时注意敌情及卫生问题。

根据师团长的报告得知，该师团大队长以上人员及半数左右的中队长都是现役军人，其他人员都是预备役。下士官兵的素质比较好。部队构成固然不如野战师团，但步兵部队中特别配备了十个机关枪队。炮兵部队的大炮是野战炮，虽然不如四一式，但在机动性方面，反而是有利的。

这样看来，该师团的实力与野战师团相比，特别是与乙师团相比虽

然并不优越，但也决不逊色，特别是师团长的话语充满了自信，令人不胜欣慰。

回顾上个月的今天，我等乘军舰“足柄”号去了马鞍群岛，在那儿研究了登陆作战计划。一个月来，我军经过艰苦作战，现在已占领了江南一角。目前，两师团均与敌军近距离对峙。一个月来，由于夜以继日不断地果敢进攻，到今天为止，两师团出现的伤亡人数已超过了6000名。各种疾病患者人数也有千余名。尽管出现如此多的伤亡情况，部队竟然还在继续准备下个阶段的进攻。战况决不允许乐观，特别是第三师团因其补充兵员尚未抵达，有的中队其伍长能够指挥的士兵也只剩四五十名了。战况呈现胶着状态也是不得已的。今偶得增援部队，看到第一〇一师团于今日登陆，没有什么幸事比闻此讯更令人快慰的了。另外，后续兵团以及军直属重炮旅团、飞行中队等也将陆续抵达。计划预定所有的战斗部队大概将于10月5日前全部登陆。到那时全军将发动全面进攻。我在翘首盼望着那天的到来。急切心情可谓一日千秋啊。

运输部的田尻少将作为运输部派遣员昨天也来上任了，他负责本军所有的运输任务。少将多年以来一直在运输部的重要职位上工作，曾经历了上海事变①。我觉得有这样一位我很了解的人来任职，对我军今后的作战和补充给养是极为有利的。真是欣慰至极啊。田尻少将到任后，其前任樱井大佐将回东京。尽管大佐对运输部业务没有实战经验，此前担任这种工作非常困难。但是，由于我不断敦促和鼓励他，使他在至今的部队登陆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成果。对他我还是感激不尽的。

另外，这些日子以来，一直由于气候原因，致使飞行设备久久未能抵达，从而一直未能发挥早已抵达的飞行兵团司令部和台湾战斗部队的作用，遗憾至极。以至于我今天敦促当局，命令运输部队要昼夜兼程尽快将机场设备运来。这些部队都姗姗来迟的话，台湾来的人员也紧张不起来，所以特地一再敦促他们。

---

① 指1932年一·二八事变。

9月23日(敌军是否使用了毒气?)

今天雨刚停,又间断下起了小雨。天空阴霾。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重藤支队方面没有特别变化。

师团主力昨日继续加紧进攻。从罗店镇南端开始挖坑道,并占领了罗店南部的奚家宅附近。但其中部及左翼方面依然毫无进展。

二、第三师团情况:

昨日起师团在进攻准备就绪后便开始发动进攻。在中央地区占领了嵩里,并抓获了十余名俘虏。但在其他正面战线上战况没有取得进展。

片山支队方面战况没有变化。

今夜,有约二十发野战炮弹从正前方向该师团射来。炮弹发射来时,在弹着点附近发出肥皂臭味,有几名将士感到咽喉轻度受到伤害。于是,立即派遣化学研究所人员进行调查。查明那些弹药有着类似我军红筒毒气弹的作用。虽然打算继续研究这些弹药,终因今天敌军没再发射,也就未能完成研究工作。不过可以设想敌军也做好了施放毒气弹的准备。最近,苏联和支那之间秘密签订了协议,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让整个前线部队都要采取防范措施。同时,向东京发出急电,请他们考虑将来必须采取报复措施时的情况,并请求尽快运送红筒毒气弹来,还提出了允许该师团使用所携带的绿筒毒气弹的申请。不过,因还未能证实敌军是否真的使用了毒气弹,所以命令该师团暂时不要使用这些毒气弹。

第一〇一师团正在顺利进行登陆。

9月24日

今天依旧阴雨绵绵,忧愁无限。只是祈求东方快显神威。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重藤支队已开进到王家宅附近。师团右翼已将敌军赶走。师团已进入预定地带,即罗店—大场大道西部的小堂子、小张宅一带。和知联队的勇猛总是令我很佩服。

另外,第四十三联队向左前进到陶家宅、唐湾一带。但左翼方面的

进攻依然没有进展。我觉得尽管正面是教导总队及其他中央直系最精锐部队，但由于第十二联队的霍乱和旅团长生病等诸多原因，局势才会这样的。

二、第三师团情况：

战况没有进展。据报告说，部分队伍占领了无线电台，但消息还未得到证实。今天，天谷少将大病痊愈特地赶来拜访我。我问了有关作战方面的经验。他讲的概要如下：

（一）发挥炮兵威力是不能击退固守在坚固阵地里的敌军的，最终还得依靠刺刀进行肉搏战。

（二）军队正面范围太广致使威慑力不够。

（三）部队作战时间太久，必须进行恢复士气的休整。所以，有必要考虑适时地与其他部队进行换防。

我认为他讲的都是实际体验，很值得认真听取。特别是正面战线过于宽广这点，这是我军长年教育的缺陷，对此，必须慎重考虑。

今天，关于如何使用第一〇一师团的问题，我和参谋的意见未能取得一致。参谋的一致意见是，完全占领吴淞河右岸地区后，将该师团从其北方地区开往第三师团右翼，让其和第三师团并列。这样可以使该师团更容易向前推进，还可以避开吴淞河南部地区敌军的抵抗。这样我军主要根据地就一直能够开放了。当然，虽然根据地可以让后备部队直接掩护，但由于区域狭小，容易遭受敌军炮击而很不安全。将来，在进行大场总攻击时，很难消除被包围的敌军采取狗急跳墙行动的隐患。特别是当进行总攻击时，如果将四个师团分布在大场镇北部地区，因为还要部署攻城重炮和后方供给等原因，眼下能够使用的道路只有杨行镇一条。尽管工兵目前正在加紧修筑道路，但不可能得到几条能够同时让几支炮兵部队迅速开进的道路。因此，到那时利用吴淞河这条水路对作战是极为有利的。我认为应该为此不惜付出一些牺牲，希望至少要用一支部队在河右岸向西不断进行扫荡，然后逐渐向第三师团右翼靠拢。但幕僚考虑第一〇一师团会因此而消耗战斗力，并坚持前一种主张。我最终果断地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不过作为补救措施，命令各部队尽全力修筑道路。

9月25日

今天下午起出现了久违的晴天，不过当暖湿的南风刮来时，却令人感到闷热难当。很难判断天气是否能够完全转晴。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重藤支队方面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师团右翼部队今天又向前开进了一些，来到了小唐子、小张宅、北朱宅、殷家宅一带。不过，中部地区和左翼地区没有见到进展。

二、第三师团情况：

除了位于师团最右端的第六十八联队向前推进并占领了林家宅外，其他地区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今天，片山支队与第一〇一师团进行了换防。我命令该部队自28日以来，首次回到师团主力方面。但是，该师团战斗力日渐衰退，如果今后将该部队作为核心部队攻打大场镇的话，我深深地感到该部队兵力需要大大加强。

另外，该师团的约两千名补充人员今天已经抵达。这一来一定会大大振奋士气的。

三、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该师团的战斗部队今天已全部登陆完毕。因为该部队前天就做好进攻准备了，所以从今天傍晚起，其先头部队就从吴淞镇开拔出发了。该部队从藻泾北部地区向第三师团左翼前进。但由于该部队开拔了，所以从昨天开始的道路修建工程也就停了下来。因为道路未修好，其余的炮兵部队主力从明天开始要追上该部队是不可能的。

另外，要天谷大佐把后备步兵两个大队和两个炮兵中队配备给了第一〇三联队，让他接替片山支队守备该地区。并让他修筑坚固的工事，今后负责防守我军左翼及根据地。面前敌军的兵力约有一万左右，他们经常进行小规模的抵抗行动。不过，以我军目前的兵力是足以扼制住他们的。现在，主要是如果能得到海军的援助，敌军是不足为患的。因此，要设法采取措施得到海军援助。

今天，驻上海大使馆的冈本总领事来访。他是为了将虹口大米搬运出去一事来的。他是特意来征求我的意见的。对此，我的回答大致

如下：

（一）该地的大米对将来返回虹口的支那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将需要相当多的储备。

另外，将来攻占上海之后，估计还会出现相当多的俘虏（约两三万?）他们也要消耗粮食。因此，军部需要掌握这些粮食，需要的话也可以购买下来。

（二）如果这些大米被搬运出去，令人担心其最终还是会供给支那军队的。因此，我希望不要让这批大米搬运出去。我认为由于作战需要，可以对外宣布禁止将大米搬运出去。

（三）如果将来上海真的发生米荒并引起骚乱的话，我军还可以自发地不惜一切手段进行人道救助。

总领事领会了我的意思，回去前发誓决不让大米搬运出去。

今天，满铁理事中西带着松冈的书信前来慰问。

9月26日

天气虽然渐渐有些起色，但还是阴云密布，时而下小雨。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大体无变化。

据说原天谷支队伤亡人数总共达到1400多，病患者超过了700人。几乎损耗了一半兵力。尽管补充人员有一部分已经抵达，但是人数很少。要想鼓舞干劲、振奋士气，必须等更多的补充人员到来。

二、第三师团情况：

右翼方面向第一线推进了一些，但还是变化不大。其最左端的第十八联队，按计划今天该和第一〇一师团的部队换防了。今天又有2000名补充兵员抵达，这一来战斗力将大大增强。我想两三日之内形势会有所好转。

三、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今天，师团的战斗部队全部登陆完毕，现在正在做挺进准备。以佐藤少将指挥的部分主力部队昨夜已行军到第三师团左翼部队的后方地区，集结到王家宅附近。今晚与第三师团的部队进行换防后，继续做进攻准备。

虽然这样一来，该师团有望在30日早晨发动进攻，但我为了减轻第三师团作战的辛苦，为了将来全军的作战，对第一〇一师团过分求稳的态度不太满意。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了该师团参谋，并敦促他们发动进攻。这是因为该师团看到全军整个形势，特别是看到第三师团作战的艰苦情形，该师团觉得应该等待师团全部登陆完毕后，在大炮的掩护下前进，并且认为鉴于他们是特设师团，所以应该给他们一些时间，等全体人马都集结后再准备今后的作战行动。该师团长抱着如此轻狂的态度，还满不在乎地只为自己打算，根本不体谅第三师团的处境。我就是因为对他的态度感到十分遗憾，才一个劲儿地敦促他们的。

9月27日

天气逐渐转好，不过终日还是阴沉沉的。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重藤支队方面无大变化，只是逐渐向五家宅、张家堰、西部王家宅一带逼近。

师团主力右翼方面的情况是，从罗店—嘉定大路南边的金家宅以及从周家桥、观音兕进入李家宅一带，左翼部队和右翼部队连接在一起，从金家宅进入其东部的陶家宅和沈家桥。还进一步深入到南部的方田宅和西钱宅一带。

二、第三师团情况：

师团右翼的第六十八联队继续发动进攻，并从张宅、陈家巷进入东南部的唐家浜一带。左翼部队也进入到十二房、无电台文衡堂、西部的张家宅、王九房和西南无名村落一带。刘家行和顾家宅只需轻轻一击便唾手可得。昨天，第三师团的补充人员已经抵达。明天片山支队再回队的话，从目前局势看，这儿的形势将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三、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该师团按原定计划进展。预定明天即28日开始发动进攻，现在正加快速度前进。昨天该师团的前线部队已和第三师团部队换防，目前正在做进攻准备。

四、第九师团情况：

第九师团的先头部队今天下午开始登陆。

今天上午10时，吉住师团长前来拜访，我概要地向他介绍了全军将来的全盘计划以及该师团将承担的任务。另外，提醒他注意卫生及居民区问题。还让他做好思想准备，即目前道路很差，各部队必须自己修筑前进道路。并且命令该部队逐渐将兵力向第三师团的右翼集结。从该师团长的态度和斗志来看，我感觉这个师团长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几天来，军部直属的工兵、高射炮、机关枪、迫击炮部队和毒气中队等都陆续登陆了。

今早，驱逐舰"岛风"号舰长和伏见博义王殿下在黄浦江上，被偶尔从浦东地区发射来的敌军迫击炮弹击中，受了点轻伤。闻此噩讯，我惊恐不已。立即向殿下和伏见大宫殿下发去慰问电。

不过，尽管我海军在黄浦江上的行动本来就存在很大危险，但至今为止，尚未出现伤亡情况，"岛风"也是第一次进入江内(负责内地和吴淞之间的运输护卫)，这是没有前例的。舰桥受到炮击纯属偶然，好在老天保佑他们只受了些轻伤，真是万幸。由于武官手上的伤相当严重，刺激了一般官兵的情绪。尽管因为此事而群情激愤，但我还是感觉自己的责任非同小可。真感到惶恐不安啊。

我也向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发去了慰问电。

9月28日

天气转晴，太阳终于露面了。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大体无变化。

重藤支队参谋来访。他报告说，目前支队官兵士气高昂，今后无论委任怎样的重任，他们都能完成。希望尽快作为军部直辖部队开展行动。他的言语充满真情。实际上我早就盼着这一时机了。

二、第三师团情况：

右翼部队战况稍有进展，据报告说他们已经占领了刘家行北部地区。

其他战线无变化。

三、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今早师团第一次上阵，攻破前方敌军后，便占领了杨家宅、杨树顾一带。敌军留下三百余具尸体后败退而去。该师团首战告捷，成果也令人欣慰。

不过，虽然其左翼部队占领了小宅，但敌军仍固守着金家宅。

四、第九师团及军直属部队按预定计划继续登陆。

至今为止所统计的全军伤亡情况如下：

第十一师团、第三师团

死亡人数：	将校 90 名	下士兵 2196 名
负伤人数：	将校 230 名	下士兵 6407 名
病患人数①：	748 名	550 名(目前)

军直属

伤亡人数：699 名　　病患人数：732 名

总计：死亡人数：2286 名　负伤人数：6637 名

病患人数：2825 名

伤亡人数如此之多，真令人难以置信。伤病人数已超过万人。其中估计有 4000 名左右伤病者经治疗可以痊愈归队。加上 5000 名补充人员，总共有 9000 人。两个数字一抵消，伤病员也就只剩 1000 名左右了。这样看来，可以乐观地认为不用担心参加今后总决战的战斗力问题了。

今天，东京同盟通信社董事长来访，他还捎来了佐藤安之助的书信。书信说：

军司令官的任务就是作战，不适合做政治工作，陆军省不希望委以佐藤少将特殊工作。虽然不反对军司令官使用权限，但佐藤的处境就显得尴尬了。现在必须决定其去留问题。

看到这些言辞，虽然觉得陆军当局这种食古不化的做法很可笑，但也说明了我这种想深入政治工作之心情已经自然流露出来了。我觉得作为派遣军，作战和策划同样重要，不仅目前如此，将来更是如此。关于权限问题，我现在根本就不想谈。等到占领上海后让我陈述意见时，我

---

① 该病患人数包括将校与下士兵。“550 名(目前)”，指正在病患中的人数；“748 名”，指病患总人数，包括已痊愈者。

要下决心指出当局这种不明智之举。

9月29日

今天天气晴好，各处道路的修筑工程进展顺利，很是令人欣慰。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无变化。

二、第三师团情况：

无变化。

三、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可以看出整个战线多少都有些进展。不过，尽管已占领须宅一带，但由于敌军还顽强地坚守着阵地，并且从顾家宅方向进行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也不尽人意，结果即便对胡家宅发动了三次突击进攻还是未能夺取该地区。

四、野重炮第五旅团长内山少将今天抵达。该旅团于今天开始登陆，预计于10月1日结束。在此期间，命令他们好好研究如何进入阵地。

其他各部队没有变化。

另外，必须事先侦察好运送给养及病患者的水上通道。今天好不容易才有约二十艘小动力艇从石洞江出发，将途经顾泾抵达罗店镇。现在能利用的民船很少，所以正在研究如何利用从日本带来的小船。

明天，在上海举行为国尽忠英灵的法事，并将四百余座英魂灵牌运往日本。为此，特别派遣上村副参谋长代替我前往烧香。同时，将签署着凭吊忠魂的彩纸送还两师团驻守部队。另外，还附上以下挽歌：

为了大和，今日胸中怀着祖国天空，扬帆远征。

9月30日

今日天又转阴了，时有小雨，但也无大碍。天气正不断转好。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重藤支队逐渐进入罗店—嘉定道路北部一带，并从周宅—居宅—张家堰一带向南方无名村落一带前进。

第十一师团主力方面无变化。但该主力经过连日进攻，呈现出一些

进攻乏力之状态。特别像第十二联队，伤病者已逾 2000 名，现在人员仅有 930 名。竟有九个中队在启用下士官和上等兵来指挥中队了。虽然 500 余名补充人员已经抵达，但还没有编入到队伍中。

二、第三师团情况：

师团最右端的第六十八联队占领张家角的一部分地区后，正逐渐向西南逼近敌军阵线。但左翼战线无变化。

三、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战况没有进展。虽然该师团用强大的炮火攻击了胡家庄，并进行了强攻，但徒劳无功。

四、第九师团情况：

师团基本上向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的中间地区集结。昨夜，其右翼方面的第十八联队已和第十一师团的部队进行换防，并进入朱家宅—尹家宅一带。目前该联队，正在做进攻驻守在郭巷桥、李家宅敌军的准备。

右翼部队还在向林家宅附近集结。

该师团用于联络的道路，因得到工兵的协助，工程大有进展。供轻型汽车通行的道路基本上可以一直通向战线后方了。

五、今天第十三师团长荻洲中将来访。于是我命令该师团派遣部分兵力进入月浦镇南部，让主力部队向杨桥浦北部集结。命令他们向前开进，做好从第九师团和第十一师团之间的中部地区进攻的准备。同时还提醒他们注意卫生问题以及关于战术方面的问题。该师团预定明晨开始登陆。

10 月 1 日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大致无变化。

二、第九师团情况：

右翼的第十八联队正在开进吴家桥、朱宅一带。

三、第三师团情况：

完全占领了刘家行。第六十八联队正在从北部向西南方向开进。

四、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大致无变化，正在做进攻准备。

五、第十三师团情况：

逐渐完成登陆，正在集结部队。

其他军直属部队情况相似。

川越大使的使者今天带着酒来我处慰问。随行的是清水翻译。为此，我提出，希望他们要操纵好驻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之所以痛切地感到这种必要性，是因为国际联盟通过了非法决议（注：国际联盟于9月28日一致通过了谴责日本轰炸支那城市的决议）。

听说驻上海大使馆方面对于收买外国记者问题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真令人惊讶万分。就算是陆海军武官们努力不够，如果现在还不尽快采取措施的话，对今后的宣传战是非常不利的。为此，我十分忧虑。

另外，我也对目前的日本外交官们深感遗憾，他们一味地顾忌外国，而丝毫未做出积极的努力。

10月2日

天气总算稳定了，不过，时有阴云向西飘去。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大体无变化。

二、第九师团情况：

该师团一边排除前方敌军微弱的抵抗，一边向白沼、胡家宅、张家宅一带挺进。不过，由于辎重部队尚未赶过来，所以只好停止前进。为此，军部命令他们将前进目标进一步往前移。从陈家行沿吴淞河向陆家桥一带挺进。主要是将重点保持在右翼。希望他们能够和军部右翼连接在一起。

三、第三师团情况：

该师团通过从右翼发动进攻，使得进攻明显奏效。傍晚时分便逼近吴淞河。并且从陆家宅、王家宅、姜家宅、白杨宅向其东部的张家宅一带挺进，准备进攻河滩边的敌军。河的左边看上去已经没有重兵把守了。

四、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今天对正面敌军的进攻行动进展顺利，其右翼已占领中兴宅，开进到崇明塘。左翼方面，虽然占领了汪家宅、胡家宅，但是敌军依然固守在朱宅附近。

五、第十三师团情况：

该部队逐渐登陆后，正在做开进准备。

军部让臼炮大队向朱家宅、杨木桥附近开进，协助第三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进攻。

来增援我军的气球队和其他部队陆续抵达。根据 9 月底的调查，全军的伤亡情况如下：

	死	伤	计
第三师团	1080	3589	4669
第十一师团	1569	3980	5549
第一〇一师团	53	347	400
第九师团	6	50	56
重藤支队	118	345	463
谷川支队	1	17	18
总　计	2827	8226	11 153 ①

至今为止伤亡人数已达 11 153 名。如果再加上目前的 2000 名病患者，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恐怖了。至今为止，已抵达的补充人员约有5000名，还有 2000 名左右伤病痊愈归队人员。即便这样算，损耗的人数至少也有 5000 名以上了。为了今后的作战，迅速补充人员是最紧迫的任务。必须敦促当权者派遣补充人员来。

另外，根据至今为止的情报获悉，目前支那军队的南北部署大致如下：

① 原文如此，其中总计数与各分项数之和不符。

战　线	区　域	师　团　数
北方战线	黄河以北	39(29)
	黄河以南	9
	山　东	5
	山西方面	13
	计	56
南方战线	第一线	19
	第二线(紧接其后)	18
	后方地区 (太仓、昆山、苏州、嘉兴一带)	18
	计	55
其余所有预备部队：		53

10 月 3 日

天气基本良好，可还是时阴时晴，继续刮南风，闷热难挨。不过，现在官兵都还是夏装，闷热反而更有利。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

大体无变化。今夜和知联队击退了敌军的夜袭，并乘胜追击，进而占领了罗店—嘉定大道南端的施相公庙。

二、第九师团方面：

该师团已逐渐逼近敌军，开进到新宅、侥家宅、杨家宅、老宅一带。但由于敌军顽强抵抗，没有如愿进入新木桥及其东南部地区。

三、第三师团情况：

该部队基本都集结在吴淞河左岸，并已开进到戴家巷、四圈儿、唐桥一带。目前正在准备渡河。

四、第十三师团方面：

该师团在继续登陆。

五、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无大的变化，不过觉得该师团的进攻有些迟钝。

六、重炮兵旅团方面：

该部队已逐渐逼近刘家行附近，并派遣一部分兵力协助第九师团进攻。

经过工兵大队的努力，现在各师团的给养补给道路修筑工程进展顺利。第九师团以南地区的道路工程基本完毕。目前，为了第十三师团，工兵大队正在从月浦镇，即沿着该镇西部的河岸修筑轻型汽车道。

今天傍晚，根据飞机侦查获悉，敌军后方部队行动逐渐频繁，怀疑敌军是否正在撤退。于是我通报了各部队，进行进攻式火力侦察。不过，发现敌军前线部队依然在顽强抵抗，毫无撤退的迹象。不过根据昨天的形势判断，敌军至少在目前的阵地上，已经没有进行进攻式防御的企图，正在逐渐向后方集结，准备在第二阵地（太仓、安亭一带?）以及苏州河南岸进行防御。事实上，整个战线都已呈现出一些动摇的迹象。

10月4日

天气又变得阴晦了。据说这是因为南方海洋上滞留着一股低气压的缘故。庆幸的是还没有下雨，不过看上去迟早要下点雨的。

一、第十一师团状况：

该师团无变化。

其左翼的第二十二联队正在向西南方向挺进。

二、第九师团状况：

右翼占领新木桥后，从右侧一直向下直抵橹纲湾、徐家宅、田都一带。不过，广福、新陆宅附近东部地区的敌军阵地相当坚固。虽然该师团还是从右翼方面向南部地区发动总攻击是有利的，但军部将其前进目标定在陈家行一带，从而可以判断这样的行动对该师团是不利的。虽然我一开始就认为该师团不如从广福西南部的合邱宅、三神宅、庄团浜，还有从西南部向陈家行整个地区进攻，这样才是有利的，可还是采纳了幕僚们的意见下达了现在这个命令。这样的命令至少也不算失策。

现在考虑将第十三师团插进正面的第三师团和第九师团之间的狭小地带。

三、第三师团状况：

无变化。

四、第一〇一师团状况：

该师团终于在今天下午夺取了崇明塘的敌军阵地。俘虏敌军 300 名。之后该部一直做渡河进攻准备。

根据目前形势分析，我认为部队必须迅速向蕴藻浜南部地区挺进，并做进攻准备。

于是命令第九师团、第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向蕴藻浜南部约 1 公里的地区挺进。同时，命令第十一师团向第九师团后方靠拢。

另外，对于第十一师团，让重藤支队（配备有后备两个大队、炮兵和工兵各一个中队、重炮一个中队，11 厘米加农炮）代替第十一师团守卫罗店镇西部地区。而第十一师团则全部南下，开进到邻近的第九师团西部。做进攻南翔镇的准备，并同时担任掩护军部右翼的任务。

尽管觉得重藤支队所担任的任务过于繁重，但鉴于当前的敌情，估计他们还是完全能够胜任的。重藤少将今天也亲自来到军司令部，充满自信地发誓一定完成任务。这促使我更果断地下达了命令。不过，第十一师团最初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嘉定，但攻破嘉定东部地区的数条阵线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觉得不如从东南方向进攻嘉定反而更有利于行动。另外，军部最初认为如果在大场、南翔附近进行决战，必须运用大量兵力。然而因前方敌情和道路原因，让第十一师团转道来这边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还不知该师团能否及时地赶到这里。因此，目前这样的部署至少可以让该师团在进攻大场镇时，能够掩护军部左右翼。

今天我还将幕僚们集中起来，共同决定了军部今后进攻大场和南翔的总方针。主要内容是：运用军部的主力部队突破敌军大场镇西部的阵线，俘获其东部地区的敌军。与此同时，一举向苏州河右岸地区扫荡敌军，然后尽力捕捉上海南部及南市的敌军。同时，继南翔之后，再从南方和北方包围嘉定并对此发动进攻。

10 月 5 日

今天老天还不作美，又是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据说南方低气压正逐

渐北上。很担忧近一两天风雨会更多。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

重藤支队从嘉定大路北部地区不断发动进攻(缓慢地)。

师团中部的第十二联队正面还有敌军进入。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换防还需要等几天。

二、第九师团方面：

由于新陆宅、广福附近一带敌军的阻挠，该师团很难向军部命令的方向挺进。

三、第三师团

四、第一〇一师团

上述两师团都在做渡河准备。

五、第十三师团

师团主力正在刘家行东部地区集结。

昨天，飞来一架久未露面的敌机，轰炸了虹口埠头，给我军运输部队造成一些损失。敌军真是抓到了好机会，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啊。

10月6日

低气压越发临近，所幸的是尽管天气阴沉，却没有下雨。

一、第十一师团情况：

重藤支队方面情况无变化。

该师团右翼部队向北周宅、姚家宅西部村落一带挺进；中央部队向王家宅、庞家宅、金家宅一带挺进；左翼部队从第九师团右翼附近的苏家宅向其南部的万年桥、北梅宅、南梅宅一带挺进。右翼的中央部队正在准备与重藤支队换防。

二、第九师团方面：

一个联队继续留在新木桥橹纲湾一带，而主力部队则迅速南下，从朱三房、陆家桥、张宅一带挺进。

因而，为了使该师团能够更容易向南方挺进，第十三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大队，替代该师团最右端部队担任防守任务。使得该师团得以全力以赴迅速地进入河对岸。

三、第三师团情况：

一部分右翼部队即第六联队开进到四六房村落，但未能紧接着渡河。

四、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该师团今早果断地渡过了河。中央部队（两个大队）在拂晓时分进入江家宅对岸后，进一步向传家桥、北部的张沿宅一带开进。右翼部队在杨家宅对岸巩固了地盘（两个大队）。左翼部队自击退敌军反攻后，占领了东部的曹宅南端。只有左翼部队尚未渡河。

五、第十三师团情况：

傍晚以后，该师团的部分队伍与第九师团的部队进行了换防。由于这部分部队的进攻行动要等到第十一师团过来后才能实行。所以，尽量避免出现过大的牺牲。因为计划该师团在将来突破大场镇后，要一举攻进苏州河右岸地区。所以，该师团必须保存相当多的实力。

六、谷川支队方面：

该支队的右翼地区已延伸到王家宅、朱巷一带，因此我与陆战队进行交涉，希望在江湾镇南部的屈家桥之间，当战线继续延长时，为了能够无误地保持联络，陆战队能够根据情况来区别对待。

10月7日

低气压逐渐袭来，今晨风雨交加。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

重藤支队方面无变化。

师团中央部队向周家宅、丁家宅、李家宅一带挺进。

二、第九师团方面：

无变化。不过原来在新木桥、橹纲湾的部队今天与第十三师团的部队进行换防后，逐渐将兵力向南方转移。

三、第三师团情况：

师团右翼的第十八联队，运用其部分兵力占领了八房宅的部分地区，其主力部队占领了该部队东部的河岸。

四、第一〇一师团方面：

无变化。□□兵力□□□进入□□□□。

五、第十三师团方面：

今天只是部分兵力与第九师团的部队进行换防，其他无变化。

其他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谷川支队面前的敌军好像换防过，一直试图进攻该支队，但均被击退。

今天上午11时，我乘上军舰“出云”号，在吴淞锚地会见了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川越大使代理冈本总领事、日高参事官。川越大使前些日子以来一直生病，目前还不能完全行走，因此，让上述两人代替他来参加会见。于是，我首先就以下事项和长谷川进行会谈。得到他的同意后，随即又征求了大使代理的意见。结果大使代理也爽快地赞同了。我的意见如下：

一、今后陆海军长官向内外发出声明时，希望务必事先通报两军。哪怕是向我国政府当局提出的意见和希望等重要事项，也要同样如此，并在取得一致理解后再实行。同时，他们从军部得到的训令通报等也要相互通报。

另外，有关陆海军的事项，大使同样也要考虑。

二、今后，希望大使通过政府训令或个人发言与国内外进行交涉或发表声明时，直接影响作战的相关事宜自不必说，即使是关于外交政策的事宜，其主要内容也要向陆海军通报。同时，还要得到他们的同意后再实行。

三、当决战告一段落时，要尽快再进行一次与这次同样的会面，畅所欲言地共同商讨今后的作战、外国居民保护问题、维持地方治安问题以及其他政策等诸多问题。特别是今后的政策性处理问题。关于广泛向内外宣传一事，必须要在三方一致协同下开展。关于上述事宜，希望大使和大使馆的武官们仔细、具体地进行研究。

上述会谈结束后，大家共进了午餐。3时，我离开军舰回到驻地。在这次共同会谈中，还就今后作战时俘虏的收容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拜托海军研究有关在近海孤岛上建立临时收容所的问题。

另外，将来攻打南市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尽量不要给一般市民及各国租界造成损失。但还是担心一定会出现一些不得已的情况。届时

希望务必得到支那方面和各国的谅解。

今天在会面时，我赠送给川越大使及各位长官诗一首。全诗如下：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残垒是何程，东方王道存。

10月8日

今天又开始下雨了。整日秋雨潇潇，道路泥泞，将士苦不堪言。给养的供应也更为困难，令人十分担忧。

今天上午11时，我在幕僚的伴随下去了杨行镇。在那儿召集各师团长和其他部队长，就进攻大场镇行动下达了命令。并且还向各师团长进行了一些说明，告诉他们我的全盘计划。接着又作为司令官进行训话，勉励大家。

各师团长及其部下个个斗志高昂。看到他们高度集中精力听着我的训话，令我十分欣慰。大家共同举杯首先欢呼大元帅万岁，然后共祝全体将士武运亨通，最后合影留念后散会。

根据各师团长的报告，今天各方面都没什么变化，只是继续攻打敌军阵地。但由于气候原因，部队的行动自然就缓慢了。但他们都很自信地说，遵照今天的命令，明后天各部队一定会开展积极的行动。

现在想来，各部队自吴淞登陆以来，已经一月有余了。我今天第一次沿着大道，经过了第三师团战斗过的战场来到杨行镇。驻扎过敌军的阵地和附近被破坏的村落之间的交通设施还残留在原地，无一不令我感到痛心。这些都足以令我想起将士们在这儿苦战时的情景，也令我不禁十分理解正通过这些道路的辎重部队及其他人马。尽管那些使劲鞭打着瘦马的兵士的脸庞，看上去还是精神抖擞，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在泥泞道路上行进之辛苦的。特别是那些征用来的马看上去都很瘦弱，以后必须想办法改善目前状况。沿途看不到居民的影子，到处都是待收割的庄稼。这些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为此，我立即命令会计部长尽快想出妥善处理的对策。并要求从台湾和朝鲜招募一些人员（约两三千人）过来，指导被当作劳力的俘虏和归顺的农民。这样，我军便可以自己

收割这些庄稼了。在价格上，还可以考虑作为军队的征用粮，向当地人支付军粮款，这样做我觉得在策略上也是必要的。

最近的感怀

阴空连日日月昏，战势交绥气自焦。
忽起炮声又殷殷，暮夜抚枕待捷报。

10月9日

今晨以来小雨就一直未停，不禁令人急躁起来。现在只能是向着东方祈祷，希望早日将妖云一扫而光。

今晨，我将各师团参谋全部召集到司令部来。对他们进行了一通训话后，便对今后作战作了指示。

另外，我又要求他们提醒每个士兵要有思想准备，不能依赖炮兵的火力，要随时准备通过步兵的轻重武器甚至刺刀夺取敌军阵地。同时，因为我感到原本是我军特长的夜袭行动，最近倒被敌军占了先。特别是蒋介石命令他的士兵，如果阵地被敌军夺去一定要进行反攻将其再夺回来。参照蒋介石的这个命令，我军一定要利用敌军的反攻，一举进行追击。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一定要夺取所谓蒋介石的督战部队阵地。为此，我指示他们说，担负夜袭任务的部队，其人数一定不能少，至少能够进行反复进攻，这是极其重要的。

接着我又进一步说，部队要将当前的敌军赶到嘉定以西地区，直至目前的战局告一段落前。如果炮兵火力不够，即使用刺刀和军刀拼也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并且还说，相信大家绝对不会辱毁皇军神威的，以此鼓励他们下定决心。

今天，各师团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第十一师团报告说，他们决心要比预定早一步开始行动。准备于11日开进到第九师团右翼，突破广福以北的敌军阵地，迅速向神宅方向挺进。还有第三师团今天上午前就赶走了正面敌军。从东西赵家角开进到陈宅、吴家院南端一带。

另外，第九师团的部分兵力也进入了盛宅附近一带。不过，第一〇一师团的正面还没有传来新消息。

尽管连日下雨，道路几乎不能通行，但还是感受到将士们准备进行奋战的高昂斗志。我感受到将士们已很好地理解了我的计划精神。另外，炮兵部队也在没有道路的地区，不断奋力前进。

今天来增援的各辎重部队都登陆完毕。兵站部队还在继续登陆。

今天下午，邀请了十几名日本报社的记者来到军司令部，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由于我国政府在支那问题上一直坚持不扩大方针，因此预先没有计划向上海方面派遣陆军。大概在8月中旬的时候，海军事件①发生之后，由于支那军的行为极为残暴，反而给海军造成了威胁。政府为了保护居留民安全，才紧急派遣陆军到此地。我刚接受此重大使命时，由于行程仓促，只得先率领做好准备的队伍匆忙出发了。完成救急上海的任务后才开始致力于巩固全军作战基础的工作。经过一个月来的努力，直到最近才总算备足了全军兵力。

因此，派遣军计划于近期对上海附近的敌军发动总攻击，与敌军进行决战。由于我军这场战斗会产生涉及到国内外的很多问题，且很多问题必须由我亲自发表意见。不过，主要内容在声明和公告上都有了，今天就不想再说了。现在，我满腔热血都倾注在作战上，没有闲暇顾及其他事情。如果说有什么事是与祖国息息相关的话，可以说非此事莫属。现在除了深深感谢我国国民热情的鼓舞和支持外，并不想对祖国再说什么，宗旨就是少说多做，一心一意地设法顺利完成任务。

请各位等待着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上海附近再举行一次会谈。等等。

各个报社通信员都能够很好地领会我的意思，他们在散会前都表示要以对付紧急事态的态度努力做好其通讯报道工作，并积极配合做好支援我军的工作。

另外，今天上海各报社以及同盟、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代表都来到我处，代表其全体报社记者向我全军将士呈交感谢信，并一同合影留念。

---

① 即“中村事件”。

10月10日

今晨以来一直是风雨交加的天气。今天是将军司令部的战斗指挥所推进到杨家行的日子(杨行镇西侧)。所以,大部分幕僚一大早就出发了。不过,由于道路泥泞,加上道路受到了很大破坏,因此前进道路上困难很多,直到傍晚才通过骑马和徒步抵达杨家行。为此,我的行程又向后推迟了。我的计划是等到道路修好后再启程。

一、第十一师团方面战况:

该师团结束了在罗店镇附近的守备换防行动后,今天傍晚前来到了与第九师团并排的右侧地区,并向王家宅以南的杨泾东岸推进,正在为明天的进攻做准备。

二、第九师团方面战况:

该师团将橹纲湾以北的地区让给了第十三师团。一部分兵力对付老陆宅、孟家宅一带的敌军,主力部队正从朱三房、顿悟一带向陈家行接近,并正在进攻陈家行。还有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已经抵达陈家宅东南部的盛宅东西一带。

今天又为第十三师团增加了若干步炮兵部队。随着第十一师团的推进,根据情况将对南部的三家村、老陆宅和新陆宅发动进攻。

三、第三师团战况:

该师团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发动猛烈进攻。今天虽然已从田堵宅、栅石桥西部的村落一带推进到曹宅一带,但是还没能占领陈宅、俞宅一带。

四、第一〇一师团战况:

除了占领了最右侧的田湾和王宅外,整个战线没有进展。

五、第十三师团战况:

今天只是推进到前面提到过的新木桥。师团主力仍旧往月浦镇西南地区集结。

昨夜,因为吴淞镇南部地区正面的敌军开始撤退,于是,小田兵站司令官指挥的后备部队自行对该股敌军进行了追击。到今天傍晚,该师团已从西康桥(纪家桥东侧)推进到赵家宅、王家宅、孙家宅、吴家宅一带。谷川支队的右翼部队也协同第十三师团向陆家桥一带推进。

后备部队尽管装备不齐,但大队长及其部下的将士们,经常勇敢地

进行一系列行动。今天的行动就非常值得赞赏。今天中午会见了伦敦时报通讯员(弗莱扎)和纽约时报通讯员(阿本德),并向他们发表声明,表明了我个人立场。主要内容如下:

我已经尽力为日中协作事业做了三十多年工作。即使今天的事业,与其说是在教训支那人,更应该说是在提醒他们,应该好好考虑如何全力去拯救四亿人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支那从共产主义势力中拯救出来。这不仅是为了支那本国,也是为了整个东亚。我坚信这才是最紧要的。

我相信现在正是本着日本固有的国民精神和东洋的传统道德为基础,发挥日本人最擅长的牺牲精神的时刻。

东洋有句谚语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正是我们目前的信念。希望世界各国对日本的所作所为,再静观一段时间。我还回答了他们两人提出的问题。说道:

为了使同样的事件不要在上海再次发生,现在当务之急需要的就是如何完全处理好这次事件。特别是鉴于上海是个特殊地区。临行前我就希望得到各国的协助,然而,后来看到整个局势和当地状况,迫使我时至今日不得不改变一直以来的愿望。也就是说,列国没有尽到促进支那遵守 1932 年停战协议的义务。而且,列国至今以来的态度,最终让我丧失了希望得到他们协助的信心。真是十分遗憾。

伦敦时报通讯员(弗莱扎)也没有对我的观点进行指责。只是问,你说的这些是指欧洲的情况呢,还是指目前在支那的情况?我说,两方面都有。他又问,如果这样的话,将来你想得到什么样的协助呢?我回答说,先决条件是,首先列国要彻底地重新观察目前的战争,看日本现在发动的到底是侵略战争还是拯救性战争。结果他无言以对。纽约时报通讯员(阿本德)问道,你对美国的态度也同样如此吗?于是我回答说,我对美国特别是美国大总统最近的演讲很不满意。但对于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态度,现在我感到没什么可说的。

从两人临走前的表情看出,他们对我直率的态度表示基本满意。

10 月 11 日

今晨还是阴云密布,不过到了下午天气开始好转。我来到战斗指挥

所已是第五天了，而今天才得以向东方对着旭日祈祷，甚是快慰。3时，泥泞的道路上满眼是人夫在推动汽车行进。一路上尽是辎重、车辆及驮货的马等。我们挤在这熙熙攘攘的车辆中前进。毕竟是第一线啊，能听到清晰的榴弹炮声，看到川流不息的辎重车辆及其他团队，眼前充满了战斗景象。由于连日降雨，各师团的战况没有什么特别进展。不过事实上，为了13日左右的进攻，各师团都在大雨中积极不断地发动进攻。

另外，第一〇一师团从昨夜一直到今晨，对曹宅进行的夜袭都没有成功。因此，整个师团前面都承受着强大的反攻压力。尽管该师团死守住了目前的阵地。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占领曹宅。在这次战斗中，第一〇一联队长加纳大佐以下的联队本部的主要成员和大队长，一名战死，两名受伤。另外，第一〇三联队的大队长至今下落不明，干部的损失也很多，士气有些低落。作为东京的后备部队，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一想到今后的战斗将非常艰难，心中不禁忧虑起来。

连日阴雨不仅影响了第一线的战斗，还给给养补充增添了很大麻烦。负责给军部和师团补充给养的部队，其困难是难以想像的。那些浑身泥水的特务兵鞭打着瘦马，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见此情景，怜悯之情禁不住油然而生。

对于军部的给养供应问题，我一开始就极力鼓动要大家利用水路。但幕僚及各部队利用水路的意识非常淡薄，以至于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利用水路问题和侦察过水路情况。对此，我前几天还训斥和敦促过他们。不过，右翼的贵阳湾—罗店之间，早在二十多天前就开始利用发动艇通过水路补充给养和运送伤病员了。今天又开通了与杨行镇之间的水路，其运送成效显著。中央部位方面几天前才开始利用吴淞—月浦镇的水路进行运输，今天也开通了与杨行镇之间的水路。实际上，利用吴淞河是我当初最为重视的运输手段。但是，为了彻底贯彻全军的进攻战略方针，暂时不能利用此条水路，实在是十分遗憾的事。值得庆幸的是，昨天，我兵站守备队进入了守备区域。因此，可以利用从沈家宅通往杨行镇的水路了。目前，军部终于从陆地运输的困难中解脱出来了。今天，已动用了二十多艘发动艇，运输了近百吨的物资和粮食。

另外，为了达到迅速解决上海战事问题的目的，参谋本部打算秘密

调遣一个师团兵力从浙江金山卫海岸登陆。这几天为了进行侦察和征求意见来到我处。为此，前天，我特地派芳村参谋与海军及碇泊场人员协作，对那一带进行了侦察。侦察结果表明，乍浦附近的敌军防御相当严密。特别是沿岸地势地貌情况，加上即将来临的冬季，如果大部队在那一带登陆，那儿不可能有供应大部队给养的根据地。还不如让新来的增援部队从黄浦江岸以及长江的部分地区登陆，这样也许更为有利。我将自己的主要意见提交给军部，并请他们务必参考。本次的增援兵力到底是为了攻打上海呢，还是从战略出发，为了将来占领浙江？因为其目的不明确，所以我也就不便表明军部意见了。我自己觉得还不如等到攻打完上海后，根据那时的形势，再决定如何调配这部分兵力，那样可能更容易决策。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的话，可以考虑先让那部分兵力停留在马鞍群岛待命。我命令幕僚对此进行研究。

10 月 12 日

今晚入夜以来开始刮风下雨，一直到清晨风雨才停息下来。白天天气在一点点转晴。不过，东北风还在一直刮着，这样看来近期天气转晴是无望了。于是，我对着上天祈祷，希望在此期间能有好天气。如果等不来好天气，我十分担心全军即将发动的总攻击将要受到很大挫折。

今天，各个师团的战况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连日来的恶劣天气，各师团的进攻准备都延误了。不过，今天总算开始恢复修筑道路的工程了。进攻阵地和炮兵阵地也得以向前推进。

第三师团的右翼部队竟还能推进到栅石桥、西塘桥南端河一带。

现在基本战况是，第一线的敌军各路部队依然在继续顽强抵抗。敌军后方有很多大部队在行进中，许多迹象看上去他们倒更像是在等候援兵。有报告说驻扎在苏州、昆山的敌军总指挥官已来到了上海和南翔附近。尽管现在还不知道该情报是否属实，但可以断定，认为敌军一时产生了很大动摇这一看法还为时过早。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地发动总进攻。全军必须慎重地采取进攻行动。再加上气候原因，原定为 13 日发动的总攻击，决定延期到 16 日。

10月13日

今天天气总算趋于稳定，东北风对我们来说也是顺风。道路也慢慢变干，交通运输显得容易多了。前线的炮兵终于进入了新阵地。

各师团的战况尚无变化。虽然不幸遭遇到连日的阴雨天，但我觉得部队因此也得到了休息，得以养精蓄锐。好像这段时间就是为了让部队做好向前推进，并准备进攻似的。

从10日到12日，第八战队司令官率领的巡洋舰和七八艘驱逐舰，还有卸完货的二十余艘运输船，这些船上还载有四十余艘大小发动艇，在刘家镇和七了江岸一带，佯装进攻之势。傍晚卸下发动艇佯装登陆。并在同一地区发出密集的枪炮声，夜已深，枪炮声还是不绝于耳。大概敌军真的误认为我军要在那儿登陆了，可以感觉到他们也在进行攻击。总之，与前次相比，这次的佯装行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实际上也真的在发射炮火。所以，效果极其明显。

10月14日

今天天气晴朗，是个刮着东北风的秋高气爽的日子。各战线仍旧在进攻各路面前的敌军。许多地方都在挖战壕，慢慢接近敌军阵地。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考虑将来总攻击时的弹药供给问题，所以，自始至终严格命令部队必须节约弹药。也就是所谓的以五位基数来完成整个战局的计划。虽然进攻延期的主要原因是在炮兵火力协助方面存有遗憾。但利用整个炮兵部队火力，一个一个地夺取敌军阵地的方法还是可行的。所以我就命令部下对如何运用密集炮火进行研究。

今天，一宫海军政务次官来慰问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我向他阐述了我军的全盘局势。并且表示，鉴于江南地区的敌军抵抗顽强之现状，要在一两个月之内结束这场战争，使战事告一段落是非常困难的。我还告诉他，现在最紧要的是至少要将敌军逼退到常熟、苏州、松江一带。估计达到这个目标最快也要到今年年底。并且还说，我朝野一定要对今后的局势报有乐观态度，要坚定打持久战的决心。希望一宫海军政务官将我的意见传达给近卫首相和米内海军大臣。

另外，今天第八战队南云司令官和幕僚□□舰长，要向南部沿岸地

区转移，他们特地到我这儿来辞行。他是位好将军。

10 月 15 日

天气越来越凉快了。不过因为还在刮西南风，所以近期天气不会变化。

各师团的战况还是没有起色，我为此越发焦虑起来。于是敦促幕僚研究今后的对策，并亲自去各个战线视察实际情况。由于普遍存在炮弹不足的情况，所以士气有些低落。同时，各师团长也是由于考虑到未来的作战行动，所以不愿意派兵出击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而且因为部队基本都抵达了最前沿，即上海附近的敌军阵地，所以，与以前相比，这儿的敌军阵地都相当坚固，敌军的抵抗也更加顽强。再加上几天来，敌军一直从浙江、四川省方面各调来两个师兵力。与此同时，有情报怀疑，从江湾镇方面也调来了若干兵力。特别是其炮火已转过来对付我主力部队了。总之，敌军已察觉出我军将采取从中央突破战术，正在使用出最后手段来对付我们。因此，此时我军必须尽快采取措施，设法快速攻破这儿的前沿阵地。如果不能攻破这儿的阵地，此后的进攻速度就会迟缓，导致陷入阵地战状态。我痛切地感受到，如果那样的话，不仅会耽误进攻时机，还会大大挫伤将士们的士气。

根据调查结果，至 14 日，各师团的伤亡情况如下：

	死伤数	补充数
第三师团	6026	约 6500
第十一师团	6380	5000
第一〇一师团	2811	未抵达
第九师团	2894	未抵达
第十三师团	156	未抵达
重藤支队	998	未抵达
谷川支队	70	
计	19 835	11 500

另外，伤病员痊愈归队者 4000 名左右。还有病患者住院并被送往后方的人数大约有五六百人。减掉这些人数，按现有定员兵力来计算，共损失兵力约 5000 人。其中，各师团的干部人数损失比较大。现在也不得已在启用预备役做干部的补充人员。比如第三师团，尽管兵力基本按定员补足了，但是据我观察，其战斗力也只有当初的六分之一。这种情况今后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是个相当令人担心的问题。

另外，马匹共损耗 1900 匹。其中有四五十匹是因前几天的泥泞道路而累死的。不久，还要有 500 匹马补充给第十一师团。

10 月 16 日（有快讯说，将有一个军团的援军来）

天气晴朗了，可东北风还是一个劲儿地刮。寒气逐渐增强。所幸的是，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的冬衣都到了，所以不用担心这方面的事情了。不过，我自己的冬衣是上个月从东京寄出的，至今还未收到，真让人着急。只得先从上海购买些内衣来凑合着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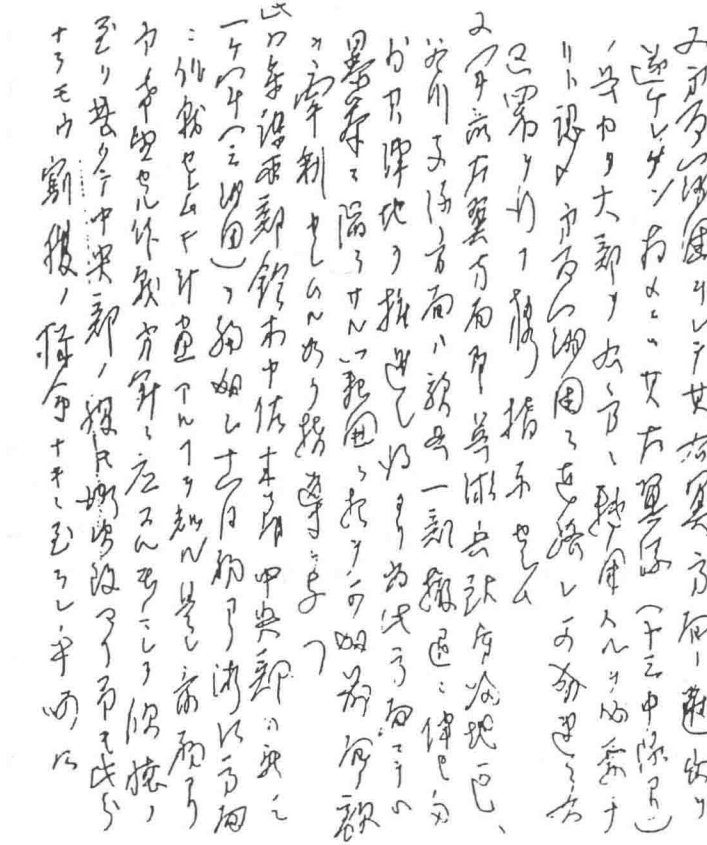
一、各师团战况：

各师团正面无大的变化。第十三师团占领了三家村，第九师团占领了陈家行一角。

第三师团的中央地区部队顺利地向葛家神、梅宅发动了进攻，但俞宅和朱宅方面依然如故。特别是第一〇一师团的右翼部队没有一点儿进展，真是遗憾。

从全局的进攻情况看，首先，第九师团现在必须夺取右侧的新陆宅、陈家宅周围，以加快该师团向南挺进的速度。还有个先决条件是，第三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要占据中部的禹桥宅东北部地区。然后，军部将放松节约炮弹的规定，让炮兵部队集中炮火来逐一夺取这些要地。上述这些重要意见已基本定下来了。于是我下达命令，要求炮兵和昨日抵达的轰炸机中队，首先对新陆宅和陆家行进行轰炸和炮击，在轰炸和炮击的掩护下，第九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前去夺取该地。

另外，我深深地感到，必须在夺取右翼阵地后，立刻由第十三师团前去代替进攻部队占领这些要地，而第九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则应该一鼓作气地向南进攻。于是，我事先将这个意思传达给第十一师团长，让该师



松井石根 10 月 16 日日记原文

团停止沿着杨泾河的进攻，准备逐步将兵力向后方集结。

另外，第一〇一师团准备完成右翼方面的进攻。我认为其右翼部队（有 13 个中队）的大部分兵力需要运动到右方。因此，与他们取得联系并指示他们迅速部署右方。

另外，我军最左翼方面是吴淞兵站守备地区。谷川支队随着部分敌军的撤退而将阵地向前推进了一些。关于这方面情况，我只是指导他们用强大火力牵制住前面的敌军。

今天，参谋本部的铃木中佐来到这里。从他那儿得知，中央又新组建了一个军（三个师团）。正在计划让该军于 11 月来参加浙江的战斗。

这就是我一开始所希望的，也是根据作战方针制定的计划，为此我感到异常欣喜。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中央部门已开始慢慢改变主意了。我也不会遭到剖腹的命运了。哈哈。

10 月 17 日

今天是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只是东北风很大。今天各师团的战况还是不能如愿地顺利展开。各条战线的战斗逐渐进入胶着状态，真是遗憾至极。一定得设法不惜牺牲尽快地突破前方敌军防线。

第十三师团虽然在 15 厘米榴弹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向三家村和老陆宅发动了进攻，但只占领了老陆宅北部一个角落。

第九师团在 24 厘米榴弹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对陈家行发动了进攻。尽管幸运地于下午 4 时推进到陈家行西部河一带，但遭遇到敌军的反攻，结果又失去了占领的地盘。现在的情况还不明了。

为此，今天军部对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的作战地段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命令第十一师团的三个大队和若干炮兵，仍然留守在目前一带。其主力向后方集结，准备替换其左翼的第十三师团和第九师团的右前方部队。该师团的左翼部队（第四十四联队）目前正在新宅附近，向吴家宅附近发动进攻。现在先让该师团将兵力集中在这儿，等到夺取该地后再执行上述命令。

10 月 18 日

今天风和日丽，特别是到了中午，气候特别宜人。下午登上房顶的瞭望台，用望远镜观察了大场镇方面的战线。

各个师团的战线都没有什么变化，但多少都在向前推进。军部用 24 厘米榴弹炮来援助第十三师团和第九师团的战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第三师团的中央部队已推进到湖里宅和黄港一带。其左翼部队也终于占领了俞宅。第十一师团方面是最没有生气的。因此，今天将他们的参谋长叫来，敦促和激励他们，严格命令他们迅速集中兵力等待调用，并做好进攻准备。

今天，特地为视察杭州湾登陆地而来的参谋本部的铃木中佐以及专门陪他去的田尻少将回来了。根据他们陈述的视察后的意见得知，如果在金山卫附近进行大部队登陆，受天气影响很大。如果利用好天气，登陆是没什么大碍的。不过，随之而来的给养补充却是很困难的。因此，需要进行特别策划和特殊设施。

我给有田去信对此事进行确认，并拜托他转告佐藤。

10月19日

今天天气晴朗并且很温暖，到了中午还有点热。遗憾的是战况只有一点进展。

一、重藤支队方面：

大体无变化。为了牵制敌军，不时地对正面敌军进行佯攻。

二、第十一师团方面：

该师团的第二十二联队与集中在右翼的骑兵进行换防。

明天，该师团要将坚守至今的战线全部让第二十二联队来负责。主力部队则向罗店镇东南部集结。

三、第十三师团方面：

今天，动用了新增援来的步兵第二十六旅团（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缺第三大队、第一一六联队第一大队）、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开始向新木桥进攻。

步兵第一〇三旅团全体部队（步兵第一〇四、第六十五联队）、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缺第三大队）、工兵第十三联队，占领了三家宅和老陆宅的部分地区，现在还在进攻中。

四、第九师团方面：

右翼部队已完全占领了陈家行。左翼部队占领了北桃圈浜及其西侧的无名村落。现在正在进攻孟宅和南桃圈浜。

五、第三师团情况：

今天傍晚右翼部队突击开进了张家楼下宅，现在正在扫荡该村落。

下午，左翼部队占领了黄宅。

六、伊东第一〇一师团情况：

今天，整个战线都向前方敌军发起了进攻。军部的炮兵（24 厘米榴弹炮）也协助该师团进攻，可是没有取得进展。

明天将从右翼部队中抽出部分兵力（第一〇一联队第一大队），向中部和左翼方面的敌军进攻。

看上去敌军正在逐步从左翼及后方调遣兵力增援前线。广西的第一七八师也出现在陈家前方了。重藤支队正面的第四十三师也好像南下了。从四川、贵州招募的人员所组成的第八十师也首次出现在北桃圈浜附近。

总之，敌军好像正在暂时将兵力逐步部署到第二线。就像最近敌军再次将兵力集结到上海附近，特别是大场镇一样。

可以断定敌军的行动和英美主持召开的九国条约会议有关系，即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上海。

从而，事实上我军想突破大场镇附近的战线，已越发艰难了。显然，他们这种做法所取得的成效，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重大的。

10 月 20 日

今天天空晴朗，气候温暖。后方的给养补充情况良好，但前线进展情况不能如意。实在是遗憾。

今天各个师团依然在继续发动进攻。尽管第十三师团已经占领了三家村，但其他战线形势没什么改观。第一〇一师团在炮兵 24 厘米榴弹炮的掩护下，猛烈进攻了膏家柳。可还是没能夺取该地。

另外，因为先前从参谋本部来的铃木中佐所侦察的结果，与我一直持有的想法一致。所以，我拜托中佐回去向参谋次长转告关于我对今后作战的一些意见。同时，还让中佐再辛苦一些，请他将我的意见向当局报告并进行解释。请他转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为我军的目标最终是南京，所以当派遣军在上海西部地区的作战告一段落后，必须组编方面军，至少要组成两个军。

二、第一军由现在的派遣军组成，将派遣军的兵力补足后，从太湖方向一路向南京攻击前进。为了行动顺利，可暂时派遣一个师团增援该方面军，并和重藤支队一起从浒浦和白茆河登陆，接着向常熟方向一路攻

击前进。与此同时，还要掐断与太仓的联系。

然后，从该军抽出一两个师团配备给第二军，或由方面军直辖。

三、计划为第二军配备约两个半师团的兵力。让其中部分兵力（约一个师团）先从黄浦江岸的浦东地区登陆。再让其主力部队从金山卫附近登陆。登陆完毕后，首先将主力部队投入战斗，捕捉上海南部地区的敌军。之后该主力部队再从太湖南部向南京推进。而另一部分兵力则去占领杭州。

四、方面军的作战可以于11月初开始。重要的是，登陆行动可以在上海西部的决战后立即进行。

五、组编方面军时，一定要配备强有力的特务机关。除了要有建川中将一直领导的宣传策划机构外，还要有纯粹的战争时期的体制。该体制涉及到占领地的统治及政策关系。该机构由方面军司令官全权指挥，包括海军、外务和人事的指挥权。

另外，希望能让重藤少佐、根本少将、饭村少将、池田、铃木、和知、臼田、永津、冈崎各位大佐充当方面军的幕僚。云云。

注：

关于将第二军根据地设置在浙江海岸一事，考虑到那儿海岸的状况、潮汐变化特别是冬季的季风等因素，一定有很多困难。另外，由于浙江地区的地形及道路的关系，野炮师团在浙江作战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军的根据地必须尽快向上海方面转移。还有，在开始阶段，不要在该地区投入大量兵力，主要是我考虑到，随着战事进展，将第十三师团（山炮）分配给该地区更为有利。

这是因为，原先浙江的浙东地区一直驻守着两个师的敌军，现在他们都被召回上海了。因此，根据判断，近期内浙东地区的敌军兵力，最多只有两三个师。

另外，还请他向本间第二部长转告我的另一个意见，即：现在的战略要点归根到底就是攻打南京，并推翻南京政府。所以可以提前研究占领南京以后，如何开展政治工作的事宜。

10月21日（决定攻打大场镇日期，组编第十军）

今天天气晴朗，气温渐渐升高。各师团的战况没有太大变化，但还

在层层剥皮式地清除敌军阵地。总的情况是：第十三师团夺取了新木桥；第九师团夺取了谈家头；第三师团夺取了张家楼下宅；第一〇一师团夺取了西部李家镇。敌军今夜也在全线发起了反攻。主要进攻计划好像针对蕴藻浜南部（从截获的敌军总司令官朱绍良的命令判明）。但实际上，从敌军的进攻方式看，除了炮火激烈一些，其实很不彻底。从而使得我军可以幸运地有机会在敌军阵地以外的地方击毙对方。但不幸的是，我军目前的状态和势力都不能趁此时追击敌军，真是万分遗憾。

今天，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决定于 10 月 27 日开始进攻大场镇。并命令各个师团在 10 月 24 日前进入预备阵地。

今天，参谋本部来了通报，命令组建第十军。第十军由三个半师团构成，将从浙江沿岸登陆。该军的任务就是让我派遣军能够顺利进行战斗。有了第十军的援助，这次战斗就可以按照我当初的计划实行了，为此，我感到非常欣慰。不过，在具体实行中我还有些建议，但大体情况已很明了。

10 月 22 日（陈述关于第十军作战的意见）

今天依然晴朗，还是个温暖的日子，真是可喜可贺。

昨夜，位于重藤支队、第十一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前方的敌军，同时发起了全面进攻。但结果被我军彻底击溃，给予敌军以重创。因为这次敌军并不是动真格地反攻，只不过是为了援助大场而打的助攻战。

在这次战斗中，敌军炮弹击中了第十三师团第五十八联队的军旗，炮弹炸断了旗杆，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不过，通过这次战斗，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正面的敌军攻势反而减弱了。因为敌军各个战线的兵力都显著减少，所以各师团都向前推进了。

今天，参谋本部的（公平）中佐带着有关第十军的作战命令和计划来到司令部。根据该计划，第十军（以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为主）将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定于 11 月 2 日）。然后参加上海的战斗，并与我军的作战进行配合以捕捉敌军。该计划虽然很好，但是有很多方面有纸上谈兵之嫌。因为，特别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要根据地形和海面气候情况

制定登陆日期等。另外，要迅速渡过黄浦江，开进上海西南地区等，即使是好天气，要完成预期目标也有很多困难。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的敌军状况，今后一旦我军在上海的进攻奏效后，敌军会普遍存在混乱和撤退现象。因此，是否能够如愿地捕捉到敌军，是很值得怀疑的。此外，我还觉得不需要在这个方面投入大量兵力。而且，现在冬季即将来临，要在金山、乍浦附近设置大部队的根据地，光供应所有必须的给养就相当困难了。一想到这点，我更加对该计划感到遗憾了。参谋本部之所以制定出这种作战计划，都是因为决策人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的结果。以前我就知道中央部门在策划此事。对此，我已非正式地详细地陈述过我的意见。但后来很快就看到了发布的这个命令。虽然当时将命令还回去了，可心里感到非常遗憾。我预计根据将来局势的变化，为了更便于作战，会对计划进行一些调整的。我在请参谋本部更进一步研究这儿曾提供过的情报的同时，作为派遣军司令官向次长提出意见说，我将预先考虑适当的措施。另外，关于我的详细建议都对（公平）中佐一一说明，并设法让他尽快回东京汇报。

10 月 23 日

今天天气依然晴朗。今天是登陆第二个月的纪念日。回顾过去两个月，从开始到今天，派遣军始终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不断地发动进攻的。自第二个月以来，增加了三个师团的兵力后，实力顿时得到大大加强。之后便不断紧逼敌军，最终得以逼近到大场至南翔一带的敌军阵地前沿。而且已在大场镇西部地区形成了中央突破的大局势，并下达命令在 27 日开始发动决战性的总攻击。现在各个部队正在一步步地逼近敌军。昨日开始，敌军已呈现出动摇迹象。我预计，过不了多久，大场镇附近的敌军就会撤退。考虑到现在必须做好追击准备，因此命令部下研究关于追击的措施。

各师团的状况：

一、重藤支队、永津部队均无变化。

二、第十三师团正面，敌军基本上都在坚守阵地，不断进行抵抗。师团千辛万苦地夺取老陆宅后，又准备向孟家宅发动进攻。

三、第九师团方面，今天没有受到大的抵抗。到傍晚时分，师团推进到小郁公庙、徐家巷一带。一部分部队还占领了八房宅。

四、第三师团情况，今天同样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师团已推进到施宅、盛宅、北陈宅一带。还有一部分部队进入东木桥。

五、第一〇一师团情况，今天也同样推进到田堵宅、庙前宅一带。

今天陆军省中山少将回东京，于是我便委托他带一封信给杉山大臣。还拜托他带了口信。口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由于第十军的作战计划不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此，请参谋本部事先给予指导，以便将来能够根据形势发展修改该方案。

二、在江南地区作战的最终目标就是南京，因此，所有计划都应该为这方面做准备。

三、为了这个目的，必须组建方面军及两个军。特别需要配属一个强有力的特务机构。除了对于作战需要进行策划宣传外，占领地的维持治安工作、人民的抚慰和指导工作都需要特务机构进行策划。这是战争状态下极为需要做的紧急事务。为了能够使这些工作顺利进行，根据目前局势，还应该让方面军司令官全权掌管外务、海军等机构。

四、目前，日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推翻南京政府。这个目标不实现，现在就考虑以后的善后措施则时机未到。因为，今后的善后措施应该根据南京政府倒台后的支那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列国态度，再根据情况自行制定。现在不仅不能决定，而且如果过早地研究善后政策，还会对国民今后的精神及眼下积极的政策产生恶劣影响。再退一步说，还会对目前支那以及列国的态度产生不良的结果。最终只能导致让时局陷入长期困境。关于这点，特别提醒我国朝野一定要谨慎行事。

另外，对于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来对待这个意见，我认为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都应该谨慎行事。我认为，为了最终有效地处理上海事件，应该始终本着真正的日本精神，为了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考虑全面利用支那人排外思想（排欧美）的想法是有利的。

10 月 24 日（敌军撤退，下达追击命令）

昨天半夜有情报说，敌军第一线开始减少兵力。据我军第九师团的

侦察队报告说，渡过走马河后可看到敌军撤退的情景。于是，我今天将战斗指挥所推进到张家宅（刘家行东南部约两千米处）。原计划是要命令全军部队开始进攻并对各师团长进行严厉训话的。现在得知敌军已经开始撤退了，于是得改变原定计划。我于早上9时，用电话向各师团下达了追击敌军的命令（下达了下午笔录的全部内容）。另外，又修改了以前的计划，改成让第十三师团先照旧进攻前方敌军，然后再向南翔镇北方推进，并切断敌军退路。

而让第十一师团主力（缺一个旅团）向陈家行附近集结，寻机向南方或西南方（南翔方向）突击前进。这是因为现在攻破走马塘已经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了。为了捕捉敌军，现在同时进攻南翔可以说更为有利。

各师团的情况：

一、重藤支队依然牵制着前方敌军。

二、永津部队同上。

三、第十三师团方面，敌军还在顽强坚守阵地，昨夜还不时地听到敌军抵抗的枪炮声。不过，师团最终还是占领了孟家宅，并继续在整个战线发动进攻。

四、第十一师团的第四十三联队今天傍晚时分，将刘家行及其南部地区换防给第九师团。然后师团主力转而向南方推进。

五、第九师团已推进到走马塘一带，其中部分队伍在北张村渡河。

六、第三师团基本推进到走马塘附近，但还没能渡河。其左翼部队推进到洛河桥宅、南陈宅一带。

七、第一〇一师团方面，几乎没有遇到敌军抵抗，便推进到沈家宅一带了。

八、谷川支队、兵站部队一直一点点地逼迫着前方敌军。

因为直到下午，还不能如愿以偿地追击敌军。因此，下午3时，我随参谋长去了第三师团长处，并召集来第三、第九、第十三师团长，敦促和激励他们抓紧追击。同时还向他们解释了军部改变追击计划的意图。各师团长都能很好地领会我的意图，遗憾的是我感到由于部队习惯了长时间的阵地战，已失去了机动能力。再加上走马塘特殊的地形障碍，从而没能果断地进行追击。另外，第九师团还没得到军备补充。现在步兵

大队只有两三百支枪。他表示今天傍晚前，一旦枪支补充完毕，即果断地追击敌军。我也不能勉强他们。

10 月 25 日

各师团继续追击敌军。但走马塘南部的敌军收容部队还在原有的阵地上抵抗，从而使第九师团和第三师团的追击行动不能如愿。

第一〇一师团虽然在大场镇北部追击敌军，但还没能占领大场镇。

第十三师团的进攻速度迟缓，进展不大。这是因为敌军逐渐在该地区增加了炮火攻击，拼命地竭尽全力掩护大场镇方面的军队撤退。

为此，军部让第十一师团的全部兵力（除了永津部队）向第九师团的右翼推进。掩护第九师团侧面的同时，与第十三师团联合起来进攻南翔。该师团在傍晚前从陈家宅出发，途经头家宅到僅家宅一带，部署部队，并做进攻准备。

兵站部队今天继续追击敌军，并占领了庙行镇。谷川支队与其相连，从其南北包围江湾镇敌军阵地，并正在进行攻击。

10 月 26 日

今天天气晴朗，但南风不断。有点担心今后的天气。

各师团边追击敌军边向前推进。第九师团和第三师团基本突破了敌军收容阵地，进入洛阳桥—张家桥、胡宅、王家宅一带。傍晚时第一〇一师团终于占领了大场镇，日章旗高高地飘扬在大道上。另外，兵站部队、谷川支队也追击敌军到了江湾、大场路一带，并从南面进入江湾。

重藤支队方面没有变化。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由于敌军抵抗太顽强，因此战况没有什么进展。总之，今夜敌军从大场、江湾开始进行最后的撤退。闸北的敌军好像也从半夜开始撤退了。

各师团的炮兵基本都进入走马塘一带，准备明天的追击行动。

现在想来，过去一个月的恶战苦斗，今天终于有了回报。现在终于实现了进攻大场的目的，能够掐断和清除上海西北部地区的敌军。没有比这更让人欣慰的了。这些全仰仗皇威和将士们的勇猛和忠诚，每每想

到此便无限感慨。

今后还要进一步勇猛追击，捕捉大量残兵。这些固然是重要的，但被地形和残兵妨碍追击行动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恶战力斗三个月，包痍超垒毙不已。
神武敌阵旭旗翻，欲饯忠灵幽暝里。

今天内定了新的方面军参谋长。原参谋本部第二科科长武藤大佐以及几名方面军要员今天来到我处。他们是来听取关于方面军和第十军的作战事宜及中央部门意向和对实行计划的意见的。虽然大体上有许多地方和我的意图吻合，但和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新方案，只是多了些善后措施。今后我还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好好考虑对策。

另外，关于方面军的人事问题，因为关系到方面军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我感到有必要变动现在已内定的人员。于是为了确认此事，我给大臣和次长写了书信，明天用航空信发出去。

10 月 27 日

各师团继续追击敌军。

一、第九师团的右翼部队推进到江桥镇东部侯宅附近，左翼部队已推进到东南部的大场镇—北新径道及蔡家桥附近。

二、第三师团情况：右翼部队推进到真如南部约两公里的秦家(烘?)附近。左翼部队推进到苏州河河畔墓巷(烘?)附近。

三、第一〇一师团的兵力正在向彭浦镇、唐家宅附近集结。还指挥着谷川支队一起扫荡大场东部的江湾镇附近。

四、天没亮陆战队就开始出击追击敌军了。现在占领了闸北一带。

五、第十一师团的左翼部队通过迂回前进推进到李家门、西顾桥一带后，准备向西进攻。但左翼部队因为敌军抵抗而未能前进。

六、第十三师团方面，其进攻行动迟迟没有展开。

七、重藤支队、永津支队方面情况没有变化。

昨天，军部开始将蕴藻浜作为运输补给通道，开始向前线运输粮食及物资。另外，还可以运送唐家桥附近的伤亡人员。

今天，接到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发来的贺电。我等便共同三次高举酒杯，连呼三声陛下及两殿下万岁。

以下是至 10 月 28 日为止的我军伤亡情况：

	将校		士兵		计
	死	伤	死	伤	
第三师团	85	197	1972	6625	8682
第十一师团	50	151	1931	5218	7350
第一〇一师团	40	158	468	3604	4270
第九师团	95	144	1317	6313	7869
第十三师团	13	37	238	1771	2059
重藤支队	12	21	307	899	1239
计		6528	24 941	31 469	

即至大场镇攻占为止，共有伤亡人数为 31 000 余名。包括内部配属的军直属部队的人员，现在还有病患者总共约 3000 余名，其中死亡 521 名，主要是霍乱患者。另外还有送回国的伤病员，约有 50 名左右。痊愈归队者估计约有 6000 余名。在本月上旬来的补充人员估计大体上能够补足不足人数。

另外，军马的损失也很大。军马伤亡情况如下：

伤亡	病死	计
2727	421	3149①
现在病马数	1732	

已抵达的补充马匹约有 500 匹，但还缺 4300 匹。看来近期是无望

① 原文如此。此合计数与伤亡、病死数之和不符。

补充了。战斗部队用马只能从辎重队那儿调来了。

10月28日

贺电从四处发来。今晚，东京也举行了灯笼游行。庆祝气氛十分高涨。可我等还要对上海西部地区进行彻底扫荡。还要在上海西部正面地区日夜向仍在顽强抵抗的敌军发动进攻。另外，还不能错过进攻南部敌军的机会。为此，部队又渡过苏州河，逼迫敌军向更南部退却。现在必须设法解放南市。所以，在我心中还没有一丁点儿庆祝的心情。

各师团战况：

一、重藤支队、永津支队方面情况无变化。

二、第十三师团方面依然坚决地追击敌军。现在已经完全占领了新陆家桥和西部的老陆宅。但是，不但没有夺取新陆宅及首家桥宅的敌军阵地，在很大一部分地区，敌军阵地好像正在不断增强，兵力也在逐渐增多。

三、第十一师团方面，正在步步紧逼地进攻敌军。该师团的中央部队向艾娄濠、朱罗家宅一带推进；左翼部队向稍远一些的郭家宅、范家宅、斗门桥一带推进。

四、第九师团和第三师团方面，大部队已抵达苏州河岸附近并准备渡河。

五、第一〇一师团依然在扫荡敌军。

根据上述战况，军部重新将炮兵开进到大场镇西南部约4公里一带，并又重新划分了第十一师团和第九师团的作战区域，现在让两师团做进攻西部及南部敌军的准备。

这样一来，现在要考虑的是，军部今后如何对西部和南部这两个方向发动进攻。因为这也关系到与第十军的关系，因此必须慎重对待。而且，敌军的撤退方向不明，对苏州河南部敌军阵地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只有在弄清这些情况之后，才能决定今后的战略方针。

今天视察了刘家行、顾家宅附近的军野战预备医院及第三、第十一师团的野战医院，慰问了伤病员。现在即使能够很顺利地将伤病员收容起来并运送到后方，也因为没有房子，加上不断换医院，使得伤员的手术

根本就做不到位。想到这些不禁十分同情伤员。现在只能做到的就是鼓励伤员和希望将他们安全送到后方。

接着,我们又顺路来到罗店—大场镇大路上的唐桥。重新视察了派遣军兵站在蕴藻浜运输并堆积粮草的情况。该河浜在枯水期河面也有10米来宽,水深也有一两米,适合一年四季运输。现在每天运输量很少,但也能将200吨物资集中到唐桥附近。照这样下去,今后即使连日下雨,也不用担心给养供应问题了。

10月29日

各师团继续执行先前下达的命令。第十一师团的中央部队占领了张仙庙的部分地区和壬塘桥。其他各师团则没有大的变化。

敌军正在不断加强南翔附近的阵地。从大场和江湾撤退的大部分敌军好像正在向南翔以西地区靠拢。向苏州河南部撤退的敌军好像是其中一部分。另外,向那边撤退的敌军好像已失去了大部分枪支弹药。要补足不足弹药估计需要很多天。还有,苏州河南部正不断出现一些敌军炮兵。

这一来,军部将暂时推迟进攻南翔地区的计划,改为迅速渡过苏州河并占领苏州河南岸。如果如愿以偿的话,为了达到从那儿封锁南市的目的,第九师团和第三师团必须赶紧渡河。一边按计划利用有联络的支那军,同时,第三师团首先发起进攻,接着第九师团应该紧接着攻上去。按照这个计划,最迟也要在11月3日前下达执行该计划的命令。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将全军的炮兵调动过来,进入各个阵地,协助这次进攻。

今天,在ジェスフヒールド公园有三个英国兵因我炮火而伤亡。因英国前来抗议,所以赶赴现场进行勘察。发现炮弹是第三师团的步兵炮和山炮发射的。最后判断那是因为英国兵为了躲避墓巷街附近的步兵炮击中山桥附近时挨炸的。原田少将与英国方面进行了交涉,这是因为开始时,英国方面没能很好地接受我方希望他们从中山桥地区撤走的要求,而是自主地进行撤退,结果造成现在这个后果。我军□□□□□危险区域□□□□□造成现在这个结果实在是很遗憾。最后互相达成谅

解，表示今后必须设法加强联络，不要进入危险区域。

今天有报告说，日本军炮弹也落进了法国租界。我已将该信息传递给了法国方面。

现在想来，如果将来占领上海的话，类似问题必定会经常发生。如果外国方面能够很好地接受我们的要求，不去租界边界附近或边界以外的地方，是能够避免发生类似事件的。我命令各师团禁止向外国警备区域射击。同时向各国通告说，万事都要努力预防，如果支那军隐蔽在外国警备区内或外国军队驻守的地方，我方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其发动进攻。

10月30日

情况无变化。

今天我去视察了位于吴淞镇、宝山镇一带的军部预备医院和兵站病马场，并慰问了伤病员。预备医院现有患者两千余名。设备不足就不用说了，治疗及其他事宜的手续还相当烦琐。宝山的隔离医院现有患者六百余名，但基本没有处于危重状态的伤员了。霍乱和赤痢等疾病患者逐渐减少，每天也只有两三个新患者进来。兵站病马场现有病马一千七百余匹，病因很多。但最多的还是鞍伤，现在都得保护治疗，令我安心不少。

通过昨天以来的视察，了解到伤病员和伤病马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收容和治疗。特别是设备不足，加上能用的房屋也很少，更何况环境还很污浊。真是万般无奈啊。眼下要求赶紧运来帐篷，一旦帐篷抵达就可以改善一些了。

今天还视察了收容在宝山城避难的难民情况。现有一千余名，多是老弱妇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日本报道员的指导下，对日本军都感恩不尽。这也是值得欣慰的。几天来，一直在收割庄稼。已收上来稻谷二百四五十石，其他还有棉花、豆类等。看上去难民基本上是满意的。我觉得必须认识到，将来我军要采取更多的救助手段，让难民更多地沐浴到皇军的皇泽，我军要成为江南地区抚民之魁。不过，对报道员的指导方法还必须认真地监督和指导。

今天赠送给难民 1000 块银元，他们都感谢不尽。

今天，听取了方面军要员关于参谋总长对于方面军司令官指示的解释。内容很难令人满意。特别是觉得由于方面军司令部规模太小而意义不大。因为无论是指挥范围还是管辖事项都受到了限制。同时觉得让军司令官全权统帅方面军应该是正当的。不然，令人担心今后两军难免会发生作战指挥上的倒退或摩擦。关于这条意见已事先向参谋本部通报了。同时还希望明确军司令官对于占领地民政及国际关系处理上的权限。我也命令部下仔细研究关于需要配备多少人员等等，然后一并报告给中央部门。

10 月 31 日

天气开始转阴，有时还下小雨。

今天，第三师团强行渡过了苏州河。右翼方面只有一部分部队，从周家桥西部的金家头对岸渡了河。但由于在周家桥附近，有敌军从侧面向渡河部队射击，因此渡河没能成功。而左翼部队的渡河则完全失败了。因为采用的是轻型架桥材料的渡河方式，因此，由于水流急，加上河面宽(50 米)，从而渡河未能如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该师团的渡河行动完全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企图用渡河行动来影响敌军心理。因此，在渡河时，无论是渡河准备工作，还是事先破坏敌军阵地等方面，都做得不够充分。

第九师团今天没有完成渡河准备，计划等充分做好渡河准备后，明天强行渡河。

其他方面没有变化。

军部为了准备今后在白茹江方面的登陆战斗，让第十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暂时停止在西部正面的进攻。决定采取防御阵势。为此，我下达了以下命令。

一、第十三师团方面(配备一个臼炮大队)替换重藤支队，确保目前阵地以北的地区。

二、重藤支队及永津部队在月浦镇集结，进行渡河准备和渡河训练。

三、第十一师团(缺永津部队)方面，配备两个步兵大队，以确保陈家

行以南现有的阵地。

自昨天以来，在苏州河畔的战斗中，由于我军的步炮射击和飞机的空中轰炸，侵犯了英国军的守备区域。英国因此向我方提出了抗议。原田少将处理了此事。因为英军的警备区域和支那军守备区域连在一起，对于我军空中和地面部队对敌军的射击，英军应该躲避。不然，受到损失是在所难免的。

军部一直命令各师团部队，不要伤及英国军队以及列国军队的守备区域。然而，即使躲避也受到损害，也是难免的。要么列国迫使支那军再向西部退，要么列国自行撤出危险区域，别无他法。不然，今后也难以避免危险。我打算本着这种精神警告列国。但是，英国和法国从一开始就持有同情和支持支那军的态度，采取对我军不利的言行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因此，我方必须采取强硬且合法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我也将这个意见向参谋本部作了汇报。

11 月 1 日

【栏外】① 今天，军司令部转移到了周宅。

昨夜一直下雨，直到今晨才逐渐转阴。下午 1 时，从杨家宅司令部出发，转移到离大场镇南部约两公里的周宅。

各师团战况：

一、今天一大早，第九师团就开始了渡河行动。其右翼方面，在较远的上游河流转弯地区用船渡河，最终顺利地渡过了河。约有三个步兵大队，向姚家宅、张家宅附近推进，最后占据了自己的地盘。不过，左翼方面由于渡船遇上急流，又因不断遭到敌军火力攻击而受到损失，因此，渡河中途受到挫折。

二、第三师团情况：第三师团在其右翼方面增加了三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尽管右翼不断扩大战果，但左翼部队也不得已放弃了渡河。

三、第十一师团方面：据今天来自飞机的情报获悉，苏州河对岸的敌

---

① 日记作者在日记本边缘，即正文之外所做的记录。其内容主要是提要、说明等。

军正在撤退。考虑到敌军是否终于决定放弃上海了？于是命令第十一师团突破苏州河，然后做封锁南市的准备，并新配备给第十一师团一个架桥材料中队。

四、右翼方面的第十三和第十一师团今天无变化。

今天，会见了方面军幕僚，并和派遣军幕僚一起，研究了今后方面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基本内容没有超越以往研究的范围。虽然第十军的作战方针将根据今后的局势变化必须做一些调整，但目前局势还未明了，因此不能确定其作战方针。目前阶段，只能告诉第十军司令官一些注意事项而已。整体作战方针的研究和制定只能根据今后的局势变化而定。

【栏外】 新司令部设在上海市政府公立助产教育学校和儿童健康院里。特别是因为这儿和吴淞水产学校一样，常年郁郁葱葱，可谓是吉兆。

11月2日

昨天有报告说，苏州河南岸的敌军撤退了。但实际上，敌军现在不仅仍旧固守在阵地前，还不断有炮兵部队向南翔地区移动，其数量约有18个中队。另外还有情报说，从南市和浦东方面也调来了一部分增援队伍。同时，根据情报得知，蒋介石命令这个方面军，在未来两周内一定要死守住上海南方。这一来，第三和第九师团的进攻自然就不那么容易开展了。

第九师团昨天开始架桥，现在已成功完成任务。约有六个大队逐渐在对岸扩大战果。计划整个师团随后便准备渡河，并向东南部发动进攻。

第三师团方面：其右翼方面有四个大队也使用船渡过了河。这样，该师团主力现在也逐步向右翼方面转移，准备在右翼渡河，但是进展不那么如意。

这样一来，第一〇一师团的突击战斗以及对南市的封锁战斗就不能开展了。

第十三师团按照预定计划，正与重藤支队换防，预计换防行动于明天半夜结束。

第十一师团方面无变化。

昨天，原田少将与英、美、法、意等各国的陆军司令官进行了交涉。向他们大致说明前面提到的我军的方针，似乎基本得到了他们的谅解。在感情上相互之间都没有产生反感。

另外，关于上海西南部地区外国人财产的保护问题，我已经命令各个师团要多加注意，并时刻注意向英国方面派将校联络员，保持互相的联系。

11月3日

今天是明治节日。我原先计划是，首先占领嘉定、南翔，然后占领全上海，以此来欢庆这个节日。但事与愿违。特别是我们至今才千辛万苦地得以扫荡了上海西部敌军。现在，好不容易才夺取了苏州河南岸的一小块地区。而南市和浦东地区依然在敌军手中。这个节日就在目前这种局势中到来了，真是羞愧至极。今后要进一步督促鞭策部下尽快扫荡上海周边敌军，必须显示出皇军的皇威，不能辜负陛下的嘱托。

今天各师团仍旧继续发动进攻，但战况没有什么变化。在今天这个明治节日里，各位将士的心情和我一样，庆祝心情仅有一点点而已。

今天上午10时，司令部职员全部集中到院子中央。我站在队伍前列，仰望东方进行遥拜，并代表部下向东京中央部门发去贺电。结束后，我在食堂里和将校们共同举杯，高呼三声天皇皇后陛下万岁。随后还在部下们面前赋诗一首以示庆祝。

明治节奉祝谨咏

百万匪军方殄灭，阵中奉祝明治节。
皇威赫赫耀八纮，淞沪风情秋色切。

11月4日(小雨)

第九师团方面仅仅向前扩大了一些地盘。虽说占领了狄巷上附近，但还没有占领屈家宅。该师团已经将主力集结到了南岸地区。

第三师团情况：对岸依然只有已渡过去的四个步兵大队。渡过河的

部队还没能扩大战线，只是从北岸一点点地破坏敌军的侧面阵地，准备不久发动进攻。

第十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方面变化不大。重藤支队和永津支队今天将兵力向月浦镇东南地区集结，准备今后的转移行动。

昨天，第十军的整个船队已全部集合在马鞍群岛，准备明晨登陆。方面军已派塚田参谋长前往马鞍群岛，向柳川司令官转述了我的意图，这样便于第十军的作战。只是从昨天开始老天又不作美了，担心明天天气有变化。

今天发生的一件特别的事是，法国的传教士们在一起合谋，为了南市的难民，按照法国领事等的意图，将难民集中到南市的一个地区，并提出要将那儿作为中立区，以免受到损害。我也并不想非要反对他们，不过我还是回答说，今后根据支那人特别是敌军的行动来决定，有时也不一定能保证其安全。我还对英美各国领事通告说，我军一直努力避免南市附近市民出现伤亡，避免冒犯该地以及浦东地区列国的权益（建筑物等）。因此，进攻行动才延迟到今天。但根据战况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对该地区一直置之不问了。因为支那军队一直顽固地坚守在该地区抵抗，我军早晚非得进攻他们不可。到那时，支那人民和英美各国的财产自然会受到损失，那也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我的初衷是希望占领南市时，不使用大量武力，不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也许英美各国也从保护各自利益出发，去支那军那儿做了些工作，让他们自行撤出该地区，这也不失为一个策略。上次曾提到过南市及浦东地区敌军有逐步撤退的迹象，虽说这是由于我军进攻苏州河所起的作用，可我感觉也有各国做了工作的因素。

【栏外】 今天，散发了军司令官告诫南市居民的布告，还发了警告居民从该地区撤离的传单。并且，关于攻击南市和浦东一事，也警告了英美各国。

亲补 方面军司令官。

今天，我接受了日期是 10 月 30 日的任命书，任命我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另外，今天方面军司令部组建完毕，也任命了参谋及其他人。但按

规定要等待第十军大部分战斗部队登陆完毕，我才能向他们下达命令。这之前，第十军要独立进行作战。这也是制定该军登陆计划时没有参考我的意见所致。因为该计划是中央部门制定的，因此，其责任由上面判定。中央部门制定这种计划的人，实际是不了解派遣军统帅者真正精神的人，这个计划是这些年轻人玩得花样儿。今后方面军的编组不能根据战斗序列而要根据组合集团形式来进行，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我昨天开始有些感冒、发烧，好像是疟疾。今天服用了疟疾特效药奎宁，效果良好。按现在的状态，这病过两三天就会痊愈了。

11 月 5 日(阴)

第十军登陆战斗取得成功。

全军各师团的变化不大。

今晨 5 时 30 分，第十军(称丁集团)的第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的一支部队在金山卫城南侧海岸强行登陆了。

幸运的是，该地的敌军此时好像正在换防。海岸几乎没有守卫兵力，因此几乎没有遇到敌军的任何抵抗。第一线部队就这样顺利登陆了。当天 9 时，登陆部队占领了金山卫城。傍晚，部分部队又占领了离该城北部约八公里的强堰镇。另外，两支队伍分别被派往该城东西部约 12 公里处的海岸，全军的登陆因而得到了掩护。

该海岸线上还有少量敌军把守。特别在西部地区，敌军从乍浦、平湖方面又紧急调来相当数量的兵力。现在双方正在交战中，战局目前还不明了。

总之，第十军的登陆是令我最担心的问题。不过，上天保佑他们，今天天气不错且海面非常平静，加上还有些晨雾，因此得以快速登陆。令人极为欣慰的是，首先是他们已获得了军部根据地。遗憾的是由于天气原因，在这次登陆行动中，海军和空军的轰炸威力没能发挥出来。不过，在该地区的后方，大部队现在没有要做的事，因此也就不太需要轰炸了，只是根据今后战局的进展，还需要空军的协助。特别是因为现在部队要向前推进，所以，希望天气尽快转晴。从昨天半夜开始，下起了很大的

雨。现在我向神明祈祷，保佑明天天气转好。

【栏外】 我向第十军司令官以及协助他们的第四舰队长官发去了贺电和感谢信。

11月6日(时有阳光从云隙间照射下来)

一、派遣军情况：

(一) 第九师团方面：今天傍晚占领了屈家桥的西北角。接着，在扫荡敌军的过程中，又逼近施家街正面地区，并不断将进攻阵地向前推进。

(二) 第三师团方面：下午占领了辟家野和郁家宅，扩大了在南岸的地盘。今夜架设以船队组成的桥，以确保和北岸的交通。

(三) 第十一师团方面：其左翼敌军兵力似乎正在不断增强。因为感觉这已威胁到第九师团的右翼，于是我命令该师团推迟进攻，先派遣有生力量进攻江桥镇。

另外，将第一〇一师团的一个联队派往第九师团的右翼，以防不测。

(四) 第十三师团方面：除了各处都遭受到敌军小规模的反攻外，基本形势没有变化。

二、第十军情况：

第十军几乎没有遇到敌军的抵抗。今天上午10时左右，该军的先遣队已推进到松江南部的黄浦江一带，并在该地区附近集中了近两百只民船，直接利用这些民船渡河去了北岸。另外，主力部队的第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的半数兵力也在傍晚前推进到了黄浦江边。

此外，按该军的部署，第六师团将占领松江；第十八师团主力向枫泾推进，然后，第六师团的一部分部队(一个步兵大队)利用水路向平望镇推进。看来取得成功是没问题的。

【栏外】 根据各方面情报获悉，敌军得知第十军登陆后非常惊慌，已紧急调遣嘉兴附近的部队开往枫泾附近，任务是把守该地区周边。同时，还将一部分兵力从昆山和苏州附近向南方转移，似乎要向青浦和平望附近推进。位于派遣军前面的第二线敌军兵团似乎也要向青浦和松江撤退。不过，第一线部队仍然在坚守阵地。

11月7日(下雨,风速达8米[1])

派遣军方面没有大的变化。

第九师团和第三师团仅仅扩大了一点地盘,前面的敌军依然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但浦东和南市的敌军正在逐步撤退。

第十军还是斗志昂扬地向北推进。今天傍晚时,两个师团的主力逐渐集结到了松江西南部地区。有一部分兵力已经向枫泾和平望推进。但其主力(第六师团)还在南库附近渡河。一部分部队掐断了北方的铁路线。第十八师团的主力在洙泾渡河。现在,后方给养和兵力集结,应该正在向枫泾地区推进。

因为天气不好,海面风浪很大。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登陆行动。只是登陆速度受到影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想当初,第一〇一师团的登陆就曾耽搁了一天。

从今天开始,我所指挥的部队就要包括第十军了。因此,我命令第十军将主力派往上海西南部,协同派遣军作战。接着做攻打昆山的准备。可是,第十军早在登陆以前就改变了作战计划,并且为了让主力部队向平望和嘉兴方向推进,昨天就开始进行部署了。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直接开进上海西南地区,抓住捕捉敌军的机会。真是太遗憾了。原因归咎于没有在一开始就将该军的作战指挥权授予我。可惜啊。

11月8日(小雨)

一、派遣军方面变化不大。

二、第十军的登陆已相当困难了。两个师团的野战炮还没有登陆完毕。第一一四师团尚未开始登陆。特别是由于陆地交通极其困难,道路不仅泥泞,而且仅够辎重车辆通行。在水运方面,因为乘便携式小艇登陆很困难,所以至今还未登陆。两个师团携带的折叠式轻型渡河设备都必须要等到明天才能通过水路运来。当然,现在第十军几乎必须依赖就近找到的物资补充给养。境况十分艰难。这些都归咎于参谋本部那些缺乏智慧的人。这是没有经过认真侦察就制定了该计划的结果。现在

---

① 原文如此。似为风速为8米/秒。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派遣军正在攻打苏州河岸，所以松江附近的大部分敌军都向上海南部地区转移了。松江附近敌军的兵力很薄弱，所以第十军才好不容易完成了计划。

【栏外】 关于第十军作战计划的更改。

因为我要顾及到第十军的处境，所以改变了方面军原先的打算。命令第十军司令官只派一部分（至少一个师团）部队去青浦方面作战，直接以此协助派遣军作战。改变主力部队（两个师团）的部署，派遣他们到嘉兴作战。总之，我的目的既是要给柳川司令官面子，也是为了巩固两个军将来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

11 月 9 日（晴）

【栏外】 封锁上海大告成功。

苏州河南岸的敌军于昨天半夜开始撤退。天未亮，第九师团和第三师团就开始了全线追击行动。中午前，第九师团就抵达了七宝镇；第三师团的主力部队占领了龙华镇。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完全封锁上海的局势。

但还有敌军依然固守在南部和中部。

至此，自登陆以来已战斗了两个半月，派遣军终于达到了封锁上海的目的。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果，其一靠的是皇威，其二当然是第十军的登陆也给了部队一大动力。我以前预计需要花 20 天才能封锁上海，没想到第十天就达到了目的，真是令人欣慰至极。

第十军的第六师团今天一直在攻打驻守在青浦的小股敌军。第十八师团已占领了枫泾并正向嘉兴方向推进。

第一一四师团今天开始登陆。预定登陆后逐渐向金山附近集结。

11 月 10 日（晴天）

一、派遣军形势没出现大的变化。

第三师团的一个旅团（第五旅团）明天开始攻打南市残兵，并进攻坚守在南市中部河一带的敌军。

此外，为了南市居民安全，将旧城区作为避难区域。并通告法国及

南市居民要躲避战祸。

二、第十军继续在重重困难中登陆。

第六师团占领青浦镇后，一部分队伍继续向北追击敌军。第十八师团正在发动对嘉兴的进攻，目前情况还不明了。

根据上述形势，方面军命令派遣军派遣一个重炮联队、一个兵站汽车中队和若干步兵、工兵沿陆路向青浦前进，去增援第六师团。同时，利用陆路运输若干步兵炮弹到松江，供第十军应急之用。

【栏外】 与英国舰队长官第一次会晤。

今天，在江湾一所学校与英国舰队及陆军司令官会晤。英国长官一改往日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显得十分殷勤，并一再表示英军没有要妨害日军作战的意图。更贴切地说，他以一副可怜的样子仰视着我，令人忍不住想笑。我只是按照一般国际礼节寒暄了一番后，通知他们说，我军将来要利用苏州河、黄浦江和铁路运送军需。如果妨害了我军的运输，我们将不分支那军还是外国军，一律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来对付。英国长官听完之后表示，关于此事将回去与总领事等磋商，并采取某些协调措施。看到他这种态度，我也表示说这是需要的。同时要求他们要完全按照日军的要求行事。还告诉他们我希望守备在那一带的英国陆海军，注意努力不要与我军之间发生不幸的事件。同时表明，关于这一点，如果英军在管理当地支那人等方面给予协助，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与英国舰队长官会晤后，又会晤了英、美、法、意等国驻支那大使馆和公使馆武官，向他们陈述了对英国舰队长官讲过的同样意思的话，希望各国官方及军队事先采取妥善措施。

各国武官的态度都很谦逊，对日本军以及我本人都表示了深深的敬虔之情。看上去他们倒更像是惧怕皇军威力。

会见完各国人员后，我又接受了川越大使的来访，并向他陈述了关于将来日军必须占领和监管支那在上海的海关、银行、通信机构等的必要性。对于这点，大使显得很为难，表示回去后进一步进行研究。希望后天即12日再会谈一次，就此事进行协商。

11月11日

一、派遣军情况：

今天大体无变化。

第三师团扫荡南市后，又与少量敌军进行了艰苦战斗。不过，大部分残兵都躲进了法国租界，或是乘船向黄浦江上游方向逃走了。

今天，第一〇一师团的一个联队与两个海军陆战队大队合在一起，组成一支部队，于凌晨4时就从川崎船坞登陆去扫荡浦东了。该部队赶走了一些似乎是便衣队的人后，下午推进到白莲泾一带，继续在那儿扫荡残余敌军。

第十一师团一边步步紧逼敌军，一边向南翔西南地区推进。

二、第十军情况：

第六师团继续斗志昂扬地一边追击敌军，一边向北方推进。主力在傍晚前抵达鹤港镇。接着，部分人马渡过苏州河，占据了北岸地盘。真不愧是九州健儿，豪情可赞。于是我向军司令官发去贺电。

第十八师团基本占领了嘉兴。第一一四师团还在继续登陆。不过，已经按计划具体部署好登陆部队的行动，先进攻青浦，然后途经平望镇向嘉兴开进。

鉴于第十军各部队登陆艰难之实情，于是让重炮兵旅团（包括第一一四师团的野炮）以及其他一部分队伍，绕道航行到上海去登陆。另外，为了给第十军补充弹药，让派遣军利用陆路去松江运送补给。

今天，根据飞机侦察结果报告获悉，敌军已呈现全线撤退的迹象。另外，从抵达苏州河岸的第六师团那儿得知，苏州河西岸的敌军正在撤退。为此，我改变了原先军部制定的方针，决定一举向常熟—苏州—嘉兴一线追击。今天上午10时，已将有关命令向两军传达。其主要内容是：

一、第六师团长指挥的部队暂时归派遣军司令官指挥，目前集结在上海西南地区的第九师团向该师团右方的黄渡镇西南地区推进，同时向昆山突进。

二、正在制定计划的重藤支队现在立即乘船，要在13日天未亮时从白茹河口登陆，目标是占领常熟。

另外，第十六师团各部队从 14 日开始将陆续抵达，抵达部队也将从同一地区登陆。

三、派遣军要尽快抽调一个师团，在第十六师团登陆后，紧接着在浒浦镇附近登陆。目标是占领常熟。

四、第十军的主力部队向平望、嘉兴一带追击敌军。

今天，第一次会见了 AP 、UP、路透社、哈佛斯等驻上海的各国主要通讯社的通讯员。我尽量不表现出强硬态度，向各位提示我军的方针以及我个人的意图。然后希望各通讯员要公正，不要误导世界舆论。看上去各位都很高兴，看来他们会对未来世界舆论产生好的影响。

11 月 12 日(阴转小雨)

从清晨开始，各个师团的行动就转向追击敌军了。到傍晚时，第九师团的一部分队伍推进到黄渡港北岸。第十一师团的部分队伍推进到嘉定西部的外岗镇。另外，第三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都稍微滞后一点。他们的东部是相连接的，都在途经嘉定西部区域向太仓镇方向追击敌军。

第十三师团的主力(约有七个步兵大队)准备从浏家镇西南方地区向太仓镇北方追击敌军。重藤支队今天在上海码头乘船，准备于明天凌晨在白茹河口登陆，然后向常熟方向追击敌军。

第十军现在应该还在继续向嘉兴方向追击敌军，不过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栏外】 今天我还会见了大使和海军长官。

今天川越大使和长谷川长官来到方面军司令部。接着，我们一起讨论了上海善后处理的问题。我提出的希望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军要占领和守备公共租界里的支那海关、各个国立银行、电信局等。

二、对公共租界里的英军守备区域要加以若干变更。我军要守备苏州河左岸地区，这是为了保证我军给养供应的安全。

三、要按部就班地在南市、上海县和宝山县等广泛地区，让支那人自行组成自治机构。我军为了作战需要，现在就必须紧急指导支那人维持

治安。

四、浦东和南市地区由陆军清理，同时也负责今后该地区的守备任务。黄浦江面的警戒以及保护江岸边日本人权益和财物的任务就由海军负责。

关于上述事项，别说川越大使了，连海军长官也不同意前两项。为了避免国际纠纷，且按照维持至今的与英国海军在守备方面的关系，现在很难立即提出改变英国守备区域的要求，因为川越大使和海军长官的态度极其消极，所以我说，只要达到上述目的，也可以采取其他更容易些的方法。我也并非硬是要让陆军立即去守备租界。不过，今后根据工部局和英国的态度，最终可能还是必须强行去守备这些区域的。但是，首先还是由大使馆和其他部门一起研究对策，我再另找时机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大使馆和海军都要为了作战和逼迫南京政府投降，摧毁其在上海的行政和财政上的根据地。如果不重视这点，一味地只强调国际关系，不考虑获取作战的利益，实在是十分遗憾的。我想根据目前的局势和将来需要，我会按照我的想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性手段。

关于第三和第四项，大使和海军长官都没有表示异议。我们约定实行时，海陆双方要互相协作。

昨天至今，残留在南市的敌军一直在顽强抵抗。直到傍晚，整个南市才安静下来。

11 月 13 日(晴)

重藤支队接受了从白茹江登陆，然后攻打常熟的任务后，昨夜从吴淞出发了。今晨 6 时开始在白茹江—徐台泾口之间登陆。近藤海军少将指挥的水雷战队也协助他们登陆。他们没遭遇到什么抵抗，在傍晚前推进到了江岸堤防一带。

另外，紧随其后，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三联队也在其左翼方面开始登陆。今天，我乘十三号搜索艇于下午 7 时来到白茹江锚地。然后又转乘军舰“大井”号去视察登陆部队情况。重藤支队登陆基本顺利。第十六师团的部队由于训练不够，因此登陆情况不尽人意。

位于上海西部地区的各个师团都在斗志旺盛地进行追击。到傍晚

前，右翼的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第十一师团、第六师团基本都抵达了浏河一带。第三师团和第九师团稍后，但也紧随其后。

【栏外】 太仓

傍晚时，第六师团已推进到昆山附近。第十一师团推进到太仓附近。敌军大部队仍然在太仓两侧地区，但正在相当混乱地渡河，向苏州北部地区撤退。

重藤支队的登陆行动一直持续到傍晚。

11 月 14 日(晴)

派遣军情况：追击敌军到昆山一带后，即将占领昆山和太仓。

重藤支队一直紧紧追赶着敌军，并随之推进到梅李镇的西北部地区。其中一部分队伍推进到支塘镇附近。

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三联队在傍晚前也来到了支塘镇附近，但登陆行动并不顺利。到傍晚才好不容易有一个步兵大队登陆。浒浦镇至傍晚还被敌军顽强坚守着。

第十军第六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利用水路从松江向西推进，今天占领了平望。第十八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逐渐集结兵力，做进攻嘉兴的准备。

第十军的辎重及其他兵站部队放弃了从金山卫附近登陆的计划，决心全部改道去上海登陆。运输船都陆续绕道去了上海，并逐步将根据地固定在浦东地区及南市附近。

方面军让第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在推进地点集结，准备由方面军直接指挥。

11 月 15 日(阴)

今晨我在白茹口下达一道命令，让第十六师团向福山方向攻打沿江地区。可是，在我离开司令部这段时间里，司令部已下达了让第十六师团向左翼方向攻击的命令，我只得认可这个命令。今天各部队部署如下，对这种部署我还是感到很遗憾。

派遣军继续追击敌军，第六师团的部分部队正在向苏州方向追击

敌军。

第十一师团、第十三师团沿太仓—常熟公路及其东部地区实施追击，今晨已推进到文塘镇及其东部□□地区。军部命令第十六师团、重藤支队和第十三师团从左翼一字排开，突破敌军在常熟、福山一线阵地。第十一师团将兵力集结在支塘镇附近。

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三联队正在向常熟前进；第二兵团也向浒浦镇方向攻打敌军并向西挺进。但是其余兵团今天只有一个联队登陆成功。

第九师团推进到第六师团的右翼后，与该师团一起攻打昆山西部的残余敌军。

第十军仍然在做进攻嘉兴的准备。但是，因为按计划必须等重炮部队抵达后才能实施进攻，因此，最快也要再等两三天。

我今天回到上海的司令部，部署了上述作战计划。并且还向东京来的影佐大佐（影佐祯昭，参谋本部谋略科长）和柴山大佐（陆军省军务局军务科长）说明我军今后的方针及攻打南京的必要性。还特别陈述了扩大特务机关的有关意见。

基本得到了他们的理解。

11 月 16 日

一、派遣军方面：

重藤支队、第十三师团逐渐接近常熟及其北方地区的敌军阵地，并开始进攻。

第十六师团陆续让登陆部队开始沿着太仓—常熟大道发动进攻。但让该师团的所有战斗部队参加战斗，还需要等一两天。

今天，第九师团沿着昆山—苏州大道向杨家巷附近的敌军阵地推进。

第十一师团将兵力向支塘镇及其西部地区集结。

军部炮兵逐步向支塘镇方向追击敌军。

二、第十军方面：

今天，我命令第六师团重新归属第十军司令部指挥。该师团于后天即 18 日途经青浦回到军主力部队方面。

第十八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将陆续抵达的部队集中起来，做进攻嘉兴的准备。

第六师团派遣以一个步兵大队为主的部队占领了平望，另一部分兵力向苏州及湖州方向推进。

11月17日(雨)

派遣军和第十军都没有大的变化。由于天气不好，所以进攻行动都未能顺利展开。特别是常熟附近的敌军阵地，因为都是钢筋水泥建造的，所以非常坚固。尽管守兵只有三个师，但是我担心我军的进攻不能如愿。

今天上午10时，我登上旗舰回访了英国海军长官(理特鲁)大将及陆军司令官(斯矛吾莱特)少将。

长官及其部下非常有礼貌地、郑重地接待了我。其行为举止都极其谦恭。于是我努力表现出比前几天温和的态度，平静地对待他们。首先，感谢英军对于苏州河开放一事给予的协助。另外，我还陈述了我的许多苦衷，因为我军在上海附近作战时，为了努力不损害列国军队的权益而不惜牺牲了丰田纺织公司以及许多日本人的权益。他们非常友善和敬佩地听了我的一席话后，表示要立即向英国政府报告这个情况。

最后我说，不管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如何，目前我们这些身处此地的军人，要为了东亚和平，相互间言行应该是友好和平的。

今天，我还邀请伊藤公使来到司令部，就将来采取什么措施来处理上海租界问题，对他谈了我的一些意见。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与我约定，一定努力敦促外务当局，以达到我希望的目标。另外，还表示对我国海军而言，从目前总的国际形势来看，用不着特别顾忌英美列国。在目前这种作战时期，言论和行动应尽量利用对我有利的形势。今后别说是公共租界了，就是在法国租界内，我们也要取缔支那政府和支那人及其他人的排日行为。支那政府早就在利用上海列国的权益了，也就是所谓的依赖欧美、决不放弃继续抗日的决心。要让他们领悟到明确、公正表态的重要性。大使和我约定，一定要好好说服列国，让他们心甘情愿

地服从我们。

【栏外】 伊藤公使的意见完全和我一样，是非常积极的。他不愧是在欧洲外交领域干了多年的外交官。一想到他是如此的经验老道，便顿觉快慰许多。将来能够依靠他来指导和带领软弱的海军的话，真是再方便不过了。

今天，参谋本部的川边大佐来视察情况，于是，我首先对他们讲了关于今后作战的主要意向，并且提醒他们要分析当地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才算完成自己的观察。

11 月 18 日(阴转小雨)

今天又回到了久违的派遣军司令部，听部下汇报了军部情况。即：

一、进攻常熟附近敌军阵地的行动不能如愿。今后对该阵地正面发动强攻也是极为困难的。

二、昨天已命令第十一师团，如果可能的话，派一支有力的队伍利用民船渡过昆城湖，从常熟南部地区登陆后，即从敌军背后发动攻击。这个作战方案现在已经研究好了。不过，这个方案需要不断使用所有的渡河器材和一部分支那人的民船。部队是由花谷大佐指挥的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组成，预定明天傍晚出发，利用水路向常熟南部约 2 公里的莫城镇附近推进。如果这次行动成功的话，常熟周围的进攻就容易多了。听到这些，我感到甚是欣喜。

三、随着全军追击行动的进展，给养供应可以利用苏州河、浏河、白茹河和浒浦河了。现在主要运输都是水运，也有一部分利用陆运，估计基本都能达到目的。因为大米最多的地方是太仓，所以，即使暂时粮食的给养运不到，也不用担心粮食问题。

四、第九师团今天击溃了在杨家巷、唯亭镇一带抵抗的小股敌军，推进到了陆泾桥附近的敌军阵地附近。

第十军形势没有什么变化。第六师团今晨从昆山附近出发向青浦前进。后来又利用水路从松江向平望推进。

11 月 19 日(阴)

今天占领了常熟、苏州、嘉兴。

一、派遣军情况：

重藤支队和第十三师团都攻破了常熟北部的敌军阵地，向芦山及其北方地区推进。第十一师团的花谷支队比预定提前一天，于今晨利用水路接近了莫城镇，并开始向常熟南湾方向发起了进攻。这样，今天夜里，当第十八师团从正面进攻常熟后，即可先后占领常熟。

第九师团仍旧沿苏州公路进攻苏州。

第三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暂时归属方面军指挥。两师团的任务是，第三师团（缺片山支队）重新回归派遣军指挥，负责扫荡太仓东部地区；第一〇一师团继续扫荡嘉定、罗店镇以南地区。其主力向真如附近集结。

二、第十军的情况：

第十八师团及第一一四师团的主力在重炮兵部队抵达后，从昨天早晨开始进攻嘉兴，并终于占领了嘉兴。还有部分兵力向西部追击敌军。

另外，第一一四师团的部分兵力正在进攻平湖。

第六师团正在向松江集结。

今天，意大利大使来访。他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向我军表示友好态度。他来打招呼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获得该国在上海周边地区的权益。

驻当地的意大利文武官员向我们表示的态度，要比德国明确和彻底得多。看上去，大使对南京政府的观察基本是公正的。

11 月 20 日（阴）

昨天半夜，方面军在占领了嘉兴、常熟一带的基础上，向两军下达了新的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一、方面军在保住苏州、嘉兴一带的基础上，计划占领无锡和湖州一带。

二、派遣军占领常熟、苏州后，从苏州西北望平①附近和常熟西部的杨尖镇向其北部陈野镇及其西北部的华野镇一带推进，准备进攻无锡。

---

① 原文如此。似为“平望”。

三、第十军派部分兵力占领湖州和吴江，再派一支力量强的部队准备做水上机动部队。

派遣军的情况：

常熟方面的各个师团一边追击敌军，一边从右翼向田庄镇（第十三师团）、大义桥（重藤支队）、白窑头（第十六师团）附近推进，但因为道路不好和给养供应困难，追击行动未能顺利进行。

第十一师团派遣由天谷少将指挥的一个步兵联队为主力的队伍，利用水路向昆城湖西部地区推进，准备向苏州、无锡方向追击敌军。

第九师团在昨天即 19 日早上（凌晨），部分队伍已经占领了苏州火车站。接着进入苏州城内扫荡残余敌军。今晨，师团长亲自带领主力部队来到苏州周围，让主力在该地集结。部分兵力在继续扫荡残余敌军的同时，另一部分兵力向无锡方向追击敌军。该师团于今晚抵达望亭车站附近，与前方敌军对峙。

【栏外】 由于交通不便，直到 20 日早上才知道这个消息。

苏州附近的敌军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一部分敌军自行解除了武装并向我投降，另一部分凌乱地向西部撤退。

这样，常熟、苏州即所谓的吴福阵地就被我们占领了。我军并没有遇到预料中的抵抗。到此为止，派遣军便全部完成了预定计划。真是令人欣喜。

第十军的情况：

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和国崎支队继续追击敌军。到今天傍晚时，他们已抵达南浔镇西部的东迁镇。第一一四师团也跟随着第六师团推进到平望附近。

第十八师团占领嘉兴后集结兵力。一部分兵力向杭州方向追击敌军。

至此，方面军于昨日完全占领了常熟、苏州、嘉兴。方面军的第一次会战也告一段落。在这次追击战中，全军给敌军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有 5 万、伤者不下 15 万。缴获军旗数捆、火炮数百门，还有许多军需品。俘虏的数量还不清楚，不会少于 1 万人。

为此，军部将这次追击战命名为“湖东会战”，并将概况报告给了参

谋总长。今晚可能会赐予方面军圣旨。曰:命名为湖东会战。

【栏外】 今天第十军参谋长田边少将来到司令部,委婉地询问第十军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当初第十军是带着独立任务登陆的,因此,与方面军没有很好地沟通作战意图。为此,至今为止让我煞费了很多苦心。如今第十军也了解了我的意图,并表现出感谢之意。今后,方面军将更容易统率两个军了吧。

11 月 21 日(阴有小雨)

由于连着几天坏天气,两军都很难开展行动。加上后方供给也停滞不前。因此,整个战线推进不顺利也是无奈的。

不过,第十军占领湖州的部队继续斗志昂扬地向前推进。今晚,其先头部队已抵达湖州东部十余公里的地方。紧随其后的第一一四师团主力也抵达南浔镇附近。

派遣军各师团情况不明。

今天,关于公共租界当局和法国租界当局的事宜,我向原田少将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一、方面军要求租界当局彻底取缔租界内的排日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的各种活动。

二、如果当局的处理方法不能满足我军的要求,我军将根据作战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对上述条件,公共租界当局与我约定说他们将采取适当措施。但法国租界当局(法国总领事)的态度则不明朗。他们虽说要保留意见,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这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于是,要求我大使将我军的希望进一步告知法国租界当局,希望他们采取适当措施。并决定由冈本总领事就上述要求与公共租界当局协商具体事宜。

11 月 22 日(晴)

今天是十天以来第一个好天气,空气清新,天空透明清澈。正好在今天,飞机带来了前天预期的、上面赐予的圣旨。下午 5 时,我将方面军

司令部全体人员集中在一起，庄严地进行了宣读仪式。我还当场宣布了我的(关于南京追击战)回复文。今天我真是感慨万千啊，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当我宣读圣旨读到关于圣上对死伤人员表示忧虑时，禁不住老泪纵横。老生此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感伤之中。这也是我心底那种赤胆忠心的自然表露。司令部全体成员听了这些之后作何感想则不得而知了。

两军战况大体无变化。虽然部队已逐渐逼近了无锡、湖州一带，但还没有夺取该地。

因为两军的给养没能跟上，所以追击中前进的部队不得已采用飞机投放粮食的办法。真是一派救急情景。不过幸亏今天是个晴天。今后这种情形将逐步得到改善。

【栏外】 军司令官的意见陈述如下：

今天，军部将今后的作战意见向参谋本部进行了陈述。其要领与前日向参谋本部、陆军省的派遣员陈述过的一样。主要是必须迅速整顿军容，于12月中旬以后开始攻打南京。估计最迟也要在两个月内达到目的。

11月23日(阴)

昨天一整天都是大晴天，可今天又变成了阴天。今后的天气虽然很难说，但如果幸运地刮西北风的话，阴云很快就会被一扫而光的。

今天，我来到派遣军司令部，举行了与昨天同样的圣旨宣读仪式，并宣读了我的回复文。仪式后又和大家在一起吃了饭。大家一起高呼三声大元帅陛下万岁。我还利用这个机会，讲述了自己登陆以来的感想，并对各位同仁登陆三个月来所做的辛勤工作表示了感谢。最后向大家训示道：今后最重要的是将士们要再接再厉，共同为皇道精神奋斗，实现出兵征战的最终目的。

派遣军、第十军进攻无锡、湖州的战斗虽然进展顺利，但是，敌军好像并不会轻易放弃无锡阵地。今后，要想夺取无锡，必须尽量利用第九师团在太湖上的水路机动队，避开正面强攻。我命令部队根据今后的战况，采取可行措施。

11 月 24 日(晴)

第十军于今晨占领了湖州。因为占据在湖州的敌军不多,好像一度曾打算从宜兴方面调遣增援兵力,但因我军炮火的轰炸而不得已中止了。

派遣军继续进攻无锡。因为敌军的抵抗力量没有增强,估计用不了多久,无锡就是囊中之物了。不过还是不能麻痹大意。

【栏外】 今天第一次会见法国陆军司令官。

今天,法国陆军司令官来访,其态度极其殷勤。我让他认识到维持上海治安最根本的原则是需要各国的协作这种现实。并且告诫他说,目前我驻南市陆军部队的给养和联络,还需要利用法国租界外滩的交通道路。希望法国宪兵认真领会上述谈话的精神,允许我军利用这些交通道路。如果法军怎么也不理解我的诚意,只是一味强调其特权的话,我将对现在驻扎在南市的法军采取必要手段。我的言下之意是暗示他撤离驻军,促使他们反省。司令官非常理解我的意思,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劝说大使。

11 月 25 日(晴)

【栏外】 占领无锡。

一、派遣军方面:今晨,第九师团、第十一师团的部分兵力占领了无锡。第十六师团的部队也随之在市内扫荡。这一来,江阴要塞的背面就归我所有了。这样攻打南京就更容易了。

二、第十军方面:昨天占领湖州后,第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开始向西追击敌军。现在正在攻打位于湖州西部 2 公里处高地上的敌军。不过敌军兵力不多。

今天,有情报说从芜湖向广德方面开来了约一万敌军。他们正沿着铁路向东前进。于是我陆海军飞机便前去轰炸。

【栏外】 参谋本部的决定不明确。

今天,参谋本部来了电报。解除了对方面军在苏州—嘉兴一线作战的限制。另外,根据次长发给参谋长的电报内容看,方面军依然留在苏州—嘉兴附近一线,一部分兵力即使占领无锡(或其西部若干地区)、湖州一带,

随后也不要再向西扩大战线了。这是中央部门的意向。并且还通知说，预定12月上旬前，重藤支队、第十一师团或第十八师团将有其他任务。这通知的意思很不明确。但可以清楚地看出对进击南京一事，中央部门还未作决定。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为何如此因循和姑息。而且，关于我提出的扩大特务机关的申请，至今还未作任何指示。我真不懂他们的意图何在。于是，我让参谋长根据的我的意思去敦促次长。

关于上海善后处理问题，今天再一次激励和督促外交和海军方面。

今天上午，我召集了大使馆参事官、冈本总领事和海军代表，询问了有关同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及法国租界当局交涉的情况。现在各国租界多少都在按我军要求不断清除排日分子，禁止报纸发行等。但还看不出他们的诚意，其实行情况也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于是我敦促外交官员，要求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同时，还督促他们说，如果需要，我军将占领有关机构，并在公共租界内进行军事示威游行。尽管外务省方面表示，他们对我一贯坚持要采取的措施没有异议，但是，从现在的情形看，他们还是过于顾忌国际关系的。

上海居留民会长和十余名居留民代表来我处慰问。于是，我感谢他们一直协助我军作战。同时向他们说明我国今后在上海实行的一些政策，为了协助我军行动，居留民可能暂时要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希望他们对此能够有思想准备。

派遣军司令部今天将战斗指挥所推进到常熟。我婉转地向参谋长说明了今后的方针，并命令他要采取善后措施。今天我就住在方面军司令部了。主要是因为要处理上海善后措施等国际关系问题，所以眼下难以离开上海。

今天，皇太后陛下命令赐予我军绷带。真令我感激涕零。

11月26日(晴)

与法国海军长官及总领事会晤。

今天，法国海军长官和上海总领事来访。主要目的一是礼节性拜访，二是希望我军今后对于法国租界采取更稳妥的行动。于是我对他们说，法国军队要维持法国租界特别是南市的治安，需要日本军的协助。

为此，为了驻南市日本军的给养补充和联络，我军需要使用法国租界内的一段河岸。当然，对于这个要求，他们没有表示异议，却提出武装军人通过法国租界，无论从条约上，还是从法国权益上讲，都是难以承认的。于是我对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方就必须考虑采取某些措施来对待法国军队了。我除了威胁他们之外，还说我军希望封锁租界内的支那银行。对此他们拒绝了。看到他们没有实施的诚意，于是我便进一步婉转地对他们说，我希望他们与原田少将和冈本总领事进一步商量善后措施再决定。这次会见便平稳地结束了。

今天大阪住友分店长代理来访，他还带来五万日元慰问军队。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对他说，今后国民要进一步发扬牺牲精神。店长代理带着感谢心情回去了。

一、派遣军方面：

第十六师团的部分队伍向常州方向追击敌军。第九师团的一个联队从苏州分乘200只民船渡过太湖，从无锡西南方约10里处的沙塘港附近登陆。由此切断无锡—宜兴公路。

二、第十军方面：

第一一四师团向长兴附近追击敌军；国崎支队沿公路向长兴南部的广德追击敌军。第十八师团和第六师团目前也正在追击敌军。

11月27日(阴)

一、派遣军方面：

第十六师团的部分兵力推进到常州东部约四里。

第十一师团、重藤支队以及第九师团的主力正向无锡附近集结。

第九师团的渡河部队情况不明。

二、第十军方面：

第一一四师团的主力向长兴一带追击敌军；另一部分兵力向宜兴方向追击敌军。

第十八师团的部分兵力与国崎支队会合后，正向广德方向追击敌军。

第六师团正在陆续向湖州地区集结。

两军后方的给养供应跟不上部队追击的进程，暂时出现困难局面。不过，等到天气好转后，利用当地民船陆续增加给养供应量。估计10天内两军都能得到充足的给养。特别是因为铁路联队（两个大队）的先头部队昨天已经抵达。目前正在为了苏州、嘉兴、平望的铁路努力收集材料。现在正在向内地运送交通工具（约有20辆机车、200辆货车），估计这些车辆一旦抵达，即可开始运输给养，并且最迟在下个月中旬即可开始运输给养了。

今天，邀请萱野长知来我处，提醒他有关今后作战计划方面的注意事项，并且敦促他去做陈中孚等人的工作。

今天还邀请德川侯爵、井上清纯子爵，拜托他们鞭策国内各个方面，并做诗两首相赠。

一、湖东战局后

枭敌运生日渐穷，旌旗高耀湖东空。
休论世俗糊涂策，不拔南京皇道倥。

二、语拜受即吟

湖东战局日渐收，圣虑昭昭人未酬。
遥望妖气西又北，何时皇道洽亚洲。

11月28日

一、派遣军状况：

第十六师团的追击部队已迫近常州市区。

第十三师团的队伍也逼近江阴要塞。

二、第十军状况：

第一一四师团的部队占领了宜兴。

方面军其他战况没有大的变化。

目前，上海租界的工作已逐渐展开。今天，我官员接管了公共租界里的支那政府电报局、新闻检查所及海关等，还接管了市政府管辖的码头。

公共租界里的银行基本处于被封锁状态。接管这些银行还需要办理很多手续。现在正在具体处理这些事。

【栏外】 侍从武官御使：

今天，侍从武官来司令部慰问我军，赐予我军荣耀的圣旨。皇后还特地赐予我手工编织的毛线围巾，令我诚惶诚恐、感恩不尽。

我谨托侍从武官代我向上面上奏我的答谢。同时，向下级传达了圣旨内容。

参谋本部下达进攻南京的决定：

次长来电报传达了参谋本部关于进攻南京的决定。我欣喜地感到，这些天我那些竭力鼓动的意见终于奏效了。两军与后方的联络线正逐渐整备起来，这样一来，一旦命令下达，最迟在下个月 5 日便可以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了。

今天，还将冈田尚召集来，提醒他要注意支那人耍花招。

11 月 29 日(晴)

一、派遣军情况：

今天中午第十六师团完全占领常州，正在扫荡市内。

有情报说第十三师团占领了江阴要塞，但目前情况还不清楚。

二、第十军的状况变化不大。

今天，我将原田少将召来，告诉他我对上海善后措施以及今后方针政策的一些希望，并对他进行了勉励。

另外，今天又召来同盟通讯社的松本，指示他从侧面做西洋人和支那人的工作。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获悉，常州、宜兴一带的敌军已向后方(西方)撤退。另外一部分敌军正从广德、宁德附近向杭州方向撤退。即：大部分敌军已经从南京东方山地一带的防御线上退下来了。在浙江方面，敌军好像也要从杭州西部山地一带的防御线上撤退。在镇江、江阴附近，敌军已经集中了很多民船，好像打算随时向江北撤退。

另外，江苏省政府的顾祝同是新近任命的。现在正将他的政府所在地陆续向江北(徐州附近)撤退。

新任命的浙江省主席黄钦雄，其政府所在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

还有情报说，上海的宋子文在马尼拉，杜月笙等正逃往香港。不过，情况还未查明。另外，据说浦东附近已由少数人成立了亲日派委员会，他们正逐渐接近我军。还有情报说，周作民从汉口出发途经广东来到上海法国租界；吴震攸也来到了上海法国租界。这些家伙都陆续汇集到了上海。

11 月 30 日(晴)

攻陷江阴未果。

一、派遣军方面：

第十六师团的部分兵力追击敌军，一直追到了常州西部约两里的地方。

有情报误报说，第十三师团已攻陷江阴，其实只是逼近了江阴市区。敌军目前的守备兵力不多，但是有炮火从炮台向接近江阴的我海军舰艇射击。所以，估计明天可以攻陷整个江阴。

二、第十军方面：

第六师团的部分兵力和国崎支队今天占领了广德。

今天，将方面军幕僚召集在一起，商讨了进攻南京的作战方案。补充修改了以前的方案。基本定于 12 月上旬(5 日左右)，全军向南京发动总攻击。

今天，我召集了伦敦时报的(弗莱扎)和纽约时报的(阿本德)来我处，向他们说明了占领上海以及占领后我的态度。其间，还介绍了我为保护列国权益所费的苦心。他们很理解我的意图，并对我军公正的态度表示出尊敬和感谢之意，并且约定，一定会向本国政府通报原委。

另外，各国驻日本武官视察了战线后，原田少将今晚设宴招待了他们。我也出席了宴会并讲了话。从表情看出，各位显然很受感动。

12 月 1 日

一、派遣军状况：

第十三师团确确实实占领了江阴市区，并准备占领该市的炮台。

第十六师团占领了常州，部分兵力正在向西部追击敌军。

第九师团的部队正沿着常州—金坛道路追击敌军。

二、第十军状况：

第一一四师团的部分兵力正在向溧阳方向追击敌军。

国崎支队占领广德后，进一步向西部追击敌军。

第十八师团正在向长兴南部地区集结；第六师团主力部队正在向湖州附近集结。

【栏外】 命令方面军组成新的战斗序列。

【栏外】 进攻南京的重大命令下达了。

今天，参谋次长来到这儿，他带来并宣布了进攻南京的命令。另外，今天还重新编组了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

还有，今天接到内部命令，为了向广东方面开展作战，第十一师团（缺一个旅团）及重藤支队于12月中旬以后要转向广东方面作战。

据次长说，中央部门至今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方面军目前的策略和安抚工作的重要性。对特务部组织的扩大和人员完善等还没有做出决定。对于这些我真是感到十分遗憾。于是，我以方面军的名义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意见，希望中央部门认识到尽快做出决定的重要性。

12月2日（晴）

一、派遣军的状况：

第十三师团完全占领了江阴要塞，现在正在扫荡残敌。

第十六师团和第九师团的部分部队正在向丹阳—金坛一带逼近敌军。

第三师团从几天前就开始向苏州以北地区推进了。今天，片山支队和第一〇一师团的部队换防后去追赶主力。

第十一师团和重藤支队正在向无锡附近集结。

二、第十军的状况：

第一一四师团的部分部队占领了溧阳。

目前宁国方面的情况不明。

根据各地传来的情报获悉，敌军又新编组了两个集团军来防守镇江、句容、广德、兰溪（浙江）一带。还组成了南京城守备军，该军接到命

令要死守南京城(11 月 25 日左右)。然而,现在敌军战线已全部被攻陷,军队士气十分低落。估计以后的抵抗也不会有多大成效。

【栏外】 下达进攻南京命令。

今晨,我向全军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又作为方面军司令官对官兵进行了训话。并命令第十军从 12 月 3 日开始前进;派遣军于 12 月 5 日开始前进。同时还敦促海军迅速开赴江阴附近,并打开要塞,开通长江水路。随着全军的进攻进程,派遣军的部分兵力(约一个师团)将登陆去江北。计划切断江北运河和津浦铁路线。

另外,今天还召集原田少将和楠本大佐来我处,命令他们今后负责组编特务部的任务,并告诉他们我关于今后方面军作战目标的一些意见。还命令他们制定具体方案。方案大纲如下:

一、特务部的构成

由原田少将指挥。

二、外事部的构成

主要任务是与上海的与外国有关部门以及大使馆联系。

三、地方宣传安抚工作

分方面军直辖区域和各军占据区域,由特务和两军做宣传和安抚工作。

四、宣传部

扩大和强化原有机构。

五、策划部

以某少将为主,配备所需人员,独立接受军司令官的指示,负责今后政治和战场策划工作。

六、计划研究部

研究今后的政治、经济、善后措施,并提出方案。要以齐藤良卫为长官,集中陆海军、外务及日本国内、上海的专家和有经验的人。

今后策划的目标是:首先驱逐国民政府。如果得到了整个江苏和浙江,那么,下一步便合并安徽,然后建立政权。万一这样行不通,便利用残留在南京附近的国民党政府要员,改造国民政府,最终建立一个脱离汉口政府的国民政府。今后,随着攻占南京战斗的进程,这些工作都要

随之展开。

12月3日(晴)

一、派遣军的状况：

第十六师团、第九师团正在追击敌军，其先头部队已抵达磨盘山一带。

第十一师团的部队正在向镇江进攻。镇江发生了火灾，已知敌军正在撤退。

二、第十军的状况：

第一一四师团的部队已接近溧水。

第十八师团的部队也接近宁国了。

今天，第一〇一师团的工藤少将所指挥的步兵第一〇三联队、一个炮兵大队在公共租界里进行了示威游行。两个租界当局都竭尽全力在租界实行了戒备，但还是发生了一名支那人扔炸弹事件。不过，没出现大的意外，游行也达到了预期目的。内外人士都以惊异的目光观望了这次游行。特别是日本同胞都激动无比。只是当初计划这事时，曾与海军协商，希望海军陆战队能够协作。但是海军仍然顾忌租界内的其他列国，最终没有与陆军协作。真是极为遗憾啊。

这次示威性行军后，特务部要求公共租界警察总监取缔租界内排日分子。并相互约定，如果我方认为有必要，我军将为了自卫而采取独自清除租界的有关措施。能够达成这个协议，还要归功于那个炸弹事件。

另外，今天我又对大使及大使馆人员阐述了方面军今后的作战纲要，敦促他们进一步做好租界及列国的治安和经济工作。

12月4日(晴)

一、派遣军状况：

第十六师团和第九师团已抵达句容及其南部一带。

二、第十军状况：

第一一四师团抵达溧水。

【栏外】 下达进攻南京外城命令。

方面军命令两军进攻南京外城一带，随后准备攻打南京城。占领南京城一战，是不能放任两军去随意攻打，方面军必须全盘控制这场战斗。我的意图是要有秩序地占领南京城。并且在入城前要向蒋介石或守城将领发出劝降书。并且希望占领南京时不要给南京城造成太大的破坏，要避免损害居民。

【栏外】 朝香宫殿下亲补派遣军司令官。

今夜东京来了电报，得知上面解除我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由朝香宫殿下亲补派遣军司令官。真令我诚惶诚恐、感动不已。于是我立即向全军通报了这条电文，同时命令部下研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在殿下任职期间，做好殿下食宿行的安全警备工作。

12 月 5 日(晴)

今晨，多田参谋次长从前线回来，我对他谈了方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以及占领南京后我军的打算。还详细说明了怎样扩大方面军的特务机关和今后的策划方针。希望他敦促中央部门确定方针。我说的概要如下：

一、方面军在攻占南京后，首先要将西山派、政学派和段字派以及中支那的亲日派联合在一起，再将江苏、浙江和安徽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独立政府。接着逐步与北支那政权进行联系。

二、如果可能的话，清除现有国民政府中的不良分子，对现有的国民政府进行改造。与此同时，一定要剔除依靠欧美的浙江财阀。

为了上述目的，一定要扩大特务机关。

一、任命建川或重藤为负责人。

二、以重藤或佐佐木到一为首，由和地、臼田等来策划对付李、白以及西山派的工作。

三、让原田仍然做现在的外事、宣传工作。让松室、楠本做他的部下。

四、让古城少将当宣传部长。

五、让齐藤良卫负责经济以及今后的政治、经济的计划工作。

12 月 6 日(晴)

【栏外】 今天召集了萱野、陈中孚、冈田尚来我处，给了他们今后策

划方面的指示。在督促他们的同时，给他们出了个让李择一将陈毅[1]引诱出福州的计谋和让杜月笙返回上海的计谋。

今天在大使馆会见了海军长官、大使馆人员等，向他们阐述了我对今后军事、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概要如下：

一、方面军攻打南京后，还要占领南京、芜湖、宁国、杭州以东地区。此外还要占领江北的扬州、滁县、浦口附近。

以后的行动则要等东京方面的计划了。

二、在上海的行动是，首先要一心一意促进上海周边地区的和平运动。接着，逐步在占领区开展宣传安抚工作。自治机关要发挥作用，择机建立以江苏、浙江和安徽为基础的政权。

三、对上海租界实行的方针政策如下：

1. 总的来说先消除排日、抗日气氛。

2. 代理行使租界内的支那国民政府主权，获得政治、经济地盘。

3. 打破以原来租界为基础的依附欧美的关系网。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方面军暂时不采用恫吓手段，也不行使武力。希望尽量以和平方式尽快达到目的。因此，为了实行上述政策，直接需要方面军做的事也就是维持治安了。主要的工作全靠外交官员的努力了。海军继续担任原来的租界内的警备工作。陆军要协助担任租界外的治安工作。除此之外，舰队要迅速向长江上游推进，陆军还要协助舰队作战。

对于上述方针政策，在座的都没有提出异议。海军方面也明确表现出乐意服从的态度。

今天，接替我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殿下来到我处，于是我去码头迎接他。下午接受了他的报告，并听了详细的汇报。真是惶恐之极。按计划殿下明日乘汽车去无锡军司令部。

12 月 7 日(晴)

今天因为首次开通了苏州至上海的铁路，所以我乘火车将方面军司令部向前迁移到苏州。

---

① 陈毅，湖北黄陂人，曾任北京政府大总统秘书、蒙藏总务厅总办等职。

沿途逐渐呈现出和平的氛围。可以看见许多避难农民正在陆续返回家园。真是令人欣慰。苏州已成立了自治委员会，我国副领事昨日也来到这儿，着手开展治安工作和宣传安抚工作。

两军的一线部队已陆续接近南京。第十三师团的一个联队从江阴渡河来到靖江，协助海军将江阴水路上的障碍物全部清除掉了。

12 月 8 日、9 日(晴)

两军的一线部队已占领了紫金山和雨花台附近，逐渐逼近城郭。

今天，飞机向城内外散发了由我署名的劝降告示。答复限期是明天，即 10 日。

第十八师团占领了芜湖；国崎支队占领太平。

12 月 10 日(晴)

今天一直到中午，仍然没有接到支那军的答复。于是我对两军下达命令，从下午开始攻打南京城。我真为敌军的顽固不化感到可惜。攻打是不得已的事。

敌军的抵抗不过是所谓的最后精神上的象征性抵抗，肯定没有实际效果的。据说，蒋介石昨天已去了南昌。好像是唐生智在守城。

今天，国崎支队准备渡过长江。第十三师团也推进到了镇江，准备渡江。

【栏外】 第一〇一师团正在攻打杭州，并向前挺进。

第一〇一师团(缺三个大队)由第十军司令官直接指挥，于今天出发。他们将路过松江向杭州挺进，与第十军后备部队协作攻打杭州。

【栏外】 第九师团占领了光华门。

今天，第九师团追击敌军，并占领了光华门。

12 月 11 日、12 日、13 日(晴)

今晨，方面军指挥第十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第六师团从右侧开始攻打南京城。守城士兵的抵抗极其顽强。因为我军炮兵也无济于事，估计攻城需要两三天时间。不过第九师团追击敌军后已占领了光华门。

虽多次遭到敌军反攻，还是一直占领着该城门。

国崎支队从乌江附近上岸后正在向浦口前进。他们正在实施切断南京退路的行动。

【栏外】 13日占领南京城。

13日清晨，第一一四、第六两个师团占领了中华门和水西门，并进入城内。同一天傍晚前，第十六师团也占领了太平门和共和门。第三师团的部分队伍占领了通济门。到此为止，我军占领了整个南京城。

【栏外】 损害英国舰船事件。

12月5日那天，我航空部队在芜湖附近空袭支那败军时，给在那儿的英国舰船造成了损害。另外，在13日早晨，桥本大佐率领的重炮部队在炮击渡江逃跑的敌军时，给附近的英国商船和英国炮舰乘员造成小的损失。其中有负责保护外国居民的英国和德国的领事馆人员和武官等。虽然将来会引起一些类似问题，但是，给目前依然在这种危险区内的第三国居民造成危害，也是避免不了的事。况且，关于战场会出现危险等情况，我方早已预先通知过各国有关方面了。

12月14日、15日(晴)

按计划14日我就该去汤水镇①了，因为尚未准备完毕，推迟到了15日。下午1时从苏州机场乘坐飞机飞往句容机场，然后又乘坐汽车前往汤水镇军司令部，最终于下午3时安全抵达司令部。

计划进入南京城的两个军的师团还在城外扫荡残留敌军。到处都流落着残留敌军，数量达数万人之多。目前具体情况尚未摸清。

第十一师团于14日傍晚占领扬州(13日从镇江渡江)。

第十三师团的主力14日从镇江渡江，15日进入扬州后正在继续向仪征挺进。

国崎支队14日占领浦口。

【栏外】 关于占领南京下赐的圣旨。

14日，大元帅陛下通过参谋总长，对全军将士攻打南京战事下达了

---

① 即南京东郊的汤山镇。

圣旨。军司令部人员无不感激涕零。于是立即向全军传达了圣旨，并用电报答复感恩。

15日，将苏州自治委员会会长陈某邀到军部，向他介绍了皇军的实力以及我大亚细亚主义精神。希望他能光明正大地开展自治活动。据该男子说，因为他前年便在天津了解一些关于我从事的大东亚运动，所以非常理解我的意图。但是因为民众对日军还心存恐惧，另外，土地还荒芜着，所以立即实行自治尚有困难。向他打听后得知，最近每天都有近四五千人返回家园，不过贫民居多，富有的人家都还没有返回。

12月16日(晴)

在过去的12日，发生在芜湖的英国军舰和商船受害事件，对英国方面提出的抗议，我国政府虽不明真相，但立即表示了道歉，显得有些狼狈。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好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向东京发去电报，建议没必要处分责任人。

今天，我还在汤水镇。此地有蒋介石的别墅，还是有名的温泉浴场。蒋介石的别墅已被战火完全烧毁，不过还残留着俱乐部的部分建筑物。于是，泡了一次久违的温泉。

南京城外扫荡敌军的战斗还未结束。特别是在城外紫金山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敌军。现在俘虏数量已超过万人。这样看来，明天举行入城仪式还为时尚早。可是入城仪式过于延迟也不行，于是果断地决定明天就举行入城仪式。

第十三师团的部分部队从镇江出发，通过幕府山附近来到南京城外。

【栏外】 针对攻打南京后的全军状况下达命令。

今天，就攻打南京后军队的状况以及今后作战准备下达了命令。这个命令可能不仅关系到攻占南京后的部队配置和调整，根据将来形势的发展，还关系到将来占领浙江省以及江北地区时的方方面面。根据此前传达过的命令，总之，先命令所有部队向长江右岸、杭州、芜湖和南京以东地区集结。总之是沉稳地按照先前制定的计划在实行。我打算今后

根据形势变化，再考虑提出新的建议，增加所需配置。

12 月 17 日(晴朗)

【栏外】 南京入城仪式。

今天举行南京入城仪式。

下午 12 时 30 分，我乘汽车出发，1 时 25 分抵达中山门外，受到了两军司令官及其幕僚的欢迎。1 时 30 分，以骑马的方式实施入城仪式。

从中山门到国民政府的道路两边，站满了两军代表的队伍。他们在师团长的指挥下，列队排在道路两旁。我一边对他们进行检阅，一边驱马前进。两军司令官及其幕僚随行其后。对于眼前从未经历过的盛大场面，真是感慨万千啊。下午 2 时多到达国民政府，在那里会见了从下关先行入城的长谷川海军长官。

我们首先互相祝贺，然后一起来到前庭集合。举行完升国旗仪式后，全体面向东方举行遥拜仪式。我带领全体人员高呼三声大元帅陛下万岁。由于感慨至极，以至于在高呼第二声时，竟然因哽咽而发不出声了。于是在第三声时，我运足劲头高亢洪亮地高呼出来。全体人员随同我完成了历史性的庆典仪式。

仪式结束后，师团长以上人员在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和各参加列队的队长欢聚一堂，高举酒杯同饮圣上赐予的清酒。这次由海军长官带头高呼三声大元帅陛下万岁。

【栏外】 今天，第十三师团占领了六合后，进一步向滁县开进。在十二圩弄到 30 万袋盐。

朝香军司令官阁下的健康甚佳，情绪也极其高昂。特别是他作为我的部下，努力地做好军司令官的工作，他的行为犹如鼓励我的圣旨，令我感恩不尽。

一切结束后，我们进入首都饭店的宿舍。沿途只见市内家家闭门关窗。居民尚集结在南京城西北的避难地区。路上几乎见不到支那人。

幸运的是，城中的建筑物，无论公私均未受到战火的破坏。这对于维持旧体制是非常有利的。

12 月 18 日(阴)

【栏外】 祭奠忠魂。

清晨下了点雪,天空阴沉,这正是祭奠忠魂的日子,好像老天也在为忠魂哭泣。

今早会见了各师团的参谋长。由军参谋长向大家作了详细的指示,众人又共同进行了商讨。我特地就以下三点对大家进行了训话。

一、严整军纪、风纪。

二、排除鄙视支那人的思想。

三、掌握国际关系要领。

下午 1 时,我们从宿舍出发,来到布置在飞机场的忠魂祭奠场,参加祭奠忠魂仪式。举行祭奠前,我对参加仪式的两军参谋长、师团长发了训示后,也站到了祭奠队列里。

我作为祭主,首先走到阵亡者灵前诵读祭文。尽管诵读时我百感交集,但没有像以往那样声音哽咽并禁不住痛哭流涕。不知为何,此时只觉得心中充满勇气和豪情,高声朗读着祭文,得以告慰忠魂。

大概此时英灵们鼓励了我,真令人无限感慨啊。

参加祭奠仪式的两军将士以及海军官兵,人数有一万余名。尽管祭奠仪式形式简单,但是其气氛极为庄严肃穆。我想凭借此奠多少可以慰藉英灵们了。今早,我又做诗两首供于灵前。

【栏外】 攻克南京有感

灿矣旭旗紫金城,江南风色愈清清。
貔貅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八纮。

方面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

另 南京入城仪式有感

紫金陵在否幽魂,来去妖氛野色昏。
径会沙场感慨切,低徊驻马中山门。

松井石根大将

谨以上述两首诗作为登陆战告一段落的结束。今夜可以早早安睡了。百感交集非此时何也。

【栏外】 另外，今晚召来军报道部长，向他详细说明了我所感受到的攻克南京后的我军态度，让他将我的谈话作为司令官访谈发表出去。

12 月 19 日(晴)

今天是休息日的第一天。尽管一想到应付今后诸多事宜的对策便百感交集。眼下首先还是要暂时让身心休整一下，心神安定地认真研究今后之对策即可。

今天下午我随几名幕僚登上了清凉山和北极阁，在那儿观望南京城内外。可见到城内还有几处袅袅升起的战后硝烟。虽然心存遗憾，所幸没有引起大的火灾。城内基本没有受到战火毁坏，看上去市民情绪也极为稳定。

四面八方的贺电纷至沓来。尽管我只是给重要人物回电，还是忙得来不及一一回复。

今天，对近卫首相以下的各位阁僚的贺电作了回复。

12 月 20 日(晴)

今天去了大使馆，会见了新近到任的领事馆人员，并向他们询问了目前形势。据说，7 月份大使馆撤退时，委托支那方面照看的我公使馆的部分建筑物遭到了一些抢劫，其他基本保存完好。特别是大使馆建筑，房屋和财产完好无损，令人十分佩服支那人所采取的保护措施。

另外，收容在避难区的支那人，基本都属于贫民阶层，其人数也多达 12 万以上。德国、美国的传教士与红十字会的人员在一起合作，负责保护他们。据说，江苏省政府在撤退时，将十万银元和南京现存的粮食都委托给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人员，情况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不过，现存在南京城内的粮食有一万余担。还有藏匿着的粮食。据了解短时期内居民口粮不会短缺。

虽不能断定城内是否还留有一些支那要人等名人。但是，看样子一些拥有相当资产的有钱人将会陆续露面的。估计用不了多久，便能够组

成维持治安实行自治的支那人团体。

虽然最初打算由特务部来担任目前的南京宣抚工作，可由于人手不够，还是决定从上海派遣军中挑选适当人员，指挥特务部和领事馆的人员来做宣抚工作。

另外还听说，虽然滞留在城内的国内外人员还心存恐惧，但随着我部队人员逐渐稳定下来，他们也好像渐渐安下心来了。

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

12 月 21 日(晴)

早上 10 时出发，视察了挹江门附近及下关。这一带还是一片狼藉，到处遗弃着横七竖八的尸体，清理工作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不过，遭到破坏的房屋不多。也有些居民回来了。渡船和栈桥大部分被烧毁了。有些正在修理，估计还有六七座栈桥可以使用。

眼下，第十三师团的渡江部队和国崎支队的阪南部队正在陆续渡江。但据说浦口只剩下一座栈桥，其余全被烧毁了。火车站也全部被烧，无法利用。可以断定，今后想利用向北去的津浦铁路是很困难的。

12 月 22 日(晴)

上午 10 时 30 分，我搭乘“鸿”号水雷艇去长江下游视察。途中看见乌龙山和镇江附近炮台的残留部分、江阴要塞的现状及封锁情况。傍晚暂时停泊在白茆口附近。

镇江受损情况不大，由于电灯都亮了，现在有点火灾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码头几乎都完好无损，所以驻扎在扬州的第十一师团部队的给养供应等都毫无障碍。

江阴要塞也没有遭到很大破坏，要塞上还留有德国造 15 门新式高射炮。这些炮都是很贵重的。

【栏外】　回到上海。

早上 9 时起航，下午 1 时安全抵达上海市政府码头。自离开上海到这次回到上海，正好时隔两个星期。完成了南京入城仪式这个壮举后再

回到上海，是别有一番心情。现在已没工夫细细品味这种心情了，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地制定策略和善后措施。

12 月 23 日(晴)

时隔两周再次来到了上海。看来上海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了。不过，南市问题还未处理完。虽然基本已允许居住在沪西的外国人回来居住了，但是，因为支那人还不能自由出入，因此，让外国人回来居住之计划还不能如愿以偿。为了制定今后的政策，今天我召集原田少将和楠本大佐过来询问情况。根据他们的介绍得悉，现在，上海的局势多少有些进展。网罗驻上海实业家的和平救民运动，尽管做的还不充分，但已逐渐走上正规。我觉得今后还需要加大力度。

【栏外】 占领杭州。

第十军今天占领了杭州。今天第十军的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杭州，真是令人高兴。更幸运的是，与居住在那儿的外国人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现在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风纪等节外生枝的问题。针对钱塘江对岸的作战计划，我想根据今后局势的发展再做决定。暂且只消极地占领萧山和余杭一带即可。

12 月 24 日(小雨)

【栏外】 拜访美国长官。

上午 11 时，拜访了美国海军长官(亚乃鲁)提督。此前有一些与英法等长官会面的机会，却一直没有机会与美国长官会面。现在又出了个意外的“帕奈”号事件。因此，事先拜访一下美国长官也是有利的。美国长官及其部下接待我的态度很好。关于上海问题，我提出了各种要求。看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相信我军的。我也对“帕奈”号事件表示了自己遗憾的心情，并向牺牲者表示了哀悼。看来他们接受了我的诚意。

总之，可以肯定美国长官在情绪上丝毫没有对我等表现出恶意。不仅如此，他还赠给我相片。

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去了大使馆，见了大使和总领事等人员，向他们

询问了上海方面的整个形势。因为没有什么大的情况，所以我们商量，不久即可对外国人和支那人开放上海周围一带了。关于海关问题，尚要等到解决完目前英美的抗议问题后，再进一步强硬地贯彻我国的一贯主张，这样将更为有利。今天也就是上述内容了。

12 月 25 日(晴)

【栏外】 美国长官来访。

今早，美国的亚乃鲁提督及其下属的许多幕僚陪同司令官马林一行来进行礼节性回访。我真诚地接待了他们，并阐述了我的想法，说明日美应该协作起来致力于太平洋和平事业。还谈到了上海今后的治安维持工作需要各国的协作等。对此，他也表示赞同。另外，当我谈到关于取缔法国租界内排日分子一事，并希望他站在前任司令官的立场上劝说法国时，他立即一口承诺下来。今天丝毫没有涉及到“帕奈”号事件，也没有直接谈到目前局势问题。我们是在极其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会谈的。

【栏外】 法国海军的招待。

下午，我们出席了法国提督在法国旗舰“皮凯”号上设置的午餐会。法国大使以及(嘉基奴)牧师等多人出席了今天的午餐会。众人在极其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共进了午餐。

谈话时，法国提督自始至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尽量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我也适度地应酬着他，并要求大使和总领事尽快彻底清除法国租界里的排日分子。对于我的要求，他虽然表示要努力去做，但还解释说，由于租界内有许多避难居民，在短时期内彻底清除是很困难的。我觉得他们也并非无诚意，不过，对于法国毕竟不能寄予全部希望。据说，这位法国提督将于 26 日出发去视察海防。

12 月 26 日、27 日(晴)、28 日(雨)

因为我有许多事情要与东京联系，还要提出具体建议，于是便派塚田参谋长去了东京。

今天考察了上海兵站医院。该医院的设备正不断完善。现在伤病

员有五千余名，在红十字看护班的协作下，治疗工作成绩显著，各医疗设施都在发挥作用。看到这些我也感到安心了。不过，现在还缺乏抚慰手段，我已敦促有关人员加紧研究。

【栏外】 解决“帕奈”号事件。

26日有情报说，“帕奈”号事件已得到解决。尽管解决得并不十分彻底，但对支那各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今后上海附近的策划工作有望得以更加迅速地开展起来。

听说南京、杭州附近又出现了抢劫、强奸情况。于是我特地派幕僚前往解决，并要求幕僚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类事情，还要处分责任人。我承认现在必须立即杜绝这种恶劣现象，严厉地要求各军做到这点。

27日，有情报说中部支那军占领了济南。今后，中部支那军还将进一步向南方挺进作战。因此，现在必须完全孤立山东。我相信只要将我军在江北地区的作战范围一直扩大到徐州附近，肯定对目前形势更为有利。于是我将自己的意见都对上面提到的塚田参谋长一一说明了。而且我还认为在浙江方面的作战也与上述提到的作战有关，等待时机势必更为有利。

【栏外】 秩父宫妃殿下通过将校夫人会赐予我两双手工缝制的靴子。于是，我向御附武官发去了感谢的电报。

12月29(雨)

今天，我搬到了在市政府区域里新启用的军司令官官邸。这个房子是支那人的，将来要充当医院用，现在改造还没完工。这所房子经过改造后，是个相当不错的官邸，完全可以很舒服地当作新房子居住。我将在这所房子里轻松愉快地迎来新年，认真研究今后的对策。

我军士兵中又出现了抢夺驻南京各国使馆汽车和其他物品的事件，军队的愚蠢和粗暴行为令我大为震惊。皇军的声誉全毁在这类事件中了，真是遗憾至极啊。于是我立即派遣中山参谋(华中方面军的参谋、航空兵少佐：中山宁人，33期学生)去南京，命令他在紧急采取善后措施的同时，不仅要处罚当事人，还要处分责任人。特别是上海派遣军，因为该军是殿下统率的，这事关系到殿下的仁德，所以我打算严

厉处理此事。

今天开始对外国人和支那人开放上海周围的虹口、沪西地区和南市等地区。可以预料今后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件。这也许反而可以警示支那人，军队方面自然也会紧张起来。我觉得这可以很好地解决军纪风纪问题。

第十军的第十八师团一直向杭州西部地区追击敌军，虽然出现了一些伤亡，但该地区的敌军早已失去了斗志，正节节败退。不过，我觉得还必须进一步在钱塘江右岸地区全线展开追击敌军行动。

12 月 30 日、31 日

今天，会见李择一、陈中孚和萱野等，我对他们讲述了今后的策略，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据他们说，上海的和平运动逐渐成熟，最近其声望也得以日益提高。

李说他不久将去香港去联络宋子文等，届时探察一下国民政府今后的动向。于是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利用宋子文，但不能让他参与新政府。

据陈说，在汉口的居正（留学法政大学，历任国民党司法院长等要职）之妻来沪，她了解我方的意向。对此，我没有对他提出特别要求。只是说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防共、实现大亚细亚主义。另外，居正和其他一部分国民党政府官员希望，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与日本进行关于和平的协商。对此，我向他们说，先决条件是蒋介石下野后立即解散现政府，成立新政权。

【栏外】 31 日

温宗尧和唐绍仪的代理今天来访。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说明：必须让蒋介石下野、让两广（广东、广西）独立，必须断绝与英国的关系。对此，我表示赞同。另外，他们说明年一开春，温将按照唐的旨意去广东。于是我说，我将派遣和知大佐前往协作。另外，我还说，我军的态度是要进攻广东，所以，需要做两广的工作。此事很值得认真研究。

昭和 13 年 1 月 1 日　元旦

在征战中过元旦，实在是感慨万千啊。况且今年正值寅年，是我花

甲之年。在这大吉大利的年份里，必须实现我的夙愿。

今晨喝了屠苏酒。11时，我来到方面军司令部，接受了大家的祝福。然后，向东方进行了遥拜。中午，和司令部全体成员一起举行了庆祝宴会。大家一起高呼三声陛下万岁。

回到官邸后，又接到各位官员的祝贺，大家都祝福这个良辰佳日。

昭和戊寅年初有感

北马南船几十秋，兴亚宿愿顾多羞。
更年军旅人还历，壮志无成死不休。

1月2日

从早晨开始，长谷川长官、川越大使等便来访了。大家一起谈了方方面面的问题。

塚田参谋长也从东京回来了。根据他的报告得知以下情况：

一、对于方面军的作战，参谋本部的态度极其消极。他们不打算扩大今后作战的范围。

二、关于今后的善后措施，政府方面还没有下任何决心。换言之，他们也许想与国民政府妥协，也许希望成立新政权。总之，我没有料到他们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决定。

三、而且，政府方面对方面军今后的策略没什么热情。不用说，他们自然也就没有同意我关于希望派遣人员的建议了。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尽管我直接给大臣写了书信，他却没有给我任何回答，只是对塚田参谋长说，这事应该与次官交涉。大臣这样做也太优柔寡断了。

总之，可以断定，要想实施今后的作战和策略，先决条件是必须让政府方面看透现在的国民政府。因此，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必须先将大使馆和海军的意见，即，将当地的意见归纳起来。于是便命令有关人员研究交涉关于此事的对策。

今天，作为新年首次提笔，我又抄写了许多旧诗分送给部下。

1月3日(阴、寒冷)

今天我命令第十军将第一〇一师团调回到上海附近。

另外，又奉圣旨命令曾经直属于方面军的国崎支队返回华北方面军。该支队主力预定在南京和上海乘船于12日至16日出发。

下午，回访了海军长官，向他通报了上面提到的我国政府的态度。并告诉他说，今后我军的作战范围要限制在必要的小范围内，不能再扩大了。还告诉他，现在我军的意图也只是占领桃中山（铜陵）、铁矿这样的地区了。并委托他侦察该地区的情况。

另外，我还对他提到让虹口地区的支那人返乡一事，海军方面的行动过于迟缓，这对于整个局势是不利的，希望他尽快采取让支那人返乡的对策。为此，如果需要加强警备兵力，我陆军将提供大力援助。关于此事，现在恐怕很难摸清海军的真实意图，也许他们希望得到外国新居民（倒不如说是一部分居心不良、有独霸该地区想法的人）的同意。这肯定是个值得好好研究的情况。

1月4日（晴）

今天，河相外务书记官来访。于是，我向他询问了东京局势。今晚预定是与大使及外务省人员共进晚餐。届时，要和他再一次交换意见。他的主要思想还是赞成大亚细亚主义的，是可信任的人。

今晚还要同川越大使及其使馆人员一道，与河相局长商讨时局的善后事宜。首先要就以下几项进行协商。

一、我国政府必须以某种形式发表声明来否定国民政府。

二、上海海关以及盐税的收入，除一部分委托英美银行保管外，其余部分要存在正金银行里，供未来的南京政权使用。

三、对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和督察，务必录用日本有权威的人。

四、让支那人能自由地进入虹口租界，以促进繁荣。

五、在方面军占领的虹口—吴淞之间地区，要迅速完成水管道、电路和电话等设施的铺设工程。

六、要逐步将上海以外的方面军占领区向外国人开放，让外国人自由往来居住。

当这些意见都达成一致时，又询问了他与海军之间的意见。一方面，将这些意见上报给东京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如何在当

地扎扎实实地实施目前应该采取的措施。

1月5日(晴)

召集陆海军参谋特务部人员,就昨天与大使商谈的关于筹划今后国策的意见,让他们讨论是否发表否认国民政府的声明。由于海军方面也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暂且决定陆、海、外三方各自将该意见呈报给东京方面。

今天,召来船津辰一郎,听取他对时局的意见。船津也同意我的意见。

1月6日(晴)

今天,温宗尧来访。我们商量了关于两广独立运动的事情。温说他将于8日从上海出发去香港,在那里再与同志们协商此事。于是,我和他约定,届时派遣和地①大佐去香港,可能的话再派中井中佐去,让他们协助联络工作。

今天还将两军参谋长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询问了当前形势。同时,就今后诸多事宜向他们作了指示。就两军军纪风纪问题,进一步敦促他们严整军风。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断定今后不会有大的忧虑了。另外,我通告大家说,关于今后方面军是否扩大作战,要与东京达成谅解后才能决定。不过我的意向是,方面军今后将向江北和浙江两个方面进军,并在那儿的部分地区进行作战。所以,各军必须做好作战准备,不得松懈。

虽然我们正逐步研究今后的策略,但与陆军、海军、外务之间的联系还不够。还有令人遗憾的情况是,现在各方面都在随心所欲地行事,缺乏统一性。比如像成立市民协会之类的事,就是在陆军不知情、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看到这类现象,真令人担心将来啊。我痛切地感到,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有必要尽快地在我的统一领导下,设立一个大的策划机构,建立一个让海军、外务联合行动的组织。

---

① 原文如此。根据前述,应为和知大佐。

今天，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吉田氏来访。我向他征求了有关经济问题的意见，他也没有提到特别的情况，总的来说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将来需要将他们这些人物网罗进特务机构中，与我们共同商讨有关事务。

1月7日(晴)

岛田俊雄、冈田忠彦、大口、原口等政友议员团一行来我处进行慰问。

阿南人事局长考察各地后也回来了。根据他的报告得悉，各军的军纪风纪已逐渐严肃起来，都在积极备战，没出现松懈现象。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根据这些天与大使馆和海军联系的结果表明，目前我政府已决定不承认国民政府了。我们一致认为，以何种形式向国内外发表这个声明，对今后的作战和策略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将这个意见提交给了大臣和总长。同时设法让海军和大使馆都向上提这个建议。我还拜托人事局长，让他带一封我个人写给近卫首相、广田外相和杉山陆相的信。在信上提到了上述的大方针，提到了与今后作战以及政策相关的建议。并且指出，需要在上海设立一个由我统一领导的特务机构作为执行机关，将海军、外务、大藏以及商工省等人员全部网罗过来，共同研究今后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诸多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

另外，必须尽快地由军司令部任命佐佐木到一、和地大佐两人成为特务机关的重要成员。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任命塚田少将为第一部长，让佐佐木少将为其接任。有可能的话，让佐佐木担任特务要员，让参谋长充任驻天津的川边少将职务。同时我还拜托他转告次长，如果今后要减少方面军的作战和兵力，至少在3月份之前，要维持目前状态。

【栏外】 今天与第十军取得了联系，吩咐他们要占领徐州附近的陇海铁路。这样不仅能切断盐的运输途径，对于今后在浙江扩大政权范围和在江北、浙江进行小范围作战都是必要的。

1月8日(晴)

今天,贺阳宫殿下以陆军大学教官的身份前来视察战场。在军司令部由负责的军官向他大概地介绍了作战经过以及感想。殿下精神饱满且极其认真地听着。看着他认真研究之态度,我们真是惶恐至极。

1月9日(晴)

今晚,邀请岛田俊雄一行来共进晚餐。宴会上,我就当前形势下出现的种种问题开诚布公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见,并表示回国后一定尽力协助我。

这些天来,上海租界里不断发生士兵与租界巡查的冲突、日本兵和法国兵冲突的事件。虽然没有引起大的纠纷,双方之间在感情上产生隔阂却是难免的了。上次发生"帕奈"号事件之后,我觉得欧美等国的态度比以前有所强硬。当然,如果他们的态度影响到支那人的话,也许有必要适时地采取相应手段。然而如果因此触及了外国人敏感神经的话,也会出现不测的局面。如果那样,我们最好还是忍耐为好。

1月10日(晴)

国内报纸报道说,从昨天开始,在东京举行了内阁会议以及内阁与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似乎已就对支政策做出了进一步的具体决定。尽管现在还不知道该决定的具体内容,不过,看样子我国政府的态度已渐渐明朗起来。他们的态度一旦明朗,不仅使得今后方面军的作战目的更明确,更容易对未来进行策划,也会极大地吸引支那人的注意力。我盼望着今后一旦决定出台,我们都能积极地行动起来。

1月11日(阴)

今天第一次去南市视察。主要视察了第十军兵站部,以及炮兵、工兵工厂等。还看了警备状况,去兵站医院进行了慰问。

南市被战火破坏的程度比想像的严重,大部分地区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照此情景看,不可能顺利地让外国居民回来。于是,我对兵站司令官和警备队长下达命令,要尽快让支那人返回家园。要好好地研究方

式方法，做好工作，让支那人怀念我军。特别要指出的还是警备队的态度，他们似乎怕费事，只想用简单的手段吸引支那人。这样下去的话，南市的恢复将不知拖到何时了。所以，必须要好好地提醒他们。

兵站医院利用的是原中山医院。该医院虽然设备和建筑都完好无损，但部分水管道和电力设备尚未恢复使用，因此还有诸多不便之处。尽管如此，现在医院正看护着 1500 名患者。特别是近期又给医院分配了三个红十字会的救护班，其中一个班已到任。这样看来，今后可以放心了，不必担心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了。

今晚，我邀请了谷[1]原第六师团长来共进晚餐，听他讲述实战经验和感想。

1 月 12 日(晴)

今天，询问了原田少将至今以来有关建立政权、制定政治经济工作方策的研究情况。据他介绍，整体工作基本进展顺利，只是还不知道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唐绍仪是否出马。于是，我提醒他说，关于这点，一定要紧密地与外务和海军方面加强联系以推动这个工作。由于我对他们的工作还有些不放心，决定将佐佐木从南京调过来，协助他们进行研究工作。

今天，和广西方面取得了联系。因为最近王纪文将来香港，所以我派何文运去香港做联系工作。让他向王传递我方意向，努力用怀柔策略取得两广。

1 月 13 日(阴)

根据派遣军大西参谋报告说，通过实地考察得知，方面军占领区的各部队，已占有和保管了地方物资，这已成为恢复地方自治的障碍。关于如何处理部队已征用的物资，我感觉到必须向各军发出训示。一定要将军部的意图彻底贯彻下去。于是命令参谋长，要他召集各军经理部长开会，向他们查清情况的同时给予必要的指示，敦促他就此事好好研究

---

① 指日军原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

对策。

今天，将楠本大佐叫来，向他询问了有关南市自治机关设立的情况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说，虽然进展缓慢，但正一步步朝着我期待的方向发展。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提醒他说，一定要加强对今后工作的指导。

对于全局策划，昨天我也提醒过原田少将，要求他一定要与各有关方面沟通联系。

1月14日

今天，我随同贺阳宫殿下视察了战场。看了第九师团当初进行渡河战斗的战场，并听取了第三十六联队第三大队队长清水少佐介绍战斗经过。看上去该战场并不很特别，但鉴于当时敌军的兵力数量，可以看出当初渡河并不容易。这也足以令人想像出我军将士当时有多么高的士气。特别是当时的进攻，为了让我炮火发挥更大威力，所以选择了在白天进攻。可以看出当时我渡河部队对夜袭进攻方案考虑得很少。

一路上，特别是苏州河两岸，可以看到已有很多支那人返回了家园。大路上，布置有政府的巡逻车。周围逐渐呈现一派祥和的气象。

1月15日(阴)

今天，伊藤公使来访。根据他所带来的情报获悉，目前，因德国从中斡旋，受之影响我国政府变得犹豫不决，态度不明。必须设法促使政府尽快做出决断。此言令我十分惊讶。我觉得必须再次叫来原田少将，根据当前局势提出我军的建议。同时，决定派原田少佐回一趟东京以敦促当局。于是命令他经过反复研究后再提交一份意见书。

1月16日(晴)

今天，我国政府发表了今后与国民政对立的声明。虽然暂时还弄不清政府的真实意图，但不容置疑的是，政府的这种做法又向我等的主张接近了一步。不过，对政府的决心，不知为何总有些不放心。还是要综合目前各个方面的意见向政府进言。要让政府对今后的发展坚定决心。

我感觉到，要让政府坚定信心，我今后还要向政府建议，不仅在策划上要向前看，还要进一步扩大作战范围。与伊藤公使和塚田、原田两少将认真商讨后，决定了上述事宜。根据决定，我命令大家要火速制定本地诸多事项的方针。

1 月 17 日(晴)

贺阳宫殿下昨天从台湾再次回到此地。于是，我下午前往他下榻处拜访了他。我向他介绍当初组编方面军的整个经过，以及当时我对丁集团登陆作战的意见等等。同时，还根据本次作战的体验，讲了一些我的感受。

汇报完毕后，殿下赏赐我与他共进晚餐，还一同观看了朝日新闻社寄赠来的电影和滑稽小品，共同度过了一个极为愉快的晚上。

1 月 18 日(阴)

因为贺阳宫殿下于今天下午 2 时出发回朝。为此，我去了王宾飞机场为他送行。送行后我又去了月浦镇和杨行镇，视察计划建设简易房的场地。

附近有些支那人正在简单地修补着被战火烧成断壁残垣的房屋，估计那是想返回家园的人。我深深地感到一定要采取必要手段，给他们活路，让他们归顺我们。

今天，我寄了一封航空信给参谋次长，敦促他尽快决定今后制定策略的人选。另外，还告诉他，今后方面军还要向江北、浙江和安徽方面进军，进行小规模作战。也有进攻宁波的意图。

1 月 19 日(雨)

今天，我召集原田、塚田、武藤和公平来我处，大家共同商讨了今后的策略和作战方面的事情。详细内容让原田乘飞机回东京策划。我们在这里的人的与之相关的一些计划和意见，都笔录在纸上，也一并让他带去。同时，我还决定让伊藤公使、冈崎外务书记官一起回去。另外还让一名海军方面的人员也回东京。目的是让他将我们这儿的意图向海

军方面进行说明。

七夫和藤冈为了视察和慰问同时抵达了。晚上，与他们共进了晚餐。席间向他们问了许多许久未听到的国内事情。

另外，今天还敦促幕僚尽快研究今后进攻宁波的策略。

1月20日(小雨)

今天，东京市会议员和钟纺代表来慰问我们。就今后对付中支那的政策，我向他们陈述了我的意见。

今天，宫地贯道也来访了，提出希望方面军收购日日新闻一事。于是，我表示召集金子少佐，为促成此事提供方便。

1月21日(阴转小雪)

今早8时，我乘坐从北火车站出发的火车去了杭州。随行的清水书记官还带了几名支那人，目的为了与杭州治安维持会联系。

由于沪杭铁路嘉兴以南地段受到的破坏很大，因此，直到本月17日才得以开通。总之，通过大家的努力，今后利用该铁路每天可以运输250吨的货物。这可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沿途城市都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嘉兴，大部分都成了废墟。这儿的人民肯定都不想返回了。不过与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相比还算好的，看上去可以很快恢复。遗憾的是，负责沿线守备的后备大队缺乏做当地普通居民安抚工作的热情。必须鼓励后备大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栏外】 杭州城没受到什么破坏，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城市看上去基本恢复了平静，这也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当时支那军撤退时，因为有足够的准备时间，所以他们几乎带走了官府及公、私建筑物里所有的物资。现在是一片极不景气的景象。从事治安自治的人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可以断定如果将来不采取有效措施，自治复兴是相当困难的。

1月22日(晴)

今天，访问了军司令部和师团司令部；慰问了野战医院和预备医院。

还视察了灵隐寺附近的情况。

军司令官的态度很好。看情形他已努力做到严格要求部队的军纪风纪了。表现特别出色的是水岛师团长。他非常严肃地处理了所有事件。

军司令部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休整部队。不过进行重新部署的准备工作做得还不充分。由于刚刚打完仗,有些情况是难免的,这也可以谅解。但是,我感觉到重新部署已对将士的普遍情绪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令我很遗憾。

重新部署就是为了实施我所希望的进攻钱塘江右岸的战斗。为了这场战斗,今后需要 20 天的备战时间。这样一来,如果调第一一四师团过来,便不能发动进攻了。对于此事,我已命令部下好好研究,并制定一个可行方案。

【栏外】 根据上述杭州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在杭州开展宣传安抚工作,首先必须畅通与上海的交通。更关键的是还要从上海或对岸①引进有实力的人物并调来物资。这些我都提醒了有关负责人。

1 月 23 日(晴)

上午 10 时,我乘飞机出发。从空中视察了湖州、平望等地,最后来到龙华。

湖州非常殷实繁荣,宣传安抚工作也做得最好。

总的来说,当地农村遭遇兵乱的地方很少,现已呈现出一派安定景象。这情景令人感到欣慰。

左藤少将向我报告了龙华附近地区和沪西地区的警备情况及宣传安抚工作情况。总的情况是形势日趋稳定,但因为居民没有了房屋,所以返回家园的人极为稀少。供我军部队将士宿营的建筑也不够。

宣传安抚工作尚未就绪,还没有成效。虽然沪西地区已经解放了,但回来的支那人和外国人只有极少一部分。总之,对于眼前局势必须认真研究对策。同时还要研究对各避难所采取的措施。

---

① 原文如此,似为对方,即中国方面。

1月24日(阴)

有报告称,参谋次长已下达指示,要求第一一四师团和第十一师团迅速做好从海路出发的准备。要求第一一四师团于2月17日起程。让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向南京附近集结。

此时恰好是我深感必须在浙江地区进行作战的时间。如果此时第一一四师团返回的话,那么就会给作战带来很大困难,导致部队陷入几乎不可能实行作战计划的困境。我赶快敦促幕僚研究补救措施。现在想来,参谋本部已几次三番地无视我所提出的建议。他们根本不考虑这儿的政治和策略的关系,只是一个劲儿地制定计划调用部队。对他们这种妄自尊大的做法,我也只能扼腕叹息了。

前些日子派往香港的冈田回来了。根据他的报告得悉,宋子文已和蒋介石分手。他好像开始有点想与我们的政权联合了。如果日本真的想拯救支那并采取行动的话,他将不可避免地要控制江浙财团,脱离国民政府,并且有意积极地尝试与我方交涉。据说上述情况是与宋美龄和宋子安等协议的结果。对他们的诚意多少有些怀疑,必须反复研究,并要制定出一些应对措施。

另外,福建的陈毅正软禁在国民党党部里,失去了自由。据说他现在正在考虑要么想法安于福州现状,要么逃离福州,计划以后的对策。这个情况难以完全相信,是否属实还需进一步调查。

【栏外】 第十六师团长因为要调防到支那北部去,所以来到了上海。看他的言行举止,我感觉他是个粗鲁之辈。特别是当他谈到部队中的掠夺现象时,竟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真是令人遗憾。于是,我严厉地命令他,一定要再次严查运送的行李,凡缴获和抢劫来的物品一律禁运。

1月25日(晴)

今天视察了罗店镇、嘉定和南翔附近的战场遗址以及当地情况。总体来说,大部分人家的房屋都被战火烧毁了。人民即使回来也没有房子可住。嘉定县城原先有二十多万人口,但看现在的情形,回来的人口也不过只有2万。看来大部分人不到春季是不会回来的。不过嘉定县城

内，每天都有一百来个居民返回家园。看上去，随着地方治安的逐渐恢复，部分地区正逐渐呈现出复兴的景象。

浏家镇现在回来的人口也只有三百来人，算是最少的。尽管军队的宣传安抚工作逐渐取得成效，但还有许多做法需要好好研究。

1月26日(晴、寒冷)

上面来命令让川越大使回东京。大使不久就要出发了，今天特地来访，与我交换意见。大使基本赞同我的意见。

另外，原田少将今天该回来了，可现在还没有到。等到明天他回来后，向他打听东京的情况。弄清东京方面的意图后，再决定今后的政治工作和作战计划。我决定再委托大使转告当局，希望他们重新考虑决定。同时，我还命令幕僚研究今后对策。但是，对于让方面军积极地坚持到最后一事，幕僚们好像都缺乏热情和诚意。看到他们那种一个劲儿只顾自己的消极样子，我感到十分遗憾。

我又向上面提出由派遣军来攻打凤阳的方案，结果得到了上面的认可。条件是攻打后立即回到现在部署的地区。

也许参谋本部还没有认识到我军在津浦线上采取的积极行动，以及眼前的紧急情况。所以下达了调用部队的内部命令。正是处于这种情形，他们才武断地不肯采纳派遣军的建议。特别是也许他们考虑到今后在浙江方面的作战，军部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作战方针，才暂时采取了上述措施的。

1月27日(晴)

原田少将回来了。根据他的汇报得悉，政府方面对我方制定的关于今后政治以及经济策略没有异议。但是，陆军省一直坚持利用北京临时政府来统一整个支那。对此，我颇感惊讶。当然，外务和海军是不会同意的。陆军方面好像主要受到华北方面军意见的影响。虽然参谋本部也不一定赞同他们，但陆军方面的这种思想一直阻碍着我方面军的策略和作战。现在几乎全清楚了，他们一直在阻挠我们的计划。如果现在不揭露他们的妄想，势必对将来中支那的所有策略和作战都带来困难。一

想到此，我不禁感到了深深的忧虑。从前一段时期到现在，我们这儿的形势是，与日方消极的态度相反，汉口政府在军事、政治两个方面都以积极的态度在工作和宣传。对于我们来说，在目前这种形势逐渐恶化的时刻，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姿态去对抗他们。

然而，如果东京陆军方面还坚持他们的态度的话，在策略和作战这两个方面，将不可能按照我的愿望来执行。如果现在不想方设法摆脱目前的困境，我将在九泉之下无颜面对一万多忠魂。我清楚地认识到现在必须想出对策。本间少将明天应该抵达，我要听一听他的意见后再做决定。我还要对明天将回东京的川越大使详细谈一谈至今发生的事情以及我的想法，拜托他在东京更尽力地帮我一把。

这一两天来，李思浩行踪不明，致使当地的政治工作受到挫折。这个情况必须好好研究研究，并要采取应对措施。

从前天开始，敌军飞机袭击了芜湖、南京和杭州的各个地区，还使我军蒙受了损失。不仅如此，在江北的滁县和芜湖正面，都有千余敌军发动了攻击。不用说，这两处我们都受到了很大损失。因为，我军依然以消极的态度处于守势，所以反而只能遭受敌军来自空中和陆地的攻击。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根本就别想建立政权了。如果李思浩的失踪等这些消息都得以证实的话，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另外，近来本地财界要人的态度也日渐消极。当然，这与上海的恐怖组织团伙的行动有关。因此，对这一切都必须采取措施了。

1 月 28 日

川越大使今早出发回东京。和大使告别时，我又对他讲了目前形势和我的见解，拜托他敦促一下中央当局。

【栏外】 关于方面军今后的策略和作战与中央部门产生隔阂的感想。

本间少将今天抵达这里。他所说的话，使我感到中央政府和军部对于江南方面的态度不明确之处还很多。这不仅指的是政治工作和作战方针，特别是参谋本部在政策与作战联系方面的态度，看来没有完全达到一致，这是十分遗憾的。

也许参谋本部感到自己肩负着对未来方方面面的责任。总之，他们没有希望努力通过短期作战以结束支那战争。自然，支那北部和支那中部的作战也都进行得不彻底，这也是难免的。特别是陆军省方面完全受到华北方面军意见的影响，似乎错误地判断了未来支那的整个形势。对此，我感到十分忧虑。统帅部优柔寡断的态度，必然导致出征部队采取独断的措施。对于政治部的错误，可以采取适当的独断和指导性措施，用事实让政治部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妄自尊大。不管从哪方面说，现在我都痛切地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总之，我必须下定决心牺牲自己的一切。要想得到自身安逸也可以安逸，但我决心在国难当头之际，要以身殉国。可想到我还负有统帅全军的重任，仅仅以一身的剖腹自杀是不能尽到统帅全军的责任的。我告诫自己说，此秋是一个必须深思的秋天。

1 月 29 日、30 日

今天参谋次长来电报了。根据他的电报得知，大本营并没有采纳我前后数次以对公对私的形式提出的建议。他们决定方面军在江北和浙西地区将不再进行作战。对此，我感到无比愤慨。总之，这都是因为作战部没有自己的主张，他们没能得到陆军主要势力的支持。这样一来，肯定会对建立当地政权造成重大障碍。特别是该决定将大大挫伤我们最近在支那才开展的宣传活动以及在各方面进行的积极作战行动。另外，如果我军以可以轻易达到目的的兵力，硬是进行消极防守的话，将肯定无法表现出我军对待江南地区的热诚态度，一定会动摇那些一直犹豫不决、好不容易才决定反蒋的政客们的意志。

观察当前的局势可以看出，在当地建立政权的活动已受到了挫折。而且，几天前抵达的佐藤安之助、高木陆郎等，他们一直从各个侧面打探支那方面的动静。从他们侦察结果得悉，支那人有着强烈的重新崛起的决心，他们现在只是一直在等待时机。这些好像都是事实。面对这种形势，我不禁更加对我方的态度感到遗憾。于是，我进一步敦促部下对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我期待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来做决定。

1 月 31 日(阴历元旦)

前些天以来，正在巡游中的七夫和好春将于后天回国。佐藤和高木

也将于今天出发去支那北部。为此，今晚在一起会餐为他们饯行，并就今后的诸多问题与他们进行了商讨。

我对他们说，最终，在我任职期间可能很难在支那建立政权。再说，以政府和陆军省现在这样的态度，即使将来在支那建立了政权，在指导这个政权和其他工作方面也会出现很多困难。如果我采取的行动不能完成建立政权，仅仅停留在成立地方自治会这个程度上，我还不如暂时打道回府去鞭策政府。回国后致力于重新制定以后的各种政策，这样可能更为妥当。在座的各位一致赞同我的意见。

于是，七夫表示回国后一定将这儿的情况以及我的意见详细地传达给陆相和多田次长，并督促他们重新考虑。同时，因为佐藤和高木才考察过支那北方，可以进一步根据这儿的现状来帮助我。当然，我们必须根据当前形势做进一步的考虑。但是，只要大家对上述情况都下定决心，也不会留有遗憾和感到痛心，只是装一时的糊涂罢了。实际上我心中是万分遗憾的，觉得非常对不起地下的忠魂们。总之，作为临时措施，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我决定将来回国后，将进一步督促政府，揭发陆海军当局的妄想，然后再次来支那做最后努力。

2月1日

今早，我叫来塚田参谋长，就上述情况将我的意见告诉了他。这些也是幕僚们所期望的，他当然表示同意。于是我回官邸后，又叫来臼田和长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而他们却坚决不同意我的决定，坚决希望我在任期间建立政权。根据与支那人交涉的情况看，估计可以达到目的。而且，李择一等今后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立政权的运动中去。他们就这样一个劲儿地督促我下决心。

于是我同意说，一方面，无论如何还按既定方针将建立政权运动继续干下去；另一方面，督促付筱庵等人在上海进行设立上海自治机构的运动。

尽管是否成功值得怀疑，但我心里还是希望将至今所做的努力一直继续下去。所以暂时同意了他们的做法，以后就看其自然结果吧。不过为了支持他们的行动，今后方面军必须适当地进行战斗。这件事必须好

好研究才行。为此，我决定乘本间少将还没回国，赶快召集幕僚开会，大家一起来说服本间少将，让他敦促当局下决心。今后根据形势发展，再采取临时措施。也就是说，我感觉到我必须于本月五六日去南京视察派遣军情况，并采取必要措施。这些都还需要研究和思考。

2月2日

前些日子回国并于昨天回来的伊藤述史公使今天来访。我向他询问了东京各个方面的情况。他介绍的情况基本上与我从各个渠道了解的差不多。总的来说，政府部门、特别是外务和陆海军还没有信心，决心也极不坚定，今后必须鞭笞他们。不过，只有近卫首相的决心很大。而末次内相和风见书记官好像是他惟一的支持者。伊藤自己可能也在近期被命令回国。我告诫他说，也许今后在东京会有重要的决策，希望他继续奋发图强。

几天前，大川周明博士来沪了。于是，今天邀请他来，将我的意见向他一一表明。因为博士的想法完全和我一样，所以我希望他火速赶回东京，在东京尽力支持我。博士满口答应了。

另外，我希望大川氏为今后在这儿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尽力，他也爽快地同意了，并和我约定，回东京后他将认真研究，挑选适当人员和组织，并且与近卫和末次在一起好好讨论，让东方文化事业部出资，并利用同文书院的组织。我催他好好研究这个提案。另外，我对他说，目前我们已在这儿计划成立“兴亚会”，并将招募支那学者，让他们进行活动。最后他和我约定，将适当地考察并继续研究。

【栏外】 第十三师团昨天占领了凤阳、临淮关、定远。正如我所预料的，敌军没有进行顽强抵抗，自然我军的牺牲也很少。如果这场战斗能够一举成为对徐州地区的宣传战就太好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对该地区施以高压。

2月3日

今天，集中了特务部从事策划的人员，向他们询问了有关建立政权和成立地方自治机构的情况。

大体情况如下：

一、建立政权运动最近逐渐开始进入主题，李思浩有一阵子躲藏在香港，但近期会回上海的。李已和支那各地进行了联络，现在已有两人从北支那来到上海。另外，以温宗尧、梁鸿志、陈群、张啸林等为中心，于2月中旬组织南京的中支那政府筹备会。他们现在正在积极策划，决心在本月内建立政权。估计计划能够实现。

二、地方自治机构已在苏州、湖州等地区不断取得显著成果。最近，周凤岐主动来到杭州，他会在那儿成立自治委员会的。如果那样，这些自治机构再与上述提到的政权联系起来，那么，就可以努力扩大实施地方自治的成果。上海建立政权后，付筱庵便可以立即联合市政会、大道政权，筹备设立上海市机关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总之，各项运动都步入具体实施的日程了，这是令人欣慰的。特别是李择一，听说他现在也挺身出来负责联络那些首脑人物。他可是能够完成相当重要工作的人物。

于是，我提醒他们，现在要进一步努力做的工作是，清除妨碍运动的障碍，即取缔上海恐怖组织和报社等。为了让从事建立政权的活动分子更容易开展工作，一定要控制住整个局面。

2月4日

现在上海派遣军正计划在大场镇西侧一处场地建造表忠塔。今天我参加了在那儿举行的奠基仪式。表忠塔的场地是大场镇西侧旧战场的部分地区，选在那儿是十分恰当的。计划建在300～500米的场地上，该地区进行适当的地形改造后，建成一座公园式陵园。建陵费用是上海派遣军全体将士共同捐助的，共有4万日元左右。土木建设由部队士兵承担，纪念碑由上海承包商以3万日元的费用承包制造。此事已基本决定了，我觉得计划是妥当的。

奠基仪式那天，我和各师团的参谋长等人在一起会餐，缅怀了过去的日子。奠基仪式这一天真是个意义深远的日子啊。

本间少将视察南京和杭州后回到了上海。我向他介绍了今后制定策略的情况。同时还说，支那人普遍认为，为发展将来的政权，至少要占

领徐州。因此，参谋本部至少要下决心强攻徐州。同时还对他说，第一一四师团利用江北运河，由陆路去北支那比较有利，希望本间少将就上述事项敦促参谋本部进一步研究。

另外，我还利用地图，将我一贯主张的扩大方面军在浙江、安徽占领区的建议向本间少将做了说明，并委托他对此进行研究。

还有，就算我不对军编制的改变提出异议，但对于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人选提出了我的希望。总之，在我的言语里并不回避我要主动留下的想法。

2月5日(小雪)

今天，田边辉雄带着上海商务总会决议的提案来了。我接受了这个提案。与此同时，我嘱咐他说，将来一定要指导上海的居留民，让他们真正从大局考虑，努力协助日中提携事业。将来还要主动及时地向特务部表明自己的意见。

2月6日

早上8时乘汽车出发去南京。

看上去沿途各地的情况都非常安定。各地避难的居民也陆续返回家园。各地纷纷成立起自治组织，这是可喜的情景。但总的形势发展得并不顺利。虽然人民迟迟不愿返回家园的主要原因是支那人民对我军怀有的恐惧心理一直没能消除，寒冷和没有房屋居住也是不愿返回的原因，但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支那人的抗拒心理，而是恐惧和不安。即，通过了解支那人对各地守备队的看法可知，不仅我所倡导的精神没有在军队里贯彻下去，支那人既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也没有足够的觉悟。一方面，军队松懈的军纪风纪还没有彻底恢复，另一方面，各部队干部碍于情面，对一些违纪行为一直采取姑息态度。军队主动做的宣传安抚工作，不如说是有害无益、适得其反。真令人叹息不已。

6时抵达南京。抵达后我直奔大使馆。在那儿，出席了朝香宫殿下设的招待晚宴。朝香宫殿下深切地说，在江北方面进行作战是有必要

的。他又说，用现有兵力足以将守备区域扩大至宿县。他的见解和我完全一样。对于这种积极的行动，在中央政府改变态度之前必须慎重行事。不过对于维持现状这个看法，我完全没有异议。殿下还谈到军队中存在的军纪风纪问题，主要原因在第十六师团长及其部下身上。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太差了。这也完全和我以前所观察到的情形一样。

2月7日

早上，去了军司令部，听取了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汇报，又与幕僚畅谈了一番。各位课长也认为去江北作战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容易成功的。只要增加一些后方守备兵力，以现有的第十三师团的兵力，就可以占领广阔的宿县至庐州（合肥）一带了。对于后方给养补充，估计利用现有机构就足够了。

下午出席了慰灵仪式。去年在进入南京城的第二天，我自己当祭主主持举行了慰灵仪式。今天又称作50天祭。出席今天这个仪式的人，其心情与以前不同。今天丝毫没有感到战胜者的自豪，倒是面对忠魂心中充满了悲哀。今天我一直沉浸在悲愤中，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也许是因为自从占领南京城后，部队的种种胡作非为以及其后的地方自治和政权建立工作进展的不顺利，才使我今天如此悲哀。

于是，当仪式一结束，我便召集参加仪式的各队队长，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感受，以此告诫大家。

【栏外】 忠魂（连病死者） 18 000余人

毙命马 12 000匹

仪式结束后，我又召集宣传安抚人员过来，向他们询问了至今以来的情况。目前，南京城内居住的30万人当中，现已有10万余人返回原来住所。回来中的大部分人正逐渐接近我部队人员。还有一半居民由于担心并得到了外国人保护而没有回来，这点十分遗憾，但情况正在明显好转。只是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们看上去都是软弱无力的样子。原因之一是没有财政来源，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设施。他们的意见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恢复交通，方便物资运输。我觉得这的确是最重要的。于是向各有关机构传达了这个情况，要求大家今后行动起来。

【栏外】 今天还会见了支那自治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他们均对我军歌功颂德，我也希望他们能积极协助我方。

2月8日

今早，首先去兵站医院进行慰问。目前医院里收治的患者只有600人，而且多半是普通病人。最近，增加了一些伤寒病人，多数是第十六师团的人员。据医院说，因为后来弄清了病源地，所以该病没有蔓延开来。不过，医院的设施还很不完善。几天前红十字救护班（约50人）来到这里，给这里增添了医院的气氛。但我觉得今后还必须改善设施及其他条件，便要求医院在这方面努力。

中午，和大使馆成员共进了午餐。席间，我就宣传安抚情况向大家传达了我军意图。对此，在座各位均表示满意。另外，关于与外国的关系，由于各个部门都能尽力加强与外国的感情，所以，估计今后不会在这个方面引出麻烦。得知这个情况我也安心了。

【栏外】 昨晚与军司令部人员共进了晚餐。在座的共有各部队长等五十余人。我再次对宣传安抚工作提出了希望。总而言之，要做到让支那人想念我军，要充分关爱支那人。我希望各部队将士都抱有这种心情。

下午2时，我乘飞机出发，飞过扬州、江阴后降落在上海。

从飞机上俯视，各地农村看来没有受到太大破坏。扬州附近看来也极为宁静。不过，河面上几乎看不到船只，好像船只都被拉到北方了。可以断定，将来要到江北作战在利用运河及湖泊作战时，几乎是征缴不到民用船只的。

总的来说，镇江秩序恢复得比较好。而常州、丹阳、常熟等恢复得不理想，无锡次于镇江，苏州是最有成效的。尽管有战争破坏程度不同及地方自治机构不同等原因，但不知为什么丹阳附近最没有人气。

2月9日

在我外出视察期间，第一一四师团及其他兵站的各支部队都接到了调往北方的指示。虽然正式命令还没有到，但需要做一些处理工作。我

几次三番用公私名义提出意见，还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活动，但只落得现在这个结果。2月5日那天，我与政府及大本营进行了联络，陈述了我的期望。现在看来早就没希望了。我无可奈何地命令第一一四师团利用铁路向上海附近集结。原先制定的占领南京后再转战浙江的作战计划至此完全放弃了。真是遗憾万分，却又毫无办法。

但是，向江北进军并进行作战的计划，因为暂时还没接到新的命令，所以还可以维持原计划，不打算放弃。

今天召来松室少将，向他询问了战斗结束以来执行计划的情况。从整体来说，工作多少都在不断进展着。但是，还没有成立建立政权的筹备委员会。照目前形势看，由于各个方面的工作进展缓慢，估计近期建立不了政权。所以，现在的行动方针是，首先以“自治联合会”的名义全面设立自治机关，为今后的政治策划奠定基础。万不得已的话只好放弃。但只要我在任，我就要在回国前基本做好这个阶段的工作。至今为止，各位的确都尽力了，可最近形势发展还是差强人意，真是太遗憾了。

2月10日

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搬到了上海日本女校里。因为现在驻扎的地方太狭窄，难以适应将来司令部改变后的体制。这次搬迁也是暂时过渡，将来再设法改善。

今天，东京还来了使者。他带来组编新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要领及人事方面文件。根据文件得知，预定新司令官是畑大将，参谋长是川边少将。其他人选基本都是从现在的方面军及两军中挑选出来的合适人员。

实际上，我的离任并非出于我的自负，任何人都认为为时尚早。这都是中央陆军部妄自尊大做法的结果。照现在这样，即使我继续任职，也不能取得好的业绩，倒不如回国后与方方面面进行交涉，从根本上重新制定今后对支政治和军事上的策略，这才是最紧要的。现在我倒是更情愿卸任。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在回国前，为占领区的政治工作打下基础。这样做，即使不是对我个人名誉和地下忠魂负责，也是为了让后任将来更容易开展工作，为了贯彻我国政策而尽最后努力。

为此，我要敦促部下对诸多事宜进行研究，并且决定明天和大家会面商讨今后的方针。还指示大家先开展一下我所期望的活动。可剩下的日子只有十天，能否成功很没有把握。想到此便感到万箭穿心般的刺痛。

2月11日

今天是纪元节，从清晨起就是晴天。上海日本居留民团举行了建国庆典。早上我在司令部举行完遥拜仪式和内部宴会后，在幕僚的陪同下，首先参拜了上海神社和招魂社。这是登陆以来第一次去参拜。随后出席了建国庆典，与日本居留民一起高呼三声大日本帝国万岁，真是百感交集啊。

大概这回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接为上海居留民服务。想到这点，胸中不禁充满了惜别之情和责任感。现在我只能祈祷神威能让上海皇运腾达。

奉祝纪元节

征战不忧岁月迁，妖氛韬晦北西边。
阵中奉祝纪元节，寄思二千六百年。

接着召集来原田少将和臼田大佐，询问近来政治工作的进展情况。在李择一尽心尽力地努力之下，基本上与梁鸿志、温宗尧、陈群联系妥了。由他们和正在杭州活动的周凤岐、苏州的陈则民为中心，再加上王士惠等组成的青年组，在20日前成立“联合自治委员会”。这样也可以了。达到这种程度，该组织便可以作为新政权的基础，渐渐汇集各地人才了。要下定决心制定计划，根据今后形势的发展，通过国民大会及将南北政权合并的工作，在南京或北京成立与国民政府相抗衡的政权。另外，为了促成这件事，必须提供财政来源。于是我敦促部下要好好研究如何处理海关和盐税问题，如何进一步解决租界问题。

2月12日

今天召集李择一来，向他询问了有关政权运动的详细过程。他也谈

到了近期自治联合会将打出旗号开展工作这个预定计划。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真能赶在我出发前开张。我勉励他要尽量努力。冈田尚、清都将作为臼田的部下在此继续工作。

今天，又召船津辰一郎过来，委托他一定要设法让周作民和袁良出山。虽然周有出山的想法，但是好像还没有从政的决心。

2 月 13 日

今天，召集日高参事官和冈本总领事过来，敦促他们迅速解决海关问题。并告知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决心将不惜采用强硬手段，以此鼓励他们。另外，对于公共租界问题，首先要解决警察总监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采用怎样的处理方法是相当关键的，希望他们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关于法国租界内的取缔问题，特别是取缔报社的方式，敦促他们好好考虑。如果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可以敦促原田少将，哪怕是采用禁止在公共租界销售反动报纸的手段也行。总之，要求他们努力设法阻止反动报纸的散布。

下午，召萱野长知来，向他询问周围人对政权运动的看法。据他所观察到的情况可知，大体与上述情况相同。他倒觉得现在应该强制性地抓紧举旗开张，这样反而更为有效。于是，我拜托他今后一定要辅助臼田大佐等人，特别要在利用和操纵同盟会和原国民党成员方面多下工夫。另外，拜托他设法转告陈中孚，不要抱有恶感，暂时忍耐一段时期，一旦时机成熟，便在一起共同合作。

被调防去北支那的第一一四师团长及其部分下属今天抵达上海。他们汇报说，他们将于 15 日至 24 日陆续乘船去大连。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2 月 14 日

今早 10 时，举行“圣战纪念塔”奠基仪式。这个“圣战纪念塔”正在计划中，就建造在吴淞炮台遗址上。出席奠基仪式的有海军长官等人。我们一起进行参拜并结束了这个简单的仪式。塔的地址原先是进行登

陆战的战场，从这个艰苦作战的遗址上，可以眺望吴淞港口。在这儿建造纪念塔的确很合适。还将在围绕纪念塔在方圆约一万余平方米面积的土地上建造公园。计划将来把这儿作为吴淞区特别的市区游览场所。主要经费来源于各地捐赠给军队的慰问金，另外，与海军共同出资。不足部分让陆海军省，从士兵抚恤金中抽一部分补缺。计划到完成为止预算共需 10 万日元左右。另外，还需要上海居留民团和即将组成的中支那派遣军的协助。希望在建设公园内部设施和神社时得到他们的协助。

参加完仪式，我又检查了正在建设中的兵营。该兵营位于上海附近。计划今后供一个师团驻扎五年用的，所以多是简易房，虽粗糙，但保存期限是五年。水井、电路的建设也同时在进行。江湾、市政府附近和吴淞、月浦镇、刘家行附近以及上海西部的龙华附近、西北部的真如附近全部加起来的话，也就是将来预想中的大上海市中心及其外围，共需要约一个师团的兵力。现在建造的就是驻扎这一个师团的兵营。预算共需花费 500 万日元，全部由陆军建筑队负责，苦力全是支那人。预计在三个月内竣工。

中午，长谷川在军舰“出云”号上设宴招待了我，这也含有饯行的意思。我向海军表示了谢意，感谢他们自我军登陆以来一直给予的协助。同时，希望他们今后继续奋斗。也向他们讲了我对占领海南岛的意见。但海军方面却表示，没有陆军协助，单单依靠海军是很难占领海南岛的。对此，我颇感失望。于是我鼓励他们说，如果率领现在驻上海和青岛的一万多陆战队去协助战斗，占领海南岛沿岸要地应该不成问题。海军还说，为了将来对汉口进行航空战，现在必须占领安庆机场，并希望由陆军占领安庆。他还特别指出，如果将来需要进攻汉口，那么，陆军部队必须挺进到那一带。他们认为只需要一个师团的兵力。

午餐结束后，去了上海东西本愿寺，参拜了祭祀在那里的英灵，向他们告别。西本愿寺所收容的遗骨是来自最初的派遣军的，有 21 000 具，其中已有 4000 余具送回国了，近期预定还要送回 6000 余具。东本愿寺的遗骨是第十军的，所收容的遗骨总共有 2000 余具，其中已有 600 余具被送回国了，近期预定还要送回去 300 余具。计划将两寺中的所有遗骨，最迟于 4 月底以前送回国。对着一排排倒下去的英灵，我禁不住越

发惶恐和感动。

实际上，两军总共战死和病死了 24 000 余人。面对如此巨大的牺牲，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现在，我丝毫没有想要凯旋而归，但大命难违，我又有何法？我真是痛恨之极。

2 月 15 日

今天，我作为方面军司令官，率领部分幕僚去接受正式命令。现在才感到感慨无限。因为新司令官预定 17 日到任。于是我提出要继续办完最后的重要工作，于 20 日启程回国。

【栏外】 今天，会见了温、梁、陈。

下午，又召集温宗尧、梁鸿志、陈群来，通过李择一的翻译，和原田、臼田一起与他们进行会谈。他们所期望的是，在以后的十天之内，会见约四十余名各省代表，并召开国民会议。根据结果，成立名义上的中支那政府行政院，选举大总统。温和梁的意见有些不一致。梁主张干脆先成立实实在在的“联合自治委员会”，然后逐渐加深政治色彩。开始主要以救助地方难民和复兴经济为目的。陈群也赞同梁的意见。于是，我也表示赞成梁、陈的意见。我说道，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稳妥地将目前大量的贫苦难民从饥饿中解救出来。然后希望他们将来能与支那的有志之士会谈，早日率先奋起，为整顿局势而尽力，并且还表示说，虽然我自己暂时回国了，但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的。那时将以某种名义和各位合作。我将用毕生精力努力整顿时局，为东亚复兴这个神圣事业奋斗。他们好像都非常感动。另外，他们还提出希望说，今后至少要攻下徐州。于是我说，至今为止，我们一直非常担忧那一带会有许多无辜民众受到伤害，今后如果要展开攻击战，根据今后形势需要，我们会考虑各位的迫切希望的。另外，关于将来和北支那政府的关系及一般国际问题等，我表示还必须与我政府当局好好谈谈。这些都要等我回国后，根据与政府认真商讨后的结果决定。在此期间，希望各位和原田、臼田联络，依据上述方针，迅速并努力地开展地方救助活动和建立政权运动。

他们回去前都表示非常理解我。另外，唐绍仪也给了我一封信，表示了他今后的决心。于是我很快让温宗尧转告他，希望他自重，今后多

加努力。

据说，江庸、韩国钦、周凤岐等也有了开始运动的意向。预定北方的章士钊将在近期从湖南来□□□集中，李思浩不久也回来。前不久，袁良应蒋介石的邀请电，于几天前去了香港。虽然现在情况不明，但看来他不像是担心人身安全而躲藏到香港的。另外，扬州的警务员吴孝侯来访。他称自己代表着江北 28 县，希望参加江南地区的政权运动。于是，我将他介绍给了臼田大佐，拜托臼田将来对他进行指导。

【栏外】 关于陈中孝的措施。

今天，宇野海作、山田纯三郎同时来访。我们一起吃了饭。我拜托山田，请他调解一下陈中孚与臼田以前产生的感情纠葛，让他们今后能精诚合作，为重整时局做出贡献。

2 月 16 日

【栏外】 与军司令部告别。

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军司令部，与方面军幕僚以及其他部门的将校告别，并对他们作了以下训示：

一、根据对今后形势的观察可以判断，今后方面军至少还要进行攻打徐州的战斗，并占领徐州。而且，还必须扫荡南钱塘江对岸的残余敌军。

二、对支那人进行的宣传安抚工作以及今后军队的言行，对今后时局稳定极其重要。所以，严格要求部队遵守军纪风纪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军队不能很好地对支那人进行宣传安抚，那么，就像驻扎在北支那的军队那样，多年的努力反而给日支提携带来恶劣影响。

三、方面军将根据今后的形势需要，或许有时会不得不超越大本营的旨意行动。那时，希望幕僚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努力协助军司令官。大家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心一意地努力实现军司令官想达到的目的。

训完话后，我又向大家讲述了占领南京两个月来，自己与大本营及政府之间因意见分歧而不能实现愿望的苦衷，还向大家倾诉了我现在万事只做了一半便不得已而回国的苦闷和感慨。我对幕僚们讲的上述这

番话，也暗示我已料到方面军幕僚们没能十分忠诚地与我同心同德地努力策划作战。幕僚及其他们的部下们最终是如何理解我的意思的呢？对此，我不得而知。

中午，我出席了冈本总领事在日本俱乐部举办的送别会。冈本总领事代表大家致辞表示感谢。我也对大使馆在我征战期间，对我的强硬言行给予相当大的协助表示了谢意。讲到我个人的态度时，我表示，鉴于我的责任和我一直怀有的抱负，我一定还要回来为时局尽力，希望大家今后也给予协助。

2月17日

今天，召集了臼田和长二人，向他们询问了政权运动开展的情况，并嘱咐他们要尽量采用梁、陈的意见，避免采用温宗尧理想主义的提案。要指导运动循序渐进地发展。

嘱咐他们给唐绍仪回信，让唐振作起来整顿局势，排除万难为东亚百年大业尽力。

今天，有几架敌机袭击了蚌埠，我陆军飞机迎击了来犯敌机，并击落了两架。这也许是事变以来我陆军飞机的首次成功。敌机飞行员和机型现在还不清楚，据判断也许是苏联人的飞机。

2月18日

今早，为了往建在大场镇的“忠魂塔”上题字并在塔下刻字，我写下了攻陷大场镇时做的诗。即：

恶战力斗三阅月，包痍拔垒毙不已。
神威敌阵旭旗翻，欲饯忠灵幽寂里。

中午，招待了长谷川长官及其幕僚，还有日高、冈本、田尾、冈崎外务书记官，和他们告别并共进了午餐。我对他们说：方面军整编决不是大量减少兵力，只是为将来攻打武汉而保存必要兵力。我希望不要因此引起国内外的误解。

朝香宫殿下今晚回来，为此，我去火车站迎候他。

2月19日

【栏外】 今天畑司令官到任。与他交接工作。

畑司令官是昨天抵达的，今早在军司令部进行了工作交接，我向他详细交代了工作。其要领记在另一张纸上。主要内容是强调有必要在江北以及钱塘江右岸作战，还强调说为了保持军队的军纪和风纪，尽量让部队驻扎在一起，减少部队直接与人民接触的机会。另外，还强调说，对于宣传安抚工作、建立政权工作及其他的政治工作，在言行上，军队最好不要直接参与，因为那样反而是百害无益。

我还对他说，对于今后的国际关系、上海租界解决措施等等，必须好好地鞭策外交当局，还需要好好考虑与海军的相关协议。诸如此类一一详细交代清楚了。

下午，去参见了昨天抵达的朝香宫殿下并向他道别。同时还对没能按照殿下的意愿实施江北作战计划而表示了道歉。最后，又去海军长官、外务省方面辞行。还将居留民团长以及25人左右的主要日方人员集中到军司令部，与他们辞行。同时还告诉他们说，方面军今后所保持的军事力量足以随时攻打到汉口。希望国内外的人民不要误解，希望国人振奋精神、积极行动。

今晚，我和新老四个军①的司令官以及各军的参谋长共进晚餐，相互表达了最后的惜别之情。对今后的作战，两军司令官的意见基本和我一样，他们之间也进行了工作交接。

2月20日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官邸里做出发准备。

关于我将以何种形式回东京一事，前些日子就上奏了，并就此事一直与参谋本部进行交涉。结果陆军当局因担心我等各司令部的回国会在国内外造成影响，提出要秘密回来，回避采用凯旋的形式。东京举行

---

① 即华中方面军、华中派遣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

的迎接仪式和上奏顺序，都要打破惯例，全部放在内部进行。各司令部返回日本时，也不要留宿在外地，要设法直接到东京。陆军当局已和我们就此事交涉了好几次了。对陆军当局的意图，也只能付之一笑。猜不透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此委曲求全的政府，是决不能全力奋起率领国民推动形势发展的。对此我也无话可说，只是感叹不已。

今晚，与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尽力为政权运动出谋划策的李择一、岑德广以及臼田、长、中井、冈田等会聚一起进行饯别。对我的回归，在座的都由衷地表示出了惋惜之情。我真不知说什么感谢的话是好。我安慰他们，并勉励他们今后一定要奋斗到底。另外，我还提议说，在唐绍仪出山前，不要让温宗尧当大总统或总理代理，因为这关系到政权的形象，也会影响到政权将来的声望。让大家好好安慰温，这个位置一定要保持到唐、吴出马。一定要设法促使唐绍仪出马。我还推荐说，要尽快将章士钊从天津召来，让他调解梁和温之间的关系较为有利。

2 月 21 日

【栏外】 从上海出发，踏上凯旋之路。

今天，从早晨开始一直做着出发准备。下午 1 时在塚田少将，中山、臼木二位参谋和角副官的伴随下，和同行的小川法务部长、河野军医中佐一起乘上了“瑞穗丸”号。

驻上海的各军司令部将校都来码头送行。朝香宫殿下也赐予我极大的荣耀，亲自前来为我送行。他久久地伫立在码头一直目送着我，直到船影渐渐消失在天际。我为他的这种真诚感动不已。此前，殿下曾指出，伴随我回去的人数太少，可以让上海派遣军全军人马伴随我回国。他为我想得如此周到，我的内心真是难以言喻。告别时我谨向他表达了我深深的谢意。

臼田大佐在送行时竟然泣不成声。其他将校均依依不舍，流露出深深的惜别之情。此情此景不禁使我甚感欣慰。海军长官以及大使馆、居留民方面也来了许多送行的人。大家均由衷地表示出依依不舍之情。由畑大将领头，众人共同举杯道别。

“瑞穗丸”是当初登陆时的军舰“由良”号改的。该舰停泊在码头一

星期了，一直等待着登陆。由于我们之间有这样的缘分，所以船长及其部下都非常高兴，他们兴高采烈地将船装扮一新来迎候我们。

恰巧，今天晴空万里，是近来难得一遇的好天气，大海也是风平浪静。自出征以来，已过去半年。今天，又能够如此幸运地启航回国，真是感慨万千啊。

另外，支那方面的温、梁、陈、李也在百忙中赶来送行，唐绍仪还特地送来照片以示留念。

2月22日　在船上

早上，在船上慰问了同船回国的两百余名伤病员。有些伤势极其严重的伤员，回国后必须做相当大的手术。看到他们，我哀怜之情油然而生，于是送给他们一些慰问品。有60名红十字会的护士看护着他们。再一打听才知道，这艘船已送回国四千余名伤病员了。

下午，检查了一下日记。又依照船员和护士们的拜托，挥毫写字。船航行得十分平稳。

2月23日

早上10时，船驶进门司港。10时30分，陆军大臣、教育总长、参谋总长代理、福冈县知事、门司要塞司令官及许多各方面的政府、民间人士前来迎接。当天下榻在山阳宾馆。

出征虽有半年，但壮志未酬而半途搁浅，自己却生还回来。我深深地被这种自责之心所困扰，真是思绪万千啊。我终日蜗居在房间里陷入沉思，尽量避免会客。

诗　未成

悬军奉节半星霜，圣业未成战血腥。
何亲生还老叟骨，残骸誓欲报英灵。

2月24日

今早，参拜了赤间神社和乃木神社。

为了避免会客，和军司令部的人员相约挥毫写字。

今天，还吃了久违的大吉酒家的菜肴并痛饮一顿。

晚上8时，乘坐“富士”号踏上回东京的归途。

2月25日

早上，沿途路过姬路、神户、大阪、京都。经过这些地方时，遇到不少欢迎人群。在名古屋，受到几位老友和许多牧野小学学生们的欢迎。在丰桥、浜松、静冈等地，也受到热烈欢迎。沿途小站也都如此。文子等人在横浜车站等候着我。

下午3时30分，三长官代理、次官、次长以及其他许多官员和民间人士都来迎接我们。我径直去了参谋本部。秩夫宫殿下及各位皇族的御使、大臣及部下都迎候在大门口。我立即拜见了总长殿下。当即喝了赐予我的欢迎兼庆功酒，总长殿下对我说了许多话。结束后，我去了偕行社宿舍开始解开行装。与军部的处置方式相比，沿途车站欢迎我的民众欢呼声，显得格外狂热，并带着感谢之情。

2月26日

早上，在东京车站迎接了朝香宫殿下和柳川中将司令部人员后，大家一起在同行的塚田参谋长伴同下，去了叶山皇室御用宅邸，向陛下上奏和汇报了自出征以来的情况。

陛下特意赐予我充满厚爱的圣语，真让我感动不已，诚惶诚恐。接着，陛下又赏赐我一对银制花瓶和7000日元。宫内大臣、内大臣又赐御饭予我。由于今天皇后正在服丧，所以没能拜见。不过，由皇后宫太夫转达了皇后赐予我的发自内心的话语，并赐予我一个大银制杯和1000日元。皇后的厚爱令我感激涕零。退出皇室御用宅邸后，我又从东京站出发，回到了半年未归的位于大森的家。

几十位亲朋好友早已等候在那儿，他们热烈地欢迎我。在盛大的晚宴上大家举杯同庆。

2月27日

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家休养。从各大报社、通讯社、杂志社来了众多

记者和摄影师。见此情景，颇有感触。

悬军奉节半星霜，圣业未成万恨长。
天宠无边士有责，春宵梦惑旧沙场。

2月28日

今早去了参谋本部，见了大臣和次官后，向参谋总长殿下汇报出征以来的情况。特别就当前形势以及我对形势的看法作了陈述。我陈述道：从作战策略方面来说，方面军现在应该迅速攻占徐州、庐州。然后，进一步扩大浙江西部的占领区，以此彻底打消敌军抗战的意图。这在当前是很必要的。同时还说道，今后，方面军在开展政治经济工作时，需要与北支那联系起来。还必须设立一个统一中央和前方的一元化机构。

会见结束后，我又去了大宫御所，参拜了靖国神社，向英灵进行了汇报。并向靖国神社敬献了攻入南京城那天，飘扬在国民政府大门上的一面大国旗。

晚上，三长官在大臣官邸举行了欢迎宴会。

我又去各位皇族的宅邸，进行礼节性的归任拜访。还一一拜访了总理、海军大臣、军令部长、外务大臣等官员。不巧的是，近卫首相正卧病榻。向首相汇报一事只得延期。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4年12月8日。］
（罗萃萃　译）

2. 附：松井石根“支那事变日志拔萃”

一、接受重大命令

昭和12年8月，我正在富士山中静心疗养时，同月14日接到来自陆军大臣的召回电报，于是去了东京。于次日(15日)在宫中拜接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补的圣旨。又于16日，由参谋总长传达了关于派遣军的圣命，并接受了参谋总长的指示。

即，派遣军的任务是：

扫荡上海附近的敌军，占领上海西部要地，保护上海居留民的生命安全。

也许当初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局部解决中支那和北支那的时局问题。基本思想是不扩大战事。因而，在上海附近一直遵守着早在昭和7年①与列国签订的停战协议精神，期望暂时性地解决时局问题。所以，派遣军将执行的任务如上所述是消极的，只是防守上海周围和消极地保护我国居留民。派遣军的兵力也极其薄弱，只有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缺两个联队)两个师团。

二、接受圣旨并奉命答复

8月17日上午10时正，我奉命在宫中接受圣旨。圣旨内容如下：

> 朕委任卿统帅上海派遣军，要好好判断整个局势，迅速镇压敌军。要让皇军威风名扬天下。希望不要辜负朕的信赖。

---

① 即1932年。

我奉命回答如下：　　臣石根

臣奉命接受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之重大使命。天皇陛下赐予臣如此厚爱的圣旨，臣诚惶诚恐，感恩不尽。承蒙天皇陛下厚爱，臣接受圣旨。臣将发扬至仁至威的皇军之威力，不辜负天皇陛下的厚望。

接着，陛下问起今后派遣军为了完成任务应该制定怎样的方针时，我立即答道，派遣军为了完成任务，必须与海军紧密合作。还要加强与所在地的官方，特别是列国外交团体和列国军队的密切联系和合作。这样可期望迅速恢复上海周边的治安。

看上去陛下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并接受了我的意见。

三、在上海周边地区进行作战的过程

根据上述我国政府以及统帅部的方针，我在上海周边地区作战之际，采取了以下方针：

1. 在上海周边地区的作战目的是，专门镇压向我挑衅的敌军，努力安抚当地支那官民，并向他们进行宣传。

2. 尽量不要因为上海周边地区的战斗而连累列国居留民及军队。要特别加强与列国官员及军队的联系，希望彼此间不要产生误会。

然而，上海周边地区的官民，在蒋介石长期影响下，具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蔑日情绪。所到之处、所遇之人，无不对我军怀有强烈的敌意。在敌军的影响下，居民们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做出许多不利于我军的行动，连妇女和孩子都参加义勇军或当间谍。自然，整个作战地区便陷入极不安定的处境中。不难推测这极大地妨碍了我军作战行动。另外，蒋介石正陆续将军队从全国各地调往江南地区，好像试图在最初阶段扼制住我军的作战计划。驻扎在当地的支那军也屡屡采用夜袭行动，拼命攻击我军。

【栏外】“为此，至 9 月 17 日，支那军队已在江南地区集结了 43 个师的兵力。而且，现在还继续从支那西部调遣 20 个师的兵力。”

这样一来，我军当初制定的保护日本居留民的消极计划方针就难以完成了。如果现在不迅速增强我陆海军力量，扫荡江南周边地区的话，

就不可能达到我军派遣部队的目的。随着时局发展，我作战行动便自然地逐步扩大了。最终，发展到派遣第十军，并编组了上海方面军①。因为根据形势判断，我军必须进一步将敌军驱逐到江南以西地区去，最终发展到了攻占南京这一局面。

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列国对本次战斗的态度。也许在支那拥有权益的列国，对这次战争的发生深感寒心。虽说如此，但列国既没有采取支持和协助执行1932年(栏外：昭和7年)共同签订的停战协议且阻止事态发展的方针，还同情支那政府及其军队。甚至直接或间接地为支那军队作战提供方便。有时还采取许多援助行动。特别是英、法军队给我军作战制造了种种障碍。而我军只能一味地忍耐，努力取得列国官员和军队的谅解。为此，我军作战时尽量做到不给列国官民造成损失。从而我军忍受了种种不便，终于没有引起国际纷争。

四、关于攻击南京前的战斗

我军在上海周边地区作战时，因派遣军兵力不断得到加强，最后打败了顽强抵抗的敌军。

后来我军又克服了巨大困难、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在10月25日那天，赶走了占据大场镇的敌军，占领了上海市及其东南部地区，使我国居住在上海的居留民和我海军得以解救。然而，在上海西南部地区不仅还有相当强大的敌军在继续顽强抵抗，而且从浙江方面又有兵力调往上海，使上海兵力不断得以增强。在苏州、常州周围还预先构筑了防御阵地。该地区与南京之间设有三重阵地。不仅江南地区的防御设施得到紧急加强，其兵力也不断得到加强。根据这种局势，我统帅部认为我军必须死守江南地区，确保该地区的治安。于是，果断决定于11月下旬，让上海方面军执行攻击南京城的任务。

原来的第十军，即从浙江东部地区登陆的一个军(柳川中将率领的三个师团)和原上海派遣军(朝香宫中将率领的五个师团)归属上海方面

---

① 原文如此。即华中方面军。

军司令官统帅，即归我指挥。从 11 月上旬开始驱逐当时仍在江南及浙江东部的敌军，进而攻打南京。

至此，我又立即命令部下的这两个军，驱逐各自前方敌军。并电告各军要继续开进到南京东部紫金山一带，继续追击敌军。然而，因这次作战原本就与我国政府的政策相悖，又鉴于当时在上海作战时的经济情况，因此，非常担忧今后如果在江南地区进行大规模作战，会大大影响日支关系。所以，在下达上述追击命令时，我也曾仔细考虑过对策，并特地发出指示，恳切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命令将士严肃军纪风纪。在训诫文的最后，我还特地添加了一些文字。全文如下：

> 虽然现在敌军已丧失了抗战意志，但我军还是要以宽容慈悲的态度对待他们。另外，对待一般官员和民众，要努力对他们进行安抚宣传。使皇军所到之处，当地官民均能仰慕皇军的显赫和恩德，欣然归顺皇军。

另外，因为担心在攻打南京的战斗中，会给当地官民带来很大牺牲，还会破坏中山陵和明孝陵等南京城内外的文化古迹。因此，我向各部队下达命令，要求各部队首先在南京城外整装列队，然后再堂堂正正、秩序井然地开进城里。我在向各部队恳切地发出指示的同时，还向南京城里的敌军也散发了恳请他们投降的劝降传单。我们希望尽量采用和平手段达到攻占南京的目的。但是，敌军的态度是不合作的。因为敌军要死守南京城，最终导致在南京城内外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战祸范围相当广泛，实在是令人遗憾至极。再加上，因为我们推测许多败退的支那兵会扔掉武器，变成所谓的“便衣队”，试图继续顽强抵抗。而我军将士也很难分辨支那军人和普通居民，不难想像，这必定难免会连累普通良民。

五、我军的暴行、抢劫事件

因为有过在上海周边地区作战的经验，所以，在开始攻打南京之际，

就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当时我们是再三要求各部队一定要严肃军纪风纪。没料到的是，我军在入城时，发生了很多我军人干的暴行和抢劫事件。这些事件大大诋毁了皇军威严和仁义的形象。

究其原因我想有以下几条：

1. 自从上海登陆以来，我军将士一直在进行残酷艰难的战斗。这些战斗使将士们对敌军产生了强烈的仇视情绪。

2. 在进行激烈且快速的追击战时，我军给养以及其他物资未能得到及时补充。

上述这些是起因。但我也有责任，因为我在最初阶段没有彻底监督各部队长。为此，我在入城后的第二天(12 月 17 日)①，特地召集了各部队的将校，严厉地训斥了他们，并要求他们采取善后措施。严格命令将校们要根据法律严格审判犯罪者。然而，这些坏事都是在混乱的战斗中发生的，因此，没能对所有肇事者进行审判也是无可奈何的实情。

【栏外】 关于本次事件，在军法会议上，受到审判的将校以下人员达数十人。另外，自上海登陆到占领南京为止，我军战死者人数实际已达 21 300 余名，伤病员总数也超过了 5 万名。

关于我军攻打南京的情况。最初，我打算让军队首先停留在苏州、湖州一带进行休整和补充给养。然后堂堂正正地、有条不紊地发动进攻。然而，我大本营为了全局作战计划，计划将我上海方面军的部分兵力调遣到其他地方。但是，不让败退的敌军有喘息机会，不让他们在江南地区休整对我军是有利的。于是我们果断地决定快速追击敌军。

另外，在本次作战中，在江阴附近②，我海军的飞机轰炸了美国军舰“帕奈”号，我陆军部队在南京上游地区(桥本炮兵联队)炮击了英国军舰及商船。这些都是极其遗憾的事。不过，这也是因为事实上的确有许多败退的敌军，利用了英、美等舰船。还因为在追击战斗中，我部队士兵不可避免地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而做出的过激行动。关于这次事件，我已给予全体人员严重警告。

---

① 原文有误，松井石根入城时间为 12 月 17 日，第二天应为 12 月 18 日。

② 原文有误。美国军舰“帕奈”号被炸于南京上游，而不是江阴附近。

还有，对于我军进入南京城后，部队出现的掠夺行为，特地展开了严肃调查，并尽量采取赔偿措施。特别是对于被抢劫的列国官民，我外交官也介入进来，尽量友善地进行善后处理。然而，对于在战场上受到连累的列国官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也只能说，我们是无可奈何的。

六、在本次作战前后与列国军民交涉的概要情况

在我军从上海登陆以来进行的战斗期间，我军总是就即将进行的战斗向列国居留民发出预告，警告他们务必躲避战祸。同时，我外交官员也几次三番地向列国军事官员恳切地发出预告和警告，还努力协助我军维持治安。特别是我还亲自于11月10日及17日，花了两天时间友好地会见了英国舰队司令官（利德鲁）大将和英国陆军司令官（思牟勒德）少将，与他们交流、沟通思想。并对于在战斗期间给英国官民造成的损害表示了遗憾。我曾于11月24日和12月25日，两次会见了法国大使及法国海军司令官，就法国租界及南市的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彼此之间不仅得到了谅解，而且我还对曾经在南市努力为保护居留民而做工作的牧师（捷基诺）的行为表示了感谢，并捐助若干钱款给他，以帮助他的运动。

我还于12月24日和25日，友好地会见了美国海军司令官（耶乃鲁），就“帕奈”号事件表示了遗憾，并向他陈述了本次作战时我的种种苦衷。其内容如下：

我原本就是为了保护居住在上海的居留民的生命财产远渡重洋而来的。在艰苦的战斗中，我军失去了两万余名将士。另外，日本人在上海附近开的工厂也未能幸免，同样受到了巨大损失。而对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列国来说，个人损失姑且不说，那些大工厂和大建筑物基本没有遭到战火损害。这都是因为在作战前，我严格命令各部队要千方百计不让战祸危及列国，即使出现不利于我作战的情况也要忍耐。就是现在，我除了保护我国居留民之外，还在竭力维护列国的权益，以致于很对不起我国朝野上下，使我陷于苦闷之中。

云云。

对于我的一番话语，(耶乃鲁)提督表示，他非常理解我的苦衷。我还向英国(利德鲁)提督讲了同样意思的话。他也表示非常理解我，并且向英国政府转达了我的苦衷。

就这样，经过几次与英、美两国海军长官的交流，我们彼此之间达到了充分的沟通。不仅如此，彼此还相互发誓，今后无论各自政府持何种态度，我们这些军事当事人之间，一定要采取为上海地区乃至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进行合作的态度。

我除了抓住上述机会之外，还与驻上海的列国报社通讯员进行联系。10月10日那天，邀请了伦敦时报通讯员(弗莱扎)氏和纽约时报通讯员(阿本德)来军司令部，给予他们畅谈的机会。首先我对他们讲了我的想法，概要如下：

30年来，我一直竭尽微力为日支提携事业活动着。现在，我不是遵循我多年的信念来惩罚支那人，而是我一直在反复考虑如何拯救四亿支那民众。对支那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共产主义势力。这不仅是支那自身的事，也是整个东亚燃眉之急的大事。

为此，我本着日本人天生具有的国民精神和东洋的传统道德观念，发挥了日本人引以为豪的献身主义精神而积极活动，为东亚百年和平事业一直奉献着。

我殷切地希望欧美各国官员和民众相信我等的信念，静观日本人所为之事。云云。

另外，我还回答了两人提出的问题。说道：

我考虑到为了今后不让同样的事件在上海地区再次发生，对于本次事件必须采取彻底的善后措施。特别是对于上海这样具有特殊地位的地区，我出发前就期望得到列国的协助来完成此行任务。结果，经历了出国之后的国内外整个局势及当地实际形势后，我感到当初那小小的期望已完全失去了。即，我很遗憾地看到，列国不仅没有尽到让支那遵守1932年签订的停战协议的义务，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也使我们完全失去了得到列国协助的信心。云云。

听了我的陈述，(弗莱扎)也不再辩论了，反而问我说：如何做才能协

助你们呢？于是我回答说：

先决条件是，首先希望列国仔细观察一下日本采取的行动，到底是侵略呢、还是救助？

听了我的回答，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而美国的（阿本德）又发问道：

日本对美国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吗？

于是我回答说：

对于上海地区的美国官员和民众的态度，虽然至今为止没有什么值得指责之处，但美国大总统最近的演说内容里有令人不满之处。

那以后，我于11月30日再次会见了两位通讯员。向他们解释了我军占领上海后的态度和方针政策，并开诚布公地谈了我为保护上海附近各国权益所费的苦心。他们也对我军的公正态度表示了感谢。

除了上述我提到的人员之外，我还于11月10日，会见了驻上海的AP、UP、路透社、哈卜哈斯以及其他国家的主要通讯员，同样将我军的方针政策以及将来的规划向他们做了解释。我特别就以下宗旨进行了陈述：

这次上海事件的导火索是，对于支那军在江南地区的排日行为，列国没有尽力与日本协作来维护1932年的停战协定。更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列国在事件爆发后还同情支那。对日支间的对抗没有持公正的态度、尽到中立国的义务。最终引起了战祸，列国人民也未能幸免遭难。对此我也是无能为力。云云。

对于我的这番发言，各国通讯员没有一个想提出反驳意见。看上去他们都认可了我的看法。

附记：

关于上述这些情况，当初担任翻译的冈崎外务书记官最清楚。

接受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任命时的感受

——摘自日记

我自从入伍陆军以来，一直继承着先辈的意愿，在职期间始终竭尽微力，为关系到复兴亚洲的日支提携事业奉献着。曾先后在支

那的南方和北方待了十几年。在支那期间，我一直希望与支那官民建立和睦关系，使两个民族能融洽相处并相互提携。对于满洲事件的发生，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于是，我联络朝野志同道合的人，组织了“大东亚协会”。组织的目的就是想发动国民运动，来促使我同胞反省，要从亚洲这个大局着眼采取善后措施。另一方面，劝告支那有识之士认清孙文的所谓“大亚洲主义”精神，真诚地与日本提携，取得合作成果。在昭和9年、10年期间，我曾两度踏遍了支那南北大地，并一直激励着我的好友。30年来的信念，我一天也没改变过。不幸的是，现在两国遭遇了关系破灭的厄运。现在，我亲自率领惩罚支那军的队伍来到支那，不能不说这极具讽刺意味。回顾今昔之事，真是感慨万千啊。无论是怎样的局势，都让我很难处理。但我必须奉行重大使命，理解圣旨。我深深地感到我必须唯仁唯威，也就是要挥起祛邪扶正之剑斩马谡。

卷尾记录：

10月10日　与伦敦时报的福莱扎和纽约时报的阿本德会见。

10月15日　死伤数。

10月16日　剖腹机会。

10月28日　死伤数。

11月4日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11月20日　第一阶段会战完成。

11月23日　训示。

11月28日　参谋本部决定攻打南京。

12月1日　参谋次长带来并宣布攻打南京的命令。

12月22日　返回上海。

12月26日　训诫南京强奸行为。

12月29日　中山参谋。

12月30日　派李择一去香港宋子文处。

1月16日　不承认国民政府。

1月24日　命令检查第十六师团的掠夺品。冈田尚回去。

2月6日　去南京。

2月7日　戒饬。

8日回上海，两万遗骨同行。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4年12月8日。］

（罗萃萃　译）

三、上海派遣军

1. 饭沼守日记

昭和12年8月15日—13年3月15日

编者注：饭沼守，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

（前略）

12月10日　阴

第九师团的步兵第三十六联队抵达城墙外护城河边，由于河宽墙高，昨夜最终未能做好突击准备。其他方面，正面仍在进攻城外阵地。

昨天中午时分散发了劝降信，投降期限定为今天中午。

上午听取了第二课、第三课课长关于后方情况的汇报。

时至中午，对方也没派军使①过来，于是方面军下达了进攻命令。

步兵第三十五联队第三大队和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同时进攻驻守在中山陵高地碉堡里的敌军，并占领了该地。不过，听说该大队队长及中队长阵亡了。

5时，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一中队攻入城门。又有电话说第四中队

---

① 指中国军队的谈判使者。

也冲进去了，正不停地挥舞着日章旗①。

三天来，我和押目大尉[原注：独立飞行第六中队队长押目音次郎，37 期学生（中队有 9 架九四式侦察机）]一起在常州飞机场，由他驾驶飞机进行侦察。大内大尉[原注：步兵少佐（误写成大尉）大内竞，33 期学生]归来，报告了南京附近敌我情况、江北地形及那儿的敌情。

有命令指示道：将第十一师团等编入第五军[原注："第五军司令官的任务是协助海军占领南支那沿岸及其附近岛屿，通过空战阻遏广东方面敌军的补给"（昭和 12 年 12 月 7 日大陆命第 23 号）]战斗序列。（文件）

众议院慰问团 11 人晚上抵达。得到命令去拜谒殿下②。

向殿下汇报了第九师团在南京城门竖起了日章旗的喜讯，殿下激动得泪流满面，命人叫来西原大佐赐其酒，并与其共饮。

遵照殿下吩咐，将皇太后陛下恩赏的点心赐予各师团、天谷支队、内山旅团[原注：内山英太郎，21 期学生，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少将旅团长（第十一、第二十联队：48 门三八式 15 厘米榴弹炮）]。

12 月 11 日

上午 9 时 30 分左右，跟随殿下离开军司令部到汤水镇西侧高地视察战况，并听取第十六师团长汇报。下午 3 时 30 分后返回司令部。

靖江东方新港镇西侧，有敌人的目测发射机械鱼雷瞄准站，由于我一艘特种清除机械鱼雷艇被其击沉，即命令靖江部分守备队务必清除那些敌人。

混成骑兵部队被调往部署在军③的右翼。

有命令指示第十三师团一个联队的步兵、一个大队的山炮攻占南京东北方两处炮台，以便让第十六师团佐佐木旅团进入。

目前支那开始逐步使用苏式飞机，得知南昌大概也有 40 多架飞机。前天通过海军的轰炸和战斗机的空战，击落 9 架敌机（我方损失 1 架），

---

① 日本国旗。

② 指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因其系皇族成员，故尊称其为殿下。

③ 指日军上海派遣军。

在机场炸毁十几架。

听说今天及川恩赏(原注:步兵大佐及川源七,23 期学生)课长[1]要来,但未能见面。

关于慰安设施[2]一事,方面军来文件指示,予以实施。

三天后,本乡参谋(原注:本乡忠夫,骑兵少佐,32 期学生)从第九师团归来。据其报告,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突破淳化镇,尤其是自土桥镇展开的夜间追击战,行动迅猛果敢,他们是乘着敌军预备队在民宅睡觉时冲进去的。天亮前到达光华门时,敌军士兵尚在城门外闲荡,看到我军后,赶紧慌慌张张地关上了城门。

士兵们用山炮炮击城门上方。同时,登城墙争头功的士兵顺着炸塌的砖瓦砾形成的陡坡冲了上去,这次是真正登上了城墙。来自半山腰的敌军自昨夜起展开的大反攻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局势处于危险状态。此时,重炮及山炮部队赶了过来,随即命令他们展开炮火攻击,结果将城墙轰炸出一个四五十米开外的豁口,然后炸出突击通道。并乘着敌军反攻部队躲避炮击而退避之间隙,向城墙上增派兵力。同时轻机枪也上去参与防御战。到今天下午,估计有一个大队登上了城墙。

(敌兵甚至没有时间破坏架在"护城河"上的桥)。

第九师团的右翼步兵第三十五联队从第十六师团的左翼方面大举突进,今天抵达中山门前百米左右的位置。

据说第十军的国崎支队[原注:国崎登,支队长,少将,19 期学生。步兵第九旅团(缺步兵第十一联队),因此是步兵第四十一联队(福山)、独立山炮炮兵第三联队(缺第二大队及一半的联队车队)的骨干军官]。今天傍晚运动至扬子江左岸,并已进入乌江镇(南京上游大约 32 公里处)。

命令第三师团派部分队伍(第六十八联队)去进攻南京城的武定门,到明天正午时分估计能抵达战场。考虑到师团炮兵因道路原因可能赶不上来,于是决定派军的部分炮兵协助进攻。该师团也有此要求,考虑到此次行动关系到他们的名誉,就让其参加了。

---

① 恩赏课是负责办理天皇奖赏事务的部门。

② 指慰安所。

听到国崎支队移至左岸的通报，殿下多少也有些焦虑，总想尽快让第十三师团过江，以切断津浦线。

12 月 12 日　晴朗

上午 9 时 30 分出发，转移至汤水镇军司令部（的确有兵工署弹道研究所，或许是科学研究所、新建医科大学?）。昨天下午 5 时，天谷支队占领了位于镇江对岸小岛上的炮台。昨天夜里 10 时，第十三师团的部分队伍占领了冈山要塞。

据说海军第十一水雷小型舰队（?）已接近南京，遭到来自乌龙庙①要塞的炮击，停在炮台下游。

佐佐木支队突破其正面敌军阵地后，正向前挺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夺取敌军位于紫金山顶峰的部分阵地后，正在扩大战果。山顶笼罩在硝烟之中。

第九师团正在右翼正面城墙的两处地点构成突击通道。

据说第六师团又开始进攻西南角。

5 时 30 分，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占领紫金山，我为母队军旗的荣誉得以光大而高兴。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是第十六师团的精锐之师。

步兵第九联队向中山陵展开夜袭。

运气总是偏向第十六师团，而不光顾第九师团，真让人惋惜。特别是该师团自上海战役以来一直非常疲惫，虽说最先冲上了光华门，却因行进路线危险而请求殿下延期一天。要求延期的理由“当然是其他理由”。

傍晚，佐佐木旅团的先头部队[原注：佐佐木到一，少将，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18 期学生（步兵第三十三、第三十八联队）]进抵和平门。

1 时，国崎支队进入江浦。

晚上，恩赏课佐藤中佐来，聊至凌晨 1 时。

12 月 13 日　晴朗

大部分敌军已撤退。第十六师团进入中山门，第九师团正从光华门

---

① 原文如此。作者记述有误，应为乌龙山要塞。

扩大战果。听说约一个中队的败兵从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和佐佐木援军之间向东部撤退。

今天早上，天谷支队的先头部队成功登陆。从芳村参谋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第十三师团明天在海军的协助下也可以渡江了。除了向南京前进的支队之外，其他部队均自明天起开始从镇江渡江。

上午 11 时左右出发，随同军司令官来到第九师团长处。下午 1 时离开该处返回司令部。听说我们刚走，敌机就轰炸了位于高桥门西边约千米处的我军炮兵阵地。

在回去的路上，好像有敌残兵败卒从公路北侧高地方向过来。下午，他们来到军司令部北侧高地，警卫部队将之击退，逼其向西退去。我军一名小队长（准尉）阵亡、一名士兵负伤。下午 5 时左右，北侧高地再次出现敌兵，高射炮也加入了战斗。听说第十三师团占领炮台的部队从东面、佐佐木部队从北面、骑兵及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各有部分部队从南面合围了另一伙敌残兵，敌我双方相互交织，陷入混战之中。

今天凌晨 1 时左右，骑兵部队和大约 3000 名敌残兵败卒发生交战，天亮时将之击退。据报，我方伤亡 70 人、损失战马 204 匹。敌遗弃尸体不下 700 具。我缴获大量战利品。

当要求第九师团派一个步兵大队前来保护军司令部时，该师团即将第十九联队的山炮大队全部派来，傍晚以后部分部队能够抵达。

好像驻扎在孟塘的探照灯队全军覆没了，但详情不明（据传，他们通过电话报告说遭到了袭击，最后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就挂断了电话）。

【栏外】 下午，增加了一个步兵分队。

在司令部北面高地的两次战斗中，1 人阵亡（准尉）（栏外注：有误，战死 20 余人，14 人负伤）。

攻占南京后，各兵团奉命到南京附近集结。

火车由一辆机车、三四等客车厢各两节、7 节有棚车、13 节敞篷车组成。听说一架大型飞机迫降在工兵学校附近。

12 月 14 日　晴朗

探照灯队全被歼灭的报告果然是虚报，只不过伤亡若干人。但昨天

在司令部附近的战斗中，我方阵亡两名准尉及其他十余人，负伤的有两名少尉、一名中队长，另外还有近二十人。

今早得知，仍有500名残敌在司令部东北侧，第十九联队主力正在将其全部包围，并迫使他们投降。

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原注：山田梅二，少将，旅团长。18期学生（步兵第六十五联队骨干干部），山田支队，即步兵第一〇三旅团]在途中扫荡了千余名残兵败卒，4时30分占领了乌龙山炮台，并缴获高射炮及重炮十余门。

以为炸沉的五艘船是支那船，结果听说其中有四艘是美国炮舰，美舰队长官向我司令官提出抗议。听说还炸沉了一艘英国船。

坦克大队通过麒麟门附近时，指挥通信兵等扫荡了遭遇到的五百多名向南撤退的敌军。听说从飞机上发现，正将两群千余名俘虏从南京东部地区向下关方向押送。

一支独立工兵队在下关缴获了3辆机车、6节客车、38节货车，都是完好的。

据说3时左右，佐佐木支队的一个中队在南京东北部抓获了约二万名俘虏。另有报告称，从飞机上清楚地看到排成四列纵队，前后长达8公里的俘虏队伍正被押送往南京城北部。

方面军参谋长来电话说，考虑到要在17日举行入城式，因此希望我部进行扫荡。但作为本派遣军，殿下的意思还是不要勉强行事。因为根据目前状况，如果扫荡，17日不可能举行入城式。按此意思回复了对方。

下午2时，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南门，数百名敌军正撤往东、北、西各方向。上午11时，山田旅团占领了幕府山炮台。

第十九联队结束了军司令部附近的扫荡（消灭敌军一百几十名）。明天（15日）将留下一个大队和一个坦克中队，其余回原部队。

人见大佐[原注：人见秀三，步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23期学生（敦贺）]在结束扫荡归队时，拜见了殿下。被赐以赏品。

12月15日　浓雾　晴朗

方面军参谋长来司令部汇报说：

基本确保了杭州、芜湖、扬子江右岸地区的稳定；

可以提供部分队伍供大本营使用；

用航空部队轰炸重要地点；

第一〇一师团负责警卫上海(直辖于方面军)；

派遣军负责警卫南翔(含)以西地区。

方面军参谋长讲了上述事宜，并说方面军主张入城式定于17日举行。派遣军倒是希望最快也要在18日举行。

就入城仪式一事，殿下提醒说：不要勉强行事；不要让外国人知道举行入城式的日期；应该充分注意防空。

野战建筑部部长木崎会计大佐[原注：木崎求雄，会计大佐(召集)]来司令部，现在归方面军直接管辖。

听说山田支队在东边上元门附近抓了一万五六千名俘虏，估计还要增加，因此应该让第十六师团接收。

4时左右，松井方面军司令官到达汤水镇，我代替殿下前去汇报。在那听说已经定于17日举行入城式。

第十三师团的状况：今天2时左右，担任先头部队的第五十八联队主力正在扬州西面前进；第二梯团就要进入扬州；第三梯团结束渡江后正在前进之中；师团司令部明天渡江。(今天接通了电话)

预定占领六合的以第五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一个山炮中队为骨干的部队明天分乘20艘小型汽艇出发，于当天下午6时30分到达“护城河”的入口处，经“护城河”前往六合。山田旅团(三大骨干)19日从南京渡江。

长参谋和第十六师团联络后的结果是：该师团提出，因扫荡的关系，希望入城式在20日之后举行，让军再次向方面军说明情况。[曾发生过第三师团，以及兵器、军医、兽医部部长在天王寺附近遭到约五百名残兵败卒的袭击，安全情况不明，草场少将(原注：草场辰巳，步兵第十九旅团旅团长)攀登紫金山时，从碉堡里钻出来残余敌军啦等等事情]。另外，10时30分后，拜访方面军参谋长时，也举出了这些事例，但其顽固地坚持，毫无变更之意。

12月16日　晴

原田少将(原注:原田熊吉,驻支武官,22期学生)来了。安排佐方少佐(原注:佐方繁木,32期学生)从事南京特务机关的工作兼宣抚工作。

下午1时出发,粗略巡视了举行入城式的场所,3时30分左右返回。多少有些担心。根据长中佐回来后的报告,第十六师团参谋长(原注:中泽三夫,步兵大佐,第十六师团参谋长,24期学生。)甚至说过不能承担责任的话。但既已下令,再三呈报也不行,而且也未发展到断然拒绝参加的程度,最终决定要十分小心地跟随殿下。

晚上又被殿下召见。除了奉命调查迄今为止的伤亡数字以外,还闲谈了一会儿。每次召见都深感荣幸,总是受到很多教诲。

北岛参谋[原注:北岛熊男,航空兵中佐,第一课参谋,29期学生。]在扬州飞机场着陆,并与天谷支队及第十三师团取得联系。不管哪一方都毫无阻碍地继续顺利地向前推进。扬州飞机场在城的西北面,是一块900×700米的平地。长中佐晚上又来了,他建议说,由于第十六师团一直对扫荡感到为难,也有必要让第三师团参加,彻底扫荡南京周围。

12月17日　晴朗 夜里有大风

松田海军参谋报告:13日第十一小型舰队[近藤少将(原注:近藤英次郎,海军少将,海军学校36期学生)]的大部分舰艇驶抵南京下游,消灭了近万名乘坐木筏撤退的敌军,堵塞了南京下游约350米宽的江面。另外,没有机械水雷。陆海军协同作战占领了靖江下游的机械水雷目测发射所,前天结束了扫雷任务。昨天,运输船已经来到镇江。虽然南京的装卸栈桥也被破坏,但估计在20日左右可以修好并投入使用。

今天举行入城式时,附近的飞机场遭到了轰炸。军下令,让六七十架飞机升空执行空中警备任务。

今天特别暖和,天气也很晴朗,入城式于下午1时30分开始,在非常畅快的心情中结束。检阅部队代表的队列、国民政府前举行升国旗仪式、进行了遥拜、三呼万岁、用御赐的酒干杯、在海军司令长官的带领下高呼三声万岁。下午3时30分左右返回。最令人欣慰的是平安无事地结束了这一天。

从芳村参谋那里收到有关天谷支队及第十三师团主力渡江情况的报告。

看来在南京缴获了相当可观的物品，但调查并不充分。听说今天发现了500桶“汽油”。

晚餐时，欢迎殿下光临并举杯庆祝，最后遵照殿下提议为阵亡将士的英灵默哀。队伍中有人捧着阵亡者的牌位，有人将遗骨挂在胸前。日章旗帜飘扬在国民政府的旗杆之上。晚餐时，当听到“此处远离祖国数千里”的军歌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按照迄今为止了解清楚的情况，南京附近的敌军约有20个师，10万人。派遣军各师团击毙了约5万，海军和第十军击毙了约3万，逃散的大约有2万。但估计今后击毙的人数仍会增加。估计缴获了很多物资，但调查工作还没有完成。

当晚，得知将在方面军举行参谋长会议，据幕僚说，其主要内容是策划宣传以及安抚工作。因这是涉及到统一指挥的问题，所以也让师团参谋长参加会议，而通知上明确写着（关于今后的作战）。另外，明天在举行慰灵式前，方面军司令官将向军司令官及师团长训示。对此事的态度，明天早上向殿下汇报后再决定。

傍晚举行的庆祝宴会上，遵照殿下的提议，决定从将士中广泛征集上海派遣军军歌。

殿下指示说，第十军已向国崎支队等部队授予了立功奖状，要我军也尽快办理。今天下午向他禀报了原因，解释说，我军历来都慎重行事，因此晚了一些。

殿下又说，没有邀请第十三师团长参加入城式是自己不好。又说程序搞得简单，有夺取松井大将功劳之嫌等等。

12月18日

上午11时整，与参谋长[1]在首都饭店会面。

转达了殿下要转告方面军参谋长的事，还谈了和师团长一起受训示

---

① 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少将。

的事，根据内容，有时军司令官会没面子。（转告）司令官像老婆婆似地与我谈话。

今后是否还要进一步向内地穷追敌军，要按照大本营的指示，现在尚未明确。但就我看来，根据目前的命令所规定的范围，是不足以追击的。我认为，军在江北、浙江省方面也要扩大占领地盘，这样做可以促使支那人下新的决心。故而，我想申述此意见。因此，应该考虑到给暂时转移并驻扎在后方的师团有进一步推进的机会。

总之，让他们畏惧皇威的同时，还要对皇军心悦诚服地感到亲睦，感到日支一体的必要性，这才是我军出征的惟一目的。为此，有两三点需要加倍注意。严整军纪风纪。也可以说，都是因为蔑视支那人之心而酿成今日事变之大祸。且军人难免会同样以看待满洲或北支那人之观念来看待此地的汉民族。但有个别的汉族人，尤其是南方的支那人，决不能小看他们的魄力和经济实力。其国民性的缺陷是没有统一管理和不团结，因此，如果这些方面得以加强，将对我构成很大的威胁，而且，目前这些方面正不断加强。所以，轻视他们是个错误，这一点要时刻铭记在心。

作为自己对国际关系的信念，对待支那人要和睦亲切；对待英美及其他各国要合理并强硬。我认为，让支那人反省的途径是要让他们认识到：日本人并不害怕外国人，但不能无益地在感情方面给各国造成不愉快感觉。虽然洞悉英美政府已意识到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从而应该采取和日本协作的方针。但他们在政策方面，对自己的国民并没有灌输这种想法。英国政府尤其如此。

以大国之气度，从容不迫应对即可。

希望将以上内容传达至军官。

接着，塚田参谋长朗读般地解释了文件。原田少将就治安及安抚工作做了若干说明。

下午近2时，传令说方面军司令官要对军司令官进行训示，各师团长列席，军参谋长陪席。

2时举行慰灵式，场面搞得虽然很大，但给人的感受不深。军在举办慰灵式时必须好好考虑。

不久，方面军司令官要作训示。决定趁军的师团长聚会之际，军司令官也对大家进行训示。另外，利用参谋长聚会之机，在方面军参谋长面前，对师团参谋长明确表示，有关方面军的指示，军都会向下传达的，要依据军的指示实施。

今天追悼会结束后，殿下原打算巡视光华门战场遗址的，但因寒风凛冽，恐会带来不测，也就算了。

中午时分，第十三师团继续逼近滁县（在水口镇，击毙敌军约四百人，进入该镇西侧。）

12 月 19 日 今天又转暖了，天气晴朗

第十三师团在十二圩征缴了 42.5 万袋（一袋重约 82 公斤）盐。

下午观看手掷燃烧弹（原注：试制百式手掷燃烧弹。“てなか弹”是手掷燃烧弹的简称。普通燃烧弹的主要成分是铝热剂，但这种是将黄磷溶解于二硫化碳，然后向里面浸入橡胶片，再添加少量的重油。全重 0.454公斤）、臼炮燃烧弹（原注：试制九九式なすか弹。用九厘米臼炮发射的带曳火引信的燃烧弹。因为有翼并呈茄形，从而得名。全重 10.28 公斤，射程不超过 340 米。我认为当时是迫击炮第一、第四大队使用的弹药）的实弹射击，很有效。在镇江时，向敌军掩体内投了手掷燃烧弹，烧死三人。13 日早晨，一枚燃烧弹就烧毁了光华门城里敌军据守的砖瓦房。

2 时起，殿下去看望了设在炮兵学校的野战预备医院（近七百名患者）。返回途中，看望了设在汤水镇的分院。

宪兵报告说，18 日，有人放火烧了中山陵里的建筑物，至今大火还在燃烧着。还说，有军官带领部队强行进入难民区进行强奸（还未查实），其他类似此事以及有人征缴了英美大使馆、领事馆的卡车，还有人想要去征缴。注意事项尚未被执行。今天晚上由副长打电话给参谋长，给予提醒。

第十三师团好像正在为攻击滁县而摆开阵势，部署和昨天的位置大致相同。听说南京城里有我国制造的四门 15 厘米榴弹炮，我军 22 厘米的重炮被其击毁了两门，我军也击毁了他们其中的一门炮。

已委托长中佐尽快设立妓院。

12 月 20 日　少云

上午 9 时 30 分，举行传达天皇赐予的攻占南京的御旨仪式，午后，去看望设在南京中央医院的第十六师团野战医院。2 时 30 分，在光华门，与胁坂联队长[原注：胁坂次郎，步兵大佐，步兵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鲭江)长，19 期学生]、葛野中尉(第四中队中队长)、山际少尉[原注：山际喜一少尉。(第一中队中队长、预备役)]交谈关于战斗的事宜。殿下及军司令部随行人员参拜了设在城门外的墓牌。4 时左右去探望了第九师团设在高桥门附近的野战医院。5 时 20 分返回。出发前，军司令官说，参谋长也要穿上外套啊。接着还关切地说，要将这件事转告至第九师团的所有人员。

24 日上午下达命令召集师团长，下午下达命令召集参谋长。昨夜，发布了要塞兵备调查委员的命令。

第十三师团的第一一六联队前天已进入滁县北边，师团的先头部队今早占领了滁县。午后，北岛参谋来联系说，他们乘飞机在该地着陆了。听说飞机场长约八百米，呈八角形，状况良好，因此明天起，可开通扬州和滁县之间的定期航班，班机是上午 7 时出发。

根据中央的命令，决定让登陆艇和所有船舶工兵在 25 日前返回。

晚上，殿下召见了我和副参谋长，指示我们要送还可以利用的物资材料，并向其报告；要在报纸上大肆报道建立战功的部队和个人等。他又要将自己一直佩带的御用军刀，赏给最先冲上光华门夺得头功的少尉，或担任代理大队长的中尉，他俩其中的一人。诚然，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想法，于是我回答说“恩赏过重”，并请恩准再做充分研究。

奉命乘参谋长聚会之际，提醒大家注意收集丢弃物品。

松田参谋调任方面舰队①参谋兼方面军参谋。

---

① 原文如此。

12月21日　基本是晴天

上午，按照充实各兵团携带定量标准配备弹药，所有的准备都按第十三师团可以再次北进而扎扎实实地进行。

内山旅团长[原注：内山英太郎少将，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旅团长，21期学生。辖野战重炮兵第十一联队、第十二联队（48门三八式15厘米榴弹炮）]来司令部，就奖状、弹药、指挥系统等事宜进行了商讨。

下午，在日里山举行了阵亡者慰灵式，殿下也亲临现场祭奠。

听长参谋谈对全局形势的预测。敌军南方约有溃逃的40个师，津浦沿线有5个师（残兵败卒），江苏有2个师（其中一个是嫡系部队），山东有2个嫡系师，加上另外五六个师和山西方面的嫡系，合计约有40～50个师。当前，支那军队的精锐正从这些地区逐渐向山东和黄河南岸一带转移。另外，溃败的40个师的部分队伍会转而对付在南方作战的我军。为此，我的判断是，军应派部分队伍沿扬子江向上游开进，并在那里作战，还需要派两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沿津浦线北上。

在南京，计划设立的日本专管侨居地的区域包括城北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以及紫金山南麓相当大的区域拟作为目前在长崎等地避难的日本人（主要是商业经营者）所居住的地区。其连接支那人街道的中心部位及军各机关周围，禁止外国人和支那人居住。该方案也征得了殿下的同意。

奉殿下之命，起草向徐州作战的意见以及如果攻得安庆即向九江作战的意见。

军医部长来此，他说在南京征缴了大量的卫生材料。另外，他建议说，让我军队为当地人进行诊疗，这是为了部队防疫，并不带有宣传和安抚之意。好像完全本末倒置了，因此要求他用剩余的力量做这事。

第十军自明天（22日）起，派第十八师团、第一〇一师团、第一后备团①攻打杭州。

据传，当荻洲部队的山田支队（原注：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一〇三旅团）用刺刀分批处置一万数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

---

① 原文如此。

押送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致使我军若干官兵也一同被打死。相当多数量的俘虏还趁机逃走了。

榊原参谋（原注：榊原会计，步兵少佐，35 期学生）去联系押送俘虏去上海从事劳役一事，但（昨天）却无果而返。这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上述事件而造成的。

今天，荻洲部队将部队基本上部署在要害线上，而且似乎已将部分部队派往前方各重要地点。

运输船已来南京，看来明天铁路也要通了。因镇江南边的隧道严重坍塌，为此绕道行进。

12 月 22 日　晴

各部今天转移至南京。

正午过后，野战卫生长官小泉中将[原注：小泉亲彦（后来任卫生部长）]来司令部，对救治处理伤病员做出的种种努力，似乎正逐步取得成功。

大内少佐返回，向其听取了有关天谷支队、第十三师团的情况。天谷支队阵亡十几人、伤百余人。第十三师团阵亡十多人、伤数十人。第五十八联队第二大队乘坐汽艇已先行出发了。在六合进行了一次奇袭，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途中，利用夜间迂回战术，巧妙地对敌军的抵抗进行攻击，从而在短时间内将敌军击退了。骑兵缴获了十多辆敌军货车。其他物品中，包括各种铁路材料。好像没有较为重要的物品。扬州几乎和平时情况一样。滁县等地的很多房屋被烧毁了，也见不到人影。虽然道路、铁路多处遭到破坏，但因为听说配备的汽车中队已抵达滁县，这些最终都会很快修复的。

除了第十三师团缴获的物品外，还有四门迫击炮，大米、小麦各千袋。殿下同意了向北方（徐州方向）作战的计划纲要。而对九江方面的作战，应该进一步研究，要根据形势进行判断。

第九师团长送来报告，称因旗手所骑的马受惊狂奔，屋檐刮破了第九师团骑兵的军旗。

方面军接到内部指示：12 月下旬及 1 月上旬，第十六师团及兵站部队、后备队、第十军的国崎支队将被调往他处。派遣军是否要根据这个

指示结束作战?

殿下同意师团长会议、参谋长会议的文件。

现已查明最先登上光华门夺取首功的虽然是工兵,但其军官是山际少尉。今天尚未查清他的履历等情况。

12 月 23 日　小雨

上午 10 时出发,转移到南京的军司令部。那儿是首都饭店和高等法院(?)。松平大尉作为浦野机枪大队的补充中队长,率领百余名补充人员前来。目前第十三师团正在对他们进行分配。古宫少佐和第十三师团取得了联系,并在返回途中再次来到此地,就方方面面的事宜进行了商讨。他谈到第十三师团进攻江阴时,步炮如何协同;谈到如何巧妙地利用三段式交替战斗夺取纵深阵地。特设师团似乎拥有足够的战斗力。

12 月 24 日　阴

决定暂停调用第十六师团。

10 时起,兵团长聚会。

【栏外】 22 日,天谷支队的部分部队占领了天长。

第三师团报告:伤亡 12 500 人,其中死亡 3300 人,因公病故 300 人。第八次补充人员抵达。各部队人员已达到定员数,部分还有超额。约4000匹马,死伤缺员约 1400 匹。因后方运输能力不足,临时组成 T 中队进行补充。炮兵、联队炮①、机枪中队等的不足人数,通过 T 中队或国内调拨来解决。马匹数量基本补足了。缺损的武器装备,虽然基本补齐了,但掷弹筒、轻机枪还有些缺乏,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野战医院收容了近百名患者,患常见病的不多。收容了 400 余匹马。人员可以领到定量的给养,但马的干草很少,即使是用其他代用品喂马,给养也非常差。今天,水的供给也大为缓解了。部队的重新配置工作本月底前可以结

---

① 日军战时编制的一个步兵联队通常以三个步兵大队为轴心,各大队包括四个步兵中队外加一个机枪中队和一个步兵小炮队。这个步兵小炮队就是“大队炮”。又,一个步兵联队在三个步兵大队之外,还配有一个山炮中队、一个速射炮中队和一个通信队。这个山炮中队就叫“联队炮”。

束。在努力遵照殿下指示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进行训练，尤其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

第九师团报告说：第一梯队今天清晨出发，呈三梯队队形行军。预定1月10日前完成部队新的配置工作。按现有24 800人来计算，虽还缺员3660人，但第三批2000名补充人员已分批抵达，其他问题也已处理完毕。12 450匹马中，损失了4300匹，加上其中还有病弱马，可用马匹只有4400匹。一直征缴当地的牛马、各种车辆和人力来弥补不足。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缺损二成，步兵炮平均不到一门。

第十三师团报告说，对批准其部分部队荣幸地参加攻克南京战役表示感谢。重新配置的部队明后天将全部就位。第五批补充人员不久将抵达镇江(补充后，随着部队缩编将超员)。为此，步兵联队将超员400人左右。浦口至滁县道路上的桥梁几乎全被破坏。占领区内的交通、通信年内可以配置齐备。

一般说来，江北民众生活水平低，形同满洲。民宅分散。因此仍需要随时供应物资。从军纪风纪、皇道精神来衡量的话，部队进行了令人厌恶的抢劫，特务兵中尤其多，要坚决地设法使部队重新振作起来。

在江北进行独立作战后，几乎没有纵火现象了，部队风气正逐渐向这一方向发展。

配备的兵器不充分，三分之一左右的机枪和大队炮不能使用。新年以后着手装备，1月20日以后，可充分进行装备和教育，为下次作战做准备。但年内基本上要做好挺进准备。

根据指挥官的计划，分批增加第一线的兵力。迄今为止，参战的敌军不是残兵败卒，是有组织进行作战和撤退的。从目前情况观察，我军也有可能推进至凤阳。

第十六师团报告说：炮兵联队车队于17日抵达，至此，终于首次掌握了全部力量。今日之内新配置部队全部就位。

伤亡2194名，较之北支那多1000人，其中有88名军官。因有过剩兵员，得以完全补足需要补充的将校和下士官。虽然部队逐渐出现作风粗暴倾向，因为有在北支那制止这种风气的经验，故控制这种风气是有把握的。

虽没有阵地战经验，但决定由师团采用各队的经验统一实施。因野蛮使用兵器，损坏了两门野炮，但是可以断定不补充也可以组成三门炮队。故此，相信野炮数量够了。预定轻机枪也可以利用缴获的枪支完成部队新的编制。由于主要依靠当地物资，迄今尚未出现物资短缺现象。

这三四天一直依靠补充的粮秣。

战况方面，由于无暇休整，虽人数不多，只有七百人患病，但大部分是因体力不支而患上呼吸道疾病的。

在北支损失了 1300 匹马。在这里，由于登陆延期的原因，衰弱致死 113 匹，330 匹有病。又因为将马补充给了骑兵等，从北支那出发时，解散了一个辎重中队，今后还要解散一个中队？

天谷支队报告：警备区域里多少还有些残兵败卒。扬州城是一座宛如京都的消费城市。但十二三万人口中，现在只留下二万来人。成立了维持会，市场、商店也陆续营业了。与仙女庙镇之间有四条河，水流湍急，当地没有船。不过由于我军迅猛追击，敌军来不及烧桥，因此我军占领时，桥是完好的。利用学校等地方宿营。虽然军纪风纪并不十分好，但已经没有放火的了。

没有必要将兵器，被服，粮食等集结在对岸，因为两个联队有不少东西没有配备，且都留在了后方，因此要分批配备。

内山旅团报告：其指挥下的 18 支队伍中，阵亡、伤病 512 人。补充了一部分。损失 1095 匹马。卫生、给养都还可以。从今天（24 日）开始行动，进入第三师团区域。让我们去无锡修理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的 24 厘米榴弹炮[原注：小笠原胜国，炮兵少佐，攻城重炮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24 厘米榴弹炮）（误记，不是野战重炮兵）大队长，28 期学生。（8 门四五式 24 厘米榴弹炮）]等兵器，1 月里可以结束。

和殿下商谈。暂时停止调用第十六师团。

自 2 月上旬起，军主力经津浦铁路地区向徐州进攻。中旬以后，第十三师团占领临淮关。至上旬为止，第十六师团、军属炮兵等进入该地区。尔后，两个师团兵力向徐州挺进。

天谷支队警戒南京周围。第三师团负责警戒第十六师团和天谷支

队的区域。根据情况，主力沿扬州—香浦—徐州道路攻击前进。

训示后，恳谈，会餐。参谋长 3 时开始聚会，晚上会餐，8 时左右解散。

天气转好。获悉彦坂阵亡(11 月 26 日)。

12 月 25 日　晴朗

教育总监部属的视察员加藤工兵大佐(原注：加藤怜三，工兵监部部员，23 期学生)、宫野少佐(原注：宫野正年，步兵少佐，30 期学生)、中岛中佐等五人抵达司令部，提了种种建议。

隶属第六师团牛岛少将[原注：牛岛满，少将，20 期学生。牛岛少将隶属部队为步兵第三十六旅团(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鹿儿岛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的部队也留在了南京，联系与该少将会面。

特务部来人处理美舰事件的善后工作。

第一〇一师团、第十八师团等部队已于 24 日清晨出色地攻克了杭州。

下午，日高参事官(原注：日高信六郎，供职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福井领事(原注：福井淳，驻南京代理总领事)前来，围绕各种话题进行了探讨。主要的意思是，如有可能，派兵去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站岗，使得他们放心。此外，还说要尽可能快地请对我有用的外国人到南京来。

傍晚，山田大佐[原注：山田铁二郎，20 期学生(国崎支队福山步兵第四十一联队长)]、木下少尉来了。吃了一点第十三师团长敬贡给殿下的鸡和鸭。

大西参谋巡查了一遍明天殿下将巡视的场所。

国内第二航空队司令官三并大佐(原注：三并贞山，海军大佐，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海军兵学校 37 期学生)因炸沉美舰事件接任第二航空队司令官。前任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塚原少将[原注：塚原二四三，接替三并大佐任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海军兵学校 36 期学生(后任军令部次长、横镇长官、军事参议官，大将。)]来司令部，据他说要将海军的百余架飞机集中到南京来。

值贺少将(原注：值贺忠治，第三飞行团团长，19 期学生)来司令部，

原定应去第五军的部队停止转移行动[原注:为策应攻占南京,12 月 25 日圣诞节早上,下达"占领南支那沿岸及其附近的岛屿,通过空战阻止广东方面的敌军增援部队"的命令(大陆令 23 号,12 月 7 日)。打算战争尽早结束的参谋本部的意图,突然遇到海军反对,说是等引起喧哗的"帕奈"号事件逐渐平息下来。争论的结果是于 12 月 22 日发布了大陆令第 36 号,"第五军司令官要让其隶属各部队登陆台湾,待机。"因而决定中止调用独立飞行第六中队(侦察长押目音治郎大尉,37 期学生)、独立飞行第十五中队(重轰长滝昇中佐,27 期学生)至第五军],要在南京配备相当多的兵力,不仅派神崎队[原注:神崎清大尉,神崎队,即独立飞行第四中队(有九架侦察机)中队长,36 期学生]协助本军,将来还要将侦察大队[原注:吉田定雄大佐,侦察大队即飞行第三大队大队长(有两个侦察中队),24 期学生]本部及一个中队配备在这儿。

听山田大佐说,已将客货机车(汽油机)扣留在浦口。

长中佐从上海返回。为商洽组建上海市政府等事,他面见青帮大头目黄金荣。对方也非常积极主动。另外,关于妓女的事也要事先做好准备,国内的和支那的都要,一旦定下,年底即可办理开业手续。

听说黄金荣手下的虞洽卿、王一亭等人是中支那、南支那数一数二的财界巨头。他们控制着盐,还盘算着设法将鸦片弄到手。据说杜月笙[原注:杜月笙:1888—1951 年,青帮领袖,江苏省人。8 岁时是流浪儿,20 岁加入青帮,在上海租界接近握有警察权的黄金荣,并通过其夫人从事鸦片的秘密销售而牟取暴利。1924 年,因第二次直奉战争将势力扩张至英国租界。1927 年,和黄金荣等人组织了"共进会",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共武装政变,成为总司令部参议。除了在政、军界扩展势力之外,还经营银行、海运、制粉事业等。日支战争期间主要在香港。掌握上海经济,也参加内地经营。1949 年以后,上海中立化失败后,移居香港。(《简明人名辞典》)]等人虽然是黄的部下,其实现在是真正的蒋的部下,不可能指望他们了。黄也要打击他们那些人的。

12 月 26 日　晴

第九师团长(原注:吉住良辅,陆军中将,第九师团师团长,17 期学

生)、秋山旅团长(原注:秋山义允,陆军少将,步兵第六旅团旅团长,20 期学生)就新配置一事来司令部。

日本水产株式会社前根董事前来商谈办企业事,让他去第二课。

下午 1 时 30 分,随同殿下视察挹江门、下关、浦口、挹江门南侧的地下室、太平门(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个中队抓捕和处理一千几百名俘虏的地点)富贵山地下室及该处的炮台,5 时前返回。

矶谷兵团(原注:矶谷兵团即第十师团)越过黄河进入济南东南方数公里处。其他兵团好像也在前进,但电文不明。

晚上承蒙殿下召见。殿下指示,即使派第十三师团部分部队也不能尽快夺取凤阳,至少也要立刻派海军飞机进行侦察;要办理佐佐木旅团长(原注:佐佐木到一少将,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18 期学生)调任到特务部的事宜。我敬告说,就第十三师团而言,可以立刻着手执行。办理佐佐木少将这件事,即使困难,也要给阿南少将(原注:阿南惟几,陆军省人事局局长,18 期学生)写封私人信件。

要写师团长考核表之类的材料,就按一般将官那样写。为此我打算询问最近前来联络的谏山(原注:谏山春树,步兵大佐,参谋本部庶务课课长兼大本营副官、管理部部长,27 期学生)等人。

为佐佐木少将一事写了信,还推荐永见[原注:永见俊德,陆军少将,西部防卫参谋长,21 期学生(历任满洲国军事顾问、支那驻屯军参谋长等职)]作为第二候补。过一会向殿下报告。长中佐说松室少将(原注:松室孝良,预备役陆军少将,19 期学生)不行。

长中佐去上海参加第二课课长会议。由于有黄的临时政府组建问题,根据情况他将暂时留在上海。

委托搜集第十三师团正面军情及使用谍报人员一事。

听说西原大佐和过去一样,反对很快派出第十三师团的部分部队,建议要慎重行事。他说,前几天只命令团队长做好作战准备,仅让第十师团过黄河,也不能改变军的计划。这人性格真是缺少一股泼辣劲。

敬告殿下:15 日之前,让第十三师团继续凭借坦克、步兵、工兵,边修路边前进至凤阳。15 日以后,师团决定前进到何处,因首先要向殿下汇报,且要进行侦察等,所以批准给予多一点时间。

12 月 27 日[1]

古闲大佐(原注:古闲健,步兵大佐,东部防卫参谋,25 期学生)等东京市防保团一行十几人来参观。

海军山县大佐(原注:山县正乡,海军大佐,海军大学教官,海军兵学校 39 期学生)等前来查看轰炸效果。

米花骑兵少佐(原注:米花宇太吉,31 期学生)作为报道班来南京。

因写回信和接待来客,忙得不亦乐乎。

殿下认为,不适宜将松井大将写的内容作为附记收入将官的考核概要。因此将此意写在信中,明天委托芳村参谋带上。

北岛参谋乘飞机侦察至凤阳的路况及敌情。报告说:路况不好。只有蚌埠有敌军,凤阳好像被放弃了。到临淮县[2]之间的铁路大桥被彻底破坏了。其他方面没有被破坏的样子。

12 月 28 日　阴　午后小雨夹雪　夜有雪

有命令说,国崎支队要乘船去上海,需要派遣军负责其在上海的宿营和给养。国崎支队长来司令部。

矶谷兵团及本川部队攻占济南城后,好像正向南挺进。

殿下说,派军医部长去看望美舰的遇难人员。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而且此刻也是一种合适的处理方式。

今天,美国船只为处理军舰沉没事件来到南京,德国和意大利的大使馆人员也在该船上。要来调查日本军队在南京、芜湖附近的违法行为。虽说他们接到了方面军的电报,但日期已过,无法处理了。殿下的意思是不要让他们很快回来,于是将这件事转给第二课。

大内少佐(原注:大内竞,步兵少佐,33 期学生)到上海武官室,调查完兵要地志后返回。前往扬子江上游一带作战甚为困难,因为江岸上没有可供作战的道路。江南的第十军方面因可以利用铁路,因此比江北容易作战。

---

① 原文该日没有日期,此日期为推定。

② 原文如此。似为临淮关。

听说101K[1]在步兵学校附近发现四座地下仓库，其中三座存放着炸药及大量的各种弹药。

12月29日　阴

军需部长到来，估计在数日内可以完全供水和照明。到3月份的招待费为9000日元。

方面军参谋长通知说，由于各国大使馆人员29日来南京，要备好汽车。因为这是方面军自作主张地安排这些人来南京，甚感为难。上海的气氛和南京不同。

海军方面的近藤少将来访，不过，只拜谒殿下后就回去了。他向殿下说，有数艘舰船在乌龙山炮台附近被炸沉，好像是触发式水雷和最新型目测水雷炸的。因此要扫荡扬子江沿岸及江心洲。为此和海军联络之后，决定首先搜索江岸上的目视发射所。

1时30分，殿下出发去看望第十六师团第四野战医院（第十六师团、第三师团的患者）、第六师团第一野战医院、第十军预备医院。3时返回。

正在研究怎样接待来访的英、美、德、意等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人员时，福井书记官（南京领事）来了。据美国大使馆雇佣的支那人说，23日，日本兵到大使馆抢劫了属于支那人的私人物品，还抢劫了大使馆人员的居室，用刺刀戳门、掠夺德国大使馆的字画等等。他留下美国人写给领事的信就回去了。

有人做了令人难堪的事，即便不能说全部都是真实的，也需要研究善后措施。

12月30日　晴转阴

上午10时30分，殿下亲自前往第十六师团参加慰灵式。下午1时30分召集驻南京及附近宿营部队的副官等人，要求进一步严整军纪风纪，特别是对外国公馆的违法行为，佐佐木少将（警备司令官）还提出注

---

① 原文如此，疑为101Ⅰ，即步兵第一〇一联队。

意事项和要求。

方面军中山参谋来此，仅向参谋长一个人传达了对此次发生在外国公馆的违法及其他违反军纪的行为的遗憾之意。真是愧疚难言。

阅读了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联名发给方面军的电报，电文说在各国动向极其微妙之际，理应充分注意。还暗示道，广东方面的作战是否也因类似原因而中止。谁对，谁错，在皇军的真正价值失去的今天，不怕践踏正义而向前迈进，对此只能表示遗憾，别无他法。不过从大局看，必须堂堂地强行推进。

6时，课长、部长在御所聚餐。席间，殿下对军需部长说，好像停发英国香烟了吧？殿下接着说道："人们对香烟是各有所好。"他对部下的关切真是让人敬佩。

12月31日　阴

军司令官答应，元旦举行自治委员会成立仪式时，向难民拨付一万日元。

第十军兵站司令官锄柄大佐和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长野田大佐今天来此。

第十军计划，让第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一、第二后备团确保目前所在地区。第十八师团从富阳附近渡过钱塘江，夺取绍兴，在该地留下部分部队后返回杭州。听说第一〇一师团被派往在上海。北支那第十师团、本川部队继续南进。

听说晚上在军司令部食堂有慰问演出(说书)。

对我来说，今年是蒙受太多恩宠之年，也是波折很多、值得纪念的一年。晋升少将，成为预科干事。即使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索决定出兵，但我还是没有上战场的希望。我自15岁时即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始终没有机会上战场为国家效力。没想到就在我极为悲观时，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能够肩负重任出征，我感到无比高兴。然而，上海之战却变成了世上少有的阵地战，丧失了一万多将士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成果。我也曾感武运不佳，然仰仗皇威最终于年内攻占了敌国首都，且攻占完全依靠的是派遣军之力。

即将到来的新年将是硕果更多的年份，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由于皇祖皇宗的神威，得以在亚细亚大陆宣扬皇道。满洲事变①的确成为向海外宣扬皇道的第一步，支那事变不管怎样也必须是第二步。然而，如果这不属于凡人所考虑的事的话，我将日夜尽微薄之力向皇祖皇宗的神灵祈祷此事成功。

神灵保佑我吧。

(1938年)1月1日 早晨有雾，后转晴

(遥拜、三呼万岁等元旦例行活动)

下午2时在鼓楼举行自治委员会成立典礼，军司令官殿下赏赐一万日元，宣读贺词，庆祝宴会上还有简单的支那料理及支那酒。听说召集了千余民众，燃放了许多鞭炮，但也有几个不知是何许人，随便地躺在草地上。板仓大尉来此，后去御所，7时前返回。接到人事局长(?)一行六人(原注：阿南惟几少将，18期学生；谏山春树，步兵大佐，参谋本部总务课课长，27期学生；额田坦，补任课高级课员步兵中佐，29期学生；稻田正纯，炮兵中佐，军事课高级课员，29期学生；荒尾舆功，步兵大尉，35期学生)31日乘汽车前来南京的电报。又有2日从杭州乘飞机来南京的电报，哪个是真的?

听说谷中将(原注：谷寿夫，15期学生)的后任可能是稻叶中将(原注：稻叶四郎，第六师团师团长，18期学生)，[行外：莲沼中将(原注：莲沼蕃，15期学生)为驻蒙军司令官，谷中将是中部防卫司令官]是18期学生中出来的师团长。

今天下午苏联大使馆失火。那地方日本兵是绝对进不去的，我认为是否是为了毁灭证据而自己放的火。

虽然怀疑有日本兵进入了其他国家的公馆，但收到并保存着从看门人处得到的一张便条，说那是中国军队干的。据说不得已包围美国大使馆，也是因为当时听到除了进去五六十个看门人的亲戚之外，还混进了残兵的传言后才进去的。但一听说是美国大使馆就立刻撤出来了。决

---

① 即九一八事变。

定必须归还汽车和其看门人的损失等(方面军特务部处理)。

1月2日　晴

(芳村参谋昨天从上海返回并汇报:有关作战情况、扬子江扫雷情况等)

本乡参谋从上海返回并报告说:各国大使馆的问题按既定方针基本就地解决。计划最近来数名情报人员,归第二课遣用。长参谋中旬前因筹划工作留在了上海。

阿南人事局长、谏山总务课长和其他补任课和征募课课员等抵达南京,在殿下的御所饮酒后又和幕僚一起饮酒。

[海军司令官(原注:长谷川清,海军中将,第三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兵学校31期学生)、第十六师团长等来拜年。芜湖遭到空袭。空袭南昌。南京遭到空袭。飞机向城里投掷了炸弹,没有损失。]

1月3日　微阴,寒冷

(殿下率司令部人员在野外骑马去中山陵。第十一师团、重藤支队在高雄南边登陆,在待命中)。

深夜,阿南中将来了,主要谈了对有关师团长的看法。

1月4日　晴

对谏山大佐说了佐佐木和永见少将的希望,他们希望不久能改编成一个军,但目前不能如愿。

[两位军令部课长为探讨防空一事来到司令部。国崎支队回归所属部队,以确保乌龙山炮台两岸并压制目测水雷所。御厨参谋(原注:御厨正宰,步兵少佐,第二课参谋,33期学生)来,报告目前华北方面军南下状况,以及第十三师团、第十军的状况。]

广西正大力武装和训练民众。其用意一方面是对付日本军,另一方面可能是当蒋完全赤化时用来对付他的。听说蒋政权的势力渐渐衰弱,赤化势力正四处蔓延。任其发展下去,日本要付出巨大代价,苏联将毫发无损地获取巨大利益。遗憾的是不能说是皇道对共产主义取得胜利。

这方面需要奋斗。

[企画院次长(原注:青木一男,企画院次长)一行抵达。]

宪兵一直在逮捕潜伏在南京难民区域或外国大使馆等地方的不法之徒,主要是保安队长、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等人。

夜晚,阿南少将再次来临,谈及人事及其他事。并依照殿下旨意,托我代之献上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上等兵夺取的敌第八十八师司令部军旗。

10时多,特务部冈中佐是为调查苏联大使馆失火一事,以及与美国大使馆人员(原注:アリソン John M. Allison 秘书等。1月6日乘坐美国炮舰抵达)(5日到)交涉之事来的,他谈至凌晨1时才回去。中佐说,他去苏联大使馆时,笹泽部队(原注:独立机枪第二大队的笹泽中队)的伍长等三人正在里面的大使私宅征缴粮食。奇怪的是迄今竟还缺粮,能进入该大使馆也真是匪夷所思。

1月5日　晴朗

(阿南一行拜谒殿下,殿下谈及人事和对今后作战的希望。出发去杭州。据飞机侦察报告、六七千敌军沿定远—凤阳道路北进)。

3时,副官汇报,要进一步注意国际问题。敌机在芜湖投下炸弹。

1月6日

8时30分出发,10时多抵达上海方面军司令部。横田宪兵队长(原注:横田昌隆,宪兵少佐,上海派遣军宪兵队长,32期学生)、江藤少将(原注:江藤源九郎,预备役,众议院议员,11期学生)同行。塚田参谋长说,对于今后作战问题,鉴于目前局势,还没有考虑进一步扩大作战,还没有决定是否承认蒋介石,要等过了正月再定,预计要到2月中下旬。北支那方面深入到泰安,第一军到黄河一线。整顿方面军兵力,第一军司令部以五个师团为主干。目前正在研究师团的编制。对方面军来说,希望那些与战斗力没直接关系的人回去。

【栏外】　虽设想全力进行机动战,但也只能动用一部或大部。

要尽快报告对上述设想的意见。在3月上旬左右进行整顿,先让特

设师团回去(应是第一〇一师团、第一一四师团)。

虽然定下由方面军司令官统帅方面军,但士兵、财务、卫生、法律事务和以往一样,也要向方面军报告(取消值勤规定)。向上通报公文规定不变。

贺阳宫殿下(原注:贺阳宫恒宪王,骑兵中佐,陆军大学教官,32 期学生)的行动秘密。不用操心因殿下戒烟酒事宜。

对国际关系、军纪风纪,要充分注意防患于未然。给总长、大臣的电报发了回电。

(铁路、运输关系。游击战的事。)

外国人的事。居住苏州的外国人要求回去。希望定下大致回国时间。

[征缴兵器、兵要地志。汽车的事。第十六师团出发(从 20 日左右)的事。第十军渡河(钱塘江)作战的事。]

召宪兵队长来,参谋长讲话(另册)。

新组建 400 人的中支那宪兵队(原注:大木繁,宪兵大佐,中支那派遣宪兵队司令官,32 期学生)。分别向两军派 50 名宪兵。(和军司令官聚餐、在大场镇建忠灵塔的事。4 时左右回驻地)。

本乡参谋说,美国领事在中午之前上了岸,有好感。双方有约定,必须服从军的统治。然而,由于英国的"蜜蜂"号(原注:扬子江警备舰"蜜蜂"号)舰长要擅自上岸,当予以阻止时,他说要看看留下来的五六十吨煤炭,且作为代理领事上岸。因此,只同意他行至存放煤炭的位置。可是,目前煤炭存放地点是在衣服和粮食厂所在地的叫"俱乐部"的什么地方,又引起一场纠纷。虽然当时在场的大西参谋(原注:大西一,步兵大尉、第二课,36 期学生。)宣布说,只要占领的是击退支那军队后,从其手中夺取的地方,就不算违法。但今后英国还会就此提意见的。

(有关大臣酒菜的事。)

1 月 7 日

[听兵器部长汇报要塞兵备整理要点并报告殿下,大坪(原注:大坪一马,炮兵中佐,第一课,30 期学生)、细田中佐向方面军说明。]

听本乡参谋汇报和美国领事一同进餐情况。他好像是来调查目前情况的，向他解释了我方不得已在城里实施扫荡的状况，让他谅解。

岩仲坦克队队长（原注：岩仲义治，步兵大佐，坦克第一大队大队长，26 期学生）来此，汇报了在浦口修理的机车首次试车之事。但通往滁县的铁路还未修复。报告说 13 日左右，第十三师团必须攻占临淮县。

1 月 8 日　阴

（第十三师团的挺进行动暂停，待命。会见兵器部长并听取关于要塞兵器的报告。第十三师团正面的敌军增加了兵力。华北方面军南进。天谷支队听从第十六师团调遣。变更第三师团部分配备的命令。教育总监部委托我依据实战经验提出意见。夜，方面军来电，说是 2 月初要将天谷支队调至上海附近。）

1 月 9 日　晴朗

（大场镇忠魂塔的事。请求殿下再考虑有关第十三师团凤阳作战一事，我认为目前不予实施为好。御厨参谋报告北支那状况。）

我第十军的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之间的主要道路是开放的。广德还未占领，所以敌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潜入该军区域内。可以看出，敌军近来一直欲以“游击战”战术激怒我军。需提高警惕。

风早大佐[原注：风早清，工兵大佐，第二野战化学实验部部长，22 期学生。其任务为“收集敌军在战场上使用过化学武器的资料、判定并研究其性状和毒性，迅速制定对策。”人员总数约 120～150 名，车辆编组。有部长大佐等十几名军官，军医、兽医、药剂官等七名，判任官约十名，一个警备小队（队长为中尉）。参加过汉口之战。1939 年 4 月复员。部分人员作为中支那派遣军科学研究班重要成员继续执行前述任务，1940 年 11 月复员]来访，说一直被部下及其他方面（好像是以第十六师团长为主）逼着做毒气实验，从大局看，不是特别有利的地点，就不能实施。他是前来制止的。

（去迎接贺阳宫殿下。6 时许，西原大佐说明作战经过、幕僚聚餐。）

英、德领事馆人员今天上岸，英国武官也要上岸，但由于没有指令，

暂且拒绝。基本上感觉还可以。

1月10日　晴朗

8时30分，贺阳宫殿下在第一课课长室听取各位参谋的感想，9时在光华门听葛野中尉趣闻。接着在紫金山听取野田联队长（原注：野田谦吾，步兵大佐，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24期学生）、辻中队长等的说明。在天文台用午餐（2时左右）。军司令官殿下也与之同行。下午视察幕府山炮台。与第十六师团幕僚的聚餐只有贺阳宫殿下莅临。

殿下说，我国以四项条件向蒋提议媾和。至今为止，只要是对支战役，都是打赢的，谈判却输了。我每天都向神灵祈祷，下次再不能这样了，但不知结果如何？

［成立了厚生省。木户文相兼任。殿下提醒我，忘记了第三师团长（原注：藤田进，第三师团长，中将，15期学生）的随同请求。］

1月11日　阴转晴

（贺阳宫、军司令官殿下视察第六师团作战战场。12时去杭州。北岛参谋报告飞机侦察结果。第十三师团休整，准备挺进，待命。）

据说，至昨天为止，来南京的外国人有：英国，领事1人、武官2人；美国，领事1人、秘书2人；德国，秘书等3人。英国人的办事最为得体，德国最可恶，且好像还有怂恿和蒋媾和的言行及试图探听我方意向的苗头。

（从西少佐那里领取随后送到的衣服。海军陆战队占领青岛。）

听说今天下午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最高方针，我希望尽快决定进攻或防御。

（贺阳宫殿下抵达杭州。野田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长来此。）

1月12日　阴　强东北风

一整天修订考核表。

就日本军队进入领事馆一事，虽说美国领事希望军参谋长出面道歉，但应该与之交涉，表示应通过外交人员道歉。将此意电告方面军。

听说第十六师团长、佐佐木少将趁着与贺阳宫殿下一同进餐的机会，一个劲地说军的坏话。

（第十六师团自 22 日起归华北方面军或大本营直接管辖，并在天津附近集结。）

参谋长殿下要求方面军司令官，竭力说清整顿军纪风纪的道理，尤其要防止引发国际问题。追加注意事项后向各师团传达。

[南京宪兵队长小山（原注：小山弥，宪兵中佐，21 期学生）今天来司令部，如方便的话我应该去。]

1 月 13 日　阴

（御厨参谋报告：国崎支队 11 日从上海出发去了青岛。）

从高射炮部队那里得到支那军作战计划，位于其海防线后面的抵抗线是徐州、南京一带，句容等地的防御线还要靠前。照此计划，我们已经部分突破了敌军预定的防御线。还缴获了记录有第一线报告的战地日记。

（第十二联队明天来南京，奉命和第十六师团换防。）

听说本乡参谋领着井田贵族议员[原注：井田磐楠，男爵，炮兵少佐，13 期学生。1881—1964 年。政治家贵族院议员。生于东京，谦的长子。父亲是男爵、元老院议官、陆军少将。昭和 4 年（1929 年）以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属公正会，和该会议员菊地武夫等一起对“天皇机关说”问题始终采取反对美浓部学说、批判政府的立场。昭和 15 年担任大政翼赞会常任总务。（《平凡社日本人名大事典》）。]四处察看时，看见德国领事走出指定区域，经过提醒，他回去了。由于后来又在中山陵又遇到他，故又严厉指责了他。

（开通浦口—张八岭之间的津浦线。）

1 月 14 日　阴

（大坪参谋因整顿要塞兵备事宜去上海，今天回来了。方面军也基本同意）

御前会议（原注：1 月 11 日，由大本营、政府首脑组成的御前会议，决

定支那事变根本处理方针。)的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但好像已经决定不承认蒋政权,方面军也于7日提出赞成不承认蒋政权的意见。因此,还应提出一旦正式通知,即沿津浦线北上,在陆上和华北方面军会合的意见。

[第十六师团、天谷支队、第一〇一师团、第十军等事。考核概要、提拔名单等事。为海军松田、长冈(原注:长冈博吉,海军中佐,第三课参谋)、青木举办送别会。]

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来此,汇报说两名讯问委员的翻译和三名军官,被宪兵盘查时受到非法对待,感到非常愤怒。决定叫来横田宪兵进行核实,也告诉小山中佐,打听清楚师团长意图后,明天再决定此事是公了还是私了。

1月15日

与师团以及小山等人联系的结果为,最稳妥的解决办法是,调动横田的工作。横田因此事被调往上海。

[佐佐木少将、大河原中佐来此。大西参谋报告各地宣抚工作和与上海联络的情况。五弓大尉(原注:五弓益雄,炮兵大尉(死后晋升为少佐),30期学生。)为自己部队的高射炮遭到轰炸一事承担责任,在前往炮兵学校的途中在天津自杀。镇江隧道开通。]

大西参谋的报告并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如其报告所述,第九师团于20日前进行作战准备,然后是治安、安抚等等。

听说预定2月上旬成立新政权,用几个月时间在上海打好基础后再迁往南京。

晚上,第十六师团参谋长、小山队长(因瓦斯中毒,面有灼伤)、横田少佐又见了面,了解到宪兵、师团互相还要作详细调查,调查后再提建议。

1月16日　晴

(佐佐木少将就警备问题向军司令官殿下报告。西原大佐出发去方面军。收到第十六师团转属华北方面军的命令。)

就进入苏联大使馆一事，预先给予独立机枪第二大队长（原注：皆伝武久，步兵少佐，独立机枪第二大队大队长）最后的提醒（昨天晚上，笹中队长和副官来）。

［下村少将（原注：下村定，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20 期学生）因病，参谋本部协调配合，桥本少将（原注：桥本群，20 期学生）任第一部部长、饭田祥二郎少将任第一军参谋长。第十三师团的状况。］

1 月 17 日　小雨

西原大佐归来并报告说，虽然通过德国大使扼要地提出以下媾和条件，但由于支那方面不接受，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不承认蒋政权，昨天发表了声明：

一、支那要正式承认满洲国。

二、放弃排日反满。

三、北支那、内蒙为非武装地带。

四、北支那为日、满、支共存共荣。

五、在内蒙建立防共自治政府，视同外蒙。

六、通过防共政策，与日满协作。

七、在北支那、中支那设立非武装地带，日支共同管理上海。

八、制定资源、交通、通信及其他协定。

九、进行赔偿。

正在为派遣军北上和华北方面军取得联络之事提出意见，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不同意，方面军司令官以个人名义决定迁往凤阳。

如果天谷支队暂时待命，南京最为合适。有五个师团守备时，第十三师团可留在江北，让第十军第一线再稍微推进一些，使之左右连在一起。新政权设在上海，迁至南京时，军司令部在南京也是合适的。为第十六师团团队长举行了告别宴会，三国（原注：三国直福，野炮炮兵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25 期学生）、片桐（原注：片桐护郎，步兵第九联队联队长，20 期学生）大佐缺席。基本完成了提拔人员的考核表。织田兵站司令官主持演出会，还有电影。收到有马国防妇人会的慰问袋。

1月18日　阴

[上午是军乐队演奏，晚上放“同盟通信”的新闻短片和五郎（原注：曾我廼家五郎，喜剧演员）的电影。殿下皆莅临到场。征集课柳田（原注：柳田元三，步兵大佐，26期学生）课长抵达，就干部候补生制度等说了话。构思第十三师团的作战计划，配属了野战重炮、轻型坦克等。水管停水。]

1月19日　雨

（殿下旨意：在坐人的车厢里安装取暖设备，主管人员要向东京来的人好好说明）

横田少佐归来报告说，必须让宫崎[原注：宫崎有恒，宪兵大尉，南京宪兵分队分队长（后任南洋宪兵队长，战争结束时自杀），35期学生]去上海。横田报告说作了处罚。[兽医部长（原注：桥本庄太郎，兽医少将）、天谷少将、德川囿顺红十字副社长来访。访问兵器部长室。]

1月20日　雨后转雪

（明天开始转运第十六师团。）

下午去看望小山宪兵队长（瓦斯中毒，被火烧伤），就宫崎宪兵一事的原委进行交谈。

（表忠塔的事顺利地进行。第十三师团正在扫荡残敌。）

忙于建立中支那新政府而长期在上海奔走的长中佐回来了。听他说，虽然新政府大致在本月中旬可以成立，但其他工作，特别是对广西派的策反还毫无进展，这样就让人对战后结果感到忧虑。

1月21日　有阴转晴迹象

（中岛师团长前来告辞。）

收到次长电报，内容如下：

根据美国驻南京领事的报告，1月15—18日，日本兵从美国管辖区内拉走一名受美国保护的妇女，并破墙进入金陵大学抬走钢琴。美国驻南京外交官无力阻止，而占领军又未能管制，美国驻东京大使就此提出

抗议。至今仍有这样的士兵真是遗憾。据说就在今天，和美国使馆秘书同行的宪兵逮捕了闯入挂着美国国旗的住宅进行抢劫的士兵。看来美国是据理抗议的。然而，我们也向领事表示抗议，称向中央发这样的电报，违背了最初约定，是不妥的。他矢口否认发过电报。

[访问值贺少将(原注：值贺忠治，第三飞行团团长，19 期学生)，向辛苦的飞行队致意。与第十六师团长告别。野田大佐担任步兵学校教导联队长。二神(原注：二神力，步兵少佐，第一课参谋，34 期学生)调任(军事课)、榊原调任(补任课)。]

1 月 22 日　晴

(在南京火车站为第十六师团长送行。樱木氏等新闻代表团来慰问。表忠塔建设委员会。)

将关于第十六师团校官翻译非法行为的宪兵调查书交给中泽参谋长。

[榊原参谋乘汽车出发、去看各师团战迹，预定顺便去第十军。押目大尉调往第三飞行团(原注：独立飞行第六中队，1937 年 9 月以后，配备给上海派遣军)。]

1 月 23 日　晴朗

[近期，两个步兵联队举行军旗祭。朝鲜总督府防空视察团代表师桥大佐等三人来。为川越大使(原注：川越茂，特命全权大使，1938 年 1 月回国，同年 12 月请求免去该职)辞行。]

饭田大佐送来宪兵情报称："长中佐在句容司令部酩酊大醉，羞辱加藤勘十及其议员慰问团。"结果事实截然相反。遂写了封表示此意的回信用航空信发出。

(殿下请课长以上人员共进晚餐，我们吃到了川越大使献给殿下的鱼而深感荣幸。殿下说他一直在考虑，如果第十三师团拿下凤阳，就给他们颁发战功奖状。因阵亡军官报告有误，殿下对师团长提出引咎请辞表示同情。)

1月24日　晴

（乘火车去滁县。就下次作战问题，对第十三师团团队长进行训示、指令、协商。）

据说许多支那居民返回了滁县城做起小买卖。听说师团司令部是通过濑户陶器店及其附近的房屋自治委员等购买蔬菜、豆腐等物品。

（给第十三师团配备了一个大队的10厘米加农炮。火车运行状况。对下次作战，尚未得到中央的决定，对这种扼杀计划的做法也是无可奈何。）

殿下是军司令官，理应可以决定实施的。殿下既说出要干，没人能阻止的。

［23日，第六师团遭到轰炸，伤亡二十来人。今井中将（原注：今井清，前参谋次长，15期学生，1月22日去世，57岁）于两三天前去世。殿下观看了同盟、朝日的新闻片。得到撤回各种配属部队的秘密指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要结束战争了，心情甚是不快。］

1月25日　阴

［厚东少将（原注：厚东祯三，预备役，6期学生）从台湾来慰问并视察防空情况。参谋本部支那班□□大尉来，希望和支那有关人员共同开展活动。就去第十三师团的详细情况进行汇报。］

还汇报了长中佐对待议员的问题。殿下有指示：转告宪兵们，不要做那些同室操戈的事。

（有关提拔三名炮兵大尉的事。晚上司令部传出万岁呼声，没去看。）

1月26日　晴

上午10时10分，敌军12架轰炸机向城中飞机场投下18颗炸弹，烧毁海军三架中型攻击机及若干汽油，五人身亡、轻重伤员十几人。击落敌机三架。这完全是一次突袭，炸弹扔下来才察觉。

［殿下非常不满中央的控制，希望第十三师团果断出击。与第一〇一师团的西山参谋长（原注：西山福太郎，步兵大佐，第一〇一师团参谋

长，24 期学生）联系，说明颁发奖状的情况。值贺少将报告敌机情况。击落的飞机里有两名死者，从地图上的文字看，像是俄国人。好像还有两人跳伞逃了。]

今晚，本乡少佐报告。24 日夜 11 时左右，日本兵去美国人经营的农具商店，用刺刀威胁看店人，带走两个女人强奸后，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才走。根据受害者的陈述，去据称是实施强奸的房子确认时，由于是天野中队长及十几名士兵住宿的地方，在要进屋调查时，两个美国人也想进去。天野让士兵武装集合，反过来殴打并赶走了美国人。接到通知，本乡参谋随即去了现场，想进中队长房间却很难。隔壁房间里有三四个支那女人，当强行进入了天野房间时，他像和女人睡觉的样子，有个女人从床上下来。因此询问了中队长，中队长说，他利用手中权力，不断带来女人，付给她们钱，让士兵奸淫的。因此决定叫来宪兵队长小山中佐及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长，让他们明天早上推迟出发时间，大队长继续审讯，宪兵负责核实。

[与山口、池田（弟）共进晚餐。]

1 月 27 日　阴

[关于第十三师团出击一事，方面军发来电报："如果不以徐州作战为前提，进攻就没意义，希望暂时停止。然一旦夺取并留守警备，则不持异议。"西原大佐去滁县。松井七夫中将（原注：松井七夫，预备役陆军中将，11 期学生。历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支那政府延聘的奉天督军顾问，松井石根大将的弟弟。）来了，因他染疾，遂去最高法院去看望他。将松井大将送给我的糖酱菜分给所有人员。]

小山宪兵队长、堀川新分队长来了，我听了调查天野中尉的大致情况。

1 月 28 日　晴

（第十三师团开始进攻。果真能顺利地将敌军牵制在右翼纵队方面吗？给松井、长、阿南、西写信。钟纺慰问团来。芳村参谋归来，和海军交涉。）

听说本间少将(原注:本间雅晴,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为视察外交关系,将于31日来南京。

1月29日 上午开始下雪　南京再次成为银色世界

小山宪兵队长来访,报告天野中尉等人的事。就该事件相关人员的解送问题,咨询了军的意见。因为希望一并解送与中尉同住一起的部下,因此又禀告了殿下。

意大利武官前来拜谒,他和以往一样满脸堆笑称意大利大使馆丢失一辆汽车。我原想送代用品给他,但因为丢失,无物可送。他说或许是支那兵开走的吧。另外,海军方面在获悉装载着武器的意大利船正驶向支那后表示抗议,墨索里尼回电说,立刻击沉。据说海军也已决定,仅限此次,就默认了。

天野中尉因被禁止出发而来求情,希望不要张扬出去。遂教训他说要像个男子汉一样接受处理,并让他回去。

据法务部长(原注:塚本浩次,法务部长,高等官三等)关于此事件的报告得悉,除了强奸、伤害之外,尤其过分的是,一伙人还将抢占来的汽车及"轮胎"卖给翻译。殿下也为之愕然,命令必须采取措施监督实施注意事项。还有小山宪兵队长来申请,决定增加辅助宪兵、增加城里的宪兵派出所。

根据来自国内的训示,日本兵强行进入美国大使馆的事件,由参谋长向阿利森[1]道歉,或者由松井司令官向美国舰队长官道歉。地点或在东京或在华盛顿,虽然尚需研究,但基本上考虑由参谋长道歉。作为条件,就此将迄今为止的事件统统解决掉。

[为松井中将辞行。中央没有批准殿下为表忠塔题词。第十三师团的攻势进展顺利。在表忠塔的设计书和投标书上盖章。第十三师团战果:左右两纵队(敌方)共遗弃八百来具尸体,我方各损失十几人(中队长阵亡)。]

---

①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三等秘书。

1月30日　阴

（第十三师团继续攻击。第九师团的讨伐没有取得重大收获。）

天野中尉等12人被解送至军法会议。

［呈报关于普遍使用军票的意见并获准。谱写上海派遣军军歌。第十三师团的战况进展。第三师团的扫荡。在乡军人会慰问团筱田中将（原注：筱田次助，预备役、10期学生）等一行来宁。］

1月31日　阴

（在乡军人会慰问团15人来宁，中午会餐。西原大佐说明作战经过。与副长、西原三人审议并基本决定部队的立功奖状。向塚田参谋长建议加强飞行队。北岛参谋去第十三师团。）

2月1日　阴

（东京府立中学、女子学校校长慰问团来宁）

本间少将来南京，由本乡报告迄今发生的事件。［武藤（原注：武藤章，步兵大佐，方面军副参谋长，25期学生）、中山参谋（原注：中山宁人，航空兵少佐，方面军参谋，33期学生）同行。］

本间少将讲话。我回答他说，今后处理问题不再发生“帕奈”号之类的事件。16日，日本声明后的国际形势，对蒋政权永远不予理睬，即使他今后投降也不理睬（首相对军令部总长的质疑进行答辩）。没有任何导致蒋政权自行垮台的具体因素，蒋政权的希望似乎寄托在日本经济的衰退和国际形势的恶化上。支那依赖着英、美、苏等国的钱和物，还没有决定阻止这种做法的方法。

苏联的远东军备正在飞速发展，当日本将主力打入支那之际及英美彻底压制日本的情况下，苏联也有可能站出来。所以，目前日本必须不让局势恶化，与他们比耐力，别无他法。

当日英发生正面冲突时，不清楚德国是否依然站在我方，将日本当自己人。

面对日本的排英气氛，英国似乎一直努力不伤害日本的感情。

“帕奈”号事件以来，英美在相互接近。事件刚发生时，美国似乎注

意不卷入其中，但由于受到权势人物的舆论导向而变得强硬起来。美国掌握着今后国际形势的“关键”。因此在正义、人道方面不要刺激美国舆论，要绝对避免无益的纠纷。

（武藤大佐的重要事宜。据称是关系到第十三师团作战的问题，中央明确表示，没有在徐州作战的意图，不要无益地扩大战线。方面军呈报了自己的意见，但未予认可。于是决定打着扫荡的旗号，去淮河以北。并将此意电告第十三师团参谋长，因为第一部部长最近也要来，决定他来后根据现状再作决定。）

第十三师团夺取临淮关，距凤阳约6公里。

今晚以本间少将名义邀请各国领事。副参谋长及以下参谋也去，我特意回避了。

本间少将的意见是让原田少将去为上次侵入美国领事馆事件进行道歉。打算根据这个意见进行交涉。

2月2日　阴

（第十三师团占领临淮关、凤阳、定远、蚌埠。本间少将前往杭州）。听说昨晚宴请了各国领事，他们似乎非常满意，至12时左右才回去。

有命令于2月上旬组编新的军司令部，其原有人员好像将回国。

[因为日高参事官（原注：日高信六郎，后任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从上海带来甲吉鱼，晚上宴请了课长以上人员、天谷少将吃火锅。]

2月3日　雨夹小雪

（去镇江第三师团司令部、苏州第九师团司令部。）

镇江、无锡、苏州那里的支那人相当活跃。

2月4日　雨

（表忠塔奠基、和松井司令官会餐等。）

2月5日　雨未停

（8时乘火车出发，快到南京时，天气转好。第十三师团、第六师团的

状况。)

2月6日　早晨晴后转阴,夜有小雪

[在步兵学校实地试验手掷燃烧弹、臼炮燃烧弹、いてか弹(原注:觉得将手掷燃烧弹误写为いてか弹。这是试制的百式手掷燃烧弹。“てきか”是加上药包用掷弹筒发射的炸弹,射程约150米左右)。检查举行慰灵式的会场。去迎接松井司令官,和殿下三人共进晚餐。授予战功奖状的事。]

2月7日　阴　夜

上午9时30分。由于山际少尉(步兵第三十六联队)最先登上光华门,立了头功,殿下赐给他御用佩刀。山际少尉激动之余,改变了过去成为特别志愿将校的决心。御刀是“备前”的现代工匠锻造加工制成的,是上好的东西,刀刃中间刻有“敬献殿下”的文字,记载着参谋长下赐的来历。此外,殿下亲切地在师团长等山际少尉的直属上司面前,对他的功绩赠以赞赏之词。

(10时,殿下、参谋长向方面军司令官报告。)

派遣军慰灵式于1时30分开始,最后由松井军司令官向全体队长发表以下内容的训示: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洋洋得意的,第二天举行慰灵式亦是此气氛,然今天只有悲哀。50天来,发生了许多不轨之事,以至将阵亡将士建立的战功诋毁了一半,此时以何脸面面对这些英灵。

殿下亦列席。我一回来就满怀愧疚地向殿下道歉。

慰灵式后,佐方少佐在司令部报告有关安抚的情况。接着是恳谈(谈及松井司令官在仪式结束时的训示时,却满是凯旋气氛,真不像话)。

5时,松井司令官在大使馆向自治委员会成员发表讲话。6时30分,队长会餐。席间,松井司令官亦讲了话:此时此刻,要用十个士兵去安抚一个支那人,让他们崇拜我们。

会餐后,和鹰森大佐(原注:鹰森孝,步兵第六十八联队联队长,20期学生)在我的房间里闲谈。诸如,在进攻敌军营时,用联队炮炮击,引燃敌军阵地后方的学校,使攻击取得进展,这都是上天保佑的结果。第一线大队长冲到了散兵线前面,自然地形成了联队长和第一线的中队出现

在同一战线的情况。不由得回想起曾希望宁可早些战死的事。没有大队长、中队长的压力，第一线的小队长也不易完成攻击任务。中岛、金谷大队长都说过“首先杀你！”。更不用说很多情况是勇敢的分队长看到突击机会才突击的。

（敌机轰炸了蚌埠飞机场。）

2月8日　晴朗

［早上拍纪念照。松井司令官在殿下陪同下看望了兵站医院（政治学校）。为松井司令官辞行。根据飞机侦察报告，万余敌军正向芦州①前进。向第十三师团增援兵力。殿下指示，要让派遣军军歌更雄壮些。晚上，宴请上海新闻分局长、福井、田中领事等人］

2月9日　晴

（天谷少将谈突破月浦镇的情况。殿下巡视一事。第十三师团报告在滁县采取果断措施。收到桥本第一部部长于13日抵达上海的电报。改编军司令部一事。晚上宴请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近藤少将）

2月10日阴

［殿下巡视。在镇江进行“化学弹”实验射击。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营野大队、第六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中岛）。参观金山寺。在第三师团司令部会餐。第十三师团报告。北岛参谋（大学教官）。收到大西参谋（驻支那人员）的调动出发令的电报，立即将人调走感到很困难，很为难］

法国空军中校上岸，据说看了大使馆后，表示基本满意。另外，荷兰领事也上岸了。

2月11日 纪元节　晴朗

（通报了新的军司令部的留任人员名单、返回国内的部队，还有修改

---

① 原文有误，应为庐州，即合肥。

编制及商洽回国的通知。看不出第十三师团方面有大变化。殿下确定战功奖状。)

2月12日　晴转阴

[永津大佐(原注:永津佐比重,步兵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23期学生)上岸时的讲话。殿下视察兵站病马厂、野战气象班、支那防空司令所(地下)。绕玄武湖一周]。成问题的是,那儿有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的豪华墓碑,不知如何处置。[第一〇一师团长伊东中将(原注:伊东政喜,第一〇一师团长,14期学生,预备役)来,报告进攻杭州的概况。]

福井领事来军部商谈,如果对美国方面有侵害事件和侮辱国旗事件是事实,就要道歉。军认可了这一意见。

(中略)

美国领事阿利森前来,就日本兵自1月28日以来至2月1日的89件抢劫、强奸违法事件表示抗议。虽然夸大其词,但仅仅在宪兵的报告里,就有数起日本兵违法事件,实在令人叹息。

[第十三师团进攻临淮关、蚌埠对岸,(敌方)遗弃1500具尸体。缴获大量机枪、步枪,俘虏150人,我方阵亡42人、伤一百二三十人。]

2月13日　雨后转阴

[18日,司令官及首脑部从南京出发,22、23日从上海出发。新的军司令官(原注:畑俊六,陆军大将,1938年2月14日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12期学生,新任)17日到任。]

2月14日　阴转晴

[大坪参谋说,三军司令官(原注:松井大将,"瑞穗丸"、柳川中将,"东京丸"、朝香宫,"吉野丸")分别坐船来宁。待三位司令官聚齐后,预定于27、28日参谒。]

(以下只记述回国及回国后的行动记录,重要事项另行刊载。)

2月18日

8时从南京出发，下午6时到达上海。

2月21日

松井司令官从上海出发。

2月23日

下午2时上船，3时出发。

2月25日

上午9时到达门司港。

2月26日

上午9时30分到达东京。在参谋本部和总长殿下举杯洗尘，在偕行社休息，陪同殿下去叶山上奏、拜谒。有关御词：由于皇后陛下服丧，没有拜谒。

2月27日

参拜明治神宫、靖国神社。

（下略）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集》（一），偕行社（东京），1994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2. 上村利道阵中日记

编者注：上村利道，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陆军大佐。

（前略）

12 月 15 日　晴

【栏外】　南京是个防御城墙固若金汤，却无人能守卫的衰败国度。安眠于中山陵中的总理如有在天之灵，又将如何看待如今的南京城呢？

今天，我和临时兵站部的人员一起，开车进了南京城。车一辆接着一辆，那情景犹如是兵站部的入城式。我们经过中山门—军官学校—玄武门—兴中门—下关—大使馆—武官室—市政府—中山陵等地后又返回兵站部（10 时—18 时 30 分）。

失去南京城的蒋介石现在心情如何呢？安眠于中山陵的中山之灵又将怎样呢？国民党党员们如今都怎么样了呢？

俘虏好像人数众多，不过没有军官，只是些可怜的士兵。

海军对待功利真是贪得无厌。濑田已经在下关码头了。那些至今为止轰炸过的地方，没有值得一看的轰炸效果。

城里的秩序还可以，但第十军形象不佳。中山陵处于行将被毁的状态。鲁莽的士兵们真是该揍，干部们真的对他们进行了彻底并明确地指导吗？

如果守城部队顽强死守南京城的话，南京城本来是难以攻克的。为此，我痛切地感到在防守中人的因素最重要啊。

听说今天在天王寺以南地区，第三师团的医疗、军需部队的各部队长遭到五百余名残兵的袭击，幸好最终都安然无恙。

12 月 16 日　晴　东南风很大

【栏外】　解散临时兵站部。

扬州方面，天谷支队击溃了约四千敌军后，驻扎在该地；第十三师团的主力亦经过该处向西前进。敌人已不拼命抵抗了。北岛参谋在飞机上就观察到的上述情况进行了联络。

明天将举行入城式。参谋长下午去了该地，对会场做了仪式前检查。第六师团参谋长强调说，他们“负不了警备方面的责任”。可我们又找不到他强调该理由的原因，看来这只是他想逃避责任的托辞而已。

已没必要设置兵站部了，昨天(15 日)下午 6 时发布命令解散兵站。因我们要托运家具等物品，于是向上海发了电报。

军司令部将于 20 日转移至南京。我们决定沾点方面军司令部的光。为什么不早点决定解散兵站呢，早决定的话，入城式一结束不就可以很快安顿下来了吗？

据说南京附近有四万俘虏。听说了一些城里的部队军纪不佳的事，真是遗憾。

12 月 17 日　晴

【栏外】　入城仪式。

仪式于下午 1 时 30 分开始，仪式队列经过中山门到达国民政府。接着升国旗、遥拜东方、共同举杯庆功。

一、翘盼今日入城式，终日晴空无云影。
　　中山门头迎风飘，仰望旭日之御旗。
　　勇往直前啊，两位统帅司令官。
二、两侧肃立众官兵，战友英灵捧怀中。
　　老将鬓发已斑白，冲天豪气尚满怀。
　　军旗飘扬啊，旌旗漫天下。
三、恰逢空中大鹏至，振翅凌空直飞临。
　　是我雄鹰大部队，轰鸣威震南京城。
　　称霸长空啊，信手拈来事。
四、驱马驶入民政府，门楼高悬太阳旗。
　　高擎旗帜多荣耀，声震敌军帝都城。

官兵感慨啊，难以言表。

五、呜呼江南此战场，圣战历时已五月。

今日帝都入城式，仰仗东方万代君。

四百余州啊，皆沐浴其辉。

下午6时，军司令官宫殿下光临，众人举杯祝贺，皆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在国民政府院内举行仪式的顺序（当时分发的油印程序表）：

一、阅兵者一行到达国民政府（海军长官2时左右抵达后即进休息室）；

二、方面军司令官、两军司令官及各军参谋长、各师团长下马进休息室；

三、随行人员及其他参加仪式人员按照附图4所示，迅速集合；

四、第二条中的官员们到场时，列队人员同时敬礼；

五、方面军司令官及其部下一行，以正门为正面（向右看齐，方面军司令官、海军长官、各军司令官列队）；

六、举行升国旗仪式和遥拜仪式，奏乐（立正）；

七、升国旗，军乐队奏《君之代》①，此时列队人员一起举手行注目礼；

八、列队人员面朝东方（向左看齐。方面军司令官、海军长官、各军司令官，并排站立面向东方）；

九、方面军司令官向前迈两步，站在中央前方；

十、方面军司令官遥拜皇居，众人齐效之（奏《君之代》）；

十一、在方面军司令官带领下，高呼三声万岁；

十二、亲补职以上人员退场（拍纪念照）（列队人员敬礼）；

十三、列队人员一起迅速进入宴会厅；

十四、亲补职以上人员临场，一起起立（奏《君之代》）；

十五、干杯（在海军长官号令下，陆海军三呼万岁）；

---

① 日本国歌。

十六、方面军司令官等退场(按照方面军司令官、海军长官、两军司令官的顺序);

十七、结束,解散。

12 月 18 日　阴有小雪

【栏外】 方面军举行追悼会。

昨天夜里,天气突变,强劲的西北风导致气温骤然下降。位于北面照射不到阳光的房子,冻得实在受不了。凌晨,参谋长被召至南京方面军司令部,接受军司令官训示,并接受了有关方面军今后行动的指示。获悉松井将军直接口授了以下三件事:

一、严整军纪;

二、不要蔑视支那人。他们如果有统治能力和经济能力的话,完全可以做出与我们这次同样出色的行动;

三、对英美等国的态度要强硬,但要正确;对支那要温和,使之放弃依赖英美的态度。

此外,中央部指示说,尽管要维持现状,但还需要在浙江、河北地区作战,要做好准备。

下午 2 时,方面军在故宫飞机场举行追悼会,三军司令官、舰队司令官、各师团长(不包括第十三、第十八师团长)及部队代表参加。拜神礼两次、虔诚地吊唁两万余英灵。西北风寒冷刺骨,裹紧战袍仍感到寒冷。

凭吊忠魂兮,大地北风寒。

12 月 19 日　阴　(小河)上可见薄冰

【栏外】 军司令官看望设在炮兵学校的野战预备医院。

根据新的配置,发布兵站命令。

[收到来信]　家里两封,广安庆夫、井田君平少佐、加藤英太郎大佐、えつ子君、樱木俊一(名人)、臼田义子。

进行了手掷燃烧弹、臼炮燃烧弹的实弹射击,效果极好。由良之助极为感慨地说:“这么好的弹药为什么不送给正在进行苦战的战士呢? 真是可惜。”不过,森田少佐解释说,江阴和光华门战斗赶上使用了这种弹药,并

大获成功。可还听说了有关军纪方面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非常遗憾。

下午，军司令官宫殿下慰问了野战预备医院和第二十一班的医院。如果在炮兵学校再增添一些设备的话，应该是所很好的医院。宫殿下亲切地看望了近七百名住院患者。夜里，在汤水镇泡了温泉。这的确是登陆以来第一次泡这样的澡。

收到家人及其他人的来信，好久未接到信了。这些信都是11月底寄出的，大约过了一个月才收到。不管怎么说来自国内的信，还是让人怀念的。

把年终津贴寄到家里的手续办好了。

12月20日　阴　寒冷

【栏外】　举行仪式，传达有关攻克南京的圣旨。

军司令官殿下视察第十六师团、第九师团及光华门。

第十三师团占领滁县。

［发信］　家里两封，其他数封。

早上7时30分就起床了，可值班人员9时才给我送来早饭。木崎建筑部长来访。9时30分举行传达圣旨仪式。举行仪式时实在打不起精神。仪式结束后吃饭。

方面军参谋长及副参谋长今天要回上海，前来告别。听到调走国崎支队和一个常设师团的内部消息（对军来说，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第十六师团。）

中午12时20分，军司令官殿下出发去中央医院，现在160名伤病者中多数为轻伤。接着听取第三十六联队长及中队长（少尉）和大队长（中尉）有关光华门艰苦作战的战果汇报。快到5时，军司令官殿下才返回司令部。

晚饭后，我和参谋长一起被召见，聆听了殿下就职务等方面的训示。殿下很和蔼地对我们作指示，并要将佩刀赏赐给今天光华门的勇士。这件事还要作进一步的审查。之后我们便退了出来。

12月21日　晴

【栏外】　军司令部举行阵亡者告别仪式。

就建设南京日本人街□□□□□□(第二课)。

就收集遗弃物品一事向第二课课长传达军司令官意图。

虽然一直焦急地等待着留在上海的值班人员和行李到来,可今天还是未到。委托高桥副官向平野副官发了电报。也许上午到了,或许是走岔了。

今天还举行了几名阵亡者的告别仪式,他们是本月 13 日那天,在军司令部北面高地的自卫战中阵亡的。仪式后,登上该高地的阵地致以哀悼之意。军司令官宫殿下也亲临现场,现正在返回途中。我感到殿下精神饱满。

根据 N 大佐反映,山田支队错误地将□□□击毁,大集团□□□与新来的部队一起,用机枪将□□击毁。对他这种无知与鲁莽行为感到万分遗憾。

12 月 22 日　晴

【栏外】 野战卫生长官小泉中将抵达司令部。

各部搬到南京军司令部。

为商谈业务,长中佐去了北京。大内参谋从天谷支队及第十三师团那里回来,向他询问了那儿的情况。天谷支队伤亡 160 人,第十三师团伤亡 60 人左右。不过还有物资,不用担心。

小泉陆军省医务局局长来司令部,我与他共进午餐。对国内情况、官府内的活动略感担心。小田原的议论似乎有些多。就将来的作战意图向军司令官作了报告(其实是殿下的提议)。另外,审阅了 24 日开会的会议文件。

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要事。略感无聊。

驳回 S 大尉有关在无线通讯中要求使用部队番号的申请,不知道为什么不使用部队番号而用长的名字来呈报?

好像在光华门战斗中,冲在前头的军官还是山际少尉。攻进去后升太阳旗的不知是工兵还是普通兵,总之是个士兵。

12 月 23 日　小雨

【栏外】 军司令部转移到南京(首都饭店)。

好久未下雨了。上午9时50分从汤水镇出发，途中，由于受到新分配下来的部队干扰，车不得不经常停下。11时多才到达首都饭店。房间在三楼北侧，幸好东边有窗户。我总是跟着参谋长倒霉，住在见不到阳光的房间里。对此，我也无能为力。

我们负责监管的那些留在上海的值班人员和行李也刚好到了。让我等得好苦啊！折田少佐和其他兵站部职员也同时抵达。他们只有穿在身上的衣服，没有任何其他生活用品，数十天来只穿着单薄的衣服。

下午，冒雨视察了设置在最高法院的各部门。与饭店相比，那儿的条件要差多了。因为是旧式建筑，光线极差。法务部长得到了好房间，满脸是抑制不住的得意神态。兽医部因抢在各部前占了好房间而被大家埋怨。

今天读到了久违的国内报纸，是15—17日的《大每》、《读卖》。满篇都是末次海军大将就任内务大臣的消息和因轰炸英、美军舰而向他们表示道歉的内容。字里行间还散发着攻陷南京的余热。

12月24日　阴转晴

【栏外】 今天召集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天谷支队、内山炮兵旅团的各团队长(下午是参谋长)来开会。

8时占领杭州。

[发信] 桥本俣一、テツ子君、加藤保太郎大佐。

从上午10时起，召集师团长开会。下午，召集参谋长开会(在首都饭店军司令部)。看到将军们颇为得意的面孔而感到欣慰。Y将军则一直少言寡语，后来他去里屋休息了。他的参谋长M大佐则表现出对任何事都想插上一句的态度。两人的强烈反差真是很有意思。

各部部长不能担任现在的职务了。像○部长，他当年服现役时可是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可现在总觉得他无精打采。看起来精神有些异样。

今晚，暂且将上述事宜记录在备忘簿里。

12月25日　晴

[收到信] 12月10日悦子、启子、重义君、山口大佐寄来的。

今天闲来无事，觉得浪费时间。来自教育总监部的加藤工兵大佐、宫野中佐等四人视察团今抵司令部。因为外面有好多人想和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就去了外边。山口部队的联队长、池田大佐参谋长来访。去年夏天在东京时承蒙他们关照过。和他们一起吃了据说是荻洲部队长送来的鸡、鸭做的火锅。

视察下关、狮子林周围一带。虽然市区道路基本清理过了，但远离大路的地方，还遗弃着许多横七竖八的难看的尸体。没想到部队对此竟是如此漠不关心。军队好像开始少量进行出操、骑马等训练了。司令部也在今早首次吹了起床号。这一切总觉得哪儿有些不对劲。

断断续续收到18日、21日、23日的《朝日》、《读卖》报纸，即便如此，还是想认真一读。看来蒋长期抵抗的决心越发坚决了。英国似乎抱着观望美国的态度，并且非常关心远东局势。

12月26日　晴

［发信］　山本星彦、悦子、饭塚第一〇一联队长。

［收到信］　山谷寻常小学校、田代稔、津川丰彦。

【栏外】　领取12月的俸禄及奖金。

关于制定上海派遣军军歌一事，感到程序有点太长了。

下午，伴随宫殿下在下关乘海军汽艇视察浦口一带。接着视察挹江门南侧高地的防御设施、太平门战场遗址、富贵山炮台等地。正在兴建的地下掩体是个规模庞大、很正规的要塞设施。虽不能说很完善，但可以看出已花费了大量经费和时间。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很难利用该设施进行防御。这就是领导不会指挥作战和军队训练不够的结果。总之，我深深感到，再过一两年，这一切就会成大问题的。

来自各方的报告说，正在调查日本军队抢夺英国大使馆九辆汽车、美国大使馆六辆汽车及掠夺南京自治委员某先生一辆汽车的事情。

昨晚，仍然是只有一盏电灯，亮度还是不行。

12月27日　晴转阴

从东京来的视察人员渐渐多了起来。参谋本部陆军省的防空视察

员、东京防卫参谋率领的防卫视察员□□等人(古闲健君带队)。

南京市内有学术价值的贵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们搜寻掠夺,一件件地被毁坏(风早大佐和时任中佐向我报告了此事),我让第二课采取必要措施。

军司令官提议去看望支那伤员,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但还需要警卫方面情况。

初步写成了派遣军军歌,不过还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12 月 28 日　阴转小雨夹雪

[发信]　同下。

[收到信]　水上重彦。

今天无特别事宜。

军队的不良行为好像日益增多。让第二课召集各队军官就此事进行汇报。我已让参谋长采取严格防范措施——决定从 30 日上午 10 时开始实施。

第十三师团参谋长下野大佐乘飞机去上海,参加 28 日举行的追悼会。可是半路因天气不好又返回了。决定派汽车送他去,看来今晚他要通宵赶路了。

审议了第二课提出的有关开设南京慰安所的方案。

竹内克己君在野战防疫部工作的妹婿药剂大尉来访(姓名已忘),和他交谈了片刻。

水上重彦大尉来信说要来方面军司令部工作并已到任。简直是奇缘。信封里还装着津田大佐、大中中佐的名片。今天写了介绍角副官(步兵第二十四联队出身)的信。今天下雨,傍晚转为雪。

12 月 29 日　阴

【栏外】　今天陪军司令官宫殿下说话。

昨天夜里,方面军通报说:英、德领事回南京时,可以提供汽车给予方便。不过今天不来南京,要推迟到明天。特务部没来人就此事进行协调。

下午，陪同军司令官宫殿下看望了第十六师团及第十军的野战预备医院和野战医院（设在政治学校）。我见到了第六师团的第十三联队野口曹长。当年我当大队长时，他曾是我的秘书。真是奇遇。他被炮弹碎片击中了胫骨。

晚上陪殿下说话，10时多告辞。

方面军来电报，报告有关机密经费的情况，真是烦琐。

美国领事明天返回驻地，御厨少佐就此事进行交涉，而第一课又横加干涉。事情变的复杂了。是个麻烦事。

收到11月24日寄来的包裹（内衣、兜裆布、袜子）。

12月30日　晴

上午10时30分，在国民政府院内举行第十六师团的追悼会。军司令官殿下前往参拜，参谋长等幕僚也去参拜。

下午1时30分，佐佐木警备司令官出席了军官汇报会，就军纪风纪及警备事项作了指示。

下午3时，向军司令官殿下呈上岁末贺词，军司令官作了礼节性训示。

下午6时，与招待课长以上人员在官邸共进晚餐。由于是年终的庆祝酒宴，大家都喝了很多。和过去一样，N君又喝得酩酊大醉。

今天，轻装甲车部队的藤田少佐来访，与他共进午餐。

12月31日　阴

今天，终于要与一直写到现在的日记告别了。

今天，是父亲的周年忌日，谨献上默默的祈祷。

下午，上街转了一圈。杂居一处的难民区混乱不堪。看上去人们还是挺开朗的。

难民尚没有迎接新年的闲情逸致，
军官的门上也是应付着饰挂着门松。
星星点点装饰着门松的南京城啊，

逍遥闲荡着在战地过年的单身汉。
不用为过年而忙碌的岁末，
只须入浴洗陈垢，略备些供品。
冲净战场之污垢的年关啊，
装饰一新迎来新的一年。

虽说吃不到除旧迎新的荞麦面，却得以用大龙虾当了年夜饭。

吃伊势大虾过年的除夕。

在南京城里的首都饭店，送走了昭和12年。

设在占领地旅馆里的军司令部，多少有些大年夜的欢快气氛。喧闹不知是何时消失的。只听见房间里火炉的燃烧声。令人思绪万千的大年夜渐入深夜。

除夕喧闹消遁，四周万籁俱寂。
思绪万千年关，不觉已近深夜。

去年的今天，是父亲归天之日。那天，匆忙离开东京回故里奔丧。因我是征战之身，无法做一周法事供奉父亲。现在只是回忆当时情况，遥祈冥福。

转瞬已是一周年，思绪驰往故乡山。

自8月出征以来，每天忙忙碌碌，真感到光阴似箭啊。静思往昔，感慨万千。只是没想到战斗进展得如此出乎意料的顺利。能在敌人首都南京送走旧年，实乃万幸。

征途五月惟匆忙，
回顾今宵万感涌。
战事幸运好顺利，
南京阵营送岁暮。

补　遗

题南京入城　随同军司令官宫殿下入城

战十三旬屠首都，南京城头旭旗扬。
凯歌今日祝入城，三军堂堂进城门。
声压江南天地振，将是朝香中将宫。
正是昭和圣代华，昭和圣史光辉照。

吊唁忠魂

翘首祈盼今日的阴间战友啊，
忠魂终得安然归天了吧。

万余战友灵魂终得安息了。战乱平息，只待今后稳固了。
南京城战后是何种情景啊，驱车前往视察。
南京城墙虽固若金汤啊，只可惜国度衰败无人防守。
南京城满眼皆是皇军啊，扫荡枪声不绝于耳。
帝国首都城郭尚在啊，可惜破落衰败让人心痛。
紫金山麓中山灵若在啊，定会指责误入歧途人。

1938年(以下是摘要)

1月1日　晴

【栏外】　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仪式。

苏联大使馆被烧毁。

在敌人首都南京，我们呼拥着宫殿下军司令官迎来了思绪万千的新年。

上午10时，向殿下恭贺新年。接着，遥拜东方并随殿下一起高呼圣寿万岁。接着在首都饭店大门前摄影留念，最后在餐厅举杯共庆。在管理部的努力下，吃了像样的新年佳肴。尔后在军司令官官邸度过了充满喜庆的新年。

2时多，苏联大使馆官邸失火并被烧毁。尽管原因不明，还是担心引

起大麻烦(7时左右知道此事,9时左右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

南京自治委员会举行成立仪式。参谋长出席仪式。

短歌三首:圣寿万岁、元旦之日出、迎来50周岁。

1月2日　晴

骑马围着北极阁转了一圈,用了一个多小时。秩序好多了,路上行走士兵的敬礼姿势也不错。

今天,军官们陆陆续续来军司令官官邸恭贺新年。一直到中午,我都在接待这些人。

陆军省人事局局长一行(除谏山大佐、稻田中佐、额田中佐外,还有三人)傍晚抵达,和幕僚共进晚餐。今天洗了新年第一澡。

下午快3时时,由五架编队的敌机群空袭了南京,听说向城外机场扔了17颗250公斤的炸弹。真是胆大包天的行动。我方未受到破坏,敌人亦没有损失。

听谏山大佐说,今年3月我可以晋升为少将。不过3月前,派遣军司令部好像已决定凯旋回国了。

1月3日　阴　寒冷

【栏外】 司令部人员去野外骑马;电灯亮了。

[通信] 与六人,姓名略。

托谏山大佐给家里捎信。

军司令部人员去野外骑马。司令官宫殿下率领一行数十人朝中山陵、革命纪念馆方向骑去。不巧的是,今天刮起了少见的刺骨寒风。没能给殿下备好外套,为此感到十分不安。在纪念馆兴致很高地吃过午饭后返回司令部。

辰大尉来访(腰部有穿透性枪伤)。沟口大尉阵亡(据辰大尉说)。

今天晚上,饭店的电灯正式通电了。我们和电灯无缘已有四个月了,现在更真切地感受到电灯的好处。

作为参战的优秀军官,很多战果不尽人意。“人的真正价值可以在

战场上得以体现”，确实如此。

1月4日　晴

【栏外】　来自重藤支队参谋的(以下文字不清)。

[通信]　有四封来信。

早饭后和谏山大佐谈重要事情。

下午，去第十六师团司令部访问参谋长，委托他调查师团长室里原先配备(可能是国民政府委员长室?)的瓷器一事。

在雨花台、清凉山一带开车兜风以了解情况。雨花台确实是控制南京要害的重要地点。设有混凝土掩体等设施，很坚固，还有散落的敌尸。山脚下的金陵兵工厂设备先进，规模庞大。这工厂正式投产的话，能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好像还没有投产。

(送来此日记本，年历还没搞到。今天大儿子出生。)

1月5日　晴

额田中佐作为补任课出差来此地。和他谈了人事问题。今天一天无事。

派遣长中佐介绍的青帮秋叶某去徐州侦察。接到参谋长指示(当夜)。

当夜，参谋长、西原大佐、谏山大佐和我在我房间里会餐。西原大佐带来鸡、鲤鱼等菜肴。人事局局长今天离开南京，踏上归途。

1月6日　阴冷

【栏外】　用缴获的武器进行测试射击(第十六师团)。

参谋长前往方面军司令部。

[通信]　往家里(委托谏山大佐)。

参谋长8时出发去上海方面军司令部。

谏山大佐一行启程返回，好像收获很大。

下午，陪同殿下视察第十六师团试射缴获的武器。我觉得自动短枪、自动步枪、手枪、轻机枪、重机枪、火炮等等，装备都非常好。即便不

优于我方武器可也不逊色，是很优良的武器。接着视察了军官学校、参谋本部及国民政府等地。若是能让殿下去看看蒋介石宅邸内部就好了，结果仅是远远望了一下。也许是因为师团长住在里面。我对那个师团长没有好感。

傍晚，参谋长回来了，听取他的情况汇报。他说没有进攻的意思。

今天，美国领事上了岸，对他印象不错。英国的B舰长也施了个诡计上岸。对他感觉非常不好，他很不识相。

今天，看了12月21日—1月4日的报纸。

1月7日　晴

［通信］　庄野少佐、镰仓少佐，还有四名略。

今天基本无事。下午听取兵器部部长汇报“处理要塞方案”。

听说藤田少佐昨天攻击军参谋留长发一事，他真是个蠢货。由此也想到了第一课参谋们不正常的心理。难道他们不知道整肃军纪的对象是其他方面吗？

（关于家里的信）

1月8日　阴　寒冷

［通信］（三名）

（来自根岸军需部长的业务通报）

根据本乡参谋的报告，据说英国B舰长的情绪大为好转。但还是要撤离服装、粮食厂。

根据宪兵报告，军纪方面的不轨行为甚多。真为那些应征归队的少尉、准尉级军人不知廉耻的行为感到遗憾。

（忠灵塔、考勤表的事）

1月9日　晴

【栏外】　贺阳宫殿下莅临司令部；开通自来水。

贺阳中佐宫殿下莅临南京，在军司令官官邸住了一晚。下午7时30分和幕僚们聚餐，10时50分解散。下午，在玄武湖骑马散步一小时

左右。

冬日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很舒服，阳光明媚，令人心旷神怡。

自来水供水了。值班士兵头疼病发作(疟疾)。

本乡少佐今天晚上和英、美、德三国领事会餐。听说英国能更好地理解我国了，态度有所好转。

有情报说，由于切断了陇海线，让蒋介石吓破了胆，他下命令要发动攻势，还指示利用“游击战”骚扰我后方。

1月10日　晴

【栏外】　视察紫金山、幕府山。

随同军司令官宫殿下、贺阳宫殿下去紫金山顶听取第三十三联队作战情况汇报。如第六中队的夜袭就是个深刻教训。第二十联队左翼的战果也不尽人意。在天文台吃了午饭，是康生东做的饭。接着视察了幕府山炮台。下午4时多回到司令部。

据传闻，德国大使正从中斡旋与蒋介石谈和解一事，估计很快就会回国了。听说明天要让难民第二区的部分居民返家。还有，英国方面也能接受方面军要求，相互感情也不错。

天谷旅团的堤大尉来。分配给我们许多杂志等刊物。

1月11日　晴

【栏外】　贺阳宫殿下外出。

参观雨花台、中华门一带战场遗址。

[通信]　收到西少佐赠送的内衣。

军司令官宫殿下和贺阳宫殿下视察雨花台、中华门战场。第六师团下野参谋长、第十军堂胁参谋为他们解说。没想到在中华门上讲解的是第四十七联队的三明大尉。该大尉曾在参谋本部第一部负责文书工作，是老熟人了。第六师团方面所谓的“激战”和派遣军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据本乡少佐所言，在来南京的外交官中，对德国人的感觉最差，这点是我没想到的。或许德国人看破了我们底细，或许在他们潜意识中觉得

“我们是事变斡旋人”？还是有驻上海犹太财阀撑腰？

（参谋本部行政课西少佐送来内衣。增加三包香烟。）

1月12日　阴　寒冷的东风

【栏外】　军司令官宫殿下赏赐罐头。

理发后感到头部冰凉。

今早，紫金山的雄姿清晰可见，可一会儿就乌云密布了。这预示着天气要变坏。东风逐渐加强，天冷了起来。

看到参谋总长发来的电报，要求加大力度整顿军风纪，这令我很不安。

对冒犯美国大使馆事件，参谋长表示道歉。我觉得这样做对我有利还是不利，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听说自22日起第十六师团要调往北支那，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

1月13日　阴　寒风

今天听到种种不快的传闻，心情不好。1. Y参谋总在说课长坏话。他不关照部下，觉得自己要荣升便自吹自擂，但最近不那么神气了，一直高喊着要整顿军纪，大概他害怕受处分什么的吧。2. X师团长一个劲地说军部坏话。3. S少将顶撞军部……（下午骑马）。

据冈崎领事说，日本和德国的当事人关系恶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翻译错误造成的。

重藤少将替换波田少将一事，可能与前些时候S少将的行动有关，真可惜。幕僚们也不识相。

（今天，织田兵站司令官来访。）

上面命令，就北方作战进一步呈报建议，但不要太固执己见。

1月14日　阴略转晴

【栏外】　步兵第十二联队主力部队从扬州来南京。

［通信］　波田少将（贺词）

（帮助参谋长处理考绩表、提升事宜。兵站文艺会。）

步兵第十二联队今晚到达南京，前去迎接军旗时遇见安达大佐。看上去不很憔悴，士兵们也精神抖擞。

听说因宫崎宪兵大尉的越权行为，第十六师团参谋长向军参谋长提出抗议。小山宪兵队长刚上任，就因煤气中毒和犯肾病而卧床休息，只好召来原队长高藤少佐对此事进行调查。

（召开松田、长冈、青木各海军参谋的送别会。）

1月15日　阴　低空密云

后脑发沉，有煤气中毒的感觉，但恢复了。

大西大尉巡视了宣抚工作情况。下午，听取他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宣抚班既无经费又无人手，似乎很为难。特务部忙得腾不出手。上海的自治政府定于2月初开始工作。

根据军医部部长的统计调查，派遣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去年底的伤亡情况如下：

阵亡：16 609人

病故：1796人

负伤：86 007人

总计：104 409人①

关于宫崎宪兵非理性和不法行为的传言越来越多，真棘手。

安达大佐来司令部。

1月16日　晴　夜里东风很大

【栏外】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抵达南京。

下达第十六师团调动命令。

西原第一课课长为联系工作去上海。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津大佐来南京视察；天谷支队高级副官、西部防卫参谋少佐等来司令部。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今晚抵达。

第十六师团第二十、三十三两联队申请战功奖一事，转发第二课、第

① 此总计人数不正确，原文如此。

三课办理。下达调该师团前往北支那的命令。

（出席第三课为大津大佐办的晚餐会。写短歌三首。）

1月17日　小雨

【栏外】　为第十六师团饯行。

［通信］　收到家里寄来的慰问袋。

重藤少将来司令部。

西原大佐与方面军联络后回司令部。答应由德国大使向支那提出媾和条件。但蒋介石不接受该条件。为此，宫中召开御前会议，最终一致同意否定蒋政权。

今晚，在殿下府邸为第十六师团长及团队长饯行。师团长和S少将争吵起来。S少将有点过分，被宫殿下狠狠训斥。俩人都争强好胜，让人看不下去。

慰问袋（送者：神户市、前川久子）。

◎闲来聊天时，给阿志麻穿袈裟衣，佐佐之树一棵也没倒。

◎小狗阿青，咬住咆哮着的白狗，在田野里打闹。

1月18日　阴转晴

［通信］　三名。

天气转晴。上午10时，军乐队在饭店餐厅演奏威武雄壮的军乐。

（下午骑马。晚上看电影。征集课课长柳田大佐来司令部。）

1月19日　小雨

【栏外】　德川顺侯爵、军马补充部总部长来南京。

［通信］　一名。

今天亦无所事事。

收到《偕行社记事》1月号。和参谋本部门松大尉会谈。晚上和安达大佐、柳田大佐开会。芳村的报告有误（据安达大佐所言）。

1月20日　雪　强西北风

今天天气仍然不好，终于下雪了，积雪不深。

[柳田大佐出发。大西大尉出发去参加第九师团的追悼会。佐佐木少将明天出发,今天来司令部告别。从芳村参谋那里领到申请战功奖状的文件。购买英国木材一事(本乡参谋)。向外国人销售部分兵营小卖部商品事件。]

1月21日　晴

[通信]　六名。

(第九联队本部7时40分出发接受新任务。去南京火车站送行,因弄错时间,火车已开了。在尧化门下车,回司令部。)

就有关掠夺、绑架妇女等军纪问题,因为美国领事向驻东京大使发电说"外交官无能,军部无意管制",为此,参谋次长要求调查真相。听说由于本乡参谋的交涉,领事表示了歉意。接到宪兵报告得悉,第十六师团司令部的两名大尉和两名翻译不遵守军纪。都是没出息的家伙。需要严肃军纪。

(为二神少佐、榊原少佐饯行。会见长中佐。)

1月22日　晴　薄雪尚未融化

[通信]　一名。

(工兵第九联队野中大佐昨晚抵达。建表忠塔一事。野田大佐调任告别。押目大尉调出。晚上在大使馆招待领事。)

第十六师团长凌晨从南京车站出发前往北支那,军司令官宫殿下及幕僚们前往车站送行。

1月23日　晴

[通信]　一名。

昨天晚上不知为何没有睡好,后脑疼痛,是煤气中毒症状,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只是全身乏力,没精神。

据参谋长说,风传T中佐喝醉后干掉了加藤勘十(好像与事实相左)。另外,有不利于M宪兵大尉的传闻(1. 调查时,伤害士兵致死;2. 有5000多日元存款……)。究竟怎么回事呢?

（应邀在殿下宿舍用晚餐。押目大尉来进行调任告别。关于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阵亡人员特别晋级事宜。）

支那轰炸机昨天上午 9 时 20 分左右轰炸了芜湖，我军人马受到一些损失。

1 月 24 日　晴

（参谋长为联络事宜去了第十三师团司令部，黄昏时返回军司令部。）

内山重炮兵旅团长就江北作战炮兵使用方法，直接向军司令官提出口头建议。我觉得没必要非要直接向军司令官报告。

（看到了一张战功奖状，指示芳村中佐处理。晚上看新闻片。）

佐佐木旅团司令部、野田联队本部在南京码头乘船。傍晚和西原大佐一起去告别。佐佐木少将一杯下肚便鼾声雷动。副官大概此时最轻松了。（夜不能眠）

1 月 25 日　阴　夜有强劲东风

［通信］　上野龟甫、笠藏次少将的“战地慰问”。

（厚东在乡少将、上海兵站医院院长伊佐大佐、藤田少佐从台北向即将调动的第一一四师团参谋表示问候。笠少将送来战地慰问品（腌海胆、干沙丁鱼）。

第十军方面的敌军蠢蠢欲动，逐渐开始钻我军调防期间的空子。如不给予打击，势必造成麻烦。美国大使表现出神经质症状，又向领事馆投诉莫须有的不轨行为。）

晚上，观看了由《朝日新闻》举办的慰问演出（エンタツ、エノスケ表演说书）。

1 月 26 日　晴

【栏外】　向第十三师团下达行动命令。

城外飞机场遭空袭（上午 10 时 10 分）。

［通信］　五名。

军司令官断然决定了第十三师团的作战行动，并下达了 28 日开始行动的命令。此独断决定的对错不是我评论的范围。司令官宫殿下意志坚决，可结果如何难以判断。（山口少佐来访）

本乡参谋无意中发现第三十三联队第八中队天野中尉的不法行为，随即召来明天凌晨即将出发的本夜大队长，命令他调查此事。同时，禁止天野部队的有关人员出发，命令宪兵队长调查此事。真是遗憾。由于此事涉及到上面，本乡参谋只得向美国领事表示歉意。

短歌一首。

1 月 27 日　晴

【栏外】　西原大佐携命令前往第十三师团。

松井七夫中将给我的礼物是紫菜。香川县送来慰问品（鱼干）。

昨天的空袭给海军飞机及人马造成一些损失。击落了两架敌机，苏联人二死二逃。今天，海军飞机去打击敌军，但汉口没有敌机。敌机在南昌有制空权，我飞机遭受若干损失后返航。

宪兵报告了天野中尉的调查情况……昨晚双方针锋相对，虽不能说大队长无能，但他未能控制局面。让值班士兵传达了禁止其出发的命令。法学家、律师善于钻法律漏洞，巧妙应对宪兵的调查。此事件要给予严厉处分。

今天，又发生士兵殴打美国人事件，实在不好办。本乡参谋伤透了脑筋。

◎ 霜白池水冰虽坚，冉冉朝日映曙辉。

1 月 28 日　阴

【栏外】　第十三师团开始作战行动。

第十三师团拉开了进攻凤阳的战斗序幕。支那方面好像要通过枪决、撤职败将进行严厉整顿，以图在徐州方面集中兵力顽强抵抗。这令人担心第十三师团的战绩了。

昨天以来，第九师团也开始扫荡躲在太湖中岛屿上的残兵败卒，好像没缴获多少东西。

（松井七夫中将发烧，我去最高法院看望了他。“在乡军人会”的荼田中将30日来此地。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本间少将预定31日到达。目送第三十八联队乘船出发。有关上海派遣军军歌一事。短歌一首。）

1月29日　阴　午后有雪

（决定将第三十三联队的天野事件提交军法会议）。法务部部长手头还有其他几件提交军法会议的事件。都将等待军司令官裁决。

意大利驻支那武官来司令部拜会军司令官殿下。说大使馆的汽车没有被日本军队开走等等，态度非常友好。

［下午下了鹅毛大雪。第十三师团中队长以下人员中，有十三四人负伤。从第二课借阅《改造》（于江户开城投降之胜利，参考西乡的应对计策）。睡眠不足。短歌一首。］

1月30日　阴

【栏外】“在乡军人会”慰问团来南京。

天气不好，雪还未融化。

（关于上海派遣军军歌事宜。）

授战功奖一事基本商定，并提交给参谋长。单纯理论是不行的，也要考虑领导工作。

第十三师团行动顺利。荼田中将一行到达。短歌二首。

1月31日　阴

【栏外】短歌一首。

密云低垂，天空昏暗，最终飞机无法起飞。结果本间少将和武藤大佐最终都未能来。北岛中佐参谋乘汽车去第十三师团联系工作。

［和“在乡军人会”一行在军司令官官邸会餐。下午，和参谋长、西原大佐审议战功奖事宜。夜里，召集本乡参谋闲聊一会儿（此前有些看错了该参谋的人品）。野田海军机关大佐来此地。短歌一首。］

2月1日　晴

【栏外】　处理普通航空邮件、理发。

◎获洲部队占领临淮关。

◎招待外国领事。

◎房间通暖气。

本间少将一行乘飞机抵达。本乡少佐解释关于外国人的事项。虽然本间少将说此次仅仅是来联络工作的，并非专门来调查前些日子以来军内频频发生的与外国人有关的事件。但还是含有对与外国有关的“帕奈”号事件进行现场调查的意思（对外）。武藤大佐也来到司令部，有指导第十三师团北伐作战的意思。中央部门的意思是，进军时不要越过临淮关北面的河，将此意思电告了第十三师团。

天谷少将就警备宣抚工作的基本方针，向军部询问其真实意图。正巧武藤在场。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期望将来这儿有最好的秩序。

今天就这样，一整天在参谋长室里就上述内容进行会谈。

晚上，（以本间少将名义）在大使馆邀请英、美、德等国领事共进晚餐。可以看出效果极好，他们的心情缓和不少。今后成果究竟如何呢？

2月2日　阴

【栏外】　获洲部队占领蚌埠、凤阳。

［通信］　一名。

和本间少将一行在军司令部官邸会餐（午餐）。

晚上，应邀去大使馆和日高参事官等会餐（军司令部课长以上人员、警备司令官及副官），11时告辞。

（山下辎重兵少佐到任。获洲部队占领蚌埠、凤阳。西原大佐复员后好像就任陆军大学教官。）

2月3日

【栏外】　西条八十作“皇军进入南京城”。（剪下贴好）

［通信］　四名。

参谋长去上海参加工程奠基仪式。本愿寺里（智）子贵夫人来司令

部慰问，军司令官宫殿下会见了她。

获洲部队占领凤阳一带淮河右岸的重要地点。国内报纸、《中央公论》送达。

2月4日　阴转雪

【栏外】 表忠塔奠基仪式。

（大场镇表忠塔奠基仪式。日高参事官来访。）

聆听殿下对长中佐在草案中的形势判断所做的切合实际的精辟见解。此外，还关心稻子种植量减少的情况。殿下还询问了举办纪元节仪式的事，并详细地提出注意事项。

获洲部队将警备重点转向北面。南边是敌集团军。据说蒋介石命令对第十军展开正面攻势。根据情报，敌军力量薄弱。

2月5日　阴转晴

［通信］ 除寄给母亲外，还有两封。

傍晚，参谋长乘火车回来。他看到积压三天的文件，非常吃惊。那是当然的了。

看了一下战功奖的草案，需要大幅修改。这样的幕僚，真不省心。

同时来了几封信。

2月6日　阴有小雨

［通信］ 四封。

（与天谷、安达两部队长的谈话，因联系不畅而中断了。下午，在汤水镇步兵学校参观“化学弹”实验，很不理想。回来路上，检查了举办追悼会的场地。）

6时，去火车站迎接松井司令官。后在其下榻的大使馆伺候。今天夜里，殿下招待了松井军司令官，吃饭时只有参谋长作陪。

2月7日　阴转晴

【栏外】 关于士兵的情况，有人夸大其词地报告一些或有或无的

事，这些事是引起误解的根源。

举行追悼二万余英灵的仪式。令人诚惶诚恐地是军司令官宫殿下亲自任祭主。松井军司令官也参加了，我荣幸地代表参谋总长叩拜。幸好天气转暖，并不太冷。

结束后，松井大将谈了感想，对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团队长进行训示，要求严整军纪。今晚与团队长们聚餐后，又叮嘱大家，希望大家关爱并培养真心亲日的支那人。军司令官的心情多少得到大家理解了吧。

今晚，和□□少佐、堀场二位会谈。

2月8日　晴

今天和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一起，在首都饭店门口摄影留念。松井军司令官去兵站医院看望伤病员。

在挹江门边的□□举行了支那阵亡军人追悼会。“即使是敌人遗体，手捧花献之才是武士道精神”。自治委员会一行和日支僧侣都参加了追悼会。

下午，去大使馆拜访松井军司令官，请他决定战功奖状，然后去机场为其送行。

晚饭时，参谋长招待了来自上海的三名新闻通讯员和大使馆人员。

（全身乏力。听说约有一万敌军进入西面的庐州，正在向东进发。）

据报纸报道，广东发起革命运动，在支那国内引起巨大震动。德国发生政变、英国更换大使等，都是有利于日本的消息，让人很高兴。即使不属实也……

2月9日　晴

【栏外】　招待第十一战队司令官。

［通信］　发，安藤利吉中将。

今天无要事。下午6时30分，我等幕僚四人、田尻碇泊场场监、天谷少将及其副官共七人受到停泊在下关的海军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近藤荣治郎少将邀请。虽然舱室狭窄，但大家都尽情畅谈。战队参谋（荼

原……)、舰长粕本、战队机械长御子柴等各位士官提供的服务非常周到。

晚10时许告辞。

新近调来跟随军司令官的航空兵广田中佐到任。

上午,天谷旅团长介绍了月浦镇战役情况。

2月10日　阴　寒冷

【栏外】 视察镇江。

随同军司令官宫殿下视察镇江。

在镇江,进行"化学弹"实验、视察炮兵部队,在第三师团司令部进午餐。参观金山寺、象山炮台。下午5时返回。陆军大学教官北岛参谋以及大西参谋调来担任驻支那人员。据报纸报道,录用1800名陆军士官学生和600名少年学生,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2月11日　晴朗

【栏外】 汉诗一首。

正式同意军司令部改编。

纪元节俳句三首。

上午10时,在军司令官宫殿下主持下,遥拜东方。

接到方面军关于军司令部改编的电报。从原军司令部调43人进入新的军司令部,大致相当于回国人员的一半。预定在13日召集各课参谋及一名主任职员去方面军商谈事务。

(第十三师团方面的情况是,蚌埠、临淮关对岸的敌军开始向北撤。下午,安达第十二联队长来谈话。)

今晚,军司令官招待驻南京的天皇任命的官员。

2月12日　阴　气温下降　拂晓为零度　白天都是10度

【栏外】 参观北极阁及其他地点。

伊东师团长来司令部。

[通信] 收,五名。

上午第二十二联队长永津大佐谈徐立泾口附近登陆作战的情况。下午，跟随军司令官宫殿下实地考察兵站病马场、北极阁天文台上的防空司令部。

防空司令部在拟寺院内深挖了坑道，设施齐全，有参考价值。在我国还没见过。

（伊东部队长前往东京汇报。着手改编方面军。在参谋长室聚餐。）

2月13日　雨转阴

［通信］　大量。

（第十三师团渡河作战，我两支部队各有21人阵亡、约70人负伤；敌军的尸体约有2000具，捕获大量俘虏及缴获物品。）

看了宪兵报告，有关军风纪方面的事仍相当多，还有许多违背常规、想像不到的事。都是酗酒造成的，极为遗憾。

（收到很多贺年片、年终问候信。一首短歌。）

2月14日　阴

今天夜里应邀出席天谷支队长的宴会，看了位于军官学校里的蒋介石住宅。

（听大坪参谋谈了与方面军商讨的事宜。预定18日从南京出发，23日乘船离开上海。凯旋日期临近。）

2月15日　阴转晴

【栏外】　气温骤然升高。

［通信］　四名。

边忙碌着边听安达大佐讲话。结束后，课长以上人员在军司令官室内分别和殿下合影，真是诚惶诚恐至极。

随同军司令官视察狮子山炮台、雨花台及长屋部队。6时30分，在司令部内部举行告别宴会。喝得视线模糊了。

（下略）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4 年 12 月 8 日。］
（罗文文　译）

3. 中岛今朝吾日记

编者注：中岛今朝吾，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

（前略）

12月10日

天气稍暖和些就担心下雨，但天气又逐渐好转。今天整天有薄雾，影响视野。

汤山头陆军步兵学校—下麒麟门

一、为了有计划地指挥前线战斗，让参谋长带领下属人员于上午9时出发，先去下麒麟门附近。

我上午10时过后乘车向作战司令部跃进。

二、今早，公路两侧的正面部队步兵第九联队一个大队和第三十三联队一个大队击溃了上麒麟门附近的敌军，并突破了马群西侧高地敌军的顽强抵抗。另外，第三十三联队主力从紫金山东南角沿着山脊逐步向各山头前进。据报，各山头都有机枪掩体，或可请求炮兵支援，进行急速射击，这些应该考虑到射击角度方面的事情。山顶一线的机枪是不是面向东北方向？总担心作为军直属炮兵为了这些目的是在浪费炮弹。最终是把一个中队的野炮分配给第三十三联队长，让其快速前进。

三、第二十联队左翼进展较快，虽说也占领了陆军兵营，但不太满意炮兵在这些方面的协作。第九联队的富山大队及第二大队第二中队完全脱离了草场少将的指挥，到了公路北面。大队长及两个中队在山腰，像是要避开正面。随后富山大队（青柳大队）占领了祭奠阵亡将士纪念塔（桂林石屋）附近，正形成比较有利的态势。

四、第三十三联队占领了观礼台[1]北侧高地，正继续朝最高峰前进。

五、让佐佐木支队方面攻击杨坊山乃至西侧高地（鸡宝山）上配备了迫击炮的四五百名敌军，并用野炮炮击由镇江撤下来的五六千名敌军。很难直接攻入下关。

六、迄今为止，炮兵确实只是被动地协助公路附近的第一线战斗。但是：

（1）作战指挥毫无计划性，看到什么就打什么。

（2）炮兵观察哨的配置不能仅考虑到炮兵的作战任务，他们不知道观察哨的意义还在于为师团搜集情报。因而今天就此意义而言，安排的观察所位置是不合适的。

七、虽然炮兵就是炮兵，但幕僚也就是幕僚。和过去一样，将炮兵配属于步兵，如果放弃该做法，这也许是失言。如果任其随意战斗，这不是放任主义，也是不负责的。了解的结果是，后方仅仅培养了战斗力，而在前方未能进一步发挥指导战斗的作用。

所以：

○ 不了解当天敌军炮兵各种炮的配置及活动态势。

○ 既不知我炮兵何时射击，也不知射击何目标。

○ 对步兵眼前的敌情，也只是知道敌军抵抗顽强啦、有配置机枪的地堡啦，而不知其配置之详情。

总之，除对司令部直接指挥作战的意图缺少认识外，别无原因。

八、即使向炮兵询问其观察哨的位置和战果报告，他们一点也不清楚，结果打起仗来仍是看到什么就打什么的作战方式。尤其是昨天晚上下达的要将重炮兵大队的 15 厘米加农炮统一起来指挥的命令，到了今天上午 11 时也还没有接到。

代理联队长是师团炮兵的指挥官，却被拉到自己的大队观察所，成了一半联队长一半大队长。

似乎考虑到，即使离开了师团司令部，也还是在前线最合适。

九、用汽车接来炮兵联队本部的观察员，询问了前述敌情，还是没搞

---

① 似为中央体育场看台。

清楚。既然如此，就命令联队本部观察所明天(11 日)去紫金山上纪念馆东侧△227 高地，换句话说，应该在作战司令部(五棵松北侧丘陵)全面指挥战斗。另外，观察配置要求计划到联络及通信设备、效力射击准备。特别要求要变换阵地，但不能马上知道能否在明天拂晓前完成这些工作。

十、下午 5 时 30 分，询问炮兵联络员有关炮兵情况，立刻向该联络员说明了明天的要点，并命令实行。

十一、向前线各部队下达命令，晚上遇到因树林影响视线时，干脆火(油)烧敌军阵地。

☆ 今天和军联络的结果，第九师团的第三十五联队一个大队确实先于十六师团进入紫金山主峰等。虽然迄今为止令人感到是在做自我宣传，但不论是军司令部的幕僚，还是其他幕僚，他们是否在考虑有无这种可能性。他们丝毫未考虑到随便进入第十六师团的作战区域是违反军纪的行为。

这也是受到时代思潮影响的体现。

十二、明天基本上要指挥所谓的战斗了，应该非常有意思。

12 月 11 日　晴　下麒麟门—马群西侧村庄(小五棵松)

一、今天起要统一而有计划地指挥进攻。先去了炮兵联队本部观察所△227 高地，但和各方面的电话多未接通，所以炮兵指挥官掌握不了全部情况。

二、因为有人做事不小心，引起了敌军注意，不一会儿，我们遭到迫击炮炮击。但几乎都打过了头，落到后面山脊下，毫发无损。

三、今天，佐佐木支队方面一边经受乌龙山炮台持续的背后射击，一边赶走了西码头附近的敌军。傍晚进入尧化门，正在进攻其西北侧高地的敌军。

四、师团主力右翼队伍的第三十三联队的两个大队占领紫金山△386 高地，接着进入△371 高地，正在准备进攻顶峰。

五、担任左翼部队的草场旅团片桐部队(原注：片桐部队即步兵第九联队)的两个大队称，在无栎汕[1]西南方阵地正准备进攻中山陵及其南

---

① 原文如此，似为中山陵东侧的“无梁殿”。

侧阵地。终于在傍晚结束准备。

六、第二十联队一个大队占领魏家镇西侧高地，面对魏家镇的敌军。第二十联队主力从孝陵卫附近首先占领沟山，接着占领财神庙东侧85高地，当然接着要准备进攻眼前之敌。

七、因为炮兵很少协助第三十三联队向西南前进的行动及片桐大佐不让兵力向前推进，战事毫无进展。

八、说起来这天新来的炮兵联队长（原注：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三国直福炮兵大佐，25期学生）未能指挥好四个大队，加之通信线路被切断，或许还有联队本部机关人员和队长因患伤寒都留在了天津，机关人手不足也是原因。所以师团期望的机动火力未能如愿，只安排草场旅团的一个大队和另一个大队在左翼，直接与草场部队联系，有力地支援了第二十联队的推进。

九、到了傍晚，右翼部队在顶峰东侧，片桐队伍在中山陵跟前，还有第二十联队在孝陵卫北面高地。当时有第九师团的第三十五联队在遗族学校西南方高地的这种表功的说法，但还没有查明。总之，左右两翼在前进，中间的片桐部队在后退。

十、当天中午时分，拜见朝香宫殿下，报告了情况后，东拉西扯地说了几句后就回到司令部。带来分赠的大宫御所馈赠品，回来后分给司令部诸位官员。

十一、当天晚上，大津市来了通信员。收到青木亮贯的赠品和家里捎来的补药及兜裆布[原注：有悦子（妻子）的信]。另外还收到了野战邮件等。有知行（长子）的信，里面有乙女（乡里）姐姐们（原注：マッ和マサ）的照片。大姐[マッ（原注：マツ于昭和13年11月23日去世）]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真让人吃惊，开始都认不出照片中衰弱的人是谁了。甚至有点难以相信，能否健康地活到我回国的那一天。

十二、这天晚上，第二十联队通过夜袭占领了西山（原注：沟山，中山门外约两公里的丘陵）。但敌军因为丢了守卫南京的要地，几乎整夜不停地连续进行了四次反击。听到了机枪的声音。

十三、因为炮兵嫌射程远，今夜大部分推进到前方。联队本部也转移到前方。

12月12日　晴有薄雾　小五棵松

一、清晨，经过确认的前方情况基本如下：

佐佐木支队越过尧化门正向西推进；第三十三联队在顶峰东侧的山洼部。

片桐部队仍在中山陵跟前。他说，中山陵极为坚固，难以进攻。如果第二十联队进展得快，将第九联队右大队转到左边，这就是所谓的用他人之物谋己之利。没有按师团意图由左翼队伍的右方扩展战局，可见片桐采取的处理方法就是避难就易。

据我观察，二位大队长都很勇敢，但因联队长的缘故，都没有发挥的余地。决心委派青柳少佐指挥两个大队，让大佐后退到预备队位置。并就统一指挥问题征求了草场少将的意见。少将马上来到司令部，并表示：无论如何要让其完成打开局面的任务，于是就让他承担了这个任务。

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进展。虽夺取了中山陵，但这也是在第三十三联队夺取顶峰之后，即敌人在其咽喉地点——顶峰和西山高地被夺取而丧失了战斗意志开始撤退后。只不过是拣个便宜。

二、今天，炮兵清理了阵地向前推进，又要炮击顶峰了。将一个中队的野炮配属给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让其从两个方向炮击顶峰。

三、中山陵的敌军已经不多（或者没有）了，片桐部队才稍有进展。无大成果。

四、昨晚夺取了西山，今天下午5时35分终于又占领了顶峰，在拿下南京东面主要支撑点的同时，敌军逐步退却了。

五、判断敌军可能会再次依托城墙进行抵抗。今天晚上，限制炮兵转移阵地、阻止夜袭。明天拂晓进攻。让其准备明天的进攻计划。

六、天彻底黑了，比起昨晚安静得多。没有反击，也没有机枪射击，也许都撤退或逃跑了吧？真这样的话，那也是因为第十六师团占领顶峰及西山而促成了南京城的沦陷。

七、深夜3时被惊醒了。求助的有10厘米加农炮大队（原注：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15厘米加农炮的误记）本部及第一中队、混成骑兵队。他们遭到了要从南京城里城外撤退逃跑的残兵败卒的

袭击。

八、认为这里已成了后方，肯定很安全而疏忽大意，存心偷懒，警戒也不要了。遭到突袭就变得惊慌失措。一千人也好，两千人也好，都是夸大其词。

在司令部里，我很快醒了，叫起幕僚副官，让他应急处置。

12月13日　天气晴朗

清晨，步兵第二十联队的将校侦察队①进入中山门，没有发现敌军的踪影，得知至此南京已全部被占领。

一、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从主峰下来，上午8时占领了天文台，各队随后逐步接近城墙。命令炮兵防备万一，又命步兵和工兵做好协同机动作战的准备，以期万全，以便逐步扫荡城内。

另外，自昨日以来，佐佐木支队方面与从南京逃出的敌兵以及从镇江方面退却的败兵遭遇，前进受阻，并在后方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兵力进行掩护。

由于有可能失去占领下关的时机，命令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迅速进抵太平门，然后以其主力立即经玄武湖东北侧追赶旅团。

（昨日已派出一个大队）

此外，命令已向前方追击的野炮第二中队和轻榴弹炮②第一中队返回，立即追赶佐佐木支队。

二、骑兵联队于下午1时许才到达下麒麟门，命其立即追赶佐佐木支队。

三、日间，败兵从仙鹤门附近进入紫金山东侧林中道路，骚扰我后方部队。乃命令预备一个中队予以扫荡。又命片桐部队扫荡紫金山西南及南侧。

四、正午过后，步兵第二十联队之先头大队进入城内开始扫荡。

○ 我原想抢在第九师团之前入城，由于初衷未能如愿而失去面子，

---

① 日军以将校（少尉以上）为领队，并带上必要的士卒以侦察敌情和地形等的部队。

② 10厘米榴弹炮。

心中颇为不快。因而决定放弃从中山门入城，让给他们这群乡巴佬。为指挥下关方面的战斗，决定向该方面转进。

派中泽大佐[1]去草场少将处，查明中山门方面的情况，并委托其采取下一步措施。但估计在紫金山东方公路上很有可能同败军遭遇，而富贵山附近更为安全，故从该地转进为宜。为此，等待中泽大佐回来后再出发。下午1时，根据中泽大佐报告，太平门已被我军占领，草场少将同意从富贵山方面转进。于是，当即决定向西山战斗司令所转移。

今天，为指挥战斗，前进至此地，通信设施业已齐备。

五、在天文台附近的战斗中，俘获一名敌工兵学校工兵少校教官，得知他了解地雷的埋设位置。经讯问，该教官声称，他并不了解全部地雷的位置，于是当即被步兵砍死。这些士兵老爷真令人没有办法。

六、如上所述，在西山邮局进行善后处理，直至下午6时，今夜在此地宿营。

七、据报告，下午3时30分佐佐木支队占领下关。

八、中午前后，南京市内遭敌轰炸机轰炸。

◎ 昨夜，当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占领第一峰后，军司令官立即致辞表彰，并赐酒一桶、威士忌三瓶和水果等，将其分赠给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和与之相配合的炮兵队。

○ 前天夜里，为向前线各部队的艰苦奋斗聊表谢意，将携带之酒分赠给前线部队，作为南京攻克后的祝酒。

九、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七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

十、下午，司令部前进，移至西山脚下的邮局内，在此进行善后处理。

十一、今日得闲视察了西山战场遗迹。

东侧有一圈散兵壕阵地，大概是属于应急工事。由此看来，中国当局也未曾料到南京会遭到攻击。事后得知，南京的电灯公司直至13日清晨尚在运行。

十二、阵地内有12号猎枪用的子弹，将其收集回去，但没有找到猎

---

① 中泽三夫，日军第十六师团参谋长。

枪。事后兵器部员大中少佐发现了12号白朗宁猎枪。

这可能是士兵为近距离防御而携带的，或者是出售枪支的商人主动参战带来的。无论怎样，都是在近战中用于发射霰弹的。这一设想同我在天津和大连时，为了自卫曾寻找过猎枪的想法颇为相似。

十三、傍晚住在附近的一幢独屋（似乎是医生的别墅）中。

◎ 扫荡俘虏。

十四、12日夜，对仙鹤门和尧化门附近的敌炮兵和骑兵发动了夜袭，使其蒙受重大损失，而敌军斗志也相当旺盛。后来战意逐渐丧失，终于投降。

十五、12日夜，据说在汤水镇附近也同败军遭遇，军司令部卫兵和警备中队参加战斗，恰好师团辎重队途经那里，于是要求师团辎重补给弹药。

十六、深感有必要加强宫殿下的安全保卫工作，参谋长准备增派一至两个中队。在向军参谋长请示后方才得知第九师团已经派出一个步兵联队。

这里既不属于第九师团的作战区域，其部队又不比第十六师团的距离近。为了对付残兵败卒竟然派出一个步兵联队，其居心实在令人同情，为此，我方决定放弃增派保卫部队。

十七、今日，关于城内的扫荡，基本上以佐佐木部队监守作战地区内的城门。以草场部队的两个大队从南京老城区向下关方向推进，进行扫荡。

十八、然而，城内几乎未曾发现敌军，只有第九师团地区内有一难民营，多属妇孺和老人。当然也不难想像其中一定有许多换上便衣的败兵。

十九、在中央大学、外交部和陆军部的建筑物内设有支那军的临时医院，支那的医护人员已全部逃走，只有部分外国人在勉强护理伤兵。

由于被禁止出入，物资匮乏，伤兵迟早会自然死去。

之所以利用上述建筑物收容伤兵，可能是外国人（数人?）同支那的中央要员达成的协议。因此，师团如果需要这些建筑物，就要求他们撤出。另外日本军方面因自身的伤员颇多，拒绝兼顾其他。

二十、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

二十一、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 000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不过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监视和引导。

13日傍晚，需要大批出动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当初从未设想过将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

二十二、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 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二十三、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二十四、这些败兵的处理，大多由第十六师团负责，因此师团无暇顾及入城或宿营等，只是一味地东奔西走。

二十五、在扫荡残兵的同时，还要寻找和处理危险的地雷，还必须收集被丢弃的武器弹药，其数量似乎也相当大。

处理上述问题，今后可能还需要数天时间。

12月14日　滞留在西山高地

一、今日，城内扫荡尚未结束。而且还须集结分散在城外的部队和处理败兵等，十分忙碌。

二、原准备视察从卫岗至中山陵一带，但因地雷尚未全部清除，一旦发生意外，则将被人说成是师团长因外出游览而为地雷所伤。那样，将使武士的面子丧失殆尽。因此决定停止一切外出。

12月15日　天气晴暖　于中央饭店

一、虽已有部分部队入城扫荡，但是今天将重新以入城式的形式来表示攻占南京战役告一段落。

二、在各队不影响完成善后处理的情况下，代表部队列队，在师团司令部各部队长率领下，于下午1时30分由中山门入城。

决定以国民政府的建筑物充做师团司令部。进入后升起国旗，各部队长及军官参加，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今天才是真正的举杯祝贺。

三、下午4时许进入中央饭店，师团司令部宿舍设在这里。

四、扫荡败兵。

从13日夜起认为有必要对各方面进行扫荡，军向各师团分配了各自的扫荡地区。

五、虽应由15日开始进行扫荡，但因入城伊始，首先须安排好宿舍，然后全员轻装出发扫荡。15日安排宿营的应急设备。

六、决定16日、17日两天进行扫荡，为两个旅团划分了各自扫荡区域，命各队沿各平行的街道派一支部队前进，行至狭路的路口时宿营，次日再按原路返回宿营地。

其后又从两个旅团各抽出一个警备大队，让其增援其他两个大队。为此，让他们在城内外就近宿营待命，以便随时实施增援。

（12月16日无日记）

12月17日　晴　天转冷　中央饭店

一、下午1时30分，举行方面军司令官及各军司令官由中山门开始的入城仪式，各师团及其他部队选派代表列队行进至预先准备的会场——国民政府，举行升旗仪式、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接着以庆祝宴会而告终。

海军方面参加的是长谷川（清）中将司令官。

二、至今天，南京一带格外暖和，但下午天气陡然变冷，入夜下了小雪。

12月18日　晴　冷　中央饭店

将城内机场作为祭奠阵亡将士会场。除了第十六师团、第九师团、第三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以及炮兵旅团之外，独

立部队全体人员也参加了庄严肃穆的祭奠仪式。

一、我已考虑到将军官学校里的校长室(为蒋介石建的房子)作为宿舍。一是避开中央饭店的嘈杂,二是打算让部下舒服些。归途中顺便先去查看了该房子。

二、进入南京前后的人际往来:

1. 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照因慰问来访;

2. 收到青木亮贯一行从家里带来的包裹,里面有信、鹿皮衬衣和很多兜裆布。

于常州城

登陆后立即进攻常熟、无锡、常州,又占领丹阳城,整顿军容,准备进攻南京。

泥泞连雨行路难　　车不通步行不易
大道桥坏修复进　　集舟船进军正南
进攻常熟我无炮　　熟果落碎仅拾片
攻打无锡何让他　　勿言火炮仅三门
敢以机动进且胜　　夺取常州势必得
江上风急登陆难　　行李辎重在上海
前后相距八十里　　集结不成机难逸
更进锋屠丹阳城　　休兵准备攻南京

第九联队大原队第四中队第三小队一等兵松村清太郎
塘沽停泊大隆丸古川虎三郎天津丸

昭和12年12月中旬
支那事变第三号

南京以后(上述是日记本封面的题词)

平安经济南 防范避灾大安过除愁(徐州)
消忧解愁铜山天　风貌典雅又严谨　此路叶少花香令眷念(兰花)

一、昭和12年12月15日第十六师团从南京中山门进行入城仪式。

17 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等又从中山门举行了入城仪式。

二、将来大概是要第十六师团负责南京附近前线的警备吧，尽管军司令部要来南京，但仍将国民政府官署拨付第十六师团使用，以彰显师团的荣耀。

三、方面军无论如何要在 18 日举行祭奠阵亡将士仪式，但师团方面尚未整理完遗骨。还将在国内再举行缅怀性质的追悼会。不过在全军主力集结时，作为活动，这是最合适的时机。

以此仪式表明攻占南京的战役基本结束，但实际上整顿南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以下是占领南京善后处理，接着移至南京警备日志。

12 月 19 日

一、今天，为了筹备将司令部从中央饭店搬到军官学校校长官邸（蒋介石），派来一个小队步兵。

另外，为丰富业余娱乐生活，找来了天龙寺村上和尚、花冈迈舟、高山剑士，净土宗黑谷本山派遣的白崎军僧和两名电影班人，还有值班人员和宫本副官。

当我们进去时，这里已是早被支那兵占据过的地方。从丢弃的文件看，他们大概自四五月后就没领到过薪水，取而代之的补偿办法是允许他们任意盗抢。所以不管什么房屋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因此，日军进去时，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一片狼藉。

二、加之日本军队根本不管是否是其他部队的管辖区域，都进行抢劫。他们强行闯进这些地方的民宅，洗劫一空。总之一句话，脸皮越厚，越不知羞耻，占的便宜就越大。

最好的例子就是：

在我们占领的国民政府官邸，第十六师团的士兵已于 13 日进来扫荡过了。14 日一早，管理部门经过侦察后制定了住宿分配计划并挂上“师团司令部”牌子。结果走进各个房间一看，发现从主席房间，到每个房间所有角落，都被彻底翻箱倒柜地洗劫一空。不管是古董陈列品，还

是其他什么，只要认为值钱就全部拿走。

15日入城后，我将剩余物品集中起来放进一个橱子里并加上封条，但还是不行。第三天进来一看，收在里面的东西都杳无踪影了。看来只有放进保险柜里，否则放哪里都没用。

三、日本人好奇心重，听说是“国民政府”，就特意跑来看。如果只是看看倒还可以，或是只是监督看中什么偷什么的士兵倒也罢了，可盗贼却是堂堂正正的军官老爷，真让人瞠目结舌。

如果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寻找东西也就随他去了，至少作为战场心理的一种表现，大概也不认为是有悖道德吧。但进入他人势力范围，何况在已钉上了司令部标牌的建筑物内，满不在乎地行窃，这也太过分了。

四、中央饭店里有古董展览会的迹象，物品很多，虽然进行了监控，但仍有盗抢。最后经过师团长清点并上了锁，才好不容易控制住了。

五、军官学校校长官邸是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应该归我使用。但内山旅团（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司令部竟然强行闯入不属于自己宿营的区域内，赶走第九联队，并肆无忌惮地糟蹋得一塌糊涂。

终于将中央饭店的家具运来了，好不容易才将房间收拾得能住人了。

六、否定所有权现象在战场上得以真实体现，对于支那人来说，我们是可怕的。但在日本人之间否认所有权，这可看作是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七、军队缴获汽车后，士兵们进行检修，过路的军官说一声“让我瞧瞧”就算看上了，接着坐上车就开跑了。

八、最恶劣的是抢劫货币。部队中有以中央银行纸币为目标，专门抢各地银行金库的行家。而且相对于美元来说，中央银行纸币要比日本钱值钱，因此要送到上海兑换成日本纸币。新闻记者和汽车驾驶员中有不少这类中介人，上海又有靠牟取暴利为生的掮客。

在第九师团和内山旅团中，流行着这样的恶习，罪魁祸首多是辎重特务兵。而且听说陆续出现了因有钱而出逃的人。内山旅团的士兵中，有人开四个户头，共汇款3000日元，其他还有四五十人分别汇出300日元、400日元、500日元。的确是不祥之兆。

12 月 20 日　晴好略寒

师团警备区域已定。各师团也开始分批向新部署位置行动。

12 月 21 日、22 日

领取 12 月份的加薪。听说支付百分之十五的年终奖金。

办妥了将这些钱全部汇回家的手续。

22(日)(一整天为教育总监部的人员提供资料)

12 月 23 日

一、小泉军医中将(原注：小泉亲彦，大本营野战卫生长官)来访。傍晚会谈，得悉东京情况。

杉上(原)陆相和近卫(文麿)这小子一样，在部(省)里不是有骨气的人。军的情形、政界及一般社会局面完全和二二六事件之前一样，都说这个杉上氏诋毁陆军胜过宇垣。

会餐在为现在和将来的共同感慨声中结束了。点了茶，小泉十分惊讶，因为所用茶具是非常稀有的古董。为了留作纪念遂将之命名曰“紫金山”送给了小泉。

二、迁居后，因为在没安装烟囱的火炉里烧木炭取暖，每天早上起来都感到后脑痛。

三、近来不知为何健康不佳，似乎有人老无用的心境。有时也想，难道是一氧化碳中毒？但问了问其他同僚，都有同感。或许是疲劳过度的反应吧。

脚和腿上肉少多了，连我也感到瘦了。

四、今天装上了新的取暖炉并安了烟囱，开始烧煤炭了。已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症状了。但觉得肠胃不太舒服，注意饮食后，感到渐渐有所恢复。

12 月 24 日　晴　有小雨

一、上午小泉医务局长来司令部。

下午视察下关方面的情况，同时去看望了第二野战医院的伤、患者，

由于有许多地方护理不周，没有达到指标要求，因此决定让他们搬到设在中央医院的第四野战医院。

12月25日　晴

一、上午10时在设在首都饭店的军司令部集合，军司令官向各兵团长进行训示，接着是恳谈、会餐。下午2时回到师团司令部。

二、打开小泉军医中将的赠品，和村上、白崎两位和尚、高山剑士、志波、大冈电影班、梶画师一起做菜，并和副官、警卫小队小队长、值班人员一起聚餐。

有生来第一次得到这么一条二十余公斤重的大甲吉鱼，十五六人也没吃完。明早加上酱汤，味道肯定更鲜美。

12月26日　晴天白天转暖

早上，在炮七任职的永井炮兵大尉来访。

第十六师团攻打南京

昭和丁丑年月日十二
敢图攻打南京呈锐锋
紫金山第一峰与西山
皆是国都防守眼目地
十一二〇先夺略西山①
十二三三强攻第一峰②
双眼既瞑敌复战意亡
黎明尾追突入中山门
国府厅上高扬旭日旗
万岁之声响彻四百洲

① 指12月11日步兵第二十联队攻占西山。
② 指12月12日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攻占紫金山主峰。

天龙寺村上和尚和赋

将军中岛阁下　奉大命　率第十六师团将士　昭和丁丑秋九月初五日　发京师　转战于江南之丘　连日连夜　奋战健斗　百战百胜　攻略金陵八百里之要关矣　腊月十三日　我邦之风习称事始之吉日也　恰是出师以来　相当一百日大纪念日也　黎明攻略　六朝之盛都敌国之首府南京矣　卜月望举入城之式　盖入城敌国之首都前代未闻之盛事也　予何幸乎飞骥尾　从征军在阵中亲参观旷古之盛典　此日天晴地朗也　国旗翩翻映旭光　军容肃肃入中山门　仰瞻将军马上之英姿　则是拔山盖世之雄也　直入国民政府　改为第十六师团司令部　统帅三军　以此心　圣明广大之恩泽　呜呼盛哉　皇军之威　呜呼大哉　阁下之勋　予充满感激而恨无辞焉　将军偶示　南京攻略所感一篇　伋攀玉韵　聊联卑辞　欲咏将军之壮图　虽然意句共不到也　将军幸垂叱正　伏请

从军僧　独潭士

奉命出师整百日
河北江南逞锐锋
将军士气力拔山
勇猛果敢惊耳目
六代夸险青龙山
夺取紫金第一峰
赤魔红毛颜色无
威风凛凛压城门
楼上高扬旭日旗
武勋千古耀神洲

（未成稿）

在12月15日的入城式上，目睹队列中许多士兵将战友遗骨悬挂胸前，在入城盛况中缅怀阵亡将士之忠烈，禁不住一下子流出了眼泪。

入城式盛况空前，追忆英烈沾鬓热泪致白骨礼
夜深醒来再次追忆阵亡者，看到泪湿了的枕头。
一觉醒来泪湿枕，捧骨友姿浮眼前
天龙寺村上和尚似染感冒，卧床一日。
天阴终有云雾散，更觉征途空床寂

每天早上到师团司令部报到，眺望着居室窗外的紫金山顶峰，缅怀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勇士之英魂。

紫金高峰之颠顶，驻有强悍我武士。
每望不禁泪潸下，长眠颠顶更益魂。
囫囵拿下南京城，年轻勇猛之武士，
如今长眠颠峰顶。

12 月 27—31 日的活动

一、大致部署好各部队的警戒任务后，又为各队宿营设备奔忙。师团长为了掌握各部队的休整情况，进行视察。

从整体看，目前是准备工作最忙的时候，尚未到完善之时。

29 日巡视结果如下：

(1) 一般来说，步兵队伍的行动作风是踏实并按部就班的，但他们设备奇缺因而处于勉强敷衍的状态。

(2) 还不能完全执行师团统一管理炊事的命令，多以分队为单位。另外，在查看各分队、各小队粮库时，发现多是特别征缴来的物资，各队物资很不均衡。

虽然借口说没有大锅，其实真相是，预(后)备役少尉、中尉管不住下级士官而无所作为，才形成目前这种状态的。

从个人主义、利已主义角度看，各分队、小队也出现了不愿将自己征缴来的物品提供给小队或中队的倾向。

(3) 说起来步兵就是从所谓地狱里逃生的人，他们最痛切地体验过战场心理。在这“地狱”里，各人发展至今的态度足以评定其人生的真正价

值。对于身份是志愿兵的大部分人来说，看来他们只能当下级士官之类了。

(4) 本来就有不少人指责说志愿兵出身的军官“没有用”。

对不了解军事的人来说，这也难免。我们专门从事军事工作十多年，甚至三四十年了，显然军事方面的知识既深又广，而他们的军旅生活不过才一年或一年半。因此，我认为他们不精通军事也是情有可原的。现在极度缺乏的是上级对他们的热情指导。现在有一种倾向是，对他们不进行指导教育却说他们“没用、没用”。谁见了都会想，不给予指导教育就发挥不了作用。如不着手解决这类问题，改变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二、今中部队(原注：今中武义，工兵大佐，工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18 期学生)的工兵部队由于队长热心诚恳地指导，这里不管设备还是准备工作一直都很到位，工兵中不愧有许多人是专业人员，今后还应该大力发展。

总之，今中大佐被认为是既能掌握部下又能照顾部下的男子汉。

三、接着是松田中佐卫生队长。他也是个扎实可靠的人，熟练掌握并管理着很多设备。

虽然他是在乡军人，即便在家乡时也相当活跃。因此可以作为一个能够发展的人物。

四、不管怎么说，联队长没有掌握好野炮部队。一般说来，各队一做起事来，就变成迟钝笨拙、心不在焉的团伙。

事后来看，当时在晋升中佐时小林中佐在先，森中佐在后，因此产生矛盾。而当时其他大队长好像也没有为联队而帮森的忙。这对于老实巴交且气度狭小的森中佐来说，大受挫折。所以无论是宿营设施，还是管理马匹，森中佐都没有兴趣，并感到寒心。

五、诚然，精于掌握及指导，努力进入师团统制的，当数柄泽队长(原注：柄泽畔夫，辎重兵中佐，辎重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22 期学生)。

六、尤其是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在战场上由于勇敢而损失巨大，这多是源于鲁莽。就连野田大佐也因危急而措手不及。在这一点上，也许是过于磊落大方而导致漫不经心的吧。

七、因为野战医院院长身为医生，动辄专心于专业，很难成为具有

军人风度的军医。但他精通业务，只要由他管理指导，心里就感到踏实。

通过全面比较，除了柄泽部队之外，马的养护都不太好，特别是管理部的卫兵和骑兵的马，许多都疏于护理。

慰 灵 式

一、师团的慰灵式也是要在年内举办的活动之一，所以要全力尽快举行。然而，因步兵第三十八联队要护送遗骨回国，就推迟了其他所有活动。决定在30日进行。

二、此时也有为近来在中支那作战中阵亡者举行慰灵式的意见，认为要让它成为悼念出征以来的所有英灵的活动，还有一些考虑不周之处。

此次为了代替三位长官、府县知事读唁电时，万一没有区分北支那和中支那，就会带来待遇上的不公平。我认为，对他们需要一视同仁。

三、军司令官宫殿下届时亦莅临慰灵式会场。

祭 文

在此设置祭坛是为了追悼师团出兵以来，在北支那和中支那战场上壮烈牺牲的陆军步兵大尉田代龙藏君等914位英灵。

我们早在离开北支那向中支那转战时，在宁晋城头告慰英灵时就发誓，我们将以众勇士为榜样，并将在众勇士在天之灵的保佑下，奋勇杀敌，以彰显皇军的皇威。

接着我们再次跨海，登上长江彼岸，挺进到支塘镇、常熟、无锡、丹阳，最终抵达句容。在那儿赶走敌军，不出三旬，我们便一举逼近敌都南京。

上天的英灵们啊，相信是在你们的时刻引导下，你们地上的战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我们天地呼应于13日占领南京，15日举行入城式，占领了国民政府，并让日章旗高高地飘扬在政府门楼上。万岁声震撼着四百余州大地。在此，皇威得以大大彰显，我谨得以完成此重任，堪称壮举。

然而，举行入城仪式那天，想起壮烈牺牲身在天国的英烈，看着你们战友列队路边，胸前悬挂你们遗骨的盛大场面，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在此，再次对英烈表示由衷的感谢，今天的成功完全是你们的功劳。

另外，我们在此还要对你们发誓，虽然完成使命，前程还有艰难困苦。但在你们的鞭策下，我们决不辱你们的英名。请你们的在天之灵随时引导我们，向最终目标迈进。虽然在战斗力方面，我们失去了你们，但在精神上，我们受到了千百倍的鼓励，我们坚信各位壮士将一直同我们并肩战斗。

英烈们，安息吧。

追悼会顺利结束了。第二天，我又去追悼会场检查，发现前一天会场用过的器物一点都没整理好，甚至连清水都没倒掉。不禁为人情如此淡薄而叹息。只得拜托跟随在旁的随军僧，请他们整理会场。

准备过年。

在战场上过新年，虽然有人说不需要准备门松。但这是三千年的传统习惯，不是人为可以改变的。用不着谁提醒，各支部队都找来松竹，将过年的装饰搞得像模像样。

准备了足够的酒，又送来杂煮年糕。还派司务长去上海设法弄来点糯米，让大家捣年糕，以感受过新年的气氛，使心境焕然一新。尽管糯米数量不多，但能够捣年糕了。新年最好的食物甲吉鱼等罐头也从国内运来了。

这样一来，过新年的准备就做好了。

我在 31 日那天去打野鸡，结果打到一只鸭子和一只野鸡。可供正月初一做鸭杂煮、正月初二做野鸡杂煮用。

还考虑准备一些年夜饭用的荞麦面，但是没找到，只有这事没办成。

我想大年三十晚上应该做个全年总结，可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只好找出一些手头现有的文件，应急准备了一下。接下来就等除夕钟声响了。

进入南京城以来，最缺的是自来水，但随着除夕的临近，石油短缺的埋怨声也出现了。

从大连运来了一万桶用于战斗的燃烧弹石油，这批货有一阵子去向不明。有报告说登陆以后陆续找回来了，不过至今尚未到手。

虽然到13日早上为止，南京都是有电灯和自来水，但是自从军队进城扫荡以后，工程师和职工都被处理掉了，所以没有开机器的人。虽然军也在考虑解决办法，但目前没人手，这个问题何时能解决，现在还不得而知。于是，我也不指望军部，立即着手在部队里寻找曾经是电厂和自来水厂技工的士兵，结果找到四五十名。工兵部队里有技师少尉，于是命令他将那些曾当过技工的士兵集中起来，让他们检查并于18日开动机器。

下关发电厂使用的是美国式机器，而日本多是德国式的，所以起初技师们有些不熟悉。于是鼓励他们大胆尝试着发动机器。最终，从城南的小发电厂着手送电。接着排除下关发电厂机器的故障，开动进煤机。

四、努力的结果，终于在除夕夜7时30分所有宿舍的灯一下全亮了。当天下大放光明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不禁感慨万分。

赶紧命令管理部，搬出一坛酒送给他们，令他们大喜。次日，技师少尉来拜年并表示感谢。

五、就这样，这几天一直在整理线路。送电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南京的夜晚逐渐明亮起来。

六、1月7日左右，一楼开始通自来水。15日左右，二楼也通自来水了。南京自来水供应不足的问题解决了大半。

七、但是，整个社会没有一个人对师团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更没人赞扬。

人啊，就是因为头脑简单，对一切漠不关心才长寿的吧。可叹啊可叹。

八、竖起了门松①，室内摆放了插花。白崎君得以一展身手，他做了两盆红梅插花。

装饰在镜框里的大元帅照片，是村上和尚从杂志上取下来的。陛下

---

① 庆祝新年的装饰。

题写“新年之春”几个字，由花冈摹写并挂在墙上。这一来，室内被装饰得充满新年气氛。今夜，大家都打算听除夕夜钟声，一边忙着准备过年，一边聊天。在这期间，不知是谁敲响了除夕钟声，大家在钟声中进入了梦乡。多事的丁丑年就这样度过了。

昭和13年戊寅正月初一[1]　晴暖

一、正月初一是一个十分晴朗的日子。我很早就起床了，在昨夜开着没关的电灯下洗完脸，迎着晨光遥拜。

祈祷天皇万岁后，大家就分头准备煮年糕。在准备期间，我试着用拙劣的俳句把自己的新年感受写出来。

敕题　神苑之晨

出征途中仰望旭日，
神苑中祈祷胜利，
正月里在敌国煮年糕。

用敌国之水给煮年糕加鲜。
用玄武湖之鸭给煮年糕增味。
蒋家炉灶煮出的年糕啊，
还是日本味。

上午9时大家同聚一室，相互拜年，然后吃同一个锅煮的年糕。在座的有：宫本大尉、天龙寺村上和尚、黑谷白崎和尚、花冈万舟、高山剑士、电影班的大浦君和冈君、值班的三人、司机两人、卫兵少尉及十名部下。还有寻找迷路孩子的向导猎犬一只、金丝雀三只。

二、上午10时在师团司令部集合

遥拜仪式、升旗仪式。

三呼天皇万岁。

---

① 即1938年1月1日。

然后和团队长以上军官共饮迎新酒(南京周边地区的团队长)。喝了一坛子酒,喝得很痛快,中午回去了一次。

下午2时,去朝香宫殿下处拜年。少尉以上的海陆空军军官们和殿下欢聚一堂,在浓郁的新年气氛中度过了元旦。下午4时回到家里。

今天虽然精神好点了,但体力还没完全恢复,还觉得有些醉。因此,从下午5时开始就又睡觉了。

在元旦这天,敌机大清早就开始了好久没有过的空袭。只是他们没把飞机下降到两三千米以下。被攻击的目标仅仅是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的机场,没袭击其他目标。从这以后,南京市内许多地方都有支那人在纵火。实际上,烧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房子,但值得注意的是,早上的火灾都发生在重要建筑物附近。由此判断,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和空袭有直接关系。可以判断这次空袭是日俄战争的开始。

在支那军队看来,目前日本空军只遭受一点点损失,对大局没有影响。但是袭击军司令部特别是袭击殿下,肯定对士气有很大影响。

本来,最近的飞机都是俄国造的,可能飞行员都是俄国军官。俄军清楚地知道日本空军已陷入补给困难的境地,并且日本空军的实力目前都在第一线,现在只要造成一点破坏,都有可能永远阻止日本发动日俄战争,这次空袭是俄军对日本军的攻击,故可以认为日俄战争现在的确开始了。

他们不仅袭击位于上海的机场,还袭击军舰。可以看出,攻击飞机和军舰是一举两得。(1月27日,位于南京的海军两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飞机,并且证实了驾驶飞机的军官是俄国军官)。

1月2日

一大早就来了许多拜年的客人,今天也不打鸟了,整天呆在家里接待客人。

1月3日

为了新一年的首次打猎,我在玄武湖附近漫步并运动。

1月4日

今天是天皇下达军人谕旨的日子,上午10时开始在师团司令部举

行军人谕旨奉读仪式，从随身携带的谕旨集里摘抄一段奉读后结束仪式。

1月5日

巡视去年没巡视完的各部队宿营地，特别是检查各部队每个人被子和毛毯的供应数。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于是决定到附近通融一下，看看是否每种物品能转让一点给我们。

1月6日

休息。

1月7日

去汤水镇、句容方面视察。

在汤水镇洗了澡，那儿的水很清澈，痛痛快快地洗完后回到营地。

中泽大佐说，自出征以来，在洗澡水里能看见自己的身体这还是第一次。

这里涌出的水真是清澈。

12月7日受伤后，在汤水镇住了八天，按说可以洗澡，但仅仅只能洗一下双手双脚，而今天得以全身泡进去洗了个痛快，再无憾事了。

1月8日

视察了在步兵学校的骑兵联队。

上午10时回到了天文台。

由于贺阳宫殿下来南京视察战况，10时集合。

和他一起视察了紫金山战场遗迹（第三十三联队长、第七中队长、速射炮队长做了介绍）。

接下来回到天文台，吃过午饭之后去乌龙山和幕府山炮台视察。

下午4时左右因为要与师团同僚们一起会餐，所以我在宿舍做准备。开完恳谈会并聚餐后，殿下回到了下榻的首都饭店。

1月9日

上午10时，殿下要去杭州，于是我们把他送上飞往杭州的班机。

南船还北马

北马再越海南船，既渡三途河。
一气屠国附牙城，天国门扉开。
雪道更有一重阁，三过洋还北。
深入于山中拂烟，阳遥拜旭光。

1月20日

因为19号下了雪，紫金山一片银妆素裹，于是命令电影班从国民政府楼上拍摄四周的雪景，不知他们执行了没有。

一、今天下午6时在宫殿下下榻处饯别。

首先，军司令官宫殿下进行训示，然后奉命答复殿下。

总觉得军队的高级副官和参谋们过分地吹捧宫殿下，大有欲让他与下属疏远的倾向。与其说这是维护殿下的尊严，倒更像是对下属狐假虎威而对宫殿下则故意敬仰奉承有加。最终就是想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

今晚也同样如此，他们请求宫殿下早点退席，摆出一副让客人们早点回去的姿态，结果被严厉训斥了一通，然后便回去了。

二、为便于转移而将行李打好包。

(1) 将后来获赠的物品和慰问品集中起来，多得堆成了小山。这些东西加上食品等，足足装满了一个大旅行箱。

(2) 接下来整理寝具。因为要向北方开拔，并且去的地方已有其他部队驻扎，想必宿营用的各种物品一定会缺乏的。想到此，不由得又多塞进一些物品。寝具必须设法随身携带。

士兵每人带一床被子，我要将使用至今的四床被子都带走的话，再加上一床毯子，就又装满了一个大箱子。

(3) 还要增加的物品是笔、纸、地图之类的用品，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又塞满了一个支那手提包。

(4) 照这样分类后不停地装啊,装啊,结果装完后,将余下杂物集中起来一打包,又装满了一个柳条行李箱。

(5) 除此之外,还有一直随身携带的洋酒箱、狩猎用的新式弹药箱,结果比当初带的三件行李又增加了:

手提包、大旅行箱各 2 个　共 4 个

小盒子　3 个

如果用船再换火车运行李,还是可以带着转移的。但是,要是行军的话那就够呛了。

顺便说一下,据说师团所有人带的行李都超过了规定数量的两倍。

在南京停留的日子只有一天了,却没有什么值得挂念的。刚下过雪也不能出去打鸟。

来换防的天谷支队驻扎进来了。

到目前为止,南京居民人数较少,没有力量聚众闹事,不会发生什么动乱事件。我们只是在南京平安无事的时候进驻的,却在可能发生事端的时候撤离南京,觉得有点太幸运了。但这是命令,我也没有办法。

1 月 21 日　雪转晴

终于决定于明天(22 日)出发了。于是我到各处去和大家辞别。

本来是计划坐飞机去上海的,可是 19 日下雪后总是阴天,所以飞机停飞了。从佐佐木少将那儿得知,通常南京有两个雨季,现在是其中之一,天冷的话就下雪,暖和的话就是阴天。

我们认为飞机日期实在无法确定,就决定坐火车去。

坐汽车也可以,但如果不愿意中途在苏州过夜,最好还是坐火车。

一、因为人多,我们乘坐的是列货车,很冷。士兵能忍受的我们也能忍受。而且我们也有必要体验一下,于是果断决定坐火车去。经过一番周折,坐上了一列带缓冲闸的列车。车上安装了火炉,又找了把安乐椅放了进去,简直就像是头等舱的观光车。

我又去向殿下、军会计、军医、兽医、各个武器部门的部长辞行。后勤司令部的织田三郎大佐因为感冒休息而没能见到。

向天谷少将辞行。

1月22日　晴

一、列车早上7时40分从下关火车站出发。因为发车时天刚蒙蒙亮且寒冷，所以谢绝了殿下以及各位部长的送别。可到车站一看，大家都来了。特别是宫殿下也来了，真让我惶恐不安。

二、同车去上海的还有日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德川侯爵一行，狭窄的车厢一下子拥挤起来。

虽说降雪后很冷，但车厢空间小且中央有暖炉，再加上我坐在炉旁，所以不觉得冷。

可当火车猛一启动，暖炉就要歪倒，水壶里的热水会洒出来。所以每当这时就用手脚去抵住它们。途中这样重复了几次，到上海时已经晚上8时多了。

三、不时地眺望一下旧战场，观望一下苏州这块还没去过的地方的地形。进入上海战场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什么也看不见了。

四、在上海车站，司令官、一名参谋和先行到达的运输部队的片冈少佐来迎接我，之后直接去了东和洋行。

东和洋行饭店是驻上海部队军官的下榻处。

后来，后勤部的倪次郎大佐告诉我说，作为师团级住处是有点寒碜，因而另外准备了上等住处。但没安排在那儿却住在这种地方，真是照顾不周。

其实无论住哪儿都谈不上好。

五、当天晚上，宪兵队的大木大佐来访，礼节性地寒暄了一下。

六、古城少将和我住同一家饭店，我们一起共进了早餐。据说古城少将是大本营的顾问，来往与各国新闻报道员之间，从事宣传工作。据说参谋本部的最初意图是让古城协助特务机关工作。由于与原田少将的关系，扩大了他的任务范围，让其独当一面。

这种情况大概哪里都一样，都讲人情吧。

七、我们将去哪里？这个问题渐渐明朗了。第十六师团也要转移的消息年末就有耳闻。

(1) 根据宫殿下的战略构想，有一个以前就制定好的计划如下：第十六师团与2月就开始行动的第十三师团一起北上，向陇海线突击前

进。这是第十六师团要转移的消息传出来以前的计划。

(2) 其后师团往满洲的东边道前进,其目的是将兵力集结在那儿以此胁迫俄国解决渔业权问题。这只是个被添油加醋的想像而已,万一是要小聪明,就荒谬透顶了。

(3) 正月初一,根据饭沼少将之言,再次向北支那转移的传闻渐渐得以证实。不用去满洲了,仅此就足以安心了。

(4) 那么,去北支那什么地方呢? 第十师团去济南,第五师团去山东,国崎支队进入青岛,好像还有进攻徐州的计划。这样第十六师团不去也可以。

如果是这样,平汉线方面就定在山西省了,难道是绥远?

(5) 到上海前后,上海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和第一军都来过电报。第十六师团作为华北方面军编入第一军名下。

但是,为了把旅团长指挥的混成部队部署在石太线,就应该让其在1月底之前到达。

于是,不管是山西还是平地,经过种种考虑,在平汉线方面,从前方开始纵向部署了第十四、第一〇八、第二十师团。与此相对,太原只部署了第一〇九师团。从敌军部署来看,山冈几乎被包围了,因为那里有特设师团和山炮部队。

另外,我们判断:如果草场支队被部署到石太沿线的话,从长远看,可以让第十六师团沿主干道从太原南下,让第一〇九师团从其西部山脉前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必须解决掉山中残余共产党军,对付在太原西部黄河一带的毛泽东军队。

根据我的推断:

俄国强迫蒋介石接受的条件中,有改组中央军,纳入共军和俄国将校这一条。从这点看,不仅是共军的编制装备,就连其指挥恐怕也有俄军。进攻这支军队就不能和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了。因此,我感觉到必须有计划地侦察共产党军的情报,登陆后应立即致力于谍报工作。为此,我决定带着内部方案奔赴大连。

(6) 若按21日与宫殿下辞别时他说的话,把第十六师团派遣到北支那的话,何不让第十六师团与第十三师团一起北上呢。不论从战略上

看，还是从将士和船舶输送情况看，这都是最有利的。尽管我具体提出了意见，但最终还是未被采纳。

宫殿下说：

由于看上去我好像过于焦虑不安而不经考虑就随便提出意见。因此，虽然利弊明了，但有人还是觉得我在耍赖。现在只有保持沉默，等待把事实真相弄清楚。

总之，不知是谁处于何种考虑作出的决定，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方案。这让人觉得是个极为天真的构想。也就是说欧洲大战后，特别是我国军界，开始经常采用包围迂回的作战方法。也不告诉方法和手段，什么都用迂回，什么都用包围，就好像得了包围迂回病一样。恰好昭和5—6年，我还是陆军大学教官时，看过高等司令部演习和大部队作战等，然而其方法尽是缺陷。这种迂回包围的发烧患者已经患上了调动兵力的并发症。这次事件恐怕就是这种并发症在发作吧。

1月23日　晴　多云较冷

一、因为上午10时要与松井大将见面，所以去了方面军司令部。司令部占据着位于新市街工厂区里的音乐学校。乘汽车在新市街行驶了近25分钟，没看到一幢完好的房屋。指挥部就在这条街最里面的角落里，交通极不方便，房屋也不怎么样。我想司令部怎么竟选中这里呢？尽管原本是打算躲避空袭的，但对所属部队的进出来说，的确很不方便，驾车的人还能对付，无车的人找到这儿可是要花上一天时间。

我认为，高级别的司令部应该是拥有部队的，即使有人认为我的想法欠考虑，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吧。

二、参见松井大将时，当我汇报已不属于其部下时，松井大将立即对我们第十六师团致辞问候。因为声音非常小，有时像要断气似的，加上我耳朵有点背，只听明白了一半。是松井大将没力气说话呢，还是在我们面前声音就变得消极了呢？不过，他的脸好像有些扭曲。

我不明究竟，一直在洗耳恭听，但只听到他说："第十六师团是攻打南京的骨干力量。"

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听说，因为早在上海战役时期，因部队伤亡严重

而士气低落，决定攻打首都南京时就没抱多大希望。我想，他的情绪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因为特别信赖我们第十六师团吧。

这的确是他们认识不足。依我看，始终让同一个师团在上海打阵地战，是令人十分费解的。

因为阵地战和机动战的作战要领不同，我感觉到当发展成事实上的追击战时，与我师团并行前进的师团发挥了很大作用。

因此，按理说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即使我师团在阵地战时士气不振，可一旦进入机动战就足以派上用场。可他们却没想到这点，所以说是对此认识不足。

不管怎么说，师团被重用而且担任重要的正面进攻，并占领南京。这实际上是统帅部在认识方面的错误，是被先入为主观念所误导的，我师团不应独享战功。

三、从松井大将那儿回到饭店休息。

下午接待了以首藤君（大连工商会的副会长）为首的大分县人会的会员来访。带来的慰问品是三箱苹果和蜜橘，在一起拍了纪念照片后傍晚时分离去。

四、下午6时开始，在方面军司令官官邸举行会餐。毕竟上海离长崎比较近啊。当晚的膳食相当丰盛，厨师手艺棒，材料也相当珍贵。

生腌沙丁鱼和濑户甲吉鱼什锦火锅实在是鲜美。

我真是怜悯南京的朝香宫殿下，他厨师的手艺真不咋样。

五、谈话中提及盗窃一事。

当我谈及打算用缴获的轻重机枪和步枪来补充装备时，大将委婉地说，如果这些武器不交给军方的话可就难办了。没想到这位仁君竟是个小里小气的墨守成规的人物。

接着我提及在国民政府偷东西的人就是方面军的参谋时，大家都佯装不知。

家具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总是小气地唠叨着。我们已占了国家，夺了人命。师团拿回一点家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硬让我们留下来，说是留下来会有人高兴的。

六、上午进行汇报，下午聚餐，还请一名骑兵中尉率领十名卫兵为我

们担任向导兼护卫。这位中尉业务熟练，善解人意，我感到很高兴。

七、下午6时将要出发时，伊东政喜来到军部。于是和他回到小房间聊了15分钟，并互祝武运长久后告别了，他看起来挺精神的。

八、22日到达之后，千田大佐来了，当他问我带他去哪儿时，由于觉得这位千田大佐言行举止放荡不羁，让人嫉妒且憎恶，心想这人像是个好事佬，君子还是远离这种危险人物为好。所以决定对他敬而远之，决定不和他出去。他也表示十分理解。

九、村上和尚、誓山君、白崎君来访，并接受了他们的礼物。

十、师团的遗骨中属于我部队的部分和后方医院中死亡的人合起来共有940具，其他还有第十六师团动员调动来的部队人员26具，一共是966具。全部备好后安置在西本愿寺。因没赶上昨天的告别仪式，于是今天上午去参拜了。

按照规定，遗骨应该由各部队直接送到兵站。

但这样一来，兵站方面整理起来很困难，而且如果人手不够的话，从其隶属关系上，处理遗骨时将会不够尊重和仔细。另一方面，因为遗骨送还太迟，还有士兵的父亲乘飞机从国内来到上海的。所以我坚信关键是尽早地用切实可行的方法将遗骨送回国。因此，我不再受规则限制了，先让师团随军僧整理遗骨，并进行祭奠，然后护送去上海。同时派所有同去的随军僧在兵站帮忙整理遗骨。这一来，很快便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工作，并于22日先于其他师团举办了告别仪式。兵站司令官也很高兴。另外千田大佐也担心便船问题，于是决定25日出发。

听说至今为止，遗骨全都是从广岛上岸的。因为数量太多会给国民很大的刺激，于是规定一次只能送回450具。

然而，拖延时间也对不起遗族。于是决定，依次改变送还时的上岸地点，并且计划多派船只。

师团来的正是时候。

十一、在上海，海、陆、外三方混战中。①

十二、侨居上海的有新、老日本侨民。

---

① 指陆军、海军、外务省三方意见分歧。

十三、很难找到上海自治维持会的干部。

来到上海一看，市内到处是海军的哨兵、印度的警官和宪兵。惟独不见陆军的哨兵。

一打听，原来有规定说市内警备由海军负责，郊区的警备才由陆军负责。并且宪兵是陆海军的军事警察。

此外，还有领事馆警察的一帮人。正在搞三头、四头政治。

想开个店的话，不知必须得到哪儿的许可。是领事馆呢？还是海军或陆军呢？民众感到困惑。

究竟为何派海军来呢？为什么让领事馆插一杠子呢？陆军特务机构都在做些什么呢？小林顺一郎大佐评价说：这儿的国民不受统治。不幸的是，如果说他说得很露骨，那也太露骨了。上海的新日本侨民，不，应该是占领区的行政权到底何时才能确立呢？

更为重要的是，尚不清楚究竟是要占领上海？还是只完成驱逐敌人、保护日本侨民的任务？

这次，重新回到上海的原日本侨民和新来的侨民之间又要发生纠纷了。老侨民强调给予优先居住权是理所当然的，不然财产损害得不到赔偿。但如果顺应他们的要求，就使新来开拓发展的日本人受到限制。

上层因为没有一个统一方针，搞多头政治，无所事事；下层的人又互相倾轧。这一来，日本人到底要干什么呢？外界对此也是颇为不解的。

尽管处于这种状态，日本人的自我感觉还是好得过头了。反正目的就是一个，在上海建立自治机构。在支那人看来，管它是支那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无关紧要，只要自己获得利益就好。但如果安全得不到保证，而日方看上去决心又坚定不移，并且，可以看到未来的话，有人认为谁来都一样。但如果日方持一种明天就会变卦的犹豫不决态度，今天靠着日方，明天又要被杀的话，没有人敢冒这种风险，在这种随时遭到杀身之祸的时刻站出来。

是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太天真而没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是以侥幸心理来取巧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月24日(这是29日大连的报道)过了几天才记述是颠倒了时序

因为明天(25日)就要上船了,又没什么特别要会面的人,今天就利用一天闲暇去购物并准备好军装。

一、因为听说很冷,所以订购了附有毛皮的鞋子。中午过后做好送来了。之前穿的鞋鞋底烧破了,所以就换掉了,这次做得十分轻便。

二、外套的袖子里因为需要用毛皮衬一下,就衬了些便宜货,今天也做好了。因为衬的毛皮很厚,穿着稍稍嫌紧。

三、买好了吃的东西,不过没什么好东西。

四、本来想买皮手套的,不过大连最近变得比较暖和了,而且又没有实用的军用品。因为听说奉天有卖的,因此决定不买毛皮手套,买了两三副普通的皮革手套。

五、至今用的是帆布皮革混制的包,觉得还不够用,所以各处寻找买了两只上等的皮包。

六、上午中村上升一君来访。询问了一些进入满洲铁路工作的情况,并就将来的事长谈了一番之后暂时告辞。傍晚他又拿了礼物过来,一起吃了晚饭后才告别。

七、傍晚时分,同志社的长岛君来访。我们又邀他一起吃饭,然后便告辞了,既然他在满洲铁路研究部从事俄国方面研究,于是提醒他不能忽视Juif问题①。

八、小川君来访,我询问了许多关于大连的事情。他是栃木县人,据说在股票交易所工作,从千叶县市川时期的熟人那听到过,但现在记不清了。

九、拜托了运送船的船长将行李带到樱井,并委托神户的宪兵送到家里。但他们弄错了,没有送到家里。我到达大连后,行李又送到了我的住处。于是只好将一个箱子和两个包托村上保管,另外两只箱子和三个包托女管家保管。避难时丢下的东西被日本兵捡到后送到我手上。又从南京到大连,后来又分离,竟然还安然无恙。其命运实在是可以称奇。全然不知我能否凯旋而归;即使能凯旋而归,还不知能

---

① 原文如此,似为犹太人问题。

否再次经过大连；即使能经过大连，是否还活着……当时这些都还是个谜。

1月25日　乘由上海出发的大连“奉天丸”号向大连驶去

24日在上海时匆匆拜访了长谷川司令长官、陆战队司令官、运输部田代少将等人后就告辞了。25日上午10时塚田参谋长代表司令官送我们登上了“奉天丸”号，11时开船，我们和这个战场上的940名英灵告别后便启程了。

虽然多少有些薄雾，但还是能看到远处，我深情地遥望着黄浦江岸边附近战火留下的痕迹。船驶出了港口。

这天总的来说海上风平浪静，但比起傍晚时，船开始有些摇晃了。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集》(一)，偕行社(东京)，1994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王卫星　航星　译）

4. 佐佐木到一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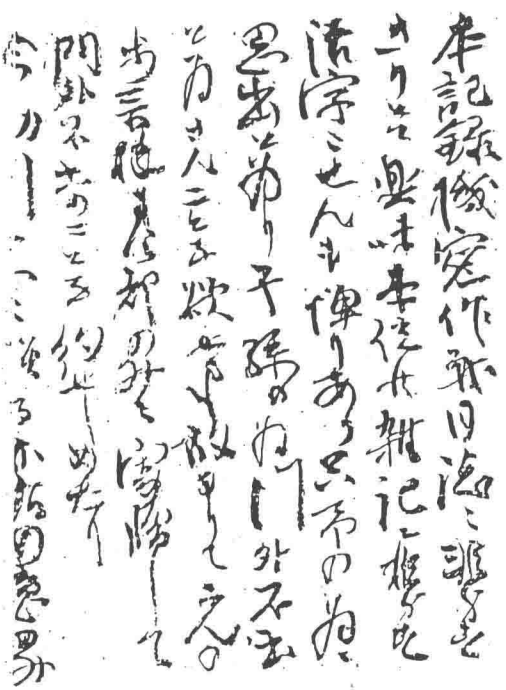
编者注：佐佐木到一，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

（前略）

三、在敌军阵前 90 度转弯

（1937 年）12 月 9 日

天没亮便开始行动了。部署好阵势后天才亮。我们成三路纵队行进在田间小路上。两边的田地里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军士兵的尸体。听说炮兵那边只有一条路，沿那条路走近扬子江岸边后，必须向左拐 90 度的弯才能继续向前走。不管怎样，不把敌人一直追到江边就不能进入目的地南京北部区域。所以昨天（8 日）夜里的追击战，至少要推进到足以对敌军构成威胁的位置。因此，虽然全力以赴地只战斗了两天，但士兵已显得相当疲惫。因此，这次



佐佐木到一日记原文

追击行动不够迅速。而且敌军在夜里似乎已经开始从镇江撤退了，可以听到火车开动的隆隆声，并看到车头冒出的火光。

在位于拐弯顶端的东阳镇附近，今早大火熊熊。从着火点判断，是在敌军撤退纵队的侧翼，似乎试图阻止我军的追击。

我们现在已无暇讨论是否需要如此一个劲儿地追击敌军。目前的任务就是必须迅速击退阻碍的敌军，从背后包围南京。所以我决心避免一切耽误行程的行动，如途中休息之类。

但这种做法具有近似鲁莽的危险。“阁下，没问题吗?”“没什么，放心吧。逃跑的敌军没有勇气返回来的。如果打回来再说回来的话。”因为副官绝对信任我，这一问一答实际上不过是敷衍一下。我想如果这是纸上谈兵，甲乙双方就会争论的。谨慎的军事家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兵力做后卫吧。

不设前卫、右侧卫和后卫的行军令人觉得是危险的行动。因而支队本部照例不足一个大队。

上午 11 时，按新的部署开始行动，幸好敌军没有尾随追来。

我们要求 7 日开始就僵持在左翼大孤山的步兵第九联队的部分兵力与我支队一起前进。结果到最后非但未能前进，到下午开始行动后，反而后退到我支队后方。原来我支队的前进目标是推进到大孤山正面敌军的背后的。这样看来，那一带的敌军早就撤退了。

总之，我等丝毫没有依仗他人的帮忙。

下午 2 时 30 分，我前卫因受到东流镇附近敌军的射击而停止前进。那里像是敌军的警戒阵地，所以立刻命令炮兵进入阵地，支援前线步兵向前进攻。这时，右前方高地似乎也有敌军的部分散兵壕，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若干敌军的身影，于是让部分大炮炮击那里的敌军，炮弹大量命中目标。可以看到敌军正弯腰登攀在映衬在天空下的山梁上。我部分步兵也正冲向那里，但逃跑的敌军腿很快。到了傍晚，夺取了敌军警戒阵地，接着又向前推进了一些后停下了。

在东流镇宿营。

至今一直忘写的是，我们每天都用死水河和池塘里的水，幸好是冬天，腹泻的不多，帮了大忙。

因为我熟悉南京附近的地形，深知攻克位于我师团作战区域的中山门（东面）、太平门（在东北角的北面），不付出巨大的牺牲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前者前面有条宽约百余米灌满水的壕沟，那是涉水过不去的；后者有深约二十米的外壕，从壕沟底到城墙顶部估计至少有 50 米，地势险要。城墙也不容易破坏。我曾呈报过建议：正确用兵之道应该是将主力用在我支队作战范围的紫金山以北区域，那样可以直捣敌人。同时敌军将会一起涌向惟一的退路——下关。但听说师团长已经决定将主力放在中山门方向。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我觉得这是因为各师团一直在进行马拉松式的竞争，都被占领南京城这种意识支配着。

可听说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也曾向师团长流露过要将主力适当地用于紫金山以北地区的意思，但那时命令已起草完，所以也就没按他的想法从事了。上述情况是从师团参谋那里听来的内部消息。

今晚，我接到师团命令，这也是殿下的旨意。即：下关是敌人惟一的退路，因此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现在不是探究这个命令是否采纳了我的建议的时候。面对从三个方向涌来的敌人，我只要抱着决一死战、战斗到底的决心，完成任务就行了。

按照上述师团命令，我部攻击目标应该是太平门。而太平门前横卧着一条前面提到的相当宽阔的护城河，而且前面就是玄武湖和紫金山西麓的复杂地势。据我对地形的了解，不击溃敌人城外的支队，而让主力攻上太平门，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我忽然想起一条捷径。如果还能走，就可以派一支小部队来完成任务。但我当外交官驻南京已是十年前的事了。这期间修建了要塞设施，那条近路实际已不复存在了。

四、和敌军城外支队作战

12 月 10 日

由于地形相当复杂，部队又很分散，加上城外敌军肯定会进攻我支

队外围。根据这些情况，一大清晨就调整了部队的配置。

上午 9 时开始推进，力量薄弱的敌军略一交火就败退了。这也是因为师团主力部队同时逼近紫金山东南山麓的缘故。上午 11 时左右，前线部队得以从马元南部高地推进到仙鹤门西北部高地。

敌军已经在正面高地修筑了阵地。可笑的是可以看见面向扬子江边的碉堡背面。不过，将南京城作为要塞来看的话，这也没什么可笑的。敌军不会轻易抛弃这一切的，必须做好遭到顽强抵抗的思想准备。

下午，敌军不断用迫击炮轰击我前线部队的后方，按照 50 米的射击间距，有规律地炮击沿路区域。田里尘土飞扬，炸塌了农家房顶，炸断了树木，轰炸情景极为壮观。因为部队避开了射击区域，所以可以观看敌军壮观的盲目射击场面。在离道路不远处，眨眼工夫就落下一百多发炮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前线部队一直在追赶敌军，傍晚才占领尧化门西部一带的高地。

听说松井军司令官今天向守城司令官送去了劝降信①，限定下午 1 时前给予答复。但直到最后也没有答复。根据深夜接到的师团命令，师团定于 11 日攻入城内。但因师团长直接管辖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还没夺取紫金山顶峰，恐怕 11 日不可能大规模攻进城墙（师团长着急啊）。据事后听说，第九师团的部分部队 11 日登上了光华门城墙。南京城南面的地形也是易于进攻的，争夺南京城，历来都是在此进行的。雨花台游览区是比较平缓的丘陵，所以可以隐蔽着接近城墙。

如果不拿下紫金山的险要地带，再急也不可能接近城墙。

夜里接到通报，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及轻型装甲车第八中队都归我指挥。

占领南京后，听军参谋说，殿下曾念及到我支队作战区域大，处境肯定艰难，亲自下令说“不能让佐佐木白白地去牺牲”。当时我还不知道有

---

① 日记作者记述有误，日军的“劝降书”是 12 月 9 日由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空投的，而不是 12 月 10 日发出的。

这么令人感动的指示。的确，在那个时候多一个士兵都是好的。

战斗时，情况虽没有上述那样困难，但可以断定敌军正逐步退到我部队右翼外侧。我后方到处是敌军残兵。和师团主力的联络也不畅。从表面看，人们当然以为我支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实也的确是处于三面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

后来听说在12日晚上，我的一个老部下从遥远的满洲来到师团司令部，问及我支队所在地时，被告知："如果你想死就去他们那儿！"

顺便说一下，我没有要求增援过一个兵。我充满信心地想，凭我现有兵力肯定能截断敌人退路。

今晚宿营在仙鹤门附近的一个村落里。一整夜都遭受着敌人迫击炮的轰击，但炮弹都打偏了，因此也就没当回事。

12月11日

开始进攻占据银孔山东西两侧阵地的敌军。增援队伍9时抵达。目的是让他们先协助师团主力进攻。于是，派部分队伍经紫金山北麓开往和平门方向。但该方向的敌军阵地无隙可乘。

上午11时夺取了银孔山东西两侧的敌军阵地。敌军的抵抗实在太顽强了。因此，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对他们进行轰击。堑壕里堆满了敌军士兵的尸体。尽管如此，当我步兵沿斜坡向上冲锋时，甚至还有敌兵宁死不退，死守阵地，宁死不屈。

下午，为了协助我支队，又派来了两个十加农炮中队和一个十五加农炮[①]中队。

银孔山的敌军向太平山方向撤退，那里有构筑好的阵地和新的抵抗部队。此外还有来自乌龙山炮台的重炮从右侧背后的炮击，岔路口敌军的野炮从左前方向我轰击。但我也用三个中队的重炮和一个大队的野炮对敌军连续进行压制性炮击。原以为到傍晚我步兵便可以攻下太平山阵地，可到了傍晚，在我支队右翼前方的万家冲出现了敌军新的部队并开始修筑工事。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但按理说，始终从外侧阻

---

① 十加农炮、十五加农炮，指10厘米、15厘米口径加农炮。

击我支队前进的应该是敌军的城外部队采取的行动。

上面所讲的情况到底体现出何种阵势呢？指挥官及其部下的心理又是怎样的呢？没学过战术的人是难以准确把握的吧。如果现在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这一切的话，情况应当是这样的：目前，我支队一直暴露于敌军的交叉火力和迫击炮的射击下，且白天一直竭力进攻据守在高地工事中顽抗的敌军。加上我右翼方向的强大敌军不断阻挠我军，右侧背后还有敌军出没，威胁着后方部队，并一直企图切断我与师团主力的联系。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尚且能够勇往直前地完成此项任务，可以说这就是信念的力量。但我相信，熟悉战场也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白天竟能两次攻下筑有工事的阵地，毫无疑问是因为有重炮猛烈轰击给予协助的结果。

今天师团通报说进攻无进展。想必是因为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还没有拿下紫金山顶峰。另外，步兵第十九旅团展开的由山腰至南面丘陵向中山门正面坚固阵地的进攻还没有奏效吧。

这也是进城后听说的。今天，步兵第九联队在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左后翼的紫金山山腰拿下一个阵地后，即被大肆渲染。据说是由于京都报社记者发了“某某联队于11日夺取了紫金山”电报的缘故。日后我手下有的官兵看到报纸后便愤怒异常。六十来位报社记者全聚集在交通便利的正面道路上，因每个人都想要抢先发送头号新闻稿，这让军队很为难。

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中，问题不在于谁立头功，可贵的是谁能让自己做出牺牲，甘当无名英雄。

今天，在西码村宿营。迫击炮以火光为目标炮击了一夜，但几乎没有造成损失。就连运输部队的特务兵等也在流弹的嗖嗖声中悠闲地做饭、方便等等。总而言之，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胆魄。

五、夺取主阵地

12月12日

咳嗽得很厉害，一整夜迷迷糊糊地未睡着。作战一个多月了，疲惫

的身体怎么也撑不下去了。考虑到现在是重要时期，尽管头痛得要裂开似的，但也没有办法。清晨还是撑着爬起来，痛就让它痛去吧。

“副官，麻烦了。这样的话，什么事也不能考虑了。”

“您休息吧，我们会按照您的计划做的。”

“好吧。”想躺在草地上，但听着激烈的枪炮声怎么也不能安心地躺着。

上午10时左右，终于下决心奔出去并将指挥所前移到银孔山。堑壕及其后面斜坡上有无法计数的敌兵尸体。

部队昨晚按命令作了部署，清晨起就进攻敌军主阵地一带。今天之内，如果攻不下这些阵地就无法切断敌军退路。基于这些原因，哪能因生病而躺着呢？

举目望去，步兵第三十八联队长正直挺挺地站在前面不远处的高地上督战（干得正欢呢），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他“不要轻率行事”。虽然指挥官的举止算是勇敢，但暴露身体不仅招来敌人子弹，还会伤及周围的人。可我自己也是直立着观察敌军阵地的，所以不断遭到敌军步枪子弹的射击。

又有炮弹从乌龙山炮台射来。虽然站在山坡背后，也能看到炮台射来的炮弹。该炮台的高射炮一直到战斗的最后一刻都在向我飞机射击。经常看到三炮齐射的炮弹正好在我们头顶上空爆炸。

我十加农炮以万米的射程开始压制性射击。因为我们和观察所在一起，很快就能知道炮击结果。听说都打中了。紫金山北麓的敌军野炮也不断向我射击。

好在前线进攻的步兵进展显著，根据敌军遗弃的尸体判断，我支队正面的敌军像是第七十八师和第四十八师的部分队伍。因为我们一直在压制着数倍于我的敌兵，感觉真是痛快。

因为可以在中午左右击退我右前方的敌军，于是决定由此再次向左转，进入南京城北部地区。1时左右，在尧化门（地名）附近的树林中下达有关转移并向前进的命令后便立即行动。然而，刚离开该地不到5分钟，敌军迫击炮弹就击中并炸飞了我曾站立过的坟堆。

前进到紫金山北麓。因为先前在此对敌军阵地展开进攻的步兵第

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虽然不断出现伤亡，但仍一直压制着敌军。因此，我支队主力必须以此为据点再向左转。但炮兵侦察员报告说："前方道路不适合炮兵通行。"炮兵大队长的意见也是"不行"。只好决定把炮兵留在尧化门，让步兵前进。

从大路拐入田间捷径，忽然前方出现倒塌的石桥。在工兵小队修理期间，步兵各炮队特别是山炮兵千辛万苦地在田间行进。这时，承蒙师团长厚意，送来了一桶青酒。就在田里打开桶盖让他们尽情地喝。于是，我和大家士气大增，不再把敌军放在了眼里。

下午3时左右，紫金山北麓岔路口附近的敌军撤退了，此时令人感到战争打赢了。可是正面敌军还在顽抗，怎么也打不退他们。

傍晚，到了兴街村①。这是座位于紫金山下的一个穷村落。随即让一个小队去左边高地负责警戒左翼。步枪子弹飕飕地从眼前掠过。

我今天对炮兵联络官说："在这攻打南京最后一天的伟大时刻，我不想把炮兵因地形困难而未能参战这件事写入联队史。不过，对我们来说，也不会在乎只让步兵参战的。所以炮兵就负责我们后方的警戒吧"。

这些话似乎奏效了。入夜，联络官归来，传达了炮兵大队长的报告："因为命令我们不要来了，所以决定暂时停止前进。但我们是下决心要和大家战斗到底的。不过希望得到步兵和工兵的帮助。"

"可以啊，从后卫部队派一个中队步兵和一个小队工兵给你们。"

虽说炮兵大队长的要求过分了，但还是具有武士斗志的。

第三、第九、第十一师团的混成骑兵团抵达战场。于是，派联络官向该部队转达了忍痛放弃正面战场的指示，但没有答复。直到最后他们都在我支队后方卫生队包扎所的地方，而且于当天晚上遭受了重创。这以后再说。

入夜，重迫击炮队赶了过来，因路况差吃了不少苦。这和联队炮兵情况是一样的。但无此气概就不能战斗。

今天深夜，根据师团命令和同时收到的通报得知：

一、为了攻下乌龙山炮台，第十三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正从镇江

---

① 似为紫金山北麓的兴卫村。

赶来。

二、第十六师团的右翼部队(步兵第三十三联队)12 日下午发动三次冲锋,占领了紫金山顶峰,正继续攻打天文台。

三、第十六师团的左翼队伍(步兵第十九旅团)占领了孝陵卫街西面高地。

四、第九、第六师团正在城东南及城南边展开肉搏战边进攻。

五、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在芜湖渡过扬子江正向浦口推进。

总之可以肯定,攻陷南京就在眼前。

六、截断退路

12 月 13 日

12 日夜里,到处都是激烈的枪声,到后半夜还传来炮声。根据总的形势判断,攻陷南京的时刻正一步步逼近。如果预备队的正左方高地上出现敌军的话,该部队即陷入困境。并且,由于兵力少,只在那儿勉强部署了一个中队兵力。尽管如此,他们的情绪还是极为坦然的。然而,他们整夜用无线电费劲地与师团司令部维系着断断续续的联络,以此获取师团命令和情报。追击命令是于清晨快 6 点时下达的。此时,枪声就在耳边作响。这是由于大量子弹打在城墙上的缘故。

我在满洲时的老部下们,千辛万苦地给我们送来了鱿鱼干及和鱼干。我将这些食物分给大家,阵地上很快飘出长久未闻到的油香味。

从他们那儿还听说了东宫中佐的不幸消息。他是今年 11 月 13 日,在杭州湾战役中牺牲的。我和他最后一面是去年 8 月在大连见的。此人被人们称为满洲移民的再生父母。真希望他活得更长些。真是太可惜了。想到此,不禁百感交集。

在屋里烧了堆火取暖,然后在被煤烟熏黑的床上躺下,很快就睡熟了。

上午 8 时,近处枪声大作,把我从梦中惊醒。通信员、运输队员和勤务兵都拿着枪噼里啪啦地射击。

“怎么啦?”我奔出屋子问道。

“刚刚才将他们击退。从紫金山上黑压压地下来一大群敌军。”

“是败兵吗?”

“正在搜寻时,突然就从上面攻下来了。一群一群地冲下来,每次都足有五六百人。”

“缴他们的枪了吗?”

“哪有工夫让他们投降啊。全杀了。”

敌军还在不断地从紫金山上向下冲,一群又一群,铺天盖地,满眼是敌军。他们都是驻守在紫金山顶的教导师的士兵。他们试图从我支队的缝隙间杀开一条血路,进行反攻,突围出去。

由于敌军想与其困在屋里无休止地抵抗,不如尽快换上便衣逃走。因此,那些三三两两来投降的敌军都将武器扔进水塘里,或扔进房子里放火烧掉了。他们这点做得很彻底。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

上述是局部混战的情况。此后,综合各部队的报告得知,从半夜到上午 10 时的战况是:拂晓前,我前线部队插入敌军阵地,继续紧追敌军。轻装甲车在上午 10 时左右首先攻进下关,向云集在江岸的或逃进江里的敌军败兵扫射。估计打完了 15 000 发子弹。在此期间,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占领了城北的五个城门,截断了敌军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紧随着装甲车推进到挹江门附近,同未来得及逃跑的敌人进行战斗。

司令部的预备队一个步兵中队,也从左翼和后面向前突击,与敌军进行了数次激烈交火。通信兵、运输兵,甚至传令兵都参加了战斗,歼灭敌军。随后,又追击到敌军后方。野战炮大队一直苦于道路而行进困难,那天夜里又遭到袭击,进行掩护的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大家不分彼此共同奋起应战,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战斗。其后方,原来部署了两个步兵中队作为后卫的,半夜后,也与来自两个方向突围反攻过来的敌军大部队进行了战斗,并将该股敌军歼灭。另外,驻守在后方卫生所附近的混成骑兵团,黑暗中遭到敌军袭击。敌军冲进院内,使他们损失人员二百余名,马六十余匹,他们当时是慌作一团。该骑兵队其

后又不断要求重炮增援，根本无暇考虑自己是否有自卫能力。而我们的部队拉开的战线长达数里，还要不断与两侧蜂拥而至的敌军进行激战。

上午10时，从为了掩护而部署在我左翼高地的中队阵地后方，突然飞来了几发重炮炮弹。接着就是打击性的集中火力射击。“哎呀，怎么了。”队伍一下子炸了锅似地乱了套。紧接着密集地又打过来三十余发炮弹。山顶瞬间被硝烟笼罩。我近乎看见该部队损失惨重。被血水搞晕头的炮兵竟然向自家人开起了炮。幸运的是只被炸飞了一个背包。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也是由于该中队是从山上袭击敌军背后的。

如前面所提到过的，上午10时左右，我支队的轻装甲车首先攻进下关，完全堵住了敌军退路。此外，我步兵又占领了北面的所有城门，并全部封锁起来，使得敌军成了瓮中之鳖。

随后赶上来的第六师团的部分兵力从南边来到江岸，海军第十一舰队溯江而上，对顺流而下的敌船进行扫射，并于下午2时，抵达下关。国崎支队于下午4时抵达对岸的浦口。其他向城墙进攻的部队，都攻进了城里并不断进行扫荡。这场战役演绎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包围歼灭战。

今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遗弃的敌人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捉到的俘虏，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军两万以上。

下午2时，扫荡结束，我们背后也有了安全保障。于是，部队边集中，边向和平门方向前进。

其后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全都干掉吧”。

目前，白米早就一粒不剩了。尽管城里能找到，可我军不可能还携带着给俘虏吃的粮食。

我们登上和平门，高呼三声大元帅万岁。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金陵城墙头到处飘扬着日章旗。看着这一切，禁不住眼角发热。（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七、进攻南京之歌

绵延无尽的护城河啊，
七日十日这些日子，
渡啊，渡啊，不断地渡过护城河。

于心不忍啊，
草丛下铺满尸体，
河水中浸泡着尸体。

悠悠四千年，
千古流淌的长江啊，
江畔是不断行进的马队。

耸立在天边的紫金山啊，
明孝陵就在它脚下，
谁不感慨国家兴亡。

夜将过，黎明将至，
旭日沐浴着金陵，
城头高高地飘扬着旭日旗。

那遥远的东方之海，
是旭日升起的地方，
万岁声响彻云霄。

我敢肯定站在南京城头最有感慨的人，莫过于我了。这不仅是因为我曾在这儿长住过两年半，南京是我曾经熟悉的地方。也不是因为八年前我离开时，南京城郭内还有三分之二的农田，并可以猎到山鸡和野兔，

而如今已面貌一新，建设成了令人吃惊的、蔚为壮观的现代化城市。实际上，当我还在弱冠之年，即明治44年时，就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并暗地里一直对国民党产生好感了。但由于他们实行了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的投靠英美政策，令我非常不快。我深深地为皇国的前途感到忧虑而愤然离开了此地。昭和四年之夏的经历，至今还历历在目。

“看如今吧！”

我决不是泄私愤，背信弃义的人终究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这是我一贯信守的格言。

安息在紫金山中的孙文之灵，一定对蒋介石的鼠目寸光扼腕叹息并哭泣吧。现代化城市一朝便成了黄粱梦。战火还在城中熊熊燃烧，浓浓黑烟直冲云霄。

此时此刻，更深刻地感受到“国破山何在”之意。

12月14日

现在我完全掌握着两个联队，对城内外实施扫荡。部队将到处潜伏着的残兵败卒全搜寻出来。但是，他们已将武器全部丢弃或藏匿起来了。500乃至1000人的大批俘虏被接二连三地带来。他们看上去虽不是特别害怕，但个个都已筋疲力尽，也许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

直到12月11日夜，城外下麒麟村一带还曾有电灯和自来水。据情报称，当天的军事会议结束后，敌守城司令唐生智便渡江逃走，大批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也大多乘民船逃往下游方向。

关于桥本欣五郎大佐的重炮是否轰击过外国船，是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能就是满载拥挤不堪的军民溯江而上的英国船（实际上船上到底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金陵大学收容了上千年轻妇女，原外交部收容着数百名伤兵，号称受到治外法权庇护而在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没有比守将逃走，被抛弃的支那兵更悲惨的人了。他们有无斗志谁都清楚，更确切地说，他们之所以拼命抵抗，是由于没有退路。

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仍有人潜伏在村落或山里进行狙击战。因此，对于那些继续顽抗、拒不顺从者，毫不留情地当即杀死。枪声终日不断。

太平门外的大护城河中堆满了死尸。

空荡无人的房屋都被搜刮一空。军装等物品散乱一地。手榴弹和步枪子弹丢得比比皆是。加上要害地点都被埋上地雷，真是危机四伏。

城内大道上为了进行巷战和防空，全部构筑了大型工事。发动机全被毁或被烧的汽车，一排排地被丢弃。其间都是乱七八糟丢弃的被服和器材，遍地狼藉。我方的空袭，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炸得体无完肤。城外机场也是一样。

民房被烧成一片废墟，有的火势至今不减，仍在熊熊燃烧着，看不到一个居民，只有丧家犬盲目地游荡着。

下关原来的闹市已被烧成灰烬，沿江马路上丢弃着数百辆汽车，岸边数百具尸体一个个被水冲入江中。

自从民国16年[1]2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城已整整十年了。城内人口从当时的30万增加到现在的80万。通过剥削农民成功地建成了一个炫耀自己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如今已成为过眼云烟，任何人目睹首都被破坏的惨状，都会感慨万分的。

十年前我曾住过的房子后面有一块地，周围没有一户人家。我不止一次地从二楼窗户发现野鸡，并开枪击中。而如今那儿已盖起了很多房屋，原来的住房隐藏在一片浓郁的绿阴之中，好不容易才找到。出于对往事的深深怀念，我进入屋内，据说于右任曾在这里住过。隔壁是苏联使馆的雄伟建筑。顺便说一下，这个使馆其后被烧毁了，据推测可能是为了毁灭某种证据。

下午，海军第十一战队的联络军官关口大尉到来。

在南京中央门外宿营。

12月15日

我第十六师团举行入城式。有人说师团将来承担城内警备任务。入城式后以干杯庆贺。

各师团以及各兵种的部队已经入城，许多特务兵等穿着稀奇古怪的

---

① 即1927年。

服装。战斗之后，为了防止军纪风纪松懈，指挥官如果不严格，将不断发生令人忧虑的事件。

在城内征缴南京大米100万袋以上。据说在这些米吃完之前，不再从后方补给上等大米了。虽然令人气愤，但我也没办法。南京大米不粘，无法用筷子从饭盒里夹上来。

12月16日

奉命扫荡紫金山北侧一带地区。收获虽然不大，但两个联队都搜寻到数百名败兵，并予以枪决。

12月17日

举行了华中方面军的入城仪式。从中山门进来的方向，右侧是上海派遣军，左侧是杭州湾登陆部队①。按规定时间，朝香宫中将、柳川中将两军司令官及方面军和各军的幕僚骑马跟随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举行庄严的入城阅兵仪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接受各部队的致敬。老部队仅剩下旗杆的联队旗、特种部队光芒四射的联队旗，新老兵交融，刀光剑影，又赶上晴空万里，展现出一幅盛大的军队阵容画卷。

何其壮观！

建国以来，首次占领敌国首都并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这难道不是划时代的事吗？不过，虽不知征韩战役怎样，但这现代化的□十万雄师，胜而不骄，一心一意地为皇威作奉献。这威武不可撼动的阵容，这前所未闻的历史性盛典，不正象征了飞跃发展的日本吗！

面赤须长的官兵庄严肃穆地列队参加这隆重盛典，将永远不会忘怀的，是流传万代的佳话。等到军司令官走近，我即命令部队致敬，并骑马离队数步汇报了人员情况。（生为男儿，此时何等光荣啊！）在这激动的瞬间，我感到心底涌出似乎要升上天堂进入仙境般的冲动。

将官级的部队长依次跟随前进，接着来到国民政府建筑物前。少尉以上军官集合在原国民政府院内。在军乐队演奏的《君之代》乐曲声中

---

① 即日军第十军。

向飘扬在门楼上的国旗敬礼。全体人员屏住呼吸，眼圈不由得红了。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最后，方面军司令官致辞："仰仗大元帅陛下的皇威，我派遣军取得了赫赫战功……"我看到，当时军司令官消瘦的脸颊上有根筋正抽搐着。因为我站在队列前面，可以清楚地从其面部神经感受到老将军心中的激动。面对着这令人无比激动的场面，谁不感慨万分呢？

数十万军人在皇威下，肩负皇国兴亡之大任，同心协力，才获取今天的荣耀。

无须多言，七万人的鲜血染红了江南大地山川。

干杯庆贺，吾等敬重的军司令官殿下今天看来也特别容光焕发。

12 月 18 日

陆海军在城内练兵场①联合追悼阵亡者。

今天寒风凌厉，似乎要下雪。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言。面对着如今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

我等全体军人随着军司令官的参拜而敬礼。

奏起了《国魂曲》。

12 月 21 日

全军整顿装备。各师团要撤出城去。我师团负责警备南京城内及其周边地区。我奉命担任南京地区（包括周边地区）警备司令官。城里的警备任务直接受派遣军司令官管辖。

12 月 22 日

受命任城内肃清委员会委员长，立刻召集会议。

12 月 23 日

会议。

---

① 作者记述有误，应为城内的明故宫机场。

12 月 24 日

同上，开始盘查。

12 月 26 日

我被任命为宣抚工作委员长。城内的肃清主要是清除混入普通居民中的败兵，粉碎不法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整顿我军军风纪以安定民心，迅速恢复秩序与平静。我通过严厉的统制和监察来进行警戒工作。基本上用 20 天时间达到了预期目的。

1 月 2 日

五架敌机空袭大校场机场，我方无损失。

1 月 5 日

停止盘查。截至今日，由城内清除出败兵约两千名，收容在原外交部。此外，还将传教士手中的中国伤病员作为俘虏收容过来。

在城外近郊坚持不法行动的残兵败卒也逐渐被捕获，在下关，被枪决者达数千人。

在攻克南京战役中，敌方损失约 7 万人，截至沦陷当日，守城兵力估计有 10 万人。

1 月 22 日

同第十一师团的天谷少将换防，向他交代了警备司令官的任务后，再次向北支那转移。

（下略）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集》（一），偕行社（东京），1994 年 12 月 8 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王卫星　译）

5. 木佐木久日记

编者注：木佐木久，日军第十六师团后勤参谋，步兵少佐。

（前略）

12月1日　于奔牛镇

1937年又到了最后一个月。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无年终也无腊月，忘记日历的事时有发生，更何况星期几之类的了。师团还要快速推进。今天上午9时左右从常州出发。住了两晚上的这所房子，大概是参战以来住过的最好宿舍吧。昨夜睡的床真是舒服，暖烘烘的，一夜睡得很香。这房间大概是这家人的闺房吧，放着许多女式阳伞及鞋子等物品。箱子里装的都是让人联想到妙龄女郎的衣物，书桌抽屉中放着的也许是男女恋人的情书？倒不是嫉妒，只是一想到如此幽静、漂亮房间里的撩人景象，便让人感到格外恼怒。

侍从武官（后藤中佐）正午到来。

传达了圣旨、令旨，师团长作了奉答。因过于激动，师团长奉答时声泪俱下。我当时也很感动，只觉得胸口发闷。

下午2时，乘货车离开常州，越过行军部队到了奔牛镇。为征缴物资在村里四处搜寻，征缴到800袋大米、1000袋小麦、100袋砂糖和2艘汽船等，非常开心。

师团长、参谋长、专田（盛寿30期学生）参谋又陪同侍从武官去了前线，当晚就住在追击部队宿营处。半夜因失火被惊醒了。

12月2日　于丹阳东部千米处

军①无线电小队使用一艘征缴来的小汽船，轻快地牵引着三艘满载

---

① 指日军上海派遣军。

砂糖、日用品等物品的大木船航行，经过燃烧着的吕城镇向西驶去。另外一艘经过简单修理，好像也能用了。这是一队极其勇猛雄壮的水上辎重队。

追击部队也没费什么事就解决了陵口镇的敌军，随后快速推进。由于在丹阳东侧遇到敌军顽强抵抗，终未能进入丹阳而停了下来。望着只有千米之遥的丹阳白塔却不能靠近。其实，无锡之后的战斗，由于河流不多，敌军的抵抗出乎意料的软弱。以至于往往只通过迂回包围就能迫使敌军撤退。在丹阳正面部署一支小部队，主力迂回前进。傍晚进入丹阳西侧，关上各处大门，即形成所谓的“瓮中捉鳖”之势。

今夜就睡在稻草中，就保暖而言，比睡在普通床上好。

12月3日　于丹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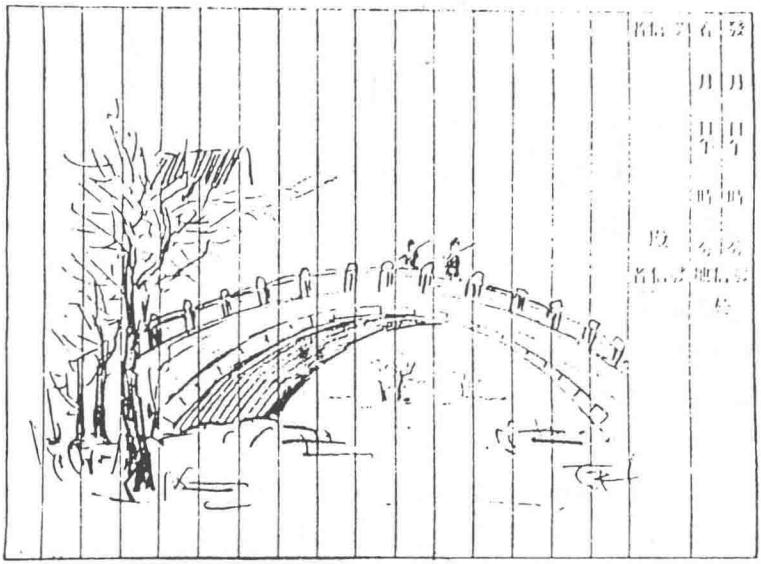
进入丹阳城。

原先计划是占领常州后，接着在丹阳附近集结兵力，做进攻南京的准备。但现在则是占领丹阳后，随即向南京追击。师团刚登陆后，不断接到来自左边和右边的不同命令。总之，占领常熟后，逐步向无锡、常州、丹阳推进。尽管让人很为难，但我还是在幕僚会议上说，无论怎样，只要弹药能跟上，能保证部队战斗力，就一直追，追到敌军无路可逃为止。然后再停下来侦察敌情，并休整队伍。

今天部队的装备是：只携带三分之一的弹药。辎重队还没有跟上来。

自丹阳之后就没有水路运输了，兵站汽车也因道路原因而跟不上来。我作为后勤主管，竭尽全力解决问题。祸不单行，军无线电小队的器材又坏了，影响了与军部的通讯。但师团还要继续推进，要推进到不能再推进的地方。

师团司令部设在丹阳的一座相当大的房子里。因为运输车队到了，按说可以短暂休息一下，可是不行。丹阳！原本以为到了丹阳可以歇上十来天，进行各种休整。这下希望成了泡影，还要一路向南京继续追击。



12 月 4 日　于丹阳

今天给部队一整天进行休整。但运输辎重队没到，兵站的弹药也没送来，惟一可以依靠的水上辎重队也因丹阳以西没有水路而无法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休整实际是徒有虚名，滞留一天，只起到了对粮秣不足进行诉苦的作用。

下午 2 时起，我与军需部长、独立工兵中队长、武器保管人员、水上辎重队队长等人，在野战仓库开了个碰头会，商讨今后的运输问题。

12 月 5 日　于祝家边，句容东面 8 公里处

惜别了只住两晚的丹阳，对大办公室隔壁自己的房间刚产生眷念之情，马上又要离开了。整个上午都在野战仓库协商各种事宜。接着，我和酒井大尉一起追赶部队主力。北风格外寒冷，可相对于北支那战场而言，这儿已很不错了。已是 12 月了，寒风自然凛冽了。近来，早上结的冰也厚厚的，我们超越过一支支其他部队奋力追赶主力，一直赶到祝家边，并住宿在那里。

追击部队在道路上只部署了一个中队，主力尽可能避免正面作战，要迂回到句容北面包围敌人。敌军也没投入多少兵力，他们在句容东部地区进行抵抗。不过，他们所依托的碉堡还是非常坚固的。

在祝家边过了一宿，尽管住的地方像是猪圈，但铺上稻草放上毯子，再生上火，还是很暖和的。比起住普通房子而无火受冻来说，这种露营方式倒是蛮不错的。

12月6日　于句容

句容这个地名只是到了丹阳后才开始有所了解，表明这儿并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占领句容也不是很开心的事。听说是昨晚7时占领的。东门前的石桥被炸得粉碎。做总队前卫的一个大队进攻了句容西北部的部分敌军。这也是不得已的，因为追击部队远远地迂回到侧前方去了。虽然赶紧调来炮兵，最终也拖延到夜里才来。

第九师团也将其追击部队推进到了土桥镇附近，其司令部则到了句容南部。今早，因为野战炮兵工厂修理班来到句容，于是就擅自让汽车去丹阳运补充弹药。

军部的大坪（一马，30期学生）参谋和二神（力，34期学生）参谋夜里来了。我和北畑住在熏黑了的房间里。夜里来了联络人员，被叫醒两三次。

朝香宫鸠彦王殿下上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我们为此异常感动。

12月7日

句容西部的敌军撤退了。上午9时前，司令部从句容出发。野战重炮堵住了前进道路，非常碍事。可以说步兵第九联队和第二十联队都骁勇善战，但都避开正面，在迂回、再迂回地突击推进，弄得公路方面连个士兵也没有。午后继续前进时，师团司令部和步兵尖兵一起前进。果然，到达颜家村时遭到敌军炮击。步兵散开，炮兵上前，简直就像打一场遭遇战。这不是进行有准备的阵地战，而是一场无计划、无统一指挥的战斗。遭到敌军炮火猛烈袭击的司令部束手无策。结果怎么样呢？

师团长受了伤。军医部长赶来，却被训斥了一顿。

师团长撤到后方后，我们又转移到司令部位置。我们刚离开不到一分钟就落下了两枚迫击炮弹，真是捡了条命。

迫击炮弹就落在身边不远处，出现了伤员。听说子弹击穿了师团长的左大腿，真是吓坏了。位置的选定还是要考虑再三的。

住在炮兵学校内。按日本国内的说法，附近相当于四岔路口。无论是地势，还是校舍，都很不错。我想，单看外表，支那军队各方面装备确实很齐备。

今天，公路方面，在汤水镇正面受到抵抗。但右翼支队、追击部队远远地推进到了敌军后方。敌军与左右联络是极其困难的。

12 月 8 日　于汤水镇

我师团和炮兵旅团司令部就住在支那军队引以为豪的炮兵学校里。今早 8 时左右，突然连续落下数枚敌军的迫击炮弹，炸伤十几人，炸死七匹马。炮弹落在校园里，离我们只有五十米左右。场面极为惨烈。对支那军队来说，准确击中自己的庭院、自己日常训练的场地，当然是举手之劳。如果炮弹的数量再多些，师团中枢大概就全报销了。昨天也好，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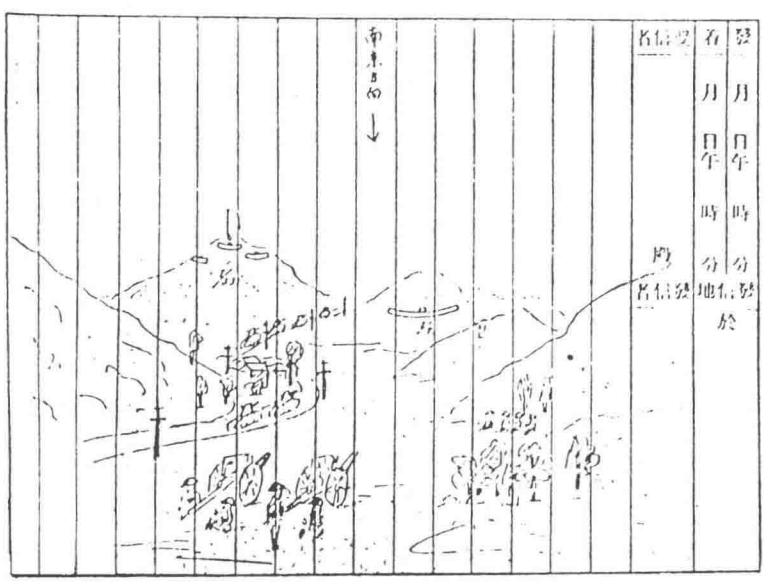
天也罢，都会成为本次作战中最为壮烈的场面。

浩浩荡荡地来了18辆满载弹药的汽车，还带来了百余袋大米。师团司令部的汽车也到了，来得如此顺利，真让人高兴。在北支那作战时，辎重就是在追击战的最后关头赶到的。如今也是在追击战的最后关头来了汽车，送来了弹药。对我而言，尽管时机错过了，也算是件称心的事。

边看着昨天敌军用来抵抗的钢筋混凝土碉堡，边走进汤水镇洗了温泉。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下，浸泡在温泉里洗着身上的征尘，感觉十分怪异。亏得有温泉清洗，黑糊糊的脸和手脚变干净了。

12月9日　于坟头

我们住在所谓的“温泉旅馆之晨”的地方。可凌晨3时就被电话催了起来，报告说前线正在追击。因为温泉位于首都南京以东不到20公里的地方，如果是东京，这距离可是比热海、伊豆更为理想。不过，比起那里，这儿却是座不折不扣的穷村。听说蒋介石曾在我们住的房子里招待过专田参谋。世间真是充满了讽刺。



我们将作战指挥部前移到坟头西侧，成了敌军炮火下的作战指挥部。这样可以从后面观察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和第九联队一个大队与敌军战斗的情形。他们正在进攻坟头西侧约一公里处公路两侧的高地。碉堡中的敌军在顽强抵抗，野炮和迫击炮弹片横飞、顺斜坡匍匐前进的步兵、占领坡顶后欢呼胜利的呐喊声、日章旗、勇往直前的坦克车等等，简直就像在观赏一幅全景画卷。

下午，左翼大队和右翼大队终于在2时左右和3时30分左右分别占领了高地。

军部的长(勇，28期学生)参谋来了。说了一番豪言壮语。不知他从何处听来的，非常了解我曾经在北支那经历过的艰苦战斗。

住宿在称作支那军队步兵学校的地方。炮兵学校和步兵学校居然建在一起，真让人佩服。无法回避的现实情况是，独裁政治彻底性的特点将会体现在各个方面。

12月10日　下麒麟门

师团司令部进入下麒麟门，司令部第一次用汽车进行快速推进。司令部是通过通讯部门进行常规指挥的机关，但不能以通讯部门为标准来决定自身的位置和行动。迄今为止，让大队长和中队长直接指挥战斗的情况还不多。下午1时，军使来说，军部的预期落空了。方面军参谋长为做好准备带着幕僚来了。

今天战况不像以往那样顺利。因为是面对敌人主阵地、敌人首都，是一决胜负的总攻击，当然不会那么容易。我飞机及气球遭到敌人高射炮集中火力的射击，支那军尽做这种虚张声势的事。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看ナミエ1月3日寄出的信，自大连之后就没能写信给她，她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乘三轮摩托车去炮兵联队本部联系。途中，敌人步枪子弹嗖嗖地向我们射击。一辆轻型坦克和一辆小型汽车被击中烧毁，死了两匹军马，一幅惨烈的景象。听说步兵第九联队第七中队昨晚行军时踩了地雷，伤亡了十几人。马群附近的阵地前有敌人的地雷和障碍物，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师团有汽车，弹药、粮草基本上按计划陆续送到，看来后

勤的事用不着过分担心。

整个上午，天都是阴沉沉的，担心天气会变坏。没想到下午彻底放晴了。这是自常熟追击战以来的好天气，不用说，感觉很舒服了。睡在小麒麟门被烧毁的屋子里的稻草堆里。几天前在祝家边睡这种草堆时，还以为是最后一次了，现在看来还要再睡两、三次吧。睡觉时已是半夜1时了。

12月11日　于五棵松

本以为10日进城基本上没问题，但看情况也许还要花上两三天工夫。上午7时30分，将作战指挥部设在马群西北侧高地上。这里成了敌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目标，不能从山顶上探头。隐蔽在岩石阴影里。望着前后左右爆炸的榴弹炮弹和升起的黑烟，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体会不到此刻心情的。

作战指挥部设在山顶终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又回到山腰。

今天终于看到南京城了。从高处俯瞰伸手可及的敌人首都，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山陵、明孝陵还是中山门的雄姿，都处在我强大压力之下，恰如危在旦夕的砧上鱼肉。

山腰的斜坡暖洋洋的，整天炮声隆隆，接连不断的电话和琐事。来了送军需品的联络员，说明天还要送到战场。后勤机关如能这样依次送货，攻打南京时，即使量不足也能设法一点点地凑合着补充。弹药就是这样，有时18车，有时8车的送来。

进攻南京！进攻南京！一路奔来就为了进攻南京。镇江—南京公路方面的推进缓慢，前线左右两翼部队的推进也同样迟缓，他们仅前进了数百米。

今天，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为视察前线，由句容来到下麒麟门高地。

12月12日

12日晚有报告说，由第二十联队负责的战区内，有第九师团的部队利用第二十联队前线部队的战果进入其前方，但刚接触到敌军阵地就停

下了，等待着第二十联队前来。其行动非但没带来积极意义，反而大大妨碍了联队的行动，也给射击造成困难。接着第九师团联络员来了。他转达的内容是，希望在左翼部队的正面战场，让出约一个大队的地盘给第九师团部队。我答复说现在立刻交接有困难。随后第九师团的川永保（镇马，27 期学生）参谋打来电话，让我们在师团正面，从中山门向北让出千米左右地盘给第九师团。对此，我按下述意思作了答复：进攻中山门前夕，炮兵已做好准备，将包括中山门在内的师团正面重要的冲锋路线让给第九师团有困难。

中午时，军的川上参谋又表达了和第九师团参谋所期望的相同内容的意思，并表示至少要将中山门让给第九师团。如果师团方面不同意，只好让军部下达执行命令。不能眼睁睁地把已做出重大牺牲并做好进攻准备的中山门，在突击前夕让给其他师团。于是，我以师团无法命令前线部队长为由，回避了这一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答复。

12 月 12 日[1]于五棵松

今天是 12 月 12 日，我想今天事情得有个了结了。登陆塘沽是 9 月 12 日，进入宁晋是 10 月 12 日，到达上海是 11 月 12 日。12 月的今天似乎总该发生些什么，这个日期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事情的。

昨夜整夜都受到步兵枪声的骚扰，据说到处都有敌人反攻。现在主要担心的是弹药，听说昨晚得到了足够的给养，于是放心了。去了昨天作战指挥部所在地。听说追击大队从句容出发，就乘车前去迎接。辎重兵联队来了两个运送步炮弹中队，看来总算跟上了。军部的榊原参谋来联络，我要求军部按一天两个基数的弹药，为今后三天的战斗为我们准备弹药。但不论是北野（兵藏，35 期学生）参谋还是军部的兵器部长都没有给我满意的回答。

今天仍然是个暖和的好天气，午后在作战指挥部休息……每天一到下午，步兵的枪声就突然稀疏起来。回顾迄今为止追击的情况，我甚至想敌人是不是正在撤退？

---

① 原文如此。

当我专心缝补绽线的地图包时，在距我四五十米开外的地方落下了几枚敌人的炮弹，等我猛然回过神来时，看到人们像被风刮倒似的，一下子全部紧贴地面趴在了斜坡上。

尽管骁勇善战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终于占领了制敌于死地的紫金山一角，但敌人的抵抗依然如故。右翼支队今天下午进展显著，两翼队伍也有些推进。听说第十三师团部分部队推进到浦口附近。敌军又向后撤退了一些，前线极为平静。难道敌人都撤了吗？

下午5时30分，有报告说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占领了紫金山的最高峰。万岁！那可是制南京于死地之处。无论是左翼部队还是右翼部队的战斗都有了进展。原先按师团长的意图，拿来犒赏士兵、振作士气的酒，想不到成了庆功酒。

今天的晚饭特别可口。电话频频报告敌人撤退的消息，比起昨夜，战场显得极为平静。为祝贺占领紫金山，军司令官赏赐了一桶酒，三瓶威士忌和一箱苹果。马上将它们送给了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和第八步兵炮队。

与野田（谦吾，24期学生）大佐通了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内心充满了激动之情，在电话中交谈时，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夺取了南京，占领了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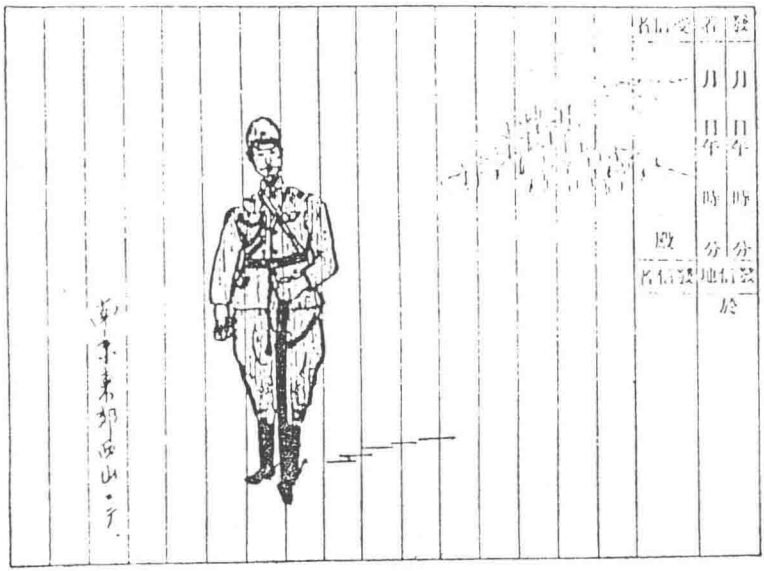
没了昨夜嘈杂的枪炮声，寂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12月13日　于西山

胜利了！占领首都之日，怎么没到拂晓就闹腾起来了？原来是接到仙鹤门附近重炮兵及骑兵遭敌袭击报告，使得司令部发生了骚动。敌人充其量是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卒，而装备着步枪的重炮兵、骑兵表现得如此惊慌失措，听起来简直太荒唐了。可司令部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并如此骚乱也够荒唐的。没自信、没有坚强信念、懦弱的人才有这种小题大做的毛病。

凌晨3时10分，步兵第二十联队占领了中山门。步兵三十三联队由紫金山逐步占领西山各个山头。右翼支队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占领了远在南京背后的下关。到了下午，完全占领了南京。登上中山门东侧的西山，看到步兵第二十联队经历的四场战斗的痕迹。敌人阵地是野战

工事，机关枪掩体只加了个顶盖，比起汤水镇附近的碉堡要差多了，只是有了几道防线才显出它的顽强罢了。敌人遗弃了 50 具左右的尸体。可以想像突击部队奋战的情景。



看到有飞机在南京城南投炸弹，开始不知是哪方来的。后来才知道是敌人的三架飞机从约四千米的高空轰炸我军。可恶的家伙。

进入中山门匆匆扫了市区一眼，毕竟是一国之都，还是很大啊。路上埋有敌人的地雷，在战场附近要小心翼翼地走路。

早上在五棵松司令部旁边又爆炸了一颗地雷。傍晚时分，接连不断地有传令兵前来请求增派援兵，一会儿说发现一个团，又说发现一个师等等。不要散布谣言，不要惊慌失措吧。

后来，辎重队来补给弹药才弄清楚，是汤水镇的军司令部受到了敌人袭击。打算用卡车运送增援士兵时，又来电话说“不需要了”。

与师团长、参谋长、幕僚、部长共同举杯庆祝占领南京。

12 月 15 日　于南京

应该将今天作为师团纪念日。师团司令部、各队长、各支队伍堂堂

正正地由中山门入城。飘扬在南京城头的那激动人心的日本国旗在熠熠生辉，今天尤其让人感到庄严而神圣。

炸毁的城墙、被沙袋挡住只能半开着的中山门；散落着炮弹、砖瓦、铁丝网等的道路；敌人尸体。这幅活生生的悲壮景象，成了入城仪式绝佳的背景。在这充满荣耀的入城仪式背后，不能忘记那些令人崇敬的牺牲者。

在敌国首都南京，而且还是在国民政府的官府，即将举行入城庆典，这实在是件空前盛事，是史无前例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大家在庆祝宴会上尽情地开怀畅饮。见到了十几年不曾谋面的蒲地中佐。我的宿舍就在中央饭店，这是座很气派的旅馆，室内还有套间，有浴缸（但不能用）。无论有多宽敞，我一个人住也用不了什么。坐起来看看，再躺下来看看，只是感到它还是像蚊帐那般大小，反而不舒服了。

12 月 17 日　于南京

举行全军入城仪式。由中山门至国民政府的道路两侧，上海派遣军列队于北侧、第十军的各师团列队于南侧。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大将一马当先，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殿下、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各师团长、幕僚等紧随其后。没想到 12 月的天气还如此暖洋洋的，入城仪式的盛况与令人满意的天气相互呼应，使壮观程度达到极致。望着天上翱翔的飞机，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随后在国民政府院内举行了升国旗、遥拜仪式并共同三呼万岁。正式的入城庆典随着庆祝宴会的开始而结束了。

参加了在这个国家首都举行的如此盛大的仪式，想起曾经看过的描写奉天①入城仪式的绘画。那幅画上有满洲军大山总司令官骑在马上的气宇轩昂的雄姿。今天的入城仪式是在敌国首都，和奉天的入城式相比，则另有一番意义。皇军现在耀武扬威地进入凭藉武力征服的敌国首都。大概孙文做梦也想不到日本军队会进入他选择的首都——南京。不，现在的支那民众、世界人民谁都想不到日本竟能如此快地逼近南京，并迅速地攻克了南京。即便是我们也有半数人会这样想的。

---

① 即沈阳。

紫金山顶飘扬的日本国旗，将永远昭示着我们的国威。参拜了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的军旗。如今在南京参拜我曾捧过的军旗，真是感慨万分！

宴会时，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从没有过具有如此广泛意义的大聚会吧。

晚上，在浴缸中洗了热水澡并换了件和式睡衣，感觉特别清爽。早早地就躺在床上看起了旧杂志。比起前几天，现在这么悠闲惬意，我甚至都怀疑是在做梦。

12 月 18 日　于南京

寒冷的早晨。

昨夜刮起了夹杂雪花的大风。醒来一看，窗户敞开着，怪不得这么冷。虽说是中央饭店，却没电灯，也没暖气，让人无法恭维。

今天全军举行祭奠阵亡者的仪式。因为感觉要感冒了，为了小心起见就没去参加。在宁晋时曾因病休息了一周，那痛苦真是受不了，所以这次必须格外小心不要患病。

收到了ナミエ12 月 3 日寄的信。孩子好像去了台湾，大概感到寂寞了吧。不知在南京要待到何时。另外从京都搬到马介也是一个办法。因忙于战斗，一直无暇顾及家中的事。一旦集结之类的事稳定下来后，不由自主地就想家了。

往京都和马介写了信，因为是用国民政府专用信笺写的，无需加任何解释了。

12 月 19 日　于南京

军部下发了有关集结期间整顿装备及其他事务的命令。目前，在南京的这一段时间里，大概要忙于处理繁多的零碎事务。在北满驻扎的一年，我不认为那是愉快且有益的。当每天都有打不完的仗时，作为军队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而一旦驻扎下来，随着来这里的人会带来一连串不愉快的事，这些事远多于令人高兴的事。昨天晚上，宪兵队、特务班和师团士兵之间就发生了鸡毛蒜皮的纠纷。要说是谁的错，我认为大家

都有份，而且这一切都起于不足挂齿的、互不谦让惹起的小事。

下午和军部的佐木参谋一起巡视了南京无线电台、广播电台、电报电话局等。所有器械都是敌人丢弃的，因为配件都被弄坏了，设备均不能使用。

把房间搬到南侧的小屋，舍华求实，一间足矣！只要暖和就没问题。因为有葡萄酒，美美地喝了一顿。由于大米的给养跟不上，还得吃没味道的南京大米。

崭崭新新。

占领南京、扫荡南京、安置司令部、配置宿舍设备等等，被各种各样的事务搅得团团转。北畑大概在哪儿弄到东西了吧，边打开报纸包边说："参谋先生，这些都是新的。是崭新的。""什么啊？不就是杯子吗？弄这么多啊。""是的！都是新的！"我纳闷了好一会儿。

所谓新，就是崭新的、没有用过的东西。

12 月 21 日　于南京

托参谋室暖炉的福，房间暖和得没话说。不管是房间面积，还是家具都无可挑剔。要接待各路联络员，有时忙得眼睛发花，有时则闲得呆呆发愣。近来有传闻说好像要有行动，我不喜欢长时间驻留在南京，希望转向新的战场。

晚上可以领到酒，还是喜欢日本酒。和北畑一起吃饭。弓场也来过。还有特意烧的鱼，味道很好。

12 月 23 日　于南京

占领了十多天了，要在南京待到什么时候呢？今天下了雨，真是久别的雨。自打常熟遭雨淋得很惨以来，正好过了一个月。追击战期间，一直是好天气，真是万幸。下午跟随师团长去视察下关的野战仓库及第四野战医院。下关的野战仓库设在支那的小麦、军需品仓库里。由于那儿生产面粉，有很多物资。

12 月 24 日　于南京

寒冷而雾蒙蒙的早晨。因为上午 9 时，车队要在飞机场编队，因此

我去了那儿。但各队人员还没有集合。我认为师团直接管辖的不是后方运输，而是直接管理用于前线战斗和快速机动使用的，还要供司令部使用的车队。基于上述理由，也未尝不可将辎重队长纳入编制。

今天召开了兵团长会议、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关于今后计划的重要指示。大须贺(应，27 期学生)参谋还忙于宿营的事。专田参谋就有关盘查、甄别士兵和百姓的事也忙得不亦乐乎。

一场战役结束了，而为下次战役做准备和管理治安也不亚于打一场战役。

今晚洗了澡。因没有葡萄酒，也就不喝了。调度汽车很困难，费了不少事。

看书看到深夜，因为昭和 7 年①的《中央公论》写得非常好，以至于爱不释手、反复研读，因此现在终于弄懂了战争欲望为何物。

山是昆仑，

水是长江，

民是有五千年历史的四亿人。

12 月 26 日

伴随军司令官殿下出去巡视。从首都饭店前往中山码头，乘坐海军小艇到浦口岸边。浦口是津浦铁路线的“浦”。在北支那作战时占领了“津”，现在又扼住了“浦”，真痛快。扬子江上停着几艘军舰和运送陆军的船。看看警备及装卸货物没什么问题，又返回码头，来到挹江门敌军地下室。漆黑的地下室令人畏惧，殿下带头进去巡视了洞室，令我们感到惶恐不安。接着，视察了太平门一带，还有焚烧敌人死尸的黑烟，同时在那儿听取了攻打时的战况。殿下还大步迈进了富贵山炮台那么肮脏的地下室深处，真让人捏一把汗。在炮台，参谋长、佐佐木少将汇报了战斗情况。

留守司令部的成富参谋来南京联络工作。收到了冈本警务课长及ナミエ托成富参谋 20 日带来的信。看到了新报纸和《King》的正月号。

---

① 即 1932 年。

晚上和幕僚们会餐。看《King》到深夜。

12 月 27 日

一天在忙忙碌碌地处理杂务中过去了。晚上看《King》中的小说。《牺牲的女人》一文中的所有人物都有着善良的心，没有一个人应该责备别人或受到责备。世上的事都这样美好就好了，真希望有如此完美的事。

12 月 28 日

可以配备给兵站一个汽车中队，师团的给养明显顺畅了。总之，区域范围太大，为部署在不通铁路位置的部队供应给养非常困难。

白天下起了夹杂着雪花的雨。下午分头去现场检查明天军司令官宫殿下要亲临视察的地方。二宫大尉从上海给我带来了很多杂志。专田参谋去了上海。

12 月 29 日

收到ナミエ母亲寄来的千人结。在北支那时，收到的信中就说过这事，转来转去今天才收到。千人结做成背心式样，里面口袋装着成田山的护身符，并缝入 5 钱和 10 钱两个铜币。让我想起了喇叭节唱的那种民谣：

出个兵谜你来猜，
解成五文白铜钱。
此解正对她心愿，
我啊逃过阎王殿。

充满了真情实意，并在缝好的背心里，细心地放入好不容易才求到手的成田山护身符，真让我感动不已。还是我武运隆盛啊。我立即穿在身上。这可是又防弹又保暖的很实用的物品。

好像要来外国大使，大概没什么可担心的吧。不就是战争吗？当然

到处会遭到毁坏，也会有伤亡。

晚上仍然看杂志。近来也许由于运动不足，肠胃不好，暂时戒了酒。

12 月 30 日

紫金山白雪皑皑，银光四射。

上午第十六师团祭奠了阵亡者。自北支那参战以来，师团已有 980 人阵亡。想起自己在宁晋附近战斗中的事，感慨万分。那时要是武运不佳的话，我今天也属于被祭奠的人了。自那以后，在常熟、无锡、南京一带的战斗中，我也曾数次置身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万幸的是都平安无事地过来了。

下午伴随师团长巡视，各部队兵营的情况，有的良好，有的则不怎么样，但基本上都能正常使用。巡视到下午 6 时。

收到ナミエ11 月 26 日寄的信和孩子的照片及 12 月 12 日发的信。恭子、孝、裕的照片照得都很好。信中也提到一些调动、凯旋之类的事，这种事在目前情况下暂时不可能实现。

12 月 31 日

终于迎来了昭和 12 年的最后一天。

昭和 11 年的元旦是在齐齐哈尔度过的。在京都度过了昭和 12 年的元旦。当时身着崭新的少佐军礼服，参谋肩章闪闪发亮，很是威风。那年深草①的新春，是个难得的暖和而晴朗的天气。

2 月、3 月忙于研究步兵操典、新战术。不久，送来了特别命令审阅的报告，忙得头昏眼花。而且还有防空演习！对于我来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警备计划、防空计划，或者实施都很顺利。令人高兴的是今年的计划都按时完成了。

自打防空演习开始，日支事变就公开化了，形势越发僵持不下。1937 年 8 月 24 日夜又下达了总动员令。在那期间，虽然发生了宇治炸药仓库爆炸等事件，但下达了总动员令后，的确感到连喘息的空都没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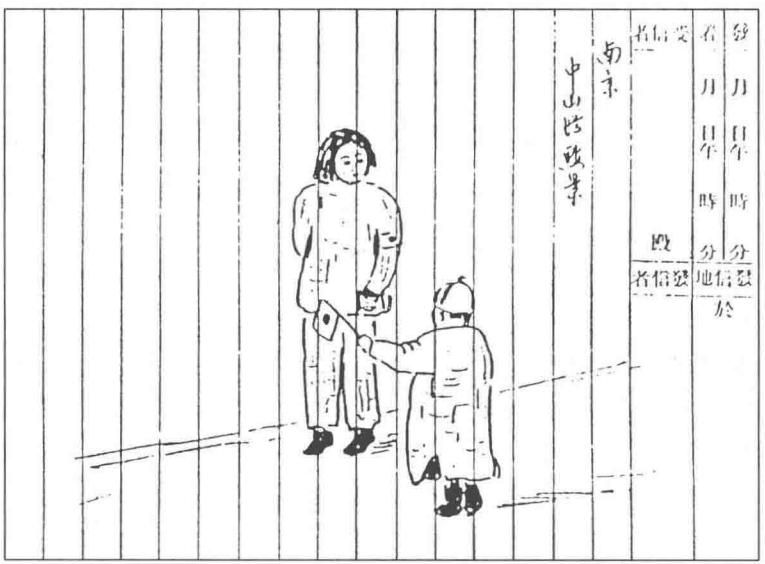
① 京都的一个地名。

了，不觉就到了除夕。

遇到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并参与其中，穿梭于生死之间而又能迎接即将来临的新年，自己也感到很不可思议。

一想到能否抵挡住敌人的枪弹，就要感谢诸位神灵和各种护身符的保佑。在我的一生中，昭和12年是太多变化的年头，也是值得纪念的重要一年。

今晚，电灯亮了，这是负责此事的人百般努力的结果。大概由此可以体现出南京文化的风貌吧。听说成富参谋明天要走，于是，大家聚了餐。



想像着国内除夕夜的气氛，忙忙碌碌的厨房，筹办有艺妓陪伴的宴会，除夕夜的撞钟等等，很让人怀念。

再见吧！昭和12年，惟有捧出感激一切之诚意送走此岁！

1938年1月1日

战争中，在敌人首都迎新年，有这样荣耀且富有诗意的事吗？有着近千年悠久历史的南京，依托几十里长的城墙而增强了防御能力。墙壁上的苔藓像述说着时代的变迁。城南部分是市区，北部及西部还是田

地，可以看出当初建设者的超凡气魄。

富贵山也好，北极阁也好，虽然都是眺望城内的好去处，但还看不到南门那样远的地方。站在西边的清凉山上可以一览南京城、下关和扬子江。屹立在西北部的紫金山，浩浩荡荡、经久不变的扬子江水，美丽壮观。无论怎样的天下大势都与永存无缘，惟有沉默的大自然永远存在，这就是南京的面貌之一。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今年正好十年。根据当时的革命宣言的精神，要建设文化设施、强制推行新民生运动、改造市区、规划道路、建设各种设施。真不愧是一国之都的建设，不管是中山路、汉中路、医院、学校、电厂、工厂等等，考虑得都非常周到。还有中山陵的建设，其附近未来城市规划的设想，都悉心体现出现代城市的精髓，决不落后于飞速发展的文化先驱之国，大有奋起直追的势头。这是南京面貌的另一面。

作为“统一全支那”的手段，在教育、宣传、行政、军事等方面坚持统一对付日本，用“抗日”、“抗战”等不同说法蛊惑全国人民。当然这一切都是出自共产党的唆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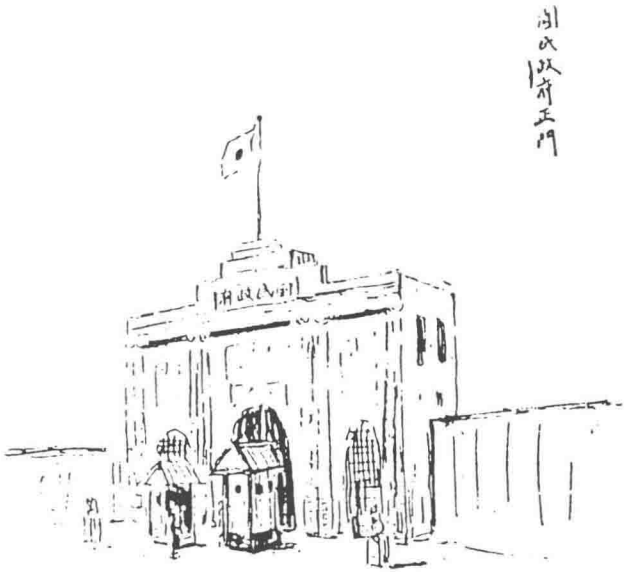
看吧，路边贴的宣传标语；看吧，排日辱日的报纸杂志。教育类书籍成了蛊惑民心的工具、控制国民行动的原动力。这也是南京的面貌之一。

就南京的防御而言，尚不清楚蒋介石何时着手做的。地面防御、空中防御、水上防御，汇集了现代化的防御特色。看了下述情况也就明白了他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完善防御设施：汤水镇一带的阵地、麒麟门附近的阵地、西山附近的阵地及以南京为中心的各种防空设施。

军事方面各种教育训练设施和我国东京及近郊的一样。特别是防空设施，永久性防御工事和临时构筑的防御工事，毫不隐蔽地交错在一起。防御人员想尽办法构筑了防御工程。这是南京面貌的又一个方面。

“哗啦啦”迎风飘扬的日本国旗下，是黎明的支那，是晴朗的一天。象征着保证未来有真正的和平，对未来寄托莫大的期望。这是当今南京的面貌。

在师团司令部举行祝贺新年仪式的正门内，进行了升旗、遥拜、三呼万岁的仪式。接着按惯例在三楼举办了庆祝宴会。南京的天气以前就不错，但今天格外好。



下午到军司令部给宫殿下拜年。正和殿下聊着各种事时，他说道："木佐木！你今年夏天本该去参谋本部的。不过作为师团参谋出征，你也是非常幸福的。"没想到宫殿下不但知道我的名字，还关心我个人的事情，这让我极为感动。

之后去了师团长的宿舍，接着去了牛岛少将那里。还和山口畅饮一番。原打算灌他的，没想到我自己喝多了。

有空袭，畜生！

1月2日

为了搞调研，不仅中部防御司令部宫本参谋来了，还来了12位府县的防御课长。我领着他们参观了南京防御司令部及其他防空设施。这儿的防御设施不知是在谁的指导下构筑的。总之，在真正的现代化战争中，经历过空袭的城市非南京莫属吧。当然，日本的房屋和南京的大不一样。另外，专门当作要塞来进行防御的南京，和只作为第二线的日本国内设施也有不同之处。"海军的轰炸"这条登在报纸上不起眼的小事也让一行人惊奇不已。

晚上，和宫本参谋一起吃饭，并共同写了封信给南浦园的中村家。又有空袭。

1月3日

天亮前肚子痛起来。请铃木军医看了，看样子没什么事，大概是受凉了。慎重起见，卧床休息了一天。父亲从台湾捎来了威士忌、香烟等慰问品。神户的绪方氏捎来了威士忌、蛋糕等慰问品。收到两封ナミエ的信。

1月4日

今天是圣旨下赐纪念日。在司令部正门内举行拜读圣旨仪式。传达关于部队调动的秘密命令。与其滞留在让人生厌的南京这种地方，不如经常动动，机动师团才名副其实。能够让大兵团短时间内作纵横机动的日本，以其训练有素、战略、先进的运输方式而自豪。视察了难民区内甄别败兵和民众情况。

不要成为败国之民、亡国之民。20万难民，呜呼！哀哉！

兵站汽车第四十中队的渡边军曹带来了10只鸭子，非常感谢。和大本营的谏山(春树，27期学生)大佐等一起吃了鸭火锅。说上海没有榴弹，因此一发炮弹也没得到补充的事。说到日本的战争准备，不就是最直接地表现在要用的武器不完备、不充足吗？为明天的战争做准备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在整修兵器、器材和准备弹药等这种大事方面的重大责任问题。

晚上，和西村乐天先生聊天。给平林少将阁下写信。

1月7日

今早送走了搁置在司令部的遗骨。先送到上海，然后送回国。无言的凯旋！呜呼。想起前来迎接这种凯旋归来亲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的身影，心里就很难过。作为日本，绝不要让宝贵的生命白白地牺牲，决不能辜负了他们。

在尧化门，随行视察了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宿营地。归途中，

看了看中山陵及阵亡纪念碑①。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陵墓的确非常壮观。因为是陵寝，日本军队丝毫没有触及，也没有朝它发射过一颗子弹。

浜崎先生送来了慰问袋，里面有背心、泽之鹤、栗子糕、煮红豆、豆沙羹、五包香烟、日式袜子、毛巾、袜子、牙签、牙膏、冻疮膏、万能小刀。和参谋长、参谋一起吃了用师团长送的野鸡做的火锅，很鲜美。收到国分的姐姐、清水产业工会、台湾的父亲、朝鲜的澄子、淑子、ナミエ、佐藤大尉的来信。

无敌之皇军
一举攻克南京城

澄子(13岁)

可喜可贺啊！
南京陷落、旗帜的海洋

淑子(9岁)

---

① 位于中山陵东侧的国民革命阵亡将士纪念碑。

1月8日

起初，陆军也并没有举行特别仪式。上午就如何利用缴获武器的事进行了研究。轻、重机枪的利用价值大，步枪用于自卫，其他的不行。关于部队调动时的运输问题，与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南京火车站司令部进行了联系。伤脑筋的是连目的地都还不清楚，就要实施运输。

有信及慰问信：

奈良县立樱井女子高中三年级学生	山和子
福冈县八女郡福岛町稻当	平义胜
广岛市尾长普通高等小学校普一	原田博
山口市白石小学校普三	河野ヒサ

1月9日　上海

中午乘由故宫机场[1]起飞的飞机去上海。晴空万里。从空中看着打过仗的战场，看着看着就飞过了杭州。下午3时30分抵达上海，立刻去方面军司令部进行必要的联络。住在兵站宿舍——东馆。与安达少佐一起住在四楼屋顶阁楼堆放物品的地方。

1月10日

屋顶的阁楼早晨很冷。上海！即使在战争中提到上海，一般都认为它应该相当繁华、给人以好感的地方，然而……上午去了中支那碇泊场管理部。下午与负责运输的有关人员在方面军司令部会面。见到池谷（半二郎，33期学生）参谋、渡边参谋、江口参谋、守下少佐、杉本少佐、日高海军参谋等，拟定了基本方针。方面军司令部的位置偏僻了些，交通不便。晚上在东语和安达少佐一起吃了饭，生鱼片真是好吃。

---

① 即明故宫机场。

1月11日　上海

在碇泊场管理部及方面军司令部，结束了基本计划及联络方法的讨论。逛了日本人街，很冷清。成了战争废墟的北火车站一带，被破坏得真是彻底。甚至让我觉得这场景很难得一见。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可以想像到的建设时的困难。

1月12日　从上海回到南京

每个月的12日这一天对师团来说总会发生点事。这次是否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了和基本确定方针、要领等的事？上午9时30分，乘上海起飞的飞机又转道杭州回到南京。今天的飞机因有点风比上次舒服些。

收到随后送来的东西。有台湾的12听香烟、国分姐姐的20个兵六饴、ナミエ的和服睡衣、袜子、羊羹、冰糖、香烟等。近来不太喝酒，也戒了烟，也不像战斗时那样想吃糖。但大家还是常常捎给我。于是，一部分送给了别人，余下的留作下次战斗时享用。晚上和大须贺参谋、专田参谋三人美美地吃了从东语那儿拿来的寿司饭。

1月13日　南京

阴天。

我喜欢南京的阴天，天阴但没风。国民政府里参谋室的房间也确实漂亮，只是住了不到10天就得离开，真是舍不得。

下午有各队副官会议，就运输问题作了指示。聆听了京都府知事做的前线慰问致辞和山口朝太郎先生（春秋电影公司）的贺词，恭领了岩井知海先生作的牡丹画。晚上，工兵联队长来联系工作。

1月14日　南京

因制定运输计划忙得不可开交。召开师团联络官会议。看了各队的运费账单。行李比上次在北支那调动时增加了一倍。缴获的汽车约有上百辆。傍晚，岛村少佐带来了一条鱼，马上做了生鱼片，三人一起吃了。

今天收到浜崎满枝姑娘 9 月 21 日寄来的信，是写给冈田中佐、广田少佐和我的。活泼而时髦的大阪姑娘，我们还记得她。

清水小学校及中村先生来信。给学校复信。

1 月 15 日　南京

阴，暖和。

分别发出运费付款单。散发运输注意事项通知。听说了师团稽查委员和宪兵分队之间的事。我认为宪兵分队的处理不妥。既冒犯了统帅，又完全是违法的，是犯上的事。应该光明磊落，是非分明。蒲地中佐来和我告别。

橘翻译带来了两个女孩。据说就是与宪兵之间的问题，现在要保护她们的生命。我对于宪兵这种人不曾有过厌恶感，但对这件事极为反感。败坏国家军队的名誉及南京军纪的是谁？连这样可怜的女孩生命也要夺走。怎能不产生强烈的义愤呢？

用了要来的发膏，使劲地打理着头发，还用上了房间里的梳子将头发一个劲儿地向后梳。

国分山内兄的明信片写着：

在攻克南京的庆功会上
金丸[1]一晃擒南京，
攻陷都城在今朝。

1 月 16 日　南京

收到慰问袋。

赠送的人是京都府立京都第二高等女子学校

三年级 西村京子　大岛久子　松本贵美子

有《King》、报纸、画报、京都歌舞伎照片、糖果、香烟、咖啡、羊羹糕、冰糖、菠萝、烤蘑菇、毛巾。口袋是用京都府立京都第二高等女子学校乒

---

① 指睾丸。

乒球部奖的日本产毛巾做的，上面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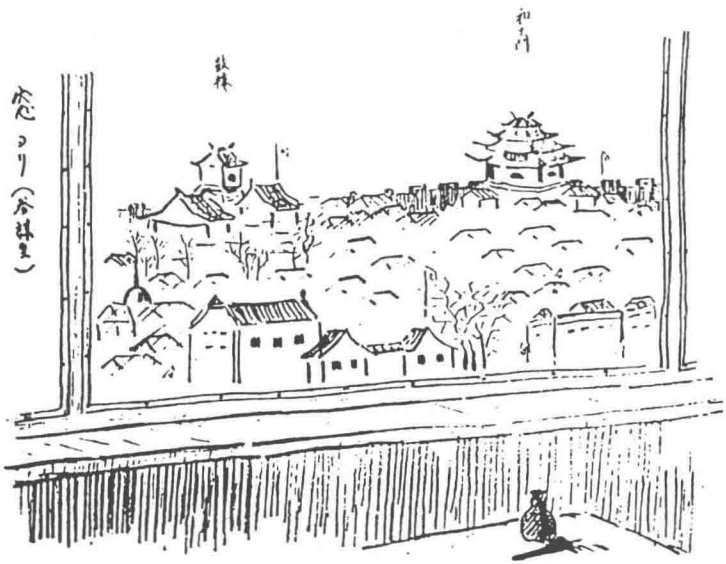
圣战已开始，
凯歌皆属我。
一心献赤诚，
世尽知日本。

我分别向三位姑娘寄出了画有素描的感谢信。

1月17日　南京

小雨。

一看到雨就想起登陆时的战斗情景，感到不寒而栗。中午和团队长会餐。



素描：南京城内一瞥

1月18日　南京

慰问袋：爱国妇女会三重县支部　新田重五郎

有糖果、铅笔、手纸、腰带、信封、军用手套、信纸、女明星明信片、耳勺。

三井合名公司：

问候信、清心丸、女明星照片、手纸、铅笔、腰带、军用手套、毛巾、药膏、橘子罐头、八宝豆、海带糖、冰糖、袜子、朝日画报。

ナミエ寄来了三封信，吉川、木本、平松先生及朝鲜的哥哥也来了信。

镜中自画像

1月19日　南京

昨晚开始下的雨到夜里又大了起来，今天又下了一整天。运输又提前一天，并且决定首批船队在秦皇岛登陆。ナミエ于1日、3日寄的信收到了。让人帮我磨掉了军刀上的锈斑。因为自宁晋挥刀之后，在常熟淋了雨就那样放着，完全锈蚀了。御前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公开不承认蒋介石政权，明确支持北支那新政权，使蒋政权沦为地方军阀。对此我这两天也感到很痛快。

1月20日　南京

雪。昨晚的雨到今晨变成了雪，中午时已积了厚厚的一层。今天还有部队要乘车转移，真是难为他们了。沿扬子江溯江而上的运输船好像也来晚了。

晚上，中央饭店有陆军军乐队演奏。在战场上能够听到军乐队演奏，确实让人激动。这是个鼓舞士气的好办法，对此我有亲身感受。

1月21日　南京

驻扎南京40天。日支事变开始时，在京都摊开支那的地图，思考了种种方案，在地图上描绘着应该占领的地区和线路。有黄河一线，陇海铁路一线，苏州南北一线，南京、杭州一线，开封、南京一线等等。都是些沉浸在半认真半豪言壮语状态中，臆想的结果。

今天已成为现实，依据沿着由杭州向西北画出的一条线，就将占支那主要部分及一半以上人口的地区尽收囊中。就像在离开宁晋和山口分手时约定的那样“南京见”，我们两人真的在南京城相见了，并笼罩在正面进攻南京并攻克南京的光环中。

占领敌国首都及国民政府，事实上非常富有戏剧性，也很有诗意。将来永远留下的除了珍贵的光辉史实还能是什么呢！

南京40天，每天都是部队的集结整顿、清剿残兵败卒、治安宣抚、警备、事务性整理等等，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现在来了新任务，就要离开南京了，虽然一点都不留恋南京，但一些印象深刻的回忆还是涌了出来。

1月22日　由南京去上海

再见了，南京！

上午7时40分，天微微发亮。师团长、大须贺参谋、冈田副官、宫本副官和我五人乘车离开了南京火车站。让我极为感动的是恩蒙军司令官宫殿下亲自来南京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坐的是有满铁[1]乘务员的专用车，同行的还有日本红十字会副会长德川先生。车厢中有火炉，很暖和，只是火车发动时摇晃得厉害。每次发动，为了防止火炉倾倒必须将它按住，看起来很滑稽。到丹阳、常州附近和无锡车站时，因为是我们战斗过的地方，有种难以言表的特殊感觉。

晚上8点，天完全黑了，我们才到上海，住在东和洋行。

1月23日　上海

与中支监部、第六碇泊场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等取得联系，运输按计划顺利进行。听说今早敌人空袭了芜湖。没办法的家伙。专田参谋来了电报，了解了大致情况。

1月24日

大须贺参谋今晨乘坐“吉野丸”号轮船，参谋长临时下船联系。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光。

黄昏的战场

一、战场暗

近黄昏

二、献给祖国

我的身躯

---

① 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炮声远
声已逝
啊，我的战友
你还活着啊！
两眼泪汪汪 。

再相见时
恐已逝
互叮嘱
诀别语
昏暗之中紧握手。

三、想起今日的激战

敌弹似雨身边过
倒下的军马啊
我的黑马
原谅我吧
都是为了祖国
啊

四、高原寒

夜已深
露营之梦
惊醒时
中天高
夜清冷
战场月儿分外明

（上海抒怀）

1 月 25 日　自上海去大连　于船中

与华中方面军和上海分手的时刻日益临近了。上午 11 时乘坐“奉天丸”轮船离开码头。出发前，方面军参谋长就行李的事做了秘密交代。上海！上海！如果不是战争，可以发现多少珍奇，因此离开时也会留下强烈的印象吧。惟独现在，对上海的感受只能停留在不过是路过的一个城市而已。满怀着期望等待着还不知何时的造访。惜别了！仍未解开的谜一般的上海。

1 月 26 日　船中

有风浪。因为起来有危险，就连餐厅也没有去。一整天躺着看杂志。傍晚停泊在青岛港外。

军事领导人：

蒋介石、冯玉祥、陈　诚、白崇禧、李宗仁、熊式辉、杨　杰、程　潜、顾祝同、何　成、张治中、胡宗南、何应钦、黄绍雄、张发奎、刘　峙、贺国光。

政治头目：

汪精卫、孙　科、孔祥熙、宋子文、张　群、蒋作宾、张公权、吴鼎昌、王宠惠。

党的头目：

于右任、陈果夫、陈立夫、张　继、居　正、戴天仇。

1月27日　大连

再次回到了大连正好是第80天。上次离开大连时，因为要进行登陆作战，每天非常严肃和繁忙。这次就不一样了。对碇泊场司令部、要塞司令部、火车站司令部、大连市等事无巨细的支持、协助，实在是无以言表。每天陶醉在令人想念的辽东旅馆明快的氛围中。

有报告说韩复渠被执行了死刑，可以说他是不幸的。

1月28日　大连

参谋长、大须贺参谋从秦皇岛乘船来大连。根据军部命令，了解了全部情况。用船运送平汉线上的二线师团要比预计的早，为此要在大连延长住宿时间。想到将会给市民带来麻烦，便于心不安。

与参谋长、参谋在“星之家”喝酒。

前年师团从满洲回来，现在又从北支转往中支，加上这次，再三给人添麻烦。对大连市民的大力支援、关照，真是感激不尽。

1月29日　大连

参谋长接待安排住宿、运输方面的有关人士，有碇泊场司令官、要塞参谋、铁道部参谋、仓库库长、特务机关(缺席)。

看了《每日新闻》报道的关于再次召开第73次议会的消息，举国上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尤其是给我们这些直接参加圣战的人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力量。它是来自国民的呼声，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

1月30日　大连

师团长、参谋长、专田参谋、宫本副官今晨离开大连车站去北京。山

田大佐就任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新任联队长一职。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集》(一),偕行社(东京),1994 年 12 月 8 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6. 增田六助日记

编者注：增田六助，生于1909年7月2日，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毕业于普通小学。农民。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驻留满洲时，从1930年1月—1931年5月，他作为上等兵隶属于第一大队驻留辽阳。1937年8月，因临时征召再度入伍，编入步兵第二十联队。9月，他随所属的第一大队（西崎部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于塘沽登陆，之后参加了子牙河战斗、南京攻略战、华北平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京山攻击战、安陆攻略战、襄东会战。1939年7月作为步兵伍长复员。1945年3月，他收到临时征召令，同年11月退伍，退伍时为步兵军曹。

（前略）

12月2日

通过横林站向常州进发。今天脚疼，十分痛苦。建营房，过常州，住一农家小院。杀山羊等。

12月3日

向丹阳攻击。中队在前线作战。我分队负责道路侦察、掩护，乘船向丹阳进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2月4日

早上最先进入丹阳，下午到达白塔站。临时休整。

12月5日　追击行军

命令有变，下午出发，急行军向南京追击。

12月6日

一早攻击占领炮溪营，避开当面之敌前进。晚上有我分队向导带路

夜行军，得到小队长的感谢。

12月7日

做大队预备队一天无战事。稍微前进，占领□□。今天，小仓伍长阵亡。

12月8日

在山腰挖战壕与敌对峙。敌碉堡阵地就在前边，进行了顽强抵抗。下午6时15分，分队长樱井喜代志君背部被流弹击中，光荣负伤。马上进行伤口处理后，送分队长到了大队医疗所，留下大内、田中返回。在这还差一步就可进入南京城的地方，因武运不济而滞留下来，樱井君也没什么遗憾。受伤却没有危及性命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12月9日

敌于天亮前撤退，大队与第三十五联队从早上7时追击。攻占一个又一个山头，连续作战，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在占领第一座山时我们光荣地最早登上顶峰、插上了日章旗。然后一直攻打到仓波门。我们已经到了南京城外。面前就是前沿阵地，大队在第一线作战。这天，松尾少尉等负伤，矶井卫生兵等战死。中队长右腕被子弹打穿。

12月10日

早上看见弟弟健康的面容，我们互相道贺平安无事。炮击更加猛烈。增援部队也到了。

部队编制作了改变。

分队长真下上等兵。

饭田归队。

下午攻击前进，击敌之虚。入夜又向前推进500米，迫近陈公博宅第。

12月11日

田中少尉一行返回，分队长前原伍长、龟井、溝口归队共十人。

分到烟草，大家都很高兴。下午 2 时向前推进、占领了前面的陵园邮局。6 点攻占了西方高地，击退敌人的数次反攻，彻夜保持警戒对峙。

12 月 12 日

数次击退敌人的反击。早上 5 点小队长高仓准尉、联络员福岛伍长以及米田君光荣战死。死亡虽是战场上常有的事，但听到战友的死讯仍让人悲伤不已。我们与第二中队联合作战，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呜呼悲哉！深入激战之地，日复一日，谁知明朝安有命在？

12 月 13 日　进入南京城

天没亮下山向南京进发。听人说，凌晨 3 时 30 分，第二大队全员首先占领了南京中山门。下午 2 时，我大队及联队旗也闪亮入城。

全军将士还有国内的官兵、百姓盼今日的入城盼了多久了啊。先进城的联队不可忙于表功。接下来还有扫荡。晚上到达宿营地，我们大大的庆祝了一番。身边有酒有奶。又喝又唱。我们忘情地欢呼今日的胜利，以至于受到大队副官的警告。付出很多战友的牺牲，又历经几个月的辛劳而得来的胜利怎能不让人高兴呢。啊啊，想想应该吊慰牺牲的英灵。保全性命又获入城之荣耀的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12 月 14 日　扫荡

扫荡开始了，目的是揪出进入外国租界①、混进难民营的残兵游勇。仅第四中队就揪出五百多人。在玄武门旁，把他们全部枪杀了。据说，别的各队也基本都是这个数。

12 月 15 日

据说中岛部队在今天下午 2 时—4 时举行了入城式。一大队接到命令停止市内扫荡，改为到城外马群执行警戒。首先攻占南京城的功臣部

---

① 应为南京国际安全区。

队却被安排在城外扫荡、警备，这有点过分了。

夜里他们在马房一样的地方宿营。

12 月 16 日

在山城的各山头要隘设岗哨、加强警戒。下午到达指定地点。夜里在山上山下执行警戒。

12 月 17 日

出发回白水桥，预定驻守一周。

进行扫荡，抓散兵游勇。

在广场上看到很多俘虏。

12 月 18 日

白天执勤。

今天可以发信，所以大家都写。可是我却不能写。队里收到坂田胜、冈田半之助、村公所[1](三平、田中、三之)的信件。得到松井芳之助的死讯和木村准在医院病死的消息。当时的辛苦就是对个人酬劳啊！

12 月 19 日

结束白天岗。分队士兵都去建营房。白须、辻去南京设营。留下一人守卫。晚上玩国王奇术游戏。

12 月 20 日　行军到南京

我更加认真地准备早饭。只是为了得到卫兵一声感谢的话。可哨兵还是因出事故回去了。事故详情是，当天 7 时左右，大内、饭田站岗时致使五名俘虏逃跑。这一事件由大队副官报到中队长那里，他们俩受到了处罚。

大队完成任务后返回南京。下午 3 时回到宿舍，准备宿营。

---

① 指作者故乡的村公所。

分到烟草，大家都很高兴。下午 2 时向前推进、占领了前面的陵园邮局。6 点攻占了西方高地，击退敌人的数次反攻，彻夜保持警戒对峙。

12 月 12 日

数次击退敌人的反击。早上 5 点小队长高仓准尉、联络员福岛伍长以及米田君光荣战死。死亡虽是战场上常有的事，但听到战友的死讯仍让人悲伤不已。我们与第二中队联合作战，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呜呼悲哉！深入激战之地，日复一日，谁知明朝安有命在？

12 月 13 日　进入南京城

天没亮下山向南京进发。听人说，凌晨 3 时 30 分，第二大队全员首先占领了南京中山门。下午 2 时，我大队及联队旗也闪亮入城。

全军将士还有国内的官兵、百姓盼今日的入城盼了多久了啊。先进城的联队不可忙于表功。接下来还有扫荡。晚上到达宿营地，我们大大的庆祝了一番。身边有酒有奶。又喝又唱。我们忘情地欢呼今日的胜利，以至于受到大队副官的警告。付出很多战友的牺牲，又历经几个月的辛劳而得来的胜利怎能不让人高兴呢。啊啊，想想应该吊慰牺牲的英灵。保全性命又获入城之荣耀的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12 月 14 日　扫荡

扫荡开始了，目的是揪出进入外国租界①、混进难民营的残兵游勇。仅第四中队就揪出五百多人。在玄武门旁，把他们全部枪杀了。据说，别的各队也基本都是这个数。

12 月 15 日

据说中岛部队在今天下午 2 时—4 时举行了入城式。一大队接到命令停止市内扫荡，改为到城外马群执行警戒。首先攻占南京城的功臣部

---

① 应为南京国际安全区。

从没有来过的地方，故而心生留恋。但想到向内陆进发，心里也很激动。下午3点乘船并拿到船资。

1月24日

出航沿扬子江而下。

1月25日

到了东海，风大浪急。

1月26日

1月27日

舱内执勤。

1月28日

在大连登陆。

下午3时再次在大连登陆。坐电车到怀念中的静浦，住清明台61号的河田薰先生家里。得知我们是野战归来的士兵，非常欢迎，我们交谈得很热烈。

1月29日

下午外出，在逢坂町转了一圈，后去了和平台小野田先生家里，谈自己在军队里的战功，一口气聊了两个小时，以至返回时晚了7分钟，第二天被禁止外出。

1月30日

星期天，主人及孩子们都在家休息，消闲。

1月31日

下午3时出发。乘双层货车，北上满洲铁路公司。

收到村公所、增田胜的来信。

12 月 21 日

上午，中队长到宿舍巡视，后去征用物资。

下午 1 时开始在国民大会堂举行了追悼战死者的祭祀活动。

藤井文吉君痊愈归队。

小西君左脚从小腿以下被截断，好可怜。

利子①

12 月 22 日

早上 8 时 30 分由中队长率队到城内西南方地区的马山、清凉山炮台附近扫荡残兵游勇，并收缴藏匿的武器。这方面有三名士兵执行警戒，就像去郊游似的。因明天要转移，命令停止设营。

12 月 23 日

早上，聆听天皇对上海方面军的诏书传达以及军司令官对天皇诏书的奉答。

准备明天的武器检查。

12 月 24 日

检查中队武器。

上午做准备，下午 2 时开始检查中队所有武器。

1 月 22 日

担当中队卫兵勤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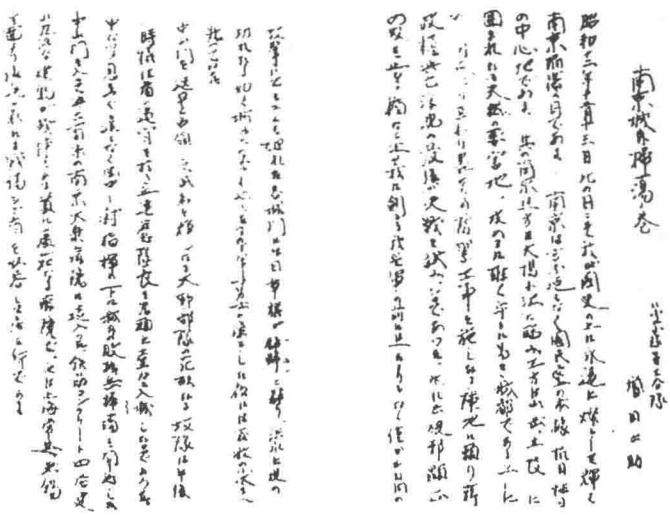
1 月 23 日　从南京出发

早上 8 时出发。因住习惯了，所以有些不愿离开。再者由于是以前

---

① 原文如此。似为收到利子的信。

7. 增田六助手记



南京城内扫荡之卷

第二小队第三分队　增田六助

昭和12年12月13日是攻陷南京的日子，在我国历史上永远是辉煌灿烂的一天。不用说，南京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中国抗日排日的中心。南京的一面临着扬子江，另外三面为山和丘陵包围，地势天然险要，易守难攻，极尽□□□□。凭借防御工事，蒋政权欲与皇军一决雌雄，试验一下其政权是存还是亡。可惜蒋介石却没有坚固的盾牌来阻止我皇军，在我正义之剑面前，蒋介石的军队不堪一击，仅三日即告城破。城门上飘扬着我日本太阳旗，皇军的勇士们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脸上的热泪泛着光。

最先占领中山门并扬名军中的是大野部队的明星部队——坂清中

老家已经是过年时节了。

(下略)

[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青木书店(东京)1989年12月第1版。]

(刘玉飞　译)

于是我们飞奔而进，一看，清一色的壮年残兵！旁边堆着的步枪、手枪和青龙刀等武器就像一座山。有人已经脱去了军服，有人还正在穿便服，还有人下穿军裤上穿中装，那样子很不合季节，显得不伦不类，所以我们一眼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把他们从角落里揪出来，脱光衣服检查了随身携带品，然后用垂落下来的电线串着绑上。大西伍长和井本伍长等发怒的人，一边用树条或电线使劲地抽打，一边骂道："就因为有了你们，才害得老子们这样辛苦！哎！"噼啪——"因为你们，我们不知牺牲了多少的战友！哎！"噼啪——。

"就因为你们，不知有多少人在哭泣，知道吗？哎！"噼啪——噼啪——"哎！你这个饿死鬼！"嘣！"这些个饿死鬼！"嘣！不管是头还是背，一个劲儿地踢，任意地抽打和脚踢。支那兵至少有三百人左右，人数稍微多了点，我们收拾起来还犯了点难。

不久我们问戴着国际委员会臂章的支那人："你，支那兵有没有？"对方指着对面的大房子回答说："多多的有。"我们进了那房子一看，里面全是难民。我们先从中选出一千名左右的可疑者集中到一间屋子，再从中选出确认是士兵的三百人左右捆上。有人拿出钱来求饶，但我们对钱不感兴趣，把十元钞三张五张地叠起来撕掉，然后扔了。又有人拿出手表来求我们，我们就装作不知，轻蔑地把它扔在地上，再用军靴的后跟踩上一脚。

夜幕降临时分，近六百名残兵被押到了玄武门附近，全部枪毙了。

［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青木书店（东京）1989年12月第1版。］

（雷国山　译）

8. 上羽武一郎阵中日记

编者注：上羽武一郎，生于1915年7月18日，毕业于京都府警察官教习所。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农民。1937年8月25日，编入第十六师团卫生队，作为奥野（中队）森（小队）第二分队所属卫生兵于塘沽登陆，之后参加了子牙河沿岸战、南京攻略战、黄河以北残敌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陆作战等。

9月10日

烟雨朦胧之中，离开大阪港。乘船日复一日，两眼所见是一望无际的深蓝色大海和毒辣辣的日头。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破浪前进，穿越黄海而去。潜艇在波浪中时隐时现。

9月16日

日本，再见了。早上我们乘坐的运输船到达离大沽口10海里的海面。下午5时换乘驳船，夜里12时登陆。有种身在异国的感觉。登陆地点附近轮船穿梭、军舰众多，其中驱逐舰雄姿英挺、舰旗招展，让人望之感慨万千。下游海口处泥泞不堪。利用月光从船上卸下行李一直忙到夜里3时，在广场上身披外套，做异国他乡之梦，这对我可是生来第一次。脚部腰部寒气透肤，无法安眠。

9月17日

早上7时，旭日东升，艳阳高照。环顾四周看似法租界的国旗迎风飘扬。吃完早饭，看到支那人老少孩子有的卖香烟，有的卖汽水，有的卖点心，有的卖糖果，都勤劳精干，让我十分惊讶！施舍点钱，他们就会盯着你多次敬礼，让你切身地感到日本的可贵。其间也有四五人一帮拿了香烟只付一点点钱，就满不在乎离开的浑蛋。

广场上的草是一种道边草，稀疏不整，草丛里也没有蟋蟀。车辆艰

难地通过坑坑洼洼的道路，穿过支那人的街区。路边的房屋都是墙土揉和堆积而成，房顶缮黍壳五寸厚，其上再覆以粘泥，富有人家的房顶则在黍壳上铺瓦。

9月18日

周围房屋屋檐由于雨水和洪涝的侵蚀已经腐烂，有些阴森之气。有的屋檐下吊着灯，借着灯光，人们可以看到理发店、烟草铺、油渣猪肉食品铺等。住户们悠闲得抽着烟草，盯着我们发呆。一顿饭好像也就是一大碗茶和一根油条，就足够了。听说一日10钱就足够填饱肚子了。最让人心烦的是蚊蝇太多。这时节也正是蚊蝇猖獗、肆意叮咬人的时候。还有就是小驴小马拉车给日本军送水。

还有，很多人力车被普通的日本兵疯狂砍价，拉四公里路程只需付5钱，日本兵坐在车上耀武扬威。而车夫好像也为拉日本兵自豪，跑得更快。卖烟的、卖汽水的，我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苦力从远处水车处汲水送过来，一次50钱。一次的运量是10汽水瓶，而且苦力们是赤脚汲水送水。他们也用水换剩饭。自己对年幼的小苦力也舍得大方一次多给了15钱，得了好处的小苦力冲我敬了好几个礼才离开。

他们连剩饭也争着捡拾，手脸不洗，深受缺水之苦。

9月18日[①]

休息了一整天。宿舍是原有营房外加今年7月初日本工兵来建造的临时工棚，房内铺了一尺多厚的地板，地板上铺草席，士兵在草席上休息。

今天，理发师来到营房，我让他理了发，理发一次15钱，修面做得既快又巧。

营房附近是河滩，河滩上芦苇丛生，遍地水洼和泥沼。

微风拂面，周围环境比国内凉爽。一整天呆在营房里养精蓄锐。

---

① 原文如此。

现在一点战争气氛都没有，让人好生奇怪。去市内参观。也看了看支那的妓女。看看屄，“干”了一次，我付了 50 钱。

登陆的河岸上堆满了军需品，还有桶装油、粮食、军马饲料、木材、马匹、装甲车、坦克、卡车等。看到这些物资，我才感到这次事变的严重。借所谓北支那之名重构日苏关系。

9 月 22 日

下午 4 时，到达塘沽火车站。直接装载车辆，8 时出发去独流镇。

23 日凌晨 3 时 30 分到达天津总站，卸下车辆，夜宿车站。

9 月 23 日

整个早上都在休息。登陆后第一次吃到橘子罐头，非常美味。站内非常方便，既有汲水龙头，也有小酒馆。在这里，水可以随意使用，让我感动不已。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车站广场上的交通局办公楼被我军飞机投弹击中，看到那爆炸后的痕迹，我非常吃惊那爆炸的威力。据说是因为这里的民居隐藏了便衣队和匪贼。爆炸后所留下的房屋孤零残败之像让人不无惊讶。机灵的日本老板，对被炸的房子加以改造后，便引来妓女招揽客人。

支那商店街的美丽真是妙不可言，用水彩颜料制作的广告更是鲜艳夺目。

9 月 23 日①

下午 3 时，从天津西站出发去独流镇。我们坐敞篷货车前进。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黍田里浸满了水，仿佛内地遭受了洪涝灾害。农民站在齐胸深的田里摘取残黍。据说是因为支那兵逃跑时挖开了河堤，才致使泥流泛滥淹了黍田。柳树过度生长高达六米，无数红蜻蜓飞来飞去。在日本，这种景象是很少见的。在国内像今天这样的秋日晴空下，应该是红蜻蜓逐着丰收在望的金黄色庄稼飞翔吧！随处可见绿油

---

① 原文如此，似为 24 日。

油的白菜等长势喜人。在这广阔原野里，也看不到日本稻田里常见的田间小道。下午3点到达指定地点，从汽车上卸下行李，穿过泥泞的道路来到村里，进入阴暗的农民家里，生火做饭。这时候感到了快要打仗的气氛。

9月25日

在铁路枕木的喀哒喀哒声里，我们不无怨言地搬运完行李。

9月26日　10时

从独流镇出发，途中淌着深过膝盖的水路前进。早上5时到大口镇。路上死马累累，臭味刺鼻。野狗在马尸堆里逡巡来去，争相撕咬。

9月27日

7时出发，将行军四天，一直到30日。在道旁柳树下行军。

9月30日

河堤上，第九、第十六师团的车辆两三里绵延不绝，进退两难。下午3时，天一下子阴暗起来，接着就是雷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霎时间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即使披上雨披，也被淋成了落汤鸡，当时没有任何想法，惟保命要紧。只能向前缓缓移动，直到傍晚才终于发现可以住宿的农家，我们艰难地走过去，道路滑腻难行。这个村里随处可见敌人的尸体，水井边横七竖八地也躺着很多具。就从这水井里汲水饮用，而且没有人在意，这就是战争年代。夜12时遭遇敌人袭击，取出刺刀慌忙走出屋子警戒，后击退敌人袭击，才定下心来。

10月2日　晴天

行军、露营。开始吃上猪肉热饭，吃饱了不想再动。

吃了一肚子梨和枣。白菜是不是生了虫？于是就拔了一颗又一颗，由于要求很高，就在菜地里转来转去，把个菜地弄得乱七八糟。抵达十五段。

10月3日

离开十五段，天刮起了大风。遇到中岛部队[1]的卡车，心里才安定下来。12时到达献县。路上，往家赶的难民络绎不绝，带着一丁点行李、手拉小孩，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赶，那情景好不凄惨！

城镇周围围着城墙，城内还保留着打过仗的惨淡迹象。被飞机炸弹击中的寺院、学校、警署，那景象就像发生了地震。第一次与福知山第二十步兵联队第三大队的芦田、大江、木下、吉岡元、新井正等见面。都胡子长得老长，一时间分不清谁是谁。到松田部队[2]本部。

10月4—5日　一整天休息

又是保养汽车，又是去征梨。下午1时开始有联欢会，在大厅举行，利用现成的书桌、枕头、自来水等道具表演浪花曲。还有相声表演，内容是作诗什么的，表演得很出色。队长给我香烟抽。还有人唱都都逸[3]小曲，曲中唱到在战场上想抽烟却找不到火柴，于是有人递过来火柴给他，他说非常感谢。他那时的心情我终生难忘。

10月6日

早上点名集合，讲好按穿好衣服的先后顺序叫名字，自己在60人的小队中排名第二。下午举行摔跤大赛。

10月9日　停留六天

早上8时，从住惯了的献县宿舍出发，向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小范镇进发。天气晴好。

今天国内想必是晴朗秋日吧！从今天开始要准备宵祭[4]了吧！小孩

---

① 即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为中岛今朝吾，故被称为中岛师团、中岛部队。

② 即第十六师团卫生部队。指挥官为松田军医少佐，故被称为松田部队。

③ 日本江户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谣曲。主要是把男女相爱的事情编成口语来唱。

④ 在正式祭祀活动前天晚上举行的小型祭祀。

子们都欢天喜地吧！

10 月 10 日

北支那大陆的早晨神清气爽，中队全体官兵面向东方敬礼。想想今天应是举行村祭的时节，我很想吃栗子面饭和寿司。

今天的宿营地里有梨树，树上结满了梨，成串成串的，压得枝头沉甸甸的，黄澄澄的个大汁浓，从树上拧下来就能吃。我们尽可能得往肚子里吃，往袋子里装，生来第一次装了满满一水槽，用手擦擦，就放在嘴里嚼吮梨汁。真想送回国内给家里人尝尝，无奈这里离家乡 650 里。

10 月 11 日

因为昨天晚上下起来的一场雨，道路又变得泥泞难行。离开河码头，穿着厚重的外套行军，浑身是汗。

中午到达小范镇，码头里舟船云集。炮弹箱和大米堆积如山。还有催泪弹。运河旁边有个海军机场，水兵们守在小屋里保护着机场。旗幡在空中飘扬。

小范镇。西边马路是国道，五车道，约九米宽。桥被飞机轰炸所毁已倒塌。被毁的支那军卡车横七竖八地躺在河堤下，一片破败之象。今天第一次收到盼望已久的家信，是林容芳贺发的。队伍呈一字长蛇向前推进，六轮汽车冲进小河的桥上，使部队无法通过。傍晚折回小范镇休息。

10 月 12 日　大晴天

班长检查每人身上携带的金钱。窃贼大量出没让人吃不消。农家有老太，就需要警惕，不可让她跪下来靠近自己。

一路上，铁路不通，队伍不断向前推进。

住在深宅大院。因为这家没遭兵火，所以主人欢迎我们。

10 月 13 日

7 时出发，下午 5 时到旧城。当地处于丘陵地区，水井深达二三十

尺。有扁柏、白杨等大树。

10 月 14 日

从旧城出发，中途为进入宁晋在大道上向左直角拐弯前进。后取小路，经过黍地、棉田。晚 8 时到八里庄，当地人热烈欢迎我们。

住村长家，打水、打扫房间，村民们高兴地为我们做这做那。因为担心粪便解在房屋边以及路边而事关日军体面，所以，村民们还为我们搭建了厕所。

10 月 15 日

冒雨行军，4 时到公庄果。这样早早地在白天结束行军还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去村里买鸡蛋，村民们一下子全围了过来，我买了 10 钱的鸡蛋。感觉自己就像内阁大臣一样了不起。

10 月 16 日

离开公庄果。登陆后的第一个月，我第一次远望大山。在这之前，我看到的都是广阔的平原、黍田、棉田等，所以今天我很激动，很高兴。下午 3 时到达中苗村。

10 月 17 日

第十六师团在宁晋城外集结。

在城外约两公里的中苗村迎来了天亮。我们请村里妇女帮助洗衣，给她们奶糖吃，孩子也高兴得不得了。

10 月 18 日

我们第二小队于下午 1 时 30 分首先出发。加入运送伤员的勇士们当中。

在到处是战壕的路上急速前进，军车 50 辆、100 辆地从身边通过也浑然不觉。

中途，渡过大约 50 米宽的河流，荡起哗啦哗啦的水声。这就是战场

情形。渡过河接着又在沙砾中行军，向前艰难跋涉。晚上8时，周围一片漆黑时，我们到了唐山。用河水洗葱、生火做饭，忙到很晚。

10月20日

收容两名病患者归来。

说是山，山上却无树木，只有些杂草和秃石。

10月21日

回来的路很不好走。今天早上起雾，是登陆以来最大的雾天。下午3时回部队迎接。①

10月22日

领军饷，在缸中洗澡。接到木村君发来的信，今天事事如意。还理了发。

10月23日

做教官，讲解战地执勤时的保障守则等。自己经常由于牢记守则被分队长表扬。做小哨长行使指挥。

晚饭是面粉年糕熬制的小豆粥。接到命令，说独流镇、上海方面霍乱流行，务必注意。

10月24日

做些和平时同样的事。农民忙于生计，在村里广场上拼命地打豆子。

今天听同乡田畑君说，丰荣村出生的岡田喜一君在进入中苗村之前头部中弹，光荣牺牲。实在是倒霉、不幸。

10月25—26日

大雾天。戴防毒面具操练跑步。有毒气时，最先戴面具者胜，我戴

---

① 原文如此，作者没有说明迎接谁。

防毒面具最快。

10 月 27 日

为出发行军做准备，很忙。

10 月 29 日

早会时，中队长作报告。第十六师团死亡 350 人；敌人死亡 2200 人，伤 9000 人。晚上分发了奶糖、砂糖、桃罐头。

10 月 30 日

早上 7 时，从中苗村出发。穿过宁晋城到掘江安。下午 4 时沿落城向左前进。在已结束的战斗中死亡的支那军人手脚从土中露出，臭气熏人。

10 月 31 日

早 6 时出发，一路向石家庄急行。从 10 月 31 日起在西洋市村休整。下午 4 时，到西洋市村。这里的村民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架梯子给我们饮马水。还做好了猪肉给我们端来。这里有杀猪的，他做菜也很拿手。红薯敞开供应，随便食用。铝质饭盒还用热水洗过送来。

11 月 2 日

下午开运动会。比赛项目有吊汽水瓶、百米赛跑、扛旗接力赛，自己参加了着装比快项目，毫无争议地获得了冠军（步兵、卫生兵也甘拜下风）。这都是做警察时锻炼出来的。支那人小孩、60 岁左右的老人也参加了赛跑，引得人发笑。得到了长官的金钱嘉奖。参加运动会的着装比快项目并取胜，全仗着自己当过警察的经历。

11 月 3 日　今天是菊花飘香的明治佳节。

早上 8 时面向东方举行庆祝仪式。

吃红米饭、喝酒，气氛很热烈。下午 2 时参加了在东洋市村举行的圣旨传达仪式。分到皇后陛下赐的冰糖。

11月4日

上午9时自西洋市村出发，向石家庄急行军，中午到达石家庄。石家庄是个大城市。到底是交通要塞，车站内面积很大。我被支那人开的经营香烟、柿子的店铺所吸引，柿子很美味。机灵的日本人开了露天小粥铺，一碗10钱。不管到哪儿，我都大买特买点心。往车厢里装满货。晚8时出发，货车晃晃荡荡向前进。

11月5日

早上向外观望，只看到沿线的柳树林阴道。

11月5日[①]

下午4时，经过本次事变的起源地——柳条沟的铁桥[②]。步兵岗哨威风凛凛。

晚上8时到天津站。登陆以来第一次吃到日本米做的快餐。一路夜行向奉天而去。

11月6日

中午在视线的左前方看到万里长城，到达山海关。受到国防妇人会的热情接待。

11月7日

早上8时到奉天。奉天是个大站，见到了满铁的流线型“亚洲号”列车[③]。当地特冷，冷得好像要把人的手冻掉。无意间还发现列车车轮上挂着冰柱子。听人讲今天是零下5度。中午列车改变方向朝大连驶去。驶往辽东半岛。

---

① 原文如此。

② 作者记述有误，本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其爆发地点在卢沟桥，日记作者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柳条沟误认为是卢沟桥。

③ 指在大连和新京（今长春）间运营的满铁公司的特快列车“亚洲号”。

11月8日　到大连。

凌晨5时到大连码头。天一亮，就见很多内外轮船靠向码头。宽广的街道，几处并立的大仓库，大小相当于丰荣礼堂①六倍的筒子房，大连到底是东洋第一港口，可谓名不虚传。穿过市内繁华的大街，来到衫本敏郎住宿的满铁职工的市外宿舍。这里的街道、住家都非常漂亮，是京都、大阪等地所不能比的。妇女穿着宽袖棉袍、背着小孩，女学生也统一着装，从学校的窗户向我们挥手致意，我真有些像是回到了国内的感觉。

下午1时分配住处，住处是一幢漂亮的砖瓦房，内有四间房屋。主人不在家，只有夫人和小孩、四名中学二年级的男学生，还有19岁的漂亮女佣。

衫本敏郎先生出生于静冈县。

11月8日②

苹果很便宜，一个一钱。

今天，我做了夫人的弟弟，又是洗澡，又是理发，又是受到美味佳肴（中国菜）的招待。我拼命地吃苹果（瞅没人在的时候，一下就消灭一个）。

晚上，钻进崭新的丝绸被窝里睡觉。

11月9日　……在船里

早上8时出发，乘电车去大连码头，往船上装货。下午6时就便搭乘“台南”号，在黑暗的海上航行。

11月10日

接到中国③新闻社的慰问品，有羊羹、点心、酒、汽水、苹果等。该船能装载4000吨，原是往来于南洋之间的客船，速度很快，据说这是本船

---

① 指作者出生地的丰荣小学礼堂。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日本的“中国”地区。

最后一次因公被征用。

驱逐舰“里风”号在距船20米处护航，水兵挥动军帽致意，他们保护着五六艘运输船向前航行。船速之快让人惊讶。

11月11日

货轮向南不停航行，大家盯着指南针，都说这次一定能凯旋而归。船四周的海水越来越黄。

11月12日

天亮时航行至扬子江口，然后沿江逆流而上。江中有军舰，江岸隐约可见，飞机从船的上空飞过。

11月13日

早上7时30分，保卫我国50艘商船的巡洋舰、驱逐舰同时向江岸开炮，就听炮声隆隆，岸上顿时火焰冲天，另有30架飞架执行轰炸，炮火猛烈，我军好像欲在敌人面前登陆。

下午5时，乘机动艇向江岸进攻，岸上敌守军推算有5万人。

11月13日①

跳进齐膝深的污水，抬着担架登上河岸，脚下滑溜溜地举步维艰。

江岸上利用竹、草构筑了深深的战壕和碉堡，里面到处散落着伞、衣服、餐具、枪等，士兵慌忙逃跑的痕迹依稀可辨。中弹后满脸血污的学生军，因逃得慢被抓了回来，经翻译审问之后就给枪毙了。有的吐血呻吟而死。战争气氛越来越浓。8点开始在营舍用饭盒做饭。有老妇因没来得及逃跑，藏在水房，把自己身体浸在水里，结果还是被揪了出来。老妇既吓又冷，浑身发抖。不能烤火取暖，想脱下湿衣服，又觉得害臊，真让人吃不消。

---

① 原文如此。

早上外出时，不知是谁放火烧了房子，最后老妇人也被烧死了。

11 月 14 日　等待马匹到达—15 日

在岸上呆了一天，突然接到命令往岸上搬运货物。在移动车辆、马匹、野炮时，货车陷在泥里，大约一百人一起用力才把货车拉上来，大家疲惫不堪。

此种辛苦是国内的人所无法想像的。这期间，机动艇从大船数次往返把步兵不断地运上江岸。

在岸上搭建帐篷，等马上岸。台湾民夫帮助运送，一日可得薪酬 1 日元零 60 钱。据说台湾民夫喜欢打仗，台湾兵喜欢看杀人，杀老父，一个个地杀小孩。母亲透过草丛提心吊胆地看着小孩被斩首。竟毫无悲伤地忍心看得下去。还有的母亲拉自己的女儿陪我们睡觉。

11 月 15 日

雨不停地下啊下，与其说是睡帐篷，不如说是睡在雨水里。

常听人讲，暴雨比狼更可怕。

11 月 16 日　下雨

原地等待了一天。

11 月 17 日

雨天，简直就像国内的梅雨天。泥水积满了沟渠、小溪。由于马匹还没有上岸，我和分队长及麻田踏着泥路去联系。今天吃到了土豆拌饭、肉拌饭，非常美味。

11 月 18 日、19 日、20 日　三天里

用绳子扎紧脚走在泥泞里，把车辆及行李运到大堤上。

11 月 21 日

披雨披、拄拐杖，在河堤上艰难行军两公里，所幸手没冻僵。比起国

内这个时期暴雨天的艰难，也只有这一点让人感觉稍好点。

11 月 22 日　青年纪念日

一周阴雨连绵的天气之后，天晴了。

11 月 23 日　阴天　刮冷风

为方便车辆通行，我们在车辙处铺上了稻草。要是在日本国内，这么干是该被责骂的事情。也就是战争时期，我们才可能这么干。铺的稻草总共有 100 平方米吧！休息时，我们畅饮酿酒作坊的美酒，非常美味，好极了！

11 月 24 日

沿坑洼不平的道路向前行军 4 公里，到达南京路。周围的气氛就像在过年的时节。马路宽阔平整，对一路踏着泥泞道路走来的我们来说，真是非常高兴。我们穿过小河，住在农家里，当地农民双手合掌、一脸虔诚地欢迎我们。

11 月 25 日

别人回去取了部分半定量①的行李了。天降了大霜。

我去找分队长联系，这也是因为我受到信任。别的部队征缴耕牛过多，在牵引耕牛强行曳拉过桥时，弄死了一头。被拉来护送耕牛的老乡见此情景，一下子呆住了。就是在日本国内，失去一头耕牛也是让农民十分头疼的事。这是战争时期的无奈。

11 月 26 日、27 日

沿着通往南京的道路向前、向前。路边尸横累累，有露出内脏的，有头被压扁的，有吊在树上的，还有被汽车碾成肉酱的。

重型轰炸机雷鸣般从头上飞过，敌人还不屈服吗？真让人讨厌啊！

---

① 原文为“半定星”，又读作“半定量”，含义不明。

横须贺炮兵学校的机关炮货车，快速向前。还有口径 24 厘米榴弹炮、臼炮等。

11 月 28 日

下午 4 时到达无锡。无锡是个大城市。不过，现在却呈现出一片战争过后的惨象。

城门口可以看到大野部队（福知山部队）与敌激战后的痕迹，在一块大木板上刻着死伤者的名字。

双方部队筑起 10 层、20 层碉堡，相互激战的痕迹也依稀可见。有的房上还残留着弹坑，墙上有步枪子弹的痕迹，很多房屋屋顶一半被炸飞、起火。

在这次战斗中，没接到同乡人战死的消息，心中稍安。

11 月 29 日

医院附近发生火灾，我们用担架把大约五百名伤病员转移到别处。第一次碰到了警察出身的尾崎兄，听说他的屁股被子弹打中，在上上广场治疗后，又被送回原来的地方。屁股上的伤口以及头、胳臂、脚到处都是伤，都过去五天了，还没有治疗，绷带上到处是脓和血，惨不忍睹。假如在日本国内的医院，我想决不会是这样。

11 月 30 日

由于卫生兵不够，我们也临时充作卫生兵，胳臂上缠上袖章，照顾患者大小便（以暖瓶作便器让患者小便）、吃饭，伤病员真的很可怜。

12 月 1 日

人为的火灾很多，所以我们也出去灭火。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

接到儿童慰问信和报纸，接到父亲 9 月 25 日发来的信。能看上报纸真是让人愉快的事。

晚上又起火，火灾就发生在宿舍旁边，我们慌忙拿着行李避难，看着浓浓上升的烈焰和发呆的人群，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无锡停留期间，吃面糖，喝甜豆粥。吃这些玩意啊？

12 月 2 日

8 时离开无锡，向常州进发。半路上遇见逃难的人群，女孩子聚成一堆在路旁避难，她们好像也知道聚在一起就不会有事。

12 月 3 日

天下白霜，天气很冷。这一带是宽阔的桑田，原野景象与国内并没什么不同，只是这儿没山。稻田也提前收割了。

每天都见飞机从头上掠过，海军航空兵、陆战队开着满载汽油的卡车朝基地进发。

下午 4 时进常州城，看到野战高炮阵地。

12 月 4 日

寒风劲吹，让人想到国内的寒冬，该是秋收祭①了吧？供品里摆着年糕小豆粥、萝卜，也生火炉烘柿子吧！

行军途中被派去征粮，进了一家大宅第，在丝绸被褥上大便。这种事一辈子恐怕都难得干上一回。挺好挺好。

12 月 5 日

沿河岸道路前进。

中队长下令，禁止放火、开枪。

运河上，工兵的几十艘机动船劈浪前进，往来运送弹药、粮食。支那的小舟也被征用为日本兵运货，船老大不慌不忙地摇着橹，想着为敌人运送弹药打自己人，他们脸上那种战败的忧郁显而易见。

摇橹的人中有 60 多岁的老人、30 多岁妇女，他们把两三个小孩放在船舱里，撑船向前，那种健壮的样子让人非常惊讶。

黄豆撒了一路，我想做豆腐是足够了。

---

① 指阴历十月亥日，在西日本地区举行的收获祭。一般认为这天是稻神离去的日子，在这一天，小孩子们在石头上绑绳子，或者把绳子打成捆用以抽打土壤。这一活动又叫十天夜。

12月6日　下大霜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红霞满天，美得像画一样。早上9时从陵口镇出发，师团在丹阳集结，据说南京总攻开始了。

12月7日

去南京的一路上到处是装甲车、汽车，车上积满灰尘。住白兔镇。四面炮声隆隆。

12月9日

部队到达距南京五里的地方，升气球进行观测。到炮兵学校，学校建筑十分漂亮，我们大为惊讶。向前方两里运送伤病员，一直运到夜里8点。

回来时走错了道，半路上点燃稻草为号才返回营地。

12月10日

我们协助步兵担架中队，从四里远的地方运送第二十联队的伤员。另外，还征用了大约一百名当地农民抬担架，在枪械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虽然也很卖力，但想到他们是在提着脑袋搬运伤兵，其真实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丈夫被抓去充壮丁，老婆藏在河堤里看着丈夫远去，不知还能否活着回来，这就是生离死别啊！

从炮兵学校前进两公里，在一个有温泉的地方（温泉镇）住宿。没想到支那也有温泉，今晚是自来支那以后第一次洗温泉浴，我觉得特别惬意，还用温泉水洗了袜子，真是太棒了。

12月11日　朝香宫殿下

行军4里，来到前线。从高处往下看，就见军马、汽车森然成列。大炮、机枪、步枪、飞机一起开火，枪声、炮声响成一片，震撼天地，子弹嗖嗖地从身边掠过，我想战斗到了关键时刻。半路上遇到松井司令官。飞机轰鸣着在阵地上空盘旋，进行轰炸。

我们到达第一野战医院，这晚天一黑就枪声大作，敌机发动袭击，我方匆忙灭火，敌机从高空投弹，我军以探照灯阻击。闪光与爆炸声交织。

（马群镇）

第二十联队的伤员不断地被运过来，军警矢田脸部中弹被抬下了山。从一里之外的地方运送伤病员，一直忙到凌晨4时，我们都累得疲惫不堪，这就是战场啊！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中队的活动很突出。

12月12日

炮击更激烈了。一颗颗炮弹在轰隆声中向敌阵地飞去，爆炸声震耳欲聋。报社的采访车在阵地上缓慢穿行，朝日报社、每日报社都在采访车上架起摄像机进行拍摄。通过无线电跟最前线的记者取得联系，获得最新战况。下午4时开始出勤，安置伤病员接受治疗，看见部队长松田穿着家兄的衣服，披一件外套，啃着面包巡视病号。

12月13日　大晴天

飞机轰炸南京城。

重炮轰击南京城。步枪停止射击。

在中山陵安置、救治伤员。

听说在上午11时，我军攻进南京城。

12月14日

飞机搜索、攻击残敌。

转移伤病员到第二医院、南京中国医院。

中山门城墙弹痕累累。据说被炮弹击毁的城墙堵住了入口。

12月13日凌晨3时10分。

大野部队①最先攻入南京，士气高昂。凌晨2时30分，工兵中队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3时10分，我们福知山第二十联队大野部队首先占领了南京城，在报上看到这则大标题报道时，我真是特别高兴。

---

① 即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其联队长为是大野宣明大佐，故被称为大野部队。

无锡[1]。

听说大江贞美君阵亡，我失去了一个好战友。

傍晚7时，我们一行乘车赶往医院途中遭敌袭击，我们以一种视死如归的心情进行了顽强反击。步兵分乘卡车火速追击，轻而易举地击退了敌人。听人说，他们是一帮被解除了武装的俘虏，大约有300人，被带到仓库里然后把他们10人一拨叫出来处决时，其中看穿此情的俘虏暴怒起来，从七八个我军守卫中夺走三八式步枪，就交上了手。交战中他们逃跑了。他们好像认为自己被解除武装以后会被充壮丁的。

12月15日　滞留南京

从中山陵出发，夜里住在医院旁边。

各部队入城式[2]真是气派。坦克、炮车、海军陆战队、装甲车等编队举行了市内大游行。到底是首都，街道宽阔平整，林阴道郁郁葱葱，比日本京都市的乌丸大街还漂亮。

街道两边都是大房子，其中还有大门紧闭的各种银行。遇到去市内扫荡残敌归来的平井、吉岗。

12月15日[3]

据说，城内北面抓到15 000名俘虏，已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并用机枪围了起来。又，在紫金山碉堡内也抓到一个师的俘虏，也把他们围了起来。我们参加征剿，很好玩，不管藏在哪里，我们要把他们都揪出来。

12月16日　8时起床

离开医院，行军两公里。

住市内。听说要在市里休整一段时间。这次好像可以真的庆祝胜

---

① 原文如此，疑为下文所说大江贞美的阵亡地。

② 指日军第十六师团单独举行的南京入城式。

③ 原文如此。

利了！

12 月 17 日

一大早又是烧水洗衣服，又是听唱片。今天收到信，是京都宿舍妇人会会长宇野贵美枝发来的。唱片里唱道："伤心的话，翅膀就飞不起来了。"①

12 月 18 日　初雪　五日②

天亮前寒冷刺骨。

起床到房子外一看，房顶上积满了洁白的雪花。我挺吃惊，没想到南京也会下雪。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我们出去征缴物资。有意思！又穿西装，又提大行李箱，弄到各种各样的衣服，心里满怀凯旋而归之情。

12 月 19 日　阴天　六日

说来可惜，今天睡到 8 时，再也不想睡了。起床、吃完早饭，我想今天还去征缴物资吧！

12 月 20 日　晴天　七日

队长检查，房内屋外都要大扫除。

10 时队长来检查。

12 月 21 日　晴天　八日

行军去参观中山陵鏖战遗迹，在太平门入口处看到被枪杀的约五百具尸体凄惨地堆在那里。人真是可怜啊！死尸里有被挑破小腹的，有被砍头、毁脸的。到处是炮弹爆炸的痕迹。半山腰有个大战壕、水箱等，据说敌人原打算坚守一个月以上。下午 1 时聆听松田部长训话，要求严肃

---

① "伤心的话，翅膀就飞不起来了"，是日本流行歌曲"哭泣的候鸟"（西条八十作词、佐佐木俊一作曲）歌词中的最后一句。

② 似为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五天，下同。

军纪，保全健康。

今天又出动装甲车征缴物资了。

12 月 22 日

进行各种维修。

12 月 23 日

做体操，做教练，自己指挥小队做操。

12 月 24 日　小雨

领军饷 17 日元零 60 钱。

早上听卫生急救演讲。

12 月 25 日

举行向天皇遥拜仪式。休整。

12 月 26 日

星期日部队休整。买了 20 钱的羊羹，生硬无比，吃起来味同嚼蜡。接到林荣君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讲他已经调动工作，现在中立卖警署任职。另说松见嘉一郎君顶替我去宇野酒店工作了，还附有照片，都长成男子汉了。

12 月 27 日

执勤做饭，忙着切肉。

雪花纷飞，我想这个时候国内也很冷吧！

12 月 29 日

今天早上又下雪了。今年从日本方面刮来大量暖湿气流，我本来想不会下雪吧，可今天又下起了雪，真讨厌。

12月30日　晴天　16日

今天师团长下营巡视，宿舍都进行大扫除。

营内营外都变得非常整洁干净。

12月31日　阴天

行军去南京港取稻草，但一根也没有。看到港口有驱逐舰以及皇军征缴的船只。

在河堤处，有五六百逃散的士兵被枪杀后抛尸到河中。各部队的装饰门松都不一样，明天就是新年了，又是洗澡，又是干这干那，非常忙。拿到慰问品和香烟。今天与藤原厂长见面。

1938年1月1日

角饼即使发了霉，也是最美味的。我们吃烩年糕庆祝，还有庆祝胜利的罐头、丸子、牛蒡、鱼糕、鲷鱼、干青鱼子等。

下午外出，头上有飞机开道，所到之处，支那人都手摇日本国旗，夹道欢迎。妓女也出来迎接了，但是70名妓女接待500名士兵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只好算了。士兵们排成两队哇哇乱叫，宪兵吃力地维持着秩序，面对这些女人谁不想大干一场呢！

1月2日

今天还是休息。

1月3日

早上休息，下午有文艺演出。合着音乐节拍，舞女戴着钢盔跳了起来。表演内容就是福知山一带的浪花曲。非常有趣。

1月4日

休息。聆听天皇诏书。

1月5日

早上9时出发到紫金山麓，参观蒋介石的钢筋水泥指挥所兼郊外

行营。指挥所长400米，内设电话、电缆等各种设备一应俱全。所内分上下五层，二楼有大会议室以及各将校使用的起居室。内有干粮、衣服、水缸、书籍等杂乱无章地散落着。可想而知他们逃跑时是多么慌乱。

在黑暗的地洞穴里，300号人蜂拥而入，若不是抓住前面人的腰带移动，难保不被后面的人挤倒。洞穴入口用树枝遮盖，以避飞机从上空攻击。修建如此坚固的阵地，看来他们是做了长期作战打算的。蒋氏的豪言壮语并不是吹牛。洞穴内开始送电。

1月6日

有关卫生方面的训话。

砸开小河上的坚冰，洗饭盒。

1月7日

7日仍是正月[1]里，吃了小豆饭，很开心。20日将去大连。

1月8日

下午举行了主要有陆军参加的运动会，有假面、借物、抢座、抬担架、吊瓶等项目，各项目都很有趣，我得了二等奖，长官颁发了奖品，我的奖品是慰问袋，しずい君的奖品是水果糖，芳江君的是乌贼干，久江君的是虾。今天还接到花岡君、菊枝君的来信。我们分享了鲷鱼。

1月9日

早上各营举行军事训练。

1月10日

下午外出，到支那人开的酒馆买酒，支那人不收军票，我们很烦恼。最后花5日元(日本票子)买了3日元的东西。今天接到家信，信上说上

---

① 指公历1月。

羽驹和上羽恒去世了，为办丧事等耽搁了秋收，直到22日家里的秋收才结束。又说家里的牛卖了145日元，挺好挺好！35日元可换900公斤米。

1月11日

从中山门开始在城墙上行军，城墙宽约六米。

1月12日

参观中山陵，中山陵十分宏大雄伟。吃完午饭回营。在城外飞机场，“荒鹫”号飞机正进行着严酷的飞行特训。

1月13日

做体操游戏，很有趣。

1月14日

在国民大会堂举行了兵站文艺大汇演。修军鞋。

1月15日

观看文艺演出，国内的演员、乐手也来到军营助兴。乐手们拉起三弦演奏了都都逸小曲、安来节曲、哀婉小调、摔跤进行曲、力士入场曲、浪花节小曲等；演员表演了各种绝活，还表演了集体舞。他们的演出博得全场喝彩，掌声如潮。

石根松　扬子江　织田部队　首都南京。

蒋介石　官方船舶　已经凯旋　大萝卜。①

长崎美人！鹿儿岛小原！大家异口同声，叫声不止。

在支那人表演的短剧中，小孩子挥舞着军刀，真厉害！他们喊叫着出场拼刺刀，对砍。他们的用刀方法就连日本国内的人也比不上。晚上

---

① 似为上下词语关联对仗，即石根松（疑为松井石根）——蒋介石、扬子江——官方船舶、织田部队——已经凯旋、首都南京——大萝卜。

过城内的水渠时，大家的动作都夸张地像在演戏。接到京都市井上和七发来的慰问品。

1月17日

军容检查。上午9时，第一小队的真下君（京都府下加佐郡岗田上村人士）在房间内，被执行检查的春日君用枪打中腹部，10时死亡。小队抽调两名士兵守候尸体，下午4时把真下君火化了。真可怜！愿真下君的英灵永远安息！真下君是家里的长子，担任值班班长且有师团长的任命书，是个很有前途的人。一夜之间，尸体被火化，人在火焰中化为灰烬。真下君，你永远安息吧！

1月18日

早上7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中队全体官兵还为真下君举行了告别仪式。上午9时前，将此事报到师团司令部。部队里有两个和尚出身的士兵，他们为真下君的葬礼诵了经文。

领取过冬用品，有衬衣、手套、袜子、头巾。洗澡。林政治君遭遇意外灾难，花费35日元。

1月19日

下雨。看医生。今天收到17封信件和一张唱片。

1月20日

雪越下越大，天气越来越冷。国内这时候也很寒冷吧！有点感冒，看医生了。

1月21日

休整一日。

1月22日

天放晴，阳光灿烂。

1月23日

凌晨4时第一小队出发。

1月24日

早上6时第三小队出发。

1月25日

在大会堂，有横山、atyako两位名角出演的节目，到底是著名搭档，两人配合默契、演出很成功。此外，神田吕山也做了精彩的说唱表演。

1月26日

1月27日

刮寒风，休息一天。

1月28日

烧洗澡水。

1月29日

烧洗澡水。

1月30日

冒雪把船运到下关。

1月31日

火车中途停站，小孩拥上来行乞，“先生，给块奶糖吧！”真可怜！凌晨4时起床，提着沉重的行李在下关站乘火车。7时30分出发，坐在开往上海的货车上一路颠簸，货车里到处是马粪。晚上8时到达上海，下了车就10时了。行军4公里多后住了下来，上海市内灯火通明，陆战队

员执勤警戒严肃、认真。

[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青木书店(东京)1989年12月第1版。]

(刘玉飞 译)

9. 东史郎日记

编者注：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1937年8月应征入伍，编入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

（前略）

第 二 卷

（1937年）11月15日

早上5时30分，“新兴丸”号突然停了下来。还在大洋的正中啊，这是怎么回事？停了大约两小时后，船又继续前进。航行了一个多小时后，水开始变得浑浊起来。海水变黄了，是扬子江！船已经在逆流而上了。这才明白最初停止的地方不是大洋的正中，而是扬子江的河口处。在河流的正前方，几十艘大船正在吐着黑烟。就像在看海流交汇处的情形一样。船虽然是在上行，但是不管前后左右，都不见河岸，也不见山峦，感觉依然像是航行在大海中。扬子江真浩瀚！扬子江俨然就是大海之子！

真是令人惊奇的宽阔！继续航行三个小时，就微微看见右侧有一条像江岸线。看见右岸线之后，船再前行40分钟后，也渐渐看得见左岸了。“白波号”驱逐舰在我们的右边航行着。黄色的浊浪与白河一样，令人想到了其水质之恶劣。对于一生只见过这种泥水的支那人而言，恐怕会认为这种颜色的水是自然的。河流的颜色如果跟土壤的颜色一样的话，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要让他们来表述河流是什么样子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困难。不过对于一匹笨马来说，要让它看这河面的话，它一定会认为面前的河流是一条平坦而又开阔的大马路的。

大家都在议论我们究竟被运到了什么地方来了，结果才明白是要赴上海战线。据说在该战线上，友军正同以河沟为盾牌的敌军展开反复的决死战斗。

现在支那正在被苏联这个吸血鬼的赤化魔掌操纵，正在被老奸巨猾的英国侵吞。而蒋介石这个傀儡正好粉墨登场，破坏支那丰饶的土地，驱使人民丢命，在亡国之途上拼命狂奔。茫茫的大海之子“长江”，这条孕育了支那数千年盛衰兴亡的大河，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表现得似乎一切与我无关似的，正独自悠然自得、浩浩荡荡地流淌着。超越想像的浩瀚的长江，上游下游给人看见的都只是它的水平线，让人产生宛如在大海中航行般的错觉。

随着船继续航行，右岸终于能完全看清楚了，六十艘左右的军用船映入眼帘。军用船全都是土黄色。到处都停着军舰，它们跟水上飞机一道保卫着长江。但是烟波浩淼的长江，与其说是在被它们保卫着，给人的感觉倒不如说是在拥抱着它们。

过了吴淞口，又看见五十艘左右的官方船只。用这么大的船，运的应该是军队。船员告诉我说：“兵哥儿，晚上就像在看两个国家竞放烟花似的，嘿嘿。”过了一阵儿，他又补充道：“爆炸声过后就会有火灾的。”说得不错。果然这时就不知从哪里飞来了飞机，开始了猛烈的轰炸。然后上海方向就起了火灾。

我终于感受到了现代科技战争的威力。北支那的战争还称不上是科技战，不过是老式的战法。

一般来说，长江上应该穿梭着各国的船才对，但是外国船却几乎看不见，只看见一艘插着英国国旗的轮船，好像载着难民一样的人群朝下游开去。那旗帜在江风中翻来卷去。

天空万里无云，湛蓝湛蓝的。

报纸说：敌人的第一线阵地已为我军占领；支那政府经济的一半是依靠关税，而作为其关税重要来源的上海已归我军所有，海上 1000 海里的航行权掌握在我方手中；英国对我军采取敌对行为，秘密援助支那，正在通过粤汉铁路把香港、广东的武器等物资北运。报纸还说，蒋介石正以允许外蒙古赤化为条件，期待着苏联援助。

另外据滞留上海的外国武官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说：日支事变大概再过两三个月就会结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支那军的训练、指挥都不成熟，武器也不行，等等，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经济上已经行将崩溃……

蒋介石叫嚣，中国的生存出路在于西部内地。

这次事变的预算，从7月上旬以来到明年1月20日为止，总数为25亿日元。平均起来说，每天要消耗1000万日元。日清战争①时的总费用为2亿日元，平均每天45万日元。现代战争的耗费这么庞大，真是令人吃惊。

这次事变把各阶级的人都送上了前线，电影演员有中田弘二、山中贞雄，新剧有雄友恭介，等等，他们也活跃在一线。尤其是友田，他战死时38岁。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德文专业，本来作为一个新剧之星，他是颇有前途的，但最后还是作为工兵伍长出征了。像他这样的人物都战死了，何况我们这些腹中空空又无妻儿的年轻人。我们这些对社会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死了也无所谓！——看到友田的死，我振奋了。

近来不断梦见父亲死去了。昨晚又梦见了母亲。我梦见在放电影，银幕上母亲在练习着很难学会的舞蹈。观众席上坐满了人，我留着胡子坐在楼上的席位上。二楼的客人说："哇，你的胡子可真长啊！"一边说还一边瞧我的胡子。……母亲仍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在练习着，练习着……

16日，我方军舰猛烈地往岸上倾泻炮弹。由于炮击，右岸上有两三处起了火。雨又开始下起来了，烟雨蒙蒙的，看不清楚。晚上10时传来了登陆命令，随即又作了变更。17日上午8时，在一片混乱中，水上运输部队开始用工兵船送士兵们上岸。工兵船开了大约30分钟，才渐渐到达河岸。无数的运输船在岸边向岸上卸载货物和士兵，那情形混乱至极。

敌人在扬子江岸边打了四五层之多的粗木桩以阻拦船舶靠岸，堤坝上还挖了战壕，枪眼正对着水面。有一条小小的支流。我们沿着这条支流上行七十米左右，就看见支流的左岸建有碉堡。从地形和敌人修筑的

---

① 即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

防御阵地来看，可以想见敌前登陆是多么困难的事。就在我们登陆的三天前，友军也曾在敌前登陆过。

这个村子——浒浦镇——房子几乎被破坏掉了，一个支那人也见不到。在北支那很少见到的电灯在这里却是家家都有，让人感觉到一种“现代”的气息。有的家里还有收音机。

在狭窄的石铺的街道上，兵、马、车、粮纷乱杂沓。雨在继续阴郁地下着，镇子旁边的大路上变得泥泞，紧紧地粘在急于赶往火线的士兵们的脚上。泥泞道路上的部队从远处一看，完全像翻乱了的玩具箱一样，是一种毫无秩序的杂乱，但正是这样，它实际上有着适当的目的和秩序。是未加整理的秩序。炮车陷入了泥泞之中。

“预备——前进！”马上的炮兵像长官似的拉长着嗓子吼着口令。他的皮鞭在雨光中一闪，“啪”的一声，鞭子落在了马身上。带着疼痛，六匹马拼命地往前用力拉，本来浸泡在泥浆中的四蹄，就开始杂乱地往前踏。一踏，马上又后退。其他炮兵身子像绷直了的棒子一样使劲推着炮车。雨没有稍歇的迹象，一直在急急地下着。马、士兵、炮车都浑身是泥浆，“预备——前进！”的口令声和皮鞭的声音还在雨中残酷地响着。中队长和小队长都在与车轮较着劲。

是的。他们都在自然地用力推着。轮子就是他们的敌人。炮兵们与炮车纠缠在一起，一天又能前进几米呢？不管多么努力，估计要前进100米还是很难的吧。步兵们既不指望辎重兵的粮食补给，也不指望炮兵的掩护射击，在继续前进着。

各中队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暂留人员，一部分是一线战斗人员。暂留人员负责照看滞留在此的物资。幸运的是我挽回了在天津留下的耻辱，进了第一线人员行列。在天津时我进了暂留人员行列，虽然最终跟其他人一道前进而来，但是一直被视为体质虚弱者。

决定我所在的中队留下五十余人照看物资。

这是不可生还的战斗，注定是要死的。此时的我认为，上了战场却能生还者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本来打算对死要有充分认识的，只是心里追求的是要死有所值。出发时刻终于来临时，决定了17名士兵作为后勤人员留下，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中队命令我们可以比中队晚两天，但是当后勤工作完毕后，必须立即追上主力。后勤队长是第一小队的小队长梅原少尉。我分队留下的是我和龙野二人，这时的我本来想，只要勉强跟中队一道前进就行，后勤事务交给其他人好了，但因为中队长命令我不要勉强自己，所以就想顺其自然服从命令算了，这种时候勉强自己前进，也许死神正等着我。对，服从命令吧。不管命令是意味着死还是意味着生，都不可违抗。服从命令而死，或服从命令而生，都是自然的。这样想着，我最后还是决定留下。

第三十三联队和第三十八联队已经在火线上战斗了，伤兵曾经两次用小船送到后方去了。

到18日，也不知是哪个联队的士兵，反正又有五十名左右顺流而下了。看来激战正酣。

我在这里见到了一些怪模怪样的士兵。他们穿着日军作业服，头戴钢盔，正在往马车上装货等。他们的脸看上去像支那人。

我以为他们是投降而来的士兵或是我们抓的俘虏，结果才知道他们是属于台湾军的生番①。生番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想起他们是多么狰狞恐怖，但眼前见到的他们却是很驯服的普通人而已。他们是军②的雇佣军，每个月领40日元左右的报酬。他们听说自己的报酬比士兵的工资还高以后，显得很吃惊。

中支那的风景和北支那截然不同。

中支那的风景与国内的没有太大差异。既有竹林又有松树，还有各种各样的杂木林，目之所及，处处可见山丘。房屋的结构也与国内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里的屋顶呈山形，上面盖着薄薄的煎饼般的小瓦。这种结构在北支那一家也见不到。

身在这样的风景中，感觉不到自己已经远离本国来到了支那。浒浦镇的附近据说曾是弘法大师③巡游之地。

---

① “生番”是对台湾高山族的蔑称。

② 指日军华中方面军。

③ 弘法大师(774—835)，日本平安初期僧侣，日本真言宗始祖。804年(唐贞元二十年)同最澄等人一起随遣唐使到中国。806年(唐元和元年)归国。

不择好孬，随地大小便，散发着恶臭，人粪马粪的臭味混杂在一起，像个废墟，这就是现在的浒浦镇。这时从某户人家里传来了严厉的呵斥声。

“你害怕上前线吗？”

“……”

“怕打仗吧？你是日本人吗？是日本军人吗？没志气，懦夫！”

“……”

“你躺到医院去死吧！”

“我去。一起去。打仗不可怕。”

“行了！给我躺到医院去！”

痛苦的哭泣声从弥漫着湿气的土屋里轻轻地传了出来。有一个新兵因为患了下疳而被命令到医院去，但小队长骂他，说他是想逃避打仗，打了他两记耳光。

是的。在战场上，战伤之外的伤都不是伤。我们只有战死。战死这个最严厉、最高明、最完美的医生在等待着我们。敌弹这个伟大的注射在等候着我们。火线是广阔的医院。这里所有的治疗器械都被装满了弹药。

那个新兵应该拖着疼痛的腿去接受敌弹的注射，从而得到最完美的治疗。

犯下耻辱过失的可悲的新兵啊！

我们勤务员终于决定明天早上要往火线急追了。我为联络部队的吃饭问题而乘上了船。

由于我坚信这次战斗我会阵亡，所以想给父母写最后一封信，我把在北支那夺得的一个银元给了船员做邮资，拜托他帮我交信。

给父亲——这次的战斗我可能变成白骨。这是给您写的最后一封信。如果我战死了，希望把重一作为川助的后继者抚养。请大家多多关照他。再见了。

本来第二天即19日早上，22人应该带上一天的粮食登陆的，但是由于昨晚开始起风，而且风越来越大，还夹着雨，成了暴风雨天气，扬子江的浪涛太大，船不能航行，所以大家都感到如果在陆地上，22个人既没有

饭盒也没有水壶就太犯难了，所以看着眼前排成一排的盛满了米饭的饭盒和装满了热水的22个水壶束手无措，只好决定今天一天在“新兴丸”号上再呆一天。辎重兵们在已经空空如也的巨大的船舱里各自找一个地方摆开阵势，有的打牌，有的玩印着花的卡噜它①。他们老是抱怨说配给的米饭看上去不够，吃不饱。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很满足——在利己的人看来那可是22日发配给粮食——因为有饭，所以我终于决定与他们交换香烟。满满一盒饭换一盒名誉牌香烟。这河不愧是大河，河面上波涛的汹涌与大海简直没有两样。无数的军用船竖着高耸的桅杆，在烟雨中看上去朦朦胧胧。

夜里由于空荡荡的船舱里冷得睡不着，所以从船员那里买来了威士忌、俄国糖，再烧了洗澡水洗了个澡。安培拉②往身上盖了四五层，我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嚼着俄国糖，一边想起了故乡的种种事来。到了20日，暴风雨不但没有停，反而变得更激烈了。

听参加过西伯利亚战争的老船员讲西伯利亚战争的故事。他讲完后说，现在的上海战争的确是艰难，南京攻城战要遭遇三面环山的地形，攻克之艰巨程度一如当年的旅顺攻坚战。最近每晚都梦见义母。

22日也是风急浪高，航行困难，但雨停了，天空也渐渐放晴，所以我们勉强乘上便船登上了岸。陆地上仍然是相当混乱。在这个混杂的、人粪多得无立足之地的浒浦镇上，正在进行不道德的、令人憎恨的卖国行为。在遭到破坏的民房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像犹太人似的利己的人，正在用征缴来的小豆做低劣的羊羹出售。他不知从哪里拾来了五六个抽屉，正在把煮过的小豆和白糖等东西往里装。而饥饿已极的士兵们就像一齐聚集在沙漠里的绿洲上似的，黑压压的一片聚集在这个粗陋不堪的不法商店面前。

“老板，给我来50钱的！”

推开别人的手，拨开别人的肩膀，挤进人群，拼命地把手伸长，嘴里

---

① 日本独有的一种游戏，是把代表着世界上最短诗歌的俳句写或印在卡片上，然后由一人念出俳人的名字，众人争着把写有该俳人所作的俳句的卡片抓在手里，抓得多者获胜。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玩法。

② 用网纹状的草编成的坐垫。

还一边大叫着。于是，令人厌恶的老板就会拿海军用的小刀随便地切下一块——通常是10钱的量，然后拿了肯定也是征缴来的账本纸包了递给要的人。1日元跟1日元又50钱的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右手拿刀，左右手交替着不断地捏着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往自己肚子上的钱袋里塞。他的肚子里已经贪婪地塞满了食物，肚子外面还在吞吃着钞票，所以整个肚子看起来大得出奇。

尽管老板明火执仗地赚着暴利，但是士兵们还是在那里竞相购买。当然不管多贵，士兵们都会买的。每一分钟人数增加，那么每十分钟商人就会抬高价格，这是规律。

在战场上，货币价值比起物品的价值来说，实在是太低了。

士兵们的命也许明天就会消失，即使手里握着钱，但在战场上什么也买不到，所以干脆把身上的钱全用光，但是通常还是想攒上而不用它。这与其说是欲望，倒不如说是人的储蓄本能。

而我，看到这个日本商人就气愤得不得了。他太卖国了，太犹太化了。对这些明天就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士兵们竟然采用短斤少两的做法，实在是太可恶。真的是卖国奴。我也很想吃羊羹，但是感觉到太肮脏了。我在憎恶商人的同时，对那些像饥饿的狼群一般争着买食的士兵们也不禁产生了轻蔑和些许的憎恨。

我想，他们为何不对这个卖国的、强盗般的商人感到憎恶和肮脏呢？

这个强盗一样的商人是多么想赚士兵们的钱才来的啊！这个可恶的家伙！

不法是不会长久的。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被宪兵抓走了。

阴郁的雨中，乌篷船沉吟着顺水而下。

载着伤兵30名。

22日，我们开始往火线急追。道路是泥泞的。炮兵在泥泞中疯狂地推着炮车，泥浆被他们踏得飞溅起来，他们在用最后的力气低吼。但马一步也不走，只发出哀鸣，士兵生气了，但只有叹息。

“成了个泥人儿，花了一天，慢慢前进了50米！”在这士兵的自言自语里，可以听出那种苦恼与无奈。花费了一天的时间才走50米的话，那么他们怕是赶不上攻击南京城了。步兵却每天前进40公里。

梅季是一个很大的镇子，但由于轰炸，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墟。这个镇全部安装了电灯，也有两层楼高的建筑。两层楼的民家在北支那是绝对见不到的。两层楼的人家看上去基本上都很有文化，但是只要有电灯就认为它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那就只能说明支那在文化上是落后的。每家每户的墙壁上都用了薄薄的砖。镇子整个都变成了废墟，连立足之地都没有。镇子尽头有一座很高的建筑。这是一座喇嘛教的钟塔。但房顶已经被炸，吊钟在晚秋的瑟瑟声里随意地垂吊着，没有钟声，在哀悼着。

我们本打算在梅季住上一宿，但因没有人家可住，只好继续前进，傍晚时分，到达一处小村子，就在那里露营了。山羊的叫声就像婴儿，更增添了几许哀愁。

充满哀愁的山羊的叫声渗透到晚秋的夜幕里，真是令人生悲。村子里没有一个村民，我进到一家已被破坏的房子里，发现有两个支那人可能是因为正在生病而没能逃走，此刻正躺在那里呻吟着。看到这样的情景又叫人心添烦乱。

有好几石稻子堆积在打扫干净的各处院子里。这是善良的农民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他们还没来得及把一年中的辛劳换成钱，就不得不到处逃难。

我们烧饭用不着自己去拾柴火。我们不管是烧水、煮饭、御寒，只要在这高高堆积的稻子上放一把火就行。稻子通宵不停地燃烧。这是最高的奢侈，也是专横跋扈。

（中略）

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来，9时出发。

天阴沉下来了。道路泥泞难行。台湾军的辎重掉在了它们主力部队的后面，在单独挣扎着前进。生番被辎重兵训斥着，脚踏在泥泞中往前推车。

秋天！晚秋！秋风呼呼地吹着，把树叶刮落在地。光秃秃的树梢上，不知名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听起来很吵闹。敌人的尸体赤裸着，像浑身是泥的馅饼一样，眼睛还在瞪着。辎重兵一脚一脚地踏在尸体上，辎

重车一次一次地碾过尸体。积满了水的河流在流淌着。河边上发红的树叶、发黄的树叶和绿的树叶都还显得繁茂。其中的一枝倒入河中，就像是要拨浪似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把手伸进河里一试，真冷。从上游来了五六只乌篷船，那是伤兵的船。有的头上包着绷带，有的手上吊着绷带，有的胸部缠着绷带，等等，都无力地注视着水面。他们在思考着什么，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总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水面。其中一个人抬起了头。我以感谢的心情冲他点了点头。他也静静地点了点头。船连声音也没有，就像一片竹叶一样往下游漂去。小鸟在繁茂的树叶间沙沙地飞来飞去，胆怯地叫着。

我们沿着河流前进。载着伤兵的船接二连三地下来了。看了真叫人心痛。

支那军扔下了十门重炮。这种炮很不错。地上散落着许多弹药。可能是因为路不好走，或者说是日军追来了，带不走了，所以才扔掉的。

可以看见远山。据说山下有一个叫常熟的镇子。走完泥泞的路，下午很早就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了。村子被河沟包围着。河沟里有几十只鸭子在游泳，被寒冷的秋风扫落的树叶漂浮在水上，红叶低垂在水面，酿出一道美丽的秋景。晚上杀了猪，放了盐巴煮了吃。

第二天即24日。早上7时30分向常熟进发。常熟是县政府所在地，相当漂亮。道路是石铺的，很宽，商店旅馆鳞次栉比。来到中支那以后最为醒目的就是到处墙壁上都写着抗日宣传的标语口号。在北支那是看不到这样的情景的。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地区，抗日训练是多么彻底，老百姓是多么充满抗日意识。我们约好：中支那具有彻底的抗日意识，什么人都应杀掉，掠夺应当随意进行。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北支那因为必须处于我方的权力控制范围之内，所以杀和抢的事是严禁的。

照相机店、钟表店等所有的商店都被掠夺一空。

电灯不用说了，这个镇上甚至还有电话。镇子上有第十二中队驻留。见到了间人①出身的森户君，他送了糖给我。常熟之后的道路非常

---

① 日本地名。位于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是作者的出生地。

漂亮，与国内毫无二致。道路上搁着好几门野战重炮。这种加农炮由汽车牵引，巨大的炮身伸得很长很长。

道路上敌人的尸体一具连着一具，汽车、辎重车从他们身上碾过之后，尸体的内脏和肉就散乱得到处都是。那样子真是凄惨。

民间的电话线给日军使用了，电灯线则被日军切断了。日军的汽车繁忙地奔跑在五间宽的道路上。第二天行军时，抓了一个支那人，让他背着背包走。炮弹的声音像打雷一般，从远处传来。

火线近了。我们的脚步加快了。支那人默默地背着我的背包跟了上来。我们急匆匆地走着，没想到分队长桥本捂着左腹出现了。我吃了一惊，觉得不可思议：桥本怎么一个人出现在这里呢？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挨了一枪。在前面大约一里处的山上攻击敌人的时候，腹部挨了一枪。”

“你一个人吗？”

“谷口战死了。高桥也腹部挨了一枪退到后方去了。小队长山内准尉也战死了。其他小队分队也有相当多的伤亡。藤井曹长腿上也被打穿了。都被安顿在那边的村子里。”说着，桥本分队长指了指距离道路大约两百米左右的树林。我吃了一惊。在浒浦镇分别时还好好的，谷口现在已经死了，高桥和桥本都受伤了，连山内准尉都已经战死。仅仅才分别几天而已，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不吃惊。第一大队成了快速部队，坐上卡车先出发，据说23日上午10时就遭遇了敌人。不幸的是，我军当时没有大炮，而且也没有重机枪，大家都像我们小队这样：我们小队长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把掷弹筒、弹药手都留在了后方，所以连发射榴弹都不可能。当时是考虑到后勤工作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完，所以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把弹药手留在了后方。可是由于暴风雨的关系，后勤工作滞后了，也仍然没有引起重视。据说我们第三小队的小林伍长现在正在做后勤。

我们的小队长山内准尉有一句口头禅——他经常这样讲：“其他人死了老子也绝对不会死。中队要是有人战死了，回国后我要一家一家地去看望他们的家人。我不会死！”我不知道小队长为何这样自信，但是我

想一定跟他执迷于某种宗教信仰有关。比如法华教的信徒就相信人不存在意外死亡。我们之所以忘不掉这个人，就是因为他说过这句话，还有他说过“即使脚痛也是吃多了的缘故”这句话。他很温和，是个好准尉。我对他的死感到很痛心，很惋惜。这个准尉死了，留下了渡边曹长和藤井曹长，这事让人感觉到就好比是失去了味道甘美的果实，而只留下了根本就不想动手拿来尝一尝的味苦的果实和难以下咽的果实一般。

谷口是1930年当的兵，他也是一个温厚的男子汉。

一个战友已经做了残酷杀戮的牺牲品。

小队长跟着他的护身符永远地去了。

我们，是的，我们必须讨伐敌人。我们的觉悟早已经确定，只不过是战友的死才最终夯实了我们的觉悟罢了。战友的死给我们的震撼是多么强大！

我们浑身充满了愤起报仇的念头。我们决定在战友战死的山脚下过夜。

村子附近躺着两三具看上去才十二三岁左右的敌正规军的尸体。真是可爱的少年战士。

这么小的少年都想端起枪来战斗，这……我们进村子一看，一个女孩子在颤抖。士兵中也有一见女人就起淫念的人。我们必须寻找大米。由于辎重部队的迟延，粮食只得靠我们自己征缴。

我进了一户农家，看见七个女孩子在墙角里缩成一团。男人在我们一进村后就全部被绑了起来，等候枪杀。十七八岁的姑娘把墨涂抹在自己脸上，把脸弄脏，缩在母亲或祖母模样的人身后。我本来又不会伤害吓得发抖的她们，就想告诉她们不要怕，但是她们不懂我的话，所以我就不说话，只向她们微笑，以示我不可怕。然后，我让她们把稻子拿来，又把所有的米拿来。但是，不知是支那军已经征缴过了，还是友军征缴过了的缘故，一粒米都没找着。

她们把稻子放进石臼里，然后拿棒子开始敲打。这完全是没有智慧的最原始的捣米方法。我一边吸烟，一边等她们捣米，这时梅原少尉进来了。少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看，转来转去地看，看到这些姑娘一个个都抹黑了脸，弄得脏兮兮的，就来气了。

“混账！为什么专门弄得脏兮兮的？快把你们漂亮的模样给日本的兵哥哥看！”

少尉看了看家里，确信没有可疑者躲藏起来以后，就要跨出门去：

“这个村子的村民也要像邻村的一样全部杀掉。邻村连3岁的孩子都杀了。事情完了以后一个都不要放跑！明天早上要全部消灭掉！”

少尉憎恨地扔下这一席话，把军刀喀嚓地微微抽出又放了回去，走了出去。

为什么要杀这些女孩子和这些怀里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以及哆嗦个不停的妇女？这样做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刚才看到自己的父亲被绑在树上后又被日军用刺刀捅进身体，看到父亲发出悲鸣、鲜血喷涌、浑身是血的样子，七八个孩子就像被火烫了似的尖叫了起来，人人吓得直抖。

她们很可能有抗日思想，而且还憎恶我们日本军队。但那是为什么？这些手无寸铁的、无力的、低级的农妇们究竟能做什么？虽然说她们所生的孩子在抗日战线上手握着枪，但是如果你要生那样的小子……尽管如此，但是还不至于憎恨她们。

对敌国的士兵抱有憎恶感，这本是自然的事。放她们一条生路，对于全胜的我军来说又有何影响？我放了她们吧。我之所以想放掉她们，是因为她们为我捣了米的缘故，我自然应当感恩的。

我掏出怀中的军用笔记本来，写下“汝等逃十二时”几个字。她们传阅了我写的纸片，不懂上面的意思，又还给了我。我拔出匕首，抓住一个妇女，对她们说：“min-ten，ni-di-kouda。”（明天，你的——这样。）然后就往那妇女的胸口刺去。那妇女以为我要杀她，吓坏了。渐渐她们明白了明天死的命运正等待着她们，开始害怕并不安地骚动起来。我把她们带到后门口，指着我表上的12时的位置，告诉她们说：“你的，走！”她们明白了我想说的意思，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跪在地上三拜九叩，表达感激之意。

太阳渐渐西沉。我像做了一件善事似的，扛着约两升米回到了分队。在我的宿舍前的广场上，三名支那人已经喷血而死。据说是几分钟前杀死的。血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地在地面上流着。我想，不能让做苦力

的支那人在我睡觉时跑掉，就把他带到一家空房子里绑上了。支那人还真是老老实实地让我给绑上了。然后我就去了白天那户人家，看看那些女的逃走了没有。看来她们还没等到12时就已经逃得一个都不剩了。

我安心地往回走。当我走到第二分队的宿舍前时，听到里面传出来淫乱的声音，还很吵，就进去看。只见一个姑娘胆怯地坐着，六名士兵正围着火喝酒。姑娘正是我命令她逃命的姑娘。四方伍长非常高兴地走了进来：

“东，天气真不错啊。既有酒，又有姑娘。然后サイコサイコ①，大干的日子！”

一边说，一边喝了一口。每个人都盯着那个姑娘的身上，嘴里喝着酒。

“在哪里抓到的？”我问。

“刚才在后面，她正想逃跑。就这样杀了不是太可惜了吗？所以就想还是先满足了再杀吧。”四方回答道，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我想，没有办法，这些家伙可真倒霉，还是被抓住了，我也就算了吧，也就没再劝说他们放了她。

“您说还是先满足了再杀，是让谁满足？”

“我是想要这个姑娘满足。”

“她说可以。哈哈哈哈……”

“喂！谁先上？奥林！你先来怎么样？”

“太好了！喂，姑娘，来来来！”奥林把姑娘带进了黑暗中。姑娘就像被带到酒天童子②石屋里去的姑娘一样。过了不久，我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都去窥视了。接着，又有两三个人替换奥林进去了。

第二天早上8时，我们点火烧了整个村子后就出发了。通往南京的道路车水马龙，人员杂沓，都在急急忙忙地往前线涌。两只气球飘在半空中。气球下面有几辆汽车，它们与重炮兵保持着联系。巨大的重炮就像跃起的公牛一样，伸着角咆哮着，狂奔着，无情的钢铁和火药载着

---

① 指性交。

② 应为酒吞童子或酒颠童子，是日本古代的盗贼，装扮成鬼的样子，专门偷盗财物、掠夺妇女和儿童。

死神。

我们终于到达了毫无道德的地狱。

道路旁的旱田里，人马的尸体散乱着，几个饥寒交迫的支那人像苍蝇一样叮在马尸上，正在挥舞着那宽宽的菜刀。在我们眼里，他们简直就是饥饿的狼。我们不久浑身是汗，疲倦了，遇到了很多充满喜悦和悠闲的士兵。他们完成了攻克无锡的任务，现在正在整队准备入城。我们在此跟中队会合了一阵子。

我正坐在路边，山添君过来了。

“东君，你那个时候在哪里啊？战斗可真够惨的！我们用爆破筒炸开铁丝网，然后步兵才冲锋的。我们小队长死了。我在代理小队长。”

这时我觉得好寂寞。战友们就在鼻尖下蠢动，而我们却一点力气都不出，还必须让他们一步，这种屈辱感够强烈的。我感到自己跟山添君之间存在着一道隔阂，就是自己对于那场战斗不可能跟山添君谈到一起。于是就只是听他说，然后祝贺他的功劳。倒是打心里为他还活着而高兴。

“哎，山添！战斗可能接下来还多着吧。这样就算打完了？不可能吧。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不过还没占领吧。”

我一边这样说道，一边祈祷着将有比战友们昨天经过的激战更加激烈的战斗，因为我如果不经过战斗，就无法拥有与他们相同的体验。我对自己不能与他们侃侃而谈深感寂寞。亲爱的同乡、工兵军曹山添常治在这次战斗中荣立了难得的甲等功。他是伟大日本军人的楷模。

中队在一处像是田边的地方整队。我们谨慎地一个个跳过工兵从地里挖出来的像炸面包似的地雷，到达了中队的位置。战友们都成了泥人。无锡入城队列整顿好了。

但不知是哪里来的部队，他们先于我们进了城。于是战友们像要获得共鸣似地对其中三四个人急促地“喂！喂！喂！”地喊了起来。

“怎么我们第一大队不能第一个进城呢？攻打的是我们，吃苦的也是我们，打胜仗的也是我们。我们该得头彩！究竟大摇大摆先进城的部队是哪里来的家伙！”

“大队长太老实了，所以才被人家欺负！”其他士兵说道。“狗屎！报

纸会报道其他部队进城，电台新闻一播，国内的那些家伙也会信以为真的。我们完全是给人家垫底的！”另外一个人不平地说。

“做了好事却倒了大霉！吐血的是我们！最先进城的会拣最好的宿舍住，会征缴最丰富的粮食！这些家伙舒舒服服不流血就进城，我们就不要指望喽。”

他们简直就是在信口给别人的耳根子里灌热风。这是在这种场合最容易犯的一种愚病。士兵们总认为只有自己苦战过，只有自己辛苦有功，只有自己才在战斗。他们只知眼前的情况，所以视野很狭窄。

无锡是一座大的城市。一到宿舍，我们立即出门去征缴物资。就像搬运工似的，士兵们从面粉仓库里把白白的袋子一袋一袋地扛了出来，另外一些士兵则黑压压地奔向各家商店。白糖、水果、罐头等都有不少，不管哪个商店里商品都原封不动地摆着。明明老早就该拿着逃跑的，却还有如此多如山的商品在店里，——我军胜利了——恐怕是支那军的欺骗宣传使得民众受了欺骗吧。

我们首先做了馅饼，把肚皮都填得饱得不能再饱了。中队长对我们出去征缴物资高声地训斥了一通。

据中队长说，征缴大米以外的粮食是罪恶。我们说征缴了面粉，他骂；我们说征缴了白糖，他气。但是，中队长对指挥班的士兵则用一种垂涎欲滴的声调说：“其他小队或分队都在大吃特吃馄饨或者馅饼。指挥班的士兵都是懒汉吗？”

不可以征缴。但是可以吃馄饨或者馅饼——这就是大队长的真理。

我们搞不懂这个既矛盾又难以理解的真理，即使被训斥也愿意找好吃的。

像雪一样白、像山一样多的面粉，馅饼、馄饨、肉丸子，各种各样的食品都做出来了。如果马在狭窄的路上一边拉屎一边走的话，我们就会用手里正在和着的面团往马屁股扔去，粘在上面。总之，面粉是太多太多了。马粪上面也像石灰一样撒着一层面粉。

大家这时开始在镇子旁边的湖泊里洗衣或洗澡。

我们就像是要报仇似地敞开肚皮吃，直吃到肚子难受了，然后才睡觉。

我的背包里已经被点心和白糖塞得鼓鼓囊囊，外加名人画和署名的两把扇子，以及为防万一的一罐糖精和一罐奶粉，它们大大增加了重量。由于有了白糖就什么都能吃，所以我们都尽量地带上好多白糖。

嘴馋的龙野终于吃坏了肠胃而生病了。因为他的胃像装白糖的袋子一样填了太多的甜食。第二天找来了一辆咔吱咔吱响的没有轮胎的人力车，装上龙野的背包，装满了征缴来的粮食出发了。大火还在到处燃烧着。老太婆揪着胸前的衣襟痛哭着、恨骂着。她的痛哭，她的诅咒怨骂，她的眼泪，都已经对我们不起作用了，我们感觉她的哭声就像是鸟在叫一样。这就是吃败仗的结果，这就是战争。众多的部队像洪水一般从无锡城里鱼贯而出。

我们沿着铁路开向武进。我们分队必须一边照顾着龙野一边前进，所以不得不落在部队的后面。龙野个人的不小心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们落在部队后面 100 米。人力车上装满了食品和背包，我们都担心它会不会坏掉。我们一行人一边哼着歌儿，一边拉着人力车，样子就好像是在搬家。

有一个地方传来了枪声。于是我们总是担心一个问题：如果这时候打起仗来了，我们这些行李怎么办？

战斗并非只发生在道路上。人力车将要通过的地方有很多的山，这且不说，在枪林弹雨中要推着人力车跑来跑去，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准备抓一个苦力来帮忙。

午饭吃过以后，我们看见一个老头在田里干活，就决定让他给我们推行李。这个老人估计已经有 60 多岁了，但我们不能同情他。

我们最大限度地勉强自己带上一部分行李，其余的则最大限度地让老头背上。我们的背包相当沉，如果一次背不起来，后坐力会把人弄得仰面朝天，像乌龟仰翻过去一样，所以如果没有他人帮助的话，背负的人根本就站不起身。但是我们的贪婪在起作用，明知很苦，还是不想减轻它。

常州的占领是兵不血刃。敌人丢弃了常州，好像逃到丹阳防守去了。各处的墙壁上都用粉笔写着“丹阳集合”的字样。敌人的趋向由此可以判断清楚。敌人是乱七八糟地逃跑的，所以命令难以传达，就通过

“丹阳集合”的形式传达了命令。

12月2日正午过后，我们到达了丹阳附近。第一大队沿着河沟前进。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尖兵中队，上级给我们配备了一个重机枪小队。

右面铁路上是第四中队在前进，左岸上有第二中队在前进。已经形成战斗队形，只等开炮了。在我们中队，第一、第二小队为第一线，我所在的第三小队为预备队。我们分队留下龙野和苦力后，加入了战斗行列。

梅原少尉因受到前面战死者的刺激而剑拔弩张。他率领第一小队雄赳赳地出发了。第三中队正面的竹林里隐藏着两三户人家。敌人的捷克机枪子弹就是从那里射击出来的。

前进！攻击！

梅原少尉站着命令道。他没有多想，以挺拔的身姿，一马当先，实在是太勇敢了。但是对他这种毫无顾虑的站姿，子弹是不认人的，他中弹了。子弹又无情地选择了少尉的腹部。少尉当即跌坐在地。第一小队失去指挥，变成了预备队。决定换我们第三小队到火线上去。

我们纷纷弓着腰单兵前进，右侧有很低的道路，隔着河沟，对面就是竹林。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在低洼的道路上向竹林前进。前方的敌人看不见我们的身影，所以我们没有受苦，迅速前进。但是左后方受到了猛烈的射击，吃了个冷不丁的我们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子弹就是从河沟对面的竹林射来的。捷克机枪猛烈地吐着火舌，压制着我们。我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隐蔽自己，就突然跃上山脊趴着。这个处置实在很得当。子弹是由低处射来的，所以对于跃上山脊趴着的我，敌人的射击遇到了一个死角。

山脊上散布着土馒头一样的坟墓，所以我们各自利用这些坟墓前进了。重机枪从后面掩护我们，我们担任冲锋，首先必须击退左后方竹林里的敌人，所以用掷弹筒发射了几发榴弹，使对方哑巴了。前面的敌人还在拼命地用捷克机枪扫射着。每隔几秒钟，子弹就会像一阵风似的纷纷袭来。我们只要看见火光一闪，就隐藏在坟墓后面，然后一步一步地前进。子弹发出痛苦的声音钻进土里。我们没有感到害怕，只是浑身充满着一股怒气——妈的！我们就像被魔鬼引导似的行动着。但也不是

毫无章法地盲动。我们的头脑极其冷静、锐敏地转动着。我们非常亢奋。在这高度的亢奋当中也潜在着其他所有的感情，敏锐的观察和大胆的预测在冷静的头脑中进行着。这样，我们与其说是在一边考虑着敌人和自己的关系、自己与友军的关系，以及敌人的状态等等，一边前进，莫如说完全是在凭着自己感觉前进。友军的重机枪子弹像沙子和石砾一般在敌人头顶上倾泻。但是敌人一点也不畏惧，他们又继续向我们猛烈射击，就好像是要把捷克机枪融化掉似的。还不到冲锋的时间。中队长也把军刀拔了出来，等待时机。敌人的弹着点准确地击中了土馒头。哒哒哒，几个土馒头接连成了敌人的射击目标。士兵们在敌人的射击目标转向下一个土馒头时，利用敌人装子弹的空隙，继续前进。

这时有人提议说："让中队长用掷弹筒向敌人射击怎么样？"

"好了！——注意！发射两发！"中队长的命令一下，没有多久，掷弹筒的榴弹就从土堆后面发射出去了。榴弹的爆炸声音很大，会让人误以为是炮弹。大概仅仅两发榴弹就吓坏了敌人的胆吧，敌人的射击戛然而止了。谷川伍长飞身而出。大家马上心领神会，全部跟了上去。虽然没有冲锋号，也没有冲锋命令，但大家都抓住了时机。刺刀寒光闪闪，大家拼命往前冲。70米！60米！50米！气都喘不过来了。一等兵八田君倒下了，其他人也被"啪啪啪"射来的子弹撂倒了。

生？死？电一般闪过的感情等等，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不存在了。

"哇——哇——哇——"我们一边吼着一边冲进了敌人的阵地。我向敌人投了带麦秆的老式手榴弹，但没有爆炸。没有比在这个时候手榴弹不爆炸更叫人生气的了。敌人一看到我们靠近，就全部逃走了，阵地里一个敌人都没有了。对我们来说这次冲锋还是第一次。

太阳挂在白塔上，微有寒意的枯木上过一会儿就会掉下一片叶子来。敌人设在竹林里的机枪附近，散乱着几百只弹药箱，还有几百发炮弹躺在箱子里原封未动。竹林里的人家早都空无一物了，围墙上和墙壁上都打了可以自由出入的大洞。太阳光逐渐从白塔的上面往下面移动，夜幕开始无声地扩散到战地上。

"马上烧饭！"突然来了命令。于是到处都点起了火，士兵们的脸映照在黑暗里的灯火下，个个都像魔鬼似的，这些脸在不断地动来动去。

烧完饭后，又开始前进。

第二天走在宽广的道路上。下午1时左右到达白兔镇。我们在这里接受了令人高兴的命令——中队在这个村子大约将停留一个星期，所以要把各宿舍收拾干净。

我们立即寻找面粉、小豆，杀猪准备庆祝，以及做好铺床的准备。由于中队长过后要来巡视，所以我们还建了厕所，打扫干净，对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

我们仍然开始做馅饼。

不久，清洁工作、架枪、搭床、杀猪都结束了，就把小豆放到锅里，一边躺着抽烟，一边对在攻打敌人首都南京的关键时刻为什么突然停留这个问题，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就在我们谈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又传来了叫人愤慨的命令："立即准备出发！"

不平、愚痴、愤慨的声音从四周响起。

"全世界就这个星期最短！"

"一个星期是四个小时！"

"早点让中队长检查厕所！"

"枪架的检查和清洁检查也一样！"

"我看有必要先让喜欢检查的中队长检查检查我的屁眼干不干净！"

"简直是放屁！非要把好好休息的四个小时说成是要检查、检查，这不是要我们吗？"

尽管嘴上说着这些气话，但我们还必须急忙重新打点背包。

龙野带着三个苦力，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可爱少年，一个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个是前面说的60多岁的老头子。

其他分队都把粮食放到水牛的背上。也有人把才煮成半熟的小豆放到篮子里。

结束了短暂的一个星期的驻休，我们开始行进在丘陵中。

越过草都不长的红土丘陵，来到了通往南京的大路上。

傍晚时分到达一个村子。据说这里距离南京只有15里路了。南京的敌人正在退却，据说其中的一部驻守在句容。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大队将作为联队右翼第一线攻击这部分敌人。

我们决定在这个村子里做饭。我们进的那户人家是一家大院子。二楼还有各种各样的书籍，让人立即猜测到这家的主人或者是他的儿子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12 月 4 日的气候是寒冷的。部队一开始前进，户外的寒冷就开始侵入身体了。我们呆在屋里的时候，为了取暖，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围坐在火旁。无事可做，天又冷，夜越来越深了，让人觉得夜很沉重、森严。

看来很快就要攻打南京了。死亡正在我们前面带着冷笑等候着我们。

我 26 年人生的最后就还只剩余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了吗？故乡的人们在我的脑子里一闪而过。脑海中，父亲的面孔出现了，母亲带着微笑，弟弟静静地看着妹妹，妹妹像要叫的样子。

“整队！”

终于出发了。时针指向 9 时。

黑暗中香烟的火星噗地全灭了，部队小声地点名。

第四中队担任先头部队，引导着后续部队前进。

通过狭窄的道路。有时走田埂。随着时间的流逝，寒气更重了。我们就像走在海拔很高的丘陵上。周围一片漆黑。疲劳、寒气和睡意一齐袭来。不意间，前方响起了枪声。

枪声连续地响着，响着，听起来就像是激烈转动的自行车轮子同蒲扇的边儿发生摩擦时发出的声音似的。敌人的机枪和友军的（大概是第四中队）的机枪渐次响了起来，打破了黑暗的寂静。尖兵战斗期间我们都停止了前进。一停止运动就感觉到寒气逼人。尽管又冷又困，但还是保持着紧张状态。手一触到枪就感到疼痛似的冷。过了不久，部队进入旁边的道路。

敌人仍然对着黑暗开枪。篝火处处可见，那是敌人抗不住寒冷在烤火。

这时候部队正避开敌人的火力前进着。我们就像害怕敌人似的，绕开了敌人的阵地。

我们的使命是不管小股敌人，而直奔南京。时间过了多久呢？黑暗中，部队弯弯曲曲地走在田埂一样的路上。寒气越发重了，让人感到的

确是到了零下十度以下。我受不了这种严寒。我哭了起来。手足都冻僵了，我感到它们都已经离我而去了似的。恐怕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冷的天气。我流泪了，但咬紧了牙关。

部队走出竹林，来到路上，在这里停下了。黑暗中不是很清楚，但是发现路旁有几处人家。我们被命令警备道路，于是进入了道路旁的洼地里。严寒甚至让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冷空气进入肺里就好像把肺冻僵了似的。狭窄的洼地里也不能躺，只能坐等天明。我穿上了从国内带来的长裤，但寒气依然不减。毛衬衣、毛长裤等在北支那时为减轻背包重量都想扔掉的，只是由于人的贪婪，觉得扔了太可惜了，最后才没有扔掉，而一直流着汗背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它们虽然成了起作用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酷暑和疲惫之下，甚至连一张纸都想扔掉的，扔掉了好减轻负担，我却带着它走了9、10、11这三个月。这是我的欲望呢？还是人类共有的欲望？

就像绳子被一个劲地绷紧会断一样，睡意开始不断向一直高度紧张的我袭来，但是对面来的寒气又用力把我给拽了回来。啊，多么寒冷的夜晚，多么疲倦的夜晚。

我在黑暗中摸索，拾来了一束麦秆。

我把麦秆分给几个战友，但各自的屁股底下也不过只垫了十五六根麦秆而已。但是即便如此，都感觉到好像坐在暖气片上一般。

弯曲的膝盖就像是挨着某种冰冷的东西一样，又像裸露似的冷得不行。我坐在十几根麦秆上，斜躺着缩成一小团，等待着天亮。血管会不会冻结呢？漫长的黑夜何时能亮呢？是不是永不天明啊？渐渐地，天开始泛白，思维开始苏生，体内的血液也顿时开始流淌，于是首先猛地深吸了一支烟。只见背包等所有东西都蒙上了一层霜。霜柱像剑一般立在地上，遍地皆是。没有风，所以才能忍耐这难耐的夜晚，如果起了风的话，那也不是什么抗不过来的寒冷。天明了，特别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黑暗让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是盲目的，因为就在前面二间远的路上，散乱着许多当地人没来得及带走的衣服和被子之类的东西。如果早知道了的话，我们也不会这么挨冻了。

我们立即扫荡了村子。抓住了五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五个男人首

先被绑在树上，女人则被放了。可是这个女人却紧紧抱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皮肤白皙的男人，没有走开的意思。女人看上去二十二三岁。她是他的情人还是爱妻呢？她对那男人显示了——也许是当然的事情，但绝对是让人看了难以承受的——炽热的爱意。于是有人把她从那男人身边拉开了，命令她只能自己一个人逃离，但她执意不肯离去。他们的家里有两台敌人的发报机。他们要么是特务，要么是窝藏了敌人。

总之那个东西的存在注定了他们要死。这个男人只懂一句日语，就是“谢谢”这一句。他可能是认为“谢谢”的意思是“请饶了我”，所以不管是吓唬他说“老子杀了你！”也罢，或者是问他“这个女的是你的老婆吗？”也罢，还是问他“这个村子里的敌人什么时候逃走的？”也罢，抑或是问他“你是特务吗？”也罢，他都只用一句日语“谢谢”来回答。最后我们认为他也许并不是故意这样回答我们，但我们仍觉得自己有点被他戏弄了的味道，于是生气了。

绑在树上的男人或被刺刀捅死，或被砍头，或被枪杀了。我们因为对这对青年男女很感兴趣，所以决定最后才杀死他们。

中队长命令道：“把那女的给我从男的身边拉开！”一个士兵刚拽着女的手腕把她从男的身边拉开，另外一个士兵就上去猛力往那男的胸膛上捅了一刀。

“啊——”女的一边叫一边疯狂地跑向男人，抱住男人号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像在啼血。这一幕真像在演戏。过了不久，女人把伏在男人胸膛的泪脸转过来，毅然决然地瞪着我们。那眼里充满了所有的仇恨。

她用自己的手指了指自己的胸膛——那是对正在她身下汩汩流血、呼吸渐弱并行将死去的男人充满了绝对爱的胸膛和对我们充满极度仇恨的胸膛——

她的意思是说：“来吧！往这里刺！”不，应该说更严厉，是在命令我们。一个女人，现在像将军般威严地在命令着我们。

“来呀！”她命令道。

“嗯！”随着用力时发出的闷声从士兵的嘴里迸出，刺刀刺进了女人的胸膛。她“噢”了一声，像是要盖住爱人似的，伏在了爱人的身上。这

是殉死！是爱的殉死！

她丰满的胸脯里带着赤诚的爱和彻底的恨的血，在她死后也流淌开来，覆盖着他的身子。这一幕悲剧的确打动了我。

“支那也有伟大的女性。”我嗫嚅着。

爱比死还强烈么？

然后我们立即放火烧了村子，向下一个村子前进。放火——对于这时的我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事儿了，觉得比小孩玩火还要好玩。

“喂，今儿个可真冷啊！”

“那咱们烧一家咋样？”

今天的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杀人的魔鬼，放火的魔鬼。

太阳升得老高了，中队命令吃早饭。

我们分队进了一处房子吃饭，可是支那米冻得厉害，吃起来感觉就像在吃生米。幸好有红薯，我们就让苦力煮了来吃。这一带的红薯就像萝卜一样是纯白色的。

吃完早饭后，一度睡意来袭，我正在打盹儿，迷迷糊糊的，突然——“出发！”的声音隐约传进了耳朵里。

广阔而又寸草不生的丘陵舒展着。丘陵上高低不平，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前方的浪尖上有敌人守卫着。第二、第三大队为第一线，我们第一大队为预备队。

我作为侦察员跟中队长一道去了火线部队所在的位置。我们中队的小队长已经全部牺牲了，第一小队召集人是军曹，第二小队的召集人也是军曹，第三小队召集人是伍长，所以如果要说将校侦察队，就只好由中队长自己出马了。说起中队干部，准尉战死，曹长负伤，少尉战死，还有一名少尉重伤，所以中队长一人就是干部班子的全部。

我们三名侦察员前进在羊肠小道上。前面来了一个支那人，穿着长长的衣服。他抄着双手——支那人所特有的：两手交叉插进袖筒——走来了。中队长担心对方袖子里藏有手枪，就停止了脚步。我断定他不可能有枪，上前搜查了他的身上，什么也没有。

我们放了他继续前进。但是一个支那人怎么会独自走在战场之地呢？我们后来后悔没有杀了他。

我们所到达的地方埋伏着我第二大队的士兵。很多士兵躺在一个斜坡上，这是敌火力的死角，少数士兵到前面用重火力扫射敌人。敌人也在猛烈地回击。敌人的样子看得很清楚。联队炮一开火，敌人就像开花似的四散开了。那慌忙逃开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就像在眼前似的。我在这里遇到了吉冈四三仁君，我喝了他的支那酒，还得到了他送的三包香烟。

最近要到7时以后天才亮。

第二天，即12月6日，早上6时之前，天还很暗，部队就出发了。

前方重峦叠嶂，山外有山。穿过一条通往南京的大路往前走，有一家石砌的房子。有人说是军官学校，有人说是军营。广场上还有用苇席搭的简易房间，内部有马具等各种军用器材。这些器材，不管是马具还是饭盒，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日军是同一型号的。也有步兵操典，其内容也基本上跟日军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明白了敌人在面临战争时是如何调查日军内部情况和为战争做准备的。这些文件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在我凯旋之前，全被渡边准尉烧掉了。这本书对于日军来说也许今后可以作为参考。

蓝皮上写着“极机密书类”几个红字。

日本陆军秘密扩充兵力之判断　二十六年①四月
日本战时陆军兵员及编组之判断　二十五年三月
日本陆军新编制装备之判断　二十六年四月

下午开始，我们第一大队成为右翼第一线，散开队形前进。敌人在前面的丘陵一带布阵，依托碉堡进行顽强抵抗。白天的战斗几乎是在步兵炮和重机枪的一味攻击中结束的，我们听着炮声和重机枪的声音呼呼大睡。晚上，敌人的炮弹开始乱打，我们就开始前进。又是在奇寒难耐中深一脚浅一步地走在漆黑的田埂上。冷！冰冷！手足的末梢神经都快要失去知觉了。晚饭因为吃了糯米，所以胸烧胃疼，因此想吃药解痛，

① 中华民国26年，即1937年。

结果嘴巴贴在水壶口，但壶里的水都结冰了，水出不来。但水壶里的水也不是全部都冻结了，只是表面的一层冻结了而已，只要晃荡晃荡，冰就破了。

凌晨2时左右，第二大队大队长派人来问要不要在某个村子宿营，所以我们大队也决定找个村子安顿下来。我们的喜悦劲是没得说的。这个时候能逃离寒气真是无上的幸福。

于是发现了一个村子。村民没有料到我们会到来，吃惊不小，出现了混乱。我们首先是把他们盖的被子全部掀掉拿走。他们就像血吸虫一样顽强地扯住被子不放，一个女的大声地叫唤着想来夺回去。她那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上去太厉害了。我们认为她对作为敌军的我们态度太不恭敬了，于是生气了，把她一脚给踹出老远。这个顽固的老妇像念珠一样滚到地上，再也不出声了。然后又以嘟囔和怨恨不平的口气在那里自言自语。也许是感觉到损失一床被子没有关系，或者是对夺回被子彻底死了心后，她才走了。

我们宿营前，先扫荡了村子，杀了农民才睡。因为农民的死能为我们的睡眠提供安全的保障。

我们仅仅是为了能在天亮前安稳地睡上三个小时而以牺牲许多农民做代价。

这也是战场悲惨的一面。

第二天12月7日早上7时，一起床就出发。第一大队为联队预备队，第二、第三大队为火线队。从这个村子前进大约1500米，这时遭遇了敌人顽强的抵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以至于火线上重机枪弹药出现了不足，步兵炮弹只剩下六发了。但是对于作为预备队的我们来说，却度过了非常舒服的悠长的时间。火线一点没有往前推进。

据说第二十五联队（第九师团）对敌人进行夜袭，夺取了敌人的阵地。作为预备队的我们由于火线部队没有进展，所以得以度过较长的悠闲时间，这简直是幸事，但长时间不推进，不占领敌人阵地的话，实在让人不服气、心痒痒的，第二、第三大队的家伙们真不中用，我们一边吸着烟卷一边这样评论道。

“没有弹药就给我像第三十五联队那样冲锋！”我们这样说道。又逞

强说："如果是我们的话就冲锋，花两个小时占领它，给他们瞧瞧！"

野战军的士兵只认为自己在激烈地战斗，只认为自己尝尽了天下的苦难，深信只有自己才是最强的。这种想法即使在一个中队里面，也经常出现这种自我欣赏："我们小队比起他们小队来……"

也有人煞有其事地说："据说第二、第三大队那些家伙被第三十五联队的家伙训了：'你们就不知道冲锋这一招吗？'喂，你猜怎么着？第二、第三大队的那些家伙听了这个也不会生气的。"

前面有一个大沼泽地。沼泽里正有 100 只鸭子在游泳。我们自从在中支那登陆以来，一次也没得到过辎重兵的粮食补给，粮食都是通过自己征缴的。辎重兵他们因为路不好走，所以前进困难。我们如果住在宿舍里的话，就必须寻找第二天的米。发现鸭子以后，嘴巴就痒痒了，于是就去追。这是在火线追敌人。我们在距离火线 200 米的后方拼命逮鸭子。在战场上，呆在距离火线部队 100 米的后方实在是悠闲、舒服得很。

我们枪杀棒打，最后弄到了 25 只。鸭子的油很多，我们用井盐和白糖熬了汤，然后大吃特吃。那味道鲜美得无法形容。

房子有五六处，士兵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挤不进屋子里的士兵就在屋外钻进稻草堆里睡觉，这样可以御寒。我也钻了进去。12 月是严寒气候。尽管严寒，却不能烧火取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生火，敌人就会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

在稻草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即 8 日，第一大队把第二、第三大队换下火线。第二中队、第四中队为第一线。第一中队、第三中队为预备队。我们中队为预备队，所以又可以舒舒服服了。

正午前后，我们正在稻草堆里睡觉时，佐佐木密君坐在担架上被抬过来了。说是他在烧饭时被流弹射中了右大腿。子弹打穿了肉，最初很疼，现在不太疼了，人很精神。他没敷任何药，所以问我有什么好的药没有。我给了他虾夷菊。我给他做了鸭子的汤喝。他觉得都快把嘴巴给融化掉了似的好喝，一边客气着，一边大口大口喝完了。

"这下你的命有保证了。"

"嗯，要去医院了。我挨了弹是幸福。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你还没

负伤，接下来可能打得更激烈。据说南京附近的阵地很难攻。今天看来可以说，不负伤的反而危险，我负伤了所以才安全。医院是安全地带嘛。你要给我好好当心着点去。”

“谢了。我没负伤，要前进。子弹会射穿我的大腿还是心脏我不知道，这都是命。命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支配着我，所以不管是当心还是安心都没有必要。听天由命吧，一直走到南京。”

“那多保重！”

“再见！”

说是火线上有四五人阵亡，有士兵来取担架。随着战火日益接近南京，战斗也就越激烈。生死在天。我认为人的命是不存在的。我想充实地死，碌碌无为地死了的话会遗憾千年，那样的话就死不瞑目了。

能否突破最后的生死线？我毫无畏惧。只一心想勇往直前。我们已经进入战争。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死战，都绝对不能输掉。

我们浑身是劲，我们意气冲天，所以什么样的事态我们都会欣然前往。

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重机枪在疯狂地扫射。炮弹就像敲钟似的响了好多发。枪声时高时低，一如波浪。30 分钟后，上面来了前进命令。原来刚才的激烈枪声是我军占领敌人阵地之前的交战。我们冒着像光一样射向我方地面的弹雨，各自竭尽全力飞奔，进到了第二线。第二中队的冲锋死伤 20 名，结果仅仅占领了碉堡，战斗又进入了对峙状态。

寒冷的天空，没有一丝热感的太阳眼看就要西沉了。我们开始挖战壕准备睡觉。四面微微暗下来的时候，又接到征缴粮食的命令，于是往后方去了。我们挨家挨户地搜索整个村子，必须连一粒米都要收集起来。然后急急忙忙地煮好饭送到带伤战斗着的第二中队的士兵们手上。只有等他们的肚皮饱了才能顾我们自己的肚皮，当然又得自己去找吃的。我们发现了红薯，煮了，但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就拿着半生不熟的东西回到阵地来，就那样吃了。

每到冲锋时都有很多人丧命。因为只有冲锋才是我们最大的武器。这是比炮弹比飞机比其他任何先进武器都伟大的武器。

战斗更加激烈了，部队又要进行冲锋。

我的生命到此该是终点了吧。以死亡来攻击的时候到了。为了攻打南京，就让我以微薄的力量作为终生的荣誉和骄傲而冲锋吧。在爱国的死亡面前，个人的一切欲望、事情都会消失。所谓最称职的士兵，说的就是该死的时候毫不犹豫，能够果断赴死的士兵。让我成为这最合格的士兵吧。我给妈妈和兄妹写好了遗书。

这时我抱定一死，浑身充满着一股悲壮之情。傍晚时分，渡边部队已经逐渐到达。辎重部队好像也到达了。每人分得了香烟(响牌)12支，酒一小口。

12月9日拂晓7时，我方攻占了敌人阵地。敌人逃到山里去了。阵地上有钢筋混凝土修筑的碉堡。顶部用草和土伪装起来，前面设置了纵七寸、宽二尺的枪眼。碉堡后部有厚厚的铁门，内外都可上锁。碉堡为了同外部取得联系，专门挖了交通壕。万一情况下，只要把枪眼和门都闭上，即使人呆在里面，只要碉堡不被破坏，里面的人也是安全的。接着是追击战，我们转为猛烈的强行军。我们跨过原野后翻过小山时，看见第三十五联队正整齐威武地行进在前方的宽阔道路上。

“不要让第三十五联队抢先占领南京！努力前进！”

中队长大叫道。于是我们心中充满了斗志，“第一个拿下南京！”这样想着，脚下都像生了风似的加快了脚步。

我们浑身热血沸腾，干劲十足，任何痛苦都不是痛苦，胸中燃烧着希望，勇往直前。我们攀上了只有杂草的石山。

从山顶上极目眺望我们走过的丘陵，发现丘陵就像大海一样宽阔无比，像群山一样起伏着，无垠地扩展开去。旭日如一轮纯红的大圆盘浮在广阔的天空，那七彩阳光粲然辉照，呈现出一幅难以名状之美。群山重峦叠嶂，我们爬上去又下来，下来了再爬上去。就这样翻越了三座山。这时，我们受到了来自右侧山上敌人的机枪扫射，走在我前面的一名士兵当即倒地死亡，另外三名负了重伤。

南京怎么还看不见啊？南京究竟在哪里啊？我探着身子，放眼望去，但就是没有发现像南京城的地方。只有云层的那端连续不断地传来友军飞机轰炸引起的巨大爆炸声。

是南京总攻击开始了！

我们就像饥饿的狼群嗅到了猎物的气味，忘我地赶路。

在最后一座山上部队休息了五分钟，这时又看见第三十五联队在眼皮底下的道路上整齐地行进着。看样子他们是要先抵达南京城下。

“但是，”谷川伍长说，“他们也许要比我们先到达，但是那里有敌人最后的、最大的防御阵地。所以战斗肯定很激烈，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进城的。他们在打的时候我们嗖的一下子就进去了。所以现在的先后并没什么。”

我们开始下山，就像猿猴一样沿着细而窄的岩间小道边滑边下。我们下到平地上的时候，山脚的两三处破屋子里逃出几名敌人的残兵，他们对我们的突然袭击很惊讶。他们不由分说立即被枪杀了。两三名战友从死了的敌人身上搜出了香烟，“好久没抽上一口了！”一边说一边美美地吸了起来。叫人讨厌的是，有人还夺走了敌人身上的钱。我认为从死了的敌人身上取走香烟是叫人讨厌的事，另外还认为吸死人身上的香烟自己也会死，所以碰都没有碰一下。当再前进两里左右时，我们被一种异样的感动和狂喜所征服了。就好像辛辛苦苦五年或者十年终于找到了的敌人一样，狂喜和紧张同时袭击了我们，我们不禁高呼“万岁”——路标上的“南京市”三个字映入了眼帘。

这个一尺多高的路标石，让人觉得凝聚了我们长期的辛劳、死亡和鲜血。

我们更加踊跃地前进。右侧有一座大山。

一直看着地图的中队长说，那是“紫金山”。

紫金山下有一座白色的漂亮高塔。后来知道那是孙文的墓地。

（中略）

传令兵飞跑而来。

“白塔右下方有敌人，第三中队攻击前进！”

大队长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树阴下坐了下来，正拿着望远镜观察。第一、第二小队为火线队，我们第三小队为预备队，所以我就在紧靠大队

长的位置。子弹不时在空中嗖嗖嗖飞过。火线小队的士兵在干旱田里一会儿爬，一会儿伏，一会儿跑，竭力前进，但可能是子弹太密集了，进展很缓慢。

望远镜不离双眼的大队长怒吼了：

“第三中队前进！攻击前进！”

联络兵一边躲着敌弹，一边往中队长的位置跑来。

即便如此，中队也没有前进。

“第三中队给我前进！攻击前进！”大队长生气地大吼道。传令兵又飞跑而来。

中队还在踌躇。

“传令员传达到命令没有？”大队长发怒了。“第三中队攻击前进！”大队长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咬牙切齿一样。传令兵又跑来了。

敌人的捷克机枪子弹准确地在他们头顶上飞。尽管如此，还没有一个人负伤。

“喂！呆在那里的士兵是哪里的？”大队长朝着我们斥责般地问道。

“报告！我们是第三中队的预备队。”

“增援！立即攻击前进！”

我们拿起水壶猛灌一口，立即飞奔而出。子弹像愤怒了似的在我们身边成群落下。

因为敌人从一处稍高的地方把我们看得很清楚，一气狂射。我翻过旱田的田坎，然后以田坎为掩护逐渐前进。我们分队的可爱而忠实的少年和三十五六岁的青年人两个苦力背着行李跟我们一样，或伏，或爬，或跑。一边避开子弹，一边跟在我们后面。他们不怕死。除了这两人之外，我们还用了其他苦力，但是因有人怠工，所以最后只带了这两人来。这些苦力在干完活回去时，都一定会向我们要一份证明身份的东西。这一份证明书等于就是他们生命的保证书。

我们在该苦力很忠实的时候就写上如下的话交给他：

“此苦力乃忠实之良民，故希各队让其平安通行。东部队长㊞”

尽管并不存在什么“东部队”，但是却在后面跟上来的士兵中信以为真地通用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士兵并不知道前面走过的部队具体

是哪些部队。发现这些苦力后，不管他是在旱田里，还是躲藏着的，我们都任意地带走，所以并不是中队公认的苦力，自然也就不可能向中队长要求什么证明了，于是我们就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部队。但是如果该苦力喜欢偷懒、不忠实，那幸好他们支那人不通日语，我就给他们写上如下的证明交给他：

“此苦力乃懒惰之人，故各队士兵见则可杀可放，任随自便。东部队长㊞”

他们可能觉得没有印章的话就不是真实的，所以非要我盖上我的章。我的章是领薪水时用的，现在又成了部队长的印章了。我有时也会遇上身上揣着我写的“可杀可放，任随自便”的证明书的苦力，看他把它当个宝似的深藏在怀中的样子，不禁捧腹大笑，然后就让他自己掌嘴，并通知他到下一个士兵那里掌嘴。这个苦力被迫到我们部队的每个士兵那里掌嘴，最后哭了。

我们忠实的两个苦力生怕自己走失了，总是一边“大人大人”地叫着一直跟着我们。

我们渐渐前进到了靠近铁路的地方。铁路的前面就有一个河沟。我们渡过河沟，到了一个山坡上。我首先抽了一支烟。铁路的前方是平坦的旱田，白菜圆圆的脑袋并排着，看上去彬彬有礼。敌人正从白菜地尽头的一个略高的地方对我们猛烈射击。虽然穿过了铁路，但是敌弹就像在跟我们抢地盘似的，在空中肆意地乱飞，想随心所欲地吮吸我们的血。首先，第二小队各自从铁路边上的山坡飞跃而出，扑向旱田里。带着发烧一般的紧张，谁都跃起来了。敌人的枪口叫得更厉害了。

接着轮到第三小队跃出了。第三小队长的谷川伍长首先像风一般地跃过去了。接着当两个士兵正要跃过去时，传令兵赶来传令道：“第三中队为预备队，在左面的村子里集结！”这样，我们已经不用奔赴铁路对面的地狱了。于是我们都没跟在小队长后面飞跃过去。

这是多么卑怯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既然是服从大队长的命令，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吧。但是（又是但是），对于这时的我们来说，举着“是大队长的命令”这块牌子是幸运的。在还没跃出去的当儿就听到这个天使般的命令，我们虽然嘴上没有说出来，但各自都在心里窃喜。

这时在我们小队，不管是在谁的心里，似乎都没有人去关心已经飞跃出去的三个人的生死。

我们的心里，仍然是顾及自己的安全这一利己的想法很强烈。桥本分队长跃出去了，为了向第二小队全体战士和第三小队的三名战士传达“到左面村子集合”的命令，他沿着铁路的斜坡奔跑着，我们则向村子方向走去。谁都沉默不语。虽然都似乎在想什么，也都想说点什么，但终究谁都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走着。

这个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这些人家都被炸弹炸烂了。太阳就像是在激烈的枪弹声中十分害怕发抖似的，正要落到大地的阴影里去，这时谷川伍长和两名士兵跟着桥本分队长一道回来了。谷川伍长哭了。后悔的眼泪，热血般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不断地往下流着。“你们不听小队长的命令是吧？怕死是吧？”这样如吐五脏六腑般的发怒后，他咬紧牙关，不再哭了。凄凉的风吹乱了我们的心。

“跟着我来的只有两个人。”深深吸了一口气后，伍长说。

孤寂的心情支配了每个人的心。炮声和枪声不管在右面、左面，还是在前面、后面，到处都在狂吠着。

“我们是在您飞跃出去之后才接到大队长的命令的，所以才没有跟着您跃出去。因为在进攻之前，大队长就说命令传达得很不彻底，他很生气，这次我们也觉得要是大家知道了命令却不执行，那他一定会生气的。”不知谁辩解了一句。

这不是我们的遁词，一方面也是我们真实的心声。我们接到了大队长关于“第三中队攻击前进”的命令后，却不知为何并没有立即执行该命令的时候，大队长生气了，这事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才没有派传令兵通知小队长不要前进。

“大队长的命令应该是对中队长的，不是对你们这些人的！”作为小队长的伍长说。

我们无言。

我们进了一处屋顶被炮弹炸飞了的房子。坍塌的墙壁、折断了的木材、散了架的桌椅、露出肮脏布片的葛藤箱……我们就在堆满这些东西的屋里坐下休息。有四个很大的水缸。缸里面满是泡菜，好像味道不

错，我们对这意外的收获感到大喜，决定把它作为副食。

我们烧了晚饭，把明天的早饭和中饭也都烧好了。烘干了衣服后，就在折断的木材旁睡了。由于在这个容易泄露火光的地方不能生火，所以我们用烂布片裹了身子，把破木片像衣服一样盖在身上防寒。时钟指向深夜12时。

冷彻的夜空里群星闪烁。敌人的曳光弹像流星一般不时飞过。接着就是敌人的机枪子弹“嗖嗖嗖”地在夜空里飞响，它们在寻找着那些短命鬼。很快，迫击炮弹也开始“嗖嗖嗖”地穿行在夜空。机枪子弹和迫击炮弹在空中织着漆黑的冷纱。那枪声和炮声都不同寻常。那是巨大的动物到了垂死的瞬间，用尽最后的力气在狂吼、挣扎。随着夜的加深，那枪炮声听起来越来越像是时刻都在担心着某种东西似的，更加显得战栗不安，而这种战栗不安在继续扩散开来。

敌人的那种声音，不是攻击的声音，而是吓唬人的、防御性的、哀婉的、战栗的声音。夜的加深，也加深了敌人内心的不安、恐惧和疑惑。

友军几乎未发一弹。为何？因为知道“黑夜里打炮”这个谚语。也就是说，我方不发一炮，反而会给对方造成更大的疑惑和不安。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像玩小孩捂住眼睛相互打水仗的游戏一样，在往黑夜里瞎打一气。

我们虽然惜弹如金，却又像扔垃圾一样，像扔掉麻烦事情一样，把子弹不当回事似的到处乱撒。

这是多么凄厉而激烈的枪炮声啊！炮弹的爆炸声在黑暗中回响。

这是地狱的演奏会。是残酷狰狞的杀戮破坏的犬吠。

野兽般的嚎叫声中，星星一动不动地布着清冷的光辉。讽刺！

我还不是特别利己的人。生命之可爱，之美丽，只有到生命处于危险的边缘时才会有切身的感受。

我们赌上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努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应该奉献给我们所爱的祖国。

也许是因为人弱了才在叹息吧。应该做一个能够高兴地死去的人。在这里，在这个应该称之为杀人重工业的战场上，生命只有尘芥的价值。

兽性般的野蛮和难言的悲惨在到处冷嘲我们，在等着吸我们的

鲜血。

恶鬼的安息之地，在废墟，在灰烬，在混沌。

“我被鼓励道，要死了才回来。”有一首歌曲这样唱道，它好像在这样歌唱：死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吗？

《叶隐》①告诉我们说：“所谓武士道就是死。所谓忠义就是死。”

死！死！死！

啊——！我们还是想活下去。不能老老实实地死去，这内心里多凄苦啊！有时甚至心中涌出一种卑怯的心思：我一个人不死，战争不也可以获胜吗？但是我也想尝试这样想一想：我要做一个能在自己必须死的时候高兴地去死的自己。

生者有想生、能生、想死的区别，这恐怕是很自然的吧。

但是因此而做出卑怯的事情来的话，他就不是日本人。不要卑怯地生，不要卑怯地死。

要像日本人一样自然地去生，像日本人一样自然地去死！

是的，想生不是什么卑怯的事，是自然的。但是，死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候，即必须死的时候，就应该勇敢赴死。

所谓最好的士兵，既不是上等兵，也不是二等兵。指的是作为日本人，作为日本士兵，该死的时候要能够毫不犹豫地勇敢地去死的人。

更加寒冷了。苍白无力的星星依然散发着清冷的白光。

死神仍在继续着地狱的演奏，唱着死亡的歌。

我不知什么时候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即12月10日，啊，多么凄厉的炮声和爆炸声！天亮以后，友军的炮弹一齐往敌人阵地上倾泻而去。我被凄厉的炮声震醒了。时辰好像还很早。友军的野战重炮、野炮、山炮、步炮，像要给昨晚敌人的炮弹多加点利息似的，怒涛般地咚咚、咚咚、咚咚……震得让人觉得地球都会开裂。从后方射出的炮弹，在我们头上像特快列车一般呼啸而过，飞向敌人阵地。

敌人也回应着，拼死地反抗。飞机开始轰炸了。敌人的高射炮瞄准

---

① 锅岛直茂所著《叶隐》，是日本江户时代专门宣传武士道的书，影响很大。

飞机开火。但是他们的炮弹是空打，够不着飞机的高度，还没打到飞机时，就啪的一下炸了，只留下一缕白烟而已。蓝天上就像在玩隐身术似的，突然就会冒出一股白烟来。

炮弹的咆哮声在不断增大，或哮，或止，或叫，或唤，跳着死亡的舞蹈。在这严酷的战场上，是不存在任何妥协的。这是生与死、胜与负、吃与被吃的残酷斗争。

因为决定整个上午都打炮，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征缴粮食。各分队出两三名人员。我们到了一个村子。村子里的各家各户，不知是因为战争才这么修筑的还是怎么的，都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高高的围墙，似乎要让外人一步也别想侵入。我们捣破了围墙，飞身翻了进去。可怜的白驴子伸着长长的耳朵单薄地站在那里。看上去很久没有人喂它吃什么东西了，对我们张着长长的脸，似乎希望我们喂它点吃的。于是旁边的士兵见了生气了，骂了一句“混蛋”，踢了驴子的肚子一脚，所以驴子跳了起来，也没叫，就逃开了。我觉得这畜生真是太可怜了。

微暗的室内除了有床之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不管是比起这家的肮脏来说，还是比起房子给人的贫穷感觉来说，抑或是比起其他任何家具来说，床都当之无愧地应该算一件像样的东西。这种床在中支那到处都能见到。虽然已经是 12 月了，但是支撑着床的顶部的四根漆成红色的小圆柱上还张着蚊帐，只有入口一侧才用带穗儿的绳子挂着一张神社里常见的那种青黑色的幕布。这家人好像是一年四季都挂着蚊帐。床上装饰着红颜色漆成的各种饰物，地上又搁着像要燃烧般的红漆圆木桶。这个极为气派的、在日本只有举行结婚仪式时才使用的厚厚的气派的圆木桶，好像是夫妇俩的尿桶，它可以让人在受到红色（令眼睛发疼一般的血一样的红色）的刺激后亢奋起来。开始时反正谁也不清楚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只是当我们倒出了一种不知名的米来，并用它打水煮了饭以后，闻到米饭有一股尿骚味，才明白了它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很庆幸自己没有吃这米饭，有的士兵干脆把饭盒也扔了，好像饭盒也有罪似的。

我征缴了三四合大米后，又去下一家。这一家的院子里有十二三个妇女聚集在一起，缩在那里。妇女们的脸上流露出某种难以言表的恐

惧、怨恨和悲叹，她们的瞳孔里，那种敌意、恐怖与绝望就像黑暗的天空中一两颗耀眼的星星那样闪亮着，她们年老的双手搂着她们可爱的孩子或孙子的身子。就像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一样，那种相互抱紧身子以防威胁的模样是很可怜的。

把母亲的怀抱或者祖母的怀抱看成是绝对安全的地方、看成是天国而安然大睡的婴儿，紧紧抓着母亲或祖母的一只袖子遮住自己的脸蛋的小孩；一边躲在大人身后，一边带着好奇和恐惧眼神看着我们的孩子；就像鸟用羽翼抱着几只幼雏一样，一左一右搂抱着三个爱子的母亲，这些孩子们今天所留下的令人心痛的记忆，到了他们成人后会唤起怎样的回忆，其结果，他们对日本的行动又会是什么呢？

幼年时期被敌国士兵蹂躏，是多么令人心痛的血泪的记忆啊！

日本的孩子，任何时候都不曾拥有过如此耻辱记忆的日本的孩子，你们是多么幸福啊！战争必须胜利才行。

战胜国方面，如果战胜了却必须吃麦饭食小米，那么战败国的国民既然战败了，就只有被蹂躏，就必须品尝挨冻食草的悲惨。

战争是为了什么？人类为了土地而争斗。地球的末日来临之前，悲惨将反复上演。战争是一国国民为了维持其生存而进行的最高的激烈行为。

人类最后要为着争分月球的土地而斗争吗？

我的一个战友，啪的狠狠一记耳光，打掉了她们充满恐惧和极度仇恨的反抗，以及她们对那份食物那种疯狂的挚爱，恶狠狠地扔下一句："去恨蒋介石吧！"然后就夺走了她们在褴褛之中藏了又藏的、就像她们所剩不多的生命一样所剩不多的大米。

她们何罪之有？

我的战友又懂得爱和同情么？

那是男子汉的行为吗？

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她们面前走过。

然后在下一家又目睹了同样令人痛心的一幕。

就像乞丐在垃圾箱里搜寻东西一样，我胡乱地在那户人家中一边翻找，一边打开了一个葛藤箱。这时我心里一惊，给吓了一大跳。微暗的

箱子里面，躺着一个大概是才出生不久的婴儿，他也不哭，就睡在那里！我给吓坏了，从那家里飞奔而出。

在一个人都没有的微暗的荒芜的家里面，在阴郁的箱子里面，有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他的母亲被杀了吗？他年长的兄弟被拉上了抗日前线吗？他父亲也一样吗？就让他这样饿死吗？他还没发育完全的神经，他仅有的吃的本能会让他在葛藤箱里因吃不着母亲的奶汁而哭泣吧。

被扔在自家的小孩哟！扔在街头的小孩到处都有，可是扔在自己家里的小孩恐怕只有这一个吧。

做母亲的可能是想尽最低的舐犊之心吧，直接把一块血一般的红绸做了肚兜。葛藤箱也是就那样直接作棺材用的吧？无慈悲和悲惨到处都是啊。

这就是战场。

我渐渐找到了二升左右的大米，然后踏上了归程。中队还没前进。吃完午饭后终于轮到步兵攻击前进了。

枪炮声一直没停。

如果不破坏殆尽，不全部歼灭的话，钢铁的咆哮将永不休止。敌弹密集地飞来了。狂奔，狂奔，突进到了一个洼地的树林里，刺杀了七名敌人，斩首一名，他的脑袋滚到了三尺外。

我踢飞了那脑袋，继续往前飞奔。发现一家的背后有轻机枪在疯狂地扫射。这时后面有步炮和重机枪在掩护我们前进。我们爬过草丛，出来后到达了一处低洼地的道路上。敌人的轻机枪正从山脊的土堆上疯狂地朝我军扫射。两三名敌人从 50 米前方的豆壳阴影里在瞄准友军的重机枪射击，所以我在充分瞄准后开枪了。我想肯定命中了。左面有一处西式场馆，代理小队长的谷川伍长爬了上去，从窗口里狙击要逃跑的敌人。我和其他两三名士兵及轻机枪从台子上的土堆开始射击敌人，却不知为何中队长在台子下隐蔽处的道路上。由于第一线阵地要插上国旗告知友军，所以根据中队长的命令，我把破烂不堪的国旗绑在了一根洋槐树枝上。敌人开始沿着五间宽的道路左冲右突地逃跑。看见一两名敌人从街道上的小松树后冒了出来，我们冷静地端起枪解决了他们。

狙击不抵抗而乱逃的敌人完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小队长命令我破坏敌人的铁丝网。我用手斧砍断了一处钻了过去，跟小队长一起前进。因为左侧有色彩美丽的一户人家，所以我们就奔了进去。这处房子是游泳场脱衣服的地方。很大的游泳池里蓄着水。其左面有一块开阔的空地。我们截断了敌人逃跑的道路后迅速前进，我举着红旗前进。背包太沉，非常疲劳，但嘴里骂着“她妈的”给自己加油，横穿了旱田。我这时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觉得自己俨然就是一个勇士。我屏住呼吸奔跑在队伍最前面，登上了高约五六尺、长着松林的台地上。上去了以后，发现这里有敌人的隐蔽壕，但一个敌人也没看见。还有一座西洋式的场馆没有竣工。扫荡完这座场馆后，小队长命令我上楼去插上国旗，于是我放下背包和枪，持了一面国旗就沿着楼梯跑了上去。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如果这么多房子的某处有残敌，那我就要了他的老命。奋力往上爬，终于把国旗打开并插上了。我的国旗在风里呼啦啦飘着。心情真是舒畅极了。我的心情就像是自己一个人在看战争影片。听见子弹的声音，也觉得打不中自己似的。这时，大队长带着主力部队来到了台地上。

“前面台地上有两处敌人的重机枪阵地，不能前进！”我对着下面台地上的大队主力大声喊道。

“东！就你一个人吗？”中队长一边说着，一边登上了楼顶。上到高处，谁的心情都会不错的，在这种时候更是如此，感觉仿佛这里就是被我一个人给占领了似的。我孩子气地不停地挥舞国旗，自己都感觉舞得有些过头。我甚至在高兴地想：“这个时候要是有报道室照片班的家伙给我拍上两张就好了！”

这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马上被作为临时碉堡使用，凭借厚厚的墙壁，我方在这里架起了重机枪，开始对准对面的敌人重机枪阵地喷吐火舌。

由于夜幕渐渐降临，所以部队决定在此过夜。我们分队和第二分队被分到了一间六张席大小的房子。我负责管理放哨，于是我开始布置岗哨。这处房子的前面辟成了漂亮的院子，植着草坪，还有绿绿的树木。我站在紧靠我们分队房子的旁边的树阴里放哨。据侦察兵说，在十米的

前方就是道路，道路对面是洼地。敌人就在洼地对面的台地上。距敌人大概是100米。布置好步哨后回到房间，捧着支那米做的饭（冷饭），就着生酱，就嘎吱嘎吱地大吃起来。房间的一扇门正好对着敌人，所以步哨的位置就安排在门的外侧，这样敌人袭击时，步哨就可以立刻从门跑进来，但因为如果敌人从门口往屋子里扔手榴弹的话就糟糕了，所以决定把门关紧。这样，步哨就必须绕房子跑半圈才能回到屋子里。我们为了取暖，就集了一些碎木材生火。由于门是紧闭着的，所以烟雾出不去，但大家都担心会漏出火光，于是大家都强忍着。夜深人静，枪声显得格外响亮了。“哒哒哒”的轻机枪声音，“嗖——嘭！”的迫击炮声音，还有实在可爱的慢腾腾的“啪、啪”的步枪声音，以及远处黑暗中沸腾的喊声、士兵军靴的声音、刺刀的声音，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而且与黑暗同时来到的静谧，一起演奏着交响乐。

这个乐队的指挥就是死神。敌人搅起的枪炮声不是跟夜晚一体的寂静，而是噪音，无休无止，在空旷的夜空中回荡。难道敌人的子弹真的无穷无尽吗？他们似乎在思考着如何把眼前的子弹尽快地解决掉。

敌人的步哨好像被赋予了一项任务，就是在自己站岗时必须射击。

我认为，继续这种傻乎乎的没有实际效果的射击，对我们来说就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通宵不睡，是在严密警戒哟，所以你们不要偷袭啊！”

在夜晚，我们则是只要没有必要，就始终保持沉默，所以那些家伙们就一定更生气了。

黑暗散去，一弯新月随着群星开始发光。星星平和地静静地发着光。换岗的步哨说：“喂！快看！山都在燃烧！”

后方的山和左边的大概是紫金山在燃烧着。火焰画着圆弧。火龙画着凹凸不整的圆圈在熊熊燃烧着，不久，大火就顺势往山脚方向肆虐而去了。

是什么火呢？是炮火引起来的吗？

真是壮观、奇伟！痛快无比的绝佳景致！

“有可能是敌人为了逃跑而点火烧了铁丝网。”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句。

我和真继站在步哨位置上。这如其说是惠及友军，毋宁说是关乎我们自身的生死，所以在老老实实换岗尽责的约定之下，为了减轻和平均每个人的辛劳，而废止了布哨员这个舒服的“职位”，所以作为布哨员的我也跟大家一样站岗了。我从房屋隔壁车库前面的树阴处监视前方，真继则跟我背对着警戒。凌晨3时左右，我发现了一个黑影在满不在乎地爬着前进。那人影在树林对面时而爬行，时而停下。我的神经一下子像通了电流般紧张起来。我把全部感觉神经都集中到耳朵和眼睛上，从树阴下凝视着人影。影子变成了两个。我缓缓地弯下腰，压低了身姿，紧紧握住手里的枪。影子又增加了一个，开始像地虫子一样蠕动。

是敌人！我悄声告诉了还没发现这个异常情况的真继：

“喂！敌人！注意！”

真继吓了一跳，身子弹了一下。

“在哪里？在、在哪里？”真继的声音在颤抖。

“那儿。在动。你马上去报告！要轻手轻脚！”我这样一说，真继就撒开腿跑开了。他敲着车库上的门，大叫道：“敌人袭击！敌人袭击！”

门是从里面关紧的，所以外面打不开，可能是慌乱的缘故，还是怕绕房子外侧半圈进到屋子里，他把门擂得轰轰响。由于他知道隔着一块门板的屋里就有很多的战友，所以他大概忘记了大叫的危险性，也可能是因为害怕才大叫的，总之我告诫他的“要轻手轻脚！”的话他没有执行。我想：“糟糕！危险！”所以就立即朝影子开了一枪。于是架在左侧某处同伴的重机枪就哒哒哒开始吐起了火舌。黑影子跑了。我想危险，自己也跑。在敲不开的门前大吼的真继看见我在跑也跟了上来。我飞奔入房间，大叫“敌人袭击！”大家都武装好了。

重机枪疯狂地喷着火舌。于是敌人更加来劲，到处都是他们的机枪声音。也许是来侦察的，就我所见，少数敌人已经不在了。枪声一起，马上敌人的机枪就开火，附近的机枪也像被通了电似的又开始吼起来，接着旁边的也吼起来，很远处的捷克机枪也叫了起来。真是一犬吠百犬和。他们不管自己面前有没有敌人来袭，只要一处枪响，就像害怕似的，自己的机枪也跟着响起来。总之他们好像生怕消耗不掉弹药。

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围着炭火的周围坐下。

“今天谁死了?”

“第二小队的家伙死一个,重伤三个。”

“明天谁会死?”

“倒霉的家伙死。”

“南京马上就到了。我才不想死呢!”

我们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即11日,天亮后,雾气散开了,炮击开始了。我们集合到了中队本部所在的人家里。这家人看起来很有钱,很奢侈。在整理得宽敞、漂亮的院子里,青青的树木排列着,后院里还设了泉水,放置了长了青苔的岩石,细细的路的旁边安放着一尊古色古香的金佛。屋顶是绿色,木柱漆成红色,室内按照现代美进行了装饰。房子的内顶绘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花鸟风景画,地板上铺上了带花图案的地毯。我们也不珍惜,穿着带泥的鞋在上面走。右边的房间里,玻璃橱柜中有很多贵重的书籍和卷轴画,左边的房间的玻璃橱柜中,在外行看来也是价值不菲的中国陶器,被一件一件地用锦缎包起来,并附上了编号珍藏着。这些陶器都写着“乾隆年制”或“康熙年制”或者“道光年制”等生产的大致时代。

我国的德川家康时代,清朝第三代圣祖康熙、第四代世宗(雍正皇帝)、第五代高宗(乾隆皇帝)所处的时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是文运大兴的时代,考据学极其发达,出了钱大昕、黄宗羲等大学者,还完成了《四库全书》、《康熙字典》等书籍的编撰工作。

我们被自称为对古董有眼力的一等兵仓桥的话——“这样的贵重品在国内极难到手,要卖几千日元几万日元!”——引出了欲望,也忘记了是在打仗,物色了一些值钱的东西。我虽然对这些东西既不关心也不感兴趣,但是受到仓桥氏对古董爱好的刺激,在无锡征缴了被称作名人画的两把扇子,在武进征缴了卷轴画。扇子上书写了左右逆文字的诗和花、草、蝶。卷轴上画着皇帝躺在大象背上,落款为道光元年申年①。

---

① 原文如此。

（中略）

我们大部分人受到此人的古董热情的煽动，征缴了摆满一屋的陶器。我取了五个像香炉一样的东西和两只器皿。拿不动的大件都捣坏了。仓桥氏因为很想要一尊睡姿的佛像，所以就埋怨自己不是辎重兵。

里面的房间在齐人高的墙壁上镶有女人的裸体油画，但不知是谁在女人的大腿根部画上了阴毛，接着又在大腿间画了个阴穴，接着又添画了男人的裸体，使整幅画看上去很淫秽。

由于太冷，我们剥下了豪华椅子上的椅套，把它包在头上或者缠在腰间。

我们的军靴所至，不管是多么漂亮的东西，都给捣坏，然后踹飞；足之所绊，都撕裂；手之所触，都破坏。

炮兵射击之间，我们实在休息得很舒服。说喜欢的事，做喜欢的事，等待时机。躺在院子尽头的第二分队的一个士兵“啊”了一声，一看，他的右脚渗出了血。血染红了绑腿。流弹打穿了他的小腿。

“好家伙！开心些！你可以活了。医院里不会有炮弹飞来的。南京攻下来后你要回来啊。”

他显得很疼痛，但好像心情不错地去了后方。

炮击持续到了下午3时。步兵的攻击开始了。我们移动到了下一家洋房。步炮在空地上猛烈地射击，所以敌人也瞄准了这里，迫击炮弹不断飞来。这家洋房有水泥围墙，门的入口处有一座小小的门卫房。我们必须从这一间宽的门出去，通过道路下到山谷里，再通过洼地攻击对面台地上的敌人。敌人对这个门加以集中射击。

敌弹打在门柱上，又反弹到地面上。所以通过这道门就等于是在弹雨中通过。我们沿着墙根分别前进，抓住敌人射击的瞬间间隙奔出了门。那是在敌人猛烈的集中射击中以严肃而高度紧张的心情，利用瞬间飞奔而出。因此，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一个人也没有负伤，全都出了这个生死之门。我们来到洼地伏在草丛里，接着又受到敌人的集中射击，进退两难。我们看不见高高台地上的敌人，敌人也看不见已经躲藏到草丛里的我们，所以敌人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瞎打一气。我们认为自己已

经没命了。子弹就打在前后左右的地上。迫击炮嗖嗖嗖地不断在我们头顶上飞过，落在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爆炸。我们第一分队按照一列呆一处的原则伏在草丛里。桥本分队长去了哪里呢？可能先行一步了吧？反正不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代理分队长，等待分队员集中。仓桥氏害怕得直发抖。谁都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因为这种时候轻微的动作都是异常危险的。

“真激烈啊！”我对着面前的土说道，感到就自己一个人似的，有点孤单。

“都到齐了吗？”我又说了一句。

“好像是到齐了。”一等兵山添回答道。

“喂！小队长负伤了！”有人叫道。代理小队长的谷川伍长手背被打穿了。我命令一等兵岩本护送谷川伍长去后方。第二小队长由桥本伍长担任。

“第三小队前进！”前面林中有声音叫道。敌我的炮弹在头上带着疾风的声音穿梭交织。机枪子弹、步枪子弹在乱扫。我感到不可思议，炮弹为什么不在空中碰撞起来呢？

这是死亡的乱舞。

我自信不会死。由于确信自己不会中弹，所以我一点也不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认为子弹一直对我都很客气。我决心飞奔而出。

“大家听好啦！我先飞奔出去，找到好地方后通知大家，你们就过来！”我对所有的士兵说道，然后一下子疯狂地蹿出了 70 米。这里是一座大树林下面，是敌人射击的死角，比较安全。

“第一分队！前进——前进——前——进——！”

我怒吼道，但分队员们似乎还在踌躇，怎么也不出来跟上我。我就伏在草地上，给空肚皮里填了些干面包。渐渐分队员们都集合上来了，于是我们在出了竹林的地方把背包堆起来，做好冲锋的准备，然后渡过小河上到山脊待命。这周围看上去是南京的郊外，到处散着气派的洋房。我们爬到道路上。道路的前方好像是桑田。桑田左侧的林中有一家洋房。敌人好像生气了似的，不断从这家洋房往外投手榴弹。不知有

多少名敌人在这洋房内努力抗击，但这些家伙实在是麻烦。即使房中只有两三名，比起攻击在平地的几十名敌人来说都要麻烦。这洋房已成了碉堡。

我在部队的右端。我右边十米远的道路上横着巨木，成了前进的障碍。这是敌人干的好事。此外右面百米处，有一家正在冒着黑烟熊熊燃烧。夜色正在从天空一点一点地笼罩下来，似乎要遮盖住地上一切的杀戮似的。昏暗中火焰像烂醉的人一样摇摇晃晃。借着火焰的光，可以清楚地看见敌人的动作，就像在看皮影戏似的。我以巨木为掩护，向皮影开了炮。

这时我离部队十米远，在暗黑中进到了巨木旁，但不是凭心里的勇气这样做的。这个行为也许更多地包含着对蜷缩着的战友的理解，虽然我知道在夜战中哪怕离开部队一点点都是十分危险。

“从那种地方射击的话，敌人可能会从右边来。赶快给我停住！”有人在说话。

我们伏在草丛中等待冲锋时刻的到来。前面的洋房在十分频繁地往外扔手榴弹。手榴弹在黑暗中空炸。我们埋伏时，第九联队的将校来了，开始跟中队长说什么话。据少尉说，昨晚山上熊熊燃烧是敌人放火烧的，第三十三联队的士兵们从半山腰开始攻击，所以很困难。他们跳进了敌人的火圈，虽然想拆了重机枪从火场的一角逃出来，但是被敌人狙击了，死伤了很多人。另外还说，第九联队的一部踩上了敌人的地雷，有 12 人被炸成了碎片。

不管等到什么时候，中队长都不下达冲锋命令。终于决定取消冲锋，并退到十米后方的洋房里宿营。这座洋房有一人高的石头围墙，大门的入口旁也有汽车的车库，院子很宽，还备有地下室，是一处气派的房子。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驻守门侧的小房子，关好窗，在锅里点上火，让人看守，其余人都睡了。我借着屋里的灯光登上了楼梯，来到二楼的房间里环视。二楼的一间房子里有很大的书桌、书箱，书籍和文件都散乱着。从二楼极目眺望，到处都闪着机枪吐出的火舌，曳光弹飞行的轨迹像流星般留下了一条火的河流。有的地方起了火，有的地方则像炭火一样闪着光。

我想起了夏夜中故乡的海。故乡的夏夜里，星星好像掉到了海面上，乌贼和渔夫的瓦斯灯光在波间忽明忽灭。

我坐下来，点上了仅有的两支香烟中的一支，迎着夜风一边吸着，一边冷静地眺望着。我什么时候死呢，会是明天吧。突然这种想法掠过我的脑海，顿时我感到某种冷冰冰的东西似要接近我的身体。我匆匆走下梯子。中队长呆在地下室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合着嘲讽说："中先生①可怕。"

捷克机枪的声音彻夜就像节日的焰火般叫着，一刻也不曾停下来。简直就是声音的暴风雨。

第二天，即12日，早上7时左右，做早饭的时间都没有，部队就出发了。昨晚一直不断扔手榴弹的敌人今早上没有逃走。这是一所叫大学的地方，但看上去不像学校，倒像宫殿。我们进去以后，看见了胡乱写着"女教员"三个字的黑板，还有蒋介石的挂像，上面写着"拥护民族领袖蒋中正先生"的字样。这挂像很快就被粘满了稀泥的军靴踏上了一脚。

重机枪从宽阔房间的窗子往外猛烈射击，但一名射击手挨了子弹，当即死亡。

可能是辎重兵赶到了吧，每人分到了25瓶朝日啤酒。这真是从未有过的款待。

我们从学校左侧的草丛那里开始前进，必须竭力一口气跑50米，然后一边爬一边继续前进。由于荆棘刺手背，所以我拿出了在北支那的衡水征缴来的皮手套戴上，像地虫子一样往前爬去。敌弹在我头上嗖嗖飞过。四台轻型装甲车在道路上轰隆轰隆地跟上来了。装甲车一边用机枪乱射、用车炮射击，一边前进。我们跑去靠近末尾的装甲车，从装甲车的背后一边避开敌弹，一边不断地翻滚，终于滚到了第一辆装甲车的位置。由于装甲车停了下来，于是我们跳进了洼地。在这里有小河流过，还有石桥。石桥上设置了由巨木和巨石构成的路障，桥底挖有一米宽的战壕。装甲车虽然因为有障碍物而不能前进，但仍在原地进行炮击。桥本分队长是一个23岁的现役下士伍长。是他把我们召集到部队来的，

---

① 对中队长的蔑称，也称"中公"。

参军时他是上等兵，刚从步兵学校回来，但因为是下士志愿兵，所以很快就升级做了我们的分队长。他是一个不够冷静的人。他说要让装甲车过桥去，就上了桥，开始搬动那些巨木和巨石等障碍物。我们觉得没有意义，就没有动手，只在旁观看。

石头太大了，在他的双臂下一动不动。子弹会飞来的。这时他生气了："我在搬，你们在干嘛？怕子弹吗？"我愤怒了。我觉得该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于是飞身上桥，开始了作业。我和桥本的身体完全暴露在外，危险至极。作业还在进行时，小队就已经渡过了河，开始继续前进了。我停止了这种傻乎乎的作业，开始追赶小队。桥本也跟了上来。我本来就是被他激将才赌气地拼命干这毫无意义的工作的，现在不再干这种傻事正好。我反思一下，认为那个时候要跟其他人一样控制住自己是最好的。第一小队占领了张学良的家。在去张学良家的路上，首先要通过一道高约七尺的土墙，土墙内外都充满了堑壕。堑壕内好像才刚刚死去的敌军士兵正在流着血。土墙的枪眼下，散乱着无数的子弹壳，壕内装在布袋里的手榴弹散落得到处都是。

这些穿着棉衣、赤脚缠着绑带、穿着胶鞋的可怜的抗日英雄们，都像干了坏事的人一样死了。略显漂亮的家中，堆积着各色花样的布匹。士兵们把红布缠在腰间，或缠在头上，都觉得春风得意，不禁晃了晃脑袋，扬了扬脸。似乎有一种遇到了女人的感觉，顿时犹如春风拂面，都觉得自己被她那柔和的、带着香味的手抚摩过了似的。红色总让人感到热。张学良的家在一处长着草坪的平缓的山坡上。这是一户豪华壮观的家。盖着草色瓦的屋顶的一角被掀掉，安放了机枪，此前一直在哒哒哒地响着。这个洞是被炮弹炸破的。我们通过气派的大门，再走过宽阔的走廊，来到了客厅。客厅正对着敌方，里面有带弹力结构的奢侈的椅子，中央有桌子。就像坐上洋车一样，做成洋车式样的椅子，要能坐上的话，自然就给人一种自己变得伟大了的感觉。

士兵们带着一身泥，围着桌子坐下，得意地腆起肚皮，再加上刚刚分到的朝日啤酒的作用，他们装成刚刚开完重大作战会议的将军们的样子，支着蓬头垢面的、已经好久没洗过的胡子拉碴的脸颊，或者捻一捻短短的胡子。

把两脚规规矩矩地叠并在一起看上去好像不伟大，于是把两脚翘起来，吐烟的样子也要对着天上眯缝着眼噘圆了嘴再吐，然后再把左手放在胸膛上，抚摩一下勋章。

真是可爱的一群孩子啊！士兵就是孩子。

“那么，各位！关于攻击南京——”就像做出重大宣言的模样，真继沉重地开口了。

“我认为兵站部没有尽到职责。登陆以来我们没有得到过一次粮草补给。我们一边在作战，还得一边担心粮食问题。连一袋粉末酱都没得到过。每天的副食都只是盐抹的菜叶那么一点点。战壕里到处都是敌人的手榴弹，可惜不能吃啊。”

“但是，兵站的那些家伙一定把好吃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大吃特吃去了。”络腮胡子的脸上长着一双发亮的眼睛和长鼻子的山添回答道。

“不用担心。进了南京就像进了无锡似的，什么都有的。”我吐着烟圈说。

“也许还有女人。”看上去显老但没有泄欲对象的仓桥仍然只关心女人的事。

“还有古董货。”

“对——呀。东君，我要一个劲地拿，到时候回国后开一家古玩店。”

“我要进了南京，首先奔向点心店。”

“松田进什么店？”

“我进照相馆和钟表店。”

“你小子不是有手表了吗？”

“最近老是停停走走的。”

“我也想有架照相机。我的那架给你小子。我给你多带点点心。”

“我们分队里，龙野是那方面的专家，一切全部拜托给龙野一个人，一般的东西都能弄到手的。可那家伙现在怎么样了？吃馅饼吃撑了进了医院，也只有他小子才会干这种事。”真继尖刻地说道。

“战斗一打响，那小子一准儿还留在后方，看来是赶不上攻城了。不过战斗结束后他能起大作用。去征缴的话，他肯定是中队第一。”

“有点利己主义，是叫人讨厌，但是这点正是他的长处。那家伙还不

错，林勇藏那家伙才是叫人拿他没办法。战斗什么的一次也没参加过，连子弹的声音都没听过，这种勇士才叫厉害，所以才了不起，是什么用都没有的野猫，吝啬鬼。南京攻下来后，那家伙一定会说不要落下我呀，一定会回到分队来，你才拿他没辙。”

“哎呀怎么说呢。只要拿下南京就凯旋了，吃的也丰富，可以歇一歇了。话是这样说，今天我们中的谁说不好要死的。对了，喂——!”松田突然中断了话，接着又说道：

“我们的中先生，根本就靠不上。那么怕死真是没办法。可他还不得了似的，看见他的脸就神经质。这个你们可要清楚。”

“他才 25 岁，是个毛娃。”我带着轻蔑的口气说。

“但是，喂！看看大苗吧！那少尉也很年轻，可是很勇敢!”

“那家伙嘛，我是说我们的中先生，他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力量，所以才过分地生气耍威风的。大家都瞧不起他。他那个熊样也只有被小瞧的份儿了!”松田正在这样嘲讽的时候，有人大叫：“大槻负伤了!”

大槻是在走廊上走过时被敌人的子弹打中的。

迄今为止，像将军一样悠然吐着烟卷的我们突然都往墙壁那边挪过去了。因为子弹很可能会从窗口飞进来。尽管距离窗口比较远，但正对着窗口的人还是感觉到危险，想挪到靠窗的墙壁那里去。我们正在说着话，第三小队没有任何通知就前进了。我们赶紧越过竹栅栏追赶上去。跑过低矮的洼地，来到了安全的旱田里，在这里解下了背包。把看背包的事情交给苦力去做，部队转为冲锋。我们前方一百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座高坡，坡上有座豪华气派的楼房。我们要夜袭这栋楼。子弹有的射进土里，有的打到树干上又弹了回来，空气里到处都是嗖嗖的声音。在土馒头一般的墓地里伏下身子，等待分队长“冲啊!”的命令。但是过了很久很久，分队长也没有回来。我们前面伏着第二分队，他们在分队长的引导下正在前进，后方的第三分队跟我们一样伏着。我、仓桥、山添、下坂和真继伏着的土堆是一抬头就会被敌人看见的小土堆。敌人的射击非常准确，子弹就在土堆上方或者前后落下。我们像虫子一样老老实实地伏贴在地面，头盔深深地嵌进了土里。太阳从地平线上射出最后的光芒，眼看就要落下去了。伏在地上将近两个小时了，我们也开始觉得无

聊，一面把脸贴在地面上，一面抽起了烟。一个人开始抽了以后，两三个人跟着抽，最后大家都开始抽起来。突然敌人的子弹像沙暴一样地射来，在附近落下。敌人是发现了烟吗？立刻熄灭了香烟，又继续沉默着埋伏。最后的阳光变得越来越弱，当天色变暗，我们正在旱田里往前爬的时候，桥本飞跑而来。

“你们在干什么？明明说好马上冲锋，为什么没动？”桥本发怒了。我们也很气愤。我大喝道：“你说什么？因为是你说好要我们埋伏在这里等你回来通知后再前进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人都快失去知觉了。你问我们在干嘛，这话什么意思？你这个大混蛋！这样子你还够分队长的格吗？混账！”

然后立刻越过竹林里的高坎跑了一会，就见到一个细细的交通壕，壕里正是握紧刺刀正屏气凝神高度紧张的第三小队的士兵。我马上紧紧跟上第三小队长藤井曹长。我们弓着腰等待着最后一缕光线被黑暗吞噬。卫生兵中岛一边低声叫着“第三小队、第三小队”，一边过来了。曹长说：

“连卫生兵都不怕，还一个人走，你们怕吗？”他也不是对特定的某个人，反正是生气了。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可是没有丝毫犹豫和恐惧的。

又有人沙沙沙地过来了。是第九联队的下士。下士问道：“命令我们占领那个台地，现在情况怎么样？”

曹长回答说：“那台地上的阵地，虽然从白天开始我们都在用重炮轰击，可是太坚固了，攻击很困难。”然后又问了一句：“你们接下来也准备进攻吗？”

“是的。”说完，下士又消失在了黑暗中。

这时友军的战机正在很高的高度上像老鹰一样飞着。我们在壕中爬着前进。

由于约好由整个中队成员夜袭这个四方城，所以应当确认已经联系好。“中队长！”叫了三遍也没有回音。

好吧，其他小队一定已经冲锋了。“前进！”曹长的声音充满了力量，由于紧张和决心而有些颤抖！

完全黑下来了。黑暗增加了神秘、严肃和悲怆，心收得紧紧的，只听

见自己的呼吸声。

悄悄地一步一步前进。随着黑暗，枪声就像告一段落似的，停了下来。远处的枪声不过是敌人在“吵架”而已。曹长的日本刀在我面前闪着冷白的光。壕走到尽头了，来到了草地上。杂草时不时地绊住脚，就一下子砍掉，然后继续前进。是不是走了 100 米呢？传来了潺潺的水声。小河带着哀婉的声音流淌着。哗啦啦的水声让人觉得鞋里都冷了起来似的。白天过河时可以大步大步地往前淌，这时已经不可能了。过河以后就是斜坡。杂草更多了。

都抱着必死的信念，全体爬斜坡。我打算抢在别人前面——居然有此想法。我跟在曹长身后。这丘陵上有敌人。

我想超过曹长跑在前面。曹长在我前面悄悄地行进着。我心里命令自己要超过曹长，但是恐惧却叫自己怎么也超越不了。抢在前面是很困难的，跟在人后面是简单的。

我有两三次都在想：“要跑到最前面去吧！”但是因为被恐惧的力量往后拽着，怎么也跑不到前面去。我的神经都集中在了眼睛和耳朵上，眼睛像怪兽一样闪闪发光，耳朵像马一样警惕。我紧紧握住手中的枪，把枪抱在腰部位置，预备敌人来了就刺过去。

当登到 30 米光景时，小队长的日本刀突然高高举起，一闪，“哇”的喊了起来。我心里一紧，也跟着这突然的“哇”声叫了两声：“哇——哇——”我的心被自己的喊声震撼了，像发了狂似的更加亢奋起来。就在前面壕沟里有一名敌人。那敌人好像要往右边跑。小队长的军刀一下子落了下去。但是敌人戴着钢盔，没奏效。千钧一发之际，我瞬间打开保险，从背后扣动了扳机。看得很清楚，敌人倒下了。越过壕沟，一边拿出浑身的力气吼着，一边把枪端在腰间，朝着前方一阵狂扫。我的脑子里在不断地交织着“生”和“死”这两个字。没有任何恐惧心，脑髓还活着？死了？像电光一般闪过。

我们突然的喊叫声像发疯一般刺破了黑暗，又反射回来。大感意外而狼狈不堪的敌人，就像点燃了火药桶似的，机枪一气狂射，合着我们的狂射，让人感到大地像是快要被掀翻了。黑暗的静寂被枪声唤醒，空气震荡了。我们像台风一样袭击而来，像狼群一样狂暴。我们虽然像魔鬼

一样疯狂，粗暴无秩序，但是在高度统一的理性发挥作用、异常亢奋之际，所有的感情都已潜灭，进行了锐利无比的观察和大胆的推测，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敌人与自己的位置、同战友之间的默契、地势如何、敌人要干什么等等问题，一切都凭直觉判断，同时被同一目的联结起来的我们既没有命令也没有军号，完全凭借心灵感应而保持着秩序在射击。绝对不是忘我的无思想的状态。我们的射击不是为了杀死敌人，完全是为了震慑。只要有声音就行。音响效果在战场上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我手里端着枪横在腰间，机械地拉着枪栓，扣动着扳机。我越过第二道壕沟以后还在一边射击，一边前行。第三次换弹匣时把子弹装重了，卡壳了。慌乱的手试图重装，但是子弹卡在里面取不出来，我急了。眼睛必须警惕着敌方，还必须盯着枪膛。不能射击。必须喊。必须前进。心里急得不行，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我一边告诫自己要冷静，要冷静，一边继续重新填弹，但是里面的子弹取不出来了。没办法，算了，我决定用刺刀冲杀，我跟在曹长身后，越过了第三道壕沟。敌人的阵地修筑了三层。

现在是怒吼、喧嚣、叫喊的狂人天地。

子弹唱着死亡的歌，人发出虐杀的叫喊，跳着地狱的舞蹈。我们哇——哇——地大叫，喉咙都要出血，都要吼破了。现在我们不是一个个的人，而是一只只狂吼的野兽。

我们就像饥饿的狼群争食战利品一样扑向四方城。我不能射击，很遗憾，但没有办法，想了一下后，我还是决定修理一下枪膛，于是停了下来。战友们超过了我，前进着。我摘下帽子，一边告诫自己要快又要冷静，一边把枪搁在帽子上开始操作，渐渐从枪膛里抠出了两发子弹，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弹匣子嵌进去，最后再填充子弹。

装好子弹以后，我继续赶快跑起来。这时我什么都没管，只顾狂跑。看不见曹长去了哪里。看见战友们伏在最后的斜坡上。我哧溜一下爬到了顶端，露出了头。猛烈的子弹马上呼啸而来。黑暗中，巨大的四方城浮现在了眼前。我估计从我所在的位置到四方城的门有 70 米远。敌人从城里出来了，正在左右巡逻，所以我们一齐开火。

敌人看来被我们的夜袭弄得很狼狈，甚至朝没有我们身影的方向猛

烈地射击。我们一直认为第一小队和第二小队都已经夜袭而来了，于是为了同他们呼应，就喊他们的名字，但是没有回应。没有正在进行夜袭的紧张感。藤井曹长叫道：

“其他小队怎么样？你们在吗？”看到没有回应，才明白他们没有履约来夜袭。从白天开始用重炮轰击，然后想以突袭方式占领这座坚固的四方城，然而却没能如愿。现在明白了只有我们第三小队在攻击，我们开始感到不安，担心占领以后会不会被敌人重新夺回去，自己会不会反而全部被敌人歼灭。传令兵马上向大概位于后方张学良家里的中队本部飞奔而去。

看来第九联队到达了我们右翼下方的松林里，正在猛烈地射击。如果第九联队的那个中队不攻击我们的右翼，那么我们将受到来自背后的敌人的袭击，我小队将被迫溃散。我突然发现从城的右侧出来了一个人影，于是扣动了扳机。我一开枪那个影子就突然消失了，正当我以为他已经死了的时候，那影子又从松树影子那里满不在乎地朝着我的位置走来了。我觉得好奇怪。莫非是一个战友去了城的前后又折回来了不成？但是并没有谁去呀。真是怪事！我很疑惑，只有警觉地注视着那走过来的影子。

我问：“谁？谁？”

“日本，日本。”那影子一边向我靠近，一边回答道。

“真的？日本？”我有战友这样回答的吗？谁还会在这种时候开玩笑？我完全搞不懂了，还在想“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的当儿，影子已经到了三米外了！月光微微地照着。借着月光，我发现对方的头盔是支那军的。我更迷惑了。我急了。

战友中有人丢了钢盔而戴上支那军的那个东西的。夜间也看不清对方的军服。好像是敌人！但是如果不是敌人的话？

我踌躇了，但决心已下，即使是战友也没关系，于是扣动了扳机。影子呜呜……地呻吟着死了。我虽然打了一枪还是有些不安，于是仔细地瞧了瞧正在痛苦呻吟着的影子。啊，果然是支那兵！

我放心了，突然对这个大胆至极的敌人感到很憎恶，又补了一枪。他完全死了。

我难于理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

在夜间的战斗中，要辨清敌我是很困难的，必须约定一个暗号。

当我再度从台地上探出头察看敌情时，几分钟后，十几名敌人从右侧出现，在我们的集中射击下逃走了。右边的松林里又出来了一个影子朝这边靠过来。一等兵居合也对对方是敌人还是战友感到迷惑。居合是新兵，很开朗，爱开玩笑。他对着走过来的影子问道：

“喂！你是谁？”我在台地上一直听着他们的谈话，以为那影子完全是自己人。

“日本，日本。”那影子回答道。我一听到“日本”两个字马上就怀疑了。

“日本？是友军就回答友军得了。不要说什么‘日本日本’的，笨蛋！”居合很信任对方地说。

“算了，你究竟是谁？”居合又问道。

他们已经站到了跟前。

我听见“啊”的一声，一看，影子“呜呜”地呻吟着倒下了。

“呃！妈的！”居合叫了起来，他正用刺刀捅那倒地的影子。我马上跑了下去。

“东！是敌人！支那猪！”

他喘着粗气一边说，一边又捅了一刀。敌人在我们的脚下痛苦地蠕动着。

“我也觉得奇怪，听他说‘日本、日本’的，以为是战友就试着靠近了点看他。一看，是敌人！我看他端着捷克机枪，心想是敌人，上去就是一刀，真险！差点挨子弹！”居合说。

“好！你看清楚他端的是捷克机枪？”

“是的，因为捷克机枪比三八式要短。如果一样长的话，就很难分清楚了，我可能也就吃枪子儿了。”居合一边愤愤地说，一边踢着敌人的尸体。

“分队长集合各自分队的队员，在右边的分队警戒右边，在左边的分队警戒左边！”曹长大叫道。我叫第一分队集合，然后集合到了松林的阴影里。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往大地洒下明亮的清光。我们叫了“分队

长！桥本！桥本！”但是不见人影，不知他去哪里了。曹长只命令我们警戒左右两面，但是我想到下面第九联队正在作战，中间位置有危险，就决定把第一分队配置在中央。台地上早已看不到一个敌人。在下方，第九联队正在激战。能看见右下方敌人的捷克机枪正在喷着火舌。

“桥本是不是挨子弹了？也没个回音，又不在小队的位置上，看来可能死了。”

“谁知道那个冒失鬼又跑到哪儿去了。”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桥本回来了。小队长呵斥道：“你们在干什么？”

“报告，我们跟第九联队联络好了，说我们正往这里突击。因为后面飞来的子弹很多。”

“谁下令的？正是冲锋的关键时候，你们这样擅自行动好吗？你们是在大家都拼死冲锋的时候为了联络而随便下到后方去的吗？混账！”

据说一等兵山添在冲锋时还要负责看好伤兵。这样时候擅自的行动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一、第二小队跟中队长一起来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冲锋呢？为什么不联络就下到了后方去呢？

右下方有道路，路旁有小屋，敌人就是从那小屋子里往外喷着火舌的，机枪正在朝第九联队的方向猛射。我们本来打算从侧面打击这股敌人，但是由于第九联队前进到了什么位置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只能在旁边观望。我想应该朝正在用机枪扫射的敌人扔手榴弹，就向整队待在台地上的第二小队的士兵要来了手榴弹，然后匍匐着爬过松林的树阴，接近了敌人。我认为距离敌人该有四五十米远。我一方面想：“现在南京就在眼前，自己干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死了的话也没多大意思”；另一方面又想：“有什么好怕的？”就这样，我一边自问着自己的行为是否也夹杂着某种虚荣，一边往前爬行。到了以后，握着麦秆的柄投了出去。手榴弹在十米外就爆炸了，没奏效。我正在松林的树阴里往回爬，打算爬回分队所在的位置，这时看见一个奇怪的敌人的影子正在慌慌张张地走着。我伏在地上，借着月光瞄准好后就扣动了扳机。敌人没有任何反抗就消失在黑暗中。但是剩下的敌人还多得很。

我们就这样警戒着，这时有三个人从下面慌慌张张地上来了。谁？

又在干嘛?

“友军。”我们因为有了“日本日本”的经验,约定光答称“友军”还不够,还必须报上联队番号和姓名。我们之间已经约定好,在冲锋之后的暗号是“山·川”。这三个人是第九联队的士兵,是运伤兵来的。伤员的腹部被击中了。一听说是击中了腹部,我认为这个男的没救了。腹部被击中的人几乎没有活下来的。胸部中弹的话,只要不是打在心脏上,一般都还有救。

伤兵痛苦难耐,哭了。他的喉咙就像笛子一样鸣叫着,像暴风雨一样叫唤着,像在诅咒一样呻吟着。他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杀了我吧!啊……疼死我了!杀了我吧,杀了我!”

他吐血一般的叫唤尖锐地刺痛着我们的心。

“您!您!您经常说我们是战友、战友,为什么不听我的?啊、啊、拜托,杀了我、杀了我!”

啊,这是痛苦到极限的叫喊。战友们都很同情地在旁边看护着。大家束手无策。他们的朋友痛苦不堪,在一直拜托:“杀了我!”

痛苦的叫喊还在继续。

“为什么不杀死我!为什么不杀死我!是要、是要让我受罪吗?你们还是我的战友吗?”

痛苦的叫喊声回荡在寒冷的夜里,像冰一样敲打着我们的心。他那诉痛的声音就像地狱里的咆哮一般。对于死亡的严肃性,我们是那样的单纯和朴素。但是他的悲鸣是那样的令人恐怖,撼动着我们的心灵。他永远……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他一直都在痛苦地呻吟,一直在叫“杀了我吧”。他年轻的生命眼看就要结束了。子弹钻进了他的腹部,他年轻的生命流淌的血液让他痛苦,流到冰冷的地上。

突然轰轰两声,迫击炮的炮弹爆炸了,他的叫唤停止了。

“喂!又有人受伤了!炮弹把腿炸飞了!”

妈的!又有人负伤。中队长飞跑过去。我们胸中充满了愤怒。

后来知道事情经过后,我们对这个两脚被炮弹炸飞了的中队士兵是既佩服又称赞。

他虽然两只脚没有了,但很精神,说:

“什么呀！没事儿！一点都不疼！只要能止住血就好了。什——么？难道还会死？接下来呀，接下来我还要打仗呢！”

即使在被送到有军医的后方途中，也一点都不害怕，虽然在手术时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但据说在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停止最后一次呼吸之前，他都一直笑着，显得很精神。据说军医都说自己没见过如此坚强的士兵，打心眼里佩服得不得了。

迫击炮弹还在继续落下。

我们第三小队把警戒的任务拜托给了其他小队，背上背包回到了冲锋前的位置。

当我们取了背包再次回到城里的时候，在路边进行垂死抵抗的最后一股敌人也逃走了，从 10 日开始，经过了三天时间，激烈至极的地狱的大演奏也终于停止了。回想起来，那不分白天黑夜的炮声、轰炸和叫喊是多么震撼人啊！

这在我过去的人生中自不必说了，即使在将来也是难得听见的声音了吧。

为什么一下子就停了？连一发子弹的声音也听不见了，不管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就像是突然停电了似的，一切都停止了。敌人完全逃走了吗？

寂静得令人不敢相信。这是月冷清寂的寒夜。我们进了城①。清冷的月光从窗户玻璃的破洞照进来，从炮击的破洞照进来，照在台阶上。台阶被打烂了。钢筋混凝土的柱子被打得开了花，屋顶被打飞了，碎片散落一地，没有立足之地。玲珑的月光照着影子流淌在这座废墟上。我站在这寂静的废墟中，沐浴着月光，看着眼皮下的一切。冷风从军服的破口处灌了进来。如今大地就像疲于盛怒后一样，静谧地躺着。就像准备跃起的猛兽一样，发狂的敌人和我方这时都已经沉默了。

在杀人工业一下子突然停止了的静谧之中，有的战友已经长眠，不知明日为何物了；有的战友正躺在医院呻吟。

死是我们日常之道。但是我们还在呼吸。我还活着。

---

① 指四方城或美龄宫。

南京很近了。我看来还能活着回去。

地下室里，火还在熊熊地燃烧。我本来打算在二楼角落的棚子里睡觉的，但受不了这里的寒气，还是下到了地下室去。

在地下室里，战友们围着火做饭，讲战斗趣闻，谈南京典故。地下室里有一根水管，当然水源地已经不供水了，但水管里还有些残留的水。于是我就把水灌进水壶烧了饭。柴火是桌子和椅子之类的家具。

中队长向我询问冲锋的情况。据士兵讲，第一、第二小队也准备夜袭敌人，并且曾经等待时机，但是也许是因为中队长恐惧或者对能否成功没有把握，就命令士兵撤退了。但是指挥班的士兵说，他们不知道中队长在哪里，到处找都找不着。当然中队长也不是躲起来了，但是士兵很怀疑他的行为。

我躺在冰冷而坚硬的水泥地上睡了。

第二天，即12月13日，上午7时整队。这时中队长宣布说，南京已于昨晚攻克，现在部队要进城。

呜呼！终于攻克了南京么？我们相互耳语着，祝贺着。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这是多么喜悦、感动、兴奋的事情啊！一听这个消息，我们就松了一口气。

那就是说，昨晚10时左右开始，敌人的枪声一下子就停止了，意味着敌人逃走了。中队长要有勇气的话，当时就立即再前进一步，就能获得是我们中队首先攻入南京的殊荣。实在令人遗憾。也就是说，是通过我们的夜袭，打破了敌人最终的抵抗，所以才实现了完全的占领的。

我们的遗憾是，如果中队长命令前进，用我们的手能第一个把太阳旗插上南京城墙的话，我们的夜袭行为就将更加光彩。但是不管是谁最先到达城门，也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夜袭行为，所以我们很自负，认为自己应该被好好表扬一顿。

第一分队被命令护卫和收容伤兵，我代理分队长，带着七名分队士兵留在了城内。

为了防备残敌的袭击，我把三名伤兵转移到了地下室，分队队员轮流在屋顶上监视，我则来回巡视。伤兵有的是手受伤，有的是脚受伤，从

昨晚开始就流血不止，现在不知如何处理，军医和卫生兵都没有，除了用话安慰他们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呆在像一个巨大空洞一样的地下室里，虽然很高兴南京被攻克，但是围在火旁听伤兵的呻吟，心里那滋味是很难受的。室内没有任何家具，空荡荡的，完全像个魔窟一样，冷冰冰的。不管是柱子还是屋顶，那破碎的样子诉说着炮击的猛烈。地下室尽头搁置着一台切纸机。我为了看看战场遗迹，来到了户外。暖暖的太阳懒洋洋地照着，风和日丽，令人完全想像不出昨晚这里还曾经是杀人场。但是散步来到斜坡地段时，就看见在架了覆盖物的三重构造的战壕上，在敌人没打完、又没法带走的弹药箱上，在被血染黑了泥土上，就在昨晚才刚刚死去的敌人的尸体上，能感觉到残忍的——束束火药的——杀戮和野兽般的吼声。我从这里登上去，在这里杀死了第一个敌人，在这里喊出了最大的杀敌声。我沉浸在杀敌的回忆中，在这里杀死了一个，在那里又杀死了一个。昨晚我去投了手榴弹的——有一束束火药、一束束钢铁……还有机枪的地方，原来离这里很远，有100米。晚上看不清楚，觉得很近。战壕里和战壕上都有支那兵的尸体，他们看上去就像不想穿了而随便脱下扔在地上的军服一样。敌人看上去是狼狈逃走的，数千发子弹还没开封就丢下逃跑了，修战壕用的十字镐和圆锹也很多，到处散落着。在面向中山门的方向上，设了十层的铁丝网，映着朝阳泛着白光，看似坚固而毫无用处。突然我发现了一个还活着但是已经气若游丝的敌人，立即想用刺刀捅死。这时他微微睁开眼睛，费劲地小声说着什么，举起了沉重的手。我在等着杀死他的时机。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写了几个字递给了我。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写的什么呢？是遗书吗？

我把笔记本拿来看了一下。只写了五个汉字，我不懂。也许他本来是打算写完整的，但因为昨晚以来出血太多，意识不清，手没有力气，所以他写出的字笔迹很淡，又时断时续的，总之是在乱画一气，认不出来写的是什么东西。

他写完后，露出了一丝微笑。写这五个字他仿佛用尽了最后的力

气。他的脸已经跟死人没有两样。那颜色就是我在快要死去的战友脸上常见的颜色。死亡的灰黑色正在浸染着他的皮肤。他也并不显得特别痛苦，好像只在静静地等待着死亡。

他好像在追梦似的，不时脸上还有微笑。他是不是回想起了与爱妻一道，浑身沾着泥土在田里耕地的情景？他是不是梦见了可爱的孩子坐在自己膝盖上的情景？他的眼前可能浮现出了这样恬淡的一幕：在自家那宽阔的院子里，此刻鸡正在相互追逐，院子旁边的河沟里，鸭子正在戏水，那毛就像棉花一般的白而轻。

他那蹭了土、血和污垢的脸上又浮现出了微笑。我变得喜欢上他了。他也是作为祖国的英雄而牺牲的。他没有任何罪过。他只是服从祖国的命令而已。我不想杀死他了。一等兵大岛问道：

“东，杀了他好吗？”

“这个嘛……”我支吾着。

“反正要死的，杀了算了。”大岛举起了枪。

“这样吧，不用刺刀，用子弹……”

大岛的枪声明确地宣告了支那兵的死亡。

我在他怀中摸索，找到了一本纯红封面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着“蒋委员长训示。秘密”字样。我为了安慰他的灵魂，把他写的纸片、钢笔和这本册子揣在怀中离开了。在成为后方的战壕中，搽脸用的白粉瓶、红色的手帕、女人的鞋散落着。娘子军一个人都没死，全跑掉了。

上午 10 时左右，重炮部队的观测班来了。他们上到了屋顶，架设了电话。炮兵少佐登上屋顶，一边用望远镜看，一边对通信兵发出各种指令。由于包扎所不来担架兵，没有办法，我只好请求炮兵大队长派野战重炮队的军医来给伤兵看病，还好，对方答应了，并立即给我来了电话。也许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敌人来袭击，所以负责三名伤兵的我们心里很不安，现在炮兵来了，就放心了，但是军医还没来之前就来了转移命令，炮兵接到命令后就转移了。

突然来到的好运却并未给我们留下什么好处，显示了一下就溜走了。

我们不得不重新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重伤员挨着痛苦，还不断出血，必须想出办法来。

我必须联系好医生来看他们。

后方张学良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死伤人员。我寻着冲锋的路线回到了那里。

在那里，四具尸体被火葬了，火焰正高。另外一个房间里有三名伤兵在呻吟着。担架兵正在运伤兵。

“死了的人都已经烧了吗？”一个伤兵忧郁地叹着气问。

“基本上已经烧掉了，再过三个小时的话就会全部变成灰的。”

“是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冷酷而悲哀。接着他又像要强烈否定死似的：“我要活，我不要变成灰！”但是那声音在颤抖，明显包含着恐惧和强烈的期盼。接着他用外套包住了头，大大地叹了一口气，在里面抽泣。

“对了，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担心。去包扎所包扎一下，过十天的样子，你就能完全好了，就能回去了。放心吧！”他好像胸部挨了子弹。他什么也没回答，只是生气地在动。

门外的火仍在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外套下面响起了自言自语的声音：

“我昨天排在第四个。一、二、三、四……我是第四①。心里很烦。然后我就开始在想会不会有事。本来很注意的，结果还是负伤了。”

“你那是迷信。排在第四就一定会死或者受伤是决没有的事情。”我说道，但同时自己也想起来了，我也曾经有类似的经历。那是我们快要出征时，在走廊上领到金属的番号牌时吵架的事。

一个士兵的识别番号是十四。其他士兵看见了就说：“你第一个死！”这就点燃了火，于是第十四号的士兵非常生气，大吵大闹了起来。像连锁反应似的，也引起了其他人的争吵。那是得到四十四号的士兵被人说了一句“四十死吗”引起的。

这个识别标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线从肩上往后挂在背上的，如果在战场上我们的尸体变成了灰，就不知道是谁死了，这时就靠这标

---

① 日语里面“四”与“死”同音，古来为日本人所忌讳。

牌来确认。

虽然被这种没有根据的迷信所累实在是缺乏科学知识的事，但是要日本人绝对不相信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把“四”和“死”结合在一起从而引起不安，或者秘密地在内心占卜吉凶从而引起自己杞忧，这就是我们的弱点。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那么一旦把这好结果的“生”告诉了他人，那好事情就会离开自己，因此人们在这时就总是牢牢地保守着这种秘密。

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凶险的，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周围的人，让其效力减低。因为人们认为如果把有凶兆的事情讲出来的话，凶事就会从嘴巴逃出去，于是就讲个不停。但即使这种时候也不会说：“我刚才卜了一卦，是凶卦，所以……”他一般会这样讲：“今天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我在想自己会不会今天死掉……”为什么呢？因为卜了一卦后讲出来时，他有个原则，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死。”

人的生存欲望是相当强烈的。

人可以简单地以平淡的口气说：“我准备死了。”但如果说这个话所言是真实的，那么就得大大打个问号，因为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很少。

直面死亡时，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生的尊贵与美好，就会更加满怀激情地憧憬它，乃是人之常情。就像生病的人更加希望自己拥有能走平原能翻高山的健康身体一样。

人说起来还是很脆弱的吧？

我们可以了解到，被自卑、不安和疑惧攫住心灵的人是多么容易被诱惑。

当死亡到处乱舞，一堆堆钢铁贪婪无休止地吮吸着血，心灵变得很脆弱，被不安和疑惧攫住时，如果像神灵宣判一样对他说：“如果 5 时 32 分 30 秒放屁的话，就一定会死。”那么估计这个士兵在 5 时 32 分 30 秒一定不会放屁的。他也许会认为，即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可能是事实；或者即使他不相信，也还是会想，只要不做坏事就行。

但是不管是承担这实在是无聊的迷信还是占卜，在战斗进行以前却是做得不少的事，一到战斗开始，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恐怖、不安和疑惧顿时俱忘，就决定生死由命了。即使这样，在没有恐怖的时候，生死这

两个字眼还是会像电光一样在脑子里转几十次。在战场上谁都不得不成为宿命论者。这是令人觉悟的哲理。

当站在最后的关头，站在根本没有安全、到处都是危险都是死亡的时候，你就会不得不绝望了：生死都是命定的。如果挂念一件小事，或者相信迷信，或者对占卜持有疑惧，也许这时你就该去一个你认为能逃脱死亡的场所了。

是完全相信“生死由命”呢，还是对自己不会死深信不疑，这在战场上是很重要的。“我不会挨子弹”，对此我深信不疑，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加，尤其是当连擦伤都没有一个的时候，这种念头就会自然地冒出来。另外，有人像山内准尉那样，因为自己特地向日莲宗求拜过，或者因为认为自己“今天的占卜结果不错”，或者因为带了所谓的“护身符”，从而具有了这种信念。我倒没有这些根据，但坚信自己绝对不会挨支那的子弹。这种信念会不由得在心中涌起。我在大阪的姐姐为我拜谒了日夜神，向神祈求，然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不管多猛烈的子弹朝你射来，你都绝对不会死。”我始终坚信这句话。

活着的我们仍在祈求继续活下去，没想过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曾卑怯过，也不曾害怕过。这是因为虽然在祈求活下去，但是也相信生死是命。

命运为何物？我解释不清楚。

但是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时，一个因为负伤而进一步向死亡靠近了的士兵，他直面着死亡，却害怕死亡而悟出了生的美丽。他把身子裹在外套里面，内心在烦闷着，斗争着。他的心情是所有人的心情。

空气中飘浮着人被烧焦后的臭味，屋外还在“噼噼啪啪”地焚烧着牺牲者。

“喂！没有必要悲伤。卫生队很快就会来的。快些恢复吧，好了就再回到中队来。……再见！”我一边想事情，一边离开了那蓝色的房子。

传来了嘎啦嘎啦的汽车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运着粮草和弹药在前面通过。是第一大队的小行李部队。他们因为道路不好，自从登陆以来都不跟部队在一起，慢腾腾地前进，到现在才来。他们中有我

的同乡下谷君。下谷问道：

“听说第一大队全部牺牲了，是真的吗？”

“也不完全是那样。”我忧郁地回答说。

“是吗？那太好了。南京也攻下来了，该凯旋了吧？”他朗声说。

啊，是的。南京攻克了。该凯旋了！凯旋了！我像被缚住的野马跳了起来，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金藏君，你说的没错，该凯旋了！”我一边追着汽车一边大叫道。

大家都在等我回去。佩着短剑正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反击的他们说，想要早点处理负伤人员。而伤兵也没接受手术，正在痛苦。正午过了很久后，来了两名担架兵。

把伤兵交给卫生队以后，我们因为暮色渐渐笼罩下来了，所以决定今晚就在这里住宿。但因为没有粮食，必须面对这种窘境。

随着黄昏来临，炮兵队和辎重队就朝着那户人家或者这条道路开来了。

我穿着生疼的、像船一样的鞋在沥青路上走着，每走一步都发出难听的声音。道旁有写着“四方城”的牌子立着。漂亮的行道树笔直地排列着，街边树下有白色的长椅。这是姑娘们散步、恋人们约会的地方。但是放眼往左边的斜坡上一看，就发现那里有难看的战壕。翻起来的黄色的土上，散落着娘子军的化妆品，作为抗日英雄的支那兵的尸体倒栽在战壕里。

我向炮兵队走过去。炮兵们把马拴在街边树上，正在整理车辆和准备晚饭。我对其中的一个人请求说，哪怕一点也成，能给我一点米吗？他拒绝道，我是想分给你一点，但是我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不能分给分队的人。我带着乞讨者的心情，又找下一个炮兵。这里一合那里五勺地到处要米的我，看见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正打算住在遗族学校内。我对步哨谈了昨夜袭击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看护着伤兵的情况，他似乎非常同情我，我就请求说，现在连给伤兵吃的大米都没有……步哨对我说了一句“你稍等！”后就进到屋里去了。过了一阵他回来了，带我去见了他们的少尉。少尉很同情我们，给了我四升米。好像步哨把我们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少尉。少尉还给了我一些酱作为副食。由于没有想到

能得到酱，所以我非常感谢他，连说谢谢。正当我敬了礼要回去时，少尉说："你等一下！我好好招待一下你！你对谁也别讲！"说着，少尉从屋子里拿了一个纸包给我。

"喂！这可是千切[1]哟！很好吃的，对谁都不要讲！这个即使在我们部队也很少拿出来的。是特别食品！特地给你的！"少尉自言自语般地说完，像塞宝石似地塞给了我。我再次表示感谢后出来了。途中有一个像游泳池的四方形的水池，好像是蓄水池，很多士兵都在这里淘米。我也给水壶灌满了水回到四方城。我们决定睡在地下室的一角，哨兵则站在地下室的楼梯上。不管有多么严重的袭击，只要站在这个位置，一般来说就没事。我们收集了木板搭了床，然后铺上外套就睡。

第二天，即14日的上午10时30分，我们沐浴着灿烂的朝阳，心情愉快地在四方城的街上散步。遗族学校里还有佐世保辎重部队。我感谢给我相当难得的千切的少尉。遗族学校据说是教育孙文的革命军的遗族子弟的学校。在这个校内，集中了十余架日军飞机的残骸。在大马路的十字路口向右拐，就看见斜坡上的草坪上有用石块拼写出来的"新生活运动"几个字。支那士兵的尸体都发黑而且肿胀了，躺在路边。终于看见了高耸的城墙。城墙外侧有积了深水的护城河，桥被破坏了，顶多能过一个人。城墙中间有三道大门。我们梦寐已久的城门就是这个东西。为了占领这座城门，很多的战友负伤或者牺牲了。我们毫无障碍地通过了城门。真是幸运极了。

城门好像是由城墙中开的三个宽阔的门洞组成，毫无修饰，毫无变化，只是坚固。两侧铁门紧闭着，外面垒着沙袋。只有中间的一道门半开着，铁门上用白色字体记录着令人感动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文字："大野部队13日凌晨3時10分占领"。哦，原来是大野部队抢了头功啊。是他们最先登上南京城头！

报社记者在不断地拍摄着照片。不管是哪里的士兵，每张脸都显得很开朗，长满胡子的脸在微笑着。车辆的马达声和马的嘶鸣都在笑着。一切都洋溢着满足的喜悦，都因为感动而兴奋。天永远高高的、蓝蓝的，

---

① 食物。把萝卜切成细条后风干。

太阳放射着春天般的光芒。

“喂，记者先生，你们已经把大野部队第一个登上城门的消息通知国内了吗？”

“通知了。今天一大早就发电报了。兵哥儿，现在国内一定会为这个消息欢欣鼓舞的！”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满足得不得了，满心高兴和安心。一通过因为炮击而破碎的城门，宽广的南京市区就展现在了眼前。宽大的道路两侧排列着用原色画的广告。稍微往前走，右侧有一户人家，它盖着青色瓦，圆柱漆成朱红色，看上去就像一座宫殿。左侧有一处旧货市场。我们在旧货市场吃完午饭后，又继续走路寻找中队。在前天为止敌人还在慌张逃跑的市区里，现在日本很多士兵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还在带着刀走着。

南京市区几乎没有遭到破坏。炮击和轰炸的痕迹几乎看不见。各家各户的门都紧锁着，一个居民也没有。

我们一边沐浴在暖暖的阳光下，一边吹着口哨走着。中央饭店门前有很多大野部队的士兵。据说联队本部在这里。我遇见了联队副官，就向他询问中队在哪里。副官带着令人讨厌的脸色没有回答我。这时第一大队的副官走过来了。大队副官很客气地告诉我说：“第三中队过一会就会回来的吧。正在担任城门的警备任务。”我标准地敬了个礼，走出了副官室。在我现役时联队副官中西是少佐，现在还是少佐。他是一个不近酒色的军官。这样的军官只会认为士兵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一个士兵牺牲了的话，还不如他军服上的一颗扣子掉了能引起他的注意。饭店前通信班正在忙着架线。

不久，中队回来了。

我整好队向中队长敬礼。

“向右看——齐！”我一边喊口令，一边举起了枪。

“稍息！”

“报告！伤兵已经移交给卫生队，我们平安回来复命！”

中队长询问了伤兵的情况后，就去了本部。

第三中队向着城门走去。

中队的士兵身上带了很多点心。据说他们昨晚是在点心店里睡的。真是久违了，我吃了很多点心。龙野不知什么时候带着两名苦力回到了中队，他真有本事，口袋里装满了巧克力。

“知道吗？昨天举行了入城式①！作为大野部队的代表，第一大队参加了。你们也不在，但你们也在参加的名单里。”战友说。

“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直战斗到了最后，只是因为接受命令保护伤兵才留下来的。”

我们在广场上集合后，正在布置步哨和分配宿舍，这时突然来命令说要收容俘虏。

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强行军。黄昏在我们的脚步下不断扩散，不久夜幕降临，周围完全变暗了，星星都在眨眼了，我们还在不停地走。估计走了三四里路的样子，我们看见无数香烟的火在忽明忽暗，人群听起来就像是青蛙在喧闹。大约有七千俘虏被解除了武装，正坐在田里。他们的长官扔下了他们逃走了，只留下了一个大尉军医。他们坐的旱田比道路要低一些，所以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眼帘。

系在枯枝上的两杆白旗，乘着夜风翻卷，而旗下的 7000 士兵看上去的确是壮观。

一想到在现成的树枝上扎上现成的白布而堂堂正正地来投降的样子，我就觉得既可笑又悲哀。

但是一想，虽然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不做任何抵抗就当了俘虏的情况经常是有的，但是如此之多的兵力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军官，但他们却一个也没留下，全狡猾地溜掉了，这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我们虽然有两个中队，但如果这 7000 人即使徒手拼死反抗的话，估计我们两个中队左右的兵力也会全军覆没吧。

我们让他们举着白旗，分四列排好队，我们在旁边看押着他们一起前进。

他们中有的在淡蓝色的棉军服外套一件淡蓝色的棉外套，戴着淡蓝色的帽子；有的背着背包；有的用毯子裹着头；有的带着苇席；有的脱去

---

① 指 12 月 15 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举行的入城式。

了军服、换上普通人的衣服；有的戴着普通帽子；有的不戴帽子；有的是十二三岁的少年兵，有的是四十岁左右的老兵；有的戴着礼帽，穿着军服；既有分吸一支香烟的，也有一人独享香烟的。他们像蚂蚁一样络绎不绝地行进着，他们的表情像流浪汉似的木讷。他们毫无规律、毫无秩序，就像一群愚蠢的绵羊一样，从黑暗走向黑暗，一边窃窃私语一边走着。

这一群野兽，令人难以相信他们就是昨晚之前还在向我们打炮而叫我们伤透了脑筋的敌人。

好像很难相信他们就是敌人。当一想到自己曾经跟这群愚蠢的奴隶们拼死作战的事，就觉得自己好傻。而且他们中不是还夹杂着十二三岁的少年兵吗？

他们不断要水喝，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水壶里的水给他们喝。这一方面是因为觉得他们可怜才给的。一到休息他们就再三问我：

“我的，死啦死啦？”（我会被杀吗？）

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担心如何被处置。他们的脸上显露出不安。

我摇着头，给了这群悲哀的羊群以安心。

夜深了，寒气也加重了。到达下麒麟村的一家大房子前，把他们全部关了进去。他们担心这个地方是屠杀的场所，踌躇着不想进，但是没有办法，还是鱼贯而入了。战友中有人想抢去他们身上的毯子和被子，跟俘虏争了起来。

完成了收容俘虏的我们，决定在烧得只剩下水泥柱子和地板的房子里宿营。

第二天早上命令我们去郡马镇[1]担任警戒任务。据说我们在担任郡马镇警备期间，俘虏们被分成二三百人一组，全被杀掉了。

据说因为他们中惟一的军官军医知道支那军的粮草隐藏处，于是就把他留了下来。我们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把这么多的俘虏全部杀掉。但总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非常残忍的事。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难

---

① 作者记述有误，应为马群镇。

以摆脱的不正当的事情一样。7000 生命一次性地消失，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在战场上，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似乎比不上一个饭团。

我们的生命不是别的，不过是等待着被战争这一巨大的扫把无情地扫除掉的对象而已。这么一想，就觉得战争真令人憎恶。

21 日，我们奉命担任城内警备，离开了郡马镇。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是一座灰色大建筑，是司法部所在地。法院前躺着已经破坏了的私家轿车，那是被人推倒在地的。道路对面有一口塘。这时不知从哪里拉来了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子抓住了一条小狗似的戏弄他，桥本提出了一个残酷的方案。就是把他装进袋子里，浇上汽油再点上火。又哭又叫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件袋里，袋口被紧紧地打了结。他在袋子里大哭大叫。战友们把袋子像足球一样踢来踢去，然后又往上面尿小便，像浇蔬菜一样。桥本从破烂不堪的汽车中弄来了汽油，泼到了袋子上，然后给袋子加上了一根长长的带子，拽着转来转去玩。

有良心的人都皱着眉头在旁边看着这残酷的一幕。没有良心的则在旁边拍着手喊加油。

桥本点上了火。汽油一下子燃了起来。这时袋子中发出了惊恐的叫声，支那人用尽全身力气跳着，袋子也就跳着、翻滚着。

战友中有人对这个残酷的玩火游戏很来劲，觉得很有趣。袋子一边发出来自地狱般的悲鸣，一边像一个火球般地打着滚。牵着带子的桥本说："喂！你那么热的话我让你凉快凉快吧！"说着把三个手榴弹连在了带子上，把邮件袋抛进了塘里。火熄灭了，袋子沉下去了，正当波纹快要归于平静时，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

水花一翻，就归于了平静，游戏结束了。

这种事情在战场上也不是什么罪恶。我们只是对桥本的残忍性很失望。

接下来的时间里，部队对这种事一点记忆都没有，仍然哼着歌儿往前走着。

我们决定在洋式的公寓里宿营。

我们在这座无人的大城市里到处找，最后征缴了粮食、画匾、窗帘、花瓶等来装饰了自己的房间。每天都无所事事，过着完全不知苦为何物的快乐日子。要做的，就是每天早晚的点名、体操、打牌和下棋。然后就谈论何时回国。南京已经拿下来了，现在谁想的都是决心凯旋，而且在开始做着这样的美梦了。

但我们还不得不变动宿舍。

我们在从南京出发之前的第二个驻扎地就是军政部，它位于下关附近。可能是为了防止我军的空袭而进行了伪装，军政部也涂抹上了灰色。首都饭店等大饭店也是灰色。这些主要建筑几乎都被涂成了灰色。一进高大的军政部的门，就是开阔的院子。院子里植成圆形的树木之间，有一条小石子铺成的路，这条路通到大门。我们的房间是上了左侧楼梯的宽阔的房间。我们铺上征缴来的被子、毯子，再裹上外套和军用毛毯睡觉。为了防寒，我们在装干面包的空罐子里生上了火，直到离开南京为止，我们一直就这么过。各个分队驱使的苦力，则集中起来给中队做饭和烧洗澡水。

进门以后，右侧有很多平房，这些房间里一共有 208 名敌人的伤兵。我有一天晚上值夜哨，跟中村少尉一道巡查。由于是晚上，我们看不见他们的表情，他们裹着淡蓝色的棉军服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男的是少尉军医。我们通过笔谈，了解到他是上海的一个地方医生，是被召集来的。他始终笑着，说话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耻辱。他问到上海的火车通车了没有，要多少钱才能去上海，说希望早日回到上海。给他们送去稀饭时，有的用洗脸盆，有的用空罐头瓶，有的用桶争着吃。身子都转不过来的伤兵们，一旦旁边的人占了剩下的一点地方，自己就会带着怨恨的眼神看着对方。

他们的治疗是由我们大队的军医担任的，每天下午 3 时，四名年轻的女护士就会乘汽车来。

这些年轻的女护士个个都很漂亮，所以让我们的哨兵们很开心。

如今我们没有任何的不平，只有精神百倍和万分喜悦。我们围坐在一起，然后点上随慰问袋送来的香烟，从早到晚用扑克牌玩一种叫做卡布的赌博游戏。每天都很开心。而且我们相当骄傲：只有我们才辛苦，

只有我们才经过了激战，只有我们才是功勋卓著，只有我们才是最先攻克南京的勇士！我们都在说，国内的人们一定为攻克了敌人首都南京而举国沸腾，如果现在我们凯旋的话，那一定会被供奉成神。早上开心，中午开心，晚上也是开心。我们就这样送走了充满感动、兴奋和骄傲的一天又一天。

一般的士兵手里都有征缴来的东西。我手头也有七件古董。为什么我们还要往自己沉甸甸的背包里塞进征缴来的东西，自己背着走吗？

我们每天都处于死亡的乱舞中。既然处于一种连明天的生命保证都没有的危险之中，处于说不定啥时候就会让我们化作支那的一撮土的枪林弹雨中，却还期待着明天的生，还背着征缴来的沉重的东西走路，人是多么的肤浅啊！随时处于死亡的边缘还不忘物欲，人真是贪婪而又肤浅！

人，直到死亡的那一刻都不可能忘记物欲。

也有战友是带着征缴来的东西而死去的。但是在拥有征缴品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只是认为死的时候带着支那货币是一件耻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肤浅的。

而且，现在我们都在评定对方征缴来的东西值多少钱。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温暖日子，我们分队出发去街上拾砖头。我有一匹因受伤而跛脚的支那马。我给这匹马安上了无轮胎的板车让它拉。要弄到砖头，只要捣掉民房的墙就行，多得是。

现在我最想看的就是报纸。对报纸如饥似渴的我，一有空就赶着赶制的无轮胎马车出去找。我的脸因为长着长长的胡子，又脏，所以显得很黑；人力车松松垮垮，看上去就像快要散架似的，马跛着脚奔跑着。我坐在那松松垮垮的板上，感觉自己俨然就是位将军似的。当我赶着马车来到柏油马路上的时候，看见一个地位并不怎么高的外国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在跑。他看见了我，一边带着滑稽得不能再滑稽的笑容，一边显示着亲睦向我靠过来了。我心想，你们算什么，然后就鼻子哼哼地坐在马车上扬着头。他像受到了侮辱似的，只好骑车从毫无微笑的我的身边过去了。走在街上，我觉得这一带很方便，还不错，这时就看见由马路边稍微靠后的小房子顶上挂着招牌，原来这里是读卖新闻社。在贴出来的报

纸前，涌动着黑压压的士兵。

报纸上登载的重大事件是“帕奈”号事件。说的是美国船“帕奈”号被我军炸沉了。我军承认了过失并马上道了歉。我在北支那和中支那都经常看见英美教会的牧师对战争不以为然，一如既往地住在教会里。他们本以为挂上英国旗或美国旗就不会挨日本飞机的炸弹的，“帕奈”号一定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昂然进入了交战区，但即使进入危险区遇到了危险，我认为我方也没有必要向他们道歉。我们觉得在战乱中装模作样、摆弄花草的英美人太过分了。他们一定在他们的屋顶上画了国旗或者插上了国旗。

士兵们读了报纸，对会不会与美国发生战争产生了很大的疑虑。后来这件事也闹到我国的小学生都必须谢罪才了结，实在是叫人费解。砖头的搬运工作完了后，就砌了灶，等万事俱备后，每天都大吃一通，除了每五天执一次勤外，其余什么事也没有。

晚秋早已逝去，冬天的风和云来到了南京市区。南京一点也不给人以现代都市的感觉。建筑多是粗糙的木质房。让人觉得支那人的审美眼光是不是太原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看哪一家，也不管看什么色彩，都是厚厚地涂着浓艳的颜色。浓艳的红色、蓝色和黄色都涂抹得厚厚的。所有的都很浓艳，非常强烈。

南京的街道很宽，让人觉得是一个通风良好的城市。没有电车，马路上无数的人力车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如今连一只猫都见不到的各家各户里，枪眼像泄了气一样开着口子。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可能像这样做到万人空巷，看来是炮弹呼啸而来的命令逼迫着他们不得不逃跑。如今在一个人都没有的空虚的市区里，冬天在肆意地发威。

“今天扫荡难民区。让他们把可疑的人和隐藏起来的武器全部交出来。”中队长这样说道。我们在寒风中哼着歌曲，轻装出发了。这次扫荡是因为在最高法院设置了军的司令部。在最高法院附近的中山路的背后，有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区。我们把每家每户都翻箱倒柜地找了个遍。每家都像罐头一样，挤满了支那人。原以为南京空空如也，原来他们都挤在这一条街的这一个角落里。但是据说在这里的人都是中流社会以下的人。上流社会的人早都溜走了。

留着长长胡须的我装得像个将军似的，开始检查他们的衣服。一处房子的二楼，有五六个男的呆在一间房子里。其中一个人面相不善，所以就开始搜他的身。这时他从怀中掏出20元纸币递给我。他以为我想要钱呢，还是以为用钱可以把我敷衍过去？我在心里吼道："日本军人对钱不感兴趣！混蛋！你以为我们像你们支那军人一样吗？"我一边打掉他的钱，一边气愤地扇了他一耳光。他很吃惊，目瞪口呆。我又扇了他一耳光，走出了房间。我是要做给他看：日本军人永远是照章办事！在一处很大的洋房里混住着男人和女人。我们的刺刀令他们胆寒。我们完全就像突然出现在羊群里的狼一般。狼犹如拥有绝对权力一样在他们当中昂首阔步。他们像回避火药一般回避着我们。我一凝视谁的脸，谁的视线马上就转向别处，像打架打输了的狗一样缩成一团。

楼梯下面还有一间小房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小房子的旁边有一个厕所，但厕所的门被从里面上了锁，打不开。我觉得蹊跷，就用菜刀把锁砸掉，然后推把手，但是里面好像有人在用力拉。就更觉得奇怪了，用尽全身力气一拉，门开了，一个姑娘被门带着滚了出来。刚才那个40岁左右的女人可能是她的母亲吧，立刻慌慌张张地从房子里跑了出来。姑娘20岁左右，短发，是一个美女。

我很生气，心想为什么非要强迫她这样躲藏起来呢？我开始搜她的身。她柔软的肉体不断地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的指端都陶醉了。被遗忘的青春就要在我心中点燃了。我狞笑起来，我的愤怒不知为何开始溶化了，一点一点地开始崩溃。她合掌向我求情。柔软而丰满的乳房触着了我的手指。我说了一句"混蛋！"就离开了那里，当然，这句话既不是对她说的，也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我自己的心灵说的。

我们逮住了隐藏着十颗手榴弹的七名可疑男子。

当决定了杀掉这七名男子后，一个曾经在大阪开理发店、因为事变爆发而被遣返回南京的会说日语的男子来了，他求情说，这七人都是善良的市民，请放了他们吧。我们都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会讲日语的支那人，所以对他的出现感到很惊讶。也许因为语言不通，有很多的良民被当作换上便装的残敌或者当作有恶意的居民而命丧于日军的。我们只收缴了手榴弹，就回去了。

寒冷与日俱增，天空就像要下雪似的。冰冷的寒风呼呼地刮着，生疼生疼。早上、黄昏和晚上，有几千只鸟儿在寒云下飞翔。真是少见这么大的鸟群。阴郁的雪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

31日晚上，补充军官第一次来了。其中有中江太喜男少尉。少尉给我带来了母亲寄的慰问袋，还有一个女的寄来的慰问袋。

干鱿鱼、冰糖、25块巧克力、30份酒食、10瓶朝日啤酒、25块牛奶糖、草纸。

还收到了从大阪上船出发前住过的房东河村先生寄来的一个很不错的慰问袋。京都的比佐姐姐也寄来了两个怀炉、纯棉、纱布汗衫、肥皂、牛奶糖、短裤等。尽是叫人高兴的事。

明天过年。

1938年1月元旦。

在支那大陆迎来了我人生第27年的正月。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早上我们在广场上集合，遥拜紫金山上升起的又大又红又圆的朝日。先对祖国默默祈祷，然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红红的太阳在晨雾中熠熠生辉，光芒万丈。虽然是战场，但仍然有两条冷冻的小鲷鱼，颜色鲜艳的慰问菜里面还有杂煮，杂煮里有两条长方形的年糕。

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直到一个月之前为止，敌军的军政部要人可能还在这个房间里处理事务，我们现在却在此醉心于胜利，骄傲非凡。战果将被记载。但是现实中我们可是受人欺负的。战场上没有任何虚饰，只有默默的真诚的奋斗。

（中略）

一个月后，南京街道上的电灯亮了。占领的同时，恢复工作也在迅速进行，首先是通了电。

1月份的一天，天正下着雨雪，非常冷，这时命令下来了，要求想去慰安所的人提出申请。这个听来不太习惯的慰安所，就是有搽着红粉和白

粉的娼妓的地方。几天后报上有消息说，日本人的随军妓女用五辆卡车拉着在市区进行游行，士兵们见了兴奋异常。

我觉得战场上出现这样的女人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是可叹的事情。这种商人的做法叫人不得不佩服，也叫人不胜寒心，尤其对于那些一直到达这里，到达支那内地的前线来卖身的日本女人的肤浅，我不禁感到不快。这些女人让人感到难堪。

这些女人的到来，我并不感到高兴，而是感到耻辱。本来，浓妆艳抹的女人都是些不惜出卖一切的人。

“喂！这家洋房里有30人。”

“支那P[①]也有。”

“还有朝鲜P。”

士兵们兴奋地说着。

“兵哥哥！”传来了嗲声嗲气的声音。勇士们的心灵马上被俘虏了。

我们分队决定让仓桥后备兵去。虽然上面给我们每人都发了朝鲜银行券，但是只有去买P的人才发给印有龙的图案的军票。

一等兵仓桥带着军票和挎包，以风雨无阻的气概，套上外套就出去了。

傍晚时分他笑着回来了。似乎是为了纪念一个重要经验似的，他鬼鬼祟祟地钻进了铺在板子上的征缴来的毛巾里，用铅笔在他的日记本上画下了他进去的那个妓女的房间。他画了斜斜的楼梯上的床，甚至认真地记下了花子的牌号，连花子的睡觉的姿势都画了出来，然后说：

“哎，东，我给你讲。”就讲开了：

“有P的房子，是支那人逃走后留下的空房，门口有宪兵，士兵多得很，都希望早些叫到自己的号，挤死人！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全部脱光，也不能慢慢搞。不过也不错。我买的那个女的很年轻，感觉舒服极了。不好的是，各个房间没有完全密封，所以从外面可以偷窥的。不过谁都管不了那么多。”

---

① 指中国妓女。

他一边讲，一边用红铅笔在纸上画。

从过去五个多月使用煤油灯和蜡烛的生活过渡到现在的电灯生活后，我们就更加感受到电灯的可贵。电灯只在南京市布了线，离开南京一里路，农民们点的就是蜡烛了。由于敌机有时可能会来夜袭，所以晚上必须实行灯火管制。被我们占领的南京，在支那军看来已经是敌人的地盘了。

不管是埃及艳后，还是入江贵子，此时任何美女都比不上我们对回国这一愿望的迷恋。

除了每三天一次为住在首都饭店的朝香宫殿下站岗放哨之外，每天关于回国的议论多得不计其数。

即使一点小事，也高兴地以为是回国的前兆；碰到大一点的事，也极力否定，说好像不是那个样子的，等等，时喜时忧的，不一而足。

有一天，军医在礼堂里讲话。军医讲了到达极度严寒即到达零下30度到零下40度时的人体健康和卫生保护知识。

我们由此明确知道了自己将奔赴日俄战场。但是日俄还没有开战，所以就有议论说，去北满打俄国人的是现役兵，召集兵将从大连回国。又有人说，已经决定1934年参军的去北满，其他人在大连改编后可以回国，说得有板有眼。这个意见变得最有说服力，我相信了它。

一直在修理征缴来的收音机的龙野通知大家说："我收听到的最新消息说，外务省已经向海外宣布：尽管给了蒋介石以和平的时日，但是蒋还在宣传长期抗日；今后帝国将不以他为对手，而同新政府谈判。为此还散发了小册子等东西，要让妇孺皆知。"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断言道，这样的话，那么日支事变到此已接近尾声了，我们就更加确信将要回国了。于是开始对发下来的防寒服之类的东西感到是累赘了。

1月20日的晚上很寒冷。那是一个令人无法入睡的夜晚。我拿出比佐子姐姐的来信读。雪无声地、静静地沙沙落下。但是这个大房间，靠50个人的体温还是不暖和。已经读腻了杂志，晚上做什么都充满了忧虑。仓桥带来了饭盒和酒。冷酒没什么味道。我在登陆前一晚上在江上的官方船只里给父亲写了封信并发了出去。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中支那的战争估计是激战。恐怕这封信是最后的信了。如果我战死了，请把重一作为川助的养子抚育成人。如果我战死后无人养川助的母亲，我觉得我死不瞑目。必须对我的川助尽到责任。”姐姐读了这封信后回信写道：“看了你的信。我觉得胸口闷得慌。虽然说产后75天内不能进神社的门，但是看了你的信后，我实在坐不住了。马上去参拜了神社，从神社的大门处祈得了你会武运长久的符。此刻镇上的人们也许都在暖和和地睡觉，我却顶着12月的寒风，在一心一意地为你祈祷着。神也会保佑你的。”我感激姐姐对我深深的爱。

我最亲爱的弟弟已于1月10日入伍了。正在寒冷的群山里接受严格的训练吧？希望早日会面。

仓桥在咕嘟咕嘟地吞着冷酒。

值完夜班后，我悠闲地爬上了床。户外雪在下着，更添寒气。

告别南京的日子终于来临了。1月23日。

必须同从攻击无锡开始到现在一直使用的苦力——那个少年和拼命为我们劳动的三十五六岁的苦力——告别了。要跟他们告别我觉得很难受。可能的话，我想带少年去。让他带了留在船上备用的冰糖和糖块离开。他们很高兴，三番五次地点头道谢。对少年说，将来到日本来吧，他点头答道：“嗯！”我问他有来日本的路费吗？他说卖了家和地基去。

真是可爱的少年。他的父母在战争中死了，就他一个孤儿。他很勤快，笑的时候特别可爱。修长的身子，直直的腰板，长长的脸。眼睛像核桃一样圆圆的，脸蛋红红的。他穿上藏青色的支那服就是一个少年绅士。我叫他战争结束后到日本来，然后把我的名片递给了他。这个少年不识字，但其他25岁左右的苦力看了我的名片后好像在说着什么，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的名片上写着“剧场主”，所以他们以为是主人的意思，才竖起大拇指的吧。

三十五六岁的苦力是无锡人，有妻有子。他以前也要求早些让他回去，但是我们因为需要，所以一直拽他到现在。他是一个非常勤快、非常认真的劳动者。他很担心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会不会被杀呢？

该分别了。他们依依不舍地鞠躬又鞠躬，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都快把我的手握疼了，眼睑眨了又眨。人类的感情都是一样的。

亲爱的少年啊，亲爱的苦力！

大地还很黑暗。我为了去码头，先出发了。南京！我永生难忘的、令我深深感动的南京！再见了！

城外蓝色的房子、红色的房子、中山陵、四方城、崩塌的城门、通风很好的宽阔的大街、中山路、军政部……难忘的南京！为了攻克南京，多少的战友长眠了！我活着，如今将离开南京！

走在又暗又冷并上了冻的柏油路上，我的军靴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靴声当中，含着对能活着的感激。寒冷将我对生的感激和我的足迹凝固在了柏油路上，似乎会永远留存下去。我的脚步踏在不曾想过的支那土地上，我如今将离开其首都南京而去。人生在世，也许从此再也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了。我把感动倾注到脚上，让靴子发出更大的响声，用力地踏着柏油路前进。

通过海军部时，就像是设立了交通警察似的，前方有一个四角的水泥台。设在道路中央的水泥台上，明显地设有枪眼，原来还是一个碉堡呢。不久接近了城门。右侧有平缓的小山连着城门。城墙上还吊着无数的绳子。大概是先期逃跑的敌人关闭了城门，所以担任后卫的士兵们靠这绳子逃到了城外的吧？出了城门，过了架在外壕上的石桥，就见右侧有一个发电厂。发电厂正在运作，正在为市区供电。夜幕终于散开，久违的长江上，正闪闪地散发着晨光，越来越亮。朝阳里，无数的大船和灰色的军舰整着队形出现了。朝阳的光辉里，偌大的生灵、大海之子——扬子江沐浴在晨光之中。随着官方船只那高分贝的起重机的响起，天也终于大亮了。天一亮，我们的眼前也就展现了凄惨的一幕。靠近岸边的江上，像牛和猪一般屠杀后抛尸江中的敌人士兵的尸体——那是我们迄今为止已经见惯了的，特有的发黑的尸体——像是充满了气似的完全膨胀的黑色的尸体，在扬子江的沙渚上重叠得像山一样。简直就像肉厚膘肥的猪的尸体一样。黄色的江水哗啦哗啦地冲刷着这些肮脏而漆黑的尸体。有的尸体像被河水带走的大木头一样在水里摇来晃去。有的尸体垫在渡船的底下，就像是脚下的踏脚石一样，大家担心一脚踏

上去，黑色的尸体就会“噗”的一声喷射出散发着烂泥般臭味的内脏来。士兵们穿着打了铁刺的坚硬的靴子，踏着胀得通圆的尸体嘭嘭嘭地跳着上了渡船。蒋介石的忠勇的士兵、抗日的英雄战士，把枪口对准我们的战士们的结局，就像这样，一如尘芥。水上工兵们坐上小船，拿了带有长柄的铁钩，把这些腐烂的尸体像拨萝卜一样用力地拨开，让江水冲走。像膨胀物体一样，尸体整个都膨胀到了极限，工兵们的铁钩刺进尸体以后，一个工兵一具尸体一个钩子，小船上共计带了五具尸体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让水冲走。

岸边站着一个士兵。他用力地扬了扬下巴说：

“每天卡车都装满了俘虏运来，我们让他们并排站在码头上，然后扫射到江里去。会游的家伙就再补射。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真是讨厌的工作。我吐了一口唾沫，看着他扬着下巴的脸。

一边像血管一样对土壤输送着血液，一边流淌在山、土之间，经过长时间流淌最后才到达这里的河水，不久就会带上这些即将成为肥料的尸体，开始新的旅行。2600 年前的过去，也就是春秋时代，这一带曾是吴国的地盘。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在会稽一战，后者败北，勾践遂与名臣范蠡共商大计，终雪会稽之耻。如今蒋军里没有范蠡。能雪会稽之耻么？

码头上有一家小酒馆。小酒馆开在码头仓库里。我想去买点什么。俘虏们穿着淡蓝色的棉军衣，在工兵们的呵斥下搬运着行李。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着。我对他们恨不起来。我正在吃橘子罐头，一个被日军驱使的俘虏带着饿坏了的眼神，盯着我手里的罐头和我的嘴不转眼。我开始还没注意到，突然发现后，瞥了一下他那不加掩饰的目光，就感到冷冷的悲哀。他的表情是认真的，他的眼睛发着光，他的嘴和鼻都翕动着、渴望着。他那悲戚的、绝望的、无神的瞳光，让我感到了战争的悲惨，感到了哀愁，感到了生命的无常，感到了不可憎恨的同情。因吃惊而停止了大嚼的我，把橘子罐头和三支香烟给了这个可怜的俘虏。他马上满脸堆上卑贱的笑容，嘴里说着“谢谢大人”，鞠了好几次躬，然后跟他的难友一起，像渴极吮汗一样，美美地吸起橘子的汁来。

我又向小酒馆走去。

江面上，日本的军舰悠然地浮着。早晨的天空里没有一丝白云，一碧万顷。对岸绵延起伏着光秃秃的群山，山上覆盖着白雪。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士兵，说是要去对岸，跳上小船就走了。某处又好像起了战事，我们一边叫嚷着："回国！回国！"一边又不得不钻进了6000吨位的"新兴丸"号底舱。

终日都是嘎啦、嘎啦地装载马匹和车辆。马匹吊在巨大的起重机上，四脚乱蹬，从空中装进了船舱。

又开始了一坪①上坐七个人的旅行，像进了罐头盒一样。在船底临时造起来的士兵房里，士兵们像虫子一样涌进来，紧紧地挤在一起。低低的天花板上，全是泥的军靴在随便游走。背包码得高高的。想睡觉也伸不开脚。膝盖疼。屁股痛。寒风呼呼直灌进来。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大家毫无拘束的抽烟，香烟和人多带来的热气一道充满了整个小房间。坐在舱里，士兵的喧闹声传入耳朵，船底的发动机那高分贝的嘟嘟嘟的噪音不分昼夜地从屁眼底下传来，一直传到肚子里去。二尺宽的走廊上也挤满了士兵，走动几乎不可能。

对面的军官们大大地伸着腿，正捻着他们的胡须。

他们吃的是西餐。

尽管如此，因为大家以为反正是能回国的，所以在开着玩笑，有的说妻子肯定寂寞了，有的在谈着女人的事，笑得很开心。混杂和窘迫的小小空间里，不时爆发出欢声和笑语。

赌博开始了。士兵与赌博——这是召集兵们天生的性格。喝着威士忌，哼着小曲。开始猜拳行令。大房间小房间里都开始了喧哗。

24日早上，载着1800人、几百匹军马和众多货物的军用船向着下游驶去。一想到可能再也不会来到南京，就觉得难分难舍。

第一天过去了。突然船嘎啦嘎啦地抛锚停下了。岸上被青纱帐覆盖着。左岸上幽幽地生着芦苇，一眼望不到头。

"可能前面有鱼雷，所以停下来。即使船沉到沙底也不许大叫！"传来了上级军官的喝令。大家的心情都希望上帝保佑。

---

① 坪，日本的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妈的！牛气冲天地布下鱼雷算什么鸟事情?”一个士兵像要吞下鱼雷似的生气地说。

“要是到了这里还被鱼雷取了老命，那就太对不起我老婆了！”一个对自己跟异性之间的过去津津乐道的家伙说。

“海军干什么去了？怎么不把鱼雷清走?”一个家伙大叫海军无能。等等。不满的声音很刺耳。当天亮了视线看得清楚以后，船又开始前进了。

船时而像在沙上航行，时而快要蹭到岸边，时而左，时而右，规避着危险前进着。大概是在镇江一带，我们看见左岸上有一艘很气派的军舰前半身浮在水面上，后半身沉在了芦苇丛中。那情形看起来好像是被敌人的飞机追逼，左右冲杀突围，最后碰到了左岸的。

“那就是所说的‘帕奈’号。”一个士兵说。

“不，那是支那的军舰。”又一个士兵说。

“如果是支那军舰的话，又太过气派了吧。”另外一个士兵说道。总之，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那是一艘很不错的军舰。开始下雪了。甲板上的水都结冰了。

寒冷随着船的前进而俱增。渐渐地，左岸右岸都看不见了。船的周围全是浑水，浑水。所谓扬子江，也太大了。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是洪水。很多的军用船、官方船只散布在江面上，比起河的伟大来说，他们太渺小了。

不知何时船开始大幅度地晃荡起来。

“大海之子”——扬子江！再见了！今生也许再也无法见到你了！

与暴风雪一道，波涛的翻滚更大了，风雪与波涛经常看上去就像是要粘在一起了似的。

赌博停止了，小曲也停止了，喧哗也停止了，只有哽咽在喉头。

冬季的黄海很荒凉。随着船北去，寒气更加重了，船也怕冷似的走得很慢。到昨天为止都一直跟着的其他官方船只如今也离开了，看不见踪影了。经过了几天的苦熬，28 日早上，觉得船很奇怪，“怎么不摇晃了呢?”登上甲板一看，海面上全是白茫茫的冰。这是到哪里了呢?

寒气直往肉里逼。

（下略）

［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青木书店（东京）1989年12月第1版。］

（雷国山　王立慧　译）

10. 北山与日记

编者注：北山与，生于1905年4月20日，住京都府福知山市，毕业于普通小学。曾经有过一年零八个月的现役兵经验。1937年8月，应征入伍。编入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机关枪中队。

第一册　从出征到滏阳河作战

为实现建设新东亚的远大理想，日本发动了大东亚战争。这本日记就是本人参加这场圣战期间做的战地记录。

同时也是笔者利用行军途中仅有一点休息时间，在敌人炮弹的攻击下做的记录。

“到了战场，就是死路一条。你写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有的战友如是笑我；“北山君真热心啊！把我们的经历都记录下了吧!”也有战友这么鼓励我。

假如阵亡了，这就是献给家人的最好的战地生活汇报。

倘若幸运生还回家，这就是日后让我回忆起这场意义重大的战争的最好材料。

我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写下这本日记的。

大队长　青木国男(阵亡)
　　贺屋与吉
中队长　近藤亦男(阵亡)
　　中西谦三
小队长　迫田义重
分队员　伊豆田太一
　　川崎正雄　　田边喜太郎
　　河内冈一　　稻生清一

藤村近雄(经)　　江原福蔵
平尾秀吉(阵亡)　　久下喜作
浅田善之助　　松本繁一
盐見誠一　　中辻源太郎(蹄)
角山武(卫)　　小川安次(补)
　　大西佐市

军马
福西号　　福泉号(阵亡)
松风号(阵亡)　　独山号(支那马)
日产号(支那马)

战斗概要

1937年8月31日响应国家的征兵令,应召到第二十步兵联队,同一天被编入机枪队。9月18日从大阪港出发。同月14日在塘沽港登陆。同月17日到达天津。同月17日从天津出发。自9月17日至9月27日参加子牙河地区的战斗。自9月28日至10月19日参加石家庄和滏阳河会战。同月21日到达宁晋并在此留守。11月2日转移,离开宁晋。同月8日过山海关。同月9日通过关东州界。同月12日自大连港出发。同月17日在浒浦镇登陆。自11月17日至同月20日参加常熟附近的战斗。自11月21日至同月26日参加无锡附近的战斗。自11月27日至同月29日参加常州附近的战斗。自11月30日至12月3日参加丹阳附近的战斗。自12月4日至同月6日参加句容附近的战斗。自12月7日至12月8日参加汤水镇附近的战斗。自12月9日至同月13日参加南京攻城战役。同一天进入南京城。自12月13日至23日参加南京城内外的扫荡。12月24日到达汤水镇,原地驻守。1月21日从汤水镇出发。同月22日到镇江。同月23日坐船从镇江出发。同月28日登陆大连。同月29日离开大连。同月30日通过关东州界。2月3日到邯郸。同月7日离开邯郸。同月7日到磁县。原地警备。同月18日从磁县出发。同月18日到彰德。同月20日离开彰德。同月25日到新乡。自2月19日至3月10日参加河北战役。自3月10日至3月24日在新乡附

近执行警备。自3月25日参加黄河北岸地区的战斗。4月12日、15日参加占领地残敌清洗战斗。4月22日离开彰德。4月25日到枣庄。自4月26日至5月20日参加徐州会战。自5月21日至6月5日参加归德附近的战斗。自6月6日至6月23日驻守尉氏附近。自6月24日至7月2日向开封集结。

1938年8月1日任步兵伍长。自8月11日至8月25日在庐州附近集结。自8月26日至8月29日在庐州附近执行警备。8月30日离开庐州。9月5日到达独山镇。自9月5日至10月16日在独山镇附近执行警备。9月5日参加独山镇附近的战斗。9月21日参加观音堂兴隆集附近的战斗。10月17日离开独山镇。10月17日参加苏家集附近的战斗。10月21日到达叶家集。22日从叶家集出发,同一天到假家集,原地警备。11月14日离开假家集。同月15日到达商城,原地警备。同月17日离开商城。同月18日到沙窝,原地警备。同月22日离开沙窝。同月23日到宋埠,原地警备。同月26日离开宋埠,同一天到尹牙河。同月29日离开尹牙河,12月10日到上月弯,在上月弯附近执行警备。自1939年1月15日至1月18日参加京山及孙家桥附近的战斗。1月19日在京山附近执行警备。自2月6日至2月7日参加熊家滩附近的战斗。自2月20日至3月6日参加安陆附近的战斗。3月7日到黄家集,在黄家集附近执行警备。3月10日离开黄家集,3月14日到应城,在应城附近执行警备。自4月26日至4月30日在安陆北方集结。自5月1日至5月30日参加襄东战役。5月30日到德安,在德安附近执行警备。6月1日发一等军饷,7月11日接令复员。7月21日从扬子江出发回国。8月2日到达宇品港。8月20日复员结束。自8月14日至9月14日在原工兵队疗养。9月15日离开部队。

1937年8月

给我的命运带来重大转折(思想上),使我受到艰苦磨练的是一张军令。这张军令传达给我的那天是8月25日,当时我正走在去田间锄草的路上。

因为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接到这个入伍命令时,我的心情

非常平静。

从那天以后到31日入伍，每天都有人来慰问并鼓励我。

然而，好友们在吉见君家为我举行送别宴会的那天，最让我感慨万千。到底是心意相通，又历经考验而培养起来的坚固友谊，与拥有这样友谊的知己挚友离别，使我特别伤感，那天我竟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我特别难以忘怀的是义母、昭枝、小鹤给予我的深情厚谊。

离开家时，我愈加感到自己对妻子、孩子的眷恋。

入伍以后至出征那天，我喝了很多酒。联队里充盈着奔赴战场时的激动和亢奋。出征前一天特许外出，我与田边君在“亲玉”茶馆喝得兴高采烈。

那天我才知道田边君恋慕着高桥初美小姐。田边君还带着高桥小姐的玉照，我偷偷地找出来看了。高桥君，祝你幸福！

出发的那天早上，细见先生也来送行了，衣川、高桥、“亲玉”茶馆的那帮家伙也来送别了。

父亲、朋友都眼含热泪，谢谢了！我老婆没来。

9月8日

上午10时，从宿舍善宗寺出门，充当杂役协助往军车上装运材料。碰见我的朋友现役军人万家曹长，这位可是个性情豪爽之人。马匹、材料、人员依次装运，结束时已是晚上8时。在铿锵的铜锣声中，军船出海了。

仿佛依依惜别似的，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送行的人们也像在码头上扎了根似的，望着甲板一动也不动。

在码头送行的国防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帝国在乡军人会以及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等团体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唱起了雄壮的军歌。

马上就要上战场了。生我哺育我的祖国日本啊，我们也许再也无缘相见了。

为了陛下，为了大日本帝国，我们都已经报定了誓死的决心，但还是

那么依依不舍。大家都上了甲板，没有一个人呆在船舱里。

没有人是来特意送我的。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船舱，我取出买来的葡萄酒与同伴们对饮起来。不一会儿，动力舱的机器开始轰鸣，船也动起来，甲板上的那帮家伙对着码头喊叫的声音阵阵传来。

9月9日

自应召入伍以来，就没有睡过一次好觉，可是在舱内的这第一个晚上，我却睡得特别香甜。

以前我们驻守满洲①，坐过运输船，知道大致的滋味。可初次乘船的这帮家伙好像十分难过。

因为舱内的空间特别狭小，所以人们很快就争起座位来。

吃晚早饭是10时，我上甲板观风景。放眼望去，视野之内可见宁静的濑户内海、沿岸的美丽风光，怎么看都不觉得够。虽不知什么时候发得出去，我还是写了家信。战友们也都在努力地写。

晚上，把邮件托付给了驳船上的大叔。驳船里乘坐着大约三百名工程兵，“肉弹三勇士”好像就出在这支队伍里，所以他们都很骄傲。阅读秦彦三郎的著作《苏联的真相》。吃完晚饭马上就睡了。

9月10日

昨天夜里过马关时，起床走出舱外，看到一望无际、宽广无边的大海。下午波浪开始汹涌起伏，船体晃动得也越来越厉害。船体剧烈摇晃的时候，最好不要进食。我喝了剩下的葡萄酒，没有吃饭。

9月11日

今天有些平静祥和，听船员讲已过玄海。少量进食。

---

① 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1929年4月，以第三大队留守，联队总部和第一大队住辽阳，第二大队住关东州柳树屯。该联队驻扎在满洲长达两年，直到1931年4月与第二师团交接后回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4年4月，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接动员令，于同月21日从福知山出发、经由釜山到达吉林，直至1936年6月回国，一直担负讨伐及维持治安任务。

9 月 12 日

海面上风平浪静。和我一样从前天就一直躺在床上的家伙，今天都起来了。甲板上有洗衣服的，洗澡的，还有看杂志的，十分热闹。

我取出昭枝送我的衬衣穿上，船舱里又闷又热，衬衣及短裤穿上两三天就会脏污不堪，我把换下的衬衣及短裤给洗了。

船上的伙食一般都是很差的，而这条船的伙食尤其差。

“怎么能给奔赴战场的军人吃这种东西?”大家都吵嚷着发泄不满。田边君发表了十分尖锐的意见，讲这是教条马克思主义，谷口君则反唇相讥。这俩人到了军队里还是水火不能相容，一点也没变。

船舱内的广播在播报着什么新闻，我想听，却因为周围噪音太大，什么也没听到。流行音乐的歌声从每个房间里传了过来。

9 月 14 日

船停泊在塘沽近海，士兵们很快就要登陆，我们收拾好背包、洗漱用品准备下船登岸。不管往哪个方向看周围到处都是船舶。而且每个船上都满是士兵。

9 月 15 日

昨天夜里 10 时左右接到下船命令。据说岸上路滑难行，所以大家又都在鞋子上套了一层袜子。10 时 30 分左右转乘海港司令部派来的船只，沿河上行。透过黑暗可见河岸上岗哨卫兵端枪警戒。凌晨 2 时左右上岸。

除装卸马匹、材料的士兵外，其余的队员都在中队长的指挥下，在黑暗中前进。行军大约半小时，来到一座煤炭仓库前，就地休息。冷风劲吹，寒气逼人。

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怎么也睡不着。大家都坐在地上谈论着今后会怎么样之类的话题。仰望天空有无数星星闪烁。过了大约半小时，不知是谁传来命令说原路返回一点。

背包沉重地压在肩上，又走了约 1 小时的路程，到了一个草席搭盖的小屋前。我们在小屋里迷迷糊糊睡了约两小时，凌晨 4 时左右起床。

部队在昨晚的上岸地点集结。这里、那里到处燃起火把。

这里像是发生过相当激烈的战斗，每家每户都成了碉堡。吃早饭。你公[1]小贩拿着香烟、水果缠着人叫卖，十分讨厌！

8时，我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迈出了走向大陆的第一步，向前行军大约一小时，部队停了下来。再向前好像就是沼泽地了。我们脱下裤子，只穿裤衩，把枪系在背包上，做好涉水的准备。果然是举步艰难的沼泽地，水深的地方到腰部，浅的地方也过了膝盖，放眼望去是一片宽阔的水洼。前面通过的部队好像也经历了相当的困难，装着行李的辎重车辆被他们丢了好几辆。

马匹也死了不少，我亲眼看见的就有五六匹浮在水里。大家都满身是泥，一不小心脚下打滑的话，那就很危险。我也汗流浃背。

在水里向前又走了约4公里路程，我们才上了大道。正好是四个小时在泥沼里行军。登上高坡，天气酷热。

从船上被赶下来，马上就开始这么艰苦的行军，真有些受不了。

步枪队都累趴下了。

特务兵[2]在桥下小声嘀咕着："这种行军比死都难受。"知识分子的悲泣也让人笑不起来，实在是太苦了。到天快黑时才发现支那人的居家，我们在支那人的家里宿营，做饭、执勤、布岗、清扫宿舍，大家都很繁忙。吃晚饭已是夜里10时30分，月上树梢不禁勾起人的思乡之情。夜里近12时才上床睡觉。

9月16日

早上5时30分起床，7时30分出发。弹药小队列队晚了，受到队长的责骂。今天又是一个酷暑天气。水壶里的水在第一次休息的时候已空空如也，找不着地方补充。第三分队长出野这个人很贪婪。下午3时左右已可望见天津市，下午4时左右到达天津市郊外。来到支那人的家。掏出支那语课本，抓住一个支那人就跟他学习支那语会话。

---

① "你公"是当时日本兵常用的对中国人的蔑称。

② 根据日军1931年11月1日修改后的陆军等级表，将过去运输辎重的士兵改称辎重特务兵。

并在支那人家里等拉在后面的落伍兵，等了一小时，他们就陆续上来了。听军医讲，落伍的士兵有 300 人。大家集合后，整装进入天津城。

市内也有很多发色不同的外国人。藤原君跟一个女服务员打扮的西装美人大声谈论着什么。

我们来到日本租界，大型建筑并排而立。

运输部队的士兵乘坐着卡车来洗澡。

天津国防妇女会的成员拿着茶水点心表示欢迎。国防妇女会太让人怀念了，战友们非常高兴！

今天，当大多数士兵都认为就在市内宿营而欢呼雀跃时，却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走过天色将晚的大街，来到冷冷清清的郊外。命令就在郊外宿营，弹药小队在保安队分驻地过夜。解散的时候，中队长传令：有情报说今晚可能有敌偷袭，要严密警戒。又命令绝对不可以泄露灯光。

高射炮从前面的道路向西开去。

远处传来枪声，不知是谁讲枪声来自马场方向。小队长命令全体集合，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光线黯淡的房间。

“我不希望小队里死亡哪怕一个士兵，所以请你们严格执行命令，自重自爱！但是我决不允许任何卑怯的行为，今晚开战之前大家喝一杯，今后就仰仗诸位的合作了！”小队长训完话，大家都争着拿啤酒、汽水。

大家虽咕咚咕咚敞着肚子喝，但喝下去的味道似乎与往常的不一样。明天我们就得出发奔向传来枪声的地方吧。

在这里也能发信吧？这么想着，我于是就一整夜地写家信。“喂！伙计们，这封信也许就是我的临终遗言了。”山政君说着，也就着微弱的烛光努力地写起信来。

先生好像在哭。我拿出照片来看，睡了约一个小时。

9 月 17 日

熬了一夜的双眼，看到早晨的光亮就特别感到目眩。想洗把脸，就

走到营房后边的小河沟旁，发现沟水里赫然漂来两具死尸。

鼻子什么的都歪斜着，臭气熏人，我一阵恶心。觉得离集合出发还有点时间，我就和芦田两个人坐洋车①去租界，支那人拉车在街上奔跑时，我们也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我们被领到一个有很多漂亮姑娘的地方，在那里玩了一个小时。然后又在天津食堂填饱肚子后，坐了人力车回来。身上已无分文，今后一段时间钱包将派不上用场。

回到军营，见大家都在做出发前的准备，我也赶快做准备。12 时 30 分出发，营房旁边耸立的大建筑就是南开大学。大西说前线部队正在苦战，我们应该马上奔向前线。下午 2 时，到达天津火车站，我们在月台休息。

有人在谈论前线的各种悲惨境况，据说前线部队在行走艰难的沼泽地里一前进，就遭到扫射，全部被歼灭。

还说，战场上就剩一个中队，准尉以下 18 名士兵。

我的生命也就剩下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了？每个人的脸上都为不得不下的这种反常的决心而变得苍白。终于又到了晚上，我们在煤场等火车开过来。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监视物资三班执勤。

9 月 18 日

凌晨 2 时起床。3 时从天津火车站出发。一辆货车里坐足了 100 人。再也无法挤进去了，没办法只好上了一节装马匹的车厢，车厢虽脏，但总算找到了容身的空间。

7 时 30 分到达独流镇车站。马上下车，搭配好车厢，把弹药、材料装上去，非常辛苦！车站的仓库以及树上还残留着新鲜的弹痕。

车站的岔道处堆着已打成捆的阵亡者的衣物。我们沿着铁道线前进，无论走到哪里，铁轨都被分断了。下午 2 时以后，我们到达王公镇。

王公镇是个小镇，听说镇上有澡堂，我们都往那边赶。水池很低，在水池外洗了身子后，大家都挤到一个水池里，非常不干净，很不像样，但

---

① 指人力车。因为人力车是由日本传入中国，故又称“洋车”或“东洋车”。

总比没有好些，我们用这池水洗掉进入中国以来身上的积垢。

支那人走路慌慌张张，还处在战争恐怖的惊吓中。我们需要鸡蛋，语言又不通，田边君就模仿着鸡的样子舒展两手一边啪达啪达扇动翅膀，一边学鸡叫，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中队做饭，虽然麻烦，但也没办法。

9月19日

凌晨1时起床，2时30分集合出发。警戒部队在右急行军。塘沽登陆以来一直就没睡过一次好觉，身体感到疲惫不堪。由于严令禁止讲话，马匹、人员都在沉默里运动。天亮时往四周一看，发现路旁到处都是敌人的死尸。一望无际的阵地，被炸弹崩裂的树木，我不由得感到战场的惨烈。就到战场了，在河堤上行军一日，连块遮阳的树阴也没有，真让人痛苦。下午7时，我们到达宿营地×村，从今天起由小队负责做饭。

9月20日

一整天急行军。今天还是在毫无树阴的河堤上行军。辎重部队不断地撤下来，大家都满脸是泥、满面污秽。问他们前线在哪儿，他们只是说："到了就知道了，还需要再加把劲噢！"

村子里到处是火，刚刚打过仗的迹象依然鲜明。对面的村子里还冒着浓浓的黑烟。村口有阵亡者的坟墓。有人折了青草供在墓上。女人以及小孩的哭叫十分悲哀。支那人的尸首有的没了胳臂，有的没了头颅，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由于弄到了活鸡，塘沽登陆以来我们第一次做鸡肉菜。

高屋君被蝎子蜇了，大声地嚎叫。看似很痛，但并不是像人讲的那么痛得要命。长官命令把支那人全部杀光。

听说十二中队正在河岸上枪杀20名支那人。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去观看。这真让人羞耻！

日本军队中也有非常残忍的行为，那就是枪杀不再反抗的人。但杀人不正是日本武士道和军人的思想吗？听着返回的战友的讲述，我也就

这么想了。这时，我好像听到轰隆的炮声。

我和田边站夜岗。几只野狗跑过来撕咬着旁边的尸体。

我们拣来干树枝，升起篝火，并在篝火旁躺下休息。眼前浮现出炮火以及白天的凄惨景象，我们都难以入眠。

9月21日

我们离开还在燃烧的村庄，早上8时出发了。接近晚上7时到达南赵扶镇。这是个很小的镇子。我们也愈加接近前线。

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也来了，各部队做饭燃起的灶火简直要把天烧焦。

部队给阵亡者举行的火葬就在营房旁边，所以福村君邀我一起去看，这样，我也就跟他一起去了。

执行火葬的士兵正在三个一床、四个一床地燃烧尸体。他们挖地三尺，然后在洞穴上铺满从附近各农家征缴来的门板、柱子等，接下来在门板之上摆着四具尸体，他们是一名中尉、一名军曹和两名士兵。

阵亡的军曹像是边啃着干面包边英勇战斗似的，吃剩下的面包碎屑还不断地从军曹的储物箱里、裤兜里掉下来。不一会儿，火被点燃，阵亡者的尸体在火焰里瞬间化为了灰烬。

吱——吱——脂肪燃烧的声音让在场的人十分难过。

面向高贵的牺牲者、燃烧着的尸骸，我们身不由己地一起行了军礼。“回吧！”战友催促着，这时我又一次面向燃烧的尸体深深地鞠了一躬。紧张的情绪舒缓下来，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往下流。

吃晚饭的时候，接到天皇御赐的美酒和白糖，小队58个人也只分了5勺，我们也只能闻闻香味而已。

中队长训话：“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去攻打大城市，守城的敌军约有四五万人，阵地三年前开始构筑，据说相当坚固。你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凌晨2时左右集合出发，办完杂事快点睡觉。”

马上就要大战了！好啊！我使劲地握紧了拳头。担架护理兵接命令到大队总部集合，我们小队的出野君也去了。

估计可能会有大量的牺牲者。因为参与明天作战的兴奋与不安，我

们难以入睡。到了夜里12时还有人小声地说话，我们头枕背包，背靠大地，就是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从背包里取出照片借助月光盯着看。请保佑我吧！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最后我把照片放在了上衣口袋里，我对战友田边君说："万一我不幸阵亡，后事拜托了！"田边君也冲我说："万一自己牺牲，拜托把高桥初美小姐的照片转交她本人。"

焚烧死尸的大火还在燃烧着。

9月22日

凌晨2时30分起床。也就是说我们只睡了两个半小时。为进攻大城，大家都攒着一把劲。4时集合出发。

开始有人戴上钢盔。大家为大西君拉的大便大笑起来。天已经完全放亮，部队开始急行军。半路上遇到第二大队的先头部队，他们好像极为顽强。休息。偶尔闯进一家农户，看见两个支那人相拥而死。早上10时大城已清晰可见。城墙高大雄伟，看来是一座相当不错的城市。

忽然炮声隆隆，联队炮不断射向敌人的阵地。炮声响处城墙上就冒出一股白烟，显示着射击的精确度。敌人是不是早已撤退了？城内一颗子弹也没有打过来。

机枪队前进！机枪队马上端起武器散开，在高粱地里迅速向前。嗖——嗖——子弹开始飞了过来，城里还是有人。

有几棵枣树，树上结满果实，枝条都被压弯了。

我军中有人一窝蜂地到树上摘枣，瞬间树上的枣被吃了个精光。

即使是在敌人的枪弹下，那情景仍显得悠然自得。

下午近1时，部队进攻到离大城700米处。大队总部命令：停止前进！

部队马上又撤了回来。有人说敌军已经退却，可能是座空城。

大队命令留下第九中队守大城，其余撤到南赵扶镇。飞机从大城上空飞过。

过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大城方向传来激烈的爆炸声，我们和机枪队失去了联络。返回南赵扶镇时已是晚上。征用铁锅给机枪队准备晚饭，

但等了好久，还是不见机枪队返回。怎么回事？大家的心里涌起了不安的情绪。不知是谁讲的，说是第九中队遭遇袭击已全军覆没，损失机枪40挺。

小队长田边他们冒着黑暗跟大队本部以及厂营队①联络。

据他们讲，第九中队遭到友军的飞机轰炸。

把铁锅收到一起做好饭等待，大家做得都很好。

9月23日

残忍的行为实在可憎。

9月24日

早上8时30分，离开燃烧着的村庄，我们在沼泽地里艰难行军，一整天往大孟桥赶。今天非常疲劳。

一早就枪声不断，不时的还有流弹横飞过来。

到达大孟桥附近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与一早就中断联系的机枪队又取得联络。一晚上急行军。

将近天亮时，到达正村。机枪队的前田军曹、一等兵小西君负伤了。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在一辆接一辆的车上盖上雨篷，在雨篷下睡觉。用铝制饭盒做饭，吃晚饭休息。但凌晨4点又下起雨来，无法入眠。

9月25日

早上6时左右醒来，衣服被雨水淋得湿透。昨晚好像没有谁睡得好，每个人都是一脸的疲倦。拿行李的那帮家伙在烤红薯吃，我向他们要了一个吃。每个部队都在忙着用征来的鸡做菜。

不知是谁摘了美味的梨回来。

这是20世纪的国内怎么也不可能吃得到的美味。再去村里搜刮，

---

① 厂营是在战地临时搭建的四周没有围栏的房屋。厂营队是指负责厂营警备的部队。

什么也没得到。下午3时30分出发。

9月28日

和机枪队失去联络，我们小队单独行动。在A村宿营，住在村里的一个大家庭里。村里的支那人聚起来，又是酒、又是肉，热情地款待我们。但他们毕竟是敌国的农民，再怎么欢迎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我们在严格的警戒之中睡觉。福村时雄君谈起自己的老婆，她老婆好像是三丹①地区很有名的女俳句诗人。谈谈短诗，谈谈文学，我们围着火快活地聊起来。

9月29日

一大早，藤原、山本两个人骑马去找机枪队。8点左右与机枪队取得联络，返回部队。向大队驻地前进。村里的支那人见我们离开，都来送行。接近中午时我们与机枪队会合了。中队长召集小队队员，非常高兴地说："你们能排除行军中的苦难，与我们保持联络，并及时地赶上来，我非常高兴。"在大队吃午饭。近下午6时，到达姚马渡。我们把小队分成宿舍班、物资征用班、警戒班、勤务班，急忙宿营。作为物资征用班长的我带10名士兵在街上转悠。到底是城镇，什么东西都有。我们弄到5头猪、10斤糖，还有火柴、酒、点心，可谓收获丰富，大家都高兴地回营。

我们一边想像着战友的笑脸，一边往营房走，就听见大队总部的传令兵在那里大叫："快点回来，浸水了！"

果然，镇上地势稍高，所以没觉察到什么。来到郊外，发现积水已深到脚踝，脚下的洼地霎时已变成小河。混浊的水流打着漩涡，以很强的势头，要把整个镇子吞没掉。来不及逃跑的居民的哭喊声、猪狗的惨叫声传遍了整个镇子。

我们让支那人背着征用的物资，涉过泥流。水流很快淹过肚脐。好

---

① 日本京都府下的旧区丹后和丹后地区分成三部分，分别称作奥丹、中丹、口丹，同时又把它们总称为三丹地区。另一说是指把丹后、丹波、丹马三地合在一起，再加上兵库县的一部分称作三丹。

像是敌人撤退时决了大堤。我们准备在河堤上宿营，饮水也只好用这种混浊的泥水了。做出的饭也是掺了泥巴的饭。多亏了在河上前进的运输部队，他们送来过冬的衣服，我们换下夏装，直接返还给运输部队，今晚非常忙。我跟田边一起躺在车辆下边睡觉。时间已近晚上11时。一晚上车辆部队都在从旁边经过。

9月30日

凌晨4时30分起床。河堤上已不能行军，不后退两里的话，就看不到桥梁。我们是走10分钟停5分钟。又走10分钟停3分钟。行军速度像牛一样慢。

接近中午时，我们过桥来到一个镇上。

镇上贴满了红色武装号召起来抵抗的标语。我们在镇上吃午饭。近2时时看到在对岸我们昨晚呆的地方。3时左右天空中出现了一两片很奇怪的动物形状的云彩，云彩刚散开马上又扩展到整个天空，接着就突然下起阵雨。我们跑进支那人家里避雨，大约有20分钟的光景，我熟睡过去了。

第二册　从滏阳作战到攻入南京

我们等雨停下来，去宿营的村子。

昨天的行军搞得人极度疲劳，人困马乏，只好默默前行。在满身污泥的前进中，中队长来迎接我们了。

中队长穿着胶皮底袜子，活脱脱地像个农民。他的那些迟到的部下该是多么艰难地追随着他呢！

“辛苦了！”他一个接一个地跟我们打招呼。谢谢了！听到中队长的这句问候，艰苦什么的，大家都忘了。

今天在可以称作家的屋里住宿，对我们来说，可真是久违的了。我们深深感到置身于家中的温馨。我吃了支那人剩下的小米饼，我想这也就是肚子太饿的缘故。

10 月 1 日

向献县(献州政府所在地)发动进攻。我自己感到很紧张。下午 4 时点 50 分入城。敌人都跑光了,城内一个兵也没有。福村君把支那人做了一半的饭又煮起来吃了。

10 月 4 日

上等兵传骑、藤原、山本等按预定时间于下午 3 时到达。接着,马上做出发的准备,然后又接令出发了。

天开始暗下来,在大陆上这时节的傍晚来得早,今天我们没办法按预定时间到达小范镇。

天完全黑了,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黑暗中,觉得路很漫长。

在黑暗里,大家互相喊着,并有几次在泥泞的道上跌跌滚滚地前进。感到肚子疼。困难时刻感受到的战友们纯真的情意让人非常喜悦。时而帮我把背包装上车,时而打开棉衣帮我穿上,战友田边君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可谓无微不至。

北山跟上来了吗?很痛吧?马上就到了,再忍一会儿。在这样的温情鼓励声中,我终于在 8 时 30 分到达指定的地方。机枪队准备了温暖的食物,但我却一点也没吃,直接滚到宿舍里。

有人拿来朝鲜丸子等食品,可是我什么也吃不下。

10 月 5 日

今天起床时觉得身体舒服了些。听说机枪队已乘船去断了敌人后路。

弹药小队前几日返回献县补充弹药。

与机枪队暂时告别,8 点整队,乘上悠长的车队下了河岸。几百艘船由民夫们拉着沿河而上,可见是大量的物资运送。岸上、陆地上都是一派战争风景。

下午 5 时我们到达献县郊外的宿舍,小队长要求严明军纪,他训完话进了宿舍。

10月6日

今天我品尝到了久违的一次熟睡之后的愉快心情。远远地眺望被战火毁掉一半的角楼，我陷入沉思。

小队长手执得意之笔在画素描，有画家美誉、文人美誉的小队长，其造诣确实已达到了专家的水平。福村君正煞费苦心地吟诵着写给老婆的诗句。我去了第二机关枪中队，与大江、樱井等久违的战友叙谈。樱井君还讲了家住京都的人权问题专家田中律师的一些往事。

我洗完澡返回，还得到酒等礼品。洗了衣服，缝补了被褥，今天的心情特别愉快！

10月7日

一早就烧水洗澡。听说今天可以发信，我就匆忙给父亲和吉见昭枝写信。

拿来肥皂和信纸等物品。下午3时以后传来明天集合出发的命令。为检查军装、装载车辆等忙了一整天。

晚上，发了信。祈祷着信平安到达亲人手中。

10月8日

早上8时30分整队完毕。怎么等也不见出发的命令。过了约两个小时，来命令说："出发延期一天！"我们又做了一天献县人，今天我执勤。

10月9日

8时30分出发。在半路的镇上住了一宿，见到北山高藏君。

10月10日

到达小范镇。机枪队那帮家伙还在。

10月11日

8时出发。下雨了，狭窄的街道顿时泥泞难行。冷风肆无忌惮地吹

过来，似乎要割裂人的肌肤。由于各部队同时出发，路上十分混乱。在这里渡过子牙河，到河的左岸。郊外的机场上传来剧烈轰鸣，飞机一架架地起飞升空。

因为桥梁被炸毁，来不及逃跑的支那汽车有五十多辆被丢在那里。路边到处是支那军人的死尸以及军马的尸骸。逃跑路上丢下的手榴弹满地都是。敌工兵队架设的临时桥梁被我部队以及军车队抢了先。热血汉新乡大尉大声喊道："想过河的话，你就过过看，我宰了你们。"(由于战争惨烈)不足一里的路程，行军花了整整半天时间。

下午为挽回上午失去的时间，我们进行了急行军。原定在武强宿营的计划，因武强没有宿舍，而临时改在深县。我们行军到达深县时，大家是又饿、又乏、又困。为了鼓舞士气，我们是又唱流行歌、又唱军歌，最后还唱起了浪花节小调。

最后夜行军四个小时，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大冯营宿营。晚上住在一家财主的大房子里，房子里摆着你想不到在乡下竟会有豪华家具。午夜子时过后，人们才睡着。

我担当岗哨，烤红薯吃。

10 月 12 日

早上 9 时出发，今天风和日丽，道路平整。行军状况跟昨天大不相同。感觉就像在日本国内行军一样，心情十分愉快！下午与机枪队告别。

到达宿营地已是下午 5 时，这里也相当不错。

10 月 13 日

昨天睡得很熟，今天早上的心情就很好。8 时列队。经过的村子也越来越富裕，村里房屋一排一排的很气派。每户都挂着日章旗(是那种用红墨水在纸上画一个圆，小学生队列里使用的东西)，每条道上都端出酒、茶、梨以表示欢迎。

休息的时候，去取茶时看见两个漂亮姑娘。姑娘拿来三十几个鸡蛋说："先生请吃！"我说："不要鸡蛋要茶水。"她马上就端来茶水。

不幸的支那人啊，不要担心啊！

我喝完茶，笑着说："谢谢！"对方也笑着冲我鞠躬。

以后通过的战友们，可不能对他们动粗啊！

今天特别炎热，江原君开始胡说八道了，这个三人帮开始招摇过市。支那人啊，可不要记恨他们。

下午7时，倾井到了村里，他到了村里最好的一家宅院。这个宅院的主人好像是位医生。支那人聚在一起，为我们备草料、准备宿舍。要他们为我们做面包零食，他们做得非常可口。

10月14日

8时出发，支那人的夹道欢迎决不是出于敷衍，我感到有些诚恳。年长的百姓坐在地上，冲我们叩拜。"受人叩拜对我而言可是生来第一次！"

大家都笑了。我们经过的村子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老百姓的举止跟日本国内没什么不同，我觉得他们都很文明。

在天津、独流镇、南赵扶镇一带河流下游的广阔沃土上，农业技术很落后，而且各地发展也不平衡。而往南耕地面积较少的地方其农业技术却很发达，这一现象很值得深思。

大军过后，有很多农民在收集马粪。这一事实说明支那人的农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写着"扫灭共党消除国民党"、"排除蛊惑人心的蓝衣社"、"北支人建设北支那"等等口号的标语，贴满各个路口。我也祈祷他们能够尽早地迅速展开基于这些口号的新的国家建设和新的政权建设事业。

下午休息时间，田边君把自行车让给了我。

我骑着自行车悠悠地一边征用物资，一边行军。今天在任家庄宿营，我们受到了高规格款待。

大家又品尝到了久违的酒菜，各分队气氛都很热烈。唱军歌、流行歌，在周围转来转去，十分热闹！

10月15日

行程3里，向逍州进发。在第一次休息时，已能从远处望见逍州的

城墙，逍州可能是个漂亮的城镇。在这一带开始看到支那兵的尸体。我们进了逍州，看到镇上污浊不堪，十分吃惊。在宽阔的镇上，触目所见的几乎都是茅草屋。第一〇九师团的士兵迅速向前推进，他们都是些老兵。我们只好冲他们喊："辛苦了！"我们到城外宿营，听说尚有敌人的残兵游勇，所以晚上严格执行警戒。

10 月 16 日

7 时从 K 村出发。从昨天开始就已显露迹象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使我很痛苦。一到北及桥就躺下来休息。这是一个大户人家。听说是病人，他们还特意为我备了床铺。傍晚点名的时候，听说小队长传达了命令："决不允许利用征缴物资的机会，实施强奸等一切不道德行为。"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10 月 17 日

今天心情很愉快。田边君的悉心照顾让我感动得几乎流泪。从修鞋到洗衬衣，他都帮我做了。分队的战友们也都来表示了慰问。

人间的温情真的很难得。各分队好像流行吃油炸食品，每人手上都沾了油。

10 月 18 日

吃了早饭，和山本君一起去征用物资。找了约两个小时，才弄到一贯①多山芋回营房。

下午，跟田边君一起去澡堂洗澡，感冒又犯了，浑身冷得不得了。吃晚饭的时候，田边君帮我打来了饭，冲我喊："北山君，年糕小豆粥做好了，快吃吧！"我吃了一碗，很香。晚上虽有夜哨，但田边君还是来照看我了。

离开让我怀念的北及桥，我们转移到了宁晋郊外的哨村。据说要在此驻守一段时间，我们架设厩舍、宿舍、厕所、厨房、办公室等花了四

---

① 一贯合 3.75 公斤。

五天。

治疗一开始，我就看了医生。医生诊断说是疟疾，这位年轻的军医还表扬我说："真顽强啊！"于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1日军装检查那天，我不承担任何军务。高兴的时候，就起床写信、散步，不舒服的时候，由于是病人，在睡铺方面也得到了特别关照。今天接到邮件及慰问品。

这时候，军中开始流行赌钱。快要出发时，我把信封弄丢了，只好用挂轴做信封、信纸用。

我记得芭蕉的名句是这么写的：旅途获病，做梦也常在枯黄的原野奔跑。

现在的我也有类似的感慨。

我不断地想起姐姐的一些事情。

接到慰问品，是家乡的荻野三男君寄来的。

10月30日

补充人员到了。有汤浅、平野、川崎、跟我同年入伍的河内、曾根满、新兵稻生等。大家谈起分别后的生活真是说也说不完。而且每个人还都跟过去一样，性格上也没什么很大的变化。

伊豆田、平尾等几个人被编入了第二分队。

晚上我们围着这些人，热烈地谈论起后方以及战场上的话题。

11月1日

检查军用装备。我试穿一下战友们为我准备的军服。生病以后我就没有参加列队，今天站在太阳下列队时，病后初愈的身体让我有点吃力。

中队长训话。

11月2日

早上8时出发，向石家庄行军。在联队行军整队时，遇见门田武君。这是我们出征以后的第一次见面。我由于休息了很长时间，所以身体很

疲劳。

重新背上背包大步向前。这一带的治安工作似乎做得不错，农夫在田间辛勤耕作，姑娘们在采摘棉花。

藤原君不停地宣传部队即将凯旋。

11月3日

早7时30分出发。9时联队在道路上集结。面向遥远的东方祭拜，祝贺明治节日。

11月4日

早上8时30分列队。在旧蒿城县政府所在地成立的蒿城治安维持会的官员们出来迎接我们。

我感到新生中国的强烈气息。下午2时左右到达宿营地。餐桌上摆满了美酒和黄鸡。

身体健壮了很多。我们大口地喝酒，气氛霎时变得很热烈。藤原君表演的福知山舞[①]非常漂亮。后来，我又去找大队炮队[②]的万家曹长喝酒。

不愧是重禁闭30天[③]，仍毅然决然地勇敢向爱情出击的热血男儿，万家曹长对妻子的爱可谓忠诚不贰。看见我来了，马上招呼我坐下，对我不停地谈论他老婆的事。好汉惜好汉，我们俩又一边大声谈论，一边大口喝酒。回到分队时，时间已到夜里12时。

---

① 日本福知山地区盂兰盆节时的地方舞蹈。形成于战国至江户时代，在庆祝昭和天皇即位大典之际成形，以后很快普及并开始兴盛起来。

② 日军战时编制的一个步兵联队通常以三个步兵大队为轴心，各大队包括四个步兵中队外加一个机枪中队和一个步兵小炮队。这个步兵小炮队就是“大队炮”。又，一个步兵联队在三个步兵大队之外，还包括一个山炮中队、一个速射炮中队和一个通信队。这个山炮中队就叫“联队炮”。

③ 日军中的惩罚之一。根据1908年12月2日修订的陆军惩罚令，轻重禁闭都规定一天以上30天以内，受罚期间，“执勤服役。并严禁外出以及与外人见面”。重禁闭减发军饷一半，轻禁闭减发军饷两成。禁闭处罚对象是士官、准士官，对下士以及普通士兵主要有免官、降级、禁足、谴责、苦役等处罚。

11月5日

在此处似乎要多停留几日，所以我们开始了射击演习。

11月6日

今天又进行了射击演习，我担任营舍警戒，没有参加。我还烧了洗澡水、做了副食。下午4点左右中队全体集合，喝庆祝酒。

喝酒的牌子很快就卖光了，各小队的酒鬼们都来找我喝酒。

11月7日

8时30分列队出发。中午以前已能看见石家庄。宣告攻占太原的气球高高地飘升在蔚蓝的晴空里，郊外的高射炮分队高喊着："我们返回了！"藤原、木村十分兴奋，竭力主张返回日本。到达石家庄已是下午2时，看到城里的酒店，我们一下子买了很多糕点、酒等。城内还有面馆、粥店，这都使大家十分欢喜。邮局也在开业。日落西山天暗下来时，我们才开始往卡车上装运马匹、物资，由于对这项工作已十分熟悉，我们很快就干完了。

11月8日

列车还没开动。大家都外出了。我跟稻生一起上街，半路上川崎也加入进来。街上一派繁荣景象。做买卖的住户都有店铺。我们逛了戾屋①，看见很多漂亮姑娘。

返回的途中，碰见藤田准尉。他也喝了很多酒，醉眼朦胧的。

在眼睛桥上，藤田准尉跟稻生争论起来。后来他拔出军刀气势汹汹地威胁说："我宰了你！滚！"稻生也不甘示弱，表现出一把硬骨头的架势："你做出来看看！"周围的人很快地围了上来。最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没有酿成大事而平安返回了营房。回到营房时，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登上火车后，藤田准尉仍不肯善罢甘休，吵嚷着过来寻事。我们就让稻生坐在中队长旁边以避开危险。火车于下午2时30分发车。

---

① 一般指以普通士兵为对象设立的慰安所，有时也泛指妓院。

11 月 9 日

快到下午 5 时 30 分时，我们到达山海关。在山海关接到邮件，我等了又等的家信终于到了。有好几次拿出来看了又看。然后把信小心地收在背包里。

11 月 10 日

我又一次次地取出家信来读。家信对我竟如此重要，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凌晨零时 30 分，我们到达奉天火车站。奉天城内起了浓浓的大雾。国防妇人会的成员冒着深夜的严寒走向月台各处，端出热茶来招待我们。

吃完盒饭，还有些时间，于是就在月台上散步。见四处贴着告示，就走过去看。见上面写着："我英勇无敌的部队，到前线去打败敌人！"

伴随着我们作战行动，战线拉得越来越长。我感到这告示已经判明了我们今后的作战方向。返回国内的说法一时间被吹到了九霄云外。3 时一过，火车又开动了。下午 5 时左右通过辽阳。令人怀念的辽阳。我一年零八个月的现役军营生活一幕幕地在我脑海里展现，这儿的一草、一木、一个石子都有我的回忆。

练兵厂、有两棵树的高地、三道堡还一如往昔。兵营空空如也，一个人影也没有。兵营的院子里杂草丛生。我住过的兵营、过去年轻时候的生活一时间充溢心中，街上的情景让我也不禁感到萧条、冷落。

鞍山却取得了让人惊异的飞速发展。支那人拉着胶轮车在街上奔跑。女人以及小孩子们从看似钢铁厂家属住宅里走出来，挥舞着日章旗。看着正飞速发展的满洲国的现实，我真的是非常快乐。

11 月 11 日

6 时 30 分到大连。石川曹长传达说，今天住在当地人家里，可以说是住进真正的营舍。听完传达，大家一阵欢呼，真是太高兴了！

从车上卸完马匹、物资到达宿舍时，时间已是中午。今天住在若狭町 86 号吉松隆之助家。我和伊豆田古兵君两个人一起住。主人很热情。一进来，我们就直接奔浴室，洗完澡心情特别舒畅。上战场的心情

怎么样呢？实在无法相比！日本榻榻米和和服的感觉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怀念！我们吃得也很好，嗜酒的古兵君今天可谓心满意足，他喝得醉醺醺的，晃着脑袋讲一些有趣的话题。

主人的小公子一刻也不离我们，喊着："士兵叔叔！士兵叔叔！"听我们给他讲故事。

这家的主人乍一看不过是个经营棉被店的老头，但一旦攀谈起来，你就不得不佩服他对时局的准确把握，以及他在军事思想上的高见。

傍晚点名时领取慰问袋。由于命令来得晚，传达给我们时已是夜里11时了。田边、稻生为点小事跟下野伍长争吵起来，这三人都是特别喜欢吵架的家伙。接到命令要求各分队于明天早上10时在码头集合。

各杂役兵也到了。和古兵一起分发完慰问品，我就领着主人家的小公子去了大连的繁华地带。在百货商店买了一只大鼓，并要店方送货到家。回来时已过下午1时，然后坐出租汽车去逢坂町玩。返回家时已快下午3时，跟家里人感到有点疏远。

11月12日

终于一觉也没睡好。把昨天晚上买回来的杂志寄给吉见昭枝、小鹤、还有我老婆后吃早饭。主人精心地做了很多菜。我吃完早饭后就去中队集合。到中队时大家就开始列队了。天还没完全发亮。杂役兵坐电车先走，我们借宿住户的家里人都出来送行。住户们送给我们的精心制作的五合瓶，伴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不断地发出美妙的音响。装运马匹的船内杂役、船员不停地给我们介绍上海战事。我跟藤原君在大连火车站内部食堂吃午饭，我们敞开肚子吃了很多美味佳肴。

下午4时乘船，5时出港（"生岛"号）。

11月13日

从早到晚，我拼命地写家信。海面上风平浪静。

11月14日

我跟一个名叫山本的性格开朗的男船员热烈地攀谈起来。他拿出

火腿、色拉、酒，还有别的各种食品让我吃喝。他是日本海员工会成员，曾作为一等斗士参加过战斗。我写了家信。

11 月 15 日

马上就到扬子江，不愧是哺育了一亿支那人的大河，河宽达二十余里，让人难以置信这也是条河。不论往哪边望，触目所见到处是军舰。

逆流而上，很快就到敌人的前沿阵地，我们扎紧背包、整装待发。

11 月 16 日

今天一整天还是在船上度过。对岸的村庄起火烧了一整天，没看到一个人出来灭火，火势也一直很旺。

11 月 17 日

听说马上就要登陆，于是我们在 3 时 30 分就爬起来，整装等待命令，可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下船的命令。时间也很快到了中午。

下午 3 时，驳船终于来了。装卸马匹的驳船杂役兵、工兵是需要技术和胆识的兵种。第一个来回已是中午，第二个来回时已经到了晚上。在微暗的水面上，大家相互招呼着向陆地前进。常常是返回的驳船与货轮擦肩而过。一旦登上陆地，把马交给陆上执勤人员，接着就马上返回。在陆上执勤的士兵也是踩在泥泞里工作。第三次返回的半路上，驳船舱内进水，无法再继续航行。最后工程兵只好弃船，改乘别的船只返回。听说工兵要回大船吃晚饭，我们就央求船员，跟他们一起进去，也吃了晚饭。

给养比步兵好得多。

“这伙食太好了！”“工程兵的工作特别啊！”我们非常羡慕。

结束杂役已是午夜 12 时，船内残留的人员就只有大队运输队、经理室和我们了。很抱歉！我们二十多个人把经理室的一打酒给偷偷地喝了。

11 月 18 日

据说一大早就会有驳船过来，我们早上 6 时就起床了。走到甲板上

一看，就见飕飕的强风打着旋吹过来，我险些被吹倒。

汹涌的波浪像魔鬼一样不断地向船舷扑打过来。

一夜之间，海上的天气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工兵再怎么勇敢也不会在这种天气里到江上来吧。

于是大家回船室休息，上午 10 时左右接到命令："全体到甲板集合！"我们走上甲板一看，就见那帮工兵在哪儿大喊大叫："快点卸货！"

物资装卸开始！我们冒着狂风开始把马匹、物资从大船上装卸到驳船上，跟昨天一样，我们充当驳船杂务人员工作。

驳船在翻滚的波涛中剧烈地上下颠簸着前进，这次就是如此危险，充满艰辛。

在后方大叫着危险、努力工作的工兵，实在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冒着艰难困苦，还能坚持岗位拼命工作的这些工兵才真正让人尊敬。

前后 4 个来回，把总共 25 匹军马运到江岸时，时间已到下午 6 时。一匹卫生队的军马因为疝痛倒在船舱里。虽然看着让人心疼，也只好扔到江里。先是把马的四条腿绑起来，使它无法动弹，然后用起重机把它吊起、接着就会把它抛到江里。

出征以来，军马虽不能说话，但在北支那战场它也是与大家生死与共的战友，我们都不无悲哀地盯着它。我感觉有人喊："给它的脚松绑吧！"可这也没用啊！

盛马网篮的绳索一被切断，它就在"噗通！"一声之中被丢进江里。但是，既然它还能游，干吗不让它尽情地游呢？被缚了四肢，它还怎么动呢？出此恶意到底为什么啊？不一会儿，有人把它拉近甲板，帮它解开绳索，把它从网绳里拉出来。这匹病马跟死了一样，一动也没动。

"噗通！"一声，病马被抛进了江里。

从高处被抛进了江里，它一度沉入汹涌的波涛之中，但一会儿之后，那病马就把头泅出水面，"hihenn"那病马发出一声惨叫，接着就被无情的激流冲走，朝着江洲方向游去。

外面的战友都精神十足地跟士兵们一起向前线冲杀，你却由于不幸生病而遭遇被抛江的厄运。我们大家被病马的惨叫所深深感染。

五分钟之后，那匹病马已经到了电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真可怜啊！

过了一会儿，那匹病马又游了回来，好像是放弃了离我们而去的想法。它游到船舷附近，依依不舍地发出两三声嘶叫，最后沉入波涛之中。

这是最后的告别了！战友们凝视着灰暗的水面，痛苦不堪。

晚上，在船长室跟小队长一起，有工兵伍长、田边、稻生、山本等，我们几个人吃菜喝酒。

夜里 11 时 30 分睡觉。

11 月 19 日

我们也下船了。11 时，船冲破浓雾到达浒浦镇码头，我们登陆上岸。上岸后立即跟岸上执勤人员一起往卡车上装运物资，然后向前进军。大部队已经通过，泥浆深过脚踝。道路非常难行。派人四面侦察，还是不知道该往何处前进。没办法，只好又退回来，原地宿营。

我跟稻生打扫出一个黑暗的房间，点上灯火，聊起了往事。睡觉时已过夜里 11 时。

11 月 20 日

醒来时已是上午 9 时。我们住的这间房与别人离得远，所以没人过来叫醒我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卡车上的物资都已卸下来。我跟山本、田边一起去征缴食物。我们拿了菜叶、烧饭用具、茶壶等返回。这里街上不怎么繁华，不像是旁边还有个货物来往频繁的码头。

台湾军①许多人负伤，坐船返回。

前线的战斗似乎很激烈。

11 月 21 日

我们五人一起去征缴物资。见一个大饭店里有猪肉，我们就拿了回来。这块猪肉有 20 贯重。雨下了几天，路上到处是泥水。我们用菠菜做了清淡的汤汁吃。一帮特务兵要借宿舍用，我就把自己住的房间前的

---

① 指重藤千秋少将率领的台湾守备队。

空地借给了他们。

11 月 22 日

今天阳光灿烂。就像日本国内梅雨季节的阴郁天气，持续了近一周，搞得人心情很郁闷。今天天气放晴，大家的心情也为之一振。“早上好！”人们的这句相互间的问候听起来也很爽朗。

吃过早饭，我沿河而下寻找酒馆，但没发现。看到堆满一箱箱羊羹及馅饼的总部经理室门前有卫兵站岗，我觉得十分不快。下午四处溜达的时候，在拥挤混杂的地方，我找到一家酒馆。在那儿，我一下儿买了 30 个羊羹。

回到营房，我把羊羹分给了战友吃。

小队计划明天集合出发。命令所有人在天黑前装好车辆。装好了车辆，又接到命令说延期出发。我和小队长两个人弄了一顿火锅吃。山本今天去征缴物资时好像又搞了女人。

11 月 23 日

今天又是个大冷天。早上剃胡须，感到脸胖了，是用手触摸脸颊时我感觉到的。大家都去征用物资了，营房里没人。我又一次跟小队长一起吃午饭。藤原君回来又讲今天台湾军伤兵整整装了 50 只船。从中午开始我在马房执勤。

征缴物资的队伍弄了近百只鸡回来，又做鸡素烧。武知伍长弄来一瓶老酒，大家喝得醉醺醺的，只舔舌头。

我想起姐姐、家乡的事，怎么也睡不着。

11 月 24 日

中午结束马房执勤。下午 3 时 30 分接到命令，以小分队之先遣队的名义，我率领 10 名士兵登上执行水上运输任务的井上队、难波队的八艘船，向常熟进发。到了晚上身上感到十分寒冷。摇橹的支那人在我鼓励下很卖力，小船快速逆流而上。西乃宫的永井武夫君也加入了水上运输队。

11 月 25 日

凌晨 2 时 25 分，我们到达常熟，并马上登岸生火。天亮以后，跟井上队长联系，他很不热情。我只好自作主张，一个人决定设营。后我和谷口一起去找宿舍。街上非常气派。街上像国内三丸[①]那么大型的商店一家挨着一家。行李部队[②]先到的那帮家伙走进一个很大的庭院。

院子里传来钢琴声，进去一看发现士兵在敲击键盘。刚来的时候，这里好像发生过多次物资征缴，还有士兵给我看自己弄来的金表。

宿舍安排在第三机枪队营房，一般都安排在机枪队住宿的地方，所以我也决定在那儿住宿。安排好宿舍，我们就利用小河的便利把行李运到家里。下午为备齐宿营的设备，全体都征用物资去了。中国银行及附近的建筑在熊熊地燃烧。

安排好执勤和警戒区岗哨，然后分配宿舍。完了上床休息。

11 月 26 日

我和伊豆田古兵一起去征用副食，路上见一座桥上躺着身穿支那中央军正规部队军装的五六具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快速运动之中，我们来到一家里面摆着白糖、酱油、酱菜等商品的大店。征缴队高兴极了，不断地往营房搬东西。

有五斗酒、一斗酱油、一荷酱菜，我们还拿回了所有的木炭以及大米。

夏川、外贺、牧等过来说，由于身体有病，他们小队还没有去征缴食物。

下午各分队单独宿营，大家都非常忙。

---

① 位于日本福知山市的中心，是该地区当时惟一的有上下电梯、高达四层的西式百货店。

② 日军运送战斗、宿营所需的弹药、粮草、机械等物资的部队。为补给前线部队非急需的粮食、衣物等，在师团后方行动的部队叫“大行李”部队，而搬运前线部队急需的卫生器材、弹药等物资的部队叫“小行李”部队。

11 月 27 日

今天又带伊豆田、松本去征缴物资。我们弄到了些菜叶、酒返回。

下午 4 时我们小队全员到达，我们先遣队员对他们行军之快吃了一惊。我们原以为再快也要到明天，所以宿舍还没准备好。

立即出发。命令全员集合，但大部分队员都在征缴物资的途中，还没有回来。剩下的人员协助准备晚饭，吃晚饭时，大家围着小队长喝酒，气氛很热烈。小队长也很高兴，大口喝酒。

山本、福村、外贺、藤原他们也都来了。

11 月 28 日

匆忙吃完早饭，上午 7 时列队。沿小河到梅梨镇迎接车辆。街道两边的房子都被毁坏，看不到一家完整的房舍。

左边望见远远的六甲山。几个支那人在两边街道上奔跑，大概是从街上偷了东西的小偷。我跟小队长热烈地讨论起日本短诗艺术问题。中午到达梅梨。直接往车上装货，装完货返回营房。步兵沿小河快速前进，他们的雄姿映在水面上非常雄壮。

路上有两三匹马躺在地上。回到常熟已是下午 6 时。到营房一看，宿舍内仍然是一片混乱，我特意关照的被褥也没收拾，他们没有做任何整理。

我把松本找来，第一次骂了他一顿，松本也认错说自己不好。傍晚点名的时候，他还受到了小队长的警告。惹得连平时很少发火的小队长也发起火来，总之一切都是松本不好。

驮马福宫号（军马）由于吃了太多的桑叶而不断抽搐。集合全体队员对它进行护理，还是无济于事。

大家正非常担心，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从第一分队传来山本的尖叫声。我们马上跑进去一看，见外贺分队长摔倒在地上。眼看着脸色发白、手脚变凉。“喂！外贺君，挺住！”我冲他喊。“是北山吗？”外贺分队长回答得有气无力。感觉就像临终遗言，不好，危险！幸好临近的山雄队里有军医，我们百般恳求他过来给外贺小队长打了两针樟脑液。临走时医生说：“性命不会有问题，但要十分注意病情的变化。”从第一、第二

分队各抽调了两名士兵负责照顾他。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已经能够说话，手脚也变得暖和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11 月 28 日①

上午跟万家曹长一起去街上逛了一圈。回营房时洗澡水已烧好，我下了浴池擦洗掉身上的积垢。下午和稻生一起去散步。发现这里有很多家的藏书比一般的小型图书馆都多，我想这里至少有抗日知识分子的根据地。

当铺里挤满了士兵，毛皮衣服等还有三四仓库。晚上睡得很香甜。我梦见自己回家了，孩子正纠缠着我依依不舍，还梦见了我姐姐。

11 月 29 日

我们把所有的弹药和物资都搬运到船上。接下来准备洗澡，让支那人准备四只桶。我感受到了被人伺候的乐趣。

我跟稻生一起去了靠山一边街市。那儿的街上在起火。靠近城墙一带有个游乐场，游乐场那里有处供人散心、休息的地方。我们走进那里的一家看似茶馆的屋里，屋里有位近 70 岁的老头热情地招待我们。这一带街道非常宽阔，城墙的外边横卧着几十具支那人的死尸。战友们谈论着非常残酷的话题，我想即使敌国人，他们也很可怜，这样话题我不爱听。

11 月 30 日

早上 4 时 30 分起床。我想生火做饭，所以就早起了，没成想藤原、白波濑二人已经生火做了起来。

剩下很多酒、酱油、茶等东西，我们 7 时集合出发，我做代理分队长。丢在路旁的支那兵尸体被往来的汽车、装甲车、运兵车碾得稀烂，即使看惯了死人，我也觉得惨不忍睹。

城外的高射炮伪装得非常巧妙，监视着天空。从遥远处听到炮声。

---

① 与前一天日期重复。原文如此。

这里的路面跟国内的一样坚硬。今天温暖和煦，可以说是12月份里最适宜行军的天气。

下午4时回到宿舍。小队长去拾掉落在地上的地图。每一家都有支那人被杀。我们在一座大房子里过夜。

轰隆、轰隆的爆炸声震得玻璃窗哗啦哗啦地响。

12月1日

不知是谁放的火。昨天我们住的房子冒起了黑烟。我想真是太可惜了。三五架友军的轰炸机向西飞去。道旁插满了用短木制作的墓牌，一个接一个随处可见。看墓牌背后的铭文，发现阵亡者中有助川部队①的士兵。

汽水瓶里插着鲜花，但花已经枯萎了。代之而起的是青青嫩草。坚固的防御阵地、累累重叠的尸体，都充分地向人展示着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接近无锡时，惨相更让人目不忍睹，土沟里堆满了面目全非的死尸。我们在小学里搭建宿舍。

船上的人过来联络。附近的房屋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

12月2日

从昨天一直燃烧的大火，今天早上火借风势，向宿舍附近逼近。

吃完早饭后，准备出发。列队等待命令。

今天还发了零食，有奥林匹克奶糖和白糖。因为有很久没发过零食了，所以大家很高兴，鼓动满面胡须的脸颊，大口地吃糖。

昨天开始的腹泻越来越严重，从昨天开始我已经上了十二三次厕所。9时出发，山本还带了一个机灵的支那人一同行军，这个支那人毫无贫贱之像。我给他稀罕的奥林匹克糖吃，还跟他聊天。他说自己是从上海来的，问他做什么买卖，他回答的好像是公司人员。每个村庄、每个街区都冒出浓浓的黑烟。路边的农家院子里堆积的稻草几乎都被点了火，

---

① 指日军第十六师团中由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率领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奈良）。

顷刻间化为灰烬。真可惜啊!

即使是敌对国家的物资,想想辛辛苦苦一年才有收获的农民的心情,就会觉得他们真的可怜。

想想我们的战友中,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有对这种恶作剧乐此不疲的混蛋,真是件可悲的事。

我们利用行军间隙采摘菠菜,大概是因为土壤肥沃,所以菠菜都长势很好。还有大片嫩绿的桑林非常适宜养蚕。我们在青阳乡宿营。宿营地旁边死了四个支那人。从早上跟我一直交谈的支那苦力和我已经很熟,对我身边的事很留意并帮我照看。晚饭后,我给了支那苦力一套征来的被褥,还为他选了一个温暖的房间,让他睡下。

12 月 3 日

7 时 30 分出发。今天看到的敌人尸体很少。不知是谁放的火,昨天我们睡过的房子燃烧了起来。在种店,与去江阴的部队分开了。

我们努力前进,下午 4 时到达武进,比预想的时间快。

途中经过一家毛毯制造厂,我们征缴了 15 条毛毯。经过的部队一个接一个都来征缴过。

在纺织公司宿营。机器好像全被拆走了,厂房里什么也没有。干棉花还有一仓库,我们把干棉花铺在地上睡觉。自己住的房间好像曾做过参谋室,玻璃门上贴着“参谋部”几个字。晚饭后藤原君去联络。

12 月 4 日

早上 8 时出发。今天马饲料用完了。分队员一起小心前进,但事情往往是你想要什么的时候它偏没有什么。冷风劲吹,天气很冷。

我们在吕城镇宿营。

12 月 5 日

7 时 30 分列队完毕。今天道路很不好走,为超过卫生队车辆我们非常辛苦。

从浒浦镇……到常熟,支那人划船送我们。无主的船只顺河而下,

流到河尽头，也就到了丹阳。好像是谁丢弃的船只。吃中饭的时候，三个小孩不知从哪里来，在旁边天真地嬉戏。

我问："小孩，几岁？"

他们分别回答："12 岁，8 岁，10 岁。"

"有爸爸、妈妈吗？"我又问。

"有。现在没有，他们被日本军队抓去做苦力了。"他们悲哀地盯着从河上穿过的船只回答说。

"还有家吗？"我问。

"被日本的飞机炸坏了。"他们说。看来他们家的房子被炸弹毁掉了。今后这些小孩到底怎么生活下去呢？他们的将来会有什么命运等着呢？想想真可怕！

我不得不向天祷告：日本兵啊，为了这些小孩，请一定让他们的父母回到他们身边。我给他们饭吃，他们三个人高兴地分着吃。下午 4 时，我们在丹阳郊外宿营。住在一个大户人家，黑檀木饭桌、椅子、镶了金银的睡床，家具摆设十分豪华。

我们弄了一桶糖稀回来，大家用碗盛着吃。还有点心，似乎什么都有。

12 月 6 日

今天由于要与水上部队联络就又停留了一天。吃完早饭指使杂役收拾浴池。中饭是战友精心制作的牡丹饼，制作精美，味道好极了。我一下儿吃了三块。然后进浴室洗澡、刮胡须，心情很舒畅。大行李队的班长也过来玩。

12 月 7 日

7 时 30 分列队。昨晚的宿舍不知被谁又点了火，浓浓黑烟升上天空。感觉周围非常暖和，我都想脱去棉衣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每日报社的采访车在高速行驶的同时扔下三份报纸。大家分着看。为何对报纸如此迷恋？想想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

日本政府承认西班牙弗朗哥政权的相关报道最多，此外还有社大党

的皇军慰问团、无产党的划时代转向等，他们都朝着“产业互助”、“劳动报国”的大方向勇敢迈进，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行军途中，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近藤队长①战死的消息。好像他是在无锡作战中光荣牺牲的。

不会吧！内心的不安使我不愿相信这传言是真的，因此我费了好大劲才从阵亡者的名单中找到近藤亦男（茨城县）等几个字。

我耳边又响起从大阪出发时近卫队长的讲话。

“人该死的时候，无论身在哪儿都会死的。另，命不该绝的，不管你身处的地方多么危险，你也不会死的。总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也想在环境优美之处建一座房子过安稳日子。”

晚上 9 时以后我们上山。英武勇敢的中队长可能也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吧！几十辆装甲车一起向前推进，周围只能听到装甲车的轰鸣声。

到了晚上想宿营时，周围一片混乱。每个村庄都被战火毁坏殆尽。我们只好在路边地上铺上褥子，仰望青空入眠。

米用完了，幸好还有山芋，我们烤着吃。晚上寒气逼人，怎么也睡不着。生火取暖。

12 月 8 日

7 时列队。今天早上很冷。一早就开始较着劲儿跟师团卫生队并列前进。路上遍地是野炮、加农炮。剩下的路面由车队并成两列前进。小分队的火暴脾气田边、山本、福村等人走在队伍前面，骂骂咧咧地在前面开道。上午走在左边的卫生队想超到前面去，跟我们小队走在前面的人争吵起来。接着同队列的人也想往前面闯。两队的人就这样发生了争执。一边有人扬起拳头喊：“想打架啊！”对方马上就有人回应：“太骄横了吧！”最后双方四五个人抱成一团扭打起来。就听“嘭！”的一声，一团粪便砸到一个人的头上。顿时，又有五六人拥挤过来。我想反抗，但马上被打倒，紧接着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了头上。然后看见田边、川崎跑了

---

① 指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机枪中队长近藤亦男大尉。

起来。

我的右脚有些疼痛。好像是刚才群殴的时候被谁打的。我想刚才真是做了件蠢事。

听见有人亲切地呼喊:“上车! 上车!”我也无意中上了汽车。太阳已经落山,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住宿。各部队都争先恐后地往南京进发,道路上拥挤不堪。米已经吃光了。古兵君从地上捡起支那人丢的大约一合米。今天也是在外边铺稻草入睡。睡下的时候已接近晚上 12 时(白兔镇)。

12 月 9 日

今天还是一样,我们跟装甲车队、汽车队、卫生兵部队挤在一条道上行军。上午 10 时,我们靠近陆军炮兵学校(现为师团辎重部队),就地生火做午饭。这就是堂堂的炮校校舍,抗日支那军的干部就是在这里被培养出来的,士兵宿舍很朴素。

途中遇见机枪中队的弹药小队,他们向我们要香烟,我们一根也没有。

最后我们补充了大约三次弹药,子弹已十分充足了。听说我们所在的这座兵舍昨天还遭到了敌人迫击炮弹的攻击,友军的伤亡也相当惨重!

中午集合出发。道路左边可以看到经过巧妙伪装的碉堡阵地。这里就是向炮兵学校附近开炮的那个阵地吧! 敌人打完炮弹剩下弹药夹堆积如山。伤兵员被架上担架从前线送过来。天虽然黑了,但士兵们还没有找到安身之处。没能及时逃跑的敌之残兵败将,趁着黑暗向山中逃跑。我们看到的敌人死尸越来越多。

“干脆一下子开到南京去!”别的部队也是这种想法,连夜行军到 1 时,在西村大约休息了三个小时。

12 月 10 日

早上 7 时集合出发。由于大部队行军,今天道上依然非常混杂。

真热! 从早上开始喉咙就干得不得了。第九联队配备的装甲车

碾上了地雷，致使七名士兵当场惨死。就在地雷爆炸的附近传来了枪炮声。午饭后30分钟行军前进，今天无论如何得跟机枪队取得联系。到了下午，我们愈来愈接近前线，枪炮声震耳欲聋。爆炸声此起彼伏，敌人的高射炮一起瞄向进行空中支援的友军战机。“咣！”一声射击。

气球也成了射击的靶子，但老是打不中。

从麒麟门向左，向前行走大约30米的路旁，我军炮兵正在向紫金山方向猛轰。刚要从旁边通过时，就听见一声爆炸，同时感到脚下震动，我们一下子呆住了。眼前的射击阵地被爆炸的烟雾所包围，紧接着又是第二发、第三发炮弹。

这样下去要糟糕的。我们从这边的道路飞奔到左边的斜坡，炮兵的一个分队已经全军覆没。

射击又持续大约3分钟，中间几乎没有停止过。

瞅准时机，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跳进前面的凹地。看到这边的动静，敌人又开始了射击。大家好像都过来了，幸好没有人负伤。

这是因为夜间瞄准偏高的缘故。

我出了一身冷汗，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次变换着道路前进。子弹不停地飞过来。“拜托了！”我这么想着，不断地向前急进。最后平安地与机枪队会合了。

在黑暗之中与久违的战友相会。机枪队几乎都是在阵地执行警戒。一个多小时之后，小队长等待联络而向后撤。到达指定位置时，已是11日凌晨3时30分。我在燃烧的火堆旁铺上稻草，然后和田边、稻生抱着睡觉。

12月11日

早上很早就醒了。衣服上结了霜煞白煞白的。

炮兵进入了旁边的阵地，我们还没开炮呢，敌人的炮弹就已经“轰隆！轰隆！”地打了过来。

我们对炮弹的轰炸完全习惯了，“啪啦！啪啦！”弹片飞来时，我们也“嗖！”地摆出一副乌龟缩头的样子。藤原君征缴了大约四斗米回来了。

我们又吃到了好久没吃过的大米饭。吃完午饭，我就和芦田、吉田一起去加弹药。

半路上，野炮打中了马队，顿时血肉横飞，眼前一片血海。

子弹飞过的声音由“嗖！嗖！”变成了“咻！咻！”不久，脚下地面也“噗！噗！”地扬起尘土。

从一处到另一处，我们不断地快速前进，利用每一寸凹地来转移伤员。

找不到芦田君了。也不知道敌人的子弹是从哪个方向打过来的。更不清楚中队的位置在哪里。

子弹越来越密集。被一颗击中，就会光荣牺牲。我此时的心情既害怕，又异常的平静。“一切为了天皇陛下”这种想法在脑子里一闪念。出征时人们那狂飙般的欢呼声又在耳边回响。我又想起小孩子们的“万岁！”“万岁！”的呼喊。

我是日本军人。“人无论身处何地都可能会死的，生死全在个人命运。好！那就尽可能地往前冲吧！”

这么一想，飞来的子弹也就不那么可怕了。眼前看到一个小坡，坡顶上有一户人家。那个坡路似乎是很重要的道路，完全被弹雨封锁。然而只要上坡到了那户人家里，周围的情况就会一目了然。一、二、三，过了坡道，我们来到那户人家附近。一看，就见一名准尉冒着弹雨取出眼镜往阵地前面观望。

“长官，怎么样？”我向准尉打听敌情。“你们，危险！看那儿！看到了吧？那儿就有敌人。越过坡道，友军就来了。我们正锁定这里的目标。”见我上来，他冲我喊了起来。我们大队好像迂回到左边去了。

接下来我又飞奔到左边，发现大队炮兵连那帮人。问他们机枪队的位置，他们说在左边高地的左斜坡上，我在弹雨中奔来跑去，最后终于找到中队。

大家都聚在斜坡上观察敌情。每个人脸面都胡子拉碴，一脸杀气。

我们刚想把炸药搬下来，在左边小分队的隐蔽处，一颗炮弹“轰！”的一声爆炸了。伴随着爆炸声，弹片四面横飞。紧接着又飞来第二颗、第

三颗炮弹。敌人似乎在进行集中炮击。

“后撤!”有人在喊。大家都匆忙后撤到岩石角上,第五分队好像受到重创。

不久敌人的炮弹延伸了射程,炮弹“轰! 轰!”打到前面的街上。向大街集中轰击了约 5 分钟后又停了下来。我们长出一口气,终于回过神来。

“北山君,让我看看!”小西碰了碰我的肩头。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到,“你没什么吗!”“可是,我觉得很痛。”“那就脱下衣服看看!”我脱下军装,看到肩头一片紫红。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负伤了。而且也不只我一个,好像这里那里还有挂彩的伤员。阵亡士兵 4 名,负伤 12 名。听完代理中队长人见君的战况传达,等天黑回营。

返回营地时已近晚上,敌人打来的炮弹数量也急剧减少。回到小队,大家都出营迎接,很关心我们前线士兵的安危。向小队长汇报战况,另补充了藤村等 16 名缺员士兵。小队长也接替安达少尉任第三小队长,直接领军出发去了机枪队。夜里 11 点以后入睡。

12 月 12 日

早 7 时起床。田边君好像代我站了一班岗。今天第三大队做预备队,没有弹药补充。一早就叫杂役兵把尸体烧掉,挖坑之后,从附近农民家里找来木柴,然后把尸体架在木柴上点火焚烧。做这件事真让人头痛。

中间还不断地有敌人的炮火打过来。临时看管尸体的伊豆田君跑来跑去。很快进入阵地的炮队士兵在同一个位置打了一整天的炮弹。从炮位不断传来准确的开炮号令。我们宰了一头牛,给机枪队送了过去。

12 月 13 日

昨晚,炮击持续了一整夜。到了早上炮击才停止。正纳闷时接到进军命令。

命令入城,“向中山门方向前进!”我们马上列队出发。向前攻到政

治学校，就地休息。圆锹、十字锹、绑腿、弹药、防毒面具、军鞋、帆布背包、被褥等等放了一地。大家到西山阵地兜了一圈下来，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谈论自己发现了残敌什么的。

我们抓到一个俘虏，他是个漂亮的红脸少年。身穿上有抗日救国联合会签名的上衣，为保卫祖国，他也肯定受过不少苦吧！大家都想用残酷的方式结果他的性命，我不忍看这种惨状，就主张枪毙了算了，但周围的人都不答应。

他们说自己的战友死得也很惨，所以仅仅杀了他不能满足。他们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这不是太情绪化了吗？日本军是正义之师，同时也必须是文明之师。同样是杀人，不让受刑者痛苦而采取利索的斩头方式，不也正是武士道的要求吗？

少年没做丝毫的反抗，而是用喉咙示意，仿佛说："来吧！冲这儿来！"我们的士兵聚了过去，用一种惨虐的方式结果了支那人少年的性命，这是我们日本兵的耻辱。在发表简短讲话，向代理大队长森尾大尉①表示酬谢之后，我们在附近的农民家里宿营。中队走进观音堂，这里的观音菩萨对军人拜谒也很腻烦吧？

第一拨进入观音堂的似乎是第一大队的士兵。

12 月 14 日

今天可以进城了吧？从凌晨 3 时左右起床，叫嚷着做准备。可是怎么等都不见命令下来。吃过午饭，我跟山本、田边一起到了城里。

中山门受到了很多炮弹的轰击，铁门上记录着下面的文字："12 月 13 日凌晨 3 时 40 分大野部队占领。"看到这些文字，我们兴奋地握手庆贺。城内好像还在激烈的扫荡之中。

禁止物资征缴，没办法我们只好返回营房。

报社、通讯社的采访车，几十辆一起进了城。空军也协助城内扫荡

---

① 作者记述似有误。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长青木国男少佐阵亡后，由第九中队长森王琢大尉代理第三大队长。

残敌，飞机在空中盘旋。下午 2 时，机枪队出发去紫金山附近清剿残敌。

子时以后从清剿战场返回。他们解除了大约八百名残敌的武装，而且把残敌全部枪杀了。敌军俘虏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杀。据说里面有很多大学生。如果让他们生还的话，里面也许有人能给世界文化的发展带来重大贡献。太可惜了！高贵的生命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被抹杀了。我切身地感到战争的残酷。

12 月 15 日

终于可以进入南京城了。这一天，前线、后方已经翘首等待了多少天了啊！为了今天，为了今天的胜利，大家付出了巨大牺牲，忍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为胜利欢呼吧！大家纷纷从背包中拿出小型国旗，插到枪头上，插到马背上，插到车辆上，国旗迎风招展。我们穿的军装上也插上国旗。下午 2 时 30 分，在马路上列队，欢迎司令官阁下，让司令官阁下在队伍的最前面入城。我们就要进城时，大浸报社的记者来了。看来是太累了，他把身上的背包放在汽车上。因为非常高兴，他给了我们 10 盒香烟，香烟太珍贵了。我们给大家分了。3 时，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

报社的摄影师忙着拍照。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中央医院等都是雄伟建筑。两天前，中华民国政府要员们还在这一带来来往往、一片繁忙呢！

稍事休息以后，我们到了宿营地。宿舍原是一个医生家，建筑雄伟华丽，看似一座别墅。这之前一直跟随并为我们做杂役的支那人，也获得解放，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兄弟们，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

今天我们品尝到的喜悦，能传达到后方去吧？

12 月 16 日

机枪队去清剿残兵游勇。我们搭建厨房、澡堂、马厩等设施。划定

了由国际委员会管理的难民区。进去一看，发现里面收容了大量的难民。在回来路上，看到一家名叫北洋饮食店的铺子。进去观看，里面汽水堆积如山。取出一瓶来看，知道是难得的美味。我们马上在附近征缴了一辆人力车，叫支那人载满一车拉回。此外，我们还拿回了大量的床、家具、酒、白糖、干糖、留声机等。我们生起火炉，喝着啤酒、汽水，畅谈到夜里子时。

12 月 17 日

小队的那帮家伙一定要我们说出是从哪里弄到酒和汽水的，于是每个分队各抽两名，吃完早饭后，由我领着拉着车去取汽水。

昨天我们已经拿走了不少。今天两辆车一共运了近六十只两打装的纸箱回营地。另外还征缴了铅笔、肥皂、银质饭勺等。下午我们在城内四处逛，看到一户人家里挂满了漂亮衣服。

12 月 18 日

今天中队举行慰灵祭祀，灵堂里摆放着队长以下 7 个人的牌位。

过了一会儿，下起雪来，来自国内的与谢郡养老村①的从军和尚为英灵们诵经。

我们悲痛地擦拭着眼泪。

晚饭吃年糕小豆粥，很好吃。

12 月 19 日

今天十分寒冷，我们开始洗澡。早饭后去难民区理发。回来后围着暖炉一整天喝着汽水聊天。片山君兴奋地出去玩，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家四处去找也没找到。我跟稻生一起去美国人的家里征粮，什么也没弄到。

---

① 指日本京都府的与谢郡养老村。该村是合并里波见、中波见、奥波见、扬子江、岩ヶ鼻、外垣、大岛、田原等八个村而形成。1954 年通过镇村合并，被划入宫津市，养老村被废除。

12 月 20 日

为准备联队慰灵祭祀，去国民大会堂。我们一班人到市内各处征缴白布，没有得到。大家都为征用自己使用的物资而忙得要命。

12 月 21 日

听说要检查兵器，我们都开始磨刺刀，刺刀上已经锈迹斑斑。

下午 1 时，参加联队的慰灵祭祀。与浅田喜之助君见面。此外，也跟大队别的同年兵碰了面。

正面摆了近两百个人的遗骨，我想，这么快就死了这么多战友啊！今后每遇战斗，还会有新的阵亡者吧！我不禁为牺牲的宝贵生命、向已化作护国之魂的战友洒下一腔热泪。

12 月 22 日

附近大火频起。人们纷纷传说游击队来了。支那人最近也疯狂地掠夺物资。

听说不久就要转移，我跟松本君一道去征缴物资。途中见特勤兵把不知哪里的支那兵揪了出来，并在蓄水池旁把他们枪毙了。支那人聚在旁边观看。我们走了 20 多町[1]路，来到人家稀少的地方。松本说这儿有好东西。确实如此，这家房子虽小，里面却有不少好衣服，而且有的西装还相当好。我想弄件坎肩来，但都太小不合身。从衣箱的底部还翻出一张任命状。上面写的好像是县政府委员长、二等功勋等的字样。

后来，我们又去了支那军的衣被厂征缴了一些绑腿、干面包等。我们把这些装上征缴车拉回。

晚上，我们围着火炉欢谈到将近夜里 12 时。

12 月 23 日

据说今明两天就会转移。我整理分队行李，江原、稻生去了汤水镇。

---

① 日本长度单位。1 町等于 109 米。

天上又下起了冷雨，出发在外的战友很冷吧！今天我守着暖炉。

12 月 24 日

稻生返回。接到命令说明天全部转移，我们收拾行李。据说汤水镇什么也没有，于是我们决定把这儿的木炭、火炉、椅子，还有饮食、肥皂、蜡烛等全部带过去。我们拿了很多东西。仅仅靠分队队员是无法运走的。于是就叫松本带几个支那人来。不久，五个支那人被带了过来，其中两个苦力、两个商人、一个知识分子模样(律师)。9 时 30 分列队出发。各部队也都是用车辆、汽车搬运行李。

我负责监视支那杂役。那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没拿什么行李，却肩头红肿。觉得他可怜，就让他在后面推车，并给他吃征缴的干糖和干面包。也有的分队只让他们干活，不给他们吃东西。我想对他们说："你们就没有感情吗?"交战结束后的战场由于被彻底地打扫过，所以路上没有看到一具支那人的尸体。到汤水镇的时候是下午 5 时。宿舍是个很大的建筑，据说这里曾是科学研究所。

我们在水泥地面上铺上褥子睡觉。对支那杂役尽可能地款待。

12 月 26 日

早上 6 时起床。回南京取剩下的行李，第二分队中就我和田边两个人回南京取行李。

今天是个好日子，天气温暖，心情舒畅。我们上了马车，马由支那人牵着走。途中换乘汽车，很快就到达南京。一到南京，就讲起去澡堂洗澡。我们走进一个很豪华的澡堂，支那人帮我们做这做那，服务很周到。今天感觉特别舒服。

12 月 27 日

出了汉中门，去征缴蔬菜、水牛。我们到的地方死人堆积如山，总数有五百多，被堆在一起杀害了。其中主要是军人，也有穿着如一般百姓的死尸。大多是被集体枪杀的俘虏。道路两边堆满的支那军人的尸体。午饭是在一个懂日语的家里吃的。跟男主人聊天，他认为支那人不会认

输，还会继续战斗。我和山本君一起去转了一圈，到处是难民，不愧是在南京附近。人品优异的支那人大有人在，他们都压抑着自己本能的欲望，按自己的良心为人处事。我们没有征到水牛，只弄到大量的菜叶回来。

晚上，想想这个战争，想想家乡的事，怎么也睡不着。

夜里11时左右，有人喊："起床！起床！"我被喊声惊醒，从床上爬起来。

好像是马厩失火了。

跑到现场一看，不是马厩，而是马厩旁边的房子着火了。

洋家具、药铺都被烧掉了。

加强岗哨，严密监视，然后又睡下。

12月28日

早上8时30分集合出发。午饭后开始下雨。到达汤水镇时（原注：以下无法判读）。

第三册　从汤水镇到徐州会战

1938年1月1日　元旦

在战场上迎来第一个新年。新年好！

我想起去年正月在昭枝家的玩乐。事情都已经过去一年了。不知道她今年是怎么过的。我要加倍努力，为天皇陛下尽自己最大的本分。我们拿出从后方运来的屠苏酒以及酒杯，和战友一起把盏饮酒庆贺新年，心情舒畅极了。

上午10时，在广场上举行四方拜祭，并面向东方高呼："天皇万岁！"发誓向天皇效忠。

也给做杂役的支那人喝酒，祝贺新年。某村后方奉公会寄来的亲人照片，也在这天的一大早送到营房。向大家表示祝贺，我也精神十足地庆贺了新年。

1月2日

一整天我都在写家信。其他人也都跟我一样，写了一天“战地家信”。新年第一梦梦到的是我姐姐。

1月3日

上午洗澡。冷风劲吹，搭在道上的毛巾等都冻僵了。今天我白天执勤。拿到军饷20日元零48钱。

1月4日

上午，从各小队抽调杂役，打扫整理宿舍。

上午10时，旅团长阁下来营房视察。

每人分发一个半慰问袋。

1月5日

信件一下子都到了。我又梦见了姐姐。

1月6日

大规重作君找我聊天，我们交谈了半天。

1月7日

写家信。水里有股浓浓的骚臭味。下午在马厩执勤。骑马巡查马厩，从傍晚开始刮大风，我累得要命。

1月8日

上午10时练习攻打碉堡，下午3点开始学习防空射击要领。

1月9日

为了进行宣抚，战枪队从早上8时集合出发。听说他们要转战北方农村。小队进行车辆护理，清扫整顿宿舍内外卫生。

下午2时，师团长阁下到营房视察。

1月10日

检查军械，缺员严重。

1月11日

也许是中午没事，陷入沉思之故吧？我不断地做梦，梦到故乡、亲人，还有我姐姐。又有人喧嚷起回国的议论。衣川君从家里寄来慰问袋。正巳君每隔五天就会收到一封信。

1月12日

从上午9时开始举行了军官任命仪式。中岛、泽村、四方、吉田、外贺、藤原等人被任命为军中指挥官。作为近藤队长的后任，来自补充队的中西中尉（福中教官）终于被扶正，成为中队长。

“我就是这次受命担任大家的中队长，姓中西。我很想为前任中队长近藤君报仇，但我们也许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我希望以我为中心形成坚强的团结，更好地为国家效力。”中队长作了上述的就职发言。

新官上任。毫无疑问大家劲头十足。

下午读《朝日周刊》上所载的林房雄的断想，觉得很有趣。

1月13日—1月16日

这期间发生了平野敏雄君偷肉事件、藤田准尉手枪枪击事件、田中惚四郎君殴打长官事件。

1月17日

分到防寒被服，还分到慰问袋。还接到我等待很久的姐姐来信，拿到信，我亲吻了好几次。

1月20日

上午整理军装。下午本来预定的是军装检查，但由于下雨取消了。领到10日元24钱军饷。

1月21日

今天下起今冬的第一场雪，周围的山顶一片银白。上午预定的大队军装检查，又因为下雨改在宿舍内，以各小分队为单位进行。从上午10时开始。

下午1时开始，有皇军慰问团演员的手舞表演。其间还有士兵的穿插演出，很受欢迎。演员表演的单口相声、浪花节小曲、戏曲等博得众人哄堂大笑。我觉得与演员相比，士兵演得更好。新乡大尉拖着受伤的跛脚唱道：

晚霞渐淡，
天色渐晚，
山中小寺，
钟声响远。

听着这首意境悠远的童谣，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1月22日

凌晨4时起床，早上7时30分列队完毕。小分队与大队的小股先头部队、车辆部队、各中队设营要员一起向镇江进发。

指挥官是人见少尉。一直下到昨天的小雨今天完全停了，行军变得舒服起来。但是风很大，大家不得不都戴上蒙面。休息一会儿，脚就痛得不得了。背包深深地夹在肩上，使得承重的肩部相当疼痛。想吃中饭，一打开饭盒的盖子，饭就马上变得很硬，而难以下咽。

下午按预定时间到达东庄街。

人见少尉召集各队的传令兵，下达命令。

“少尉阁下！您很善用兵嘛！”我很佩服人见少尉。

没讲在哪儿住宿，这让人有些不快。

到了晚上，天气更加寒冷，我都不愿意把手伸出袖子。打开冰层取水，用铝制饭盒做饭。但却找不到生火之物。

在狗窝一样的小屋里，我们铺上稻草休息。虽然天气严寒，但因为

都非常疲劳，倒也马上都睡着了。第三、第四分队冷得睡不着，就点了一晚上的火。

1月23日

今天是一个轻爽、和煦的大晴天。我感觉路过地方的治安越来越好。下午2时40分到达镇江。镇江的治安工作做得很好，来来往往的支那人都面带愉快之色。

店家也都放心地开门营业。我买来支那人的面包吃，因为太饿了，所以我吃得津津有味。市内也没怎么受到毁坏，仍保留着军港的威容和美丽。车辆在向港口运送弹药。

我在附近的店家买了酒，对着瓶嘴就喝。

我们的宿舍就在一个修饰得非常美丽的公园内，过去曾做过日本领事馆分馆的房子。

天黑电灯一亮，船舶航道就很清晰地显露出来。今天我们住宿的地方是战争时期从没有过的。听说内有洗澡间，我们很快就去洗澡、理发。

这里设施完备，是个十分舒服的地方。还有按摩场所，所以我还请按摩师给我按摩了肩膀。战枪队是晚7时以后到的，想必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

晚饭后，因一点小事，我跟牧争吵起来。

小队长跟我一起睡。“不要跟牧这样的人争吵！”他这么亲切地提醒我。

1月24日

早上7时30分我走出宿舍，牧拦住我说：“北山君！是我不好，喝了酒，说话就有些过分了。请你原谅！”

我们直接到码头，把弹药、打包行李、车辆、马匹等移到驳船上，到近海再把这些物资从驳船上拿出装到货轮“云洋”号上。

码头上“江米条、羊饯、朝鲜豆、酒、罐头”等物资堆积如山。我们躲过监视士兵的眼睛，在很短的时间里偷了一箱江米条、一箱罐头，把它们

挪到驳船上，再运上货轮。

因为还有些时间，我们就去慰安所玩了一趟。半小时消费 2 日元 50 钱，我玩了一小时。大家还凑钱买了六瓶酒，一瓶 5 日元。最后乘驳船上货轮。下午 5 时遥望镇江，跟风雅士兵川崎一起观赏镇江的绝美风景。著名遣唐使阿倍仲麻侣曾吟诗一首，表达乡愁。诗曰："春日遥望天乃原，三笠山前出明月。"诗中的天乃原据传就是本地镇江。

1 月 25 日

我好像十分疲劳，一整日睡得香甜。傍晚，把昨天弄到的江米条分给各个分队，每个分队 30 条。即使如此，还剩下 200 条，大家很高兴！

1 月 26 日

我们畅饮分来的美酒，心情舒畅，气氛热烈。下午海上起风，船体剧烈摇动。

1 月 27 日

今天求船员让我们洗了一个盐水澡，水很温暖。夜里冷得睡不着。

1 月 28 日

下午 5 时，我们乘坐的轮船进入大连港。时隔很久再次观赏到大连的夜景时，我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怀恋情绪。

傍晚集合点名的时候，接到会报①的决定："明早 8 时开始登陆，计划住一晚上。"

马上就在思念中的大连港登陆了。洗过盐水澡，暖了身子睡觉。

1 月 29 日

看见大量士兵从旁边的轮船上不断地登上码头。

---

① 为便于联队副官传达命令及接受汇报，在队长指定的时间（紧要时随时指定时间）召集各大队副官以及各中队曹长开会。会报指的就是这种召集会。

我们遵照命令于早上8时开始上码头，一到岸上，就迅速拦住几个从旁边兵船上岸的士兵，向他们打听国内的情况。

国内现在是什么样子？经济状况好吗？有回国的士兵吗？我们不得要领地问这问那。

他们都是宇都宫师团①的新兵。

借新兵大量登陆中国战场的时机，服满兵役的士兵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兵役期满的事实。这些士兵是来跟我们交接的。第十六师团在中国战场已经派遣了很多军人了。上午10时我们小队已经全员进港。

一到岸上，我们就直奔宿舍去了。

路面结冰，很滑。军马跌倒了好几次。大家都取出袜子给马穿上。特思念日本女人，也特想穿日本和服。

在行军路上吃午饭。走了将近两里才赶到宿营地静浦。小学学生在道旁列队欢迎。中队长训完话，大家就解散进宿舍了。宿舍是位于和平台文化住宅区的和平台公寓（吉沢広司氏）。公寓主人吉泽广司是三井公司员工，正出差不在家。

他那气质高雅的夫人把我们领到了公寓里。我觉得她有些像我姐姐。

我和川崎君住一个屋。我们稍事休息后，就开始吃晚饭。夫人好像是长野县人，年龄与我同岁。我感觉就像见到自己姐姐一样，所以也就毫不拘束地跟她聊起前线的话题，还谈了一些长野的旧事。我跟夫人聊了近三个小时，说话中间，她还拿出各种食物给我吃。

傍晚，稻生来约我，我虽还想跟夫人聊下去，但没办法我只好跟稻生两个人去逢坂町玩了一趟。

我们招来妓女，尽情享乐。稻生跟一位满铁的员工打了起来，那位满铁的员工不知是怎么想的，抓住我哀求说："队长，实在对不起！请原谅！"我进去说话，见稻生喝得醉醺醺的，就把他领回了宿舍。我心里说，下次我一个人去玩。

---

① 指日军第十四师团。因师团司令部原设在宇都宫，故名。

1月30日

上午，我带夫人的小孩去近处玩。

“跟兵叔叔一块出去玩，要老实听话啊！”

夫人交代自己的孩子说。

我想帮他穿袜子，穿鞋，夫人马上制止说：“北山先生，让他自己做。我也从来不帮他的。”想不到夫人这么重视小孩教育，真让人佩服！

上午和夫人聊天时，田边、稻生来找我，我们又去了一趟逢坂町。

“明天谁能保证你还活着?!”我们边喝边聊。我觉得有些对不起热情招待我们的夫人。

跟上次给我们提供住宿的前辈（吉松隆之助氏）告别时，他送给我们10根羊钱作礼品。

返回和平台公寓后，请夫人为我们拍了纪念照片。吃了晚饭，我们马上就整装出发。

夫人还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个礼品袋，并一直送我们登上电车。

为送我们，夫人在寒天里站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想我们必须把自己得到的深情厚谊转化成勇敢战斗的力量。

到大连火车站时，天已经黑透了。

我一个人喝闷酒，心想接下来也许又要忍饥挨饿了。

就地休息半小时。上车。车厢内是两层构造，很无聊。

是北支那？还是北满？无论去哪里，对于这些等待服役期满、盼着回国的诸位来说，都是让人悲泣失望的选择。

但这种悲泣可能只是沿途的人们从疾驰在黑暗里的列车中，一瞬间听到的愤怒的吼声吧！

我怀念起这两天在住宿地体验到的幸福日子，拿出夫人送的礼品袋，从中取出美味的点心和罐头来吃。

1月31日

上午10时过奉天的时候，碰到正在服役的新兵安味英夫君。来中国前，他已经升任巡查部长了。下了车，我给山海关的芦田清君打

电报。

（下略）

［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青木书店（东京）1989年12月第1版。］

（刘玉飞　译）

11. 牧原信夫日记

编者注：牧原信夫，生于1915年7月20日，住京都府舞鹤市，毕业于京都府舞鹤市中学，农民，曾经在满洲当过现役士兵。1937年8月27日应征入伍，编入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

1937年9月13日　晴

自从6日乘“德岛”号从大阪港口出发以来，我们有时被风波所困，有时还受到大鲨鱼追逐，但终于在13日的午后5时到达了目的地——塘沽港。

登陆地点临时停泊了很多其他的官船①，它们在默默地吐着黑烟。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从下关出发以来，一直都有潜艇在护卫着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它们此时仍然没有懈怠警戒工作，又继续朝上游去了。一想到陆军完全是受到海军的照顾才顺利抵达目的港口，就禁不住热泪盈眶。

因为登陆地点的水要浅得多，所以我们这些从国内开来的三艘官船上的士兵就不得不换乘舢板登陆。远处有第十四驱逐舰队的“菊花”号和海防舰艇等护卫着我们。我们重机枪队此前一直警戒着空中来袭的敌机，今明两天也要登陆。下午5时40分又开始了灯火管制。这可能是睡在船上的最后一宿了。于是先写了封信，然后晚上10时上床。

9月14日　晴

天明以后，9时开始从船上卸马匹。这项作业全部驱使支那人来做。马也因为长时间呆在船舱里，已经显得相当疲惫了，所以作业相对来说

---

① 指日本政府的船。

要容易一些。午饭大家都匆匆忙忙地吃完，下午进行下船前的各项准备。下午4时，我们开始同第十一中队和重机枪中队一道登陆。船很小，全部都是支那的搬运船，船长似乎是指挥海上运输部队的支那人船长。

5时30分，在船员的相送下，我们从运兵船开始出发上岸。

据说“德岛”号迄今为止参加过三次敌前登陆，当然也遭到过敌机的袭击。船员说，当时炸弹就落在船体侧面50米远的地方。

7时30分，太阳从远山落下去了，四周变得昏暗起来。我们远远避开左面的法属海区，进入了子牙河。绝大多数支那人都逃走了，到处都只能见到老头和老妇。另外，河口处的敌方碉堡等在我方炮火的轰击下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模样。友军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前在这个地区实施过登陆。

再往前走就是大阪邮船□□号。经过该船的时候，船上避难的同胞们跟孩子们一起高呼“万岁”，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相送的呼声，作为军人的我们真是百感交集。

跟第十四驱逐舰队并行的是一艘英国海防舰。虽然都说大沽是相当发达的工业地区，但是站在迅速上行的船上一看，却看到很多船中透出灯火来的日本官船横靠在河岸。

9时50分，我们勇敢地踏上了北支那的土地。在登陆地点有许多堆得像山一般高的煤炭。部队打算休息两小时左右再前进到一处临时营地等待天明。于是前进约一里路，在该地暂时安顿下来。

9月15日　阴

昨晚睡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这时大队本部正在子牙河登陆，分队长和四名士兵过去帮忙。本部的登陆地点距离临时军营大约有一里半的路程，位于临时军营的下游。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夜路。到达目的地后就开始整理枪支、马鞍和车辆，但是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整理起来非常棘手。田中治掉进了河里，浑身都湿透了。从凌晨2时30分开始有大约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早晨6时开始回到昨晚上呆的临时军营，部队准备出发。由于命令要求各中队从下午1时出发

去天津，于是我们重机枪中队也在中队长的率领下出发了。出发后走了一个小时，遇到了一处沼泽地。这种地带跟国内的不可相提并论。把鞋子、内裤全部脱掉后往里一走，腿部大约有二尺左右就给陷进去了，底下倒是硬的，但是完全动弹不得。十五六辆车给陷了进去，成了废物，五六匹马也倒在了里面。我们的马匹也真是辛苦可怜。各中队都有士兵倒在里面。第十二中队乘火车朝天津开拔而去。我也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此时不免担心起来：要是敌人来袭该怎么办？恐怕会全部覆灭吧？大约过了四个小时，部队才终于走出沼泽地。傍晚8时到达露营地。宿营地所在的这个村子里也没有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我觉得很奇怪。11时30分就寝。这里的气候和水土完全就像满洲的“学殿地”①一样。

9月16日　晴朗

由于昨天行军太辛苦，今天脚疼死了，但是没有办法。

早晨6时起床。吃完早饭后就准备出发。8时20分到达大队的集合地点。短暂休息后，9时，我们跟在联队旗帜后边行军。一大早天上就有彩霞，红彤彤的。地形跟满洲北部完全相似，高粱和棉花覆盖着整个大地。是个好天气，10时过后，太阳已如火烧一般地烤人。11时40分开始午餐，12时20分出发。

步枪中队有很多人倒下了，只有重机枪中队没有一人倒下。遇到了步川一马先生。四面都是旷野，不知何处才是尽头。3时左右才开始看见天津城冒出的黑烟。

友军的飞机也在高空中飞着，是来欢迎我们的。尽管上面命令士兵绝对不可以喝生水，但是士兵还是在随便饮用路边遇到的水。

有的士兵用很便宜的价格买来了梨呀苹果之类的，还有人买了香烟。4时50分进入了天津这个国际都市。进城一看，几乎看不出战争的影子，有很多外国人和日本人在街上走来走去。5时30分在日本居留地休息30来分钟。这时当地的日本人端来了热腾腾的茶水和点心。在异国的土地

---

① 似指伪“满洲国”时期黑龙江省北部讷河县讷南东面的“学田地”。

上能见到本国同胞，还能吃上他们端来的点心，真是备感温馨。先期到达的部队也有很多。有的洗完澡就回去了，有的买了点心和香烟才回去。

下午7时抵达宿营地。吃完饭后，还要检查武器和被服，等到歇下来时，已经是晚上11时了。

我们住的是一户有钱人家的别墅。另外，拴马场附近的建筑物由于友军轰炸，几乎已经全部被毁。有一处像是女校的地方，地下室里堆放着几百具尸体，散发出阵阵恶臭。远方隐隐传来高射炮的炮声，那是友军的高射炮为防万一仍在继续努力。

9月17日　晴朗

昨晚因为要把士兵分组（吃饭的组）以及其他事情，结果工作到很晚，完了还得听队长等人训话，所以到凌晨2时才上床就寝。早晨6时起床。吃完早饭后就进行出发准备。本来预定是8时出发，但是到下午2时才整队完毕，所以又只好变更出发时间。上午有人在睡觉，有人去买副食品，等等。昨晚上中队长训话时说，第九师团、第三十三联队和第三十八联队遇到了齐腰深的沼泽地，重机枪不能射击。又有人说某联队全军覆灭了，这个说法在到处流传。我们担心自己接下来也会碰上这种事，所以就把日用品和不要的东西全部扔掉了。

2时出发，3时30分到达天津西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电车奔跑在笔直的大街上。大家都在站内的店铺里买了苏打水和啤酒。下午7时完成了集中武器、材料和马匹的准备工作。由于预定是明天早上3时10分出发，所以有一个大休①。第五分队在货车中会餐。9时30分左右我们在货车中睡觉，但是10时左右开始外面下起了雨，所以大家又只好挪到车站的三楼去睡。

今天的雷和雨都很大，所以出发一事看来有些玄乎，我们都很担心。

9月18日　雨

早上6时10分，火车从天津西站出发。途中我们在无顶货车上像

---

① 指较长时间的休息。

打捆子似的挤着过了三个站，10 时 20 分到达独流镇。在所通过的车站上，每站都有十来个守备队员。守备队员说，昨天敌人也袭击了独流镇。吃完午饭后，我们继续沿着铁道前进。马上找来支那人当苦力搬运粮食。到达或通过的各个镇子都因为轰炸或者炮击而千疮百孔。下午 2 时后到达宿营地。似乎终于进到了敌人面前。宿舍都是友军使用过的，或者敌人也使用过的，里面空荡荡的。晚饭喝的是酱汤，味道太美了。准备完明天的午饭和晚饭后，我们在寺庙的大殿里躺下休息。

9 月 19 日　云

早上 5 时起床。立即吃完早饭准备出发，在拴马场整好队列后，第十二中队的一个小队配属给第五分队，并作为尖兵出发了。另外，两辆轻型装甲车也作为我们的护卫在前面开路。有了机械化部队在前面，大家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所到之处的河流土堤都被决开了，河水泛滥成灾，行军非常困难。这个地区看上去产水稻，水田非常之多，完全与国内的水田没有任何区别。土堤上的道路有三间①那么宽，看上去很气派，但是已经被挖得坑坑洼洼，我军一点都利用不起来。

下午 4 时左右，到达一个叫做王口镇的地方。队长说，这个地方直到两三天前还有敌人存在。

放眼望去，到处都已经给友军破坏殆尽，或者被敌军掠夺，没有一个像人样的支那人。百姓家里也是如此。城门上的天主阁由于友军的炮击，已经被打得稀烂。守备队员说，在河边的旅团司令部昨晚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并说我方死了二三十人。

这里连猫崽也见不到一只。下午 7 时，我们打点好了全部背包，准备让船运走。又准备了明日的三餐，然后部队从 8 时 30 分开始大休。

这条河也就是子牙河。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到达了第一线。

9 月 20 日　阴天

凌晨 1 时起床，立即进行出发准备。据说就在前面一里远的地方，

---

① 日本旧式长度单位。按曲尺算，分 3.15 尺（宫廷方面）和 2.9 尺（民间）两种。这里当是指后者。

敌人的女子军为搬运弹药而倒下了许多人。虽然说是大休，但由于北支那的早晚降温幅度都很大，所以屋外相当寒冷。大队在凌晨 2 时 30 分从当地出发。

第五分队在大队的最后面（即跟在第九中队、第十中队、重机枪中队、第十二中队、大行李部队、小行李部队之后），与一个步枪小队共同担任后方警戒。

到下午 4 时左右，大约四五里地之外传来了可怕的枪声。当时不清楚是友军的还是敌军的，但听出来是步枪的声音。6 时左右吃晚饭。这个地方的道路正好是子牙河的堤坝，而且被敌人用作坚固的阵地。堤坝还在不断向前延伸着，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此外，道路之外就全是沼泽地，所以可以想见友军的战斗是多么辛苦。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原先所担心的事情真的会发生。随着天色渐渐亮开，我们发现敌人的尸体和马匹的尸体横得到处都是，周围弥漫着一股异样的臭味。

我们这才发现，过去六个小时走过的道路沿途，全是敌人用壕沟和碉堡构筑起来的阵地，不禁大吃一惊。正午时分到达姚马渡。这个地方成了我军的粮草仓库。距这里不远的前方，第三十旅团正在与敌人酣战。据说第二十联队的第二中队也前去增援了。我们在这里领到了被船运来的背包。飞机也担任着空中与陆地的联络。

下午 4 时进行出发准备。这时枪炮声已经变得越发激烈了，有时还会有流弹飞来。粗心大意是绝对要倒霉的。我们的士气越发旺盛了。

5 时从当地出发。第一次见到友军的牺牲者。大约南下一里后，到达了中赵扶镇。我们在这里宿营。村子里有的地方全是人马的尸体，看来刚刚过去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大概敌人是因为有了坚固的阵地，所以打起仗来才比较轻松的吧。我们枪杀了村子里正在做晚饭而没能逃脱的老人和壮年，他们一共 17 人。

第五分队本夜担任警戒。

9 月 21 日　阴

上午 8 时出发。所欠中队也全部到达了，于是组成浩荡的大队往前走去。枪炮声比昨天似乎远了一些，但是激烈程度并没有大的改

变。跟昨天一样，人马尸体到处都是。道路之外全是沼泽地带。行军是相当困难的。下午5时到达南赵扶镇。今晚似乎要在当地大休了。每天都没有像样地睡个觉，现在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睡觉，能睡它一天多好。

9月22日　阴

昨天在到达南赵扶镇的同时，就把背包寄存在支那人家里，然后只在饭盒里装上了两顿午饭，全部准备轻装上阵。

早上4时起床，5时从当地出发。第三小队作为重机枪中队的主力，其他小队全部配备给步枪中队。我们首先通过八里庄、田庄，进入攻击态势。上午10时50分，我们平安占领了大城县。一个敌人的影子都不见，我们完全如入无人之境。

第二大队昨晚付出重伤五人的代价后占领了田庄。重伤五人是因为占领田庄后遭到了敌人迫击炮的轰击。城门处明白地标记着“9月22日青木部队①占领”的字样。大城也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镇子。学校或者警察署等不错的建筑给保留了下来。此前上午8时过后，友军的野炮炮弹倾泻而来，所以街道损毁严重。尽管到处都挖了战壕和交通壕，敌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在进城后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城墙也有完好幸存的部分。吃完午饭大约休息了三个小时后，只留下第九中队这一个中队，其他全部返回南赵扶镇。然而当踏上回程的大队刚刚走到一里路左右远的时候，友军的轰炸机突然飞来，在大城上空扔下了十五六枚炸弹。也就是说炸了自己的人。大队长也脸色煞白。

最初的报告说第九中队全部炸死。结果是炸死11人、重伤1人，不幸中的万幸，（原注：以下没有记述）

9月23日　阴转晴

9时30分进行出发准备。10时大队出发。

---

① 指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青木国男少佐。

与昨天不同，今天是沿着河边，踩着敌人阵地上的累累尸体朝西南方向前进的。炮声响彻天空，声音大得像打雷。下午 2 时过后，前方的村子因为炮击而燃烧起来。

我们终于到达了该村子。在这里意外地碰到了神田君。

神田君进了第一大队的小行李部队。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 30 分钟。走过了滋味一样难受的沼泽地后，下午 5 时多，我们到达了五里台村。看样子第三十八联队今天一大早就从这里出发奔赴前线了。

村子相当不错，但因为炮击而变得面目全非了。傍晚 8 时 20 分，由于要在这里宿营，我们用饭盒煮了饭。由于太疲劳，9 时 30 分我们就挂上蚊帐，驱了蚊子躺下睡觉了。真是太令人失望了。

9 月 24 日　晴朗

今天 8 时出发。10 时左右从沿着河边的道路右拐，又进入沼泽地带行军。午饭还不错，是在一个小坡上吃的，吃完后又开始下午的行军。下午 3 时左右到达北曹村。前面一个村子里已经有一个骑兵部队进驻了。本来从 3 时 30 分左右开始，敌人的炮弹就不断从前面的村子飞过来，等到我们进驻北曹村以后，步枪子弹就更加密集地飞过来了。由于已经不可能按照行军队形前进，所以部队马上卸下装备进入战斗队形。小西正当场就腹部中弹倒下了，但所幸打中的是印章盒，所以子弹马上被取了出来。前田班长的大腿也受了贯通枪伤，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但暂时离开了部队。说起来有些奇怪，当时他正趴在梨园里吃梨来着。

5 时左右，中队开始前进，准备与大队主力会合。

因为敌人的子弹密集地飞来，所以感到很讨厌。敌人是躲在既设阵地里射击的，看样子有了这个依托以后他们是不会退却的。敌人正好以斜射态势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简直就是在枪林弹雨中前进。

情况非常危险。小队长一直独自在前面前进，我作为分队长，知道自己的急务是带好队，于是在一个土堆后面集合好大家以后，决定以单兵前进的方式向小队长所在位置靠拢。总之在演习训练时也不曾遭遇

过这种远距离移动，所以士兵的体力跟不上，都疲惫了。在这期间，子弹从各个方向不断地射来。

另外，在高粱地的土坎下集结后，为了为接下来的前进做准备，我们一气前进了六七百米。休息了大约 20 分钟后，我们又开始前进。由于我们距离中队长的位置还差老远，所以必须加油以尽快靠近他。为此，我们有时藏身青纱帐，有时在地上匍匐前进。6 时 20 分左右，中队在长着一棵树的洼地里集结。

大队本部已经前进到了前面的高地下。

周围终于变得昏暗起来，我们也大大舒了一口气，因为到了晚上，我们前进的速度就可以放慢，也可避免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还有，如果夜战的话，步枪中队也会赶过来帮助我们。第八、第十二中队在这次战斗中好像死了不少人。我们在前进的路上就看到某中队的士兵脚踝扭伤了，一瘸一瘸地走着，样子非常痛苦，而我们却无能为力。伤兵真是可怜。

第三大队战死 4 人，负伤 20 人。

在这个地区敌人的尸体一具也没见到。

傍晚 8 时左右，部队开始构筑防御阵地，防备敌人反击。

即使在构筑工事时，也有敌人的子弹“嗖——嗖——”飞来，声音听来叫人害怕。子弹的声音在晚上听起来特别不舒服。

尽管异常危险，但是我们还不得不挖掘战壕。

总之，在敌人看来，我们简直就成了他们日常训练的靶子，一旦我方稍微露点火影子，敌人的子弹就会密集地飞来。所以夜间的工事作业很了不起，大家都有舍生忘死的觉悟。但是没有比这更叫人害怕的了。

晚上 10 时左右，工事挖好了。又马上往前移动了大约 50 米。晚饭就吃干面包。吃完又在新的地点挖掘工事。干完时已经是晚上 11 时 30 分。完成射击准备后，我们各就各位。敌人也许是害怕我方的袭击，一直在不间断地朝我方射击，但我方还没有射击一发子弹。

偶尔能听到前方 300 米处传来捷克机枪爆豆子般地轻快的声音。中队长和大队长都来巡视了。

我们的左面是第十二中队，右面是第十中队，相互呼应着。

作为第一次战斗来说，也未免太激烈了。

9月25日　清晨小雨　而后转阴

昨晚凌晨1时左右开始，敌人的阵地变得水一般宁静。凌晨2时我们收缩阵地，全部退至南曹村，在村子里大休。做了拴马场，喂好了马匹。吃了饭，而且还蒸了土豆。4时多就寝，我们全部钻进稻草里睡觉。

早上7时起床，同时到昨天中西君中弹的梨园去摘梨。下午3时30分，带了够吃两顿的饭出发，而且还带了煮红薯。

昨晚的敌人看来是因为我们完全不抵抗所以心情不好才后退的。我们又走了大约三里半。左右都布哨完毕后，大队与联队分开，独立行动。下午5时30分过后，大约一百名左右的敌人分别占领了三处高地，当我军走到距离他们大约一千米左右的地方时，就向我们开火了。但那好比弱狗远吠，对我们构不成什么杀伤力。

作为尖兵的第十二中队的一个小队立刻展开成战斗队形。进攻开始后，仅仅过了40分钟，我方小队就占领了前面的村子。

第十一中队的一个小队则从右侧前进。重机枪中队则前进到可以攻击敌人阵地中间地带的战斗位置。大炮部队则向我中队当面之敌展开射击。重机枪中队还没开始射击就已经逼近了敌人。敌人在我方的压力下，只射击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往后退却了。

大队在前面的村子里大休。部队到达后立刻开始构筑防御阵地，并各就各位。第五分队进入警戒位置。这以后并未出现异常情况。吃了两顿饭后，部队于10时30分就寝。

9月26日　晴朗

早上4时起床。进行出发准备。5时20分从该村子出发。

利用黑夜，我们依次扫荡了各个村子，向敌人逼近。

上午9时开始，我们又倒霉地再次遭遇了沼泽地带，部队在沼泽里面左冲右闯。虽说是沼泽，但跟国内的不同，只有表面感觉很柔软，一尺以下很坚硬，根本就不是人走的路。12时30分开始吃饭，30分钟完毕。久城(马名)由于鞍伤，非常想卸掉马鞍，我没有办法，只好让机枪手把马

鞍拆下来，然后大家分头拿着走。每天都在行军，大概已经往南面走了很远了吧。

镇子与镇子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而村子的外貌也变得越来越好。但是由于大军都走在同一条路上，而且中间还夹杂着车辆，所以我们中队的行军也非常困难。入夜以后，沼泽地带变得越发难走，不足一里的沼泽地，我们竟然花了两个小时左右才走出来。道路漆黑难辨，肩上又扛着枪，行军困难得直让人欲哭无泪。周围都是黑糊糊的，全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走在什么地方，只是一味跟着马蹄的声音往前迈步而已。

正好是晚上 9 时左右，我们忽然闻到了梨子的香味。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小山坡上有梨树。我们发现了一处梨园。

走着走着，沼泽里的情况开始变得好一点，于是部队进行了大约 20 分钟的小休。利用这段时间，大家都往梨园跑去，尽自己所能地摘了许多梨后才归队。跟国内的梨子不同，这里的梨味道相当好。但比起前日的梨来说，这里的梨个儿稍小，味道也稍微有些逊色。

凌晨 1 时 30 分到达宿营地，吃完饭喂饱马，然后才睡觉。时间快到凌晨 3 时了，我们钻进了稻草里睡觉。

给我更换的新马要早点来到就好了。

9 月 27 日　晴朗

早上 5 时 30 分起床。7 时完成出发准备。中队现在变成了迫击炮队的尖兵。出发前，我从第七分队借来了一匹马，替下了前些日子以来受了鞍伤的久城。但是新马是一匹支那马，好像还没上过鞍，所以脾气很暴，吓得我一身冷汗。第二小队配备给第十二中队。大队的出发时间定为 9 时 30 分左右。道路坑洼不平，到处是积水，走起来很困难。10 时过后，道路就全变成了沼泽地，大家的衣服都湿到了腰际。就这样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前进了大约 1 公里。

真是苦不堪言。

下午 1 时左右到达某村子。在当地吃了午饭，大休了约四个小时。为了烤干衣服，大家乱糟糟的。

想睡也睡不着。还必须收集部队用的粮食。

梨和鸡也搞征缴，红薯也煮好了，万事俱备。

晚饭是干面包。这种干面包宽宽的，内地的面包跟这个不可同日而语。下午 6 时进行出发准备。大约前进 1 公里后，9 时 30 分到达一个叫做蒙角像的村子。烧了两顿饭。睡了两个半小时。

【栏外】 自 9 月 17 日至 9 月 27 日，参加子牙河沿岸地区的战斗。

9 月 28 日

昨晚本来该船越君到马厩值勤，但因为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所以我就代替他从凌晨 1 时开始值勤。当我不知不觉间走到马厩时，看见第一小队已经在马厩旁边开始警戒了。刚来到马厩前不远处，就清楚地听见了水在咕噜噜浸入的声音。我想“糟糕！”就往马厩跑。不好，这个村子就像低洼地带的一个岛屿，而村子周围的土堤已经被人破坏了。水正朝马厩流来，势头很猛。再一看，马和马鞍都已经浸泡在水里了。我马上叫醒所有的人转移马厩，把马匹和马鞍转移到宿舍里去。看来第一小队的警戒也完全靠不住。不过他们也可能是太累了吧。既然不是敌人来袭，也就算了。但结果还是引起了大骚乱，等到平息下来再次入睡已是凌晨 2 时 30 分。听说被俘的支那兵趁乱没穿衣服就跑掉了。上天保佑，不要再出乱子。

早上 7 时起床，8 时出发。7 时天色还很暗。

村子里到处都是积水，低洼处积水达二尺多深。走过一座叫人命悬一线的独木桥。从该村子前进两公里后，部队再度集结，然后在该地进行了大约两个半小时的大休。这期间吃完了午饭，补充了复合油和轴润滑油，又对枪和马鞍进行了细致的修理。这时候飞机低飞而来，给我们投下了五六个小包裹。我们跑过去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尽是绷带和急救包，大家都很失望。当时香烟正缺少，大家都希望扔点香烟下来。

下午 1 时 30 分出发。大约前进了三公里后，到达了某个村子，部队决定今晚就在该地宿营。一直到 4 时 30 分为止，所有人员都在分头整理宿营事务，寻找白菜或者猪肉等。正当大家希望老天保佑的时候，又有人像昨晚一样决开了土堤。水朝这里流得越来越多，房屋也有倒塌

的，所以我们又忙着转移宿营地，乱作一团。我往绑腿里塞了一包白菜扎上，但在回宿营地的途中滑倒了，浑身湿透，既感到冷又显得蠢，但因为时间不允许，所以只好穿着湿衣服转移。今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子牙河畔的土堤上露宿了。虽然找来了两头猪，但太大了，于是只好运走了其中的一头，另外再带上支那酱和白菜。

据说我们要在这里呆上两三天，还将换上冬装。

第一次露天宿营，深夜太冷了。

9月29日　晴朗(在沙河桥)

第一次露营，寒气逼人的一夜就在河岸上过去了。

早上6时10分全体起床。所谓要停留两三天，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吃完饭，再往饭盒里装上够吃两天的饭菜，就出发了。逆子牙河走了一里半光景，渡过沙河桥，来到了河流的左岸。再往南面前进。联队变为师团的右翼，前往进攻大县①。今天的行程约为四里。沿着子牙河边的敌人阵地前进，于傍晚7时到达某村子。在河畔遇到了北海道的独立重机枪中队，他们是按汽车编队的。正午前遇到了中岛部队的独立重机枪中队，跟片山、山田、木下等几位打了照面。周围完全黑下来了。

由于第三小队被配备为尖兵，于是拜托了第二小队代为做好盒饭后，就准备出发。离开村子前检点人员时，发现久城和白木不在。糟糕！返回休息场所一看，才发现白木正在睡觉，于是稍微放心。

在第十中队的一个分队的引导下，我们行进在漆黑可怕的路上。静悄悄地走在田野中的惟一小路上，没有比这个时候更让人感到不安的了，而且是长时间感到不安。我们只是按照放在路上的小纸片往前走，于是心里就更不安了。这期间友军对大县实行半圆形包抄，并火烧大县，火光熊熊，其景着实令人感到愉快。

稍事休息后，遇到了第五中队的将校侦察队。又往前走，遇到了第十五中队的尖兵。在该处听了情况通报后又开始出发。这时寒气逼人，而且浑身感到疲乏不堪。听着时而传来的犬吠声，更让人毛骨悚然，一

---

① 似为献县之误。

种可怕的沉默笼罩着整个夜行队伍。

9月30日　晴朗

昨夜马不停蹄地行军，没有工夫跟任何人讲话。耳朵明明听见了当地人的说话声，于是就一边眼看着地图上的标识一边循声找去。可是我们找了三四处房子，也没见到一个当地人。总之地图上的读法和当地人的读法完全不一，搞得我们束手无策。

狗的叫声听起来令人生出某种哀愁。我们敲醒了几家人，雇了几个向导。凌晨2时左右，我们到达了某处村子，但完全没有想到村子已经被火烧过，明白过来时也只有感到遗憾的分儿了。枪就放在柴火房里，专门派了人放哨。无意间往后一看，发现不远处还有个村子。于是议论百出，说那边是敌人，部队也就乱了套。还发生了更可笑的事情。于是步枪分队长下定决心前去侦察。他带了三个支那人过了一个水池，下到300米的后方去。他让支那人担任联络，自己亲自去搜索，当确认是日军驻扎在那里后，喜出望外地回来了。

听到欢呼的声音后，最高兴的是伊藤小队长。我在警戒行军途中，湿漉漉的脚感到冷得受不了。渡过了大约一百米零二尺宽的水塘后，我们到达了中队所在的位置。当时实在是太高兴了。不管怎么说，重武器是毫不惧怕敌人的夜袭的。

第十中队立即出发。出村子的时候，部队渡过了深达四尺深的水。这时所有人员腰部以下全都湿了。从防毒面具到肩上的所有东西，都叫人感到冰冷冰冷。

大约前进了一公里，又有一座梨园，所有人都奔了过去。梨太甜了！接下来再次遭遇了沼泽地。这片沼泽地格外深而且大，是迄今为止还不曾遭遇过的。所有人都在这片沼泽地中感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特别是我自己也摔倒在了里面，浑身都湿透了。而且睡意也阵阵袭来，这次行军真是倒霉。有人抱怨说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出了沼泽地之后，部队又接连遭遇了三处宽阔的沼泽。过第三个沼泽时，天色已经大亮。

上午10时进入一个村子，花了30分钟吃早饭，算是休息，然后再次出发。

不经过充分侦察敌人阵地就不断前进，这实在是愉快的事情，尽管心里有些不安，但勇气却涌上了全身。

下午4时吃午饭。午饭时，把在途中村子里抓来的九只鸡和蔬菜烤来吃，真是美味至极。

4时30分从停留的村子出发。这个村子里只有少数的老年男子，他们给了部队一些梨和土豆。我们沿着临时铁道前进了约一里半路程，就到达了宿营地。宿营地的村子是一个距离大路约有一公里远的荒凉的村子。部队立即吃完饭睡觉。我躺下后，就开始静静地思考起问题来。从29日早上6时开始行军，行军再行军，或在沼泽地里行军，或饿着肚皮行军，疲劳已经达到了极限。我躺在靠边的麦丛中睡觉，所以中途被两三个人踩着我的身子过了路，害得我醒了两三次。

大县似乎早已经被我军攻陷了。

10月1日　晴朗

一日早上，我们在一个荒凉的村庄醒来。预定早上7时30分出发，于是小队成员6时30分起床。立即吃完早饭，并进行出发准备。7时30分整队沿临时铁路两边前进。我想这一天正午时分又会遭水淹吧。农民们在费力地排水。

快到9时了，步枪中队还在村子中慢腾腾地整队。在等待他们的空档，我们洗了脸，这是二十多天以来第一次洗脸。第十中队的人也说，自登陆以来他们一次也还没吃到过大米。

我们已经是两天没有吃到大米了，尽吃一些面食。9时30分，我们带着三名老兵去村子里征缴物资。

大约三个小时后，我们征缴了大量的土豆、鸡蛋和面粉等带了回来。可是坏了，除了盐谷一个人留下来等我们之外，其他人已经在11时30分出发了。我们马上让支那人担上这些东西，紧追部队而去。追上后就马上把这些物资全部分给了五个分队，作为他们的午饭。每人三只鸡蛋。在这个位置，小队与中队主力会合在一起。在这里可以听见密集的枪声。好像第三十旅团同敌人交上了火。虽然出手了，但实在是迫不得已。两个小时的大休后又开始夜行军，要回到昨天傍晚时分路过的离这

里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去，并在该地宿营。凌晨 2 时就寝。（这是因为道路两侧全是水，我们没有村子可进，所以不得不倒回去走上两里多路，那里才有村子。）

这附近的村子里，到处可以见到美国国旗。也许是基督教的教会。虽然眼看着有一片梨园里的梨都结成铃铛那么大了，可是因为有水，无法过去摘食。从 11 时开始，我们造了个拴马场，铺上稻草后倒下就睡。

10 月 2 日　阴天

今天是进入 10 月的第二天。我们在距离临时道路大约五六町①远的不知名的村子里迎来了天明。

昨晚我们花了一日元买了一头大概 50 贯重的猪，然后让支那人做来吃。付钱买东西，这在我们还是头一次。支那人用盐巴把所有猪肉都用微火熏烤起来。

看到大队本部好像预定了，所以我自己先付了钱买了来吃。三个支那人交替着彻夜看守这些猪肉做的美食。早上立即尝了尝，开始时还能吃，但太过油腻，没能多吃。剩余的全部送给了支那人。今天起床是 7 时。从 11 时左右开始准备午饭。由于不知部队何时出发，所以如果不提前准备好的话，到时候就来不及。正当准备完毕时，12 时 30 分，命令下来了。规定 1 时完成出发准备，所以就把刚刚吃了一点的菜肴的一半以上给了支那人，自己则进行出发准备。1 时半之前，各中队在临时铁道上完成了整队。第十中队说昨晚的晚饭没吃大米饭，走不动，停留在了途中的村子里。在往大路进发的途中，波多野因为手部被奔马踢了一脚而倒地。我们在附近的梨园里补充了很多新鲜的梨子。大队于下午 1 时 30 分向下县方向出发前进。一路上到处都是梨园，部队就一边行军，一边摘食。

到处都是小山坡，上面有工事。当然，工事的四面八方是相互联络的壕沟。在满洲见不着的村子周围全部是茂密的树林，树上有着不知名的鸟儿造的漂亮的巢。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同样的村子。在这附近

---

① 一町约合 109 米。

看上去似乎不曾发生什么大的战斗，农民们对我们也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欢迎，他们害怕的时候才会更加欢迎我们。也有两三人给我们端来了开水、酒和梨。经过了几个同样的村子，下午 6 时 30 分，部队到达了略显暗淡的大县城墙下。

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气派建筑的高度超过了城墙，高高地耸立着。不愧是有七八万敌军固守的地方，组织了土方和城墙这两道抵抗线，城墙上到处都是枪眼。当地已经建成了中岛部队的淡水补给所。城内已经给第三十三、第三十八联队占据了。我们不进城，就住在郊外的一个村子里。这是一个气派的、面积三倍于刚才所见的大城的村子。

10 月 3 日　晴朗

昨晚我们第五分队在一个昏暗的地方吃完晚饭后就睡觉了。第六分队的桥本君一直在做“猪肉包子”。虽说是睡觉，但永远是睡在稻草上。久城的伤始终不见好。不管是多么晚，我都不会忘记要先照顾好马匹以后自己才睡。

早上 5 时起床，天色还很暗。5 时 10 分，中队整队完毕。前进了大约五百米后，部队大休两个小时。

上午 9 时 40 分进城。早饭没什么吃的。大休的两个小时内，大家都去地里刨了土豆来烧或者蒸，用作午饭。在大县，征缴来的大米发给了大家。立即做午饭和晚饭，然后改为轻装，准备出发。

副食方面，我们烧了紫菜、土豆和油炸食品，这些都是少见的好东西，味道美极了。由于是追击战，背包等不用的东西全都交给负责弹药的小队，下午 1 时同时从该地出发。

第三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担任该地的警备，两个大队则于昨天已经从这里出发了。迄今为止，部队经过的村子很少有完整的，这里更是被友军和敌军的炮火打得稀烂。

天气变得有点坏，开始下起雨来。大约行军五里后，6 时 50 分到达了一个无名村子。决定在当地宿营。第五分队担负警戒任务。支那人就不用说了，连一只猫崽也见不到。我很吃惊，本日行军经过的地方有

很多梨园，而且还有桃园。不但如此，还有许多古木，在那些如果是在国内则可被称为国立公园的山上，梨树和桃树几乎覆盖了整座山。而且梅花古木也很繁茂。正好该村地处子牙河畔，是一个绝对像是公园的地方。

晚饭是罐头，很好吃。还吃了许多许多的梨。我担心明天会拉肚子。钻进稻草里过了一夜。子牙河的水流实在是够湍急的。

10月4日　阴天

早上6时整队完毕。我自己则是4时起床烧稀饭。昨晚太冷，受不了。因为除了稻草没有别的搭盖之物，实在够呛。6时10分，部队从这个无名村子出发，一直沿着子牙河的土堤前进。行军大约三里。上午11时到达小范镇。这个地区多沼泽。这个镇子前面，遗弃着二十余具敌人的尸体。前面一个村子里，有一个支那人虽然还有气息，但脑袋血肉模糊，倒在沼泽地里。

第九联队似乎在小范镇遭遇了相当的苦战。据说敌人中有人日语很棒，他接近我军后即开始射击。真是太可憎！敌人你给我看好了！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附图一幅，略）

据说第九联队死了十四五名，负伤55名，一个中队几乎全部覆灭。小范镇是一个大的村子，桥梁在敌人退却时已经拆掉了，所以友军想追击也无计可施。镇中的重要据点遭到友军的轰炸后几乎全被毁坏了。工兵队早已用铁船给我们搭好了路。

白糖、面粉、酱油和酱都很丰富。晚饭吃上了久违的白菜，太好吃了。分队队员都精神百倍，高兴得不得了。由于要分配明天携带的口粮，所以直到晚上11时30分才歇下来。

10月5日

昨晚是在不知何时出发的情况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大米每人

四升五合①，饭盒里装了够吃三天的份儿。由于是船舶运输，所以部队前进迅速，粮草何时能够补给、还能补给吗等等问题，我们全不知道。总之是非常的担心。

凌晨2时就寝。到早上就该集合出发。预定明天乘船出发。今天真是一个不错的慰劳日，吃的是烤酱肉。下午工兵队杀了一头牛，所以我们也买了少许来。第九联队的负伤人员不断被送来。其中有头部、口部、颊部和手部受轻伤的。据说大米必须征缴够一个礼拜吃，粮草必须征缴够今后一个月用的，但真的会不会支撑那么久实在令人担心。宿舍背后新建了机场，不断有飞机飞来。偶尔还能听见枪炮声，不过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催眠曲了。总之，我们现在是不听到子弹的声音就觉得不习惯。后续部队也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轻型装甲车和野炮车都来了。每天桥上都跟打仗一样拥挤。其他并无异常。

10月6日　晴朗

昨天也因为直到8时都不知道何时出发，所以心里老是不踏实，分队长集合后才知道，由于第一舰队没有出发，所以第三大队必须后延，此事搞清楚后，才卸去了背包，在土屋里睡大觉。虽然说是家，但没有正门，风一个劲地往里灌。中队长高兴地告诉我们说，第一、第二大队的一部乘船追击敌人，友军也乘船追击，结果击沉了很多敌舰。实在是令人愉快的消息。另外据工兵队讲，河岸上已经完全没有敌人的身影了，只是偶尔有残兵的大炮而已。另外还说友军的飞机在追击敌人，但战绩如何则不知晓。敌人好像最怕我们的飞机。9时一度准备出发，但终究没有实现。

10月7日　晴朗转阴天

早上6时起床，同时进行早点名。从昨天开始肚子里全是稀饭和酱汤，稍微过一阵子肚子里就空了。不知怎么回事，明明有大米却不能吃。

---

① 升、合都是日本传统的容积单位。1升等于10合。按现在通行的公升制计算，1升相当于1.803 9公升。

上午 9 时 30 分开始，我就带着大槻和中西君出去征缴粮食。走到来时经过的旱田时，看见友军正大队大队地开进小范镇。问后才知，原来是第一〇九师团。

这支部队野炮和辎重都很多，而且杂。另外河面上，工兵队的机动船和支那人的船一齐在忙着搬运粮草。11 时回到宿舍，准备午饭。午饭又是稀饭。听说由于在稍微前方的位置，第三十八联队的士兵以为友军误把空投下来的慰问袋当作是敌机投下的炸弹而开枪射击，导致自己反而遭到友军飞机的误炸，结果死了几个人。因为各中队的情况都一样，有米却吃不上，所以就自己找东西吃。由于第九中队吃了面粉后，有 4 人死亡、10 人重伤，所以中队长警告我们不要吃那些东西。

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第一〇九师团的本部已经到达小范镇。据有人说，他们将在水路上补充第一线作战部队。因为他们几乎全是后备役编成的，所以尽是一些可怜的人。

晚饭是用小豆和面粉混合成馅饼，然后各自煮稀饭来吃的。面粉在支那人搬运到野战仓库的途中经常被偷走一些。

8 时，点完名后就睡觉了。

10 月 8 日　晴转阴

早上 6 时起床。起床的同时，集体做 20 分钟的早操。第六分队有三斗米是从其他地方征缴来的，所以每天都饱餐着白米饭。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下午在第六分队洗了个澡，这是一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洗澡。

第一〇九师团一到达这里，就被补充到了第一线，大野部队的第一、第二大队和第九联队的两个大队组成第十九旅团的主力，奉命堵住敌人的退路。海军战机也不断地在子牙河两岸起降。空中完全是飞机编织起来的网络。负责联络的小型飞机也每天四五次飞到背后的飞机场来。希望早日收到来自故乡的书信。每天车队过河都挤得水泄不通。今天一整天野炮都在桥上通过。虽说是桥，但是因为下面又必须行船，并且为此还专门增高了一张席的宽度，但是车辆部队要通过仍然很困难。

据说第十师团已经占领了沧州。

10月10日　晴朗

由于船舶运输进展非常缓慢，所以第三大队终于加入了第三十旅团，奉命堵住敌人的退路。步枪中队今天早上加入第三十旅团出发了。重机枪中队由于驮马没有到达，所以只有等到明天早晨再出发追赶先行部队。驮马在本日上午10时到达了，决定明天出发。立即去取行李。

我和笠次君去前面一公里处的村子去征缴物资，中午一点多归队。很遗憾，我们俩空手而归。

其他部队在陆续前进。立即给福池(马名)完成了出发准备工作，准备明天出发。昨天以来，我一直尽吃南京豆。而且因为吃馅饼弄坏了肚子，遗憾得不得了。想到昨天以来有很多海军的飞机飞来，我猜想上海事变的结果，中日双方可能已经缔结了某种协定。

为了准备明天出发，我决定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养精蓄锐。

10月11日　小雨

早上4时30分起床，立即吃完早饭准备出发。5时过后天下起雨来，这雨完全是在恶作剧。大家都穿上了雨具，给马也披上了。由于各部队都在过桥，所以桥上拥挤不堪。等到过了桥，又遇上了车队，我们的部队一步也前进不了。而且因为雨，道路变得越发难走。最后终于走出了已经住惯了的小范镇。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来到了临时铁道线上。据万家曹长说，第九联队同由献县方面来的敌人遭遇，展开了激战，我方也牺牲了不少人。又说，如果第三大队是在几天前从这条临时铁路线上通过的话，也一定同敌人发生了激战。我们如果不回到那条大路而前进的话，也将来到这条临时铁路上。敌人好像是乘汽车逃到这里以后，再换乘小船或由陆路逃走的。水路是由第一、第二大队追击的。

敌人遗弃在铁路线上的汽车和马匹堆积如山。有的地方也横着正规军的尸体。我们费了一个半小时才来到临时铁路上。

由于铁路铺设不完整，到处都是烂泥地。桥梁已经被敌人破坏，我们的行军很困难。正午时分，部队到达武强。在这个地区我们超过了野

炮部队。遗憾的是，驮马福池不知为何腰部疼得厉害，步行困难，眼看就要倒下，所以全体人员把马身上有五贯重的弹药箱和两个背包卸了下来，由人背负着走。我们这才体会到马是多么辛苦。要背着走 50 分钟，其艰苦难于言表。第五分队落后了，大家心里很不安。渐渐地能负重的人减少到了两三个，最后连他们也不行了。福池虽然卸了鞍，什么也不背负，却仍然像要倒下的样子，害得我这个分队长真是欲哭无泪。在就要到达深县的地方，第八分队的久城也因为疝痛而倒下了，给行军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下午 5 时 30 分到达深县。中队全部住在该村最大的一户人家里面。

我自己则马上去征缴牛来拉行李。从又哭又求饶的老妇手里牵来了一头牛。我这个时候心一横就把东西夺来了。晚上 9 时就寝。工兵队在架电话线。有很多桃园和梨园。我借了一匹叫做森清的马来替换久城。

10 月 12 日　晴朗

早上 4 时 30 分起床。先装好够吃两天的饭，然后吃完早饭就准备出发。6 时出发。昨晚住的村子不是粱县①。今天把背包放在了大牛的背上，把两个弹药箱交给了弹药小队，另外两个弹药箱则交给福池背负。有时要背弹药箱，自然行军很艰难。我们把所有背包和草料都让牛驮着走。在跟昨天一样的道路上，到处横躺着支那兵和马的尸体。看上去真可怜。

我这样想也是在换位思考。马的尸体上躺着很多死狗，看来一匹马尸上原本是聚集了很多只狗在啃尸体的，而它们又被友军的步枪射死了。这也许就是生的悲哀吧。

由于今天出发时把弹药箱交给了弹药小队，所以放心了。午饭是在一个叫做双柳树的村子中的小树林里吃的。路上经常有汽车往返，所以要睁着眼睛行军是困难的。12 时 30 分，我们由当地出发赶往束鹿。由于只有一个中队行军，所以行军非常舒服。通过旧城。下午 4 时 15 分

---

① 原文如此，疑为深县。

前，部队通过了西良马、范家庄（我们在该地宿营）。这附近气候也挺不错，与国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苦于路上没有饮马的水。傍晚 8 时 20 分，我们到达一个无名村子。这个地区的村子似乎全成了敌人的抵抗线，村子周围都挖了大大的壕沟，城墙上也凿了枪眼。如果这些壕沟全部完工了的话，日军必定会在各处都遭遇苦战。

本夜宿于双柳树。

10 月 13 日　晴朗

虽然早上要 6 时才起床，我自己 4 时就起来了，做早饭。

早上 7 时出发。晚上 10 时到达辛集。这个镇子里挖有不错的壕沟，城堡也到处都是枪眼。束鹿距离这里大约两里，本来约定要去束鹿与第十九旅团会师的，但由于没能赶上皇军的超神速的追击，所以为了到紧靠石家庄的背后一带参加一线作战，马上取了正西方向，即取了去平汉线的路线。

我们在这个辛集的镇子上休息了大约 40 分钟，其间大家各自踹开了当地人家的门，进到里面征缴了白糖、糯米，特别征缴了很多大米。大槻六一在出发时落后了，我十分担心，但后来他赶上来了，我也就放心了。还有后来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谁都没有注意到西田敬太郎在这个地方离开了部队。午饭是在一个叫做试炮营的地方吃的。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西田不在。午饭后曹长带了六名士兵出去找，很快就把西田带了回来。他后来说，他很专心地出去征缴东西，以至于忘记了出发的时间。部队在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出发。

沿着道路一直往西走，就来到了平汉线上。我们以最短的距离前进。这个地区的居民也许是亲日的多，也许是惧日的多，反正他们手里都挥舞着太阳旗来欢迎我们。村子里的大约十多位长老都一齐来到村口，全部跪在地上迎接我们。也许有人在心中觉得好笑，但可以获得好感。被高粱覆盖的田里的独路连接着每个村子，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行进。

下午 5 时 40 分看见了远处的小山。虽然说是山，但只是小小的山坡而已。不过这是自登陆以来我们第一次看见山，这引起了我们莫大的

兴趣。6时40分，部队到达宿营地北庭镇。福池仍然不行，令人十分担心。

到此为止，我们放回了一直驱使的全部支那人。

这个地方的居民也打心底欢迎我们。他们送来了我们要求的锅、蔬菜、鸡等所有东西。这户人家正好有点像国内的大地主的家，看上去很气派。水源也近，发出吱吱声音的打水装置就像在倒水车一样。当晚，我们用背负弹药的支那马交换了这户人家的马。

中队规定禁止征缴。出发的同时，我因福池负伤的事被中队长和前田曹长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10月14日

早上7时出发。7时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已经走了一村又一村。这个地区的年轻人都不在，只剩下一些老年人。他们早早准备好了饮马的水和我们用的开水等候着我们，令我们感到亲切又高兴。开水有股特别的臭味，但很烫，喝起来不错。上午11时40分，我们到达了距离四德很近的一个不知名的树林，在那里吃了午饭。三天前开始中队长就严厉禁止外出征缴东西，所以只吃了“牛肉罐头”。一想起午饭又吃牛肉罐头就没胃口。部队在这里休息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有人在烤土豆吃。出发前据中队长讲，11日以来，正定及石家庄之敌在同我第一军第六师团长达三昼夜的鏖战后，被皇军驱赶到了南方，现在早已没有了敌人的踪影。第六师团的一个大队专门滞留在四德。据说他们是由于敌人的散兵还有不少人聚集在这里，所以专门留下来扫荡的。还说敌机屡屡飞来，昨天还轰炸了这个村子。

估计师团会在宁晋附近集结，于是部队往宁晋方面而去。不管怎么说，光靠重机枪的话，总是吃不了定心丸的。我担心的不是白天，白天倒没什么大碍，万一晚上被敌人袭击的话该怎么办？

一边想这些事情一边行军的话，就不由得感觉脚下的两里路长得很。下午2时30分到达南白庄。这里有很多居民。这一带全部是第一军的战斗区域。南白庄虽然镇子不大，但是主要道路上全部都植有树，而道路两边全都有厕所，我们看到猪在厕所附近玩儿，都不禁愕然。因

为此前我们一直吃的就是这种猪肉。

今晚也决不允许外出征缴。到达村子以后就进行马匹及枪支的整理。

有的分队说整理枪支和马匹不好，被石川班长狠狠地训斥了一番。不在厕所附近的猪看上去很美味，但由于不准征缴，所以很遗憾。因为分给中队的只有白菜，所以我们做了白菜汤喝。其他分队也有人做了白菜酱汤来喝。

这么早就到达住宿地真是少有的事。总觉得不舒服。

晚上8时就寝。

10月15日　小雨间阴

部队在上午8时30分从南白庄出发。天下着小雨。

在清晨的小雨中，□□师团的本部行进在我们的前面。大约三里半的行程后，我们于正午12时到达了刘家庄村。右手前方能看见比献县大好几倍的赵县。赵县的一座高大的佛塔十分醒目，距离这里大约两里路远。

我在想今天会不会让我们住在赵县这个大镇，但被告知说不行。到达的同时，因为中队长说可以征缴物资，于是各分队就争先恐后地出发了。我在准备完小队的宿舍后，也出去征缴鸡和白菜。

捉是捉到了一只鸡，但它从房顶飞下来时把我的脚后部撞疼了。这还不够，于是又征缴了相当多的白菜和面粉等东西后才回来。另外还找了土豆充饥。遗憾的是森清的肩胛骨受了鞍伤，我被前田军曹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也许中队长也训斥了吧，因为只说第五分队不好，所以让人心里很不舒服。晚上是馅饼，用白菜和鸡烧菜，终于吃到了久违的像样饭菜。这是中队长疼爱士兵的最好方法，我们都很开心。他允许征缴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想到明天的事，如果再不给我捎一匹马来的话，要运送马鞍可就没辙了，于是趁着天黑，我去偷支那人家中的马，幸运的是牵回来了一匹。但是从明天起需要的托运人员达五人之多，外加一头牛。本日的住宿甚为宽敞，有两个房间支配，美美地睡了个觉。

这个村里的年轻人都被征集当兵去了，所以显得毫无活力。据说有

时还会有便衣夜袭皇军。居民倒是很欢迎我们，但是决不可掉以轻心。

10 月 16 日

早上 7 时出发。第五分队由于森清受了鞍伤，所以机枪都分解了搬运。今早下的霜很大，指尖奇冷。部队行进在干田和水田的田埂上。

想起昨晚上的事来了。昨晚上睡在很宽的房间里，盖着丝绸被子，真是太暖和了，休息得不错，所以今天浑身都觉得舒服。途中第二次休息的时候，中队带来的支那苦力逃跑了，害得我们不知所措。另外，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从北庭镇带来的大车和拉车的苦力都不在了，不过后来终于来了，也就放心了。

从 11 时 30 分开始到 1 时 30 分的两个小时是休息时间，我们吃了午饭。午饭后行军一里半左右后到达了赵村。在赵村前面一个村子里，两个大队的小行李停留在那里。这附近好像直到最近都一直驻屯着支那军队，有被用作拴马场和兵营的人家。我们住在村子里最大的一家。据说居民们已经被支那军抢劫一空，没有什么食物，以至于现在甚至要杀狗来吃。

很快中队就征缴到了四头肥猪。

中队长说，我们将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当然也很吃惊，那就是基督教传布到了内陆很远的地方。大的村子里必然都养育着教会里的孩子。

10 月 17 日　晴朗

早上 6 时起床。没有点名。整个上午我和山内两人留守，其他人在小队长率领下出去征缴物资。其间我们二人负责整理内务及做饭。11 时 30 分左右，他们带着糯米、面粉、土豆、鸡等回来了。午饭是猪肉和白菜。

今天在国内是神尝节，即使在战地也是把饭碗蒸了以后才大吃。材料大体上都是具备的，但盐巴的味道我们觉得不行。这一天几乎都是在吃和睡中度过的。另外还派了部分人员建厕所。

上面命令第十六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交替在宁晋、赵县附近集结。

联队的主力前进到前面十五六里路远的地方。第三大队继第三十旅团之后，驻扎在前方大约 30 里远的地方。因此中队决定在此位置等待集结，之前休养。

如上所示，大体都由民房构成。当然有火炕。

（素描驻扎图一幅。略）

10 月 18 日　晴朗

早上 7 时起床。全体立即准备饭菜。我和柏原二人修理重机枪。本日从上午 10 时开始，上面要检查武器。每个人都一吃完饭就立即开始检修武器。由于迄今为止除了人、猪肉、梨等之外一直没有保养武器，所以现在拼命用纸、灰、磨刀石等拼命擦，也太可笑了。我也太不懂事。前些日子被沼泽地的水浸到腰际的时候，水进了手枪，现在枪膛都已经生锈了，居然自己都不曾查看过。我发现后大吃一惊。虽然马上用滑石粉擦了，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决定换笠次君的手枪接受检查，不过很担心被查出来。万一被命令进行拆卸作业，那就死定了。笠次外出征缴去了，正好逃过检查。

检查从 10 时开始，一直持续了 40 分钟，细见曹长负责检查刺刀，中队长主要负责检查重机枪，石川班长主要负责检查重机枪和手枪。检查中我非常担心，良心也在受到责备。11 时 50 分全部结束。下午无所事事，休息。

我被命令在今天之内必须提交手枪射击消耗的报告。

检查发现自己散失了 5 发子弹，笠次丢了 10 发，共计 15 发散失，这下可糟了。在中队长面前，因为前次马匹的事我已经惹人注目了，这次肯定又是鬼门关。报告递交上去以后，在其他分队长面前，我被追问丢失的子弹用去干什么了，说我们第三小队完全是胡扯，搞得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第三小队一定是受中队长憎恨了。老天保佑吧。

10 月 19 日　晴朗

早上 6 时 30 分起床。由于下了霜，很冷。昨天的小孩一大早就赶

来打水了。那个样子真是可怜。我几次三番给他吃饭他都不吃，而是带了回家。我想也许是他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在等着他吧，于是就想多给他留一点。真是可怜啊！

6时30分到7时整理马匹和武器，上午8时30分开始操练，宿舍内留一人看守，今天该船越留守。我从马厩那里把小麦带回去后，吩咐让支那人先磨面，然后做面条，吩咐完毕就出去参加演习了。课目首先是从中队的密集操练开始，然后是分队、小队的散开，接着则是中队的疏散操练，最后练习了20分钟的敬礼课程。敬礼练习时觉得涩谷的样子很可笑。11时20分前，操练结束。演习场地附近集中了相当多的部队。也许联队的集结也是最近的事吧。

下午无甚可做，就烧了面条来吃，味道还真不赖。晚饭后在屋顶上高声地唱歌玩来着。晚8时就寝。月色清澄，夜空下，我等安然入梦。

【栏外】 自9月28日至10月19日，参加石家庄及滏阳河会战。1937年

10月20日　晴朗

早上6时30分起床。7时开始巡视马匹的准备情况。福池也全好了，但还不能负载东西。明天也许联队本部会来这里。

因为9时开始有中队操练，所以立即吃饭。

吃完饭后准备整队。在宿舍东南方的旱田里整队完毕。

中队朝着赵村的既设阵地，展开了全中队一齐进攻的演习。中队在高粱地、棉花地里进行了几次进攻敌人阵地的实战演习。一个小时的猛烈训练后，演习结束。

下午没有课目。下午5时开始到晚上点名之前，为了准备搬迁宿舍，全体打扫宿舍内外。

个子小小的支那人仍然在为我们做事。7时的晚点名完毕后，分队队员都在玩扑克等，玩得很愉快。我在晚上10时上床。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一天过去得很快，可是一个月就过得太慢了。今天一天都过得很愉快。

10月21日　晴朗

早上6时30分起床。在宿舍前举行早上点名。起床的同时就说要转移，所以决定集合。上午8时30分开始搬家。

于是告别，锅碗瓢盆、盐巴、酱油、被子等等，全都给搬走。虽然路上碰到一个少尉（可能是本部做勤务的少尉），他训斥说搬家不可以带东西走，但经过交涉，还是成功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我们的新驻地是400米外的一处民家。

这一家把我们第三小队全部都容纳下了。从外表上看，我们小队的宿舍好像是最好的。搬家后就开始建厕所、做灶，各自分工忙去。上午11时30分搬家完毕。

因为东西比其他小队都多，所以今天可吃的东西足够。中队在统计之后，作出了下面的决定。

24日为止的伙食表：

大米每人——1.4合

小麦——9合

20日

早——0.18（米）；中——0.2（面）；晚——0.1（米）

21日

早——0.15（米）；中——0.2（面）；晚——0.1（米）

22日

早——0.18（米）；中——2.0（面）；晚——1.0（米）①

23、24日与21日相同。

根据以上统计，午饭吃面粉，还可领一部分白糖。

【栏外】　10月21日到达宁晋，并守备该地。

10月22日　晴朗

早上6时起床。同时点名。轮值人员准备早饭，其他人员进行机枪

---

① 原文如此。根据前几天的伙食标准，似为22日中——0.2（面）；晚——0.1（米）。

和马匹的保养。

我作为分队长，照例检查武器和马匹的保养情况。本日中队长为参加作战会议而去了宁晋。

部队在人见少尉的指挥下进行了对空射击训练。

出了村子，部队来到西边大约一町远的山坡上，首先准尉进行了说明，然后各小队分别进行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射击训练。训练是针对所有飞机的飞行状况而进行的实弹射击。我们一边回想着偶尔飞来的友军飞机，一边努力练习。

10时开始休息20分钟，之后人见少尉突然发出指令，于是我们就以各宿舍屋顶为假设对象进行对空射击准备。因为并没有敌机，天气又热，所以只不过成了赛跑而已。

在狭长的道路上，我们分队（第五分队）按照一、二、三、四小队的顺序整好了队，所以几乎以固定的顺序开始赛跑。我抢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房顶上端起了枪，不幸的是少尉命令第一、第二小队上屋顶，所以第五分队完全失去了机会，但显示了我们的实力在全中队最强。当时中西君正留在房间内看守，他用面粉和土豆馅做了烤肉包子，所以演习一结束就开始吃，觉得味道真棒。下午没有课目。

大队的日程表：

早上6时起床　早上7时早饭　上午8时检查　上午10时会报

正午吃午饭　　下午5时吃晚饭　　下午7时点名

10月23日　晴朗

上午8时30分开始，在中队办公室前，全中队集合听取中队长的精神训话。其中读到了蒋介石对日军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大体内容如下：中国军队虽然暂时被日军占了先锋，但决不是就已经失败了。另外日军太过怕死。我方的退却是有计划的退却，是暂时退出阵地让日军占领，而日军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正是我军反击的绝佳机会。另外日军持的是速战速决主义，所以用持久战削弱敌人，最后导向我们的胜利……等等自我安慰的话。中队长还读了师团长的训示和参谋长的注意事项。师团长和参谋长都警告说，战争才刚刚开头，大家要自重。由于10时开始

有大队长的视察，所以全体人员都进行了宿舍内的清扫。由于严禁征缴物资，所以棉被、猪肉、白菜等征缴物资全部都被我们藏在了房顶上。大队长在1时半时来到了第三小队。他绕房子转了一圈，什么训示都没讲。小队长说那是表示第三小队在中队中是最好的小队。因为去马厩的路上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奶奶和一个小孩子，我看他们很可怜，就决定一直送饭给他们吃，所以今晚就开始实施了这个想法。人类是没有区别的。由于战争，很多人都牺牲了。

10月24日　晴朗

本日从下午1时开始，大队长来检查军装。

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做应付检查的准备。11时吃完午饭后，12时，中队在赵村东北方南侧一公里的旱田里集合。中队长事先自己进行了初步检查。

下午1时，大队长开始阅兵，并检查军装。上等兵一色戴了个戒指，被大队长训斥了。完毕后，他讲了如下的话：

师团将于近日稍微南移作战。估计该地集中着支那最精锐的部队，希望各位不要让迄今为止已经成为英灵的战友蒙羞，勇敢战斗；作为皇军的一员，绝对不能给皇军抹黑。

看来很可能是上海战线。我更坚定了今后要拼命的决心。绝对不能轻易死掉。下午2时20分，阅兵结束。2时30分回到中队。我则在2时40分去值日。

10月25日　晴转阴

上午8时开始，在中队宿舍前接种伤寒预防疫苗。我在中队全体人员接种完毕后才接种。值日下岗后就寝。

要第三小队监视空中情况的命令传达到了卫兵所。

本日开始似乎国内的来信可以收到了，因为是靠飞机联系的缘故，所以遇到下雨或阴天的时候就不行了。

我们宰杀了自己养的一头黄牛，把肉分给全中队。接下来每天都是吃抹了盐的烤牛肉和烤猪肉。下午在中队长指挥下，在子牙河的上游进

行了演习。

10 月 26 日　晴朗

昨晚也许是因为注射了疫苗的原因，疼得厉害。早上 8 时开始，就在中队宿舍进行戴上和脱下防毒面具的演习。

我们认为出战上海战线之事已成定局。

从上午 10 时开始，上面检查穿戴防毒面具的能力。方法就是在民居里，把“迷多厉筒”①充满后，戴上防毒面具进入屋子。作为能力测试，大家在屋子里大约呆了 5 分钟。我因为过去曾经在沼泽地里被水浸泡到了腰际，所以有些担心自己的能力，结果这次幸亏没事。菅沼和野间二人的防毒面具测试不及格，被中队长知道了，所以被狠狠训了一通。

下午是为将于明天进行的渡河演习收集材料。该演习中，联队长以下（包括各大队长和干部）都要来参观，所以很紧张。材料是必须收集直径 15 厘米的高粱束大约 20 捆，还有零碎的板子和绳子等。我们马上分头去附近寻找，下午 4 时终于收集完毕。又马上完成了组装，最后扎成了一个直径 50 厘米、宽幅约 3 米的筏子。只待明天的演习了。但愿明天能取得很棒的成绩。晚饭是鸡肉饭，味道真是不错。

10 月 27 日　晴朗

早上 5 时起床。吃完早饭后就进入了演习准备阶段。7 时整，各自完成了材料准备（昨天准备好的东西），然后在老地方集合。第三小队运气不错，让大队的小行李部队给帮忙运去了材料，乐得两手轻松，但其他小队却在搬运材料上面费了老大的劲。

来到距离赵村南口约一公里的西南方向的子牙河上游，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其间工兵少尉过来告诉了我们架桥的要领，然后看了看我们的材料（昨天为演习所做的东西）说：“这桥做得真不赖，车辆都能过的。”

上午 9 时 30 分开始架桥。

---

① 催泪弹筒。

第十二中队很随便地选择了我们下游很远的一个狭窄的地方架桥，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前面是第九中队，接着是第十中队、第十一中队，他们都做了，但终究没有成功，我们重机枪中队已经完成了一座。

大队炮选择了河面最狭窄的地方，砍倒了河边的柳树来扎桥，但没有成功。

号令是："准备架桥，抬起来，扛起来。"

架完桥后，我们都渡过河去，并连呼："成功了！成功了！"大队炮的一个小队把我们造的桥浸在水里渡了过来。我们在寒风中吃了午饭。

下午1时开始，上面设定了状况并告知我们，部队进入演习。渡河前进行一次射击，渡河后攻击敌人的阵地两次，设定状况完毕，演习终了。多河沟地区的敌前登陆演习——这令我仍然想到是将要转到上海战线。下午3时30分平安结束，回村子。立即保养重机枪，完毕。今天也吃"面粉"。

10月28日　晴朗

按惯例点名后，我当班做早饭。早饭完毕后，从8时开始，中队长进行精神训话。

首先是关于陆军大臣的训示，和关于保密问题的警告。

上午9时30分开始，为了领取物资，我去了大行李队的拴马场。

整个上午我都出门去给全中队分配物资，当苦差。下午1时开始，同样是在弹药小队处把物资分给了每个小队。

分的东西是风萝卜干、酱约300刄①、酱油2合（支那制造）、米、麦、白糖4斤，其他干货若干。最后把带来的帐篷还给每个小队时出现了不够的情况，心想糟糕了，石川军曹怒气冲天，用扫把朝每个当差的头上打了一下。真的是很遗憾，但最后帐篷就是没找着。

今天的零食也吃了土豆馅的包子，只有今天包子的味道能给满分。下午3时开始听军医保坂的讲话。首先详细地讲解了传染病的预防及

---

① 1刄=3.75克。

清净剂(水)的使用。今天全天都平安无事。今天也吃了很多鸡肉饭。

10月29日、30日　晴朗

29日是第二次预防接种。接种后就睡觉了。

29日从上午8时开始要检查武器,所以我们检修了重机枪。本日是第二次检查,检查了每个人携带的刺刀等全部兵器。整个上午进行了大致的应对检查的准备,下午每个分队在小队前面排列。大家都因为自己的武器以前进过水,所以担心得不行,于是决定借来小队长的部件应付检查。

检查在2时30分开始。中队长和石川军曹二人当检查官,检查对象是重机枪、配剑、眼镜等,检查得非常细致,我们当时担心被要求分解手枪,那样就完蛋了。

检查结果,重机枪的成绩良好。第六分队因为枪身生锈了,所以被狠狠地训了一顿。另外一等兵吉田一被问及消烟器的名称、用法及安装方法,马上就不行了。

结果良好。4时结束。

下午在宁晋有追悼会,集体参加。另外抽出差杂人员杀了指挥班[①]的黑牛,再分配给中队。

多亏有了牛肉,我们每天都有烤肉和白菜吃了,甚至吃得都有些腻了。据说本日补充兵已经到达大队本部。

10月31日　晴朗

由于有被服检查,所以从8时就开始整理被服。还包括帐篷、帐篷的撑子、饭盒、防毒面具、水壶、杂物包、背包、高腰军靴、绑腿等。上午10时整队完毕,11时20分,中队长、细见曹长和石川军曹来了。检查结果一概为良好。

本来决定下午1时开始给在当地征缴的支那马装上马鞍,但是我因

---

① 通常日军一个步兵中队分三个小队,另外再由中队长直辖一个由下士官、士兵和卫生兵等组成的指挥班,以统率全中队。

为发低烧，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拜托给了上等兵柏原。后来听说好像经过了相当猛烈的训练，马儿很不好调教，驯马时间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下午领取物资，因为领到了日本米，所以马上拿它做了鸡肉饭来吃，结果特别爽口。补充兵到达了，所以重新进行了编队，我被调到指挥班。眼看就要离开第三小队的第五分队，迄今为止我非常尽心地辩解过，但命令无法抗拒。继任是外来的奥田伍长。他问可否今晚就来。我很遗憾，熄灯后就睡觉了。同一直同甘共苦的战友分别，是难受至极的事。

11月1日　晴朗

决定明天出发，今天下午1时开始要检查军装，所以整个上午所有人员都在做准备。

12时30分，部队来到平时的演习场集合。我将作为指挥班的一员，同时作为给养部上等兵的一员接受检查。首先是中队长检查。检查完毕后，他讲了今后应该注意的事项。注意事项如下：

首先是为了健康，要杜绝暴饮暴食。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没什么新鲜。

其次，要杜绝强奸行为的发生。这种行为既是因为人种不同①，又给子孙以恶劣的影响，而且会使军人的面子扫地。

不能饮用生水，也许会中某种毒。

虽然是老话套话，但中队长爱护士兵的心情还是令人敬佩。检查完毕后，大约行军半里路。3时30分回到宿舍。

然后是全体准备明天的零食和晚饭。一个是照例把红薯馅包在面皮里，做成包子卷。另外，晚饭的酱汤非常好喝。明天的午饭准备的是烤牛肉。今晚上奥田伍长也跟我们一道住了一晚，第二天回去了。

11月2日　晴朗

本日终于要离开赵村了。

早上7时30分，中队整队。上午8时50分，部队在吴乡村集结。在

---

① 此句含有日本民族是优等民族，而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的意思。

当地，我们队瞻仰了具有光荣历史的第二十联队的军旗。

这是第二、第三、第一大队依次登陆以来的第二次联队行军。上午10时，部队来到临时铁道上。

刚巧此时骑兵队也来了。我想骑兵队一直都骑在马背上，该有多舒服啊。部队迅速地在大地上行进，正午过后，部队在距离赵县约一里处吃午饭。午饭前，由于饮马和做午饭，本来距离部队只有大约一里的路程，我走了6.5公里的路程才终于追上了部队，累坏了。战枪队落后了很大一截。

午饭后，中岛、上田、冈山、石川班长四人立即先行出发去设营。下午1时过后，部队通过了赵县，但这个镇子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大。不知是哪里来的部队，一直跟着守备部队。部队穿过镇子后，又走上了道路。

从3时以后开始，部队从大路往右折。我一直在想，部队这回又要挨家挨户去打听住宿的可行性了。我们走了不知道路名和河流的地方，下午4时后，部队进入了一个被树林包围起来的相当大的村子宿营。也许是露营。

当地的支那人少，猪也少。我首先把拴马场确定，一个小时后进入各个宿舍。指挥班跟第二分队住在狭窄的家里。晚饭是就着白菜汤吃的。

水井就在旁边，很方便，只是宿舍太拥挤，很难受。我和冈本二人决定在马厩睡觉。

值夜班的第一个去领来了物资。土豆非常多，于是烫了很多来大嚼。石家庄好像离这里不远了。据说石家庄好像有电灯。房间里棉花很多，部分房子堆满了棉花，立即用来当床睡觉。铺了火炕，整个房子都是烟熏火燎的。

10时就寝。

为了转移，部队从宁晋出发。

11月3日

早上6时起床。7时30分大队出发。

起床的同时，吃完饭后，各自准备出发。

7时10分在马厩里整队集合。战枪队可能又搞错了时间，把已经装上车的枪又卸了下来休息。福西号装的是马粮，但太重了，所以第四小队说如果是因为装了前田班长的寝具，那就给指挥班一匹马用，于是就牵来了。指挥班有一头驴，很能负重，背上驮满了ヤントウ①。从当地出发，来到了一条不曾走过的路上。

今天是明治节②。我们在一个荒凉的村子里三呼天皇万岁，上级也大力鼓动士气，仿佛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不久来到了大路上。上午10时左右，骑兵队远远地跑在了我们前面，同我们之间已经隔了四个中队。真是威风啊！12时过5分，进入木栾城吃午饭。其后我和石川班长一同先出发。去后方大队本部所在的位置真是一件困难的差事。

木栾城比起赵县要漂亮得多，设施也属上乘。另外还有三十名左右的保安队员。午饭吃的是牛肉。由于不清楚设营队几点出发，所以扒了几口了事。12时40分，设营队跟着副官，朝着两里开外的村子出发而去。到达的村子与昨天的不同，村子里的房屋也很漂亮，整个村子也挺大。

我们2时50分到达该村子。把房子分配完毕后，我去迎接中队，把他们引导至拴马场的位置。这个村里猪肉和白菜都很多，所以先分给各中队，再由中队分给自己的各小队。

马厩紧靠中队本部的背后，中队杀了三头大猪，为中队长杀了两只鸭。夜哨我值第一班，10时就寝。

11月4日　晴朗

早上6时起床。7时刚过，我们住的房子对面的支那人，为祝福我们上路而放了鞭炮，结果右手的手腕到指端的部分被炸伤了，只剩下白骨露在外面。军医马上来了，他未加任何处理就进行了包扎，受伤的支那人强忍着疼痛的姿态让我佩服。不过我想接下来该是很疼的吧。

7时30分整队完毕，上午8时30分离开宿营地出发。一路直奔石

---

① 含义不明。

② 11月3日为日本明治节，旧时日本四大节日之一，1948年废止。

家庄。

出发的同时，我和石川班长二人前去设营。上午 11 时 40 分，我们到达正定县的西仰岭。途中我们一直背着重达 8 贯多的背包，一直强行军，丝毫没有休息。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正好有两个村子是挨着的，重机枪队和大队炮队的第十一、十二中队在第一个村子宿营。石川班长和我走到第二个村子……再回到第一个村子，决定在第一个村子设营（以小队为单位）。准备好以后，我一个人立即回去引导中队来到宿营地。在距离村子大约三百米远的地方，中队正在小休息，所以马上把他们引导到马厩去。大队本部的骆驼还一路上给带上了。

各小队的宿舍比起以前的来说，要显得漂亮得多。指挥班也决定住在最靠里面的一家，该户人家的入口处用火砖加固了，看上去很结实。指挥班找来支那人把入口处的火砖拆除，进去一看，屋子里很不错。联队、大队本部在第二个村子设营，1 时 30 分，中队的住房分配完毕。立即煮了猪肉，晚饭吃的是猪肉加白菜。煤油很丰富，所以感到很惬意（因为用的是洋油灯）。

这一家的猪也养得不少，看来吃的不用愁啦。我和冈山、上田三个人在一个好像仓库似的地方铺上了很多的棉被和毯子睡觉。晚上我第五个值夜班。好像要在这里住上两三天。

11 月 5 日　晴朗

中队本部方面，上午 8 时 30 分开始演习如何处理瞄准器。

上午 9 时开始，石川班长、上等兵大槻君和我，一共三人去征缴物资。我们让住家的支那人带路，带着手枪来到了大约 2 公里外的一个村子。石川班长骑着自行车倒是很舒服，我们只有走路。

邻村好像在我们部队到来之前就驻有部队。一到村子，村民见了就称“大人大人”。村子里当事的人家马上就端来了茶水，我们就用带来的笔墨把我方的要求写在了纸上，对方好像很不愿意，但最后还是让我们以 20 日元买走了高粱 10 俵（按 3 斗计算）①、2 头猪和 6 贯葱。对方也没

① 日本的计量单位，当时的算法是满四斗为一俵，这里是按三斗算为一俵的。

有粮食，后来拿来了3俵。11时过后，两头马也显出一副“大人”的脸孔，雄赳赳地拉着大车返回营地。

归营后，立即又带了住家的两名支那人出去征缴白菜。我们来到了大约5町外的田里，说要一些胡萝卜和白菜，给了每个苦力10钱，四个苦力都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开始卖力地替我们挖了起来。12时50分回到宿舍。下午休息。

我洗完汗衫和内裤之后正想睡觉，正好这时中队得到了三斗配给来的酒，于是从4时30分开始，马上全部集合到指挥班的位置。中队长以下全体人员都干杯，然后给每个中队都分配了慰劳酒，大家愉快地醉了。山本政一很开心地说起他穿了一件滑稽衣服在外面走而被一个将校训斥了一顿的故事。

各位干部都在指挥班宿舍里一点一点地喝酒直到了7时左右。当然鸡素烧①虽然很简单，但味道似乎还不错的。

前田班长本日一到达就立即被分配到了大队本部。

11月6日　晴朗

北支那的雨水特别少，所以心情很不错，但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起了寒风，特别冷。

早上6时30分起床。点名后做了简单的早操就结束了。

8时30分开始，在指挥班宿舍前举行传达仪式，内容是传达圣旨、圣令以及师团长将军对此的奉答文。

结束后，各小队演习瞄准器的处理。我去第五分队。演习从9时开始大约有两个小时。其间大约有20分钟的休息。最后进行两三次攻入敌人阵地的演习。大家都很卖力。11时30分结束。吃完午饭。

下午从1时开始，在指挥班宿舍前捣年糕。最初我不太会，习惯了以后就捣得不错了，还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年糕。臼是放进了醋的空圆木桶，杵是在剥皮的圆木上凿了一个孔，还真起到了那么一丁点作用。我用大约一斗多米做出了一个特大年糕。我因为是第一次捣野战年糕，所

---

① 日本菜肴，在锅里放上鸡肉和牛肉，再加上葱、烤豆腐块等煮食。

以开始时很担心，但结果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做好以后的年糕都像小金饼①似的。为了准备过年，我也做了一组镜饼②。每个人都随意做了一些。配给时每个士兵得七个，干部得三个。晚上因为猛吃了酱式烧烤和“馅饼”，结果肚子吃坏了。

11月7日　晴朗

本日为了设营，我和石川军曹一起早上5时起床。吃完早饭后就准备出发。6时20分骑了石川军曹的自行车到大队本部前集合，7时30分在副官率领下出发。途中让自行车载了我大约30分钟，但走到中途就让石川军曹先走，我和副官步行。在田间小路上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大路上。在大路上，我们超过了军曹中村指挥官和第二大队，继续往前走。班长们没背背包，倒是舒服，但我们背着背包，全副武装，所以这次强行军吃了不少苦头。大约走了三里半后，于10时30分左右到达了元村。这里可以看见石家庄就在不远的前方。大大的工厂烟囱和储水罐无规则地耸立着。气球下挂着写有“庆祝日军占领太原”字样的条幅被风吹得呼啦啦响。村子周围就是山。太阳耀眼地照耀着大地。真是美极了。

完成了设营准备。部队于12时30分到达。

据中队长说，预定今晚12时30分过后乘车。设营准备靠我一个人也完不成的，所以带来了一个年老的支那人，让他打扫指挥班的宿舍。1时40分迫田曹长、石川军曹和我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石家庄买香烟。

石家庄的街上混杂着车队等各种部队。当然去石家庄的大路上也一样。大约20分钟后我们进了石家庄。当地不愧为北方重镇，街道的结构、房屋的样式、街道的样式都很气派，所以就像前面所写的那样，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

另外民间人士（商人）有很多，让人感受到了国内的气氛。从离开天津以来，见到的日本人都很亲切，不管是谁，都想上前搭个讪。首先在野

---

① 即小米饼。

② 日本新年（即元旦）时的供饼。

战邮局[1]投了信，然后绕街走了一圈，接着在兵站部的小酒馆处买了一箱每包六钱的香烟，打好包，再在今天开张的“一杯屋”喝了一杯，吃了馅饼，心情愉快地又绕街逛了一圈后，才踏上归程。端咖啡的女侍和士兵们高兴地唱着歌，搂抱着在街上走。治安早已得以维持，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一个打过仗的城市。不过重要的建筑物和车站等因为友军的轰炸，损毁相当严重。回到元村一看，糟糕，大队早已出发，中队也不见了影子，装备也不见，真是担心死了。马上来到大路上急追，终于赶上了行军中的部队。幸好我的装备都好好地被支那人拿着，这才稍微舒了一口气。4时到达车站。

走得快的已经在小酒馆处买了糕点、香烟……所以买给中队的香烟卖了以后还剩下了200盒，最后决定让指挥班拿去。下午4时30分开始搭载马匹，同时搬运弹药小队的弹药。晚上8时30分开始人员也上车，9时全部人马上车完毕。立即在货车厢里点灯。指挥班和整个第一小队都进了带盖的货车厢，里面拥挤得很。我们在11时相依而眠。预定的出发时间是明天凌晨2时30分。石家庄的月色照着每个角落，更增添了几许寒意。

11月8日　晴朗

凌晨2时30分，火车出发。火车行进中，我醒了一会儿，但马上又睡去了。轨道是宽轨，振动很少，火车跑得快，人的感觉也还不错，但因为是单线，所以路上错车等候的时候很多，结果时间过了很久，却并没跑多远。火车完全是依靠工兵队推着跑。

到了正定也不知道。有时被透过缝隙灌进来的寒风吹醒。到达新乐是在早晨7时。不管在哪个车站，都能看到兵站部的士兵们在穿梭忙碌。拿在手里挥动的红、蓝小旗的手势，更是熟练得没法说。这附近的平原构成了光滑溜平的山脊，能隐隐望见远处的群山。车在每个站都要停留，长的时候可达到一个小时。

像小牛一样肥壮的猪在田间小道上蹒跚着，那风景看上去真够悠

---

① 在战地设立的处理军事邮件的场所。

闲——简直就像一幅画。

从望都开出是12时15分。这个站上排列着12门褪了色的野炮，是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地方看上去曾经发生过激战，车站到处都是弹孔，已经看不出形状的房屋的残墙断壁孤零零地立着。火车不管跑多久，窗外映入眼帘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平坦的平原和城镇，没有任何变化。

不知不觉中天黑了下来，我照例睡去了。

到达保定是凌晨1时半。好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很多。

很快把午饭搬进车厢后，凌晨2时10分又开车了。领饭，再搬运进车厢来，时间比打仗还要急，弄得人总是慌慌张张的。火车不管跑到什么时候都是同样的宽阔平坦的平原。下午7时15分，火车到达长辛店。马上又开出。没进北京，而是经过丰台往天津开去。

【栏外】 通过山海关。

11月9日 晴朗

凌晨2时到达天津。在当地，借国防妇人会之手，让她们帮忙把早饭搬进了车厢，我们完全就是小孩向妈妈撒娇的心情。还得到了小包裹、书信、零食等，真的觉得就像在内地似的。我也收到了三封信，高兴极了。早饭的分配比打仗还紧张，因为大家都在抢。车上都是饥饿的年轻人，不可能熬得住的。火车继续北行。到达唐山。早上7时25分，在当地购买了午饭。随着北进，光秃秃的石山连绵起伏，看去更增添了一种美感。上面长着杂草。10时15分，火车奔跑在卑家店附近。

这附近的巨大的煤炭坑一个连着一个，支那苦力卖力地劳动着。即使看上去完全是工业地区，但也仅仅是到处都是为了寻找到黑色金子的山。居民的家也跟内地的大不相同，看上去很有文化的样子。也觉得像国内城市的后街。

从火车上扔下汽水瓶和罐头瓶或者奶糖空盒子之类，车外的孩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来拾。拾去干什么呢？火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着。沿途的每家每户都亮着电灯。11时45分通过石门。这个地区山一直连到了铁路沿线，很美。12时10分通过鞍山。下午3时05分到达秦皇岛。

该城好像中舞鹤[1]那样被低矮的裸露山脉所包围，一面临海。军队多倒是多，但老年人更多。铁路沿着海岸线延伸着。城市在左手边长长地延伸着。即使作为港口也是相当繁盛的城市吧。作为贸易港的价值该是了不起的。像仓库模样的房子鳞次栉比。日军的军需品也堆得像山。该是些弹药、粮食和医疗品等东西吧。在当地我让人把我的信交了。隔了整整两个月才得一见的大海！大海！卷起白色的浪花，似在发怒。海面上，五十多艘官方船只吐着黑烟正在待命。美丽的山峦连着远方，与国内的海岸沿线一样的美。

下午4时20分到达山海关。有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从这个海岸开始的，现在看起来则多少有些幼稚。长城跨过铁路，绵绵伸向远方。我们在这里吃了晚饭。又让年轻的国防妇人会的女人们给我们端茶递水，并添满所有储水器具，以备接下来的行程之用。也有很标致的妇人。这里似乎日本人相当多，街道也漂亮。小孩们也在对我们高呼万岁，所以我们自然跟他们亲近起来，眼泪也不禁潸然而下，真是百感交集。火车不知何时又从当地开出，继续北进。窗外一直都是海岸线。

【栏外】 通过山海关。通过关东州界。

11月10日　晴朗

火车继续前行。有时头部被敲了一下，醒来一看，原来是上面的背包掉了下来。凌晨1时30分到达锦州。在该站全体起床补充早饭。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各自的饭盒里装。这是人对于食物的天然需要所带来的弱点。很大很大的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抢空。这里是前满洲事变[2]时古贺联队全军覆灭、队长自己也战死了的地方，如今更加令人注意，我不禁热泪盈眶。

火车发车。有一次起来后，糟糕，躺下来时就没有地方可躺了。脚当然不可能伸展的，所以睡不惯。不过因为太疲劳，一个人两个人躺在一起就睡去了。上午8时到达白旗路。虽然说是在北支那，比以前所见

---

① 指日本京都府加佐郡中舞鹤町。

② 即九一八事变。

到的不相同，文化住宅一家挨着一家，而服装则是哪里都一样，是支那服。火车奔跑在呈直线型的树林中。上午 10 时到达巨流河，停车大约 30 分。其间有的中队的士兵去上厕所；有的人还没解完，见火车已经开动，就只好提着裤子飞奔上车。真是少见的一幕。迄今为止可能有四五个人这样了吧。11 时 10 分到达兴隆店，火车大约停了一个小时。其间所有人都下车去简单活动活动身体。我喜欢小孩，在车下跟小孩们一直玩到开车。不管哪个国家的儿童都一样的可爱。下午 1 时到达奉天。在当地午饭、晚饭一起吃。另外还得到了苹果和四包荣誉牌香烟。这期间，其他人在小酒馆处买了很多的老白干、羊羹、金橘、杂志等带回车内。虽然途中车站上有店铺，但是我不知为什么，没有心情买那些东西。我们从国防妇人会获得茶水之类。妇人会的那些女人即使在当地也是特别高雅，品格不错。也有宪兵。还能见到日本人夫妇上车和下车。

1 时 45 分过后，火车发车。接下来走的是南满洲铁道，线路很好，当然也复杂，但火车错车很准确。下午 4 时 40 分，看见了辽阳的白塔。火车在离开奉天以来，现在的速度是最快的。

从大石桥发车是在 8 时 40 分。由于预定 3 时 10 分下车，所以 12 时就起来，8 时、9 时、10 时，我想该不会睡去了吧，但还是稀里糊涂地睡了大约一个小时。12 时 30 分时，所有人都起来了，忙着做下车准备。准备完了后又睡去了。明早是大连。

11 月 11 日　晴朗

凌晨 3 时 20 分到达货站。前田班长由于要为大队设营，所以来到本站迎接。各中队的设营人员都下了车，在前田班长率领下出发了。

前田班长说，到达该站时，有的中队的士兵由于在长途旅行中把步枪的木托擦得厉害，造成步枪无法使用，可能涉及到责任问题。我和大槻、石川军曹三人为了设营也出发了。在昏暗的有露水的路上走了大约 30 分钟，来到了师团从满洲凯旋归来时下车的车站，然后在码头街道走，来到了西面公园附近。在一个大的交叉路口登上了汽车，去了两次若狭町。我们请求允许驻军的人家里还有三名士兵在住，他们决定今天出发，然后决定我们进驻。

除了前年师团回国时见过一次，这是第二次见到大连的街道，实在感到亲切。设营队员都住进了一户大的人家，享受了主人家端出来的茶水和点心。只有重机枪中队、第九中队、第十二中队住在这附近。

前田班长稍事休息后，又驱车去了码头。

我们也在早上6时40分驱车前往码头。早饭在码头吃。在码头的栈桥上，中队长就宿营一事给了我们一些指示，其后全体都去卸马匹。把马匹和马鞍全部卸下后，全体在栈桥集合，由向导引领，于10时前离开码头，朝西面公园的拴马场方向走去。

我记得那是1937年5月的事。当时我们在山川教官的带领下来过这个公园。马鞍先放在附近的学校里，在迎接人员的带领下，我和一等兵大下君二人被带到了并没有多远的志摩洋行(木村辅)那里住下。

在那里马上让我们洗了个澡，这在别处是不可能的事。总之身上是非常非常的脏，所以新毛巾立即就变黑了，弄得我们很尴尬。大约搓了40分钟的身子后，自己才觉得放心了。也让旅店里的人们帮着把已经脏得不行的汗衫和外裙洗干净了。

旅店的阿姨年纪好像刚过50岁，很谦和，话也很得体。为了早点驱除长途旅行的疲劳，我们听从了她的劝告，在二楼睡了。各个房间里还有电话，暖气也是通的。

好像下面紧挨着的大医院的供暖也是由这家旅店提供的，据说烧火的只有一个支那人。

5时，在那里吃了晚饭，还喝了酒，吃了鱼，味道好极了。雇来的佣人和男侍一共有六个人之多。旅店的主人告诉我们，原先有三个士兵在这里住了两夜三天，其间还进行了渡河演习。

另外，据说木村家是在日俄战争后就来到这里做起了买卖，当时简直就跟北支那一样，到处是一望无垠的草原，草原上零星地点缀着两三家房子而已。

工场里好像有近30个人在工作，场所就在若狭街五岔路的街角处。这里有乃木大街、大山大街、黑木大街等街道名字，据说都是以当时参加日俄战争的将军的名字命名的。在街上走的也绝大多数是日本人。

晚上9时，前去接受命令。当时领到了一个慰问袋。从9时开始等

了两个小时，等到 11 时 40 分才领到，然后带了回来。

旅店的阿姨已经休息了。一缕希望破灭了，终于决定了明天出发。反正我是希望能再给我一天时间休息休息。立刻准备出发。1 时半时，又钻进了绸缎被子里。想起这可能是最后的被子，心里就开始思故乡了。乡愁。

一等兵大下君在给孩子写信。

白天得到的炒栗子太好吃了。

11 月 12 日

早上 5 时起床。把在西仰岭带来的年糕让阿姨做了杂煮①来吃。这本是过年才吃的，现在是提前尝尝。早饭时的酒之类的都是阿姨提供的，6 时 40 分离开旅店到拴马场集合。

旅店阿姨送了冷藏酒两合、瓶装酒两瓶、牛奶糖、香烟、苹果等很多的土特产给我们。阿姨、掌柜、女佣三人送我们，时间是早上 7 时，路上行人都还看不清对方的脸，周围还有些昏暗。7 时 20 分，部队从拴马场出发。

途中有很多日本人来相送，我们更是昂扬地迈开步伐开往码头。特别是孩子们挥舞着小旗，口里喊着“万岁”，那情景令人想到这是不是诀别，真是又喜又悲。去码头的路是一条估计有十间宽的大路。8 时 10 分到达码头。在人见少尉的率领下，中队长也为了碰头而跟着先出发了。预定的乘船时间是下午 1 时，所以在那之前先从事搬运弹药等材料的工作。在差事完毕时，上船时间又变更为下午 3 时，所以有的人就跑去买苹果、面包和羊羹等东西。有的买威士忌、汽水、啤酒等饮料。

11 时 30 分左右吃完午饭，然后给志摩洋行老板娘写感谢信。

12 时 30 分左右，特别型号的“晨雾”号、“晚霞”号和“海潮”号三艘船驶进了大连港。也许是为了护送部队吧。海军的士兵们可能是为了马上参观街市，都穿着便装出门而去。乘船之前的时间我们睡一会又起

---

① 日本新年时食用的食物，用年糕、蔬菜、鸡肉、鱼肉等一起煮出来的酱汤或者清汤。

来。对面岸边横卧着“诹访”号轮船。

3时40分开始登船。这时大炮队的一匹驮马撞到了水池上，当即死亡。真可怜。

我们乘坐的是前头第二个客舱，拥挤得不得了。

晚上8时20分，船静静地出港了。一直往南航行。街上的灯火变得越来越少，不久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灯塔如星星般闪烁着。海上很静，只听见船的马达发出的声音，有些叫人害怕。不久，10时过后，全体人员都到船舱里就寝。

再见了，大连！不禁潸然泪下。

11月13日　晴朗

天亮以后来到甲板上一看，四周都是大海的波涛，我们的轮船“几岛”号是很新式的好船。

不久到了黄海。正如名字所言，海水一片浑浊。轮船平稳地航行在平静的海面上。

下午1时半开始是防空演习。另外从3时开始是瓦斯演习。

11月14日 晴转阴

今天也同样平安无事地继续航行着。

我从上午10时开始值日。下午是同样的演习。

我甚至想到，万一发生事情的话，我们的船只好返回日本。

11月15日　阴天

今天的天气从一大早开始就像要下雨似的。

早上6时，轮船进入了被朝霞包围着的河口。虽然说是河口，但是附近空无一物。完全跟大海没有什么区别。据船员讲，我们已经沿扬子江上行了三里了。轮船在此一度抛锚。可以看见上游星星点点地停泊着官方船只。

8时以前又起锚上行。

11时左右，左岸上好像是被轰炸或炮击过的仅仅剩下了一点烟囱的

沉船的影子映入了眼帘。我们的轮船继续前进。两岸是山丘，到处是繁茂的树林。还有那无忧无虑的鸟群，不断地穿梭在我们的驱逐舰队或水雷艇之间。

一万吨级的大轮船和水上航母“能登吕”号，它们那庞大气派的身影远远地就映入了我们的眼帘。编队很漂亮，还能看见天空的机群和水上飞机。飞机上的人员不断向我们挥舞着手帕，那样子好像伸手就能触及似的。只要够坚强，他们就还会来鼓励我们的。

下午1时过后，看见了左岸上的吴淞炮台，还能望见浒浦镇。

上海的入口处停泊着一百多艘官方船只。间或有巡洋舰、驱逐舰、水雷艇散在周围警备。也许是吃水深浅的关系，也有的舰形看上去很好。好像是在吴淞炮台前的岸边，泊着曾经进过舞鹤港的怪物般的舰艇。一通过吴淞江面，就传来了枪炮声。接着到处都因为炮击而成了火海，浓黑的烟雾冲天而起。江上完全被江霞包围，看不清楚。我们的轮船在距吴淞口大约五里处停泊下来。不久，由水雷艇“野雉”号护卫的四艘官方船只也来了。

紧靠我们船队后面的是四艘驱逐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友鹤”号舰则严阵以待。“友鹤”号还留有我们“舞鹤”号改造过的痕迹，所以看起来很亲切。上游也能看见很多的官方船只和军舰。时间正好是下午6时。

11月16日　小雨

今天真可恶，雨老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一点也没有要晴的样子。很多商船队猛力地吐着黑色的烟柱。

上午11时左右开始，紧靠我们前面，轻型巡洋舰的炮击声连续不断地传了过来。不知道在射击什么。

偶尔看见陆地上起了火柱，估计是炮弹命中了以后，建筑物起火了。在16厘米口径的巨炮的威力面前，不管多么厉害的敌人恐怕也只有认输的份儿。有意思。下午1时半开始，我们的轮船在上行了大约三里左右后停了下来。上游还有友军的旗舰和商船队，一共十五六艘。让人感到亲切的日章旗和海军军舰旗！

轻型巡洋舰的炮击没有停止，还在继续。该是足以吓破敌胆了吧。

真是吓人的东西。有时标了太阳旗的海军飞机以漂亮的编队掠过敌人阵地的上空。似乎飞机上有人挥舞着手绢迎接我们。我热泪盈眶了。

明天终于可以上岸了。这是最后的冲锋。我下定决心要勇敢战斗，血染鲜花。接着就早早上床睡了，因为要养精蓄锐。友军的飞机在不断飞来。商船队的灯火管制搞得不错。

11月17日　小雨转阴

凌晨3时起床。立即吃完早饭，并往饭盒里装好午饭带上，准备出发。勤务员也不例外，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完全不知道登陆地点在哪里。一时出现了某种不安。早上6时左右开始，工兵队的铁船不断穿梭往返，却还没到我们的轮船这边来。

江面上全是霞光，视线受到很大的限制。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心情很不舒服。

整个上午都在准备，后来就无所事事了。上午11时吃完午饭。下午3时开始卸载马匹和机器材料。据工兵说，“几岛”号不知在哪里，迄今为止一直都在寻找。

下午5时30分开始人员下船。我坐上最后的舢板，经过了大约15分钟到达了登陆地的河口(扬子江的支流)。立即开始登陆。我们与中队本部分开，自己集合在一处。登陆地点的河口处排列着气派的碉堡。房屋绝大多数被毁坏了，可以看出激战的痕迹。据守备队员讲，第三十三联队于14日从浒浦镇这里实施了敌前登陆，牺牲了很多人。后来才知道，敌人在海岸线及铁路沿线用绳子捆绑了手榴弹等候着我方来上当，因此我方才牺牲了很多人。也正因此，我们才让支那人走在部队的最前头。

为了防患于未然，敌人的准备也相当充分。天在下雨，我们在远离城镇的田间吃完晚饭，我在副官率领下前去设营。到达宿舍后又跑了三次差事，每次约半里路。凌晨2时，我滚在稻草中睡着了。雨仍在毫无顾忌地下着，令人担心起明天的行军来。

【栏外】　在浒浦镇登陆。

11 月 18 日

昨晚天老爷一个劲地下雨，当差后我虽然滚在稻草里睡了，但怎么也睡不习惯，辗转难眠。

早上 7 时 30 分，我们在道路上整队完毕。野炮队因为道路泥泞的缘故，马都不肯走，所以只有依靠人力拉车。真可怜。昨晚的宿舍像个寺庙，由第三重机枪队和第十二中队住。联队长因为生病回国了，决定由第三大队长青木少佐继任指挥整个联队，近藤大尉（第三重机枪中队长）则接替他指挥第三大队。我们队一直在前面前进，所以就停下来等待第二大队。当时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布川一马君，相互都为对方平安无事感到高兴。

上午 8 时 30 分联队出发。虽然说是步行，但是走在泥浆齐腰的泥泞路上，那个行军可真叫难！

弹药小队预定在第二天出发。昨晚我为了联络而回了趟船上，晚上 9 时 30 分返回宿舍。

艰难地走完泥泞的道路后，部队又跨进了沼泽地带继续行军。正午到达常熟县的梅季镇。这里距离浒浦镇大约二里路。

这个镇子已经被友军轰炸得面目全非了。

也许舰射炮弹也打击了这附近。据警备队员说，是因为便衣队藏在这一带，所以不得不这样打击。途中喝了支那人给的支那酒。某中队的上等兵想要一个老人帮他背行李，老人不愿意，就被他从桥上踢倒在地，然后用步枪射死了。这事就发生在我眼前，我觉得那老人真可怜。道路从这个镇子开始变得好了起来，道路两旁有河沟，第九联队的伤兵和战死者都被移到这里来。晚饭是干面包，与第一重机枪中队合在一起。

同大队本部一起行动的只有第三重机枪中队。途中向工兵队的士兵要了一袋干面包吃了，好吃极了。从黄昏开始，走的全是田间的羊肠小道，行军艰难得很。敌人的两门野炮就隐藏在河沟的两侧。总之田间小路是河沟很多的地方。

第一重机枪中队的一头驮马陷入了河沟。再往前走，第三重机枪中队的马也有一匹陷了进去。我因为现在在指挥班，所以全然没有分队长

的责任。

能听见友军激烈的炮声，另外敌人的炮弹也渐渐向我们身边靠近。整个就是一次充满恐怖气氛的行军。部队经过的各家各户全被敌人或友军烧毁了，只剩下微弱的火在慢慢燃烧，红红的，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10时前，我因为决定在河沟侧面的灰烬旁铺上稻草睡觉，所以立即准备好了明天三顿的饭并装在饭盒里，11时50分睡觉。据说我们明天终于将作为左翼第一线部队参加攻打常熟的战斗，不禁心里紧张起来。我和冈山蜷缩在稻草堆里，就像猫一样，但是半夜下起了雨，结果一点也没睡着，只等天亮。

枪炮声密集地传来，像兴奋剂一般不断地刺激着神经。

11月19日　雨后阴天

早上6时起床。昨晚本打算一边听着久违的枪炮声一边入睡的，结果被下雨搅了局。7时30分，天还下着小雨，部队出发了。出发时部队就把附近所有的民房全点火烧掉了，真让人受不了。在逆风中行军，又被浓烟包围着，简直就像受到了瓦斯攻击，真是难受。终于可以参加常熟攻击的第一线了。在通往常熟的路上，三岛野重炮队的巨大炮阵已经把炮口对准了常熟，准备开炮了。观测班的气球也已经升空。我出发时把从大连带来的冷藏酒和四方君二人分饮了，算是一个简单的宴会。相互都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在里面。

重机枪中队因为驮马的关系，与其他中队分开，沿着田间小道来到通往常熟的大路上。途中第二分队驮枪的马匹掉进了河沟里，引起大家一片混乱。正好借了附近的工兵队的船，把沉下去的马拉到了船上，把枪和马鞍卸下来后，把马水葬了。马的耳朵里只要进了水，马就不行了，只有死路一条。

雨还在下。据野战重炮队的人说，常熟的一个角落早已被我一支部队占领。炮声早已听不见了，仅仅传来步枪爆豆子一般的零星的枪声。大队决定集结在古里村住一宿。马上前去设营。11时设营完毕，然后引导部队待命。下午2时，大队轻装上阵，准备好了一天的口粮，分为甲、乙两种。我为了接受命令，就先行一步出发了。

那是下午3时20分之前。我在田间的小大路上前进了三个半小时，赶上了大队本部。设营后，又返回来引导部队。回程大约走了五町左右的光景时，遇到了石川班长，两人决定了宿舍。小雨还在继续下，心情真糟糕。部队到达的同时，我又出去征缴船只。大队当晚在当地宿营。傍晚时分开始，我因为头痛，就早早休息了。杀了两头猪准备晚饭。是不是村子并不明显，可能是藕梁镇附近吧。常熟就在眼前。大家各自铺了稻草睡觉。10时命令下来，内容是中队的两个小队必须随时待命出动。指挥班也开始准备，一时混乱不堪。

11月20日　雨

早上6时起床。天还有些暗，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昨晚的命令(为出动而待命)没实行，还不错。敌人昨晚以来往无锡方面退却了。友军立即转向追击。大队于上午10时出发。中队乘船返回古里村，带上驮马一道立即进击。

中队分乘六只船，每只船上载了两头水牛，向着古里村进发。步兵部队徒步到达古里村，立即吃完午饭，我先出发到了大队本部前面。雨还未停，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绕过河沟往东湖进发。为了领受命令，大队本部等在东湖的桥上，但我看不见，而且与中队的联络也中断了。大约30分钟后，我从当地出发追赶中队，向常熟方面前进。大约一个小时后，我追上了中队，但中队完全处于孤立状态。据有人说，大队本部好像还在后面。上田、冈山二人去联系驮马，中队进了两三户人家吃晚饭。雨下得更大了。正好6时左右与大队本部联系上了，然后继续往常熟赶。8时过后，我们乘小船进入常熟。一进城，大家就分头去征缴搭建船顶的东西、烧饭的东西，或者被子之类的。前田军曹掉到河里去了，现在烤干了衣服。其后命令来了，内容是：大队将于明天早上7时乘船往无锡方向追击敌人，今晚你部应连夜同驮马队取得联系，之后追上大队！

该镇虽然很漂亮，但由于友军和支那军的缘故，破坏得相当严重。我弄来了一瓶支那酒。在来常熟的路上有无数敌人的尸体，被雨水冲淋后显得特别凄惨。大雨还没停。去征缴白糖或大米，准备明天的战斗。可悲的是，规定我必须亲自去同驮马队取得联系。支那人一直淌着长长

的河沟来来去去，也实在是可怜，但也没有办法。由于车辆部队进入常熟的桥梁被破坏了，所以所有的车都排队等在路上。据说今晚 11 时桥能修理完毕。

【栏外】 参加常熟附近的战斗。

11 月 21 日　小雨

昨晚本来预定 12 时出发的，但是后来命令变更，决定今天早上 7 时出发。我根据命令出发去同驮马队取得联系。来自各小队的轮换兵共 13 名乘上一条船出发了。

风雨交加，因为船上多了三名支那人，所以行船缓慢。沿着昨天走过的路线往下游划。途中在两三处问了问，都回答说是马队还没经过他们那里。大约过了 40 分钟，我们到达了正在紧急修理中的桥梁边。虽然很冷，但是工兵队在拼命抢修。他们真可怜。

我也问了正在作业的工兵队，回答说是马匹一匹也没过来。又从这里分手，上等兵西村君往右，上等兵平井君往左，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后仍然没有结果。接下来，进一步把队员分成三组前进。终于到达了东湖附近，但没找着，时间白白浪费了。很遗憾，但又没有办法，之后决定打道回府。当时正好快到 4 时。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其间天在下雨，却还把任务交给士兵，想来他们真可怜，可是又没有办法。

部队在栈桥处集合完毕后乘船出发。这时有两人脚下一滑，掉进了河里，浑身湿淋淋的。返程很倒霉，因为是逆风，所以船行很慢。花了 50 分钟，5 时 10 分终于平安到达。传达了该旨意后解散。

后来才知道，第九中队的宿舍起了火，全体人员都只穿着身上的衣服逃了出来，有的跳进河里去，步枪和装备大都扔进了河里，酿成了大的骚乱。好像是因为棉花上着了火星而又不知所措才导致的。棉花起火快。第九中队可怜得很，是叫人害怕又多灾多难的一个中队。

根据命令，第九中队和重机枪中队的第三、第四小队归入大队的指挥之下，其余全部归为联队的指挥之下，乘船追击敌人。我昨晚一点也没睡着，所以不知不觉间睡去了，等到睁开眼睛时，已经到达了常熟的某处岸边了。我就地征缴了美味的菜肴，一个人吃了午饭。往船上也搬了

很多东西，然后又继续出发。船一路上直往无锡开去。这个地区到处都是河沟，乘船很方便。其余归人见少尉指挥。细见曹长成为第一小队长，在雨中这里那里地到处迷路，两个小时后在一处人家里休息。这时支那人赤身裸体地跪在雨中请求细见曹长原谅。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和细见曹长决定出去侦察道路，于是从这里出发。

我们沿着河沟上行。我的心情又变好起来，不知不觉之中就睡着了。下午6时左右，大约前进了一公里光景，我们就在该地的村里宿营。10时左右，驮马队到达。从明天开始不再需要船了。决定把船上载着的白糖和菜肴都全部送给船家。10时30分睡觉。

11月22日　阴转晴

白糖、调味品等不能带的东西全部都送给了船老大。凌晨4时30分起床。没吃早饭就出发了。大约走了20分钟，来到了大路上。天色还很暗。下霜了，很冷。我们现在每天都被雨困扰着。还是最初登陆时好，每天都是好天气。但是在那不久以后就马上变成了恶劣的天气，变得太冷了。

道路上支那兵的尸体、平民和妇女的尸体倒卧在那里，很难看，也很可怜。

第三十三联队炮队马上渡过了河沟继续前进。7时30分开始，大约花了40分钟吃早饭。昨天好像在当地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经过一小时6公里的急行军后，只休息了10分钟，继续行军很艰难。遥远的地方气球升上了天，但究竟是敌人的还是友军的，大家意见不一致。上午11时，赶上了联队本部，归入联队指挥。吃午饭。前方道路上的桥被人捣毁了，所以用船载人马渡河。再次遇到布川一马君，给了他一盒名誉牌香烟。在桥的旁边大约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桥附近躺着五六具支那兵的尸体，有被烧焦的，有脖子被割断的。据说是炮兵队的将校为了试刀而杀的。警备队说这附近每晚都有支那兵来袭。

这座桥在距杨夫镇大约两三里的地方。

友军的轰炸机经常飞回来。过了桥以后，石川军曹和我，以及桥本、中西四人出发前去侦察道路。过了大平桥往左，到达了安镇。中西在途

中落伍了，决定等待队伍来到，我们三人重新出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落在本部后面更远了。

在距离安镇约两公里的地方，顶着薄暮行军。突然，我们受到了来自竹林的射击，立刻躲闪开。倒地的同时我就明白自己没事。炮兵队的将校还行进在300米开外的前方，但竹林里的对手已经倒下了，那情形非常叫人困惑。因为我听到声音的时候子弹已经穿透了对方的身体。我爬起来又继续追赶部队。师团司令部帮助架桥，我们继续前进，前进了大约500米，通信、重机枪队和联队本部决定在一户很大的人家里安顿下来，上等兵桥本为了联络返回后方。村子前面的桥又被人搞垮了一座。据说是因为敌人的败兵太多，我方扔来了许多迫击炮弹和手榴弹的缘故。

石川军曹、冈山、大槻三人负责设营，我则为了跟部队联系来到了道路上。晚上10时，部队把马留在了后方，到达了这里。马也于10时50分到达了。部队进入宿舍休息。第一线距离这里大约两里路，炮声和枪声听起来很密集。据工兵队讲，第二十联队没给快脚的英名抹黑，占领了凤凰山和吼山。

11月23日　阴天

根据昨天的命令，上午8时前就地完成出发准备后原地待命。

本日，师团长为了纪念今天的新尝祭①，表示了将要占领无锡的决心。敌人多数在利用碉堡顽强抵抗，我方难以取得战果。一线部队中，第三十三大队和第三十八大队一起从大路的左侧，第九大队和第二十大队在右侧，第一线师团的预备队是第二十联队的第二大队和第三重机枪队的第二小队及大炮队。

早上6时30分起床。8时准备完毕，但因命令未到，所以原地待命。

据情报，友军逼近了距敌碉堡阵地300米的地方，但敌人也不轻易退却。从下午开始，重炮也参加攻击，以增强战斗力。友军战机也频繁

---

① 日本传统祭祀。把当年的新谷作为御膳供奉给天照大神的祭祀。每年10月15日至17日之间举行。皇帝要亲自祭祀，向伊势神宫遥拜。

对敌阵地进行轰炸。据说敌人只得到了弹药和粮食，脚则是被锁缚住的，进退不得，所以只能是死战到底。第二十联队第一的铁军中队不上第一线的话，简直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就是没有出击，一整天都在盼着上面下令。大队炮于今天早上到达，位于我们的侧面。

从昨晚的枪声来看，敌人多少也该稍微退却一下的，也太顽强了。

今天无所事事，只是在待命中度过。大米、白菜的征缴仍然实施。

11 月 24 日

早上 7 时起床。听说从昨天开始，枪声似乎显得有些稀疏，但进攻仍未能如愿，没有进展。

吃完早饭后去捣米。白米完全找不到，所以没有办法。支那人也太可怜，我让支那人用石臼舂了大约二斗米。昨天在这个村子里杀了两名残兵，现在尸体还是老样子。8 时 40 分，由于传来命令要求出发，所以在舂米的途中急急忙忙赶回队里，但又因为命令变更，所以又立即回到米还没捣完的村子里去，可由于第三十三联队的士兵横夺了石臼里的大米，所以又拿了回来，继续让支那人舂米。上午 10 时，第三大队到达。

2 时 30 分又有命令下达，内容是前进大约 500 米设营。

敌人也顽强地抵抗着，毫不退却。

第四中队勇敢地向敌人发起冲锋，但受到了敌人手榴弹的重创。今天开始，野炮、重炮都加入了战斗，总攻开始。6 时左右开始，枪声就完全

停下来了。没有异常。

【栏外】 近藤少佐战死之日　11 月 25 日

11 月 25 日

昨晚 11 时起床，立即进行出发准备。凌晨 1 时 15 分从长大洵市出发，来到大路上。

凌晨 2 时，各中队在道路上整队完毕，也有很多车辆部队。凌晨 3 时从大路上出发，一直在无锡的右面行进，然后往西去。黑暗中传来可怕的步枪子弹的声音。6 时 30 分左右通过一座无名村子。可能是敌人的手榴弹那可怕的家伙吧，不知是自己搞错了还是敌人来袭，手榴弹爆炸了。直到晚上 9 时，没有休息过一次，我们一直走在田间小路上。疲劳至极的部队就像机器一般地走着，走着。各自随意吃完了冷饭。从 10 时开始，部队与联队本部会合，10 时 30 分开始转为追击战。大约 30 分钟内，我们背着沉重的背包跑了 6 公里。在东头镇村，第一大队吃了午饭。

11 时 30 分尖兵与敌对峙。

近藤大尉立即下达散开命令，不久他在桑田里受到敌人捷克机枪的狙击，子弹贯通了胸部，大尉当场死亡。我在中队的指挥班，看见代理大队长的近藤大尉在自己面前死去，决心早日复仇。

失去了一直对部下爱护有加的中队长，就感觉像失去了手足一样的痛心。实在是我部队的一大损失。

另外，第一小队的大江贞美也因为枪弹从肩膀贯入腹部而当场死亡。秋里也受了左大腿贯通枪伤。

总之敌人是利用每天演习熟练的地形和只有 400 米之遥的近距离对我实施狙击，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次战斗对于友军来说是突然的打击，而敌人构筑了阵地，似乎有相当的兵力支撑。

友军散开队形以后，逐渐向敌人阵地逼近。

重机枪当然是全部猛烈开火。1 时左右，敌人开始退却。用望远镜一看，敌人在搬运尸体，看样子伤亡也相当严重。于是部队暂时集中在

山脚下待命。森王大尉代替指挥整个大队。吃完午饭，转向追击战。下午4时到达某村子。准备晚饭，同时构筑阵地以备明日的进攻。9时30分防御阵地构筑完毕，勤务员以外的人员全部退入一处民宅，人挤人地挤在一起休息。

时间正好是10时20分。敌人可能是看见了我方的火光，端起捷克机枪就朝这边狂扫。有时也有敌弹飞到身边不远处，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11月26日

昨晚以来，我方构筑了阵地，以备敌人的反击和明天的主动攻击。根据命令，明日拂晓，第三大队作为道路左翼第一线进攻敌人。

昨晚以来太冷，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只是相互挤在一起休息而已。而第二大队彻夜在和敌人交战。上午8时，各队吃完早饭，兵力集结完毕。(昨晚8时左右，举行了战死者的火葬。)9时左右开始，敌人由于担心友军的攻击，于是开始用猛烈的火力扫射。因此前进是危险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部队进入河沟旁边的一处房子休息。这里可能以前支那军也曾经用来作过马厩，因为还残留着支那军的马鞍和其他各种马具。旁边的中队伍长右脚受了贯通伤，倒在了地上。11时40分，部队冒着危险前进，迂回到了敌人的左翼。敌人好像还没发现我们已经移动到了他们的左侧。部队终于脱离了险境，只是偶尔有流弹飞来而已。

2时30分开始，重机枪中队位于第十中队和第十二中队的中间第一线位置，三个中队各自呈散开队形前进。

难民们躲藏在巨大的洞穴里，身体贴着身体。

所幸午饭只做了米饭，大家都迅速地吃完。但是菜呀什么的都没有。

3时过后，部队集结在一个村子里。第二大队也来到了这个村子。炮兵第二大队通过狭窄的道路时我也帮了忙，但大炮还是陷入了河沟，没辙了。我们的胸部以下都湿透了，幸好终于把大炮拉了上来。暂时集结兵力。根据新的命令，第三大队一直处于左翼第一线，重机枪中队位

于第十中队和第十二中队的中间第一线位置。

各队陆续前进，但第二大队被河沟阻挡，稍微落后了一些。凌晨4时，第二大队高喊着向敌人阵地冲锋，夺取了敌人第一线阵地。当地居民家被毁，逃避无门，左冲右突，看上去怪可怜的，但没有办法。下午6时完全占领敌人阵地，一鼓作气进至光阴街道。都在说，在此战斗中，第八中队在路上伏击第三大队追击的敌人，立下了奇功。轻型装甲车不失时机地在道路上追击前进。7时，各部队在道路上集结完毕，扫荡了附近的村子。我立即生火烤干自己的衣服。7时40分左右，就在我们休息的地方，四名残敌糊里糊涂地出现了，因此想马上把他们逮住，但其中一名逃跑了，只逮住了三名。士兵们立即用圆锹和十字锹拷打并杀害了其中的两名，另外一名被带往本部，经翻译审讯后就杀掉了。8时30分到达宿舍。第三小队立即宰了猪。马上就杀掉了，真是不好意思。吃完晚饭后，又烧了够吃两顿的饭。正在稀里糊涂地磨蹭时，时钟已经指向了12时。正在这时叫嚷敌人来袭了，所以赶紧跟中队本部取得联系，分队的全体人员也起床了，马上武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原来是支那人被我军差遣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据说性急的其他重机枪中队发射了一梭子子弹。闹了笑话也好，如果是真的话，恐怕又要死几个人了。1时就寝。

【栏外】 11月21日至26日，参加在无锡附近的战斗。

11月27日

早上6时起床。我去本部联系，早上7时40分从西漳镇出发。一路直奔无锡。走了大约一里，到达无锡郊外。第二大队也在大路上整队。据说第五中队战死了很多人，包括中队长。大约休息了两个半小时后，吃了午饭。烧了支那人的面粉吃。休息时，把躲藏在民宅里的支那败兵打死。带上两名支那人，于11时出发。看上去无锡像工业城市，因为烟囱高高地耸立着。

前进在铁路线上。休息期间，烧毁了五六间稻草盖的民房。火焰高冲入天，我们的情绪也很高。

没能进入无锡是个遗憾。野炮部队也停止了前进。第三大队归入

联队长指挥。

再度返回西漳镇，从堰桥镇到达石幢桥镇和青阳镇。2 时左右开始，天下起了雨，行军困难了。路上敌人遗弃的尸体堆积如山。

雨下的时间没有令人担心的那么长。下午 6 时到达青阳镇。我先出发，回去引导部队。部队立即让马匹休息，人也入舍休息。据说炮兵部队的将校在附近被敌人的手枪袭击了。晚上 11 时 30 分就寝。

11 月 28 日

早上 6 时起床。雨停了，天放晴了。

7 时 30 分从青阳镇出发。在道路上等待各队整列。重机枪中队前进在第十一中队的后面。

这个地区残兵相当多，看看昨天被狙击的事就能明白。取道南方，向南京城进发。沿途的田园风光跟国内相同，令人想起了以往的秋季演习。上午 11 时，根据大队长的命令，下野班长等六名人员带着步枪前往清扫残敌。之前来到某处桥梁时，桥本与一发现了正要乘船逃跑的五六名残敌，瞄准后射杀了其中一名。清扫已经从这个时候开始了。随着我们前进，支那的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地逃掉了。不知为何要逃，但逃跑者都被视为可疑者而被射杀。

给村子里的十二三家放了火后，火苗立刻包围了全村，村子化为火海。有两三个老人在里面，很可怜，但这是命令，没有办法。接着又把三个村子全部烧掉，而且还射杀了五六名村民。士气更加高涨。

再度加入队伍行军。12 时开始，在玉祁镇吃午饭。这时车辆部队超过了我们。

各中队分成两个分队扫荡村子。

大约一个小时后，继续前进。3 时 30 分到达横林镇。

在当地休息了大约 2 小时，吃完晚饭，其后又预先做好够吃两顿的饭，然后由该镇出发，转为追击。第二大队比我们先出发两个小时。部队以夜行军奔往武进。一直都有巨大的河沟，敌我双方的炮声不绝于耳。部队从横林镇出发后，一直沿着铁路线前进。

晚上 11 时到达横山桥镇。从这里往前会受到敌人迫击炮的打击，

所以不可能前进了。本队决定在当地宿营。装甲车队也休息。偶尔有敌人的炮弹飞来。

第三大队宿营在一个像是新的大工厂的建筑物里面。

11 月 29 日

今天一大早，野炮队基本上以夜行军到达，然后立即摆好炮阵，开始炮轰武进。9 时左右开始，友军的轰炸机也频繁地开始轰炸，打得很漂亮，扬起了三四柱尘土，完全是大快人心的轰炸！从当地到武进大约有一里的距离。

上午 9 时从该村子出发。各队争先恐后地入城。

装甲车队也开始行动。跟昨天不同，根本见不到敌人的影子了。各路部队从一座气派的寺庙（支那有很多寺庙）的侧面通过，正午时堂堂入城。

入城前一步，桥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所以一时出现了混乱。由于友军的炮击和轰炸，城内果然被炸得惨不忍睹。繁华的大街全部给毁掉了，连猫都没剩下一只。

武进由于是抗日、排日的根据地，所以进行了全镇规模的扫荡，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枪杀。敌人自从在无锡一线被攻破以后，究竟是完全乱了军心没有战意了，还是要立足于后方坚固阵地？我不知道，也完全看不出来。这个城市是迄今为止不曾见过的最漂亮的城市。支那苦力也跟着部队雄赳赳地入城。我同大队本部也脱离了，午饭后花费了 3 小时左右，我终于同大队本部联系上了。

部队在路边设营。据说要在此停留一阵子，但不知是真是假。我们住在漂亮的人家里，睡得很安稳。就寝时正好 10 时 30 分。

凌晨 3 时过后，第十二中队把五六名支那人集中到一起，用手榴弹炸死了他们。但落入沟里的一个家伙很久都不断气。偶尔有飞机飞来。

【栏外】 自 27 日至同月 29 日参加常州附近的战斗。

11 月 30 日　晴朗

奉命于早晨 7 时 30 分做完出发准备。

重机枪中队以一部(第三、四分队)去机场执行警备任务。主力担任这里的警备。

7时30分,部队在南城门整队完毕。由于命令有误,就只有第四小队作为第十一中队的配备部队跟随该中队同时出发,其余返回前夜在武进的宿舍。部队立即去征缴大米和其他物资。去昨天吃午饭的地方一看,昨天杀死的支那人还在桥下浮着,只有一小部分身体露在水面。我们征缴了大米、土豆、白糖、蘑菇、银杏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两小时后把这些沉重的物资装上人力车。终于在返回的半路上,四方宏来告诉我说马上出发。很遗憾,只好把东西全部还给支那人,然后立即归队进行出发准备。我们去征缴的那户人家的楼房非常气派,在国内是很少见到的。

吃完午饭后,决定下午1时从南城门出发。

在大路上休息时,乍一看,烧过的灰烬中居然有两具小孩的尸体。真是可怜。这个城市真是一个抗日的城市,到处都张贴着抗日标语和传单。一直沿着河沟前进。本日的行程大约为四里,直到本牛村①。

第八中队为尖兵部队,第三大队为主力部队。可是河沟太多,所以到处都有桥,到处的桥都被敌人破坏了,所以行军队形只好散开,我们好像经常要进行每小时六公里的急行军。旅团长也要从我们后面赶上来,所以大家不敢大意,生怕被落下。

下午5时左右,在本牛村前一里处,第二大队与敌人交上了火。偶尔也有流弹飞到我们这边来,叫人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前进100米后,终于来到一处人家,第三大队全部进入这家房屋。今晚就在这里宿营。

虽然说是一户人家,但不是国内所说的普通人家,而是像过去的城堡,从家长到帮工都能住下,非常之大。后来才知道,前田班长说他骑马出去联络时被狙击了,当时非常危险。敌人也在顽强地抵抗,枪声彻夜未停。

11时终于能够躺下了。

---

① 疑为奔牛镇。

12 月 1 日

早上 5 时起床。6 时出发。每个中队都来到了本牛村。

据说第二大队作为尖兵，遭到了敌人很大的打击。本日第三大队作为河沟左岸追击队，将渡过河沟追击敌人；重机枪中队跟第三大队分开后，根本就不知道主力部队在哪里，所以中队独自行军并追击敌人。晚上 8 时 40 分左右，第一线好像开始战斗了。枪炮声密集地传来。

扫荡了途中的所有村子，又射杀了打算乘船逃跑的两名敌残兵，或者火烧村子以后再前进。一个敌兵虽然被绑着，最后还是幸运地逃走了。主力队进一步追击。前线好像在持续鏖战。第二大队在河沟的右岸并行前进。9 时 30 分，中队在吕城追上了主力部队，立即完成了战斗准备，并加入第一线作战。

进入到吕城的村子时，马上去征缴物资，发现了三名像义勇军的支那人，把其中两名踢到河沟里射杀了把一名带到了大队本部。

一度前进了，但由于友军和敌人迫击炮的缘故，又一度后退了。吃完午饭后，从 12 时 30 分开始，正要往吴良镇追击敌人，这时敌人突然开始了射击，所以不失时机地迎战。

首先作为尖兵的第九中队散开队形进攻敌人。重机枪中队一度集结待命。第三小队作为配备部队，猛烈地开火。

同时，主力部队也进至一线，八挺重机枪一齐对准敌人猛吐火舌。敌人好像奈何不得，只是呆在步枪中队的前面。敌人的重火力说不上话，火力很弱。据说昨天第四小队堵住敌人狭窄的退路，以近距离狙击敌人，很愉快。第三小队在砖窑上组织火力，从高处狙击敌人。我想大约射击了一箱子弹。而敌人也利用民房，用迫击炮射击。同大队炮队取得联系，恳求他们压制敌人的重火力，尤其是迫击炮。第二大队炮队及时赶来了。有三四次，敌人的迫击炮弹落在了我方很近的地方，危险极了，好在并未造成伤害。我作为第三小队的联络员，对其他小队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但是第三小队从高处压制了欲图逃跑的敌人。用望远镜一看，偶尔能发现敌人倒地的情形。敌人沿着铁路线退却。小仲君想接近敌人的机枪阵地，结果前进时遭到敌人侧面射击，左大腿负了贯通枪伤。

所幸只是贯通伤，马上就退到后方去了。敌人大约移动到了右前方，在前面和左面都没有。第二大队好像打得很苦。4 时 30 分完全打散了敌人。

本日在一无名村子里宿营。

【栏外】 根据 1937 年陆支密第 2090 号，被开除。同月又被临时召集，进入第三重机枪中队；12 月 1 日任步兵伍长。

12 月 2 日

早上 5 时，从一无名小村出发，绕丹阳左面前进。敌人在吕城和大庙镇的战斗中被我军攻破后，好像正朝镇江而去。下午 1 时，第三大队在胡家桥镇一度集结。然后从该地朝五里铺前进。

下午 3 时 30 分，部队在丹阳南面大约二里左右的地方待命，西崎部队从丹阳正面展开攻击，第二、三大队截断通往南京的道路，以阻击南面的来敌，第二大队在左翼一线，第三大队在右翼一线，从南面开始攻击敌人。

敌人使用迫击炮和捷克机枪，相当顽强地进行抵抗，但抵挡不住友军的猛攻，渐渐地开始退却了。我重机枪中队也进至第一线，施以猛烈攻击。

第七中队进至第三大队的左翼，试图斩断敌人的退路，但没来得及。重机枪的子弹越过大队炮阵地对敌人实施射击，给敌人以巨大的打击。下午 6 时 30 分，敌人退却，战场安静下来，于是部队退至一个小的村子，大休到晚上 11 时，接着又出击，试图截断通往镇江的道路。丹阳好像有很多敌人把守。他们完全成了瓮中之鳖。

我去设营。吃完饭后，带上够吃两顿的饭，等待出发。小憩后，10 时 30 分从该处出发，连夜行军，以完成截断通往镇江道路的新任务，决定取道北面，前进到紧靠西门的地方待机。本日把中队一分为二，第一、第二分队与中队长一道，向第二大队所在的方向前进。第三、第四小队在我的引导下，终于回到了中队长的指挥之下，但是在取得联系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内心真是苦不堪言，另外涉及到责任，不知如何是好。流汗的结果，取得联系时的高兴劲儿，简直就是回到了父母膝下似的感觉。回来

的路上，要横穿敌人的正面，真是危险至极。

12月3日

（早上5时从小庄村出发）昨晚11时，部队从村子出发。向着镇江夜行军约二里半路，准备攻击敌人。沿着丹阳的城墙行进，到达北门附近的村子。这里的桥也被毁掉了。到达当地是在12时，被允许临时睡眠。第二、第三小队被配备给第九、第十一中队，他们准备了毯子，到达指定的位置。第三小队在道路上选定了阵地。被允许临时睡到早上5时，5时整，所有主力部队全部出发，各就各位。我们也在大约五町远的小高地展开阵地，打算伏击通往南京和镇江的道路，但敌人好像已经在毁掉全部桥梁后逃跑了。不要说是伏击，我们自己倒差点被敌人从背后捅一刀。从临时睡觉的村子出发时，部队点火烧民房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我想后来肯定要被大队长呵斥的，但终究无事而终。

因为烧房子，散失了两具防毒面具和两顶钢盔。

6时天全亮了，也担心敌人来袭，所以随意进了寺庙吃早饭。从山坡背后下来后，有很多条船将要沿河沟北上，部队叫其中一只停下来，但对方不停下来，所以步枪中队的士兵开了枪。上船看了以后，也没什么可疑的迹象，但证明敌人利用这只船早已逃掉了。听说敌人利用这只船逃掉了以后，一时引起了大喧哗。7时30分收回阵地，大队在北门整队，等待下一次命令。在通往城门的道路上，部队休息了大约两个半小时。

10时30分从当地出发，向句容急追敌人。

旅团长也卷起裤脚，利索地站在道路上。先向大约距离五里路远的白兔镇前进。

道路是石头铺就的，行军很舒服。决定下午5时30分，第十二、第十一、第九和重机枪四个中队在白兔镇右前方一里处设营。一个支那人走来了，好像是对我们说：我给你们钱，只求你们保护我的小命。

看来支那军对他们（普通人）干了很残酷的事情。今天早上因为我没处理好火，把整个村子都烧掉了。我真担心。

【栏外】 自11月30日至12月3日参加丹阳附近的战斗。

12 月 4 日

昨晚太冷，睡觉很难受。早上 8 时起床。

因为说要在这里呆上两三天，所以决定在此好好喝点茶，于是马上出去征缴。我当班做饭，我和冈山、关本三人一起准备午饭。征缴队带了鸡、白菜等回来，还杀了猪，午饭是肉汤。

正午过后，传令来说要转移，部队闹起了情绪，最后终于停下来了，太好了。每个人坐了烧鸡、烧猪肉，饱餐了一顿。下午 2 时，传来命令说，联队应沿着通往南京的道路出发，向南京城进军。

下午 5 时从该村出发。等第二大队到来后，下午 6 时开始以联队编队行军。在大约前进了一里路的地方，由于桥被敌人毁掉了，部队过不去，所以决定休息两个小时。休息时冷得受不了，于是把电线杆放倒生火取暖。修理桥梁的工兵队也冻得不行，真是辛苦。河沟也多，这个地区跟北支那不同，属丘陵地带，水田很多。终于修好了桥，过河以后一个小时内走了六公里。苦力也背着沉重的行李，而且还跟上了我们，令我很佩服。大约又走了二里半路程，11 时，到达了路边的一个村子，部队在此设营。这时纵火的三四个人直接受到了大队长的呵斥。大队长警告说，绝对不能生火。一定是太冷了才生火的吧。

大家都收集来了稻草，挤在一堆过了一夜。

12 月 5 日

上午 8 时一切准备停当，于是从该村子出发。

出发时全村已经成了火海。在通往南京的道路往右拐，进入了丘陵地带。完全是光滑溜平的丘陵，令人想起了满洲，只是松树的繁茂不同而已。另外山脊上都种上了小松树，可能是防沙工程吧。到了这个地区，丘陵多了，河沟也难得一见，所以给马找吃的可就成了件苦差事。喂马是绝对需要水的。句容就在我们的左手。上午 11 时，我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句容，前进在山脊上，开始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也许从距八斗冈半里路的地方进行了右迂回。也许在国内很少见到的一望无垠的景致，在这里山峦起伏，看上去非常美丽。

另外到处都散落着零星的村子，村子里冒出徐徐的炊烟，让人切身

感到那种凄凉之美。恐怕老人正在做自己一个人的饭吧。年轻人都被战争拉走了,家里只剩下一个老翁看房。村子的背景里,有裸山相连,至少比起国内的来说只会更好,而不会逊色。

快到南京了吧。有一户人家的风干的土豆映入了我的眼帘,我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取,马上一抢而空。6时左右,后方传来了似乎是敌方的枪声,对我们来说,南京已在眼前,那已不足为惧了。回到6时时一度通过的村子,那是丘陵上的一个村子,我们在那里心怀故乡,安然入寝。

12月6日

终于打响了南京攻防战的前哨战。

6时全体起床。早上7时30分,从昨晚的村子出发。

部队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攻击前进。我们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山脊。

越过第四道山梁,正要越过第五道山梁时,前面的尖兵队突然伏在了地上。正觉得奇怪的瞬间,就听见了敌人的枪声。好像是在前面大约1000米的地方。立即下达命令,散开到第一线。进入阵地完毕后,命令一下,射击开始。立即对敌人展开了如施以铁锤般的猛烈射击。战斗一打响,就像以往那样,总是重机枪的舞台,步枪中队的小铁炮是一发也不用发射的,即使发射也没有什么杀伤力。敌人沿着通往南京的道路不断往西退却,但用望远镜看来,感觉就像在眼前逃跑似的。我方发射的枪弹也很难打中敌人。不过在我方重火力的猛烈射击之下,敌人也全部动摇了起来,开始退却,显得惊慌失措。"退却敌人距我□□□米,瞄准——射击!"即使这样下令,也绝难打中敌人,真可惜。进攻开始后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部队前进到了右前方的一个村子里,转入追击战。这时第四小队不知何时越过了一道山脊,到达了对面,而又没法联系上,所以我在枪林弹雨中到处寻找,随时要见阎王。

到达了新塘镇。这个地方有很多气派的房屋,看上去像是敌人的炮兵学校。我们一进到这些房子,就遭到了敌人猛烈的射击。

大家一时觉得危险太大,就先在这里吃了午饭。正要吃完的时候,

像是敌人的地雷之类的东西在附近爆炸了，大地都震动了。大队炮由这里开始射击。立即着手征缴大米和其他副食品，然后继续前进，进至炮兵学校，立即爬上了三层楼的楼顶，架起四挺机枪向远处逃跑之敌和敌人的碉堡一齐开火。倒下的敌人或者逃跑到交通壕里的敌人，各种各样，似乎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左前方敌人的碉堡阵地相互连接着，敌人正是凭借着它们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火力太猛烈，所以弹药将会缺乏，但跟弹药小队联系不上，所以不得不节约着点用。重机枪就依靠弹药，但现在却施展不开。下午2时30分，我方一度后撤一里半，在一个大的村子里吃完晚饭，又准备了够吃两顿的，下午6时左右从该村子出发。

一路夜行军向南京进发。今天已经是6日了。

【栏外】 自12月四4日至同月6日参加句容附近的战斗。

12月7日

昨晚在没有路的山上行军，偶尔用松树的小树枝生火取暖。很冷，走着的时候一旦停下来就冷得不行，但没有办法。出汗了，时不时地打冷战。走5分钟又歇10分钟，就以这样的速度行军，真困难。好不容易进了一个村子。第二大队也来了。

气温急剧下降，夜空寒星闪烁，风吹到身上都刺骨。大家都没睡觉，就这样过了一夜。

清晨一大早，就频繁地听见敌人的枪声。心禁不住跳动起来，斗志昂扬。

早上7时30分，哆嗦着吃完早饭后，从该村出发，开往前线。不断翻越山梁前进。

9时左右开始，不知是敌人的还是友军的，反正传来了重火力激烈的声音。当越过第N个山坡下到洼地的时候，看见12名敌人的残兵在交通壕里惊慌失措地到处乱窜。我马上把他们抓住枪杀了。他们也早已死了心，一点不反抗，很老实地听从了我的指挥。虽然是敌人，也值得钦佩！在山脊和洼地里，到处都是交通壕、重机枪阵地或者碉堡，阵地构筑得很漂亮。到处的碉堡或者重机枪阵地里敌人的面孔都若隐若现，但现

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不能浪费时间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就来到了一线。浪费时间是不允许的。

正午时分，部队到达敌前 1500 米处。继续跃进终于到达了敌前1000米处。在此一度侦察敌情。大队马上展开攻击。我去第三小队联系，途中隐身在山脊的草丛中，用望远镜侦察了一下敌情，发现右前方2000米左右的地方有敌人的碉堡阵地，但是正前方看不见敌人，前方近处却又能看见(因为是山坡地形)。稍微休息后再往前推进。第二大队好像进到了右翼位置。

1000 米，800 米，再往前，部队到达了敌前大约 700 米的地方。

在这里同敌人对阵。中队稍微散开了一些。

第三小队进到了距离敌人最近的山脊上。用望远镜看去，在 700 米前方，敌人在碉堡和散兵壕里就像大儿童在玩游戏一样，从壕沟里一会进一会出的，忙得不亦乐乎。

马上通过望远镜，指挥部队进行了大约两次的连续射击，但没有效果。能清楚地看见敌人并未停止工作，还在不停地搬运稻草和泥土。看不见弹着点。增田命令："连续射击 600 发，准备——"四面早已瞄准好了，开始射击。正在作业的两三名敌人马上倒下了，但看不清死活。天亮以后发现的确命中了。心想敌人经过这次打击该会收手了吧，没想到过了不久敌人又开始作业了。真是胆子太大了。虽然是敌人，也叫人佩服！了不起的胸怀！有的炮弹就落在身边不远处。我们也许被骗了。之后为了不让敌人睡觉，我方一会儿射击，一会儿睡觉，在大约三个小时内，我方一直在努力射击，以让敌人知道日军还在这里。

5 时过后，敌人的迫击炮射击好像变得密集起来。

我这时正好带了三名士兵去后方做饭。立即开始做饭。敌人的迫击炮瞄准了炊烟，炮弹不断飞过来，太危险了，赶快回到中队的位置。回到中队原来的位置一看，这里简直就成了迫击炮的演习靶子，弹着点非常准确。看得出友军也伤亡不小，好像已经退到了后方。我们为寻找中队而退至后方，终于回到了中队的位置。我们从刚才做饭的民房里出来的瞬间，敌人的迫击炮弹就落了下来，简直就是捡回了自己的小命。第九中队好像伤亡严重，我重机枪中队也因盐谷右关节骨被射中而退到了

后方。各中队都集合好自己的兵力，一齐退至后方的山脊待机出击。这时真是害怕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也发怵！对于只知道前进的我们来说，后退是让人感到讨厌的事情。

第九中队、第十一中队的一部到前方去担任警戒，大队主力暂时退到后方的村子里。第二大队也来了，部队混杂在一起。

敌人一看见友军的火光，就必然准确地瞄准射击，所以取暖之事是绝对不允许考虑的，如果仍然有人耐不住寒而生起小火取暖的话，那么迫击炮的炮弹就一定会飞来，有时四五发炮弹落在旁边，吓得人一身冷汗。在一间狭窄的屋子里，第十中队挤在一起就寝。迄今为止的战斗中，我还不曾像今天这样深刻地体验到什么叫危险。今天敌人的弹着点非常准确，虽然是敌人，也叫人佩服啊！

第九联队和第三十三联队马上向左面的敌人阵地发起冲锋，与大野部队竞争，看谁先占领。弹药的缺乏终于成为要命的事了。

12月8日

气温虽然下降了，但天气很好，不过风吹在身上却非常冷。上午8时从该村子出发，向阵地开去。昨晚不断受到敌人炮弹的威胁，度过了不安的一夜。本日青木部队退到后方去作预备队，下到了大约1000米外的后方洼地。

今日摸到后方山脊来轻松轻松，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有的睡觉，有的在烤肉吃，什么样的都有。这样的日子最愉快。我也大嚼了生鱼片和鸡胸脯，太好吃了。石川班长4时前牵着三头载满了弹药的驮马回来了。真是有如天助，简直是雪中送炭。重机枪中队尤其需要子弹，没有子弹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下午5时我和副官出发去设营。晚上7时引导部队进入村子。

傍晚时分，下午4时过后，当看见气球队①经过通往南京的道路向南京前进时，我真是太高兴了。感觉南京好像在最近已经被攻陷了似的。偶尔有敌人的流弹飞来，略为吃惊。进入村子后，梅原班长告诉我说，从

---

① 使用气球观察敌情及炮击弹着点的部队

上午开始，肉眼能看见的右面的敌人阵地一直保持着令人恐怖的沉默。晚上11时，本部来通知说，白天石川班长冒着生命危险运来的弹药由于第二大队第一线部队太缺乏了，所以给了第二重机枪中队；第二大队连续冲锋，终于进入了敌人的第二线阵地。

【栏外】 自12月6日至同月8日，参加汤水镇附近的战斗。

12月9日

气温仍然很低，但天气晴朗，不过风吹得很冷。

晚上7时30分从该村子出发——终于要开往南京了。

在第二大队昨天占领的山梁阵地上，敌人遗弃的尸体横七竖八。上午9时30分开始，终于开始攀登包围南京市区的要地——大城山了。许多士兵把在占领新塘镇时夺得的支那军的马甲脱下来扔掉了。支那苦力们也拼命地跟着我们，好像很想看看南京。昨晚看见的小小群山，以现在所站的高度来看，海拔至少不下1000米①，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道路两旁的群山上，处处可见敌军的巨大的混凝土碉堡，它们似乎睁着双眼紧盯着道路(看有没有敌人的身影出现)，但现在碉堡里面连一个败兵的影子也找不着，碉堡也不过成了一堆堆的水泥尸骸罢了。也许是日军的进攻太快了，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以喘息的机会。山谷里潺潺地流淌着美丽的泉水。该是第一次在这里看见美丽的泉水在山谷里流淌吧。山上几乎没有树，只有草。第二大队早已越过这座山到对面那座山去了。背负着背包行军真是辛苦。在最高的山顶上，因为时间还早，所以全体人员停下来吃午饭。这时友军的轰炸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从头顶飞过，朝着南京飞去。每当这个时候，南京城内的敌人高射炮都会齐鸣，但友军的飞机忽上忽下，如入无人之境，炸弹照投不误。好像还有新闻记者来采访旅团副官，问副官最近的战况如何。终于翻过了一座山，又开始翻第二座山了。这座山也是一道难关。山体到处都被火烧了，原因不详，但估计是敌人不想留下藏身之地才这样做的吧。在第二道山梁上，由于有敌人抵抗，第七中队有包括准尉在内的二人

① 南京周围并无海拔超过1000米的山峰，这显然是作者的错误判断。

负伤。

敌人也不清楚我军实力，于是扔下快死的五六名士兵以及普通武器、水冷式机枪、捷克机枪及三八火炮之类逃掉了。从这座山的左侧下山的途中，遇到了某曲射炮中队。第三座山无路可走，全是石头，难走得很。上山时虽用不着担心马匹，但下山时可就犯难了。马匹很艰难地走着，恐怕比走昔日的鹎越山路①还要难吧。山上尽是光秃秃的石头，当然也就没有道路，最初看到这情形时惊得直冒冷汗。马夫自然是在拼命地照顾着马。（只是第三大队翻过了第二座山以后就和联队主力分开了）但尽管如此，我们从不高的山梁上走下来，也花费了大约一个小时。下山后，我们路过了敌人的一座弹药库。好几枚 20 厘米左右长的炮弹横卧在路上，特别危险。火药库可能是友军轰炸的，毁得很彻底。干得好！但是还有两三处像是仓库的建筑没被炸掉。午饭后休息了约五个小时。然后又继续出发，一路直指南京。来到平地以后，远处的南京城看上去被烟霞笼罩着，但可能是友军轰炸的缘故，到处都在燃烧，把黑得很早的寒冷的天空都映红了。

晚上 6 时到达联队主力的位置。我出发去设营。6 时 30 分到达某村子。

途中看见一架好像是被打下来的敌机，机械都被取走了，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

一来到平原上，就听见敌人的重火力和炮声都很密集，估计敌人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部队很快就从身后赶上来了。据说驮马走在大路上的时候，子弹就不断地飞来。遭遇如此频繁的射击还是头一遭。重机枪中队（主力部队）倒没有生火，但第九、第十两中队一抵达宿营的民房就生火，结果引来了敌人的集中射击。这下屋子住不成了，只好来求我让给他们一间。敌人的炮击彻夜未停。

---

① 从日本神户市北面，越过六甲山脉往西北方去的山路，1184 年源义经为袭击福原的平氏而以马匹为先导踏探的难走的路，因源平两氏之争的历史故事流传民间而广为人知。

12月10日

早上4时起床。吃过早饭，部队再带上够吃两顿的饭菜，于4时50分离开该村子。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第二大队作为尖兵整队完毕。第三大队为主力部队。第一大队在经过连日的一线战斗后，继续在西面沿铁路的地区构筑阵地，昨晚彻夜担任警戒。

第三、第四小队被配备给步枪中队。作为主力留下的只有第一、第二小队。我也作为第三小队的联络员要去步枪中队的，但还是没有去，作了中队同大队之间的联络员而去了大队本部的位置。午饭是在一个稻草垛的背后哆嗦着吃完了干冻的盒饭的。8时左右开始，野炮联队也到了，9时左右开始，一个联队整好炮队，9时后开始了猛烈的射击，敌方也携野炮、重炮、重迫击炮等猛烈地对抗我方。敌人因熟悉附近地形，所以我方不能大意，敌人的炮弹嗖嗖地不知从何处飞来。9时30分开始大队疏散开来，开始攻击前进。见此情景，敌人就从某处炮台开始猛烈地朝我方射击。一想到我方重炮不能压制敌人，气得咬牙切齿。往北前进约一里，本来鳞次栉比的显露出文化气息的住宅及农业实验场等气派的房屋，因一大早友军就开始轰击，现在已经看不出原形了。大队炮从这个实验场内瞄准敌人的阵地，开始射击。

联队炮也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野炮、重炮也都以这个西山高地为目标进行射击。当我因联络而来到这个大队本部所在的实验场时，看见有一个猪圈，里面有十二三头小猪在吮吸奶，但做母亲的因为没有什么吃的，躺着动也不想动。呜呼，连动物都不得不受到战争的牵连，真是太可怜了。我抑制住自己快要流出的泪水，心想要是战争早日结束了的话，那动物们也会高兴的。

此外，右前方紫金山也可能是挨了野炮的轰击，到处都有火舌在上窜，那燃烧的火焰看上去甚至有些美的味道。到了薄暮时分，敌人可能是害怕我方夜袭，用步枪、捷克机枪甚至大炮密集地朝我方射击。偶尔也会落在我们所在阵地的附近，吓出一身冷汗来。攻击右面第一线和紫金山的第九联队好像也难以进展，这时仍在苦战。他们从今天起一直都在猛烈地射击。装甲车队也前进到附近前方的洼地，并在那里攻击敌人。有轻型和重型装甲车。

夜幕终于降临四周。据说轻型装甲车被地雷炸了，另外野炮也被敌人的炮弹命中，一个分队全部牺牲。因此重炮队升起了观测用的气球，为野炮队漂亮地报了仇。

为了准备晚饭，进了一处民房，做饭时因为烟火暴露了，结果敌人集中火力朝这里射击，其中有五发炮弹就落在不到五间远的地方，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马上灭了火，把火点小一些继续做饭。

今晚就在这土堤里过夜，明天要进行总攻。我也捡了支那人的汗衫和裤子穿上，毯子也捡起来。好像支那的残兵有不少就呆在下一个村子里，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会反击而来。

另外，由于跟步枪中队完全无法联络，所以很寂寞，也很不安。加上冷得睡不着，而且不能一直都这样哆嗦下去，于是铺了条毯子在稻草上，跟冈山两个人合抱在一起，不知什么时候终于睡着了。

战枪队整夜都在警戒，三个人不停地换岗，真是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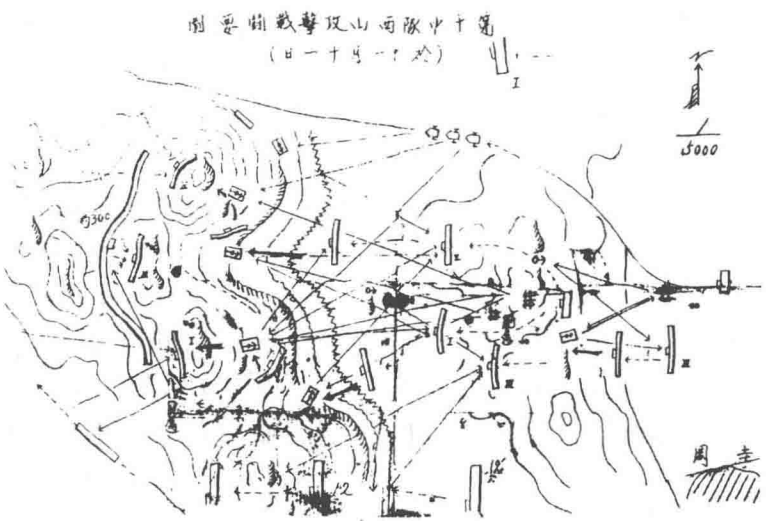
12 月 11 日

凌晨 1 时 30 分，迫田曹长来了，为部队补充了弹药。整个就是躺在这有点叫人恶心的土堤上，呼吸着寒冷的空气过了一晚上。

这附近的民房受到了友军猛烈炮火的攻击，已经辨不出原形了，而且火烧后的灰烬还是热的。上午 9 时 30 分，攻击命令下达了。重机枪中队进到大队中间第一线的位置。自前天以来，已经往西山的敌人阵地一处倾泻了近千发炮弹，但现在该处还有人在用步枪、机关枪朝我方射击。部队匍匐前进到距离敌人 600 米的地方。终于到了开始最后总攻的时候了。八挺重机枪一齐对准西山的敌重火力开火。到处的掩体枪眼都被掀掉了。然后就看见敌人到处都举着白旗投降，那情景真让人看了舒服。恐怕现在还在作战的敌人是逃不掉了才拼命射击的吧。在这个阵地我方总共发射了 2000 多发子弹。敌人也从左面、右侧后面用捷克机枪像爆豆子一样朝我们射击。大槻六一君耳朵处受了贯通枪伤，当即死亡。可怜，回不了家了，长眠了。过了一会，上等兵桥本长一在传令后返回本部队的途中，肚子上挨了一枪，是从后面射来的，当即被送到后方医院去了，但好像伤得很重，后来听说肠子有七处被射

穿了。2时30分冲锋。信号弹升上了天空。左边的村子里作为联队预备队的第七中队，接着是山麓的第十二中队，左边高地里的第十中队，右边是第九、第十一中队，分别先后发起了冲锋。敌人的抵抗也很顽强，所以突击队冲到半山腰时一度不得不停下，但幸运地受到装甲车队的射击掩护，终于在3时20分全部占领了敌人的阵地。而敌人受到如此强大的炮击还仍然顽强地抵抗到最后，实在令人佩服。第十中队或被这些残兵反击，或在冲上去后还受了相当损失，虽然是敌人，但也叫人佩服。中队长也口部负伤，好像是被手榴弹的碎片伤的。重机枪中队也立即冲锋，进行掩护。我在从大队本部到左边斜坡的位置上。这时正好4时30分过一点。我方战士正在抽烟歇息的当儿，受到了敌人猛烈炮火的集中攻击，波田野、才本、田中义太三人当场牺牲，广田、真下等十余名士兵负伤。

特别是田中补充了沉重的弹药后，才刚刚回到中队的位置。他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后才愤然而死。作为中队来说，受到的打击很大。立即处理了伤亡者，然后运到收容所去。大约2小时后，兵力集结完毕。



第二大队前面敌人的抵抗也很顽强，所以重机枪队接到了催促其前往增援的请求，结果还是没去。

另外伊藤少尉在山脚下背部受了贯通枪伤，虽然不可思议，但暂时被抬到后方去了，前田班长接替指挥第三小队。8时，在后方的村子里做好了晚饭，由于敌人仍然一看见我们的火光就会打炮，所以也不能安心，担心得不得了。

紫金山的一半已为我军占领，到处都能见到火舌。第一线的友军利用敌人留下的阵地过夜，第二重机枪大队第一分队跟中队长过夜。有时我这里也会飞来敌弹，步枪子弹嗖嗖地不断飞来。

12月12日

昨晚以来，和位于第一线的第二重机枪大队的一个分队一道，在敌人的阵地上过了一夜。我把支那的毯子铺在身下，身上再盖条毯子睡了。早上7时醒来。

半夜冷得不行，冻醒了好几次，或者被迎击敌人的友军炮火吵醒，所以基本上通宵都没睡着。炮弹也飞来了三四回。总之一到晚上，友军基本不可能射击，所以敌人就会趁机射击我方。敌人由于熟悉地形，只要看见火光，就会瞬间朝这边射击。

今天早上没有早饭，所以啃了干面包。山脚的村子里也埋了很多地雷，危险至极。

在原地呆到9时左右才下山回到中队的位置。9时30分开始，友军的攻城大炮开始轰击南京城墙。举起望远镜一看，城墙打是打中了，但就是不容易打垮它。第一大队的当面之敌抵抗很顽强，我方似乎不可能前进一步。敌弹密集地在我方落下，据说第九中队的一名士兵在去山下村子做饭的途中牺牲了。昨晚深夜得到了“名誉”牌香烟30支，感觉简直就像得救了似的。黄昏下到山下村子里去做饭时，敌人的炮弹还在往村子里打。昨天晚上6时左右开始一直都紧紧地趴在战壕内。

7时左右，我们每一人分得了一份下酒菜，外加每三人一瓶白干。另外田中武一君还给我带来了饭团和肉，所谓“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大概

就是这样的事了。

晚上10时开始，我值夜班兼步哨。敌人看来已经退却，仅仅是城门周围处还能看见燃烧的火光而已。也许敌人早都不想抵抗到底了。敌人配备了1500架苏联制造的先进战机，也许某个时候会受到空袭。另外上面的命令说，要十分留心，敌人也许会使用瓦斯弹。

12月13日

天亮了，今天是13日。今天从西山高地的阵地撤退下来，早上5时从该高地出发，来到通往南京的道路上。

途中敌人的尸体、手榴弹和步枪扔弃无数。据说凌晨1点时，第十一中队的将校侦察队①出发了。第十二中队的将校侦察队在西山下的三岔路口踩上了敌人预埋的地雷，三人当场死亡，六人负伤。

各条道路上都有好几个坑，是挖来埋地雷的。另外，敌人踩上自己的地雷，手脚都被炸飞掉，眼睛也炸瞎了，四名敌人当即死亡。大队在城门前大约400米远的一所孤儿学校吃完早饭后，8时过后出发，在城门前大约100米远的土堤上休息。据说攻城炮的碎片居然飞到了300米远的后方。

新闻记者也陆陆续续开心地驾着汽车或者徒步进入城内。上午11时在该学校吃完午饭，向中山门进发。大队作为师团的预备队，暂时集结于西山的山麓（有一幢很大的房子，但名字忘记了），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一夜。决定第九中队扫荡紫金山的残敌，第十二中队担任该村子及附近的警戒，重机枪中队的一个分队也协助第十二中队，重机枪中队及大炮队离开大队主力，住在一户看上去很穷的民房里。那户人家里死了一匹马，支那苦力热心地跟着我们。队长的训示如下：

连日苦战，各位实在是辛苦了。你们给我们光辉的军旗增光了。

装甲车队也从9时左右开始为协助扫荡残敌而出动了。

---

① 以将校（少尉以上）为领队，并带上必要的士卒以侦察敌情和地形等的部队。

从白天开始，大、小行李部队也大规模地入城。

【栏外】 自12月9日至同月13日，参加南京攻城战。同日进入南京城。

12月14日

早上7时起床。上午8时30分，第一分队协助第十二中队，去扫荡马群方面的残敌。好像敌人也没有吃的，终于没精打采地钻出来了。立即乘汽车出发。

但是到达后才知道，敌人也不过就是一个步枪中队，只有三百一十多人，武装已经被解除了，正在等候处置。

马上赶过去，全部枪杀后，回到住地。

据说昨晚在这里的小行李部队也遭到敌人的夜袭，战死者多达六名。

下午2时，大队去山岳地带扫荡。原因是出现了五六百名敌人，所以师团命令大队出动。行程大约有七里左右。沿着铁路往扬子江方向去。海军部队也出动了若干看护兵乘卡车来了。在岔路口前大约一里半的地方，遇到第九中队以一个分队的兵力带了大约1800名左右的支那士兵回来。敌人没有吃的，浑身没力气，也怪可怜的。另外铁路沿线到处都躺着敌人的尸体。还有，在紧靠铁路线的两侧，一百多名支那兵受到友军骑兵队的夜袭而全军覆没了。

在这里休息大约30分钟。除手榴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之外，锅、文件、衣服、饭碗散得到处都是。晚上6时到达该村。从有尸体的地方到村子为止，一路上都埋有很多地雷，危险随时存在。在有的地方，不但友军的汽车碾上过，而且敌人自己也踩上过，炸得三四个人血肉横飞，衣物的残片就挂在电线上，颜色都已经发黑了，看上去也是悲哀的场景。还抓住了六名残敌，枪杀了。虽然是突然扫荡村子，但是一个敌人也没有抓着。准备晚饭，大约休息了两小时后，踏上归途。途中到处都埋了地雷，虽然说工兵队已经处理过了，但是只要有一个漏网都会酿成惨剧。幸好并没发生什么。

还有悲惨的一幕，那就是把一百五六十名敌俘关在一个巨大的车

库里，浇上汽油，然后点火集体烧死。从死后的姿势来看，他们至死都在拼命想夺门逃生。到了现在，不管看到多少尸体，我们都已经变得麻木了。

晚上 11 时 50 分平安到达。

12 月 15 日

上午 8 时起床。下午 2 时整队。为了参加师团的入城式，只有第三大队参加迎接师团长的入城式。后来听说，将军好像负伤了，肩部挂着征缴来的输液瓶。

2 时到 4 时之间，城门戒严，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威武地开进城里。不愧是敌人的首都，气派的建筑鳞次栉比。再次遇到了布川一马君。第二大队在机场附近整队。

城内好像因为友军的宽大处理，轰炸只局限于城外，城门及其附近被破坏得厉害。首先在交通兵团所在的地方抽了一支烟，然后我同石川军曹去设营。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称为国都剧场，可以窥见蒋政权的那个……①

新建筑也有，是前年开始建造的，本年九月才刚刚竣工。决定进入城门后前进大约一里路后，在一栋建筑里住宿。

仍然去引导部队，平安无事。

下午 4 时 30 分，全体人员在建筑前集中，各自征缴了物资后到达自己的宿舍。指挥班也早早做好准备，全体人员上床。在敌人的首都南京安然入梦，梦见回到了故乡。明天的命明天再说。

看见三四处烟火冒了起来。

12 月 16 日

上午 10 时在中山门前整队完毕。本日各大队都出去扫荡。我们归第十二中队井上大尉指挥，作为左翼纵队出发。出中山门，沿着曾经恶战过的道路逆行。午饭后，当经过从大城山攻入南京时的沿途各村时，

---

① 原文如此。

一律举着国旗前进。国旗也便于友军的飞机识别。

第十二中队、重机枪中队、大队炮队和通信部队依次排列，沿着铁真街——赵家村——苍波镇——城头庙——定林——王家街这一路线，朝王家街前进。

下午 3 时 30 分到达王家街。

一路上高举着国旗，似乎在告诉残敌："你们要逃的就赶快逃！"这无声的宣言显示了我军威武无限的讨伐姿态。

另外，很多敌人烧焦的尸体散乱在各处。黑乎乎的尸体，有的则变成了黄疸那样的纯黄色，还有的皮都开裂了，等等，战后看来真是可怜。不管走到哪个村子，都没有一个年轻男人。可能是蒋介石也发疯了，把他们全部都征兵征走了吧。

杀了一头猪，马上做来大吃。但征缴锅却很困难。很辛苦。一度先占有的房子又被第七中队占有了，真遗憾。8 时 30 分去领受命令，10 时就寝。

12 月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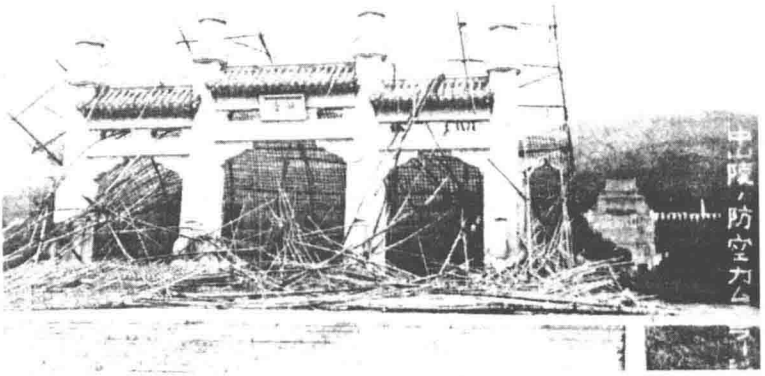
联队为了参加军的入城式而返回了南京。

右纵队是为了承担南京的警备吧，据说昨晚回了南京。左纵队于上午 8 时 30 分从谢塘出发，经过每个村子时，都一把火烧掉，一直烧到返回南京前的最后一个村子。行军序列为：第十二中队的尖兵在前，200 米后的大部队依次是第十二中队主力、重机枪中队、大队炮部队、通信部队。从 10 时 30 分开始，允许征缴 30 分钟，各中队飞奔而去。我当然也去。在步兵学校吃了午饭，一个半小时后出发。在快到中山门的地方，由于朝香宫殿下将要进城，暂时禁止通行，其后一个中队一个中队地回到南京市区。一到宿舍，就收到了家人的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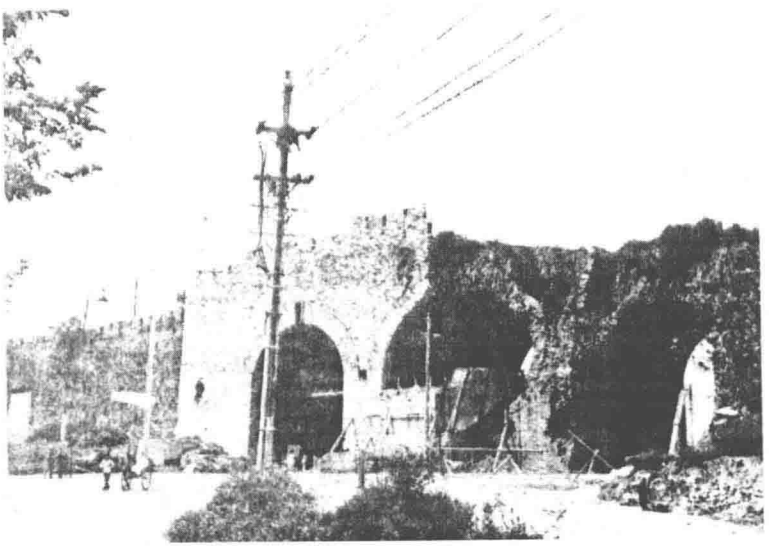
信里什么都写了，妻子及其他人都很好，不由得大喜，疲劳也顿时全没有了。

今晚也有两三个地方起了大火。南京市内似乎有很多的便衣队。全面禁止晚上外出。

友軍の砲爆撃をさけるためのカムフラージ



伪装后的中山陵



中山门城外侧

12 月 18 日

早上 6 时 30 分起床。我和冈山值班做饭。

8时吃完早饭。所有人随时都出去征缴物资。我留在办公室。下午1时开始,陆海空三军追悼会一起在飞机场举行,第三大队作为联队的代表参加,但值班做饭的留下。这期间整理了绑腿,洗了衣服。支那苦力一个人拼命干,帮了我们大忙。5时吃完晚饭。

糖果、糯米、大米、还有酱油等各种征缴品都有,所以做饭也很快。吃完饭后给故乡写了封信。从早上开始一直在下雪,奇寒。

12月19日

早上7时起床。8时30分吃完饭,我和上等兵大槻在冈本少尉的指挥下外出征缴副食品。

通过南门就到了城外。城外也有第十三师团的各部队,所以征缴不到东西。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烧了那家人的房子后折回。据说下关山上的炮台几乎没有开炮就连弹药一起被我军占领了。2时从该处出发,进入城内。这个地区也仍然有遗弃尸体乱放着。在城内用三辆车满载了白菜、胡萝卜、豆渣等东西回来。另外在途中进入一家杂货店,征缴了笔记本、铅笔和墨水后,于下午5时30分返回宿舍。

今天让中队差遣的一名支那苦力回去了。他有妻子,所以很可怜。

12月20日

早上7时30分起床。8时30分吃完饭。本日决定各中队举行追悼会。中队从上午11时开始举行了原中队长近藤少佐、大江伍长、桥本伍长、才本伍长、大槻伍长、波多野伍长和一等兵田中共计七人的追悼会。我代表所有上等兵上香。11时零五分结束。

下午1时开始,为了中队的征缴和准备明天的联队追悼会,而外出当差,指挥班里也几乎没有人在。把昨天征缴来的东西分发给各个小队后,天色就暗下来了。今天的征缴没什么特别大的收获。

12月21日

整个上午都在整理宿舍内外。

下午好像中队长要来视察。下午1时开始，参加联队的追悼会。追悼的对象是近藤少佐、饭田少佐等117名勇士。

首先由联队长致辞，接着是读佛经，然后依次是旅团长、各大队长、中队长上香，下午2时30分结束。3时回到宿舍，3时30分开始中队长视察宿舍。

本日去了联队本部，遇到了黑田君。每晚到处都在燃烧，觉得不可思议，好像是部分支那人在日本人住地附近洒上石油点的火。

今天逮住了一名，杀掉了。

南京市中心地区

12月22日

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吃了就睡，情况大体如此。

早饭后就睡觉了。上午11时，中队长叫醒我，为了给中队长征缴东西，我和关本二人吃完午饭后就出发。进到前日去过的杂货店里看了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拿了信封。大约一个小时后回来。在途中，遇到了《每日新闻》报社驻南京的通讯员志村君。

此人住的地方很漂亮，但他说18日之前什么东西都没有，有两三天

不在家的时候，从澡盆到被子，东西全被抢光了，所以这会儿正在找被子。我们笑道：士兵要是不进入民家征缴适当的东西的话，就没法打仗了。另外还说到了第十二中队的护士兵被狙击的事。真是叫人胆战心惊。紧靠大队炮的宿舍的背后被人烧了。

【栏外】 自12月13日至同月23日，参加南京城内城外的扫荡战。

12月24日

明天要转移到汤水镇，所以本日为转移做准备。早上6时起床。我从昨天开始当班值日，直到本日中午交班。

上午8时，上田、西田（敬）二人作为先遣队员跟着十辆车先出发。汤水镇是湖北面的惟一的温泉地，好像有中国高官的住宅，是一座漂亮的镇子。下午只有西田先回来了。向他询问了情况，他说的看来也绝对不是假话，该镇子似乎很荒凉，又没有柴火，棘手得很。

我们明天也要去的。好像只有第三十旅团留在南京市内。点名后就洗澡。澡堂是19日刚刚建起来的，当然是那种大而圆的石油桶。

【栏外】 同日抵达汤水镇，并守备该镇。

12月25日

早上7时30分起床，进行出发准备。指挥班准备了两辆马车，这是从大行李部队那里借来的。

上午10时20分从宿舍出发，过了马群，向汤水镇前进。另外其他部队的车辆很多，汽车部队也非常多。行军队形中也插入了车辆，队伍拉得很长很长，所以管理起来很困难，命令的传达也不畅通。各中队都把家具器物全装在车上，所以看上去就像是国内的集体搬家似的，很壮观。

汽车扬起的尘土弥漫在空中，简直就像战场。前些日子攻打南京时我们历经艰辛踏过的群山就在远方，隐约可见。各小队的行李中被服类最多，都是一些在国内睡觉时绝对不会用的东西。此外从书桌到柴火之类的，全部都带着。下午5时30分到达汤水镇。房屋很大，但是来的部队太多，显得特别狭窄。

8时30分就寝。太疲倦了。

12月26日

早上7时30分点名。我要为去南京做准备。

9时20分,我也准备了车,跟田中和各小队的当差的一起出发了。照样在昨天吃午饭的地方吃过了午饭。路上的部队比昨天少了些,走起来舒服多了。下午3时30分左右到达南京。来到南京一看,跟昨天不同,市内少了部队,显得冷清极了。8时左右知道部队少了,马厩的紧后方被支那人放了火,所以看马厩的人大喊起火了,一时引起了骚乱,也有人赤脚跑了出来。马匹也马上被转移到以前的地方等候处理。幸好没有什么大事,火也扑灭了。这附近有很多木造的房子,所以很危险,弄不好会出大事的。打了一会儿麻将,10时30分,我和中岛、中西、田中四人在原指挥班的位置睡觉。人少了可真是不热闹,倒有点叫人害怕的味道。

12月27日

早上6时起床。立即准备早饭,吃完早饭以后,上午8时出去征缴蔬菜,四方伍长领头。通过汉中门,向扬子江方向去。

出汉中门时,看见五六百具被烧焦了的尸体挨得紧紧地倒在那里。烧烂了的皮肤呈黄色,看上去很难看。也许是战斗已经远离我们了,所以看了以后很恶心。到处都散乱着这样凄惨的尸体。渡过大桥以后又往前走,道路两旁更是随便躺着遗弃的尸体。大概前进了一里半路以后,就到达了一个村子。该村子里集中了很多的难民,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

进入一户人家,让带来的苦力实地表演①了一下子,他显得非常高兴,还笑了起来。

在准备了午饭的人家里,正好男主人曾经在日本做过四年的行商,席间他想起了一些事,就用不多的日语词汇跟我们进行了交谈。下午1

---

① 指当众性交。

时出发，途中受到友军的攻击。有四五发子弹很危险。在当地征缴了白菜，装上三辆车，于4时20分回到宿舍。白菜是好吃的东西。

12月28日

早上6时起床。立即准备早饭，另外也打包。昨晚石川班长来了，班长乘了大队本部的汽车来，又乘了汽车回去。这次连被子、椅子、书桌等也打包成行李，上午10时从南京出发。从早上起天气就阴沉沉的，看样子很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下雨。

大行李部队也一道出发。来到城外，看到机场上正在紧张地进行演习。吃午饭时天下起了雨，不久转为雪，变得特别冷。1时20分，在下白城看到大槻武一郎君乘汽车去南京，相互打了个招呼。在通过侯家塘的村子时，雪开始下大了，更冷了。而且身上从上到下全部湿了，哆嗦个不停。4时30分到达汤水镇。放心了，手足不感到麻木。指挥班的房子是以前大队本部住过的地方，条件比以前强了。

12月29日

早上7时30分起床。这样，行李也整理好了，就无事可做了，完全闲下来了。也没什么要写的。一想起以前忙碌的事情来，就觉得现在好轻松。

上午11时开始举行圣旨、圣令的传达仪式和晋级仪式①。四方还是如愿以偿排在第一位。如果是在国内，应当是了不起的伍勤②(12月1日算起)。下午指挥班舂了约两斗米的年糕。最初觉得很难，渐渐就习惯了，而且还舂得不错，这时快舂完了。晚饭就着酱汤大吃年糕，味道真不错。

12月30日

整个上午都无事。

---

① 正式传达士兵的军阶晋升的仪式。

② 下士官不足时，从上等兵中选出最优秀者让其从事伍长的工作。伍长是陆军下士的最下级，在军曹之下。

我当差转移马厩，和中西、上田三人一道出门。马厩要转移到碉堡背后的道路上去。砍倒了松树，做了结实的椽子，屋顶平铺镀锌铁皮，一间漂亮的马棚就做成了。10 时左右开始解冻了，道路变得难走了。下午也出去当差。下午 4 时作业完毕。只是马棚变远了，值勤兵换岗比较辛苦。

本日从早上开始，中队就在春年糕。大约捣了二石米的年糕。领到了防寒上衣和下装，同时还领到了袜子。

12 月 31 日

整个上午由于第三大队本部搬到了汤水镇，所以中队也要搬家，但只有我们指挥班的房子搬家，第九中队办公室及大队长、小队长还有我们前面的房子成了进乡大尉的寝室。进入背阳的房间。下午值班。由于石川军曹的小错误，我写信封上的住址一直写到深夜 12 时。

1938 年 1 月 1 日

今天是昭和十三年的第一天，我也正好是第三次在外面过年。中西中尉来到了这里，他是作为中队长来的。起床和点名。点名后远远地对着东方的天空，向自己的双亲祝福新年。点名后，中队长致新年祝辞，全体战士更加坚定了决心。

上午 10 时开始，在联队本部前面进行了汤水镇警备队的拜四方的仪式，中队长参加了该仪式。

早上领到了两碗杂煮，午饭每人有两合酒和鲷鱼（带头的）罐头。一整天都在高声歌唱中度过。小川的妹妹寄来了报纸。就像好久没闻到国内的香味似的，大伙高兴极了。

1 月 2 日

今天也是过年。起床后吃，吃了又睡，除此之外别无所事。睡觉养精蓄锐。从会报上了解到南京遭到了空袭。汤水镇也马上实行了灯火管制。细见、迫田两曹长在 12 月 1 日这一天晋升为准尉。从大槻那里得到了酒和肉，晚饭是用冰糖做鸡素烧，然后喝了一杯，真是愉快。没有

这样的日子可真受不了。

1月3日

第一次去温泉。一想起温泉含有镭元素之类，心情就不由得暖和起来。又慢慢地洗了衣服以后才回来。大野联队长也病愈归来了，再次见到的联队长显得非常健壮，看上去正是我们可以把小命交付的对象。从自己的心底也升起了某种想多吃东西长胖的想法。

1月4日

从上午10时开始，旅团长来宿舍视察。一看到将军那总是精神焕发的脸，浑身就充满了力量。刚回来的联队长脸部也变得结实有力了，士气更加旺盛了。

下午也无所事事，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1月5日

上午8时开始去征缴柴火，上午10时完成差事。下午1时收到儿岛寄来的包裹。

包裹里有弘的信，勉强读了那难以读下去的文字。可爱的照片和难读文字令人联想起他在玩耍时的模样等各种事情，不禁独自笑了。

晚上偷来了第九中队从河里抓来的鱼，烤来一尝，味道美极了。又做了馅饼吃。但因为吃得过多，今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拉肚子。细见准尉成了第四中队副中队长。

1月6日

和前日没有什么不同的事。去洗了澡，慢慢泡了澡才回来。设施很简陋。遇到了旅团长，他刚从第一小队去的地方拉回了迫击炮、捷克机枪、重机枪、步枪等很多的战利品，堆得就像山一样。将军总是那么精神。下午2时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太高兴了。冈山从昨天开始一直在睡觉，所以今晚上我呆到凌晨1时，一直在护理着他。

1月7日、8日

没什么特别的事，还是睡了吃，吃了睡。

1月9日

昨天下午搞卫生，打扫宿舍内外。

从上午10时开始到下午2时，巡视露营地。

我虽然个子小，但总是咬紧牙根，心里很坚强的。

下午开始值日。

1月10日

上午10时开始到下午2时为止，兵器部长①来大野部队视察。值日完毕后，由于觉得有点感冒，就马上睡了。觉得软软的，身子不舒服。

1月11日

今天也整天没什么事，在床上养生。

木村先生寄来了包裹，马上回了感谢信。还收到了立垣先生和小川寄来的报纸，看到国内的大野部队的消息，真是太高兴了。

1月12日

下午2时开始，在中队攻打碉堡的训练中，各小队都全员参加了，但我没参加。上午11时开始举行了进级仪式和中队长的新任仪式，但我没有出席。牧原、广田、中岛、增田、泽村晋升为伍长，从12月1日算起。

1月13日

今天从一大早心情就不错，于是起床了。

1月14日

---

① 日军每个联队（或大队）都有兵器委员，由将校担任，负责监督所有兵器的保存或修理。每个师团也设有专门的兵器部长统率全师团的兵器委员。

1月15日

洗了澡，然后迅速进行了“统统烧”①，算是同正月告别。

1月16日

1月17日

第九中队昨天杀了牛，今天牛肉来了，从第九中队的仓库偷来了□□和白糖，然后做了涮牛肉，喝了一杯，心情开朗极了。收到京都市伏见区三栖町一丁目的村末治郎先生寄来的慰问袋。下午1时开始，突然实施了身体检查。好像是23日出发。

仍然是凯旋的话题。有的说要从上海去大连；有的说在大连上岸，然后坐火车去朝鲜，最后从朝鲜渡海，在舞鹤上岸回家。尽说一些想当然的话。昨天以来的雨现在变成了雪。

1月18日

从中午开始值日。洗澡的事情看来又泡汤了。本日叫人帮忙捆扎防毒面具。

1月19日

1月10日以来，几乎每天都是雨或者雪，天气一直很坏。今天也还下雪。

中队的军装检查后来中止了。晚上9时时，终于捆完了所有的被子。预定明天出发，又后延了一天，太好了。下这么大的雪还出发的话，简直就是要往河里跨。

1月20日

前天以来大雪一直下个不停，空气和地上都越来越潮湿了，不知道何时能够停止。整个上午两次收到慰问袋，但里面没装什么感兴趣的

---

① 日文为：ドンドン烧。指正月十五烧掉祝贺新年的装饰物的习俗。

东西。另外感冒也还没完全好。10 时 30 分开始在弹药小队的位置，因为下雪的缘故，各中队自己检查军装。下午 1 时开始，南京的日本 P 屋[1]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慰问演出。舞蹈跳得很棒，也很有趣。士兵也有四五人参加了演出，池部武雄的带“万岁味道”的演出不错。4 时结束。

其中新乡大尉学女人跳舞的样子最有趣。口琴也吹得不错。为明天出发做准备。

另外还得到了一条祝贺胜利的兜裆布。（设营人员前天出发了。）

1 月 21 日

早上 5 时起床。吃完早饭后又准备午饭。寝具全部交给冈山的马负载，所有准备完毕。

先出发的人是从各小队中挑选出四名（缺第一小队），指挥班出石川军曹、我、冈山、西田、秋田、西田六名。上田昨天代替中西监视设营现场去了。难得的是雪忽地一下子就停了，看来今天将是难得的好天气。7 时从中队宿舍出发，来到大路上整队。各中队在人见少尉的指挥下，于早上 7 时从该处出发。道路虽然全部干了，但是风很大，很冷。这次行军简直就是对各地战斗遗迹的一次参观学习。汤水镇，永远再见了。在道路的重要地点上，敌人坚固的碉堡被漂亮地伪装着。

在过去歼灭逃敌的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鸟儿，黑压压的一片。我们曾经实施射击的丘陵也近在眼前。走过炮兵学校（现已改为野战医院）的前面，又走过我们曾经激战过的山坡上的炮兵学校校舍时，看见该处的房屋已经见不到任何影子了，烧光了。只有山坡让人记起我们曾经从该处退却。

到句容的行程不足四里。镇子的前面有敌人巨大的飞机场，现在友军在使用。从 12 时 30 分开始，大约休息了 40 分钟。吃午饭。

到如今反正已经没有凯旋的希望了，部分原因是老兵中间在大谈特谈什么新兵来执行任务，就是来代替我们的，我们又要到新的地方去。

---

① 指日本人的妓院。

说得就跟真的一样。另外植村准尉也早已感叹过："这两三年内就不要想回去的事了，到底我们不过是要做敌人碉堡的靶子而已。"我想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看来是越来越大了。

午饭后从通往南京的道路左拐，往镇江方向进发。冰块很快就融化了，走起来很困难，而且除了汽车，车辆部队也很多，所以太难走了。炸弹还在源源不断地运来。道路仍然是石铺的路，穿上有鞋钉的靴子走起来就更难了。今天我的阿基里斯腱（脚的肌腱）出现了不曾有过的疼痛，我拖着跛脚，终于在晚上 6 时到达了东昌街。设营也不顺利，混乱至极。

7 时 30 分终于安顿下来。受到山本、江川、福村三人无聊的嘲笑，实在是遗憾。等着瞧吧。

说三岛的 15 厘米榴弹炮从南京去了镇江，现在又要从镇江回南京。又说我们不懂作战的事。还可怜巴巴地说今晚要在东昌街宿营。另外骑兵队也在当地住一宿。晚上 11 时睡觉。

【栏外】 从汤水镇出发。

1 月 22 日

早上 6 时起床。7 时 30 分出发，一路开往镇江。

从早上开始天空就豁然放晴了，真是好天气。行军的心情也舒畅、开朗。但是疼痛的足腱没有一点好转，行军就是一瘸一拐的。前面的山口在支那算不了什么罕见的大隘口，我们翻过小小的隘口后，又翻过一座坡度平缓的小隘口，行进在高坡上。道路旁边的山峦上，岩石和枯木相互映衬，显得协调而美丽。

很多支那人也回到了家里，拼命忙着他们的生计。飞机也飞过了三次。

下午 3 时 50 分左右到达城外。继昨天之后，今天的行军是对在汤水镇修养的检验，是迄今为止不曾见过的艰难行军。

在城外也见不着镇江有城墙（支那的城市几乎是象样的城市才有城墙），但这里可谓是天然要塞，低山包围着整个城市。火车也在行进，很少见的。从河港开始也许该称为临港线吧，铺设了铁轨，好像是运输军

需品的专线。

城市里有电灯。火车也许奔驰在上海与南京之间。

支那的人们为了生活，开设了理发店、澡堂，或者食品店等，开始重新做起自己的生意。我们的宿舍在公园。一到达当地，同时明天整个上午主力部队将要到达，因为上面命令立即乘船，所以他们将在本晚夜行军。四周的炮台也看得清楚。监视分房的上田不在，从宿舍的分配到领受粮草，一切都只有我一个人来做，所以忙坏了。8时20分去洗澡，设备是超一流，服务也是超一流。今天终于可以在久违的电灯下睡觉了。晚上9时，为了领受命令，去了大队本部。11时就寝。

1月23日

早上6时起床。吃完早饭后各自准备出发。7时30分整队。8时30分在行李装卸处集合。8时50分开始，把行李搬到栈桥；9时20分开始装船，同时也开始给马匹上货。藤田准尉乘汽车先到，上午11时上货完毕。我的工作是负责人员搭乘，但由于部队到达栈桥晚了，所以搭载货物。“天洋”号临时停泊在距离岸边五六百米的地方。

部队于下午1时前到达。1时20分开始搭乘人员。下午2时20分完毕。

骑兵队的马匹上船时踩虚了脚，掉进了水里，士兵在牵另外一匹马乘小船时一不小心，也掉进了水里，他们就朝水里的一匹开了枪，另外一匹就让它自己游算了。但我们重机枪中队没有发生任何事故。重机枪中队、第十二中队、第十中队和骑兵的一个中队乘上了“云洋”号。部队不多，所以非常宽松、舒服。重机枪中队在船的后方睡觉。

4时20分，“云洋”号先起锚离港，7时停船。由于不知道航路，所以夜晚不可能航行。船是三井物产公司的破船。

中支那，再见了！“天洋”号啊！

【栏外】 从镇江起航。

1月24日

7时30分起床，同时点名。

今天早上5时左右，船又从昨晚抛锚的地方起航。昨天航行中，看见两三艘官方船只向着上游航行。今天早上又看见有四艘逆流而上。我估计还有很多的部队将要移动。上午10时左右，我们通过江阴江面。

能看见巨大的炮台在露天里蹲着，的确是巨大的家伙。河面宽处估计有2000米，真是没想到河有如此宽。4时20分通过上海江面。到了这附近，完全跟海没有区别了。船员告诉我说："那就是上海！"一看，停泊着十余艘官方船只和一艘轻型巡洋舰"绢"号。另外还有一万吨以上的英国远洋商船正在朝上海方向航行。

我们的船继续前进。河口处非常之宽，完全望不到对岸。另外到处都有支那军舰或商船的沉船遗骸。可能也有日本的商船吧。

1月25日

天亮以后来到甲板上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起已经来到支那海，海面很宽很宽。有时海鸥掠过轮船飞过。11时过后，两艘官方船只超过了我们的船跑到前面去了。从正午左右开始，海风和波涛都很大，空气中夹着水气。

下午4时开始种痘，很快就完了。傍晚开始波涛变得更大了，空气也更潮湿了。整个晚上船上都摇晃得厉害。行船难。

11点时我醒来了，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弘一起玩来着。弘拼命地讲着不多的几个词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梦。我希望做梦，今晚又会做什么梦呢，我已经习惯这样一边想着一边进入梦乡了。

1月26日

从昨天白天开始，大海波涛异常汹涌，我晕船很厉害。

我也不吃早饭，今天一天都躺着过算了。上甲板的铁板结冰了，雪白雪白的，感觉就像进了冰箱。晕得太厉害，所以也不想出来了，另外也不能走。

1月27日

早上7时起床。波涛仍然很高，船上下左右地激烈摇晃。这艘船太

吓人，速度又慢。

2时过后，看见远处有一处影子像岛屿，那影子渐渐地清晰起来。4时30分，轮船挤入港口外云集的商船之间进了港。周围的群山很美，都给染上了纯白的颜色。外国船也不少。特别是支那和德国的船不断对我们致意表示欢迎。5时50分，船体完全靠紧了栈桥。大连的冬天真冷，跟南京不可同日而语。再度见到令人怀念的大连。我进了船内的浴室，为了明天的登陆，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1月28日

早上6时起床。石川军曹、我、中岛、大槻、中西五人为了设营而早些登陆。在码头休息了一个小时。这时第十四师团的新兵很高兴地走来了。他们都显得生气勃勃，长着可爱的脸庞。

8时登陆。9时20分，石川军曹、我和中岛三个人向迎面的大连市郊外静之浦区的和平台小学走去，大约15分钟后到达。一看，吃了一惊，因为小学的小学生不管年龄多小，都在拼命地溜着冰，而且今天好像还有运动会。

立即分配好宿舍。2时30分左右部队到达。我又做宿舍野外传票①。

3时30分工作全部完毕。决定我也受后藤先生的照顾。上田先走了，一到后藤先生的家，只有女佣一人在家，所以我马上外出（允许外出）。拜访上次关照我的铃木，正好阿姨得了热病躺在床上，所以我就跟她的先生谈了各种事情，还求他帮我刻了印章。

晚上去了饭馆，我和大下、永井、第三十八联队的一名士兵，再加后藤先生，一共五人吃了很多种菜，晚上9时他开汽车送我们回来，很满足地回来了。回来是好事，但不记得回家的路了，大约找了30分钟才回来。和后藤先生寒暄了三言两语后，就去领受军令。回来后洗完澡，11时30分之前整理日记，又看了会儿书，等待上田回来，上田直到12时也没有回来，所以我就先躺下睡了。

---

① 似为开据宿舍分配单。

这家太高档了，但没有多大趣味。快到五岁的小女孩说有点感冒，一直躺着。主人家是满铁公司的职员，好像是相当高的官。妻子也很高雅。她都给小茶壶里上了三道开水，并上了三次点心了，但我还想吃。

【栏外】 到达大连。

1 月 29 日

上午 8 时起床。8 时 30 分去报告点名情况。上田今早 6 时 30 分左右回来了。吃完早饭后再次乘电车去看望铃木夫人，又给后藤先生买了水果箱后，11 时回来。下午上田去取照片，我带着录音机到处玩。下午 4 时开始吃饭，4 时 30 分出门去学校集合。

中队长批评说列队很慢。

6 时坐电车去大连站。下午 7 时 30 分，坐货车从大连站出发。第十四师团的新兵坐在三等车上似乎很高兴。11 时 45 分到达瓦房店。

【栏外】 从大连出发。

1 月 30 日

零时 05 分，从瓦房店出发。

凌晨 4 时 15 分到达大石桥。补充早饭。4 时 55 分从大石桥出发。早上 7 时 30 分到达辽阳，7 时 55 分出发。上午 9 时 50 分到达苏家屯，在当地补给午饭和晚饭。由于饭盒里的饭是用装在酒桶里的米饭来充当的，所以饭的酒味很浓，很难吃下去的。

新兵的列车在当地被分离，他们好像还要往更北的方向去。下午 1 时 40 分从奉天开出，更向南进。晚上 6 时 14 分到达大虎山，6 时 45 分从该站出发。7 时 40 分到达沟帮子，8 时 23 分从该站出发。晚上 12 时到达锦县，12 时 23 分从该站出发。

【栏外】 通过关东州界。

1 月 31 日

凌晨 2 时 14 分到达绥中站，3 时 10 分从该站出发。

5时10分到达山海关，在当地补给早、中饭。与前次不同，饭盒盖子盖得很紧，汤汁和饭粒都不容易洒出来，所以很舒服。7时30分到达昌黎站，7时44分从该站出发。上午11时15分到达唐山站，本来预定在当地补充晚饭的，但由于人员不足，所以改为在下一站塘沽站补给。下午1时15分从唐山站出发，兵站部也够辛苦的。到达塘沽站是在下午4时50分，在当地补给了晚饭，6时从该站出发。在这里的小酒馆处买了罐头。日本人也有很多。货车从当地往西北方向开。晚上7时40分到达天津，在该站补充早饭，晚上8时20分出发。凌晨2时50分到达长辛店。

【栏外】 通过山海关。

（下略）

［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青木书店（东京），1989年12月第1版。］

（雷国山　译）

12. 林正明日记

编者注：林正明(原姓吉田)，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第一小队第四分队伍长。

日　　程

11月11日	乘船离开大连港口去南支那
11月17日	在福山镇登陆前往南支那
11月18—20日	行军，突破敌人防线
11月21日	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与敌激战于安镇
11月22日	上午4时起进攻孔口山
11月23日	继续战斗
11月24日	进攻东亭镇
11月25日	继续进攻
11月26日	到达并进入无锡
11月28日	离开无锡去南京
11月30日	到达武进露营
12月1日	
12月2日	攻入丹阳
12月3日	到达白兔镇
12月4日	夜行军、露营、山本阵亡
12月5日	夜行军、晚上捣年糕
12月6日	夜行军、露营
12月7日	大成山之战
12月8日	神四村之战、奥山清一阵亡
12月9日	来到南京跟前、战斗、片冈阵亡

12 月 11 日	北浦、尾上、入江负伤
12 月 12 日	大槻伍长、吉田、上田阵亡
12 月 13 日	进入南京城
12 月 14 日	市内扫荡
12 月 15 日	救援俘虏
12 月 16 日	经中山门出发
12 月 17 日	到达南京城外 8 公里的地方
12 月 18 日	看守俘虏
12 月 19 日	去南京城外 4 公里的地方扫荡
12 月 20—22 日	城外警戒
12 月 24 日	南京城内警戒
12 月 25 日	南京城内警戒
12 月 26 日	担任军司令部卫兵
12 月 27 日	搬至军政府
12 月 28 日	清理战场
12 月 29 日	担任军司令部卫兵
12 月 30 日	城内警戒
1938 年 1 月 24 日	下午 1 时登船离开南京

正　　文

12 月 10 日下午 3 时，又攻击前进了 500 米，敌人从前方百米开外的路上向我射击，我分队予以回击。掷弹筒手草木松太郎超过我射击的位置，勇敢地登上前面的田埂。我个子高不便隐蔽，所以就趴着爬进田间垄沟，但身体还是暴露在外面。在这个地方我打了 12 枪。这时敌人就向我射击，但碰巧没有击中。接着又前进至路边，这里稍一露头就遭到敌人重机枪的射击。在那前面七十余米处有块洼地，躲着无路可逃的七八十名残兵败卒，其中有十来人迷了路向我方跑来，我正好射击，很快就击毙了十人。啊，真痛快。接着又依次向余下的无路可逃的七十来个家伙射击，一枪一个，竟然都打中了。

下午6时，又前进并接近一处有花园的房子，于是又受到前面敌人的射击。进入左右两边的房子准备扫荡。这是座很大的房子，还有地下室。这时中岛上等兵喊了“卫生兵在哪里?！大槻队长受伤了，头部被击中了。快过来！”备好担架的卫生兵跑了过去。大槻分队长其实并没受伤，只是钢盔上中了一枪，受到声音的惊吓而倒下了。中岛君以为他肯定被打中了，就着手准备了担架。

大槻先生次日说一整天都听不到声音，击中的正好是钢盔遮住耳朵的部位，因此保住了性命。

这个晚上，敌人在前方百米远的地方。每个分队由下级军官负责放哨，我们也去了。因为交接时有了动静，那些敌人小子就开了枪，子弹掠过身边。站了两个小时的岗，因为当时的哨位就设在前方一处草垛边，所以心中总是忐忑不安。下级军官结束了站岗。

天亮了，敌人集中火力射击我们的出口处。晚上不管在哪所房子里都不能生火，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只是不希望成为敌人后方炮兵、迫击炮的射击目标。如果有火，肯定会落下迫击炮弹，这一天就落了不少炮弹。

在此情况下，做早饭时甚至连中午、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的饭都准备好了。又向敌人顽强抵抗的阵地挺进。时间是11日下午2时。按第一、第二、第三分队依次出击，又越过了大路。

这里有面朝西的斜坡，它不过就相当于国内的杂木林，于是分别向这里前进。竹之内分队长领先，出去就是片开阔地，一出树林就看到前方200米处钢筋混凝土碉堡的射击孔，除了两三棵茅草，其他没任何遮蔽物。敌人狙击了我们好几分钟时间，子弹集中射向我们的头部，灌了一脖子土。又朝着脚后不远的地方射击。敌人的子弹竟然没有落到正中间。我一动就受到狙击，所以只能一动不动。这样过了一会儿，敌人大概认为我被打死了，就停止了射击。

井上方次郎君在我旁边，他想修个工事，就放下背包开始挖。挖的时候也要紧贴着地面尽量压低姿势。总算挖了个只能放进膀子的洞。此时敌人又从碉堡里朝我们密集射击，我们不由地又紧紧贴在地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三次，终于挖成了可用的壕沟，这才放心了。

在这场战斗中，我分队的尾上君受了重伤，北浦、入江君也负了伤。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就有一多半的人受了伤，不用说这表明在地形复杂的地方战斗是多么激烈。这种情况下，停留的时间一长就更不利了，所以要继续前进。在北浦、尾上、入江君的“吉田先生，请小心走”，以及我的“好吧！要报仇！”的相互嘱托安慰中前进。草木一往前走，敌人就向他射击。

我接着一边跟进，一边躲避着敌人的狙击跑进了洼地。前面有所房子，它就是敌人的阵地。太阳就要落山了。如要靠近这所房子，敌兵就从屋顶上往下扔手榴弹。我们就喊：“喂！敌人扔了，跑吧！”就退了回来。

再前进。11日占领并进入了左右两边的房子。因为敌人是从前面离我们50米的地方射击，哨兵就以为敌人现在要夜袭。天亮就是12日了。可以做饭了，大家很开心。在一间房子后面生了火，但这惹恼了第九联队的一名中尉，于是就去了右边的房子，准备好了早饭和午饭后又前进了。吉田(茂夫)、上田久吉就是在逐家逐户推进时阵亡的。这实际上就是在敌人的阵地上进行的阵地战。敌人就固守在仅相距二三十米远的射击孔后。在第六分队又继续冲锋的时候，他们竟然将其当成了自己人，当那些家伙抬头一看是日本军人后大为吃惊。在上田、吉田两位勇士阵亡附近的一间房子处，第三分队长按照大槻伍长的话说：“我们让好多部下战死了，这回推进时如果没有小队长的命令就不前进！”于是大家发挥了日本军队的威风，共同奋战！

这所房子正是没能与大家一起战斗到底的大槻分队长阵亡之处。当我占领了房子并进入面朝着敌人的西侧房间时，前面的玻璃被叭叭叭地打得粉碎，敌人的子弹掠过我的脸旁飞向后面，我不由得倒下了，用手一摸脸看到出了血，幸好没大碍。我又伏着身要去东边的房间。对面的草木、竹之内二人一直看着我并笑着说：“吉田，你的脸怎么弄成了这样？”还有心思笑，我都差点没命了，满脸苍白地来到两人面前。“喂，这走廊里危险，去西边有墙的地方待着。”大槻伍长对战友说过不久，小队长命令第三分队去狙击前面的敌人，他就离开西边进了这所房子内。当从西边的入口处来到第二间房间时，哒哒哒，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

口，他叭嗒一声倒下，当时就没气了。不管我们和草木一起怎么喊“大槻先生”，最终他什么也没说，睁着大眼睛就牺牲了。

我们弹药用尽。我补充了弹药后和井上上了房顶，对着从散兵壕里露头的支那兵打了二百多枪，枪管都烫手了。井上则拿来支那兵的枪、刺刀和子弹，就用它狙击，我们用的手榴弹等也都是敌人遗弃的。

12 日下午 3 时，我们又向下一个大房子里的敌阵地攻击前进，敌人向我猛烈地射击。我们跳进壕沟朝那所房子前进了 200 米，跳入这条壕沟真是费尽了心思。即使已能前进了，但士兵也来不了，小队长就“一、二”地喊着口令鼓动大家前进。一有人前进，敌人就打几十枪，竟然总是打不中，我就是这样进入了壕沟，于是敌人就开始从房顶上向我们待的壕沟内射击。

虽然在壕沟内也有危险，但也无路可去，我想只能在这里等到天黑了。当时我军发射的许多炮弹就从我们头顶两三米的高处嗖嗖地掠过，真让人难受。一想到不知何时会落在我们的壕沟里心里就发慌。因为担心敌人在天黑后仍会继续射击，而且我们今天怎么也拿不下那所房子，于是就撤退到后面的房子里。

不久有报告说第三小队占领了那座房子，中队长高兴地报告了大队长。我们也占领了这所大房子。12 日晚就地宿营。当刚进房子时敌人还没来得及逃走，我们就在前进中投手榴弹。就这样到了晚上 9 时才终于占领了这里。

这所房子有地下室，前面修建了高三层的坚固碉堡，是处很好的战斗阵地，也多次遭到我们大炮的轰击。我们在地下室做饭，决定 13 日凌晨 4 时起床。很高兴就要进入南京城了。这里是敌人据守的最后阵地，占领这所房子之前，敌人曾从这里任意拼命射击，占领后就听不到枪声了。我们开始做进城准备。前进中看到逃跑的敌人，就边走边向他们射击。

我们第三中队代表大队进了中山门，时间是 13 日早上 6 时日出之前。

中山门关着，三分之二的高度处有个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小洞，我们就是从这里进的城。由于工兵的努力，上午 10 时车辆可以通过那里了。

下午1时，所有的部队都进了城。

这时已是上午9时多了，第十一中队进了城，并前进到离中山门300米处正在休息时，我军的三架飞机向他们所在的位置扔下了五颗炸弹，导致数名士兵伤亡。喂，快走吧！友军，这是因为在飞机尚未和陆军取得联系时，第十一中队就进了城。

我们在城墙上，四方正治君要送分队伤员去后方就留了下来。此时是13日上午9时，我们正要去第十一中队休息的地方时，友军的炸弹就落下了，是四方君提出先休息后再前进的。

城墙上修建了许多工事，附近的武器仓库里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占领了这些地方。我们在城墙上过了一天，直到晚上8时。其他中队受命去扫荡，我们晚上10时宿营。

天亮了。14日去市区扫荡，杀败兵残卒。又去抓捕逃进避难区的支那兵。街道上都是支那兵脱下扔掉的服装，明摆着是逃进了难民区。除了难民区，其他的地区都扫荡了，抓到支那兵就杀。在最高法院前面，在四周敌人的射击中，抓到几十名在逃的败兵残卒。

15日，在南京城外和第六中队一起看守7000名俘虏。

16日，在南京城外警戒，担任下士哨。为杀光所有的败兵残卒而高兴，就此为战友复了仇。

24日再次担任南京城中的警戒。将逃往城内难民区的支那人分为两类，可怜的支那兵都要送进扬子江喂鱼，运送他们的卡车数量是□□辆，运送了□□人。留下的人发给安居证，上面有本人的画像。在难民区里查了两个星期。城内幸好有城墙围着，支那士兵化装成支那妖怪也无法逃掉，经反复审查后，还是带往扬子江边去。前述的7000名俘虏也喂了鱼。

我们去护卫时，三天三夜没有食物，肚子饿了，于是就开始用水、香烟和钱进行交换。

寺井阁下(原注：寺井敬二上等兵的绰号)也是竭尽全力了。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欲望了，只是干瞪着眼。支那兵俘虏也很悲惨，如果是日本兵的话，才不会这样一起死呢。

24日回到城内，不论是军司令部的卫兵，还是大队卫兵，都在忙忙碌

碌地迎新年。但是令人可笑的是，正月元旦所见到的都是士兵。正月二日下午2时，南京上空出现了五架敌机，向城外的机场投下两枚炸弹，在我高射炮的射击下，敌机向西方飞去，两三分钟后，我战机前往追逐。在西方的上空响起了机枪的声音，大家都为我空军的迅猛果敢而惊叹。我部队正月前进驻支那政府建筑内，里面有两百多名支那军的伤病员，他们在一天天恢复。应该怎么样处理这帮家伙呢？如果他们要痊愈的话，当然要返回其部队。友军是如何处理的呢？按照国际惯例，是不能杀伤员的，如他们痊愈的话，就让他们到扬子江边，站在我们的枪口前，踏上长眠的旅程。如果他们没有痊愈，就让他们自己去死。悲惨的支那军伤病员真是可怜。当然，支那军伤病员也是由年轻女护士看护的。这些伤病员都是在后方被我炮弹打伤的。也有其他国家的人用汽车运送支那伤员。另外在东红十字医院里也有几千名支那伤员，其中有许多是假伤员，他们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就这样，在1月24日，我们离开了令人生出许多回忆的南京城，出发去了□□地。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偕行社(东京)，1994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13. 小原孝太郎日记

编者注：小原孝太郎，出生于日本三重县。1937年9月1日，在千叶县担任小学教师的小原孝太郎(时年28岁)应征入伍，编入日军第十六师团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四分队。1939年8月7日，小原孝太郎退伍回国。

(前略)

二、大转进——参加南京攻略战

11月20日

中支那的天气潮湿而郁闷。今天又是个阴天，看天上的云，像是又要下蒙蒙细雨了。不知何时，船停了下来。左岸景色清晰可见，右岸望去像是无垠的大海，前方则停泊着三十几艘军用船，看上去不像是昨晚追赶上我们的军用船，可见河口聚集着多少军用船啊。如果说这些船都在待命的话，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马上就要对南京发起总攻了，现在不是停船休整的时候，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事情。如果依我的性子，与其这样停泊在河口，不如推迟从大连出发，在那儿悠闲地呆上一阵。但是驻扎在大连的话，间谍们非常扰人，而在此河口监视上海、南京动向的话，对中支那军队来说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看来还是应该保持目前的状态。

在轮船里的马厩值班，就像轮船中的伙夫，要潜入船舱，在照不到阳光的地方干活。今天一整天几乎都没能见到外面的景色。所幸这地方很宽敞，可以悠闲地躺躺或是坐坐。而且站直身子也不用担心会碰头。5时吃晚饭时正好轮班。吃饭时又出了一身汗，便走上甲板。迎面吹来的晚风有些潮湿，但感觉还是很惬意。今天一整天船都没有移动。

11 月 21 日

今天也是下了一整天小雨。上船以来已经有一周时间没见过晴天了。中支那真是如此多雨呀。可能我们在北支那的时候这边也是经常下雨的，在北支那期间天天都是令人欣慰的好天气，因此格外讨厌连日的淫雨。登陆的命令还没有传来。船依旧抛锚在河口。每天不用干活只管吃饱肚子就行，感觉像是无功受禄，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晚上的广播报道说，我军正对无锡发起总攻，无锡陷落就在今明两天。可以想像，在连日的阴雨天行军是多么困难，第十六师团的步兵、骑兵、炮兵等还没有登陆吧！如果已经登陆的话，我们作为该师团的行李兵，当然应该开始行动了，看来我们的登陆也仅是个时间问题了。只要攻下无锡，我们也将开始行动了。那样更好一些，因为一直呆在船中等待更令人难受。

11 月 22 日

今天是竹笋会[1]召开之日，他们一定在佐原热热闹闹地开会吧，要是很多人都来参加，热闹一番就好了。可能会谈起我的事情吧！我站在甲板上，四顾远眺长江，思绪已飞到了地平线的那一端。父兄的脸庞在我眼前浮现，还有孩子的脸，甚至想起了神原先生。船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下午开始起锚起航。有人说是顺流而下，但我不明白为何至今为止一直是逆流而上的，突然间又改变航向。有人说要在上海登陆。我实在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一般来说在河里航行应该能看出是上行还是下行，但如此宽阔的大河简直像大海一般，所以无法分辨方向。有 30 艘左右的轮船在我们船的前方。也不清楚它们是停靠还是在航行，像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乍一望去我还真以为是密林呢。我们的轮船紧靠左岸行驶，渐渐能分清岸边的树木与房屋了。长江的上空笼罩着一层云，水中的倒影黑蒙蒙一片，阳光偶尔从云层间照射下来，把水面照成亮闪闪的

---

① 作者为日本千叶县佐原市佐原小学的教师，主动自费每月出版发行文集《竹笋》，以加强班级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由于他热心教学、关心学生成长，其事迹曾于 1936 年 2 月 5 日被《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时事新报》等报刊的千叶县版报道。

咖啡色。啊，飞来了日本的飞机。久违了的飞机轰鸣声从我们船的高空掠过。甲板上有的士兵在专心地玩着套圈游戏，有人开始替他人理发。时隔一周之后的好天气，大伙都从船舱里爬到了甲板上。我在马厩值班，又轮到打扫马厩的马粪。由于上军船以来一直无法处理马粪，所以已堆得像小山。马屁股离左舷铁板仅有二尺，小便已积如洪水，臭味熏天。我踩着马粪，跨入小便水中，用铁锹把小山似的马粪向外铲，花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将14匹马的马厩打扫干净了。可臭味却把我的头都给熏痛了。

休息了一会儿，就传来命令，说是要发军饷，让我们把私章拿出来。不一会儿就收到了880钱的厚禄。像我们这样每天无所作为地度日，还能得到足够应付日常生活支出的零花钱，我感到既感激又有些过意不去。在几乎不用花钱的军队里，这些钱是足够了，但也不能胡乱花钱，要留作日后他用，不能随便浪费。我那小小的荷包几乎都要被撑裂了。我走上甲板深吸一口气。之前看到的远方的船只就浮现在不远的眼前，本以为有30艘，这会儿才惊讶地发现不止三四十艘，而是近五六十艘，都是日本的军用船。这儿到底是哪里呢？最上层的甲板上，水兵们不停地向其他船舶挥动着信号旗，飞机从上空飞过，海鸥轻盈地翱翔着。

11月23日

今天一天也还是呆在船内。昨晚睡在入口处，风从头顶上呼呼直刮进来，非常寒冷。晨起有点感冒，咽喉疼痛。百无聊赖便翻看旧杂志聊以解闷。突然想给须美子写信，提笔就写了十页。寒风逼人，简直不敢上甲板。今天是日本国内秋收祭祀的节日，桅杆上飘着国旗。晚上由于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漆黑，黑暗之中分不清大海、轮船及月亮，波浪被吞没在黑暗中悄无声息。

11月24日

上午的寒风令人无法上甲板。从行李包中拿出在冶何镇征收来的支那小学普通一年级的算术教材及教学用书，随意翻看。与日本现行的

教科书内容相比较，支那的虽不及日本，但在充分利用孩子的学习心理、尝试数理思想的开发、注重趣味性这一点上与日本无异。我很惊讶在这一点上支那的教科书并不像我想像的那般老套。当然印刷不如日本那么考究，显得有些幼稚。下午天气转暖，便到甲板上晒太阳，一边心不在焉地眺望着波光粼粼的江面，上下盘旋的飞机及往来的船只，感觉自己像被流放到了孤岛。就这样悠闲而又寂寥地打发了半天时光。傍晚下船舱时，收到了分发下来的罐头、卫生用纸、守护符，以及五六块糯米点心。没有收到信件令人感到孤寂不已。

11 月 25 日

早晨寒冷而晴朗，船依旧停靠着，只有波涛在涌动。到甲板上洗把脸就逃回了船舱。凸凹不平的床板、皱巴巴的草席，几乎每天都把人睡得腰酸背痛。无所事事就愈发觉得时间过得慢。小队本部曾发过黄纸，我把它切成小张，包上一钱的铜币放在上衣及外套的左袖子里。下午请桥本君用四分队的推剪给我理了个发。头发不算长，但剪后感觉很清爽。去洗头时，浴室里很空，我便痛痛快快地冲了个澡，感觉很舒畅。出了浴室，就把军队里发的穿脏了的冬用衬衫洗了，把它晒在甲板上之后，我就躺在一旁打盹，或嚼着干面包，或读评书专刊，或是和立冈君聊天，或是看看轮船，悠闲度日竟不知日已西斜。

突然想起故乡，心里感觉一阵热潮上涌，不知不觉就从口袋里拿出了照片，凝视良久便抬头远眺东边的天空，然后又凝望照片。照片上睦子[1]无邪的笑脸像是在跟自己说着什么。真想拥抱她一下，亲一亲她的脸。我极力克制着这种情感，把照片收进了口袋。午后的阳光将江面照得金光闪闪，海鸥在与波浪嬉戏。先前洗的衣服已吹得干绷绷的，很舒爽。洗了澡又洗了衣服的手显得很洁净。吹来的风冷了起来，甲板上已空无一人，我也进了船舱。这一周内晚上的灯火管制极严，甚至不许在甲板上抽烟，内外不点一盏灯的轮船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怪物。夜愈来愈深了。

---

① 作者未满一岁的女儿。

收到征招令就是在三个月前的今天，那一天家中慌乱不已，家人的脸像特写照片似的一一浮现在我眼前。

11 月 26 日

早晨上了甲板。朝日还未升起，但天空已是一片通红，我焦急地等待着日出。只见太阳慢慢地从水平线上露出了脸，啊！真是美丽壮观，海面一片金灿灿。浮在水面的船被照得金光闪闪，天空则像刚被金色刷子抹过一般，变成了一幅无边无垠的金色屏风。接着，太阳一下跃出了海面。波浪涌动，船的两侧就像镜面一般放射出耀眼的金黄色或是紫色的光。从烟囱慢慢冒出来的黑烟夹杂其间，看上去就像是金色屏风在飘动，这光线及色彩简直就像名画家的大作。这真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早晨。黎明的这一刻，海上风平浪静，天气晴好。

早饭后就打扫马厩，要把厩内被马粪和小便染脏的稻草拿出去扔掉。马厩内空间狭小，再加上马踩踏在上面，所以稻草很难拿出来。不过总算用耙子耙出来了，我用手把脏臭不堪、满是马粪与马尿的稻草装入稻草袋，拉上甲板，然后扔到江里。一个上午都在干这活，弄得大汗淋漓，裤子也汗湿了，双手臭不可闻。总算打扫完毕，洗好手上甲板休息时才算松了一口气。

走到船头，向底下一望，只见离水面很高，令人生畏。感觉就像站在高楼屋顶往下俯瞰。船头大约有 12 平方米见方，比其他地方高出一些。正中间有一个卷锚链的机器。我用右手一一握了一下每个链条。船头有两个锚，一个卷起来紧连着船的右舷。从放锚链的孔往下一看，令人心生恐惧。在卷锚链的机器左边，有一门被沙袋围着的 10 厘米口径的野炮，只有炮头探在外面，而炮兵则一直守在炮旁。站在船头能很清楚地看清前方，视野开阔。从船头往下走一点，有一个辅助锚，长度大约有 2.5 米，有我身体那么粗。下午 3 时左右居然给我们吃年糕小豆汤，甜的、咸的吃了三大杯，就已经撑得饱饱的了。这种意外的好事，真令人高兴。膳食科要供应近六百人的伙食，他们的工作实在不易。

11 月 27 日

从昨晚起在马厩值班。昨晚马儿不停地踢闹，再加上马厩内堆满了

马料，无处睡觉，弄得我一夜未合眼。有的马患感冒流起了鼻涕。我帮它擦净鼻子，滴上了不知名的药水。中午用石炭酸把马厩消毒了一番。从昨天起就给马测体温，并向兽医报告。把体温计从马屁股插进去时，有的马会惊跳起来，十分棘手。马的体温大致为 36 度至 37 度。与人的体温毫无二致。昨天的体温报告上，也不知常本君怎么弄的，错写成了 39.4℃，兽医看了捧腹大笑。

晚饭后，到轮船的发动机室（锅炉室）去看了一下。我看到有人在那儿张望，便也进去看了，才知道原来是发动机室。面积大约有 35 平方米左右，雪白的漆把墙面刷得十分洁净，简直像一个令人目眩的白色殿堂。往下一望，发现它与船底几乎是相通的，下面的工作人员看上去显得很小。巨大的机器发出哐啷哐啷的轰鸣声运转着，在四周的白石灰粉的映衬下，更显得这巨大漆黑的机械像妖魔一般。站在机房往下俯瞰的感觉，正如站在建设中的高楼屋顶朝下看那一直延伸至地底的复杂的钢铁构造一般。在外面看到的稍稍伸出甲板的通风筒，在这儿就能看到它就如奇长无比的烟囱，一直延伸到在底下作业的人员处。复杂的机械、机械周围时隐时现作业的人们，我感觉自己像在俯瞰另一个世界。我甚至萌发了下到最底处，仔细探寻这艘轮船的心脏秘密的念头。但这间机房被高温笼罩着，再多呆一会儿，就会头晕脑胀，所以我只好转身走了出来。这时上方圆形小铁板上的英文字母映入了我的眼帘。字太小看不清，只有“glasgow”写得大大的，看来锅炉是格拉斯哥市制造的，而轮船的船长室中也是如此写的。

David Rowan &Co. engineers & boilermakers

No. 590 Glasgow

ARCH, M, MILLAN&SON (LIMITED)

SHIPBUILDERS DOCKYARD DUMBARTON

晚上帮着班长登记了班员的成绩一览表，这是对第一次作战（孑牙河沿线攻击战）论功行赏的资料。

轮船突然吐着黑烟摇晃了一下，走出甲板一看，它正缓缓行进。它

将会开往何处呢？只见船在水面划过半弧形，向东方开去。下起了雨，我又折回船舱。

11 月 28 日

走上甲板，只见我们的船夹杂在众多的船只中，靠右岸停泊着。能清晰地见到岸边的民宅。可能到港口了。还能看见灯塔以及出入的船只。问了船员，回答说："那儿就是吴淞。"看来明天就能在吴淞登岸了。

又去了一次锅炉室，这次是为探寻轮船心脏秘密而去的。我顺着链条梯子往下爬呀爬，总算到达最底处。现在我们的轮船正停泊在一旁，所以只有一部分机器在运转。里面闷热异常，像蒸笼一般，令人无法久留，可以想像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操舵手的艰辛。我根本弄不清横呈在眼前的巨大怪物是何机械，即便如此，光是看到这些机器的形状，我就已感到接触新奇事物时才有的满足感。我耐不住炎热走了出来。一到处面，就感觉全身一阵透骨的清凉。下午天气晴朗，一片暖洋洋的，我把内衣、手巾、衬衫、袜子都洗了。然后冲了个澡，很是舒畅。到了傍晚洗的衣物全干了。穿上洗净的衬衫，套上干净的袜子，感觉格外清爽。壮丽的夕阳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大陆的日落也是非常美丽的。

11 月 29 日

9 时，我们的轮船开始当啷当啷地起锚了。站在船头，只见船锚被顺利地提了起来。马上要出发了，感觉像关了一个星期牢笼的人总算迎来了解放的日子。风和日丽，我们的轮船乘风破浪，渐渐靠近了城市，不知是吴淞还是上海。船舵转向右侧一直开往港口，把其他船只甩在后面，朝着久违了的大地、长满树木与花草的大地逼近。沿途的风景一一掠过眼帘，防波堤、军艇、小木船、小汽艇。还看到了很多人家，它们就像被捅破的蜂窝，全都倒塌了，被烧得面目全非，就像遭到了地震袭击。啊，还看到了日本军营的简易棚、堆积如山的弹药、沿岸的柏油公路，上面还行驶着军用汽车。啊，还有马厩，英国人的驱逐舰，啊，还看到了美国的驱逐舰，还有塔、烟囱。满是弹痕的发电站。发电站被炮弹射穿的地方将近有 30 个，都开着口子。右岸是农户，有麦田、柳树，还有一条沿河的道

路。那是一条河堤，连接着美丽的城市。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啊，还有英国的油库。还看到了很多人，色彩各异的服装，轮船的停泊口。啊，还有水上飞机正激起水花在滑行。已经过了吴淞，当有人叫着“到上海了，到上海了”的时候是11时30分，该去打饭了。打来饭吃过后，就匆匆忙忙洗好饭碗冲向甲板，我要好好地看看上海。

只见两岸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停泊在岸边冒着黑烟的各国轮船和军艇、直冲云霄的高楼。满眼的桅杆，满耳的汽笛声与爆炸声。我不禁感叹：“真了不起，真气派。”这是一个万里无云、晴朗暖和的日子。上海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鲜艳了。刚刚路过的吴淞被破坏得面目全非。那儿洒下了几百、几千位同胞的鲜血，就是现在也能从一片废墟中想像出在敌方阵前登陆时，我军付出了多大牺牲，可是上海的两岸却一切井然，非常平静，也看不到建筑物被破坏的痕迹。无论多大的船只，都能从容地悉数容纳，可见上海港口有多大。小汽艇在港口处不停地来回穿梭。我们的轮船停了下来，真想下船到这个城市去参观参观。船头抛下来的绳索系在漂浮于水面的浮标上，看来我们的轮船要在这儿停泊了，接着就是抛锚(但却没有下登陆的命令)。

下午靠在上甲板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红彤彤的夕阳在西下时把上海城市屋顶都给染红了。整个天空也被映红了，我们迎来了进上海港的第一个落日。

11月30日

11月到今天就要结束了。到现在还呆在这儿，看来回老家过年的心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上头下达了“做好登陆准备”的命令，我们连忙欢天喜地做好准备，却毫无登陆的迹象。在等待之中吃过午饭，太阳也升到了头顶，我在上甲板边打着盹边晒着太阳。就在这时，一辆名为Margaret Moller的小蒸汽船往我们的船上扔来钢索，并开始拉着我们的船，让船横靠着OSK的码头。在“做好登陆准备”的命令中，我们忙忙乱乱地冲进船舱，“鞋子！鞋子！”、“裹腿！”“佩剑！”，大家慌作一团好不容易做好准备，却又不见下达登陆的命令。难道又是白折腾了一场？不禁感到很失望。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这时有命令说：“吃完后来取明天两餐的

米饭!”大家又一阵忙乱,看来是真的要登陆了。5时左右对弹药、马料、车辆、马匹的管理进行了分工。但由于这些工作不能同时进行,只能依次等候。大概到了7时30分左右,天漆黑一片,才轮到我下船干活。寒冷的夜晚,一动不动的话就会觉得寒气逼人,我便鼓足干劲把用吊车吊出船舱的马牵了下来,再把这些马牵到马厩,等候马厩值班人员的到来。这期间寒冷无比,周围一片漆黑,高耸的楼宇也是阴森森一片,令人毛骨悚然。上海似乎成了一座处在黑暗恶魔淫威之下的死亡之城。到了半夜1时30分的时候,值班人员来了,下了岗才感觉松了口气。寒气彻骨,天空中的星星也闪着寒光。回到船上时看到车辆已全部卸了下来,并装载好弹药。桥本君的马最终还是死了。上船后,感觉饿了,便吃了一顿说不清是夜宵还是早餐的便饭,等我上床睡觉时已是2时30分了。

12月1日

昨晚很冷,但由于疲劳还是沉睡了一会。不一会儿响起铃声,我便起身,一看已是6时了。背好随身携带的用品下了船,等我们捆绑好车辆装载的物品,做好出车准备时已是11时了。没有捆包绳,什么都没有,只能拿现成的东西临时应付了一下。午饭吃的是昨晚的冷饭,冷得像结了冰。大家一起来到商业街,买了些奶糖、水果糖、羊羹、明信片、牙刷、地图之类的东西。在船上买不到任何东西,也吃不到甜的,早就嘴馋了,所以就随心所欲地买了很多。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禁满意地舒了口气。我们都是在日本人开的商店里买的,街上其他店铺都大门紧锁,呈现出意想不到的荒凉。

下午是备鞍。很不幸的是领到了一个破旧不堪的鞍,让人沮丧不已。想到将凭着它行军到南京,简直令人欲哭无泪。马也瘦得皮包骨头,看来这两天不赶紧让它长点膘是无法继续行军的了。码头上,将我们从大连运送过来的“利根川”号轮船要启航了。轮船上的船长朝栈桥上的中队长扔下了一条蓝色布带。船渐渐远去,布带也越拉越长,大伙都大喊“万岁”。我想可能所有的人都在心中默想,下次“利根川”号再来迎接时我们就该是凯旋之日了。大伙儿都默默地、依依不舍地目送了很久。“利根川”号将会开往何处呢?啊,但愿很快就能再次见到它的

身影。

1时25分，我们从黄浦码头出发了。据说就在这个码头上，当第三师团在敌人阵地前登陆时，该师团一个中队的辎重兵几乎全部阵亡，只剩下了18人。想到自己脚下的土地里渗透着几百、几千名战友的热血，我顿时感慨万千。听说昨天在这个码头上，就有800只白木棺被装上了轮船。啊，这就是无言战士的凯旋！我想像着他们故乡的人们迎接这些灵柩的心情，脚步不由得沉重起来。我们路过的杨树浦路上有商店、别墅、漂亮得像图画上的洋楼，还时时碰见日本军队的大批人马。看到日本的钟纺纺织公司等企业时，更让人胆壮不少。能看到外国人在来回走动，还有卫兵，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新奇。但是道路仍然呈现出经过战乱后的混乱，那些中了炮弹而崩塌的房屋也时时出现在眼前。

我们将在杨树浦路进入福宁路处建一个马场。必须先安顿好宿舍。这儿是大日本纺织工厂，工厂大门紧闭，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而那些女工住的宿舍就成了我们的宿舍。宿舍大楼是一幢公寓式的白墙洋房。几百个窗户面临着路边的梧桐树，宿舍里面十分零乱。楼上是寝室，楼下为食堂。灯光明亮，舒适方便，我们不禁异口同声地说："真想在这儿长住啊。"实在是方便、舒适，让人至少想呆上十天半月的。另外还有自来水，简直没有一丝不便之处。房间里的日历撕至7月13日，屋里地上散落着贴有照片的身份证明书。

12月2日

今天轮到我在宿舍内值班，一早就起床准备早饭。早饭后打扫宿舍时，不禁大叫起来："臭虫，臭虫！"在此之前，我虽然听说支那有臭虫，但从未见过，也未被叮咬过，所以昨晚睡在自己旁边的太田君等发牢骚说被臭虫咬得无法入睡时，还觉得很奇怪。但当我还在怀疑他们的话的真假时，却真的看到了臭虫，我把它抓到手中，第一次看清了它的尊容。它比跳蚤要大，椭圆形的腹部呈油虫般的色彩，并长着几对足，我不禁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饭后只留下宿舍值班人员，其他人都去马厩照顾马匹或是给车辆加油了。

由于用风箱，生火做饭也成了一件易事。午饭的其他准备做好了，

我就去取米，发现那边放着一辆婴儿车。顿时感觉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那是一辆黑皮革的婴儿车，与我们在佐原时用来推睦子的婴儿车是一样的。难道那个宿舍里曾经住着和睦子一样大的孩子吗？下午我用明信片给国内写了24封信。中午发给我们的佛手柑有小西瓜那么大，很甜。写过信后，我就动手整理房间。往桌上摆放了差人买来的十瓶麦酒和一升装的清酒，在后面的台子上排列了一排罐头和酒杯，把房内布置得像个小酒吧。然后在中队本部前摘了两三支黄菊插入花瓶，显得非常雅致。等到傍晚，大伙儿从马场回来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吧！晚饭就用配给的青豆炖牛肉罐头里的牛肉。开启青豆罐头时想起了须美子。每当她说做好吃的菜时，总少不了这个菜，蓦地故乡的事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晚上大伙在明亮的灯光下，围着散发着黄菊清香的餐桌愉快地进晚餐。

12月3日

最近通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可以刷牙、洗脸了，感觉真是太棒了。早上点名的时候说："今天可以分为上、下午两个时段外出。"大伙都高兴得哇地叫了起来，发出了欢呼声。在上海这一段时间里，若没能好好领略一下它的风情就离开的话，会让人死不瞑目的。当然，并不见得我们就会战死，但大伙的夙愿能得以实现，个个都欣喜若狂。去了一趟马厩，回来时只见太田君被臭虫咬得痛苦不堪，颈子里到处是红疙瘩，疙瘩的中间是硬硬的红点，连头上也被咬了。我就睡在太田君的旁边，应该也会被叮咬，但我却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疼痛。我让他帮我看了一下，大吃一惊，其实我脖子上也被叮咬了，却感觉不到疼，我往太田君的颈子及身上抹了些薄荷脑。

走入租界，只见街上有印度警察、陆战队、外籍司机、日本人的住房（上写着："此处为日本人的住宅，请予保护"）、无轨电车、双层公共汽车，还能见到日本的邮船、大阪的商船、很多没有屋顶的房屋（由于都是空袭，所以房屋侧面完好无损）、长出麦芽的土地、海军军需品供给所、水手、英国海军、日本妇女、英国海军陆战队、租界、告示牌（如"日本人街由此向前"等）、上海工商局、小学校、日式火锅、牛排；啊，还有日本人街、日

本人商店、小弄堂、朝鲜妓女每小时七日元。小酒馆里人满为患，但服务小姐却太少，喝了一杯咖啡，在小吃部吃了肉丁洋葱盖浇饭。商店里有钢笔、奶糖、墨水、便笺、明信片、豆馅年糕。还写有英语 No admittanc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J. N. L. P.，还有护士队伍、支那的羊羹。就这样走出了租界。租界好像与这次战争没有任何关联，几乎没有遭到破坏，这当然全是我军守备的功劳。四处避难的人们也陆续归来，街上已恢复了往昔的热闹景象。在租界的入口处围着铁丝网，站着陆战队的士兵。回来时，我们拦住了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让它一直把我们带到了宿舍附近。

吃过午饭后就去了马场，轮到我在马厩值班。能见识久有耳闻的上海，还看了日本人租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我却在这时想起了温井(时盛)，就在上海登陆前的两三天，他因为病情加重而被病号船送回了日本。他躺在甲板上晒着太阳的苍白的脸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不得不与同事、战友分别，只身一人回国，他的内心一定很孤寂吧，但愿他能早日康复起来。我刚值完班，太田君就来告诉我明天出发，太令人失望了，我多想在这舒适的地方再多呆上一阵啊，可是却办不到。晚上往石油罐里加满炭火，坐在从旁边的宏大橡胶工厂拿来的精致的椅子上，就这样整个寒冷的夜晚未曾合眼，一直熬到天亮。

12 月 4 日

9 时出发，沿着杨树浦路走过日本租界的一部分地区后，眼前就呈现了令人惨不忍睹的战火废墟。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都被摧毁或是破坏殆尽，房梁被烧黑了，钢筋也弯曲变形，砖块凌乱，几乎没有一座房子能维持原样，全部化为焦土。这废墟持续了近四公里，由此可以想像战争打得多么激烈，也不难想像我方陆军与陆战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不久来到了通铁路的地方，是中山路的临时站。然后沿着铁路线向前行走，只见旁边虽有零星的房屋，但都被破坏了，时不时还能见到纪念战死者的墓牌。路上树木葱郁，有一种南国情调，只是吹来的风很冷。当然没有办法像往常那样心情舒畅地进餐了，在寒风中吃饭怎么也吃不出味道来，尤其是想到今后都得裹着厚重的外套在瑟瑟寒风中吃饭，不由得心

情黯淡起来。马匹也无法喝上水或是净水，只能将就喝附近水坑里脏兮兮的水。人和马可谓同病相怜啊。铁路上的机车飞速行驶像是在警戒，铁路虽然是复线，但现在全被破坏了，只剩下单向的了。很多地方只剩下一根轨道了。有一座桥被空袭炸出一个大洞，桥面已经坍塌，工兵队正在拼命维修。上海附近的线路都被破坏成这样，所以火车很难通行吧。

到真如站时，只见车站前有一个相当气派的名为暨南大学的国立大学。大学的对面高耸着一座无线电塔。路边各处可看见军马倒毙在地，有一处甚至竖着精致的"××部队爱马之墓"的墓牌。有些牺牲了的步兵的墓牌只是用附近找来的木块削了一下粗略制成，而这匹马死了却有人给它立这么精致的墓标，可真是有福气。散落在路边的支那兵的尸体被过往的车辆压得瘪瘪的，十分悲惨。与我们行军方向相反，带着车辆向上海行进的是第三师团的特务兵，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是一等兵(肩章上有两颗星)，这一带可能是我方部队拼命追击敌人的地方吧！能看到用竹子搭的小屋，有的只剩下光秃秃的竹子。附近散落着空罐头、空面包罐、啤酒、汽水等物品。还有为了跨过小沟用竹子搭成的临时小桥，这些东西散在各处。有的小屋中还凌乱地堆放着几十、几百个头盔，这些可能都是战死者的遗物吧！真是悲惨，令人十分伤感。他们可能还来不及整理这些物品吧！当我们到达一个村庄的入口时，看到一个像铁道岔口的奇怪建筑物，它的水泥门上写着："锡沪长途汽车公司通行费征收处。"原来是个关卡，我不由得叹服："真是生财有道啊。"这一带多竹林，田地里已近干瘪的稻穗无力地垂着头，这就是所谓的南京米吗？

再往前走了一阵，我看见了更为凄惨的光景。只见铺展在眼前的开阔的棉花地与稻田中，如网眼般的铁丝网像树林般林立。铁丝网的后面是纵横交错的深沟，沟里灌满了水。几十个堡垒像土馒头似的高高隆起，张开大嘴面对我们。水沟后面是蜿蜒的战壕，它们像张开大嘴的鲸鱼，简直令人怀疑是鼹鼠的杰作。看着敌方如此精密的布置，我可以想像我方士兵打得多么艰难。皇军就是用尸体堵住那密林般的铁丝网，以战友的尸体为掩护进行潮水般的攻击的吧！穿过铁丝网他们还得跨过宽达 3.6 米的深沟。他们一定也惊慌失措了。无法跨越深沟，他们只能

淌着水过去，而对面也是围着蜘蛛网般的铁丝，敌军则从战壕中用机关枪扫射，阻挡我军的行进。想想当时的情景都令人心焦。等我军好不容易突破这道壁垒时，敌军又会退向后方堡垒，从枪眼里探出机关炮扫射。啊，我军打得多么艰难啊，我不禁在脑海里描绘起他们奋战的场景。现在铁丝网已经被破坏得没有了原形，附近散落着不知是敌方还是我方人员的头盔、衣服和弹药箱。在田地里干活的农夫依然神闲气定，在这夺走了几百条生命的布有铁丝网的田地里，在夕阳的照射下，一心只顾着秋收。

不久就到了南翔。这是时隔很久之后的行军，在中支那的第一次行军顺利结束了。我们又开始了用饭盒烧饭的日子。部队将民舍分给我们做宿舍，总算可以好好地舒展身体休息一下了。

12 月 5 日

昨晚在温暖的宿舍里过了一夜，一大早就醒了，于是帮值班做饭的人干活。8 时出发，二十班的马发起野性子，冲进了马场前的小河里，马在水里游，河水直没到骑马人的脖子，而马车则没入水中全无踪影。二十班顿时乱作一团，有人只穿了件衬衫，有人衣服也没来得及脱便跳入水中，用绳索绑在马车上，往岸边拉。河水冷得像冰，把它拉起来可真不是件易事。南翔这一带所有的房屋都遭袭了。到处是没有头的尸体或是散落的头颅、粘有头发的头盖骨，竹林里则挖有蜿蜒的战壕。路边墙上贴着大张宣传纸，上面画有图解的“防毒常识”、“防弹常识”，很是醒目。还用大字写着“帮助东洋鬼子是汉奸”、“国家存亡在此一战”等字眼。这一带的房屋与日本的构造非常相似，房顶全是瓦盖的，差异只是日本的墙壁是用木材而支那用的是砖头。附近几乎见不到一个村民，偶尔能见到的，其装束感觉就像荷兰风景画中的人物，头上围着头巾，下面穿着裙子似的裙裤，还戴着围裙。他们以这身打扮在割稻，看上去就像米勒名画中的“拾穗者”。

午饭是在嘉定的城边吃的。我们正在刺骨的寒风中吃饭，突然从遥远的身后传来了轰炸声，同时只见黑烟直冒，黑色碎片四处纷飞。怎么回事？大伙一下子都涌了过去。我也正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时，第三小

队长骑着马跑来了。接着中队长也骑马飞奔了过去。然后看到护兵也过去了。福井去了现场，只见那儿横躺着九个人，头、脚、手上到处都是鲜血，衣服也沾满泥土，被炸得破破烂烂的。其中的两个人已昏死过去。这次登陆以来的首次惨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大队休息时，这七个人在土坡的凹陷处燃起了火堆，就导致了这次灾祸。那儿原先就堆放着竹枝，很适合烧火，但是竹枝下面却藏有一颗敌人留下的手榴弹。一生着火，它就爆炸了。一瞬间，在火堆旁的七个人就被炸倒在地。那个时候，我们十九班也在生火，顿时感觉非常恐怖。谁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发生如此惨事。他们七人肯定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吧？真是些倒霉的人，太可怜了。十九班让太田君作为陪同看护陪他们一起去野战医院。遭奇祸的七人是三小队二十八班的士兵。可能会被送回上海去。

在北支那的时候，不管是短暂休息，还是长时间休整，几乎不愁找不到吃的，可是在中支那根本就找不到胡萝卜、萝卜、白菜、高粱等作物，马也是只吃一点点食物却要长时间行军，实在是可怜。

12月6日

太仓的凌晨冷得让人无法入睡，只好起身烤火。8时出发。太仓好像是个相当大的城市，有着威严的城墙。城墙上爬满了蔓草，显得古色苍然。但一看到该城墙的一角写着“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口号时，顿时令人兴致全无。到处可见到敌人退走时在墙上留下的慷慨激昂的抗战话语。郊外的小河结着一层薄冰，兽医室的杉本君说今早的气温为零下3度。再往下走，看到了一条美丽的小河，河上架着中支那特有的石桥。与北支那不同的是，中支那的树木郁郁葱葱。屋顶和白墙在树枝间若隐若现。田地里的水稻已收割，而麦地还是一片绿油油。畦田里种着蚕豆。这一切与日本国内的景色十分相象，几乎没有身处异国他乡之感。

到支塘镇附近的时候，只见有十七八具正规军的尸体横在路边，有的被穿过头盔的子弹射中，有的脸被打中。弹药匣里还装满了未用完的达姆弹。在支塘镇的宿舍里，柄泽部队的各个中队分别划了自己的马厩。这个城镇也早被我方占领。我们的宿舍就在小胡同的拐角里，很不

象样。在去宿舍的路上，只见房屋的白墙上贴满或是写满了支那军的布告及檄文，诸如“节衣缩食捍卫国家”、“在前方的努力杀敌！在后方的努力助战！”、“誓雪国耻”、“中国与日本势不两立”之类。而且在街道的醒目处都贴有印刷品，告诉民众应对皇军飞机空袭时的注意事项，在“大家注意”上列有三条：

1. 飞机来时应速躲避入室不要乱走；

2. 各家速作地下室；

3. 不要穿白衣服。

写得倒是挺得要领，就是不知是否能彻底执行。而且各户的墙壁上还贴有辰述霜政印刷的“抗日救国问答十条”，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印刷的“为揭破倭寇虚伪宣传告民书”，完全是一副顽强抗日的姿态。我们在宿舍里铺上稻草睡觉。太田君也从上海的兵站医院赶回了队里。

为揭破倭寇虚伪宣传告民众书

同胞们：

倭寇——东洋鬼子欺侮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实在恨极了。过去国家没有统一，一切没有准备，所以我们一再忍让。现在全国都服从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军火和财政都准备得很充足，就和倭寇打上十年八年也不会吃败仗，所以我们不能再让鬼子来侵占我们的北支那。因此，我们决心拼命、誓死打倒倭寇，收回失地。

倭寇最怕全国团结一致和他抗战，所以他拼命造谣言来欺骗中国的老百姓。他的飞机在杭州、南京、上海一带被我们打下了一百多架，飞机师死伤及被俘者共有四百五十余名，最利(现为厉)害的飞机队叫做木更津队，也被我们消灭，一架也没有剩下来，他却说消灭了我们六百多架飞机，我们的飞机不仅没有被他消灭，最近又新添了几百架，自造了一百多架，所以中央最近派了很多的飞机到北方作战！他们又瞎说，上海的鬼子军队已经上岸，我军已经退却，蒋委员长因战争失败而下野。实在鬼子的军队本来是在岸上的，最近因为增援到了二十万人，作第五次的总攻击，结果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死掉了两万多东洋鬼子，鬼子的国内听了这个消息大起恐慌，

许多日本国民反对政府，把他们的宇垣大将也刺杀了。至于我们的领袖蒋委员长，不仅全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死心塌地的拥护他，跟随他抗战到底；并且世界各国都一致地崇拜他、同情他、愿意给予我国以最大的帮助。日本鬼子怕蒋委员长怕得要命，所以造出一些无稽的谣言来中伤他，真是黔驴技穷，可怜亦复可笑。

同胞们！日本鬼子占去了我们的台湾、朝鲜、琉球、东北四省，现在又要来占领我们华北五省，他口里还说对于中国没有领土的野心。日本鬼子把我们的壮丁拿去挡炮火，把我们的妇女奸淫后而又加以屠杀，把我们的田庐屋宇任意焚烧强占，他口口声声还说他到中国来不是打中国人。这种欺骗的宣传，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不能堕入他的诡计。我们不能让他来屠杀宰割，我们要起来反抗，拥护中央，誓死抗战。现在日本鬼子的飞机已来了一半，海军来了四分之三，陆军来了五十万，结果还是打败仗，他们已经恐慌到了万分。我们对倭作战是持久战，是全面战，因此我们要引敌深入，大量加以歼灭，在北方战场上放弃几个城市是必然的战略，不关全局的胜败。譬如最近我们放弃南口、大同，却将敌人引入埋伏地带，结果我们在山西平型关把敌人的坂垣师团统统消灭了，打死了几千，活捉了几千，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鬼子的军队最大限度只有二百万人，我国的军队动员一千多万不算一回事，鬼子的资源只能打三四个月。我国的资源是打一辈子也打不完的。所以，我们现在和倭寇作战不在一时的攻城夺地，我们要用运动战和消耗战把200万鬼子军队完全消灭，使他片甲不回，取得最后的胜利！

同胞们！现在中国已经成了铁桶一样的国家，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拥护中央政府，都服从蒋委员长，都准备和日本鬼子拼个他死我活。连邦在陕甘的赤军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同参加来打日本。现在凡是中国人都要来打鬼子，不打鬼子，受鬼子欺骗宣传的都是汉奸。我们是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和日本鬼子决一战！

看吧！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消灭倭寇全部！

杀尽傀儡汉奸！

收向东北四省！

复兴中华民族！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

抗日救国问答十条

一、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抗日呢？

答：日本要灭亡我们的国家，我们已忍无可忍、让无可让，非抗他不能生活了，所以我们非起来抗日不可。

二、不抗日可不可以呢？

答：不可！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了。不仅自己当亡国奴，子子孙孙都要当亡国奴的。

三、什么叫亡国奴呢？

答：亡国奴就同高丽、台湾人一样，任人欺侮，任人劫夺，任人宰杀。祖宗的坟墓不能保，田园宅庄不能保，金银财宝都不能保，生活真是连猪狗都不如！

四、怎样方能不当亡国奴呢？

答：只有信仰我们中央政府，帮助我们的国家军队，拥护我们的军事领袖，大家一致起来抗日，才能不当亡国奴。

五、怎样才算是信仰政府，帮助军队，拥护领袖呢？

答：我们要不造谣言，不听谣言，也就是没有根据的话不说。别人乱说的话不理，凡传闻不实的话不再传给别人。

六、要大家一致起来抗日该当怎样呢？

答：抗日须有钱的出钱，有心的用心，有力的出力。

七、怎样才算有钱的出钱？

答：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钱钞首饰也好，废铜烂铁也好，粮食也好，货品也好，只要是国家需要的，都毫不吝啬的甘心乐意的甚至于自动的拿出来贡献给国家。

八、怎样才算有心的用心呢？

答：为抗日胜利，为国家生存，为子子孙孙不做亡国奴起见，我

们要用尽我们的心思，想出种种的方法，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制止汉奸的活动。我们更要不怕危险，不怕牺牲，帮助我们的国军作战，消灭敌人的力量，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国家千千万万年的生命。

九、怎样才算有力的出力？

答：国家打仗的时候更需要货物，需要粮食。我们作工人的应该不怕危险，努力作工，多多生产。我们农民要比平时更加努力耕种，多多生产粮食。我们商人应该维持市面，照常营业，且不可抬高物价。这样，就算是有力的出力，大家共同抗日了。

十、我们读了《抗日救国问答》应该怎样呢？

答：我们要把每一条都记在心里，照着他去实行，我们不实行便算对不住国家，不配作中国的国民了。

（辰述霜政印）

12月7日

太冷了，半夜3时就醒了过来，然后围着炭火取暖，身上暖和起来后又迷糊了一会儿，结果睡过了头，在队友的“早饭做好了，快起床”的喊声中醒了过来。到了马厩，发现马的鬃毛上都结了层白霜，田地里就像下了场雪似的一片雪白。上午的行军路线好像是一段激战地，可以看见数不清的敌人尸体倒在路旁或沼泽地里。有个地方在200米范围内竟有30匹死军马。另外，大约有几百个二尺见方的炮弹箱散落在山丘，呈现出一片惨状。沿途的房屋也被破坏殆尽。由于至今为止要么驻扎，要么坐火车、轮船的，很长时间没有行军了，腿力衰减，近日的行军，特别是今天早上的行军令人疲惫不堪。我觉得自己快累倒了，这时传来了休息的命令。在我们休息的地方已摆好了慰问袋，我拿起一看，上面写着“Japanese Buddist church 312 N. W. 10th Ave Portland Qregon”原来是来自美国的慰问袋（上面标有佛教妇女会的会标），是在异国的日本人寄来的。对故乡的关心、热忱，不论身处何地都不会改变啊，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前方有一座山，这是我在中支那见到的第一座山，山势秀美。我们可能要翻过那座山吧。有一只山羊在农户的篱笆边吃草时被清水君捕

捉到了，看来今晚可有美餐了。军用汽车不间断地搬运弹药、粮食，每次我们都必须给它们让路，这样行军实在是累人。每个人都被汽车扬起的尘土弄得满身灰尘，活像路边的地藏菩萨。山离我们越来越近，山前是一座有塔的城镇。我们没有进入该镇，只是遗憾地眺望着街景匆匆路过。那个城镇就是常熟。从这边看，它前临湖水，后靠大山，是一个坐落在开阔地上山清水秀的城镇。我实在想不出除了这么优美的地方，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地方宿营呢？终于命令我们把马牵入田里，做了马厩。这时才听说我们已超过预定线路六公里地，我已经累得半死不活了。看看我们的宿舍，简直像猪窝般简陋，我们把蜷缩在其中的老爷子、老太婆拉了出来，进入储藏间一看，里面居然藏有枪弹、手榴弹等，真是危险之极。我们把他们赶进储藏室准备歇息时，才发现地方太小，根本没有躺的地方，于是我就和太田君、藤井君三人在外面地上铺了茅草，再加了层木板，并以稻草做了天花板，侧面也堆了些稻草，从稻草的间隙遥望着天空闪烁的星星入睡了。

12 月 8 日

4 时 30 分起床，6 时出发。与我们相隔一块田的旁边的中队用火点着了农户家，在映红了半边天的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做着出发准备。那样一定非常暖和吧！托他们的福，由于火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更易进行了。这期间，也不知是谁干的，昨晚我们睡的宿舍也燃起了大火。眼看着火势一间间地扩散下去，一时间蔚为壮观。昨晚和今早都喝上了用昨天行军时逮的小山羊熬的鲜汤。十八班在到达马场时，看到一头在河边闲步的水牛，他们准备逮住它做今晚的美餐，可是追着追着，水牛跳入了河里向对岸悠然游去。十八班的人十分懊悔，嘴里骂着“畜牲畜牲”，却怎么也赶不上，今晚的“美餐”早已神闲气定地在对岸吃草了。

一早起来就想起睦子。现在她会在做什么呢？一定越来越可爱了，可千万不能得感冒。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没见着她了，一定长大了很多，也变了很多，肯定会熟练地爬、坐了。说不定会做一些有趣的动作了，一定增重不少。真想再抱一抱她。中途临时休息，刚偷偷从口袋里拿出她的照片来端详，就又响起了出发的哨声。我必须忘记一切去行

军、行军，可是眼前却不断浮现出睦子微笑的脸、生气的脸、大叫“爸爸”张开手臂的样子。边回想边行军，就暂时忘却了疲劳。

行军时途经的桥几乎都被烧得摇摇欲坠，十分危险，在我方工兵的努力维修下，我们才算勉强通过。途中尸体遍地，几乎每隔四五米就能碰见一具。午休的时候捡起敌人落下的喇叭，大家呜呜地吹着笑做一团。就在前方，围了四道铁丝网，在铁丝网的后面还挖了一条河渠，河渠的后面堆了一些土包，那一带好像曾发生过一场激战，到处散落着炮弹箱及其他物品。其中建有一个某炮兵大队的墓标，用 20 个左右的炮弹箱围成的，很是醒目。快到无锡时，看到田里有一只野鸡，准备射击时它却逃走了。

傍晚到达了无锡(从早上 6 时一直走到傍晚 7 时，已经疲劳不堪)。上海离这儿大概是 120～140 公里远，离开上海时是 4 日，也就是说我们走了五天就到达无锡。这么快就到无锡是出乎人意料的，看了地图才知道我们没有南下苏州，而是沿着三角形的底边直线前进的，这就把在常熟绕路的时间给节约回来了。攻下无锡是两周前的事，也就是我们离开大连，往上海航行的途中发生的，然后我们就只花了五天就到达了无锡，也就是说我们走完了上海与无锡之间通常要行军五至十天的距离。那么我军攻至无锡又花了多长时间呢？从 8 月至 11 月下旬，花了整整 120 天。把它与在北支那的进军速度相比，中支那的步伐的确太慢了。有人说北支那是日进 80 里，而中支那是日进 200 米。可能说得有些夸张，但的确在北支那进军如入无人之地，在中支那却如蜗牛爬行。由此可看出蒋介石在中支那倾注了多少精力，他们死守以防我军的进攻，其充实的兵力与装备也的确令我方头疼不已。由此也可知道我们在中支那付出了多大牺牲。由于几千、几万名同胞、战友洒下热血，我们才能轻轻松松行军，我不由得对他们心存敬意。想到他们所进行的血与汗的殊死搏斗，就不由得对路边竖立的简陋的墓标表示虔诚的谢意。每一个布满尘土的墓标的主人都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然后就永眠在此处化为护国鬼魂，真是要好好感谢他们。我们今晚的宿舍是无锡停车场对面的一栋二层楼大洋房。但只是外形气派，里面已破旧不堪。可能原来是一座银行，办公室的墙上贴着 10 月 19 日出的通知迁移的告示。我军是 11 月

22日左右攻陷无锡的(通过轮船上的广播得知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无锡陷落前一个月就离开了该地、该城市。另外,墙上还贴有9月3日以无锡中外慈善团体联合会的名义刊出的有关避难事项的布告。无锡的街景很美,好像人口也不少。我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度过了一夜。

12月9日

天亮了。但昨天近四十公里的行军令我双腿依然疼痛,而且更糟的是从无锡过来的道路满是石子,难以行走。连马匹都一瘸一拐,怕磕着蹄子,凹凸不平的石子路把我们的脚弄得生痛,我都怕自己是否能完成今天的行军任务。我们离开无锡时,中国人正一个个地回城里去。路边的大人、孩子、男女老少排着队伍,手腕上挂着日之丸的臂章,小心翼翼地行走,遇到有日本兵路过时,都虔诚敬拜。无锡城几乎找不出一家没有遭破坏的房屋,而这些人到城里又是去干什么呢?被母亲牵着手的孩子害怕地紧抓着妈妈的手,紧紧贴在妈妈身后前行;还有那些婴幼儿也被抱在怀里带进城,我看着他们,感觉像看着一群遭受火灾的难民,很是可怜。连不懂事的孩子都对我们连连鞠躬,看到这些,我想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夺取胜利。出了无锡城就看见有十五六具血淋淋的尸体,感觉不舒服,再加上天又闷热,脚又疼,今天是多么令人生厌的日子啊。

行军时,有几辆写有"派遣军"的汽车开过,有人从汽车上扔下了一张印刷的纸张,我拿在手中一看,发现是众议院派遣的对上海方面军队进行慰问的慰问团一行撒的。上面写着:

> 进攻上海方面的帝国陆军诸将士英勇地在敌前登陆,士气高昂,英勇奋斗,朝拔一塞,夕陷一城,把顽强暴戾的敌军赶出了上海战线,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前奋进,制首都南京于死命,使敌方政府惊慌失措,不得不决定迁都,将皇军的威武显扬于中外。这主要是凭了天皇的威力,但也有我军将士忠勇无比的功绩。我军将士已成为举国上下敬仰感激的楷模。战场的战事任重而道远,后方的支援也将益发有力。希望将士们坚忍不拔,不要有后顾之忧,在精

忠报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时令已近严寒，想必会有诸多不便，请多自重，我们祈祷着早日达成预期目标。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

众议院上海方面派遣军队慰问团

团长　青木亮贯　　宫泽裕

理事　寺田市正　　石井德久次

田村秀吉　　伊豆富人

大石大　　加藤勘十

伊藤东一郎　富吉荣一

梅田清（众议院属）

倒毙在青阳镇附近的敌方正规兵的衬衫上挂着已用完的香港妇女慰劳会送的慰问袋，看来支那也有慰问袋。

傍晚到达了青阳镇，这条路线是走向扬子江沿岸的江阴的，所以有人猜测可能会从江阴坐船去南京。今晚的宿舍是一座寺庙，很宽敞，适于拴马。轮到我在马厩值班，我与太田君一起用稻草搭了个实用的小屋，在里面舒适地睡了一夜。

12 月 10 日

又得走满是石子的路面了。刚出发时有些混乱，我们走出青阳镇后，突然改变了北上的路线，往左一拐，朝西边行军。这与我们昨天的猜测截然相反。一个三岔路口的左边写着“常州路”。看来还是朝南京方向行军，只是道路很不好走。因为前一阵走惯了平坦的大路，所以大伙步伐混乱，耽误了不少时间。吃过午饭再走了一点路，居然来到了铁路口，这么说来昨天是抄了靠近铁路的近路。正像没有从常熟到苏州，而是直接到了无锡一般，是呈三角形的行军，下面就该是直通南京了。路上，看到汽车队的士兵们抱着大堆的信件拆封阅读，真让我们羡慕。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收到信件了，实在耐不住思乡之情，但愿能早点驻扎下来，以便能收到成堆的来信。

沿着河岸往前走，只见河上浮着小船，但都被烧得面目全非，这一定

是敌人在后退时为了阻挡我军前进而干的。我们来到了一个名为戚墅堰的地方，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镇，却有着相当规模的铁路工厂和发电站。在附近民舍稍作休息时看见了下面的标语。

标　　语

军队是新国民的学校。不懂军事不配做现代的国民。政府有保护征集士兵家族的责任。士兵在营，家族随时可以探望。征集在营的士兵，官长非常爱护。回避兵役要受法律的制裁。

武进团管区司令部

武进县政府兵役宣传指导委员会

已经接近常州了。河岸边的堤上竖着纪念11月28日战死的士兵的墓标，原来这儿是12天前才陷落，一想到这儿，就令人感慨不已。想到12天前壮烈的激战，就觉得城外的每一片树林、每一块石头都沾上了士兵的鲜血，顿时肃然起敬。我们今天光是行军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与他们当时遇到的困难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们今天能够安然通过此地，都是他们勇敢作战的结果。河面上，那些乘着小舟顺流而下的步兵们在很悠闲地抽着烟，其实他们个个都是冒着枪林弹雨英勇作战的勇士。在城外的一个大纺织公司的外墙上用粉笔写着："29日上午8时15分四方部队木内队占领。"可以想像出他们当时的成功感，"占领"等字眼对同为士兵的我们来说是无缘的，我们常用到的是"通过"、"到达"、"出发"等字眼。常州还有一个称呼为"武进"，是一个很不错的城镇，特别是各处都有宏伟壮丽的堂塔寺院，让我们十分诧异。我们的宿舍在一个外观壮丽的寺院里，我就歇息在一个摆满灵位的房间里。

（中略）

12月11日

从常州一出发，就与第三师团的步兵会合了。第一〇九联队为了守

备上海曾退回，现在又再次朝前线进发。他们有的用两轮拖车，有的用自行车、板车，还有的用婴儿推车、体弱的马拉着他们的行李行军，真是形态各异。这个师团自从在敌方登陆以来，大显神勇，为日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今天能逼近南京，也多亏了该师团的作战。听说他们的死伤人员多达 17 000 人。我们还和金泽的辎重兵走在一起了。我打听里面是否有一个名叫坂津的人，他们说不知道，因为他们师团的辎重队先他们 40 公里，他们只是被特别编制的混编队伍，行程比正规部队滞后。好像金泽的辎重队一开始就来到了上海一带。飞机不断从头顶飞过，看来常州有一个机场。这一带全是稻田，堆积着收割好的稻穗。马儿趁机吃起了稻子，让马吃稻谷虽说浪费了点，有点糟蹋粮食了，但我们没有马料喂它们，这也是无奈之举。附近还有很多桑田，可能这一带盛行养蚕，前几天宿营的青阳镇的宿舍前面也有一个大的蚕丝制造厂。此外还能看见山羊、水牛在农地里吃草。

下午第一次休息时，正好遇上第九联队的一个步兵，他说："南京是今天上午 11 时陷落的。"啊，这是真的吗？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如果是真的话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消息了。但愿这是事实，南京的陷落可谓意义重大。太阳下山后我们还在行军，等月亮出来、星星眨眼时，才总算结束了今天的行军。我已经累得双腿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因为比预先准备宿营的黄塘镇多走出了近六公里路，所以我们把马系在了中塘镇的田里。宿舍十分宽敞，简直就像佐原那个大蚕茧市场似的。等我蜷缩着疲惫的身躯躺在稻草上时，已过了 11 时了。

12 月 12 日

轮到我做饭，早上 5 时就早早起床，烧好了饭、酱汤和午餐盒饭的菜肴。由于酱汤里没有蚬子，我便把面粉揉成丸子放了进去。午餐的菜是用竹笋罐头来调味的。香喷喷的饭菜总算做好了。支那居民的炉灶设计得非常巧妙。只是屋顶没有铺扁柏皮，直接就在板上盖着瓦，看上去很不安全。最近用水很不方便，大都用池沼、水坑里的水，几乎没用过井水，昨晚用的是漂着绿藻的泥水。但在没水的情况下，只能将就着用了。行军队伍出发了。前后都是部队，马匹的队伍几乎绵延了四公里远，甚

是壮观。班长在休息的时候打落了一只黑白羽毛相间的酷似乌鸦的鸟。昨晚清水君逮到了一只山羊，把它放入支那袋里堆在马车上。山羊从口袋的破处伸出脖子咩咩直叫，时时嚼着我们给它的青草，它头顶上的小角显得很滑稽。这只山羊看上去像怀着幼仔，班长说等它生了小羊再挤羊奶喝。10 时左右通过的金坛是一个有着高大城墙的城镇。我们从城墙周围绕过，所以没能看见镇里的景色。休息的时候，看见前方农舍外有山羊在吃草，班长让支那人把羊带过来，一看是一只母羊和一头吃奶的小羊。于是班长用那只快生的羊换了这只有奶水的山羊，竟挤出了三分之一饭盒盖的羊奶来。之后的行军十分艰辛，几乎走不动了。6 时 30 分左右能隐隐约约看到遥远的对面有一座白塔，啊，那就是今天的目的地——丹阳镇，想到这一点令人高兴不已。但其实之间的距离却很遥远，每一步行军都显得那么痛苦。所幸塔身已越来越清晰了，这一点鼓舞着我，就像电影的大特写一般，塔在我的眼前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我不断暗暗给自己鼓劲。当我们好不容易赶到城外的马场时，几乎累得无法动弹了。自行军以来已是第八天了，每天都从早到晚地走路。虽然不时产生支撑不下去的念头，但还是硬挺了过来，不论如何艰苦，我一定要坚持到南京。

12 月 13 日(白兔桥)(白兔镇)

在丹阳城外过了一夜。由于敌人在丹阳附近没有进行抵抗，所以几乎看不到一具尸体，可能他们只顾退却了吧。这时传来了军用汽车来装弹药的通知，我们个个都很高兴，以为行李车就会变轻，我们就能快速赶往南京。结果他们说只要九〇式野炮弹，大家看看自己装载的弹药都不符合要求，顿时垂头丧气，结果我们班的车上只有三箱。

越过一个山丘又是一个山丘，众多的山丘就像春天的海面一般连绵起伏。登上了一个山丘就能看到对面的低矮山坡，而在这之间的平地上，则点缀着乡村，几个山坡后面是模糊的地平线。真是遥远而广漠啊！支那的大陆就像广袤无垠的云天。我们则和马匹一一翻过。在这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只有我们的队伍在移动。

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行军时我感觉自己像是个四处云游的浪人，在

这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我们将走向何方呢？太阳逐渐西斜，离句容可能还有20公里路吧！想到我们可能会行军至夜间10时、11时，我不由得郁郁不乐。先头部队突然偏离了大道，把马匹牵入草原里，看到这个意外的决定大家差点乐得跳起来。我们在一个幽静的山村宿营，里面没有一个村民。我们把宿舍定在一个用水方便的地方，往泥地铺上睡觉用的稻草后就开始准备晚饭。中间院子里的石榴树看上去像棵枯树，南天竹结着红红的果子，还种植着一些万年青。起居室里女人用的雪花膏、香粉都没来得及收拾，那浓郁的香味令人不禁想起了女人。这一带没有水井，却处处可见池沼般的水坑，我们就在那儿做饭。

当太阳快落山时，班长和荣西君去四公里处的前方村庄征缴物品。这是到了中支那之后的第一次征缴，听说那儿村民逃往对面的山里了，家中空无一人。这附近没有遭受战火，每户家中都井然有序。有个人家的大门紧闭，他们便打破了砖墙进去，只见一个男婴被抛弃在摇篮里。那个婴儿睡得很香甜，一定是嫌逃跑时碍手碍脚才扔下他的吧！班长他们就从那儿征了猪、花生、红薯及米酒等回来。这附近与北支那不同，大米收成很好，所以都以大米为主食，不像北支那那样吃高粱或是小米粥。米酒也与日本的清酒相似，是用米酿造，而不是像北支那那样用高粱酿，生活水平高出北支那。我们马上把征缴来的猪烧成了菜，蒸了红薯，还炒了花生。这附近见不到拉马车的马匹，只有山羊和水牛。

12月14日

6时出发。在黑暗中很是忙乱了一阵，由于连日的行军，马匹已疲惫不已，不堪行李的重负。只好临时做些调整，比如把那匹马加入这辆马车里，把它身上载的物品也分一些到这辆车上，而把这边一匹体弱的马从马车上解下来，牵着走。由于天还没有放亮，只有少数星星在闪烁，我们在做这番调整时慌乱不堪。渐渐地星星消失了，东方的天空逐渐亮起来。东边升起了火红的太阳，而由近及远起伏的山峦最远处则被画上了细而清晰如蛾眉般的线条。它们后面的山峦则被朝雾笼罩着，朦胧一片。我们是朝西进发的，西边也如东边一般，被画上了美丽的线条。山丘呈现出淡紫、淡绿、淡黄、淡褐色，简直就像一幅日本画。在如此美景

中向前行进，感觉就像在仙境中神游一般。如此美丽而宏伟的壮观景象是无以言表，也无法用绘画来表达的。

自行军以来已是第 11 天了。让人受不了的是每天都毫无间歇，可把人给累坏了。这时我忽然想了伊能忠敬先生。和先生相比，我们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先生已是如此高龄，可他不是照样每天步测 20～40 公里吗？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每天牵着马走 24～28 公里怎能再有怨言？先生他的测量事业不是持续了十七八年了吗？而我们的行军生活只不过是三四个月而已。一想到步入老年的他为从事这常年累月的大事业所付出的热情、力量与努力，我不禁为自己的态度感到羞耻。同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先生毫无遗漏地步测日本全国这一事业的伟大。

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坐在从南京开来的汽车上的军曹说："我军十个师团正在南京进行最后奋战。敌人为了死守住最后的防线而拼死作战，由于敌方炮弹、毒气的攻击，我方的死伤者已不下 20 000 人。"

再往前行军就见到了句容镇的高塔，并渐渐接近城门。由于护城河上的桥梁断了，工兵们正在架新桥。句容是一个乡村，刚陷落不久，还能依稀看出陷落时的情形。往镇里再走一点向左拐，就在那儿的田地里搭建了马厩，宿舍就定在马厩附近的茅屋。听说昨天、今天一直行军在我们前方的笠部队、本乡部队，在句容往前六公里处遭遇上 1000 名敌方残兵败将，敌人用迫击炮、机关枪进攻，虽然我们也紧急应战，击退了敌人，但有七八十名战士负伤或战死。听说主要是因为我方为辎重队，没有枪炮，中队全体 500 名士兵是用刺刀突击的。由于几乎是赤手空拳，遭遇敌人时很难取胜。还听说那股敌人是在南京城外与我军交战时溃退的败兵，是以掠夺我辎重队的兵粮、弹药为目的。小队长因而就明天的行军发出了以下命令：

1. 备好防毒面具；
2. 备好竹矛；
3. 补充弹药。

大家的心情也随之一下子紧张起来，感觉明天就有可能与敌人相遇。突然迫击炮声在附近"突突突"地响起，与此同时响起了机关枪的"哒哒"声。我们也做好了面临紧急事态的准备。我换上了从老家带来

的新袜子，把鞋子擦得亮亮的，系上了千人缝的安全头巾，然后才休息。

12 月 15 日

朝雾很浓。我们把防毒面具挂在肩上，扛着竹矛出发了，人人都做好了遭遇敌人袭击的心理准备，急速赶向前方。翻山涉水，一一赶超过其他部队，敌人还未出现。途中路过的新塘镇有一个像大兵营、又像步兵学校的建筑物。之后就到了汤水镇。这一带背靠高山，山间洼地上点缀着一些洋楼，山脚下是广阔的原野，景色十分优美。还有一个陆军炮兵学校，非常气派，正门处排放着炮弹。

休息之后，我们穿过高山。只见山上长着苍郁的松树，是一块罕见的山岳地带。众山林立，与日本三笠山一般高的山姿优美的山岳像馒头般排列着。山上基本上都不长树，有的长有松树，但并非每座山上都有，大都为覆盖着枯草的秃山。有的连枯草都没有，净是土块。偶尔能见到山谷间奔流的小溪。有一个陆军步兵学校。而刚刚看到的那个貌似步兵学校的地方可能是个联队军营吧，看来这附近集中了陆军的主要设施。层层深山、广垠田地、平坦草原几乎持续了近四十公里，简直就是个十里无人乡。即便在一个小城市里，有这些与陆军相关的建筑物也足以独立成为一个小镇了。这儿渺无人烟，不论是开多少炮或是干什么事，都不会影响到陆军的行动，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些设施的吧！也不知是为了这次战争修建的，还是以前就存在的。山岳、丘陵的中腹部都有机关枪及炮口。如果是在日本内地，这温暖的缓坡上现在该结满了橘子，一幅丰收美景了吧！真想吃橘子啊。在丹阳的宿舍里就曾给我们发过橘子，是两个人分吃一个小橘子，但已经心满意足了。

山那边的高处飘着两个广告气球，由于距离太远，时隐时现，那一带应该就是南京吧！在这期间，我们越过山丘，来到了一个坐落在平缓处的村庄里。我们在那儿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情形，只见用竹竿围成的广场上，大约 2000 人的俘虏在我军的警备下成群走动，这情景很是令人吃惊。之后才知道，这是进攻南京时捕获的俘虏，据说约有 7000 人。他们举着白旗投降后被解除了武装，当然里面也有交战时被捕获的，可谓形

形色色。其中有的人还在军服外面套上普通支那人的服装以便伪装。我军就把他们圈在那儿一一调查，有的会被枪杀，有的当作苦力，还有的则被放掉。据说在后面的山上，被枪杀的俘虏的尸体堆积如山，南京已经是七成在我方控制之中了。

我们总算到达了今晚的宿营地，是一个很宽阔的广场。这个广场坐落在一个看似电力公司的楼房前。我们的宿舍就是该公司的仓库，空阔而寒冷。轮到我在马厩值班，我呆在从常州征缴来的帐篷内，又暖和又舒适。由于昨晚与前天晚上都曾发生敌人夜袭，因此要求我们做好警戒，防患于未然，形势显得很危急。命令要求马厩值班人员也必须全副武装，同时身兼警卫的任务。我一开始还小心翼翼地四处警戒，渐渐就瞌睡起来，最终在帐篷里呼呼大睡起来。永井君和丸山君说宿舍太冷了，也跑来马厩睡觉。等我睁开眼时只见银辉洒满了大地，我起身把从中塘镇征缴来的花生倒在锅里炒了吃，很是可口。然后又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拂晓时起来一看，永井君的外套被炭火烧了一个五寸见方的洞。

12 月 16 日

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但却总有点瞌睡。南京已经陷落了，让人感觉很舒畅，再加上今天是扎营，不用行军，这是多么难得啊！4 日从上海出发到昨天为止的 12 天里，我们没有休息过一天，连续的强行军已经让人疲惫不堪了。在北支那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这么艰巨。眼看着南京就在眼前了，在这儿休息一下可真不错。早起我们就到附近的村落征缴稻草、豆荚、菜，走得身上都渗出汗来。遥远的空中，与昨天一样飘动着三个气球。万里无云，山色秀美。这时听说来信了，要我们到中队本部去取。啊，是信件，太令人兴奋了！我高兴得忘乎所以，毕竟整整一个月没有收到信件了。都是从哪儿发来的呢？会不会寄来很多？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音讯？我的脑子被这些疑问占满了。相松君到本部去替我们取来了信。啊，寄来这么多，太令人高兴了。来信有：**（略）**

看来我从宁晋发出的信已寄到，故乡的人们都很高兴。竹笋会是由

园城寺代表大家写来的，各位会员对我的关切与牵挂，令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谢意。说是他们每月1日、15日都去八坂神社为我祈祷武运长久。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我该如何感谢他们这番心意呢？为了能报答他们心意的万分之一，我也应该保重身体，在军队忠心服役。泽田辉的信写得很有女孩子气，读着不禁令人眼眶发热。真是万众一心，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在为国家着想，实在是一封令人欣慰的来信，我读了好几遍。阿辉，谢谢你，写来这么好的信，今后再给我寄温暖人心的信件来。须美子也给我寄来一封洋溢着喜悦的来信，说第一次收到我从这边的信，大家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还说睦子很健壮，现在放在出江，有一次在爷爷的膝盖上拉了大便，令他措手不及。而且奶奶的病情也趋于稳定，真是万事如意。阿优寄来了她写的拼写和习字。由于习字写得特别出色，我展示给全班的人看，他们都感叹道，写得真好。我也觉得很了不得，才三年没见就写得这么好，以后一定会更棒。她的信中还夹了她妈妈写的一封信，我也高兴地拜读了。姐姐单独写了一封信寄来，说是大伙读了我的信后都很放心，也很受鼓舞。看来村里的人，特别是上组的人做了很多工作来支援我们，对他们的细心周到，我深怀谢意。小学还附来了孩子们写的信，每次都如此，真是令人不好意思。从山田那儿收到了一封夹有红叶，并附有英文诗的长信，上面详细写了君江她特有的内心世界，我很高兴地读了这封充满温情的信。从今关那儿收到了他一如既往、充满热忱的信。大家如此关心我，努力激励我，我可真是天下第一幸福的人啊。从叔叔那儿收到了他关怀备至的来函，真是令人感激不尽。我把家中寄来的报纸让大伙一起分享。好，该好好地给他们写回信了。可是刚准备写回信，却又情不自禁地反反复复细读他们的来信，越读越感到亲切，我就这样高兴而满足地读着来信。

12月17日

今天是驻扎的第二天。由于今天有南京入城仪式，我们中队也要参加，于是让每班出三个人，我们班由藤井君、细谷君和我参加。我们一大早就开始忙了起来，卷好外套，准备好便携帐篷、饭盒、背囊、防毒面具等。突然又传来命令说不用我们参加入城仪式了，真是的，我们如此热

情高涨，热烈期盼，结果却又取消了，真是令人懊丧。我一直梦想着南京，可到了这儿却无缘亲睹，实在令人深感遗憾。我还看见一大早起就有步兵、骑兵、炮兵不断地向南京行军，可能都是为了参加入城仪式。为什么他们能够参加，而我们这些特务兵①就得在此看守马匹呢？

由于丸山君和常本君会开汽车，所以从今天起就脱离十九班，被编入了汽车班。这样我们班就少了两个能说会闹的男人，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他们两位将要辛苦了。我一直目送着他们与小队长告别后离去的身影。他们是至今为止与我在北支那、中支那天天同甘共苦、患难相交的朋友，眼看着就要顺利进入南京城了，却又得面临分别，实在令人难舍难分。但愿还有再会的时刻！

二十七班去征干草时，发现农民的稻草堆里躲着四名败兵，就把他们捉了过来。我们其中的△△△②拔出利刃一刀砍下，只见脖子就耷拉了下来。接着△△△的△△△也蓦地拔出刀砍了下去，但脖子却没有断。△△△△说："你看我的！"飞快一掠，就见首级掉落在前，血柱紧接着就喷射而出。出手实在是快。下午十六班也来抓残兵了，用带刺刀的枪冲进去抓住了俘虏，当时他们已饿得不能动弹了。听说大多数残兵被发现时都会扔下武器，高举双手投降。十六班让被抓来的俘虏在中队干苦力。

只见飞机在前方高山处盘旋，可能是入城式的队伍吧。听说那座山的附近是第三十三联队突击冲入的地方，不料发现那儿有很多女士兵，令我军很吃惊。还说是山上碉堡中的炮及机关枪士兵都被关在碉堡内，并被从外面上了锁，所以他们无法逃跑，只能同我军进行拼死抵抗，直至弹尽粮绝，真是太可怜了。我们马场的左面有中岛部队（第十六师团司令部）的野战医院，收容了从句容到南京途中在激战中的受伤人员，好像有 1500 人左右，他们都是第三十三、第三十八或第二十联队的士兵。一直到中午，都有很多士兵陆续赶往南京，可能是去参加入城仪式的吧！

部队押着俘虏走来了，就是前天见到的那个村庄里的俘虏。将近一

---

① 指辎重特种兵。

② 原文如此。

个小队的士兵扛着带刺刀的枪一路押来，俘虏的人数简直数不胜数。我跑上前打听了一下，听说大约有4000人左右，都是第三十三、第三十八、第二十联队在这附近的战斗中俘获的，将他们一路押送而来的也是上述联队的士兵们。他们会把这些俘虏带到何地？是去南京吗？有人说会全部枪杀，有人说是会让他们在南京做苦力，总之不是很清楚。听说有20 000人的俘虏，是处置之后还剩下这么多。

今天一天都在维护马车与马具。

12月18日

天亮后就是18日了。寒风中不停地飘着小雪，真冷啊！刚起床，就通知说："要参加8时在南京市郊外中央飞机场上举行的祭奠战死者的仪式，请做好准备！"太令人高兴了！昨天没能参加入城仪式，今天总算可以去南京城了。而且又是祭奠灵魂的仪式，更应该参加。规定每个班出八名士兵，我被选上了。我们带好背囊和外套，在各小队长的带领下，在中队长的指挥下出发了。前进速度飞快，途中看到了激战后血淋淋的场景，由此可以想像出当时尸骸堆积如山，我军踩着尸骸一路追击敌人直至南京的情形。我还看到有很多工兵、辎重兵、特务兵的墓牌。沿路到处是被破坏的铁丝网。走近南京城时，只见从左右的高山山脚直至山顶，延伸着一个壮丽的建筑物，这就是久有耳闻的中山陵。光看这气势宏伟的建筑，就能知道支那的国民是多么崇敬孙中山。当然，其中可能也有中央政府决策的因素在起作用。

南京城墙在我们眼前展现，这像长龙般的城墙看上去坚不可摧，高高矗立。但我军勇敢的将士怎会惧怕这些墙壁呢？看，那扇城门不是已被粉碎，那黑铁铸造的门也被打开，城门顶上飘扬的不正是三面日本的国旗嘛！铁门上写有"12月12日[1]凌晨3时10分大野队占领"。凌晨3时10分，想像一下我军将士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打开这扇铁门，如潮水般涌向城内的情景吧！一定是隆隆的炮声、嘹亮的喇叭声、怒涛般的突击声汇聚在一起冲破了南京的天空，我军就是这样以破竹之势将敌军置

---

① 原文有误，应为12月13日。

于死地的吧！啊，他们的英勇事迹是多么值得表彰啊！我们走进了曾经染上我军将士满腔热血的铁城门。虽说进了城门，但由于这附近属于郊外，因此除了中央政府的设施之外，并看不到其他建筑。有“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等等，如丹青绝笔绘出的绚丽的建筑。它们一律呈青蓝屋顶、红色圆柱，就像平安神宫一般气派，有的是去年才建起来的。

举办祭奠仪式的祭场位于郊外的中央飞机场①。各师团几万士兵整齐地排列在祭场上，在嘹亮的喇叭声中将士们威严地走入祭场。从上海登陆到攻陷南京期间化为护国鬼魂的众多勇士们，无论陆军、海军，他们的灵魂都得到了虔诚的祭拜。地下的勇士们一定能够在梦想已久的南京陷落地安详地长眠了吧！在呼啸的寒风、刺骨的严寒中，祭场内的士兵都在为地下的勇士进行默祷。（前方排列着白木灵柩、牌位，有陆战队士兵参加）。

12 月 19 日

9 时向南京出发。城外的水池反射着温暖的阳光，倒映其中的青桐树影在摇曳。南京城从街上就能远望中山陵，是一个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的城市。我们直接进入马场。原本是个陆军军营学校。柄泽部队的六个中队全部集中在此。建好了马场后，我们马上就去征缴稻草。幸运的是我们所到的马厩里堆满了稻草和切好的碎稻草，地面还散乱地扔着鞋子、铁盔、裹腿等，呈现出慌乱逃跑的狼藉样。走进仓库一看，只见汗衫、绑腿、衣服、饭盒、水壶等堆积如山，几乎是应有尽有。各个中队的士兵，就像蚂蚁搬糖似的拼命往外搬，然后运回各自的中队。走到教室二楼，看见了很多书籍。虽然很多书都是我想要的，但由于这种东西搬回去也无法处置，于是就放弃了。回营后把搬运回来的物品卸下来，然后朝宿舍走去。

宿舍是离马场不远的一个地质矿产陈列室，是一栋用黑砖砌成的威严气派的三层楼。主馆在中间，两边排列着两层楼的建筑。里面陈

---

① 作者记述有误，应为城内的明故宫机场。

列的物品十分精美，摆满了珍稀的矿物标本。气势宏伟的三层楼内每层摆满了陈列品，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如果是一个对这方面很精通的收藏家的话，看到如此完美的陈列，一定会感动得流下泪来。这贝壳、这树叶、这珊瑚、这古代的茶壶，不论哪个都不是平凡之物。要是我把它们带回佐原的学校，大伙儿该会多么吃惊啊。顺手带走这些物品完全是举手之劳，但我们来到战场，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我看到有漂亮的明信片，便征缴了回来。没一会儿，听说为了建宿舍，要把陈列架、陈列品都打翻扔出，当作柴火用。如此一来，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价值几十日元、几百日元的昂贵而珍稀的化石、岩石、壶也就与路边的石块毫无二致了。而且价值几十日元、几百日元的陈列架也将化为一缕青烟，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惜的了。但光说可惜是于事无补的，既没办法煮饭，也没有饭吃，所以上述决定也是无奈之举，这些物品最终被当作了柴火。我们把一个精美的会客室当作宿舍，在地上铺上绣工精美的地毯，十分漂亮。这附近一带的窗户上都设有网眼细小的纱窗，一定是为了防蚊虫、保持室内卫生。自来水龙头不出水，灯也不亮，生活十分不便。我们只好用征缴来的蜡烛照明，水是到卫生所前面的河里去打来的，虽然上面浮满了绿色水垢，但也只能用这河水。

12 月 20 日

一起床就去马厩照顾马匹。替它们洗爪子、拂去蹄子上的泥土，用刷子刷去尘埃，还处理了马粪。然后便去宿舍附近征缴物品了。半路上与班长他们走失了，我和桥本君两人就在路上随意行走。只见有的家中显得很富裕，但高雅的日用品、衣服、装饰品都被弄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令我们惊讶的是居然发现了很多日本的书籍。在那儿发现了一辆能派上用场的婴儿推车，就将其推出，往上面堆放了小麦、大麦后就往回走。

从本部那儿收到了来信。

岩本信也 11 月 14 日寄出(信)，中野章太郎 11 月 5 日寄出(明信片)，11 月 22 日 小原初枝(信)。

都是些令人欢欣鼓舞的信件。我们身在战场，得到大家如此关心，深感受之有愧。岩本君来信说这次竹笋会将主办一个学艺会。姐姐来信说，村里的人听说用15块手巾缝制衣服，进餐时用来给征战的人做祷告很灵验，于是上组的国防妇女会的人便第一个为阿又和我两人做了两套，在神社祈祷后送给了我们家。姐姐信上还写道，家人每天把那衣服放在饭桌上，每当有喜事时就会当场向我的照片报告，人人都为我能忠心报国而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出江的奶奶19日去世了。听说将于21日举行葬礼。奥田、秦、秀夫和父亲四人代表中野一起去了一趟。如此说来，暑假与她的会面就成了诀别。这位老奶奶可能至死都不知道我已离开了佐原，我在战场上为她合掌祈祷。

12月21日

中队派我们去领马料，于是吃过饭后就和桥本君、太田君三人驾着两辆马车出发了。由于路上拥挤不堪，桥本君的马在卫兵所前面的柏油路上滑了一跤，马的牙齿磕出了血，都站不起来了，桥本君也倒在地。我所坐的马也受牵连跌倒在地，乱作一团。听说是在码头领马料，于是我们就从市内大路走。相继看到公共防空壕，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行政立法院、最高法院等，还有来来往往的人力车。城市虽然没有被破坏得像上海那么严重，但内部都被洗劫一空。到处是尸体，坦克在轰鸣，还有炮兵、步兵、身着各种色彩服装的人们。沿路排列着铁道部、军政部、八十八师司令部等庄严的建筑物。还有似乎是剧场的气派建筑物。铁道部、军政部等建筑非常有支那特色，简直像一座现代化的龙宫。从这附近直至海军部的路上，到处散落着衣服、家具以及烧焦了的尸体，这与发生地震灾难时无处可逃的难民抱着行李被烧焦的情形一模一样。我们来到了挹江门。在其宏伟的拱形门的内侧，从上到下堆满了土包。虽然说不清楚具体需要多少土包，但感觉如果不铲下一座小山，就装不了那么多土包的。皇军能攻打下如此坚固的防守，真可谓神力非凡。

出了挹江门就来到了城外。这儿离扬子江很近。附近一座英国人经营的饭店的石柱上写着："该旅馆由英国人经营，禁止出入。宪兵队。"这一带的房屋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只有这饭店几乎连一面玻璃都未遭到

破坏。我们皇军是如此煞费苦心地保护外国财产不受损伤。我们付出的如此努力，默默地处理着艰难的工作。这种正义，英国啊，难道你们还能不承认吗？此外，离该旅馆不远处的仓库好像也是英国人经营的，写道："由于该建筑物为英国人的财产，需加以保护，不许擅自使用。宪兵队。"我真想说，请大家看看日本的这种态度吧。我们已经如此周到，如果再有人说什么损害别国权益的怨言，就不要怪我们的拳头没有长眼睛。

在满是石子的路上前行十分困难，我们人人抱怨道路为什么会如此不便。附近的地上几乎撒满了步枪的子弹。有尖端突出、中部有铅的长子弹，也有短的，还有手枪的小子弹，尖端细长的达姆弹，形形色色。掀开屋檐下的稻草，就会露出成堆的子弹来，简直就像走在一条由步枪子弹铺成的路上。敌人可能是在这儿陷入窘境，弃之而逃的吧。

总算到了码头。虽然叫码头，但实在是简陋，与上海的码头相比，根本不配称为港口，仅为一处浅滩，也没有像样的设备，看来这是一座与水运无缘的城市。在岸边建了岸壁，以便船只靠岸，旁边还建有仓库。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征用该仓库里的小麦、面粉等。每一个口袋足足有十四五公斤，实在厌烦搬运这些口袋，而且袋口系得很松，常常会松开，洒出麦粒来，再加上路面又崎岖不平，简直无法干活。在这仓库附近，居然与奥出君不期而遇。在前几日回宿舍的路上，一个躲在战壕的残兵朝他扔手榴弹。弹片嵌入臀部，当时伤势较为严重，现在已大致痊愈，但走路时还是一瘸一拐的。我看见装有稻谷的草袋居然被当作土包堆在河岸边，感觉实在太奢侈。可能是情急之下连做土包的时间也没有，便把仓库里的粮包拿出来作土包用的吧。而那些粮袋破了之后，米粒像河水般流出，洒得满路。我走在米粒路上，私下直喊"罪过"。我们甚至不能好好地吃上米饭，只能勉勉强强用干面包、米粥、丸子充饥，所以感觉如此糟踏米粒是多么浪费啊。我们把散落在路面的米粒用手捧进麻袋里，堆在马车上带了回去。

回来时是从汉中门进的。路上有一个名为金陵神学院的美国教会学校。隔着墙能看到宽敞的校园内挤满了避难的人们。在财政部门口有一个小商店，在那儿买了一包所谓长崎特产的豆子。今晚轮到我在马

厩值班。

12 月 22 日

太田君值前半夜，我值后半夜。我钻进了帐篷，但由于脚冷，怎么也无法入睡。刚刚打了一会儿瞌睡，就该换班了。天很冷，我不断地添柴火，并借着火光缝补衣服，剪了一块圆绑腿把破的地方给缝上了。有一段时间曾要求我们将军装上的蓝色领章取下来，现在又要求佩戴，所以我就将它也缝好了。然后就将迄今收到的信件从杂囊中取出一一阅读。只有月亮和星星在头顶闪烁，渐渐地临近黎明了，我就去打水喂马。昨天检查兵器了，今天要检查服装。其他人都忙于做准备，我由于在马厩值班，所以不用参加。

下午用洗脸盆烧了些热水擦了个身。然后换上干净衬衫，把脏的洗掉，感觉特别清爽。中午他们把信送到了马厩，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来信有：

野吕敬三 11 月 15 日寄出(信)，小原利兵卫 11 月 6 日寄出(信)，羽生达雄 11 月 11 日寄出(信)，小原须美子 12 月 8 日寄出(信)，小贯喜又 11 月 11 日寄出(信)，岩本六郎、伊能亥三郎、园城寺龟太郎等竹笋会成员 11 月 2 日寄出(明信片)。

竹笋会来信说是寄出了一个慰问袋，要我收下，真是太感谢了。须美子在信中说她忙着帮妈妈摘橘子。还说睦子已经会坐了，很能吃饭和糕点。羽生老师的信带了学校的各种消息，令人怀念，也令人高兴。这当然高兴啦，县教育会的人还让高木校长给我故乡的家人送了慰问金，真是令我感激不已。而故乡的家人为了答谢校方的关心，送了三百多个橘子到佐原学校。

12 月 23 日

难得下起了小雨。上午中队派我去野战仓库领取大伙的口粮。野战仓库设在国立中央美术馆内。那里面该珍藏着支那自古代以来保存下来的大量珍品吧？它们该会被如何处置呢？可是我只见到在一楼堆满了米袋，没见到一件美术品。难道全馆都是如此吗？实在是令人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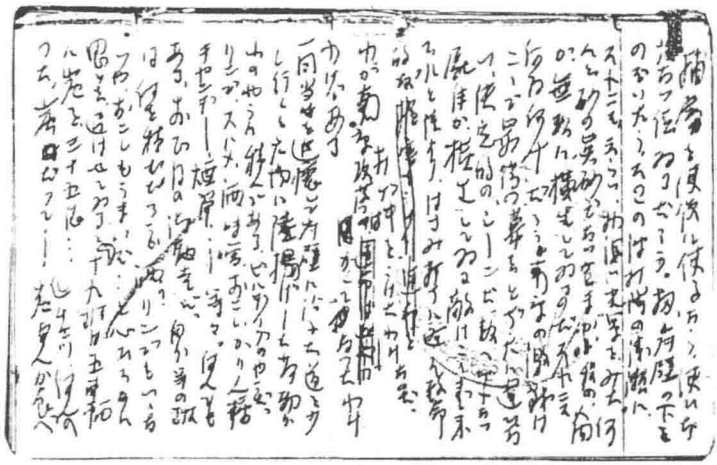
惜。庭院前的大理石雕像倒在草坪里，就像路边的石块。我往车上搬了六斗装的粮袋，非常非常沉。下午班里的马“滨殿”死了，挖了一个土坑把它埋了。

12 月 24 日

5 时 30 分起床，只见雪花纷飞，十分寒冷。8 时出发到南京码头去领马料。到码头后发现已有其他部队先行到达，看情形今天轮不到我们了。于是就安排一小队在那儿领小麦和面粉，二、三小队整队返回。我正为走哪条路而纳闷之时，队长就带领我们沿来时的路线返回，到了扬子江宾馆处沿着柏油路直走。我这时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原以为刚刚去的地方就是码头，其实只是一个锚泊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那儿设备寒碜，不像是个港口，果真只不过是港口外的一个停泊地而已。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才是南京港。看！真正的港口的确气势宏大，沿着江岸用混凝土把岸壁砌得结结实实，而且修了好几座栈桥，以便船舶停靠。令人遗憾的就是水面较浅，上面浮着军用船、驱逐舰等等。对岸看上去也不远，可以看见工场、船坞等，好像是一个宽敞的工业地带。对岸有轮船停靠在岸壁边，看来条件比这边好。这边港口上，有几百个支那人排成队伍依次从军用船上将日本运来的物品通过栈桥搬到陆地上。这些支那民正是前一阵在汤水镇里看到的敌方俘虏，他们正在服劳役。仅在那儿俘获就有 4000 人，所以让他们从事劳役可谓“用之不竭”。

我朝岸壁下张望，在波浪翻滚的浅滩看见了令人震惊的情景。只见无数尸体漂浮在江面上，乍一看，几乎令人以为是河滨边的沙石。可能多达几百、几千人吧？南京城内的激战最后一定是在这儿拉下了帷幕，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仗。数不胜数的尸体在水面漂浮。一定是敌人到达这儿后，遇到了水陆两面夹击，受到了致命性的打击。我方的南京攻陷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

我们一边想像着当时情景，一边沿着岸壁往前走，只见广场上卸下的物品堆积如山，像一座高楼。有苹果、墨鱼、酒、日本豆酱、米花糖、江米条、奶糖、香烟等等，应有尽有，几乎都是过年的美味佳肴。我们班将会搬点什么走呢？酒？苹果也不错，不，米花糖也很好吃，正当我暗自盘



在南京下关目击许多中国人尸体的记述部分

算时，只听有人喊："十九班往五辆车上加 36 草包炭！"什么呀！给我们炭？炭又不能吃。这时又听到："然后往后两辆车上装米花糖。"太好了！是米花糖，我们干劲十足地装好了物品出发了。路上只见有支那人在整理、清扫散落在路面的烧坏的家具、武器装备等。这些劳工也是俘虏吧！不久南京城一定会变得漂亮起来吧。道路的各处都有令人心悸的抗日口号及图画，如"中国与日本誓不两立"，还有日本兵在支那飞机的轰炸下抱头鼠窜的滑稽图片。我们把拉回的物品堆放在中岛部队的野战仓库里，回到马场时已是傍晚，周围已黑下来了。

12 月 25 日

今天是大正天皇祭，早上在宿舍的后院里举行了遥拜仪式，中队长训了话。之后我就和桥本、清水一起出去征缴。征了锯子、蜡烛等回来。半路上看到一个小学校，就进去看了一下。里面挂着毕业生的照片，还有优胜杯、风琴等。虽然我很想再仔细看看、调查一下，但已经下午 2 时，饥肠辘辘，所以拿了几册儿童用的文库本就回来了。下午在马厩里准备马料袋。其他班正热火朝天地用木材建一个马场。傍晚，领到了 12 月份的军饷，共 8.80 日元。这是年底奖金，我们可以用这些钱来迎接新

年。今天在马厩值班。

12 月 26 日

本来昨天决定今天要运送马料及过年的食品赶往 24 公里路外的汤水镇，但日程发生变化，要求在宿舍前面的广场上修建一个新马场。我们先用马车征来 100 根圆木和 50 张高粱席，搭起了架子，建了一个能容纳 11 匹马的马厩与一个储物室。有人锯圆木，有人挖洞，有人组装，上午就已大致成形，下午的工作就是用高粱席铺好厩顶并将四周拦起来。傍晚时分建好后，就去旧马场牵马拴进新马场，并把马具、杂物也堆在车辆上运了过来。马车按班排列。在新马场建成之前，晚上寒风凛冽，遇到下霜的日子，马鬃及马背都变得雪白，起床后去马厩，只见马被冻得瑟瑟发抖，可现在马匹住进了有屋顶有护栏、能晒到温暖阳光、通风也好的新马厩，真是太幸福了。在这里驻扎期间，只会偶尔用一下马匹，马儿一定会长膘的。总之我们很悠闲，马匹也很幸福。今天可真是愉快的一天。马匹似乎也很兴奋地四处张望。从家乡寄来了 12 月 3 日的报纸。

12 月 27 日

今天继续干昨天的工作。为了能更好地打扫马粪，我们在马厩里铺上木板，这样一来，只要用水冲就能保持干净。我们首先找八分左右厚度的木板，是将别人用来做大门的木板卸下搬来的。50 块门板堆得几乎有小山高。这些木板都有一尺宽、二米七左右的长度，非常沉，好不容易才运到马场。每四张木板用一块横板钉好铺在马厩的地面，效果很好，马的脚底下再也不会因小便和粪便而烂糊糊一片了，它们似乎很满意。而且马蹄也不会弄脏，马粪可马上扫出，很是省力。然后我们又建了一个马厩值班用的小屋。屋顶及周围都用厚木板围好，中间摆一张一米八、有弹力的漂亮沙发，可坐可躺。沙发的前面摆上一个火炉，这样马厩的修建工作终于圆满完成了。在这儿值班的话，既不用担心马匹会跑掉，下雨也不用在意，还可边坐在值班室内边眺望马场，真是太方便了。从中午起被叫去修建厕所。用小圆铲挖好坑，在上面搭了个小棚。这个

厕所也修得很棒，可供五个人同时使用。傍晚轮到我准备做饭，又烧饭又准备丸子汤，今天一天真是忙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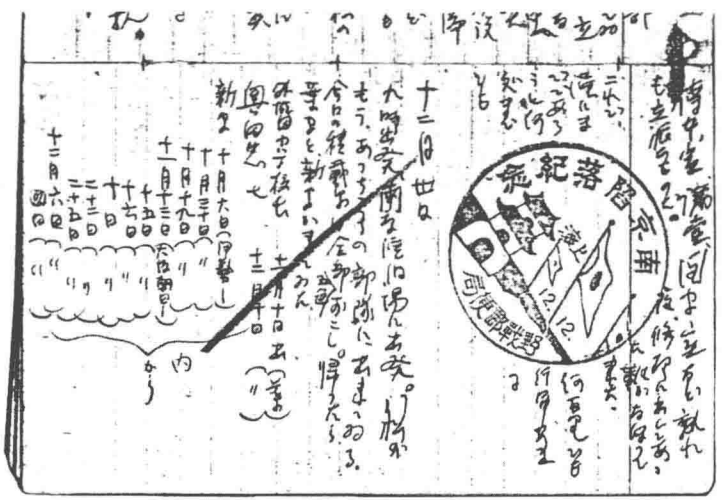
12 月 28 日

5 时 30 分起床。天空云朵攒动，似乎要变天了，气温也异常的温暖。7 时出发前往南京港停泊处。从军政部至挹江门附近的那条脏乱难行的道路被修整好了，已没有了散乱的衣服、烧焦的家具。挹江门的土包也被搬走了很多，左右安上了大大的门板。路上看见炮兵把松枝堆在卡车上，可能是用于装饰新年门松的吧，还有步兵抬着松枝回营，也有人拿着新年用的稻草绳，大伙都在为迎接新年而做准备。只见今天港口停泊处也是年货堆积如山，有年糕、酱油、香烟、青鱼子等。当我们把它们装载上车时，朝日新闻社摄影班的人在旁给我们拍照。我们装载的量远远超过了定额，然后才高兴地回程。路上下起了雨。路上见到步兵将用惯了的手榴弹扔进水池，被炸死的鲤鱼一下子都浮了上来，他们趁机捞了很多鱼，这可真是一个妙招。我们把物品放入野战仓库后就回到营房，用水冲洗了马车，这是为了应付明天的兵器检查。这时，雨点变成了雪花。当太阳落山、天色暗起来时，雪下得更密了。

12 月 29 日

今天要检查兵器。早晨起来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忙着做准备了。先保养马具，然后将各类武器整齐排列在二楼。这次要检查的兵器有步枪、骑步枪、步枪弹、带刺刀的枪、军刀、喇叭、手枪、马具、乘马具、雨披、毛毯、蹄铁、马料袋、水囊、饲料袋、便携灯、铁铲、十字锹、铁锤、辕木、钢、钉袋、蹄铁袋、篦、马鞭、斧头、锯子、护革油、枪支保养油、马嚼子、铁桩等。我们把约三十多件物品分门别类排列，大伙都热火朝天地做着准备，乱作一团。但排列整齐后的兵器显得十分漂亮，令人为之眼睛一亮，也令人惊叹。我们把每个房间、走廊都打扫干净，并贴上了皇太后作的御歌、告示板等。正在准备时，说是检查团从师团来了。于是我们连午饭也没有好好吃，就被赶到马厩里去了。车辆陈列在前院，我在马厩清洗马匹。雪开始融化了，“啪啪”地直往下掉，很令人生厌。检查团来时，联队长说：

“这个中队一直都很不错。”接着他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角落的化石上，“蒋介石也太蠢了，把这么好的东西给糟踏了。”一边说着一边把堆放在角落里的化石拿在手中仔细端详，“真是好化石啊！”“一定价值不菲吧！”他只顾感叹这些，根本没怎么顾得上检查兵器就回去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满头大汗地干到中午，却迎来这种检查，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或许他们眼力非凡，不用一一查看就能大致了然于胸，所谓管中窥豹，可知一斑吧！之后的收拾又忙乱了一阵，等收拾好后才松了口气。



南京陷落纪念邮戳

黄昏去征缴煤炭时，看到了一个名为竺桥的小学校。校舍很气派，以前可能曾被某个部队当作宿营地。现在军队已离开，我便进去看了一下。教室等设备都很完备，整齐，与我们小学校的设备相比，毫不逊色。教室前面黑板上方挂着孙中山照片，后面挂着蒋介石的照片，走廊的墙壁上贴着各国军备比较一览表，教室里还整齐地排放着学生作品。有的教室黑板上写满了充满激情的抗日文字。卫生室、理科标本室、礼堂、图书室等一一具备。

晚上，送去修的鞋子修好了。穿着修好的鞋，不论是前往汉口还是哪儿，上百上千公里的行军都不在话下了。

12 月 30 日

9 时出发去南京碇泊场。沿途只见门松已装饰在各处部队门口。今天装载的全是五颜六色的米花糖。回来后收到了明信片和报纸。来信有：

外城田小学校长 11 月 10 日寄出(明信片)、奥田忠七 12 月 10 日寄出(明信片)、报纸 10 月 6 日(伊势报)、10 月 30 日(伊势报)、10 月 19 日(伊势报)、11 月 13 日(大阪朝日新闻报)、15 日(大阪朝日新闻报)、16 日(大阪朝日新闻报)、10 日(大阪朝日新闻报)、23 日(大阪朝日新闻)、25 日(大阪朝日新闻)、12 月 6 日(大阪朝日新闻)、4 日(大阪朝日新闻)，其中 11 月 7 日的大阪朝日新闻报是秦种藏先生给我寄来的。

前一阵时间征缴来的浴缸能用了。先是小队长，然后是班长洗了澡。他们让我们也去洗，我们便轻松地洗了个澡。啊，自从在上海登陆以来，做梦都想到可以洗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立刻脱下衣服跳进浴缸。太舒服了，感觉人都快融化了，这个澡洗去了身上一个月的污垢。在星光的照耀下，我心情舒畅地走出了浴缸。身上的污垢都洗净了，手也洗得干干净净，抹的薄荷软膏渗入肌肤，感觉十分清爽，脸上也熠熠生辉。水井君开玩笑说："现在要是去烧饭，一定马上就变成帅哥了。""那可不行。""你这脸是准备留着过年的吧？""哈哈哈！"一起洗澡的桥本君也兴致盎然。

12 月 31 日

今天是除夕。吃过早饭后，在军官学校里举行了祭奠柄泽部队战、病死者的仪式。9 时，柄泽部队的六个中队集合后仪式就开始了。在中间设了祭坛，点上灯，并摆上各中队送的花环与供物，十分庄严肃穆。每个中队有近二十名特务兵和尚在一旁诵经。诵经结束后，由柄泽联队长宣读了祭文。祭文很长，详细报告了出征以来的情况，充满了祭奠战死者的情感，对他们的忠勇表示了慰劳。真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祭文。长眠于地下的灵魂也会被其中的每一句话打动心扉的吧！在一片诵经声中，联队长上前烧香，然后是师团长代理，各中队长烧香。联队长烧香的时

候，各中队的喇叭兵一齐奏乐，轮到中队长时，只有该中队的喇叭奏响并敬最高礼。这些结束后是各中队战、病死者的队长、班长、战友的祭拜。然后仪式就结束了。

回到宿舍后，说是联队长要来检查内务，于是就慌忙打扫宿舍，去马厩清扫马粪、洗马蹄，并用扫帚把卫门至大门都清扫了一遍，还往墙上贴注意事项，很是忙乱了一阵。联队长来了，先视察了马厩，然后巡视了二小队、一小队、三小队的营舍后就回去了。这样，今年的大事也就告一段落了。然后是发米花糖、橘子、罐头等。傍晚轮到我在马厩值班，就和太田君一起去了马厩。昭和12年回忆颇多的除夕夜就在马厩里度过，同时也是在马厩里迎来了新的一年——昭和13年。

战死、病死者：2名将校、10名特务兵、2名辎重兵。

1938年1月1日

我在马厩里迎来了元旦。浓雾散去后，是一个晴朗的好天。天气相当暖和，这是一个气温适宜的新年。日本也一定是个晴朗的日子吧！队员们把新年佳肴送到了马厩来，有屠苏酒、年糕、干鱼、青鱼子、豆子、沙丁鱼干等，非常鲜美，我们怀着过年的愉快心情细细品味。还举行了柄泽部队独有的新年仪式，传来了嘹亮的喇叭声、三呼万岁的声音。今天风和日丽，令人昏昏欲睡，简直就像是温暖的春天。但我却忙着清扫马粪，冲洗马厩，干的净是一些与过年无关的事情。

从故乡寄来了11月28日、30日、12月7日的报纸。

秦先生给我寄来了11月16日的报纸。

下午打了一会儿瞌睡，悠闲度过。交班时间到后就回来了，晚上玩起了扑克牌。今天一整天都能听到各处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我心情愉快地观赏着门松，还抽上了御赐的香烟。

1月2日

今天轮到我烧饭，我要做日本正月的特色食品——年糕汤。年糕太大了，我把它一切四，并一一清除上面的霉点后放进锅。我放了将近一百七十片年糕，锅里满得几乎要溢出来了。我自以为年糕汤煮得色味俱

佳，但人人都说太咸了，令我很是失望，可能是豆酱放得太多了。但最后还是全吃光了，我很高兴。还给我们发了青鱼子。小队本部给我们发了日用品，每一袋里装着：

1 块毛巾、1 把牙刷、1 个信封、1 块肥皂、150 张纸、10 张明信片、1 支牙膏、1 本信笺、1 支铅笔。

今天一天都很悠闲，写写信，躺一躺，洗了个澡。可能有敌机来袭，附近响起了高射炮声。晚饭煮了竹笋、海带和牛肉。

1 月 3 日

今天一天没有任务。下午和太田君两人去了曾是立法院的地方征缴物品。里面堆满了如"Dalton plan" by Helen parkhurst. "A History of China" by W. E. Soothill 等，以及有关文艺、时事、联合国的研究书籍。太田君拿了法律方面的书，我只拿了上述两本英语书。我在空无一人的家中四面环视，只见遍地狼藉的书本、衣服，其中那些可爱的小衣服、小鞋子不禁令我触景生情，感到一丝悲哀。我甚至在其中发现了国书。

今天该我打扫浴缸，可以第一个洗澡，很是舒服。

听说昨天有敌机来袭，中央飞机场上有十几架被打落的飞机。

国书(略)

1 月 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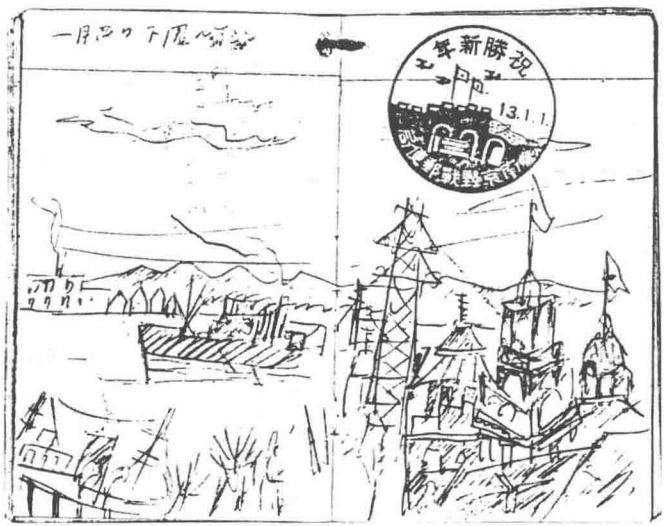
今天举行了军人敕谕的下达仪式。中队长先奉读了敕谕，之后进行了训话。

仪式结束后，接到了中队发下的行李与信件，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分别为(略)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包裹，感觉欣喜若狂。边猜想里面是什么边打开包裹时的感觉太妙了。寄来的都是些糕点、薄荷油膏等日用品，我一一拿起这些充满深情的物品，细细端详，品味着喜悦，今天一整天都很高兴。我马上写了感谢信，上组寄出的包裹我已等待很久了，对方若是知道寄到了，一定也会放心的。河野没有任何通知就给我寄来了包裹，令我十分惊讶，当

然由此喜悦也增加一分。深深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不胜感激。

两三天前开始通了自来水。



祝贺新年的邮戳与南京下关的写生画

1月5日

10时前往下关(南京港)。每次去港口时，都会满怀期待地猜测是否会停有很多船舶。而今天是迄今为止船舶停得最多的一天，有五艘船停靠在岸边。见到轮船时不由得产生一种依恋心理，常常会凝望着轮船，或是遥望着天空，想着何时才能乘上那艘轮船回到故国，心中十分怅然。

今天装载的是56箱干面包。

1月6日

昨晚起就在马厩值班。与以前不同，现在的值班变得轻松多了。马匹很驯服，值班时打瞌睡也无大碍。今晚荣西君值前半夜，我值后半夜。半夜2时左右交班，非常寒冷，不断地烤火取暖，偎在火堆旁或是打瞌睡，或是读昨天征缴来的《Dalton plan》，就这样度过一夜。今天没有任

务，大家都休息一天。我牵出马让它们运动一下，还去取了干草。在马厩里吃了午饭。

下午在旁边的军官学校里举行了战利品的性能测试，主要是地雷、手榴弹、迫击炮等兵器。

1月7日

10时出发去下关，但走到挹江门处却又通知我们回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让我们走了八公里路又让我们回去？真是莫名其妙。是不是我们准备装载的货物还未运到？不管那么多了，虽然觉得白走了这些路，但让我们半途回去总比空跑一趟好。

我们到中山门前往右拐的城门附近的村庄里去取干草。回程途中刮起了寒风，脸像被刀割般疼。这四五天也没收到来信，觉得有些寂寥。晚饭分发的冷冻鲷鱼十分好吃。吃鲷鱼，这可是自京都久世村宿营以来第一次。它的确是难得一尝的海中珍品。午饭后小憩时，到小队附近新开的一家小店里买了明信片与袜子。回来后听到“各班来取信件”的消息，或许是因为我今天一直在惦记着信件的缘故，居然来了26封。这可是入队以来头一遭，像我这样一次抱回一大堆信的，中队里也不会有几个吧！分别为(**略**)

今天收到太多来信，兴奋得没能入睡。

1月8日

由于要检查马匹，整个上午就在清洁马匹。用刷子刷毛，清洗蹄子并涂上蹄油，还要清理马粪，忙得不可开交。下午检查日本马，从营养、照顾、行走姿态等各方面依次进行了细查。检查结束回房时，“啪”的一声，电灯居然亮了起来。“哇”！大伙都齐声喝彩。在这之前我们都是靠蜡烛、菜油、汽油勉强照明，通了电实在让人感激不已。南京城就此也将告别黑暗世界，回到了光明世界，实在得感谢皇军的努力。又有水又有电，实在太方便了。傍晚收到两个包裹，一个是奥田叔叔于12月15日寄来的，内有奶糖四包、糖一包、水果糖两包、奶油糖球一个、味精一包。

基本上都是甜东西，实在太好了。还有一个是园城寺龟太郎、伊能

亥之助、岩本六郎(竹笋会成员)三人于11月2日寄出的包裹,内有成田羊羹十个。大伙儿都很高兴,一下子就消灭得干干净净。

1月9日

今天一天非常忙碌,归还了一辆马车、一副马具,领取马料,交换弹药,清扫市内战场,分发邮件,洗浴缸,打扫除,烧饭。

来信了,有:

今关达巳12月24日寄出(明信片)、外城田学校寻四全班11月23日寄出(明信片)、中森佐助1月1日(明信片)。

还收到报纸。共四份为:10月29日版、11月18日版、12月21日版、12月14日版。

最近大家各自收到不少慰问袋,里面装了很多甜食,所以我们的桌子堆满了糕点罐,简直就像是个点心店。当然也有像河北那样寄来防弹背心,让其他人大吃一惊的包裹。

1月10日

9时出发去下关。这次运回的是大米,去的时候,路上见到了朝香宫殿下。

来信了,有:大崎二郎11月8日寄出(明信片)、扇田德藏11月9日(明信片)、永昌寺11月12日(信),今关寅之助11月8日(明信片)

家中寄来了报纸,有:

大朝日11月9日、12月22日、12月18日、12月20日、12月15日、12月24日、12月25日。9月25日(伊势新闻)

奈良的白前正雄给我寄来了:

背心一件　内裤三条　手帕一块　羊羹两个　刀一把　记事本一本　枇杷一个　菠萝一个　橘子一个　牛肉罐头一个　红豆一小包　混装糖果一盒　梅子一个

1月11日

今天进行了操枪与徒手的军事训练,还练习了敬礼的基本动作。下

午分成两班出去征缴物品。荣西、福井和林等人去紫金山方面征干草，桥本君、太田君和我驾着车辆去征缴制面条的机器。在日本时经常听人说“支那荞麦面”，稍微留心就能发现支那的确有很多荞麦面馆。我们把各处较好的零部件收集来堆在车上拉了回来。这些机器部件很沉，三人合力总算把它们搬上了车。回来后就动手揉面粉，然后用这机械一拉，就拉得像纸张一般，又薄又长。反复几次后将其放在另一个机器上，就能将其切细，美观可口的面条就做成了。但调制面条以及运转机器实在不是一桩易事。晚饭时我们全班吃上了好久未享用的面条。

1 月 12 日

昨晚起在马厩值班，寒风呼啸，非常寒冷。我借着火炉的亮光给故乡写信。今天还是有野外军训，下午把贴身汗衫、手套全洗了。

1 月 13 日

一个上午都飘着小雪，非常寒冷。今天轮到小队长巡察，森地分队长患了感冒，横井分队长去取干草，不在营地。因此没有军训教练，实在太妙了。晚上点名的时候，宣布了辎重特务兵的晋级（由二等兵晋升为一等兵）。均为柄泽部队的一线战士，我们庄司中队共有 132 名，我们班有林、荣西、福井、相松四人。他们都是已经受到教育的老兵。

我请桥本君给我理了个发，感觉清爽很多。

1 月 14 日

市里早就挂出了演艺大会的告示。今早做好要求进级的申请之后，整个中队就带着午饭去国民大会堂。到那里后发现来迟了，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无奈之下，只好返回。途中有小商店，便闲逛一下，然后往回走。在国民政府前遇上丸山君，就搭他的车回到宿舍。在我之后慢慢腾腾在小商店闲逛后才回来的家伙都被卫兵狠狠训斥了一顿。下午在军营学校进行了军训，天气非常暖和，我们在草地上练习摔跤或是接力赛跑，然后就躺着打起瞌睡来。

黄昏时收到了来信，分别为（略）

1月15日

今天一天没有任务。中队里陆续有人染病，昨天还死了两人。现在，一小队的队长也正住院。说是兽医也病得不轻，急需输血。今天又发现有伤寒患者，被送进了隔离病舍，所以庄司队被禁止外出，去看演艺大会之事也泡汤了。

收到来信，分别为(**略**)

另外还从故乡寄来了两份报纸。

1月16日

今天要为一小队和中队本部里因伤寒、甲肝去世的战士举行祭奠仪式。早上就设祭坛，装饰供花，在后院做了一个祭场。仪式从下午1时开始。我和荣西、清水、细谷、桥本四人一起去紫金山方面征缴马匹用的毛毯与干草，没有参加仪式。我们从军官学校的后面走出，在后城门处向右拐，就来到紫金山的游览汽车道上。我们沿着这条路慢慢向上走，只见沿途还留有激战之时的痕迹，路边的树木被砍倒在地，布满了铁丝网，还有战壕、炮台，以及盖有铁丝网的陷阱。有的地方竖着“有地雷，危险!”的牌子，还有倒毙在地的人、马、机关枪和高射炮的碎片、被烧毁的随身武器等等，一片狼藉。想到这如铜墙铁壁般的城墙虽然威严高耸，但最终还是在我军手里陷落了，就不由想起尊贵的皇军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有多少宝贵生命牺牲在此处啊，听说这紫金山是我们的乡土部队——第三十三联队攻陷下来的。啊，来自故乡的勇士们，太感谢你们了。我不由得对长眠在地下的每一位勇士一一说上感谢的言词。

我们在背靠紫金山麓松林的农家征缴了毛毯，顺便想起自己的军鞋也破得不能穿了，便从散乱在那儿的支那军靴里征了一双合脚的。那儿不论屋里屋外，到处都扔满了毛毯、衣服、外套、绑腿、饭盒、汗衫、绒裤等物品。一定是当时敌方士兵出逃时为了蒙蔽我军的检查，脱下了军服，装扮成农民的模样。我们还征缴了一辆独轮车、马粪耙、篦子等带了回来。一路上，满眼是被攻城炮火打破的城墙、被烧焦的山坡、烧得破烂不堪的鞋子、头盔、刀、步枪，还有身首异地的尸骸，以及被地雷炸后留下的

裂口，时隔多日，但它们依然给人以血雨腥风之感。

回宿舍时正好赶上祭奠仪式结束，各小队拍了纪念照。还在草坪上拍了十九班的合影。下午与荣西君一起在马厩值班。

1月17日

很罕见地一早就下起了雨，更糟的是我们得要去下关。这场雨如春雨般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在下关载了大麦。外套被雨淋湿了，变得非常沉重，穿着征来的支那鞋走路，脚被挤得生疼，马也不知为何，走路一瘸一拐的，雨不见停，还越下越大，简直是倒霉透顶。而且野战仓库里尽是泥泞，我们边淋着雨边卸货，很是辛苦。个个被淋得如落汤鸡一般，回到宿舍后才松了口气。外套和上衣还未完全烘干，就该轮到我去马厩接班了。

1月18日

今天轮到我和永井君做饭，我们俩鼓足了干劲，准备好好露一手。不料早饭的水放多了，煮成了粥，烧酱汤时用的木松鱼罐头调味的味道过重，酱汤也变成了怪味汤。做中饭时，我们就少放些盐，晚上的菜是四季豆，煮四季豆足足花了下午半天时间。烧了满满一锅，都找不到盛放的容器了。煮好豆子后在厨房里打起瞌睡，这时通知让我去取包裹，是村中音一、饭岛显治、柴山英一郎三位朋友寄来的包裹，内有(**略**)

1月19日

从早上就开始下雨。收到了来信，分别有(**略**)

1月20日

一早下起的雪整整飘了一天。早上就开始整理装备，每班先整理好一个箱子的行李。下午在二楼听课。野战邮局也营业到今天为止，野战仓库也关闭了，野战医院将转往上海。我们即将离开南京，好像是坐火车去上海。麻烦的是我们中队有很多病人，一小队今天又死了一人。光是一小队就有43人住院，二小队只有六个人，还算不错，但临出发前出

现这么多病员，的确令人头痛。写好了信，但听说野战邮局不办理业务了，感到十分失望。给佐原小学的信写至一半也就此搁笔了。

收到了奥田(忠七)1月七日寄出的明信片。

1月21日

昨天下了一整天雪，早晨起来一看，紫金山银装素裹，在太阳的照射下银光闪闪。马厩里被融化的雪水弄得泥泞不堪，我便烧了热水给马洗去泥泞，刷干净马蹄，并把地板冲洗干净，马厩一下子就变得整洁起来。

由于要检验大便，就将其包在发下来的透明胶及油纸内交了上去。从中队本部送来了邮件，这可能是在南京驻扎期间收到的最后的邮件了。

下午中队长在二楼给我们上课，主要内容为：

○ 最近将移动至其他地方

○ 生病是因为紧张引起的，因此要放松心情

○ 从南京出发时要整理好一切，不要给接替我们的第十一师团添麻烦

○ 遵守军纪风纪，不得泄露秘密

○ 将要去的地方容易被冻伤，要注意防止冻伤

讲了以上注意事项后，就结束了训话。然后我就把马从马厩牵出来活动了一会儿。

晚上点名的时候，分队长嘱咐说："希望留下来的人员请报名。"但我们班里，年轻的士兵说："即便让我当司令，我也不会要求留下来。"没有一个人报名。

傍晚接种了水痘。

1月22日

昨晚值夜班，2时接班执勤。天气格外寒冷，一直烤着火熬到天亮。由于联队本部马上就要出发了，要求各班帮助干活的人员6时就要出动，因此4时就开始叫起值班烧饭的士兵。吃过早饭后，被派去打扫弹药上的积雪。进行了第二轮检查。昨天种水痘处感到奇痒无比。下午

在马厩里给马做清洁工作。梳毛、洗蹄、洗去地板的泥土。然后受班长之托，制作了登陆以来班员德行一览表。去连队本部干活的人都回来了。他们说下关车站处，不论是轮船还是火车，都挤满了前往上海的士兵，混乱不堪。

领到了本月 8.80 日元的军饷。

1 月 23 日

早上起来就冲洗马蹄、地板，下午牵马活动。今天天气暖和，就在马厩内用水擦身，身上的污垢被洗干净后，感觉非常清爽，顺便把针织衬衫给洗了。下午听课，由卫生兵给我们讲在严寒地区生活的常识，主要讲了如下内容：

○ 季风与温度

○ 有关冻伤

○ 早期冻伤及其护理

○ 预防冻伤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保持身体清洁、衣服的清洁、勤补衣服

傍晚，前几天拍的照片（各班与小队）冲洗出来了。各班及小队的都拍得很好，前者是一张 20 钱，后者是一张 15 钱。两张都是很好的纪念照。前一张是以宿舍为背景，后一张则是以紫金山为背景。我马上写了封信，将照片一同封入，但遗憾的是野战邮局迁移了，暂停办理业务。看到这张照片，我故乡的人们该会多么高兴啊！晚上领到了两张小队的花名册。

1 月 24 日

整个上午都在写信，照顾马匹。下午摄影师来了，便拍了照。我一共拍了三张，分别是一个人手持刺刀、和太田君的两人空手合影，与立冈君在小队宿舍的屋顶上的合影，一组 1 日元，加印是每张 20 钱。

1 月 25 日

轮到我烧饭，一整天就在厨房里忙乱地干活。下午在宿舍的后院举行了祭奠仪式，祭坛上有各班上供的供物、排着花环。在香火缭绕中开

始诵经，同时在嘹亮的喇叭声中对死去的魂灵行了最高礼。接下来是尉官、士官，然后是有关人员烧香。祭奠仪式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后，中队长给我们训话，主要内容为：两三天内我们即将出发，大家注意健康，不要生病；坐火车时严禁烟火。中支那的铁路均被破坏，货车、火车都是从日本内地运来的，但最近却因为火灾有近五辆车被烧毁，因此务必注意严禁烟火。训话结束后就装弹药。

已故陆军辎重兵上等兵　　北川已喜藏之墓

已故陆军辎重兵特务一等兵　　今西宗吾之墓

1 月 26 日

早起就照顾马匹，缝补衣物。下午出去征缴稻草准备铺在开往上海的火车厢里，洗洗衣服，洗洗澡，就这样过了一天。

1 月 27 日

明天就要出发了。这是一段长时间的驻扎生活。12 月 19 日入南京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那天算起，到今天正好是第 40 天。迄今为止从没经历这么长时间的驻扎，而且在南京的驻扎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舒适的时光了。非常舒适。宿舍又大又干净，虽说最初要去河边打水，还要征缴蜡烛、石油、菜油用于照明，但在驻扎一半时间后，电、水都通了，每天的生活都很方便。我们的工作也仅是去下关。下关离驻营地不远也不近，而且一共才去了五六次。干完一天活后就能回宿舍休息，还有值班烧饭人员做好晚饭等待我们。年糕、酒，样样有，青鱼子也吃了很多，春节过得悠闲而满意。还装饰门松，放了爆竹，真是过了一个好年。这期间还收到了很多信与报纸，这是最令我高兴的了。每天过得愉快而有朝气。那个马厩也令人怀念。在马厩值班很舒服，净在打瞌睡。而且还可以常常洗衣服。我们将离开亲手建造的马厩，这个令人怀念的宿舍，以及后院四个战友的墓标，还有爱马的墓标、野战仓库、飞机场、紫金山、下关、南京市，我们将舍弃这里的一切离它而去。我将与这个地方永别，今生不可能再来寻访。令人愉快的南京啊，我即便离开了你，我的胸中、我的心中依旧会留下对南京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前几天拍的照片冲

洗出来了，这将成为最好的留念。让我们奋勇向前吧！再见了，南京。

［江口圭一、芝原拓自编：《日中战争从军日记——一个辎重兵的战场体验》，法律文化社（京都）1989年4月版］

（汪丽影　译）

14. 高岛市良日记

编者注：高岛市良，原从事农业，1937年8月应征入伍，编入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时年29岁。

（前略）

登陆转战南京

（1937年）11月13日

夜半船开出。东方发白时分，并排在江上的军舰朝左岸一起开炮。轰隆隆，炮口闪出火花，冒起黑烟，不久隆隆的炮声就响彻江面了。我方船只循着炮声而去。

台湾部队开始登陆。好几艘摩托艇，尾部拖着一缕白烟，斩浪直冲彼岸而去。不断传来重、轻机枪声。我想可能是在交战吧，但因敌军子弹没有飞来，故站在甲板上，悠闲地观看着水陆之间的交战。有船员说："在吴淞时，可是不断有子弹飞来的。"

中队长下达命令说："台湾部队眼下正在战斗中，前进发生困难。牺牲人数好像众多。这次战斗因为河流较多，很有可能难以取回战死者的尸体。另外，就是负了伤也没有人理，队伍只管不断前进，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啊呀！大势不妙啊！大家面面相觑。

从船上看到的江岸，燃烧着熊熊烈火，火焰直冲云霄欲将天烧焦。10时，我们静静地换乘上小艇，在流波碎月中直线前进。船尚未靠岸大家就跳下船了，原以为水很深，没想到却只到膝盖处。越过几条曲折的壕沟，来到吴家大院。

村落全都被烧了，余烬还在燃烧。整理一下背包，放入背负袋，就在

附近露营，一小队将自称是附近居民的四五个人绑在了一起。当务之急是烧火取暖露营。

11 月 14 日

7 时，行动开始。与北支那一望无际的旷野相比，这一带地势起伏，土堤上芒草茂盛，到处是竹丛，河流也多。随着地势的变化，房屋的构造也与北支那不同，北支那的房屋屋顶低，是泥土构造，而这里则多以茅草搭成的倒 V 字型屋顶，使人想起了日本的偏僻乡村。硕大的水牛竖起两只弯弯的角，悠然自得地卧在田野里。虽然大队长对我们说："牛反抗起来十分凶猛，过来就开枪。"但一点事也没有。牛毫无表情地眯着眼，或者抬头远远地望着我们。

由于大队长命令："发现可疑的村落就给我放火烧了它！"本部的士兵到处放火作乐。红莲般的火焰直冲云天，火势蔓延到了竹丛，发出阵阵爆裂声。

分队随伊藤准尉和侦察兵出发了。一路上许多村庄都被烧了。碰到了台湾部队的侦察兵，他们一见到我们就欣喜若狂。说是昨天晚上在敌军阵地迷路了，到现在一点东西也没吃过。他们用鹿儿岛方言诉说着战地辛苦，但我一点也听不懂。敌军丢弃的带有青天白日徽章的钢盔滚在一边。屋檐下有四匹带着马鞍的马丢弃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们说，再往前就有危险了。我们没理这些侦察兵的话继续前进。

嗖嗖嗖——

是子弹声！"哟，说来就来了！"不一会儿枪声渐远，我们刚刚放了点心，又听得"砰！砰！砰！"的枪声传来。"哟，这可是冲着侦察兵来的！"马上卧倒在光秃秃的田埂边。草丛附近好像有埋伏，前方村庄不断传来交战枪声。当地百姓都逃走了，与北支那时受到欢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在草丛背后的一家屋子里吃了午饭。三中队的侦察兵抓到两名残兵，说是身上带有非常高级的望远镜，让后上来的他们得去了，真是太可惜了。分散在田里一边前进，一边进入村庄。看来敌军人数还相当多，子弹不断飞来。

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小川和稻垣乘小船过了河，但梶岛却翻了船掉

进了河里，因此放弃了渡河。可能是增榎队吧，他们分散队形前进而来。

来了“回归中队”的命令，侦察兵撤退。刚才吃午饭的那家隔壁的房子正在燃烧。老太太发疯似的大喊大叫，小孩子在哇哇大哭。“啊，真可怜！”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心情沉重。

徐家市是个很小的城镇。素菜店里放着粗粗的甘蔗。士兵们都上前去抢。我拿了一根，一面走一面用小刀削皮，边嚼边走。“小队长要不要来一点？”“哎，这可真甜呐。”

沿着河的西岸前进。刚才部队呆过的地方不断有枪声传来。不时有流弹飞来，啪！一颗子弹打到了脚下的土堤，近藤君跳了起来。大家都笑他说：“子弹可是快多了。”从补充队来的士兵今天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枪声吧。

渡过河去，扫荡了村庄，在泥泞的田野里构筑工事。在屋子里的泥地上铺上稻草就进入了梦乡，屋檐下摆放着许多稻谷。

11 月 15 日

征缴渡河材料构筑浮桥。嗨哟！嗨哟！将绑着救生圈的材料经狭窄的道路运来，又说不用了，于是又拆了。像样的房子都被前面的部队放了火，正在燃烧。竹子爆裂声，熊熊的火焰，不知逃往何处的妇孺老人将家具及被子等搬到了田里。但还是有狠心的士兵特意前去放火。堆积如山的稻谷在燃烧。把米烧了真是太可惜了，实在是惨不忍睹。一只头部烧着了的山羊冲了出来，小山羊留在了烧毁了的屋子里，凄惨地叫着，令人感到悲哀。

与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的士兵会合，休息。四天来的追击好像把每个人都折腾坏了。交谈着上海（罗店镇）之战的苦战经历。“16 天一直缩在壕沟里，冲上去就被小河挡住，死了不少人，冲锋受挫。多少次都不成功。联队现在有 1500 人左右，其中有的中队只有 30 人左右。”看来上海之战的战况比听到的要艰苦。

来到了通往常盛[1]的大道。敌军的尸体到处都是，据说被友军战车

---

① 原文如此，似为常熟。

蹂躏过。两架海军飞机低空从我们头顶掠过，机上的人拼命挥手高喊万岁。我们也挥动国旗以示回答。

山炮、工兵等各部队都到了。敌军大炮倒在河里，汽车正燃烧着，电线杆也断了，轰炸后的情景历历在目。看来敌军逃得很急。

进入右面的村庄烧火做饭。河里有两三个村民死在那里，有道是流水三寸之外不必介意，我们就用稍稍上游的水做饭。一个小时晚餐结束，又开始前进。在脏乱的村庄与本部一起宿营。

11 月 16 日

下起雨来了。虽然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只等下令，但看来今天不走了。在竹榻上枕着吹了气的救生圈睡了一觉。北支那没有竹丛，中支那竹子很多，连椅子都是竹子做的，很是新奇。冒着秋天的冷雨，在河里洗着虫子咬过的小菜叶。近藤君等用盆子做盐汁。没有什么菜叶子，所以没办法。

三中队的士兵杀了村民。村民逃到水中喊救命，士兵们赶了上来活活把他打死了，实在可怜。真是人间地狱。说是由第十一师团与第十六师团及台湾军攻打常熟城。

傍晚出发，沿着小河，稻田间泥泞路滑。村庄里河沟纵横，稻谷堆积，像是用船运来的。分队在重机枪掩护下尾随前进，一边警戒一边进入五梁镇。

突然，哒哒哒——重机枪一齐发射，枪声划破夜空。加藤少尉说："不是敌军的吧，是友军的重机枪。"但没想到是遇上了敌军的水冷式重机枪。好像有人负伤了。我们在村庄里隐蔽前进，一直保持沉默的敌军阵地突然开起了火。沿着土堤在水田里匍匐前进，来到村庄东头。雨还在下。黑暗中，中队长说要筑墙。敌军方面看得一清二楚，头一抬起来马上就受到枪击。在地上滚着运来了门板和稻草，但因为是在弹雨下作业，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最终还是半途而废了。

同大平两个人一起站岗，轮流在竹丛中构筑阵地，只是竹根挖不动。子弹飞来了就趴下，一边监视一边干，因此非同寻常。重机枪来了。透过屋子看过去，发现就在屋后有一座桥，看到有两三个人吵吵嚷嚷地走

过桥来。“好！打！”重机枪吐着火舌扫射过去。

被绑在树上应已被刺死了的村民还在呻吟。心里真不好受。换岗的也不来，站了两个半小时的岗。从屋子里开了枪眼。打破了阻挡联络通道的墙壁。最终都没能合上一眼。

11 月 17 日

天就要亮了。枪声渐稀。西面就有一个村庄。好像枪是从那里打来的。傍晚有四人中弹。听到山下君腹部中弹身亡，大家请求报仇还击。中队长命令每人各打 15 枪。从枪眼向认为是对方开枪的地方打去，见不到敌人就开枪，实在不是办法。第五中队来换班了，我们集合到昨夜呆过的村庄。

迫击炮弹飞过头顶在后面爆炸。接着又是两三发，就落在重机枪的阵地前，敌军的炮弹还是挺准的。回到昨天的那个村庄，继续来到大路，成了联队的预备队。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军队，大路上停满了战车、汽车和马。没有一间房屋是空的。占了一间泥地屋子。又是下雨，也没有柴火可以做饭。顺手砸了房屋用来烧饭。

11 月 18 日

雨还是不停。第一线仍在战斗。嗖嗖嗖！流弹飞来。还有炮声，出去有危险。四五个抱着小包裹的士兵从右面走来。一个人拿着刀，是阵亡者的遗骨和遗物吧。

不知何时出发。一有时间就睡。晚饭是吃了，但米也没了。“杉本，还有米吗？”“一餐的话还是有的吧，要菜吗，我给你盐烤猪肉。”“真对不起了！”向杉本要了一餐米，煮了满满一饭盒。

重炮的观察气球在秋雨绵绵的天空摇曳着。傍晚炮声又开始激烈起来。炮声震撼着秋雨阴沉的天空，发出隆隆响声，那是重炮。敌军的轻、重机枪声在夜幕中接连不断。因为是联队预备队，故无所事事地一天过去了。听着子弹的呼啸声悠然睡觉。我甚至想，这就是第一线么？

11 月 19 日

今天还是下雨，风更大了。敌军渐渐退却，中队进发为了追赶联队。一字并排的炮兵阵地上搭着帐篷，昨夜是在雨中奋战的吧。

稍往前去，受到来自残敌的枪击。没办法，走道路左边的小村落避开它。11 时 30 分，午餐，听到隆隆炮声就在附近。刚说迫击炮来了，就见炮弹在附近爆炸了。二小队一下子冲了出来，被打倒了几人。烧火冒起的烟是罪魁祸首。敌军也是很有头脑的。立刻退回到大路附近构筑掩体工事，总算造好了人能进去的战壕，铺上稻草，伏在里面。雨继续下，战壕里的水渐渐漫了上来。

敌军的炮弹接连不断地飞来。友军的大炮、重机枪也积极应战。伤兵经泥泞的稻田运来，浑身发冷，真可怜。围坐着正在吃午饭，轰地一声，炮弹落在了中间，毫无办法。山中君两旁的人都负了伤，可他却奇迹般地得救了。

傍晚寒风侵体。又回到了上午的村子，在雨中一边警戒一边宿营。今夜毫无声息，是否是敌军退了呢？

11 月 20 日

总算追上了本队。中川在杀猪。我和森永两个人正在刮骨头上的肉，忽然听到："喂！着火了！着火了！"一看，后面那家已经是一片火海。急忙去取了装备冲出滚滚浓烟。糟了！忘了枪。幸好还没有烧着，但冲进烟雾中去时还是很害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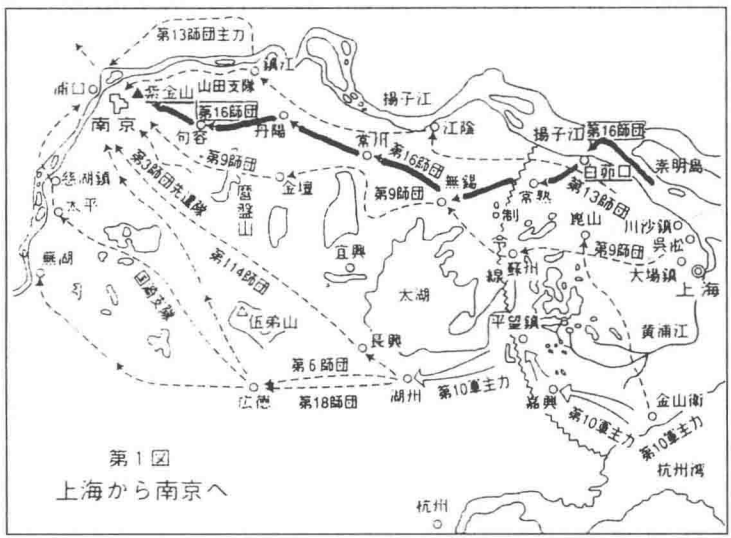
田间泥泞路滑，跌跌爬爬的，最后手表都掉到了泥土中，可能不能用了吧。松本分队的士兵，拿着烧得只剩了枪身的枪出来，那是因为刚才的火灾没来得及取。

桥梁也被破坏了，所以要坐船渡河。过来了一条载满了大米的船。"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大家争抢着，我催小川帮我拿了满满一钢盔。还有支那的酒，好像还有人装在了水壶里。

看吧！从远处看碉堡，它就像杂草丛生的土堆，但是固若金汤。沿小河每七八十米筑成一排。敌军事先破坏了桥梁，是要在此固守。

寒冷的秋雨，手冻僵了，连吃饭都不听使唤。雨中可见的常熟的塔

越来越近，说是不进常熟城。从外望去，常熟的街道很美。小河穿过街道，看到好几座风雅的拱形桥，到处可以见到挂着日本国旗的舟船。后面一座平缓的山坡树木茂盛，还有塔，让人联想到奈良的街道。据说这就是虞山，是虞美人散步的地方。



从上海至南京作战要图(1937 年 11 月—12 月)

路上，到处是支那军丢弃的物品，有手枪子弹、毛毯、调羹、伞、装满食品的竹篮等等，还有留声机、闹钟等。连这样的东西都要到城里来抢，看来他们在碉堡里守得还挺悠闲。手枪子弹、捷克机枪子弹等有好几种，边走边捡一些别致的东西。他们逃起来，总是轻装而逃的。

雨越下越大，雨水从搭着的帐篷渗透进来。不知为何，左膝盖突然疼痛起来，但不觉得碰过什么。宿营在大队的位置，赶快生火烤烤淋湿的衣服。到前面那条河里去打水，一片漆黑。发现有猪，正好没菜在发愁呢。马上杀，由平田负责。用卖鱼店的稻草烧火煮，当然是盐水煮。分队总动员烧了满满一大锅。这家房间很多，像是很有钱。大家到处翻腾找到了背心、腰带，还有法兰绒布，披上它或许会暖和些。上床盖上棉花被，暖暖地就寝。

11 月 21 日

不知雨什么时候能停。以前常听说扬子江沿岸降雨较多，但一下起来就持续这么多天，实在是受不了。“又是下雨！”抬头望着可憎的天空，7 时，披着帐篷出发。

旅团成了右翼追击队，第三十三联队为主体，第三十八联队为前卫，在林阴道上前进。午时刚过，就遇上了敌人顽强的抵抗。在常熟被打败的敌军并未溃逃到其他地方，而是停留在附近地区吧。大队向左方移动。飞机穿过云雨层而来，投下通信筒又走了。

一面扫荡村庄，一面沿河迂回前进，抓到了两名躲藏起来的败兵。解除他们的武装，检查行装，我命令分队的人说：“谁去刺死他们！”可没人想去杀。于是把他们拉到河边，卟地一刀刺下去，刺的很舒心，啊呀！挨刺刀的一个跟斗仰翻倒在河里，污浊的河水一下子染红了。还有一个是从背后刺的，因他穿着棉衣，刺刀刺不进去，弯了，重新向颈部刺去，血沿着刺刀流了出来。我的刺刀也算是第一次吸到了血，将刀插进稻草堆擦干净。

扫荡下一个村庄，找到了米。用毛巾包住提了来。突然，砰砰——枪打了过来，是从右角那座大院子的枪眼打来的。三分队卧倒在右面还有水的稻田里。好长时间不能抬头，不久敌军退走了。在这附近好像还有敌人。穿过田地来到了村头。

虽然小队长说“今天的战斗结束了”，但还是严密警戒。到了夜里雨仍未停。寒气逼人，在屋檐下站岗。用浑浊的黄水做饭。今天好不容易到手的米也因战斗惊慌地弄丢了。闭上眼睛，但冷得睡不着。第三中队冒雨前去夜袭前面的部队，但说是“敌军抵抗顽强，没办法”，就撤退回来了。山田放哨时开了枪，大队长问发生了什么事，小队长兴奋起来，原来是抓住了化装成村民沿着步哨而来的败兵。

11 月 22 日

敌军撤退了吧，我们在田野中散开前进，扫荡村庄。今天雨停了，见到了久违的太阳，但天气更冷，我感冒了。又在附近听到了枪声。进入村庄找到了白米，将米袋装得满满的。腌菜叶也装了满满一盒子。河上

的石桥破坏了一半。圆锹和耙子丢在那里。可能是没有时间全部破坏掉吧，这种桥就是全弄塌了，我们皇军也不会怕的哟。

穿过泥泞的田野来到大道，石板路夹着小河，是一个小小的镇子。我们在一家像是葬礼用具的店里休息，有红色白色的纸及香等。冥界银行的纸币和一分面值的铜钱洒落一地。桥梁被破坏了，工兵队放倒了电线杆忙着修桥。这些电线杆今后还是用得着的，可能是目前没有别的材料吧。集合，傍晚宿营。马上采来菜叶做汤。今夜可以暖暖睡一觉。

11 月 23 日

阴天，有点冷。日本也有这么冷了吧，或许更冷吧。早早就整队了，作为旅团预备队待命。

遇到敌军顽强抵抗，不能前进。流弹不断飞来。侦察兵派往各处，但似乎敌军的抵抗到处都很顽强，难以前进。今天是新尝祭，本来打算就是付出些牺牲也要到达无锡的，但看这形势是不行了。在穿过已耕过而空无一物的田地时，子弹又嗖地飞来，叶！叶！落下，令人毛骨悚然。急步一口气奔到村庄。第二分队又有一人腿部中弹。拿饭盒盛了田里的积水，到村里赶快做饭，流弹飞来。中队回归大队，在漆黑的路上匍匐着移动到了寺院。入夜后敌人的子弹更加激烈，在头顶上高高飞过。这是座很大的寺院，中队长提醒大家："神佛灵验，别弄坏佛具及佛像。"顺手收集些木柴生火，堂中冒着黑烟，铺上稻草就倒下了。又要转移。由于穿上了法兰绒的衬衣，背上暖暖的。

11 月 24 日

等待漫漫长夜过去。枪声渐渐弱了。敌军看来撤退了一些。分队负责警戒。与第五分队一起留在现在的地方担当警戒。步哨站在稻谷堆前往南方向警戒。负责烧饭的轻机枪手正在杀猪。因为士兵们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没有别的乐趣了。

南面来了联络员，又前进了。那人拿出打穿了钢盔钻进里面去的流弹给我们看。中川脸色煞白地逃了过来，说是战壕里有一个残兵。大话

倒会说，没胆量的家伙。敌军怎么也不撤退，1时左右枪声又响了起来。一出屋子枪就打来，而且完全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吃饭生火，睡在稻草上听着子弹飞过的声音。拿出笔记本记日记。砰！砰！只见前面屋顶的瓦被子弹打飞了，难道没有什么办法去进行狙击吗？

我们渡过了一条很宽的河。分队前往联络。第三中队来到了田间的最左侧，这时，村子里开始放起火来，从前面的土堤上不断地打枪，好像还有轻机枪。在猛烈的战火中，右面是河，没有退路，紧紧地贴在田间土堤上。第三中队一列纵队从土堤上前进而来，但一个士兵被砰的一枪打倒了，当场死去。轻机枪不断扫射。头一抬，就见前面豆菜的叶子被打得飞起来。我们遭遇了敌人的集中炮火。

临河挖掩体进行监视，瞌睡起来了就马上移动。当第一、第二小队冒死架起一座危险的独木桥越过河去时，敌人已经不在了。分队与山田分队一起出去侦察。一步步地边警戒边前进，听到前面长树的小土坡上传来蠕动声。是敌人？但声音有些不对，走近一看，五六个逃难的人裹着被子躲在那里。

再往前去，村子也见不到了，看样子也没有敌人，就回头了。进入屋子弄坏周围的东西烧火取暖。桥头放哨。已经下霜了，一片白茫茫的。

11月25日

天亮了，对岸又开始射击，子弹飞到下士放哨的地方。桥本君来了，说中川君已经壮烈牺牲，连尸体也无法收，头部脸部都被打烂，烂得难以判明是中川君了。真是可惜，这是第一个牺牲者。

部队本部渡过河来。嗖！嗖！子弹飞来。大岛副官怒吼道："灭火！因为烧火敌人才开枪的！"生川回来说，西田侦察兵在敌前负伤了。分队与轻机枪分队一起拿着临时做的担架，跟着小队长前去救援。砰砰！子弹飞来。一出村子就是全无一物的田野。大家跳跃前进来到土堤。利用田埂草丛前进，一个人飞奔，后续人员50米间隔，屏住呼吸快跑，这样还是被敌人发现，轻机枪射了过来。

第五中队到了这里，但再往前就是敌军，蹑手蹑脚地爬着来到树林。稍喘一口气，轻机枪又接连不断地扫射过来，树叶横飞。小队长

“嘘——”地打着手势，在草丛中边爬边拖着担架。在敌人的子弹底下，木村背着西田伍长来了。默默地把他放上担架，运到土堤背后。就在前面的河上，有隐蔽的机枪，要是被其发现的话，立刻就没命了。真是冒死作业。我和久保两人抬着担架又在田野里跳跃前进，终于到达了第五中队所在的安全地带。藤堂脚部受了伤回来了。西田伍长胸部被打穿，痛苦地说：“扶我起来。”哼哼的呼吸，看上去很是痛苦。总算到了村子，进了包扎所。村子里挤满了正在待命的士兵。有的抱着枪仰卧着，在田野里铺上稻草睡觉。子弹像是突然想起似的偶尔飞来。大家边嚷着：“危险！危险！”边睡觉。佐佐木旗手就在这里腹部被打中了。据说中力曹长的大腿在本部被打穿，已经不行了。

中队从傍晚开始行动，坐上小队征缴来的船，会摇船的士兵摇着橹在黑暗的河面上行驶。四面寂静无声，只有橹敲击着水发出的声响。河流被一条土堤挡住了，大家一起把船抬起，又放到下一条河里。大家都只是默默地操作，再坐上船。这时，稀疏的枪声突然密集起来，有手枪、重机枪等。大家都趴在船内。不一会儿，密集的枪声戛然而止！下了船在河道上行走，在堤防上构筑掩体。第三小队在勇敢地进行敌前渡河时受到了敌军的反击，遭到手榴弹和自动武器的集中射击，损失严重。这里是两三天前来一直顽强抵抗的敌军的临死之地吧。

渡到对岸，制作担架，收容伤员，整个晚上都在工作，手和脚都冻得厉害，但想想受伤的人，这就算不了什么。

进攻首都南京

11 月 26 日

敌军撤退了。中队一边对村子进行扫荡，一边放火烧村子。到处都烧了起来，火光冲天。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汽车飘扬着日本国旗在道路上往无锡而去。扫荡结束，大家在大道上集合，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盼望已久的无锡。

在街边休息做饭，采来菜叶、菊花菜和嫩菠菜做晚饭。士兵们的脸

上流露出进城的喜悦，围坐在篝火旁。穿过市区，越过停车道进入宿舍。江南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无锡，是座极具规模的现代化都市。可憎的是小队被派做卫兵，分队要放下士哨，在桥头布阵警戒。桥上，桌子、椅子、门、窗等丢了一地，可能是用做路障的吧。

部队进城，大家高高兴兴地各自出去征缴物品。成包成包的砂糖运来了。我想要砂糖。森永和稻垣出去找砂糖回来了，大叫："有了！有了！"弄到砂糖得意忘形，将复哨改成了单哨。片冈进来的时候让巡逻的辻大尉发现了，我谎报说上角是复哨，但上面终究怪罪下来，小队长威胁说要开军事法庭，我吓得脸都发白了。

11 月 27 日

换岗。因为惹出了事，所以被调到小哨上，啊呀！真是不走运。我这人真是太笨了。因为小队长出去了，虽然迟了些就讲了真话，上角也真是的。中队长来到现场视察。结果是宽大处理，说："下士哨是步哨，哨长以下都是警戒，而监视应该是非步哨的岗哨。而且活动范围都是在离哨所 30 步以内，同下士哨本身睡觉有所不同，故不算违法。"不过，我还是担心得不得了。傍晚下岗，温厚的中队长说："虽然是第一、第二小队去弄来的，但第三小队也很辛苦，公平分配吧。"

近藤君一个人弄来了许多糖腌制的梅子。尽管大家都很高兴，可遗憾的是怎么也睡不着。

11 月 28 日

难得休息，但很无聊。没有人来找我，不知结果如何，总之事情会弄清楚的。碰到杉本跟他一讲，他安慰我说："别担心。"

下午，大家都出去征缴物资。我和久保两人一起，大家都往南去，我们就往西去了。虽然到处都被烧了，不过城市很美。有许多纺织工厂。战车都停在马路上，其中有一辆被烧了的战车，看来是不能用了，但为何被烧了呢？是被敌军烧毁的吗？

街边，倒卧了许多遗弃的敌军尸体，手枪呀衣服等照例丢得满地都是。我和久保两人进入像是有钱的人家翻箱倒柜，到处搜索，但一无所

获。最后追赶上老百姓，将他们身上穿的外套给扒下了。久保搜到一件西装背心，于是大家便认真起来。逐个逐个地搜，搜出钱包就没收。他们的家庭好像是族长当家。男人们不带钱。他们边哭边求，拽着不放。我说："久保，怪可怜的，算了吧。""什么？我才不管呢！"他只考虑自己！我还给了老百姓一袋米和面粉就回去了。有的分队弄到了许多袜子，分到了几双。砂糖、米、粉等，应有尽有，可明天就要出发了，真可惜。

昨夜真是太失败了，以为分到的粉是面粉，把许多小豆和砂糖放在一起煮，然后将做成的团子放进去，再怎么煮团子还是都化掉了，虽然不是石灰，但肯定是一种矿物质，只好丢了。今晚虽然煮了一锅看似好吃的，可是不能吃。

11 月 29 日

砂糖，还有饴糖、冰糖，有许多，但拿不了那么多。想想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则想带走，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装了满满一罐糖腌制的梅子。

因为上角伍长去领背包了，所以由我担任分队长。将背囊袋的带子放长，可以像背包那样背。看来大家都很贪心，行李都沉甸甸的，大家开玩笑说："像是乞丐搬家。"

沿着京沪①铁路前进。铁桥被破坏了，沿线到处可见轰炸过的痕迹，一片惨状。电线杆炸飞了，铁道也被炸了个大窟窿，可以看到刚修复的痕迹。一个妇女及另一个人的尸体横在铁轨上，惨不忍睹。想必是正带着孩子避难的时候被炸死的吧。想起来就催人泪下。

在横林车站，有辆被烧得翻倒在地的货车。沿着铁路行军约六里多，进入附近村子宿营。采了些菜叶来煮汤。

11 月 30 日

七年前的今天，是我退伍的日子。谁也没有预料到现在竟在支那打仗，岁月过去得真快啊。

---

① 即今沪宁铁路。因当时南京为首都故称"京沪铁路"。

中队为尖兵。我分队担任尖兵与中队之间的联络。这一带有铁路、运河，交通非常方便。城市里一座座工厂，是否是因为用电较多，沿路设有许多电线。不愧是支那的心脏地带。

正午，进入常州（武进）。市内也到处可以看到轰炸过的痕迹，没有居民，已经荒废了。窗户玻璃全部没了。午餐后得到许可去搜集物品，大家分头行动。我和小川找到了面酱。穿胶底鞋脚痛，想找双鞋，但没找到。到了宿舍。

这一家很富有，是个木材商人。床上并排可以睡九个人，还有窗帘，柜子里有很漂亮的被子。厨房也很像样，整理的干干净净，家具等都摆得整整齐齐，真是许多地方值得学习的。

南京攻略へ第三期戰に入る
江陰、常州の線崩壞して
野田部隊、常州を占領
勇躍して南京へ猛追

进攻南京的新闻报道

善哉！森永和稻垣振臂高呼。从橱柜里有砂糖来看，像是一家上流家庭。小队长的居室更好，还有钟呢。抽屉里有武进日报的剪报，什么九国条约啦、日本飞机被击毁呀，还有优待日本俘虏的说明图等，看来是一名抗日分子。可能要呆一阵子，先在温暖的床上睡一觉。

12 月 1 日

原以为要呆一阵子的，谁料要出发，进行追击。据说敌军南京防御的第一抵抗线在丹阳。师团成一路纵队，大野部队为前卫，以第九、第三十三、第三十八联队的顺序前进，沿运河行走。运河中逆流而上的船只都是挂着日本国旗的军队船只，有三五个老百姓在岸上拉纤行走。有很小的小舟，也有很大的带篷的船，还有汽船。船内好像在煮吃的，不断地

冒出热气。“他们真有闲心呐。”“我们倒是在这里辛苦。”对岸断断续续地出现茅草屋顶，老百姓把四方的渔网撒向河中，紧紧地看着水面，其表情似乎在说：“战争？在哪里啊？”

今天的宿舍很窄，是一所荒废的祠堂，还有三四口笨重的棺材。想把它移走，可重得出奇。老百姓想得倒很周到，生前就准备好了如此优质的棺木。佛像排在周围，有点损坏。单看佛像，与日本的没什么两样，面貌慈祥。

通往江阴的道路上布置了岗哨巡逻。就是铺着厚厚的稻草睡在地上也是责任重大。想想要在寒风中站立一小时的岗哨，应该严格遵守时间。

12 月 2 日

继昨天接着追击。道路越来越不好走，虽然沿路都有工兵在修路，但是野炮怎么也前进不了。用六匹马拉着炮在危险的路上行走。从后面看去，好像眼看着就要翻倒的样子。心想，这到底是专业的。

今天，侍从武官来师团视察。整队步行操练。穿过奔牛镇车站进入村子，在此一宿。

12 月 3 日

白茫茫的一片霜，手脚冻得发疼。小队长整好队传达说，我于 10 月 25 日已被任命为伍长。实在令人感到意外。自发生事故以来，我一直谨小慎微，太感谢了。今后的行动一定要无愧于此。

小队兼任扫荡和设营，先出发了。听说或许要设营休息，大家都很高兴。丹阳的街道虽然不漂亮，但也没有搞得乱七八糟。丹阳一线好像没有太大抵抗。到处都是皇军。

半烧的敌军尸体倒在一边，敌军逃跑的路线就写在墙上。敌人可能是急忙撤退的吧。久保不知从哪里拿来粘有饴糖的棒，“给我，给我！”大家抢着要，结果久保落得个只剩下没有饴糖了的棒和满身的饴糖。他后悔地说：“真不该把这种东西拿来的。”

扫荡各村子。本队也已经来到，开始争夺锅子了。

2时进了宿舍。负责征缴物品的人都到各处去了，剩下的人将土屋中没用的东西拿走，铺上稻草。在空置的家中找米。做好了热饭和香喷喷的酱汤。大家围坐在火堆前高兴地吃着晚饭，享受着团聚。

12月4日

足足地睡了一觉。因为不时有休息，士兵们都很感激。我和铃木、近藤一起去向昆野中队长报告。因为没有肩章所以向福山君借了去的。中队长说："你已经是任命的军官了，好好干，不要辜负了肩章。现在照旧先做代理分队长，等上角伍长回来后再重新任命。"此后，又去向各上级军官致谢。战友们都向我祝贺："恭喜，恭喜！""呀，谢谢！请多关照。"感觉还是不错的。很高兴，自无锡以来的忧郁抛到了九霄云外。

参加大队的慰灵仪式。中力准尉等31名壮烈阵亡者，英灵永眠江南大地。想起他们的遗族，不禁流下同情的泪水。

去了杉本的部队。他感冒了正躺着，但还是向我祝贺"恭喜"，为我高兴。中队长说："好好休息，吃饱吃好。"中队本部杀了牛，还是中队长亲自操刀。杉叶分队开始捣年糕了。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石臼和捣棒，一鼓作气地做好了。"来吃吧！"还邀请我们。我也帮忙捣年糕，品尝了白白的年糕和红豆汤。没想到野战中竟然可以吃到这些东西。我们分队也做了甜甜的红豆汤，但没人吃。

12月5日

追击再追击，敌军不断退却。第十九旅团到了第一线。

把昨天的红豆汤装在罐子里，和太平两人轮流提着。休息了，那凉透了的甜滋滋的味道真是没得说了。"也给我一点吧。"有人还要呢。提着红豆汤行军也是从未有过的吧。

今天走了有五六里了吧。傍晚很冷，寒风刺骨，脚一阵阵地疼痛。虽然有村子，但是都被烧了，进不去。就在路边捡一些稻草开始烧火。大家围着圈取暖，但是稻草烧的火一下子就灭了。"冷！冷！"大家直叫唤，或跺着脚，或用手帕遮在脸上。在路上捡来的全是粘有泥巴的手套，但也很管用。虽然冻得直发抖，但总算来到一间烧剩的房子里。房子还

噼里啪啦地在烧着呢，灰烬中不时还窜出红红的火焰，给黑暗带来些光明。到了离句容二里的地方。

12月6日

第一大队为前卫，中队为尖兵中队，第三小队是尖兵，分队今天仍然做联络。虽然一直是做联络，但距离总是掌握不好。即使是尖兵队长伊藤准尉传达“尖兵停止前进”，大家还是一个劲儿地向前走，还问：“为什么要停，讲讲理由。”真是没办法。这一带是丘陵地带，大家边走边说：“多好的阵地呀，丢下这样的阵地就逃走了，逃得真快呀。”骑兵来了，说：“到了南京就是凯旋。”吹了一通凯旋风又走了。句容没有敌军，远望着塔进城去。

街道脏乱。这里的桥也被烧了。工兵队拼命架桥，把炮拉过陡峭的悬崖。尖兵进入句容北侧。好像有敌人，于是已经过了河的野炮飞奔而去。观测班驱马上了山坡。第三分队做侦察，跟着小队长奔向飞机场。飞机库的一角堆放着炸弹。“啊，有炸弹！”仔细一看，原来是假炸弹。

当我们正要穿过飞机场前进时，机枪弹从前面的山坡上射来，离眼前看得见的土堤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用望远镜进行观察，看见山坡处有敌人的掩体战壕。看见在山脊移动的敌人。“小队长阁下，是否要到前面的村子？”“不！就在这里。好，清楚了。”小队长在通信纸上画出了敌军阵地示意图。

大队开始行动，在飞机场散开前进。“快跑！向前！”“停止！”子弹不断从前面飞来。不能慢慢腾腾的，“快跑，前进！”这真是完全按照演习进行的实战。一面红旗竖起，许多子弹向红旗附近飞来。“把红旗放倒，成了敌人的目标了！”左面机枪响了起来。“各位跳跃前进至分队长的战线！”大家都疲惫不堪，跳进了有土堤的战壕。前方传来声音说：“中队的指挥由伊藤准尉负责。”大家都叫了起来：“喂！中队长阁下怎么了？”我们才知道，中队长受了枪伤，颈部被打穿，村田军曹也中弹了。由三越伍长指挥小队，前进到了山坡，敌人还是边撤退边抵抗。分队迂回到右侧，松本的分队也来了。“高岛，抽口烟吧。”望着散布在山间的村庄抽了一支烟。

越过山坡往下走，漂亮的战壕蜿蜒不断。前面在连着稻田的山谷，从左面高地有枪打来，射击越过山谷的士兵。第一中队来了，正想跨过谷底的石桥，机枪又响了起来。刚才还在行走的士兵们像是吃了一惊，跑了起来。“各自跳跃前进至前面高地，保持相当的距离跟着！”从土堤下弯着身子行走时还好，可在田野里跑起来，枪又打来了。心想，在这里犹豫的话是不行的，一口气跑了过去。坐下一看，只见有的人在田野里受到了枪击，进退两难，惊慌失措的。看得士兵们都在笑，可当事人却是拼着命，认真的。片冈和小川还没到，正担心呢，却慢慢腾腾地来了。占领高地后就入夜了。

山谷中的一家用饭盒做饭。分队出去扫荡。有两个老太想逃往山里去，虽然很可怜，但还是开枪打死了她们。边警戒边做饭。森永找到了豆腐，“哎，这里有好东西。”马上就用饭盒煮了吃了。回到了原先的高地，在一中队所在的阵地铺上稻草进行警戒，一中队去前面的村庄夜袭了。万籁俱寂，不一会儿，黑暗中燃起了火焰。那时“没有敌人”的狼烟信号。沿山进入村落，已经没问题了，可以烧起大火睡上两三个小时了。

12 月 7 日

用池塘里的污水洗脸。池塘里尽是家具、工具类等等。可能是居民怕被烧而藏在水塘里的吧，真会想办法。猪在屋檐下走过。红红的太阳已经升起。因睡眠不足，两眼朦胧。

出发了，上了大路。山就在眼前，呈波浪状。炮兵学校在路的左边，以雄伟之势耸立着。近代支那的陆军也建立起如此优秀的学校，为了抗日进行备战。

分队作为大队下士官侦察人员出发了。伊藤准尉说：“跟我外出的时候，不要太走过头了。”多令人心暖的话啊。与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的稻盛君偶然在路边邂逅，只讲了几句话就分手了。“侦察的任务是什么？”脑子里想像着敌情，可任务解除了，回到了中队。前方，山坡上不高的山头接连不断。机枪响了起来，像是在提醒你，这里有敌人。步兵和野炮都停止不前。不一会儿，敌人的炮弹在附近野炮集中的周围爆炸了，接着第二发、第三发，冒起了滚滚黑烟。好像还有人负伤了。集合着的士

兵们像撒蜘蛛蛋似的散开了。大队沿着土堤下往右移动待命。

已近黄昏，天气越来越冷。收集柴火，挂上饭盒生起火来。到附近村落去找面粉了，但只找到极少一点。中队只将三小队和一小队的一部分（二小队护卫军旗）做大队预备队，至于夜袭，由三中队和大队本部联络。

决定夜袭，越过山坡往下走。和大平两个人在路上洒上白粉表示前进的方向。在漆黑一片中，轰！轰！不时传来炮声。前进要弯腰，停下要弯腰，咳嗽都不发一声，默默地接近敌军阵地。突然，“哇！”的叫喊声打破寂静。敌军阵地上，短枪、机枪、重机枪一起喷出火舌。我们一下子卧倒在田垄之间，屏住呼吸，抬不起头来，浸在水里的脚一阵阵疼痛，冷得直打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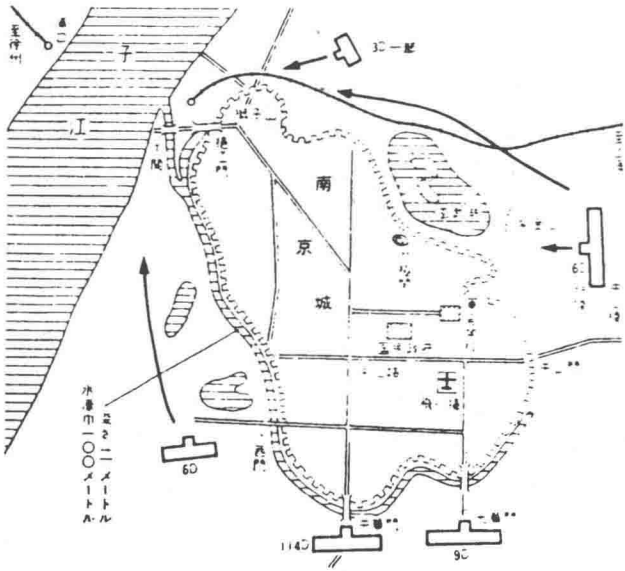
刚才的枪声弱了几分，看样子确实到了敌军阵地的一角，三中队按照副官命令去收容伤员。用肩背的，用帐篷抬的，在一家被烧了的屋子附近收容了八个人。有的伤员腹部被打穿了，在呻吟着；有的两条腿中弹了，黑黑的血从绑腿绷带渗出来，直喊“痛！痛！”鞋子脱不了，浑身打着颤说：“冷，冷！生火吧。”刚点上烧剩的木头就被副官怒骂道：“灭掉！敌人会以火为目标开枪的，危险！”“啊，真冷。去不了南京，被撂倒在这里，太遗憾了。”真不知如何安慰他们。怎么办呢？又不能包扎处理。据说许多人是冲进碉堡被手榴弹炸的。分队的任务是监视，需要进一步加强。

12 月 8 日

分队归中队长指挥。尾崎中尉命令：“贵军官带着分队，迂回过松林，把向这里射击的山谷中的敌军碉堡消灭掉！”“是！”口中这样回答，心想这可是重任。“大家集合！现在要去消灭碉堡，翻过那座山来的友军正不断受到阻击，就是那里，准备手榴弹！”大家一下子紧张起来。

一边警戒，一边在小松林中前进。有四中队的士兵。昨天战死者的尸体仍然放在草丛中。四中队的一部分到前面去监视。沿山谷小道而下，说是就在附近的碉堡，其实还很远，从右前方传来机枪声音。

小川说：“这里不已经是四中队的进攻区域外了么？可没必要去那



攻击南京城要图

种地方。”我命令就地停止，同久保和稻垣三人继续前进。看到前面有两三间屋子。爬上土堤，目标中的碉堡就在五六百米的右前方，伪装成茅草屋的样子。又不断打起枪来，一看，就在前面有两名头戴钢盔的敌人走来。“打！”虽然我们进行了狙击，但好像没打中。这下可好，敌人一下子打了过来，还有机枪。我想，这可不行，我们人太少，走不到那头就全被消灭了，回去吧，就撤回去了。向中队长作了报告，中队长说：“是吗，辛苦了。”

正吃着早餐，枪声停了，敌人像是撤退了。伊藤准尉后来对我说：“你们没有往前去就对了，要是往前走的话肯定会全军覆没吧。”敌人的阵地果然很坚固，有铁丝网。我们把碉堡里的饭盒、袋子、棉军装拿来了。

越过山头向汤山前进。正如其名，汤山有温泉滚滚涌出。清澈的热水流淌着，冒起蒙蒙热气，伸手进去一试，水很烫。不知是谁，拿了条毛巾在洗脸。周围看到的是红砖砌成的建筑，像别墅似的，真是个美丽的地方，这要是在日本，早就成了温泉镇了吧。

高山耸立，看见敌军像蚂蚁似的爬上山去。“狙击手在不在？不给我打么？”虽然大队长这么说，可是那儿打不着。

哎哟，嘿！爬山真够呛。一到山顶，刚才的敌人就从高地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以轻机枪应战，敌人或许没有多少人吧，撤退了。前进，又爬山。气喘吁吁地边擦汗边坐在岩石上抽支烟，“往那儿去危险，子弹会飞来的。”话还没说完，号手爬上来了。砰！“啊，疼！”号手舞动着枪倒下了，已经没有救，断气了。西山曹长说：“真可怜，还负过一次伤呢。”

进一步追击，在下一个高地的山谷间堆起石头构筑阵地。啊，风真冷，呼呼地刮着。看见在谷间几家房子，正对面还可以看见昨天夜袭过的山坡。通往南京的道路闪烁着白光。“嗨！真想快点到南京啊。”“进了南京城就可以休息了哟。”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交谈着。

晚间下山。山坡上尽是石头，漆黑一片，真危险。爬上来的时候没觉得什么，下山时感到真远，进了村子放下心来。烧火做饭，汤真好喝。还罕有地发了牛奶糖，为这意想不到的“甜品”而高兴。

12月9日

天还很黯淡，战车就发出坚实的轰响声向前开进。高地就在眼前，黑沉沉的。士兵、马、车辆都一起不断地向南京推进。右面的高地上建有几栋像样的军营，是步兵学校。这附近有敌人吧。大队散开成左第一线分散前进。

前方有一座大山横断，分队往右山洼方向侦察。中队急速跟了上来。侦察忙坏了，擦着汗爬山。这附近没有敌人，但山洼的对面有敌人，过不去。大队炮来了，开始开炮。重机枪嗒、嗒、嗒！沉着应战。在掩护下，我们沿着敌人子弹飞来的山间跑了下去。

轻机枪朝下一个高地射击，敌人予以也还击。鸟羽伍长头部中弹，可能已经不行了。他很勇敢地狙击敌人，可敌人的子弹比他快。我骂道：“令人讨厌的中国兵。”连续发射了数发掷弹筒榴弹。“第三分队，占领前方高地，敌人应该已经撤退了。如果还有的话，轻机枪掩护射击。”我们分散前进，一名“非敌人”的敌人倒在那里。还有一个像是受伤了，

丢下带血的装备和绑带逃走了。追击来到村子，都已经在追赶猪了。浜口提着一只猪腿来了。

被称为南京城防最后据点的紫金山第一峰

前方的山脊上有许多战壕。看得见敌人的动向，重机枪队的伊藤英之准尉边用望远镜观察边说："要前进到那头，那可是将受到不少袭击的。"各部队一起出了山，道路上战车向前突进。山坡上升起了黑烟，战车开始开炮。后面的战车继续前进。敌军阵地就在前面，我们战车上的炮和重机枪不断地向他们开火，敌人也很难受。"痛快！痛快！"我们眺望着铁牛的进攻，心里感到很舒畅。

同盟、每日、朝日报社的汽车飘扬着社旗跟在战车的后面。虽说是职业意识驱使，但也是勇敢地前进。敌人的抵抗不久就退却了，大道上横着刚被打死的敌军尸体。下麒麟门，铁门紧闭。有地雷，可要小心哟。避开道路前进。到村落休息，但说是在屋子里有危险。杀猪做饭。

突然，就在西面轰地一声，原来是地雷。是马踩到地雷爆炸了，真危险。战车、重炮也到了，人马和汽车堵在路上动不了。没有宿舍，我们到处找，总算安顿了下来。今天粮草得到了补给。大家围着火睡觉，可火烧到了帐篷，大吃一惊。

12 月 10 日

大队为师团预备队，出发时间未定，因前线进展不顺利。道路上，车辆部队比昨天更多了，拥挤不堪。小队长传达说："我军以武士情怀对南京警备司令发出劝告，劝他们开城投降，回答期限为今日正午。若不回应，那南京总攻就即将开始。"等了又等，期待已久的南京就在眼前。士兵们兴奋起来，憋足了劲。然而，6 日受伤的日比野中队长 8 日最终在丹阳野战医院去世。多好的一位中队长，真是令人惋惜。据说颈部被打穿了，但意识还是很清楚的，手和脚完全动不了，南京就在眼前，一定很遗憾吧。

小队直接为师团警戒。作战司令部高级军官和汽车频繁出入。野战重炮、24 厘米榴弹炮被拖车拖着前行。在道上排了长长一列，很大的炮。下午 2 时左右，如雷贯耳的轰响震动大地，房屋的瓦哗啦啦地掉了下来。炮击南京的帷幕拉开了。敌军是无意投降吧。屋子里危险，捂着耳朵蹿了出去。

大队向右方进击，越过山坡占领了一处高地，准备堵击从右面溃退而来的敌军。"三分队，占领前面的高地！"冲下山坡时虽然受到了一阵枪击，但一口气跑到了洼地。敌人就在前方，看得见一字形战壕附近有人在走动。枪像是从那头打来的，于是派出侦察兵。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有敌人打来，大家警戒再警戒地前进。右下方的村子基本上被烧了，只见到有老太太的身影，狗不断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

有座写着中山陵园的农园。四周围着漂亮的围墙，是一家较富裕的人家。我们匍匐前进到这里，看到了敌军阵地，刚才见到的敌人不在了。回去报告大队长阁下说，没有敌人。大队长说："这里即使没有敌人也还不行，因为左边那头还没有拿下。"左边的高地，敌我正在战斗，重、轻机枪一个劲儿地在射击。（事后才知道这里就是紫金山。）

友军的六架飞机飞来了。眼看着它成为敌军高射炮的目标，轰、轰、轰！看见飞机后面一道白烟。"可真行，到底是南京。""怎么？不就光对着飞机的后面打么？"编队有一点乱了，但马上就恢复原来的编队悠然地飞走了。到了夜里，退到村子附近挖掘战壕，彻夜警戒，天空十分明朗，月光皎洁。白白的霜在稻草上闪烁着光芒。把难民们的被子拿来铺在

战壕里打盹。紫金山一片火海，可能是敌人放的火吧，真美。枪声彻夜未停。

12 月 11 日

村落几乎都被烧了。走进烧剩的屋子里做饭。中队为联队预备队，向紫金山进发。昨夜燃烧过的高地被占领了，但敌军仍然顽强抵抗。攀登上险峻的岩石，在巨大的岩石后待命，联队本部也停留在这里。天亮了，红红的太阳升起，我们在高地上遥拜那神圣的身姿。(8 时15 分)

稍往前去就有流弹飞来，很危险，迫击炮不断向山谷间打去，冒起一股股黑烟。铺上树枝迷迷糊糊地睡觉。联队把炮拆卸了扛了上来。在这样满是岩石的山上，一定很费力吧。随着太阳落山，感到饥寒交迫。穿上背心，就这样度过了一天。去领弹药和发烟筒，分队里几乎没有人。收集烧剩了的松枝，在岩石间露营，向南方进行警戒。

夜深了，各处的枪声仍未停止。12 月风寒刺骨，常常闭上眼睛又被夜半的寒风冻醒。

12 月 12 日

昨夜第六中队夜袭过的山顶的碉堡和阵地很顽固，经过艰苦奋战，有 70 人死伤。山顶的道上有敌人子弹飞来。就沿着斜坡上险峻的岩石之间，运送战死者和伤员。这些牺牲者真可怜，好不容易期待着进入南京奋战到了今日。

有人拿着十字镐去修建道路，我们还是作为预备队跟着本部慢慢前进。掷弹筒分队协助第七中队进攻，就要对第一峰(478 米高地)发起攻击。友军的野炮和观察班到了山上，在右下方的道路上排开一列，瞄准敌人的据点开始发起猛烈的轰击。联队炮、速射炮都集中火力射向顽敌。傍晚时分终于完全占领了第一峰。即使是在预备队，从早到晚也一直没吃饭。山上水也没有，也不能烧火。联队炮的士兵用油罐领了满满一罐饭团来。三天都没吃到饭了，大家吃得很香。一个饭团掉在了地上，田中君捡起来高兴地把这粘有尘土的饭团吃了。

昨天攻陷的敌人阵地围着铁丝网，深深的散兵战壕蜿蜒连绵。想不到在这样的岩石上竟然建造了这么一条战壕，真是令人吃惊。敌人遗弃的尸体重叠地倒在了战壕里。他们也是为南京最后的据点和中央军进行抵抗的。坚决抗日的他们是为祖国英勇奋战的。

南京在哪里呢？在山顶悄悄抬起头来往下看，但遥远的南方只看到国立运动场，南京被一片硝烟和炮火遮住了，看不见。

暮色降临，敌军阵地的迫击炮集中打来。担心出去做饭的人出什么事，正前去迎接，大家都提着饭盒逃过来了。据说包括第三大队本部，有相当数量的人中弹了。是看见了炊烟打来的，敌人还挺懂的。分到半熟的饭，总算是吃了半餐。肚子饿了，半生不熟也不觉得难吃。

分队护卫第二大队去领粮草。月色皎洁，霜降雪白，草木闪烁着亮光。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声。沿着电话线来到村落，本部的军曹说："好久没来到村子了，烧顿饭吃吧，休息到2时。"马上从前面的小河里打来水做好准备，但在烧毁的屋子里怎么也找不到锅。只好用石油桶烧饭了。"正好，可以煮。""没问题，行。"正当大家高兴地说着，啪嗒！底烧穿了。啊，真可惜。上面的部分还是生米，剩下的水全都流掉了。"等一下！"大平拾起上面的部分，往里一挖，里面的饭已经熟了。用木板的一头当勺子，左手上垫上菜叶当碗用，吃了起来，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像样的饭，即使没有菜，热饭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大家吃饱饭，围着火睡起觉来。

北面的村落不断传来枪声。这声音像是敌人的反攻。应该立刻返回山去，出发。警戒野炮的士兵紧张地站在那里。因为是挑着粮食攀上岩石的，怎么也走不快，我们在后面警戒。还有残敌从西面的高地攻来。在战地一个月，胶鞋底磨薄了，脚底下阵阵刺痛，踩到岩石尖角的话，会疼得跳了起来。"怎么啦？这下面软绵绵的。""是老百姓死在这里了。"踏着尸体前进，回到了山洼中碉堡里的本部。中队在第一峰顶上最前线担任警戒。月落时分，从岩石间来到山顶。果然是山顶啊，周围的山都低了。山顶上的风把人的脸都要撕碎了。在岩石间边打颤边打盹。

12月13日

黎明前，枪声戛然而止。看来在山上死守了三天的敌军撤退了。六

中队为尖兵向天文台高地进发。天亮了，炮声停了，昨天还笼罩在炮火硝烟里的南京城就清晰地浮现在眼下。“啊，南京！”看得见长长的城墙轮廓分明。这时的喜悦，令大家眼里不由得泛起泪光。仍然从后面向天文台进攻。炮弹从头顶飞过。

尖兵激动地在天文台竖起了日本国旗。工兵们挖出的许多地雷，都滚在一边，形状各式各样。带有保护膜的是用电引爆的，非常厉害。掩盖式战壕里堆满了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在天文台休息，这座雄伟的文化殿堂化作了废墟，没有一样是机械的东西。观测所的球状顶盖也被打穿了。

小队为军旗护卫小队，顺着石阶而下到了大门，各处的路都被破坏了。橡胶轮的炮车遗弃在那里。衣服、弹药、米乱七八糟地满地都是。半开的太平门上写着“13 日上午 9 时，野田队占领”几个字。

解除了武装的几百名俘虏跪在战壕里。都是些瘦弱的家伙，闪烁着眼睛看着我军。在辻大尉带来的俘虏（像是下级军官）的带领下前进。召集残兵。听不懂在叫什么，好像是在说，有得救快出来。两三个穿着蓝色服装的中国士兵出来了，有的提着枪，有的没提。

20 分钟的休息，从村子里拿来柴火做饭。护卫着军旗在玄武湖转了一圈后到货车站休息，交替站岗。说是仓库里有罐头（竹笋、绿豆），大家拔腿就去取。不时从后方又开始了炮击，可能是看到还有敌人吧。轰隆一声炮弹在仓库附近爆炸，接着又是两三发，平田满身白灰蹿了出来。把要紧的罐头丢了，死里逃生逃了出来。炮弹越来越近。大家逃进远处人家的防空洞里。半路上，炮弹在身边的河里爆炸了，水花四溅，不由地“啊！”抹了一下脸。深深体验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炮弹威力。

第二大队抓到的残兵被解除了武装，在道路两旁乱哄哄的。手举着英国国旗的难民从一家大院里出来。没收了他的携带物品一一检查。我去大队本部联系如何处置缴获的物品，但本部的位置不容易找。天黑了，三个人上了刺刀从残兵队伍中回来，骚动令人深感不安。在附近政府宿舍那样的西洋建筑里宿营。

12 月 14 日

在此逗留是做梦，立刻要出发。第一小队抓到了两百多名残兵。他

们是不知道南京已经陷落而逃来的吧。我去问大岛副官如何处置这些俘虏。大岛副官说:“不管是200还是500,随便拖到什么地方都杀了!”于是将他们装入了车站的空置车厢。决定由小队协助重机枪队在扬子江边处理俘虏。

货车中哇哇地叫唤起来。货车里冒出蒙蒙热气。一个一个地拉了出来。都光着身子,呼吸困难,哇哇地叫着,指着水壶说:“大人,大人,水,水。”“混蛋!”我怒骂道。他们捧着积在凹地中的泥水喝。俘虏排成四队,两手举起。我们拉着50人来到江边。

因为是在脚下放上手榴弹,所以危险性极小。只是小分队人数少,下级军官也只有我和近藤两个人,如果他们拼死骚动起来的话我们就控制不了了。或许是“没面子”的观念而死了心吧,有人一喊:“救命!救命!”就喂声四起地拍手。把人从货车和仓库拉出来,共1200人,让他们面朝江水坐在没膝盖的泥土中。命令一下,躲在后面战壕里的重机枪就一齐开火。他们便像骨牌一样倒下去,血肉横飞。跳进河里的数十人被等在栈桥上的轻机枪全部打死,鲜血染红了泥水。啊!多么残酷的情景啊,这种情景在人世间哪儿还有呢?还会蠕动的人,就用缴获来的枪再打。军舰漂浮在扬子江上,水兵们在甲板上眺望着这一情景。

经过车站往城里扫荡。城外几乎都烧为灰烬。战前一定很繁华吧,而今人影不见。在挹江门外休息,被烧了瞭望台的城门被沙袋和铁轨堵住了。城墙上垂下几根绳子,可能是利用绳子和网逃走吧。城墙下逃难难民的衣物丢了一地。有的士兵从河里抓来漂在水面的鱼,早早在享受进城后的美味了。

扛着一面大国旗进入挹江门,门上写着:“12月13日下午5时,助川部队占领。”在焦黑的尸体上铺上沙袋走上城楼。城楼不知为何被烧的。烧了一半的尸体散乱在街头。衣服、刺刀、弹药满地都是,还有遗弃的高射炮。电线杆倒了,电线像蜘蛛网似的绊脚。整修好的宽敞的道路也是没有可踏脚的地方。我们的战车拉着缴获的高射炮,威武雄壮地开过来。草地上有“忠孝、信义、和平、仁爱”八个大字,画着大大的抗日标语漫画。海军部、铁道部等官府林立,海军部成了陆战队本部,飘扬着军舰旗帜,伫立着水兵的岗哨。

宽敞的官邸内，雄伟的建筑上飘扬着英国国旗，挂着“大英国驻中华大使公馆”的牌子。这就是每次对我们的作战做出不利的奇怪举动的英国大使居住的公馆么？扫荡市内。说是市内，除了政府所在街道外，都像是农村街道。第八十八师司令部仓库、学兵队兵营，其他什么也没有。因为有电话机，就塞进放地图的包里带了回来。手榴弹丢得到处都是。

二三十人一组，反绑着手的俘虏有好几组。到处可听见轰响声，还烧起火来。想必是在用手榴弹处置俘虏吧。

进入南京城后，各个部队都面带喜悦，精神焕发。来到城外宿营，荒凉得没有睡觉的地方。

12 月 15 日

早上去河边洗脸。老百姓的尸体浮在水面。“哦，昨夜看到的黑乎乎的东西就是这呀。”若无其事地又洗脸、做饭。

稍稍安顿下来了，刮了胡子。忘了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刮胡子的了。片冈拿着鸡蛋来了，说隔壁家藏有鸡蛋。烧来吃了，不好吃。还有许多花生米。

下午出发去为第一大队做警备。行军行程约二里半。道路是石板路，越过山坡，沿着被烧的村子走，有好几栋大的茅草屋兵营，说是里面有一万人以上的俘虏。一张张又瘦又白的脸看着我们。据说他们好几天没东西吃了，真可怜。短枪、机枪都堆成一堆一堆的。这么多的俘虏会怎么处置呢？

寂静的一个村子，烧剩下的只有几家，连睡的地方都没有。长期呆在这种地方太无聊。

12 月 16 日

马不停蹄地讨伐。大队越过丘陵去扫荡各个村落。捕捉残兵及年轻的百姓。这些人的命运都是被枪毙。与第二大队相遇。也是由南京来讨伐的。

走了有五六里路吧，脚底一阵阵疼痛。有很多猪和鸡，追赶着抓到了两头猪和三只鸡。分配宿舍，第三小队没有分到宿舍，只有小马房，伊

藤准尉怒气冲冲地找到川村少尉说："怎么？不知道是野战么？"一手按在刀上，那架势像是就要拔刀。我也不能只在一旁看着，进去相劝。作为现役准尉也是没有办法吧。

猪，是猪，但也没法吃。可能是一个月以上的紧张一下子松弛了缘故吧，头疼恶心。在屋子里的泥地上铺上稻草睡了。

12 月 17 日

今天举行南京入城仪式。说是联队只有第二大队参加。不能参加值得纪念的历史性盛事，很遗憾。

今天侦察兵因重要原因，和大队本部一起行动。热得出汗，等着休息时间。本部的中村军曹说："大队长，时间到了。""今天中村军曹真厉害，这不是在催促休息么？"大家都笑他。侦察兵去扫荡各个村落。也没有厉害的敌人，就回到了原来的吉祥村。石板道使得脚越来越痛，真是累了。

12 月 18 日

昨夜的小雨转成了雪，周围的山峦披上一层薄薄的白雪，一片银妆素裹，这是第一场雪。9 时 30 分早餐，因为弄到了小豆，是红豆汤。挑小豆盛了满满一饭盒，把所有的糖都放进去了，味道弄得很好。吃得饱饱的。好久没洗澡了，烧开了水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

露营，派 16 人做卫兵。大队长让我主持，将烧剩的屋子做休息室，山上设置对空监视哨，十字路口设置单哨。说是大队向东面移动，中队移动 2000 米。

16 名士兵在此警备。听说这附近骑兵联队在做警备。我和稻垣两人拿来了水牛的肉，和菜叶一起煮。水谷去打鸠鸟。说是有野鸡，到山下去打了，真卖力。傍晚，打了一只回来。大家谈论着玉池和水谷在电影院里握着手的事，还有水谷和相川的事。不过，工作还是严格认真的。

12 月 19 日

田间和草地都披上了白茫茫的霜。已经很冷了。去采小油菜。冻

得很厉害，菜都冻坏了。水冰冷的，手指都要掉了。昨天的步哨真冷。下午1时换岗，该来的一直也不来。到了3时30分总算来了，交代后回去。

这次的村落也不怎么大，大的一家由第三小队住。留守分队的士兵帮我们整理好了。来信了，是姐姐来的，还有中森、守先生、壮年团和杉本茂先生来的信，都是40天前就寄出了。真高兴，真想念，边流泪边看信。11月1日，胜岛繁久君在上海战死，这实在令我吃惊。这是我们村第一位牺牲者。是条好汉，真可惜。信，反复地看了多少次。一想到这是从几百里外的日本遥遥寄来的信，就是一张明信片也是很珍贵的。

12月20日

清晨7时30分点名，天还很暗，太早了。今天看好了水量煮的饭，烧的很好。在后面田里的一角堆着桌子、椅子、箱子。用十字镐砸坏了当柴火。可怜是可怜，但也没办法。

短短的上午过去了。满枝来信了，说孩子都很好。今天第一次有军事邮件寄送。急忙给家里和大姐写了信，大概介绍了一下自白茆口登陆以来的战斗情况，写了有五张信纸。这次的信可能在正月半前后到达吧。我想他们一定很担心，可看到信后会安心的吧。

12月21日

伊藤准尉亲自指挥做体操。脱了上衣做20分钟，这样的运动非常好。大家都在说，想要甜的东西，要砂糖。原以为到了南京砂糖什么的会很多，真是估计错误。在这样的村落，还说是南京，实在是农村。

下午我做值日下士官，川村少尉为值日将校，送大队本部的卫兵。越过山顶，“观音门地”扬子江就出现在眼前。这里也被烧得荒废了。顺便去了松本的宿舍。他招待我们吃肉面条。跟他讲了胜岛君的事情等。

12月22日

押运行李的上角分队长等回来了。等近藤洁君也回来后，分队就全到齐了，变得热闹起来，可我却必须要走。我被任命为第二小队第一分

队队长。要离开分队感到很寂寞，可这次我是去当分队长，所以应该感到很高兴。

下午就转移了。虽然是同一个中队，可小队不同就互不认识，连名字也不知道。又是一种辛苦，战斗之间马上就会熟悉的吧。松叶伍长一直在做代理分队长，因此很感谢。分队人员的姓名有，伊藤实、田中三郎、水谷义教、川口武一郎、山本实、伊藤实美、宫下音藏、长谷川茂雄。用仅有的明信片，兼作贺年片，给平时没有联络的人士寄去打个招呼。说是明天送往南京，可送到哪里呢？

12 月 23 日

分队有两头骡。将被子、家具、米、罐头等征缴来的物品装上，进南京城。田中上等兵仔细地工作着。和平门就在附近。穿过铁路走进门去，第三十八联队在担任警备。

从太平门向城内望去

虽说是城内，但有山有田地，是长着许多树的丘陵。道路倒是修的很像样的。红色砖瓦、红色屋顶、蓝色墙壁的文化住宅栉次鳞比。出了大马路，市内没有爆炸过的痕迹，出乎预料，市内并没有荒废。到处有“公众防空壕”。可见是如何地害怕空袭。可以想像，空袭警报一响，行人都一起到这防空壕里避难的吧。

繁华的十字路有宪兵司令部、南京兵站司令部、兵工厂、汽车修理班等，到处都有军部各机关。我军

的卡车在街道上疾驰。来来往往的尽是皇军，几乎看不到难民的影子。儒西门[1]在西南面，相当远。雨又下起来了。

中队本部第三小队负责警戒儒西门，第二小队负责警戒城外的广播局。出了城外的街道，越过桥梁被破坏了的河，经过牢固的“陆海空军监狱”。可能这里的犯人都释放了吧，空荡荡的。只见冷雨中竖着两座大铁塔，这就是广播局。分队进入正面像是官舍的宿舍。有单独的伙房、居室、寝室、大门，暖被也是前面的警备队为我们留下的吧，太感谢了。与本馆相比，是一家小而洁净的住宅，挺不错的。说是警戒三个月，真是这样么？

高塔上飘扬着日本国旗。那是占领时挂上去的吧。后面是一片湿地，芦苇茂盛。有四五头小猪，我们追了上去，可小猪钻进了芦苇丛中。正月是仰望着日本国旗在广播局里度过的。钻进床上的被子里睡觉。回想起战斗时的那段日子，感觉真是天壤之别。

12 月 24 日

上午 10 时，上岗警卫，只是正门有一个岗哨，所以很简单。说是“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看来这是真正的名称。我兼巡逻检查了一圈。本馆的后面有一个复杂的机械室。我不懂机械，看样子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联系两座铁塔的天线被切断了，挂在那里。据说蒋介石就是从这个广播电台向全世界送去宣传抗日的电波的。本馆和机械室都以一丈多高的木板围着，用沙袋和土加固，做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西面的两层楼像是办公室，桌子、椅子、床，杂乱无章。墙上贴着防空警报的注意事项，有反宣传的报纸、遮挡各窗户的黑色窗帘，迹象表明，在我军的空袭下他们仍然坚持到最后。看来这里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央军生活着，从厨房的情况及寝室等就可知道。有士兵们的床、椅子、花瓶。我们一路搜索。各分队都在为房间里的设备努力。

夜里烧起了火，暖暖的。漫漫长夜。周日报和每日报也记载了日支事变英雄传等有关事变的情况，尽管是旧了点，仍十分依恋地读着祖国

---

① 原文如此。应为水西门。

的杂志。写了数张明信片。

12 月 25 日

“喂！饭做好了！”有人一喊，我就毫不客气地回宿舍吃早餐。即便是南京米，就着肉汤也很好吃。

检查武器，下岗后忙于整理，下午列队。像往常一样，对兵器检查非常严格。去洗澡，好久没洗澡了。给带来的老百姓取了个本吉的名字。本吉在露天烧好了洗澡水。外面冷，水很热，享受着久违了的沐浴。这样才像个人样了。坐在被子上开始玩扑克。收集来的洋灯也很亮，心情真是像过年一样。

12 月 26 日

今天很暖和。没有风，暖洋洋的，就像是初春。分队的士兵一早就在做饭了。用刷子还可以洗脸，挺舒服的。窗下梅花枝上的花蕾鼓起来了。正月过后就会开花了吧。昨天拿来的天门冬花盆给打碎了。

联队武器检查，革具排列，不一会儿就结束了。房间里重新换上了一张大桌子。还有时钟，有书架。整理起来布置成了一间像样的办公室。在外面向阳处，我靠在安乐椅上静静地眺望着江岸暮色。

发现了上海派遣军中岛部队司令部。野田部队改了队号。马上与家里联系。用片假名给良哉写信。教本吉用日语回答“是”，但总是回答“是的”，也不勉强他了。语言不通真不方便。

12 月 27 日

松叶伍长（小队长代理）集合全体队员，提醒大家注意卫兵的勤务。“勤务必须严格做好，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军规。”在这广播局里，每天都有各个方面来的视察人员，所以步哨的动作格外引人注目。

下午带领分队全体人员和本吉外出征缴。因为闲着，杂志也好，什么都好，想要些书看。中森、井海新之助从学校寄来书信，是 12 月 17 日寄出的，这么快就到了，真让人吃惊。说是日本为庆祝占领南京，举国欢

腾。因为全国人民都一直念叨着南京、南京，期待着占领敌人首都，当然是欢天喜地的了。还写着：感谢！万岁！到现在，再次深深地感激，自己能够在这次历史性大圣战中安全奉公到今日。照此看来，我寄去的信也该早到了吧。

征缴队很晚才回来，说是渡过扬子江支流去征缴猪的，只带回了菜叶。本吉走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或许是在难民当中见到了认识的人逃走了吧，到了夜里也没有回来。

又开始打牌了。香烟押一支两支的话没什么问题，像伊藤那样竟押了五支。一直闹到很晚。

12 月 28 日

师团停止检查武器了，谢天谢地。因为警备司令官要来巡视，所以全体人员一早就开始大扫除。下起小雨来了，有一点冷。傍晚开始夹杂着雪，成了雨夹雪了。日本是岁末，更冷吧。下午 4 时，警备司令官佐佐木到一阁下来巡视了。正巡回走着，响了一枪。他命令道，派一个分队去看看。阁下连一声枪响也在意么？不过是士兵在征缴吧，毫不在意。在茂密的芦苇荡对面排列着掩蔽枪架。想必有相当兵力的敌军吧。不过相比起来，每天晚上还是很安稳的。照明队开着满载着行李的卡车来了，开进了西面的两层楼建筑。

杉叶伍长很生气把小队长当傻瓜，不过，做了负责人是很辛苦的。水谷上等兵带了一个苦力来替代本吉。他是西面村子里的百姓，17 岁，不识字，但很能干。不管给他什么，他都说“谢谢！”小心翼翼地拿回去。是个可爱的家伙。

12 月 29 日

百姓早上起得早。一早就来打水淘米。师团长的巡视延期了。给学校的信写了一半，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今天要把它写完，写了五张信纸。写着写着，长长地写了一些平常的事情，没能写战斗的情况。

“分队长，洗澡水烧好了。”宫下在叫我。“对不起，你先洗吧。”“烫、

烫！喂，冷水，凉水。”一喊，百姓急忙拿水来了。从洗澡的木桶里眺望岁末的风景，静静的南京郊外，铁塔上飘扬着日本国旗。

12 月 30 日

当卫兵上岗。因为说是今天师团长阁下要来巡视，所以卫兵忙着打扫整理。结果师团长没来巡视。

浦口又打架了。说是他笑话川口从骡背上摔下来，起因是浦口打了骡子的屁股。步哨将枪放在了岗亭里，摔跤时川口输了。狠狠地训了浦口一顿。他也真是个让人头痛的家伙，动不动就打架。

指令也都是些无聊的东西，看报纸吧。从各个方面来论述占领南京，今后将会怎样呢？就算是占领了南京，也不可能指望东洋和平，帝国的国家大计将是什么？我们的行动将由此来决定吧。

良吉、森本竹助先生、甲野来信了。

12 月 31 日

昭和 12 年的最后一天。总觉得这是具有某些重大意义的宝贵的一天。给村公所去信。剪了松枝在门口搭起门松。国旗交叉，即使是在支那，正月的准备还是都要做足的。

今天第一次去征缴。过于愁闷度日也没意思，至少也到外面走走。由照明队前面出了田地，来到扬子江支流的堤防上。到处都是挖了两道三道的掩体壕。村落几乎都被烧了，难民三三两两地回到了烧剩的家，无所事事地蹲在那里。老太太抱着幼儿，他们在为今天的口粮发愁吧。有一群手上围着白布的百姓，像是由海军使役的苦力。

田里面什么也没有，连菜叶都看不到一片。找了又找，找到一担葱，让百姓挑着。烧剩的一家门口新贴了一副对联，写着“迎春接福”。支那人很会运用这种熟语。迎春接福，来回看了好几遍，可以看到这些难民想要摆脱目前困境的骨气，有出息。

出征以来的俸禄 49.75 日元，年终奖金 4.5 日元。啊！这就是徘徊在生死之路换来的、珍贵的血汗结晶，难道不是么？

伊藤骑自行车去南京的酒吧，羊羹、香烟、牛奶糖等，买回了许多东

西。等待已久的酒会开始了。一边喝着热茶，一边吃着羊羹，这滋味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香烟两包5日元，送给分队士兵。因为年终奖金只是下士官以上的人才有。想想也不能够一人独占。

难得的昭和12年，现在静静地回顾起匆匆过去了的一年，大概在将来的生涯里，想必如今年这般千变万化的年份一定不会再有了吧。弟弟结婚，妻子生病，跟着事件发生，我被召回军队，由北支那转战南京，幸运地攻陷了南京，在此作为一个伍长、分队长，静静地迎来新的一年。

回想起第二中队长等许多已成为尊敬的护国英灵的战友们，心里只有感激，感谢自己有如此的武运。即将过去的昭和12年啊，给了我多少的考验！

就要来临的昭和13年啊，愿我能够健康地为国效力。神啊，请保佑我！

(1938年)1月1日

具有深远意义的阵地新春，迎来了昭和13年。“恭贺新年！恭贺新年！”洋溢着难以名状的喜悦。小队长集合全体队员，向神宫、皇居遥拜，向着东面渐渐发白的天空肃然正襟。

新年第一天，庄严而鲜红的太阳，现正从南京城墙那端冉冉升起，在天空中放射出异彩。啊！这庄严的瞬间。呈锯齿状的城墙像一幅水墨画那样清晰地展现在天空。这不是我国的象征么？大陆的太阳不带一片云彩，显得格外美丽。真是少有的晴天。

杂煮年糕取名为“战胜煮”的罐头，再加上小鱼、小虾，还有鱼糕。日本酒喝到半醉，心情舒畅。早上起来洗个澡，骑上骡子出去散步。骡子很老实，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前面的道路开始泥泞起来，于是折回广播站。

太阳暖洋洋的，扬子江上的船只传来嘹亮的汽笛声。照明部队宿舍中还传出了草津小调的唱片音乐，欢声笑语阵阵。这是多么休闲、多么愉快的新年啊！但愿今年成为如此和平的一年。

中队干部来了。西山曹长晋升为准尉，第一次穿上校官服装，煞是高兴。中森、川赖喝酒喝得相当醉了。因为没有日本酒，喝的是中国的

酒，顶不住了。伊藤准尉捋着山羊胡子骑在马上。

骑在骡背上沐浴着新年第一个太阳，我悠闲地迎来了战地新春。

长江传来嘹亮的汽笛，我立马止步仰望朝阳。

向着城墙上那火红的太阳，高呼万岁，俯首膜拜。

欢声和着唱片音乐声，警备队也在祝贺初升的太阳。

枪声也暂停片刻，门松将阵地装饰，欢庆新春到来。

1月2日

今天也是阳光普照。无所事事，实在无聊。

下午，泛舟渡河来到孤岛般的小山丘，上面有两三间房屋。这里也是被难民挤得满满的。据说都是山东省来的，大概有一百人左右。年轻人、妇女孩子都蹲坐在稻草上，脸色苍白，瘦骨伶仃。我找了一个极明事理的年轻人进行笔谈。他说是没有吃的，容貌可怜。妇女们是有意把脸抹黑，把头发弄乱的吧。当我在土房子里见到那毫无血色、只有目光在闪烁的脸时，深深地感到战败国的悲哀。在沼泽地这样的房子里避难，想必是因为害怕日本军而避难到水中来的吧。土堤上狭窄的路被破坏了。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在茂盛的芦苇里搭起了棚子，住在里面，可能是房屋被烧了吧，好像主妇在为照明队烧饭，他们脸色挺有精神的，正在煮着什么。

村民在拉线架设照明灯。我回到宿舍不久，从城南方向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接着就是轰炸声。“那是什么？好像不是炮声。”后面的高射炮突然开火。城里的高射炮也开始射击。报称是敌机来袭，我军海军的一架飞机起飞，全速追击，到底能否追上呢？就在敌机飞来之前，友军的飞机还一直在南京城里盘旋着呢。据说敌机是从紫金山北面迂回过来。那是瞅准了正月来进行空袭热闹一番的吧。昨天还来了一架侦察机，看来敌人已经决定要进行长期抵抗了。

探照灯的灯光从三个方向呈锥形交叉在黑暗的天空中。那样照出去的话，飞机也立刻就知道了吧，主馆屋顶上的空中监视哨不断地在用电话进行联络。

1月3日

今天我担任联络工作。第一次骑自行车去南京城南。之前还一直有部队驻扎在监狱或城外的，可如今大概是转移了，一个士兵也没有。避难的难民一个个手持奇怪形状的日本国旗回来了。来来往往的人手上拿着篮子，抱着大包裹，脏兮兮的。好像城外桥头有煤，士兵们正在搬出来。掉下一两块煤，老太太和小孩就拾起来放进篮子里。我精神抖擞地骑着自行车朝水西门飞驰而去。小池站在那里，酒井在城墙上走过。上角下士哨长说："好久没见到你啦，顺便回老分队玩一会儿再走吧。"

他们让我看报，说新爱知主办的宁晋座谈会在报上登出来了。去了三小队。大家住的宿舍很好。拉着手风琴，坐在床上，一边一点一点地烧着煤，一边在玩，只穿一件衬衣。"吃了饭再走吧。"到底是老分队的。就不客气了。在宁晋时患痔疮住院的长田也回来了。他们请我在食堂里吃了午饭，家喜说："洗个澡再走吧。"说着带我去洗澡了。设备很齐全，在大锅里烧水，自己可以从瓮中调节水温。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从川濑处拿了许多《每日新闻报》，绑在自行车上又去了中队本部。找不到一小队的宿舍。边走边找，结果走过头了。他们正拿出一瓶酒就着赤贝罐头在喝呢，"喝一杯再走吧。"又受到了款待。在这里听说了川濑高繁大尉在紫金山战死的事。"前几天田中来了，带走了许多短刀。"说田中拿的是蒋中正赠的纪念第二十五期络训①期满的短刀。

虽然有说不完的话，但山田传话说要归还轻机枪的脚架，所以就急忙回去了。今天很冷。收到妻子于12月8日发出的信，说秋收已经结束了。还有良哉的信。想必为了写这封信做了很大的努力。看来赶不上4月的开学了。一张张地看着旧报纸，间断地了解到了日本的情况，很高兴。

1月4日

寝室的窗户渐渐发白，起来一看已经8时了。9时吃早饭，担任卫兵

---

① 原文如此。含义不明。

要忙到那个时候。浦口吵架真叫人没办法。看到比他弱的就马上欺负，心情很好，所以一个人在唱歌。

有《王者》10月号，一口气读完。上面记载了很多有关事变的照片和记事，在执行卫兵任务时读完。士兵告诉我洗澡水烧好了。我这个卫兵真悠闲，有空就洗澡。

1月5日

下岗后在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心情舒畅。来叫我吃午饭了。下午大家都外出征缴物品，一说去征缴大家都来精神了。“我把村民捕到后放在篓子里的鱼拿来了。”有人带回了像鲫鱼般五寸长的鱼。有关姑娘的话题很受欢迎。每天上司的指示都反复提到有关女人的事。城内私人开设了皇军慰安所，据说只能使用樱花纸币、桃花纸币①和军票。

1月6日

因长期驻留，水谷督促村民“照军营要求装备宿舍”，转移洗澡堂。宫下会木匠活，负责建造屋顶。我到东面的空置的军营宿舍去，把窗上的玻璃取下拿来，分队总动员进行转移澡堂的工作。剪马口铁做烟囱。这样就不用在寒冷的露天洗澡了。

今天极其寒冷，冰终日不化。

1月7日

大清早山本就骑着自行车去酒吧。酒吧越来越多，生意很好。羊羹，羊羹，打仗时很想吃甜的食品。曾想，下次有羊羹的话一定要吃它十支，但安定下来后能够吃到羊羹了，可那极其想吃的食欲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川口，抓鱼去吗?”木下扛着枪走来。“好，走吧!”好像和川口有什么好事的样子。

---

① 日本战时发行的货币。

1月8日

傍晚很冷，河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我做卫兵要上岗。今天开始操练，进行个别训练、密集训练，很紧张。只有刚当兵的上午训练还记得，个别训练和密集训练，自从来到战场没有进行过，都忘了。

看看杂志《家之光》、《富士》等打发时光。

1月9日

把上衣洗了。叫村民洗的话脏的地方洗不掉。说是由兵站部替换做警备队。中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怎么？长期驻留也不过两三天？特意弄好的澡堂没有什么用了。

西明寺的中森寄来了小包裹。有棉毛裤、背心、男子裤裙、水果糖、羊羹等。马上洗澡换上新衣，把征缴来的棉内裤送给了苦力，苦力高兴得直谢。松茸羊羹散发着故乡的气息，将它分给大家吃了。伊藤惣兵君出院回到了分队。

1月10日

今天总算决定向城内移动了。一早就在整理所带物品，拼命地装行李。从征缴来的锅碗到被子等，整理起来也有很大一堆。带了17个村民来。把行李装到了骡子背上。

第十一师团的后备大队来接替我们，全是些老兵。交代完毕，对好不容易弄好的澡堂感到可惜。叫村民带着全部行李出发。各分队的行李也都很多，苦力的队伍拉得长长的。一想到要与巍然耸立在寒冷天空中的铁塔告别，当初感到又寂寞又煞风景的广播局现在看上去是宁静而安详，至此才感到有些留恋。

来往的老百姓的人数日益增多。穿着久违的军装行军。到中队本部列队，由新任中队长训示。阿波健治中尉是我早就认识的熟人，对我有利。分队和轻机枪五分队（平田）入住一间屋子。很大的屋子。店铺里摆着花瓶、饭碗等陶器类物品。店主与家人可能是避难去了。有三个佣人在看家，其中一人像在生病，一个是老人。有二楼及三楼，还有漂亮的桌子和沙发。三楼里面有许多各色的真丝，还有没开包的。可能是之

前有士兵驻扎过，都弄得乱七八糟。想了很多方法来分配房间，还是我们分队住下面，把楼上让给了五分队。床都弄好了，都挂上了窗帘布，挺漂亮的。居室整顿好了。虽然是个很大的家，但后院很脏，还建有防空壕。各家都备有这样的防空壕。伙房是独立的，这挺方便。

1月11日

苦力民夫工作很卖力，一早就烧好了热水。刚移动到此，忙于收拾。中队长阿波中尉来巡视。小队的其他分队住进了富豪之家。室内装饰、家具等尽是高档物品，沙发排成一排。

今天庆祝移防。拿出了酒，情绪高涨起来，围着桌子大声唱歌。上等兵伊藤惣在上海医院学到的军歌《露营之歌》、《从战地到故乡》等，大家学唱出征以来才知道的新歌。

1月12日

大队组织下士官以上军官参观紫金山，但是中队参加的人很少。山本等赶快为我们准备用餐。我去了大队本部。大道上被烧的房屋很少，可往右走近一步的话，房屋基本上都被烧尽了，原来可能是商业街的地方，现在只剩下残壁，高大的西洋式建筑也只剩下外形了。可能是支那军队烧的吧。

从本部坐上卡车，经过延绵的道路朝中山门而去。卡车出了故障开不走了。换乘另一辆来替换的车，经紫金山脚下的坡道在中山陵门前下车。由中山陵右侧拾级而上。攻打紫金山时是夜里，被炮火硝烟笼罩着什么也看不清。坐落在山腰的中山陵威严堂堂，建筑物都被用竹子细心地伪装起来。单是把这样大的建筑伪装起来已经是一大工程了。士兵们的身姿看上去很小，可能都是来参观陵道的吧。整个陵墓呈中字形，雪白地浮现在浓郁翠绿的松树丛中。据说是蒋介石将国民党总理孙文的遗骨从北京带到这里的。这是规模多么浩大的工程啊。右面是明孝陵，城墙呈圆形，树木繁茂，古色苍然。支那可以轻易地完成巨大的工程。像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并不罕见。

12月12日，即一个月以前的今日，回想当日，我去做饭，曾站在受到

迫击炮攻击的灵堂附近向着墓碑。山顶往东，寒风扑面，把脸都要撕开了。这和战斗时的寒冷，感觉又不一样了。

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呆在了预备队里，根据攻打紫金山的有功者第六中队的辻大尉所写的战记，可知第六中队夜袭的激战详情，至今记忆犹新。听说，敌军布阵总的来讲是向北防御，而联队却由东逐次进攻，这成了击溃敌人的主要原因。在“名仓曹长等 12 名战死者之墓”墓碑前合掌致意。据说名仓军曹冲入敌军阵地进行格斗，打倒了三个中国士兵之后盘坐而死，而本部发出的传令说是在途中战死的。

第六中队西进南麓，一举冲向山顶，一次两次地冲锋都受挫，西面碉堡的敌人进行阻击，受到来自西麓的反攻，好像三面受到包围。缅怀壮烈的夜袭从第一峰来到天文台，即叫做“瞭望山”的高地。一路上说到，是辻大尉的尖兵俘虏了敌军筑城教官、工兵伍长，在他的带领下找出了地雷，于是在城门处对他说了声：“给我们带路辛苦了。”就把他斩了。之后向师团参谋报告时被训斥了一通。据说在斩首的地方还竖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带路辛苦，祈祷冥福”。13 日，敌人残兵不知南京已经陷落，还排着队伍大摇大摆地走来，整天就在解除他们的武装。

到了天文台解散。和平的南京城，玄武湖在冬天微弱的阳光照射下显得很美，五洲公园①与湖水相映，浮现在湖面上。富贵山的炮台有两门大炮正对着这个方向。就是用的那样的炮么？进了城门就是中央军官学校，十分气派。听说我军飞机对这里进行了轰炸，但看不到一处被炸的痕迹。站在大门口的孙文铜像——“国民党总理孙逸仙之像”可能是在演说吧，其姿势左手插在腰上，右手向前伸出。英雄孙文相貌堂堂，与蒋介石那瘦弱的脸无法相比。飞机场在左手边，写着“欧亚联络公司”几个大字。

到水西门大道很远。我与小队长两人看了两三个酒吧后经小路返回。这次参观很有意义。

分队在积极地练习军歌，围着火炉愉快地唱着。民夫到了夜里就拿

---

① 玄武湖中由五个洲组成的公园。

来了热茶，给我们倒在碗里。他也很聪明的。和北支那不同，用片言只语的北京话，许多事都不能沟通。

1月13日

没有风但是很冷。无所事事，虚度时光，很无聊。小队长宴请，各分队长都参加。围着火炉，用小酒杯一点一点喝着日本酒，品着滋味，还是难以忘怀，那是烈性的支那酒所不及的。每个分队长都挺能喝的。松叶在说着志摩与女人偷情的话题，正因是真实的经历所以很有趣。松叶和川村都是养蚕教师，两人很相似。

正当大家醉意朦胧之际，中队本部传来命令，让我们去联队副官那里。指名要我去，究竟是为何呢？一下子酒就醒了。片冈和植村两人作为护卫伴我同行。从大队本部走了有好长一段路后往左拐。到底是夜深了，路上连只猫都没见到。偶尔碰到的只是巡逻的卫兵，占领了一个月之久的南京，夜里还是很寂静的。“南京市政府”，这里就是联队本部么？一直往里走进去，里面灯火通明，实在令人感怀。找到后说明来意，说是回了大队本部。真是的，又回到大队本部。让我写了“机密文件”领受书，并受到训斥说来晚了，真是倒霉。回到了中队本部，这里已经情绪很高涨了。阿波中队长对我说：“辛苦了。”西山准尉说：“松叶喝多了，心想坏了，所以让你去的。”噢，原来是这样啊。小队里还在继续喝，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如此也没办法，我也就回去了。

1月14日

说是有演出。午饭后，我和川口、山本出去了。经有许多酒吧的那条路再往北，“国民政府”门口飘扬着日本国旗，哨兵在站岗。我师团司令部就在这里。参谋本部、美术陈列馆的隔壁是国民大会堂。

已经挤得满满的了，外面贴着“恭谢满座”。总算坐上了椅子。很气派的大会堂。大部分是士兵的演出，但都是不一般的水平，弹钢琴的是音乐家吧。有佐渡情话、丰收舞，很有趣。还有长崎艺妓的舞蹈，一开幕就哇地欢声四起。那舞袖的姿态到底是日本姑娘，士兵们如此狂欢也是情有可原。真是愉快的半天。又开了许多酒吧，好多都写着“近日开

店”。我买了羊羹就回去了。

1月15日

找来了旧的手风琴，练了一下马上就玩厌了。阅读《家之光》。奉公会的仁保先生寄来了贺年卡，我得写回信。

今晚怎么也睡不着，山本、宫下也不睡陪我，山本讲了他的恋爱罗曼史。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边笑边说，都听入迷了。

1月16日

上午，整理武器。一说要检查，大家都非常认真地进行擦拭。捆扎防毒面具。要是没有这玩艺就轻松多了。归还帆布外套，领取防寒内裤、日式裙裤、防寒外套、手套、袜子等，很重。可知这次去的是寒冷地方。有的说是回北支那，也有的说是警卫北满。究竟是何处呢？

1月17日

经过大道而来的百姓日益增多，尽是些穿着脏衣服的难民。下雨了，只有破伞，宫下说：“和那老百姓换去。”我就换了一把红色的来。想想也有点可怜。

说有电影，让我带大家去看。尽管下雨还是去看了。雨中有一队难民排着队在等领取配给的米。带着大盖帽的巡警正在打一个想插队的家伙。比日本巡警还厉害。

只是听说会场在中辛书局的隔壁，不很清楚。去了国民大会堂，好像也不是那儿。边问边走，见到看完第一场散场的士兵，才知道是“国民大剧院”。

是新闻电影，第一次观看事变电影。有关出现在新闻里的我们的活动，我们实际上在经历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什么，可一看到从银幕上放出来的画面，心里的激动就不一样了。我想，在后方的人看了当然会激动。看了日本电影《这父母有罪么》，那些孩子们纯真的童心让人感动，不由地落下泪来。在南京看日本电影，实在太高兴了。

1月18日

从小队回来的路上，听到隔壁那家有响声，看到有难民正在找着什么。想吓他们一下，就大叫一声："干什么?"原来是年轻士兵，两人吃了一惊，举手敬礼。这也不能骂他们，只好苦笑。从阿田和町那里拿到了慰问袋，是一只很好的慰问袋，可惜没有了名字。很不好意思。领工资了，有14日元多点。

哥哥俊夫寄来了航空信(15日下午3时寄出)，小心翼翼地打开信一看，原来是矢川、前川向乡里报告，说我受伤了，家里听了很担心。真是麻烦了。山中君说良吉先生也给他去了航空信，他告诉我说："里面谈到你珍奇的新闻哟。"没办法能快些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只有马上写信。

1月19日

雨转成了雪，是雨夹雪。外面很冷。水谷、长谷一早就坐在门口眺望着过路的姑娘。

西岛武夫君来信了。说在补充队的北川菊雄君升为上等兵，回去休假了，讥笑说坂本伍长应征入伍了，还说井海银次君死了。了解到村里详细的情况，还是挺高兴的。今天也有慰问袋。三井送来的袋子里东西最多，有杂志、糖果、日用品、女明星签了名的照片。抽签分配，大家所得大同小异，皆大欢喜。袋子像奉公袋那样，最适合装东西。

分到了轻机枪，分队成了轻机枪队。伊藤实是射手，所以会用。水谷热心地为我们擦拭枪上的红锈。缴获的武器就是这样利用的。

1月20日

还是在下雪。雨和雪，在扬子江沿岸一下起来就是一个星期以上。小队集合，川村少尉下达了联队的注意事项，说是"20日元以上的现金要存银行"，分队集中起来一共有230日元。

收到了慰问信。来信的是富州原女子青年团早川立江小姐。一听说是女子青年团，大家抢来抢去地说："我来写回信!""我写!"十分受欢迎。

1月21日

雪是停了，可外面很冷。爬上三楼屋顶的露台。啊啊！美丽的紫金山的英姿，静静地在朝阳的辉映下。那12月的战斗，已经无影无踪，只有永恒不变的山峦的英姿。历史不断被重复。在山阴的寺院里，树木挺立在白雪中。短暂地凝视着南京的雪景。

白雪辉映照紫金，战火散却无处寻。

每天围着火炉玩耍，患上了感冒。战斗期间，整夜在那样的寒冷中颤抖都没什么事，“病从心起”这句话真是有道理。真是可悲。田中上等兵睡了有两天了。

龟山照子小姐来信了，还写了“日本万岁！”上岛寄来了航空信，说现在才来信是吃不准是否要寄往大连。不过，看来还是在为我担心。到联队本部(宪兵司令部)医务室去接种牛痘。

1月22日

为了转移而检查中队的行装，毛毯加上外套，东西又多又沉。在水西门前三岔路口集合，中队长强调要有责任观念。与久违了的杉本、福田、山本一起交谈。

规定每人将一床被子打包带走。把许多慰问品甚至钟都打在了被子里面。邮件也寄不出去，也没信来。分队里有人带了姑娘来，闹了一个晚上没法睡觉。

1月23日

早上，我骂道：“早点把她们送走！”太过分了，令人发怒。

我们的联队长野田谦吾大佐荣升为步兵学校教导联队长。下午1时，集合在大队本部，联队长致告别辞说：“联队在北支那及江南战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紫金山一战，朝香宫阁下赐予表彰。缅怀牺牲者，我们无限感慨，肝肠寸断。”令人心情激动，不胜惜别之情。或许是心理作用，野田大佐的眼里闪烁着泪光。

轻机枪试射引起了事故，说是第五分队的田崎，大吃一惊，幸亏是弄错了人。不过，对分队的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教训吧。一想到明天就要

离开南京，心里泛起难舍之情。在浴缸里洗澡，因为水少，感到很冷。准备行装，背囊和杂袋都鼓鼓的。

（下略）

［高岛市良：《日中战争从军记——来自从军日记》。
私家版，2001年2月3日。］
（何慈毅　译）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登船赴上海之前，笔者亲眼见到200个人在江边被处决。屠杀的过程历时10分钟。那些人背靠城墙一字儿排开遭枪杀。接着一批持手枪的日军冷漠地四处踢踢蜷缩的尸体，对尚在动弹的躯体补射子弹。

——F.提尔曼·杜丁发往《纽约时报》的特讯，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13页

德国代表通知其政府说，“暴行和犯罪行为不只限于个体，而是整个军队，也就是说是日本人。”日本军队，在后来的报告中，被称为“野兽机器”。

——东京审判判决书，第7册《东京审判》，第607页

昭和12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那天，我就在南京，目睹了整个实际情况。……能见到的只是连绵不绝、无限延伸下去的累累尸山。

——中村弥咲《南京大屠杀证言——想说的全说出来》，第10册《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第20页

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2日，第13册《拉贝日记》第138页

全城有数不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老百姓平白无故地遭到枪杀或刺杀的事件层出不穷。

——美驻华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至美国大使约翰逊（1938年1月25日），第63册《美国外交文件》，第318页